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二〇册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二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16開本 50.625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史部第一二〇册目次

史部・傳記類

金華徵獻畧二十卷（二）

〔清〕王崇炳撰

首都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金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金華徵獻畧二十卷》提要

鵠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律孔時編梓

文學傳三

朱震亨

（元）朱震亨字彥修義烏人臨海太守汎之後環則其大父也震亨生秉殊資讀書即了大義爲聲律之文刻燭而成尚俠氣不肯出人下一觸怒即求直有司鄉之右族搖手莫敢犯既而聞許謙承紫陽四傳之學講道東陽八華山中執贄往事時年已三十六矣謙爲開明天命人心之秘內聖外王之道由是心局融廓體膚如覺增長潛驗默察必欲見諸實踐抑其粗豪歸於平粹如是者數年歲當賓興再試再不利曰得失有命苟推一家之政以達於鄉寧非仕乎迺即其家適意亭遺址建祠堂考朱子家禮損益之歲時敬祭不愆於儀會下包銀之令州縣承之一里之間不下數十姓震亨所居里僅上富氓二人郡守召震亨臨之以威曰此非常法君獨不愛頭乎震亨笑曰官頭貴固當惜民頭何愛焉此害將毒子孫必欲

及民願倍輸吾産當之守雖怒竟不能屈鄉有蜀墅塘瀛堤壞而水竭數以旱告震亨倡民興築置坊庸鑿爲三竇時其淺深畜洩之震亨壯齡時以母病脾乃習醫徧訪名人卒得劉守眞之學於羅知悌遂精其術一時方嶽重臣及廉訪使者聞其名莫不願見莫不欲交章薦之皆力辭惟民瘼吏弊必再三屢顙告之或府縣吏決獄當罪而情可原宥必從容言之多所全活震亨爲人孤高如鶴挺然不羣雙目有太小輪日出乃見雖毅然之色不可凌犯而淸明坦夷不事表襮精神充滿接物和粹人皆樂而親之語言

有精魄使人奸聽有蹶然興起之意而於天人感應殃慶頻至之說尤反覆不厭其學則稽諸載籍一以躬行爲本其爲文則以理爲宗居室服御敦尙儉樸綦羹糗飯安之若素惟喜聞人之善隨聞卽錄用爲世勸晩年識見尤卓其所著書有宋論一卷格致餘論若干卷局方發揮若干卷傷寒論辨若干卷外科精要發揮若干卷本草衍義補遺若干卷風水問答若干卷水樸風凡七種卒年七十八學者稱丹溪先生

論曰婺書列丹溪於方技而義烏志則列理學考之元史則列文學元史裁自宋潛溪所聞不如所見故仍載文學而敘其醫法於弟子戴元禮傳中云

金涓

金涓字德源自幼警敏日記數千言比長大肆力於經傳聞許謙承考亭之緒講道八華山中乃執經從遊厲志力學卒爲入室弟子又嘗學於黃溍與宋濂王禕朱廉輩爲友講習益精州縣薦辟皆力辭隱居靑村授徒著書學者稱靑村先生

蘓伯衡

（明）蘓伯衡字平仲金華人徵獻閣待制遲八世孫也

遲徙山蘓轍長子來知婺州遂家焉代有聞人伯衡少警敏書過目輒成誦初習舉子業中年專肆力古文有名於時洪武初名爲國子學錄陞學正入史館纂修元史書成陞翰林院編修再以瞶辭賜鈔帑遣歸旣而宋濂以翰林承旨致政天子命舉可以自代者濂以伯衡應詔至復固辭上憫其誠特賜文綺遣之復起爲處州教授無何以撰進表牋觸諱逮置獄二子恬怡叩登聞鼓院請代亦併被刑天下傷之初伯衡在朝作登極表有云雲從龍風從虎幸逢千載之昌期河出圖洛出書願啟萬年之泰運一時共推

傳誦、又皆作畏愼箴曰、君子宅心若救火、用畏爲水。若防川、用畏爲土。若馭馬、用畏爲勒。肆厥心、罔有弗存、君子蒞事、若治絲。用愼爲經。若運輻、用愼爲轂。若除蔓。用愼爲斤。肆厥事。罔有弗濟。其見幾防患如此、而卒不免、伯衡在明初、爲文章甚有聲、所著有空同子、以自附於諸子之列、其論文篇曰、尉遲楚好爲文、謁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謨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將言

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二三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河。何也。曰有、本、也。如鏈之於管。如樞之於戶。如將之於三軍。如腰領之於衣裳。何也、曰有、統、攝、也、如置陳如構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榦、榦而枝、枝而葉、而葩。何也、曰條、理、精、暢、而、皆、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脈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派、別、而、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羅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沉、鬱、也。如淵海焉。波

濤湧而魚龍遊。何也、曰浩。瀚。詭。怪。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光、景、常、新、也。如烟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如邃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水。何也、曰潔、淨、也、如太羹。如玄酒。何也、曰雋、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複、馳、騁、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紆、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

如楚莊王之怒。如杞良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劍。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補於世也。不假磨礱雕琢也。將惡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三禮春秋所載。邱明高赤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朝焉夕焉諷焉詠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爲也。聖賢道德之光。積於中而發乎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花蔓。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爲。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

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告公乘邱、曰楚之於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與徽、空同子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倜焉無難能者矣、空同子二十八篇、合文集、共十五卷、

論曰、蘓平仲抱先幾之哲、兢兢畏愼、脫屣榮名、保身之道。可謂審矣。卒之禍起意外。父子俱刑。惜哉。

張孟兼

張孟兼、名丁、以字行、浦江人、孟兼爲人、侃侃自許、涉獵書史、有俊才、會天子詔徵才能士、郡縣以孟兼名

上擢國子學錄、遷太常丞、孟兼自負能爲文、常奴視同輩、而是時誠意伯劉基、與翰林學士宋濂、皆爲天下所尊信、基豪不肯妄下人、而獨喜稱孟兼、上嘗問今天下文章士、基對翰林學士宋濂第一。臣基次之。又其次則有張孟兼。孟兼既爲基所稱、益自高、濂亦才孟兼、欲薦之而未有其會、適上欲用越僧證、急欲得其文觀之、而證方遺書孟兼、論性命、濂因言太常丞張孟兼所有之、命濂召孟兼、以證文至、上覽畢、顧孟兼謂濂曰、張丞、卿門人也、曰臣里中子耳、且言其才、劉基數稱之、上熟視孟兼曰、生骨相薄、仕途當徐、徐、進、乃可、耳、未幾、除山西按察司僉事、遷副使、移山東、而山東布政司、吳印、乃鍾山僧也、上特擢用之、孟堅以其僧慢侮之、乃先爲所劾論棄市、孟堅廉勁疾惡、爲人所惱、卒於身死、

論曰、士不患無才。有才而患無器以居之。孟堅負才驕人。其爲身害奚怪哉。

吳沉

吳沉、字濬仲、蘭谿人、師道子、與兄深傳其家學、名重一時、洪武初、以薦授翰林院編修、嘗輯六經辭義、爲兵家言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禮、四曰兵

詩、五曰兵訓、題曰六經師律。以爲聖人之兵、所以昭文德。威不軌。生人而非殺人。禦亂而非爲亂也。天地之所造設、聖人法之、掌之有其官、定之有其制、教之有其時、備之有其素、歌詩以勞之、誓戒以齊之、上順乎天、下應乎人、廓然而大公、神武而不殺、豈孫吳之所能測哉、嘗撰千家姓進御、又進精誠錄三卷、先是上訓沉等曰、朕聞古昔聖賢、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三事、以類編輯、書成上之、乃賜此名、沉以文學膺寵眷、官至東閣大學士、禮遇亞於宋濂、以齡

文太子故宮人讒之、下獄、竟死、時沉已歸隱蘭之尹
源、械繫至京、太子營救不能免、朝野傷之、
論曰、明初金華有魁儒者五人、曰宋景濂、王子充、
胡仲申、蘇平仲、吳濟仲、惟仲申以不仕獲全。子充
殺身成仁。可謂克終。餘則皆死於罪、抜茅彙征、厮
首受戮、羣儒之劫、適丁泰運、千古而下、爲之吁歎、

朱廉傳 藻 楊芾

朱廉、字伯清、義烏人、少力學、淹貫經傳、領其要義、既
遊黃溍之門、遂以文章知名、明太祖定婺州、太守王
宗顯辟爲郡學師、浙東行省右丞李文忠開鎭嚴州、

尤加禮敬、遂移長釣臺書院、洪武三年、詔修元史、聖
朝日歷、起爲纂修官、史成、授翰林院編修、八年、乘輿
巡幸中都、命廉扈從、駕至滁、廉進詩十章、上覽而喜
之、稱爲佳詩、曰朕爲汝和、仍賜和詩六首、既而授經
楚府、陞長史、以病瞶致仕、廉篤志儒學、探索微義、嘗
取朱熹語類摘其精要、名曰理學纂言、廉爲人嚴謹
縝密、有文集十七卷、
傅藻、字伯長、義烏人、受業黃溍門、以文章知名、溍修
邑乘、屬王禕朱廉、藻亦與焉、洪武五年、由本縣儒學
名對稱旨、授翰林編修、尋改應奉文字、尋以監察御
史、奉敕按鳳陽獄、敘其道途所見、爲詩若干篇、寓諷
諫之意、因召對華蓋殿、進呈、上覽之、大悅、作和章四
首、賜之、未幾轉東宮文學、出知武昌府、以薦擢河南
廉使、所至皆有聲、旋致仕、卽所居義門地、號杜門、建
杜門書院、
楊芾、字仲彰、義烏人、徙居東陽、性穎悟、少力於學、早
從陳樵遊、復登黃溍之門、文辭典雅、操筆立就、洪武
初、聘爲義烏學官、膺薦上京、辭歸、所著詩文有百一
葉、無逸齋稿、又輯元詩爲正聲類編總若干卷、學者
稱鶴巖先生、子懋、璥、俱能詩、璥嘗補金華賢達傳、

鄭錡 鄭璀

鄭錡、字威甫、號聽菴、蘭谿人、登成化乙未進士、任靖
江令、平易近民、有惠政、丁內艱歸、靖民設像尸祝之、
致仕不復出、與章懋同修蘭谿縣志、所著有聽菴稿、
子璀、
鄭璀、字溫飛、號北園、 治庚戌進士、爲長洲令、璀遇
事英發、持論過激、與時不諧、陞楚雄通判、致仕、所著
有道德經陰符經正解、禮儀纂、鳴蛙集等書、

王宗聖

王宗聖、字汝學、別號賓湖、義烏人、登嘉靖甲辰進士、

授與化府教授、陞國子助教、從祭酒程文德學士呂
懷講明理學、轉南京工部主事、着督蕪湖、及蘆洲國
稅、蘆華宿弊、商旅悅服、陞刑部郎中、遷福建兵巡僉
事、時適有倭寇、調遣勦集、民獲寧宇、旋致政歸、築室
繡湖濱、督學屠公禮聘講學於本邑學宮、與邑令趙
大河、發明經權忠恕之義、所著有賓湖稿五十卷、權
政記、十五卷、太極圖跋等書、

姜麟 宜入儒學

姜麟、字仁夫、蘭谿人、早遊楓山之門、父璉本姓徐、以
其先爲贅壻於姜、遂姓姜氏、璉講學爲文、度越流輩、

登天順庚辰進士、歷官贛州、永平二郡守、通敏有政
績、嘗大書榜於公堂云、治官事如家事。以民心爲已
心。麟登成化丁未進士、授刑部主事、轉員外、陞四川
僉事、定馬湖之亂、不以兵戈、然氣高招謗、爲言官所
劾而歸、家居杜門謝事、心胸宏濶、議論高古、以學問
文章名一時、居官時、曾奉使貴州特迂道至白砂、謁
陳獻章。曰吾閱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其
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人問之曰。浯孟子。浯孟
子。

童俊 童品 童琥

童俊、字邦英、蘭谿人、以乙科知嘉定民好田獵、俊教
以力稷、至今祀爲稷神、又知趙州、因内臣王政巡歷
址、於折腰、遂致政歸、民攀留不得、立祠祀之、居家饔
飧不繼、或撤其几、以易米、處之怡然、日夕考索經傳
作書韻會通、若干卷、童氏所居、卽香溪故里、明時甲
第聯翩、而三童最著、士論評其家學、精則童品。博則
童琥。兼之者、俊也。

童品、字庭式、號愼齋、幼與章懋齊名、成化丙午舉南
畿、又十年弘治丙辰、始登第、或勸其減年通籍、曰吾
早學而晚達、命也、敢爲欺乎、初授南庫主事、遷武選

員外郎、與楊廉、邵寶、蔡清相友善、兩考、遂引年致仕、
家居十九年、讀書丧明、貧不自振、卒所著有周易羽
義、春秋經傳辨疑、禮記大旨、正蒙發微、含章子集、金
華文獻錄、若干卷、

童琥、字廷瑞、號草窓、登弘治庚戌進士、任刑部主事、
歷官江西按察副使、竣事歸、所著有梅花集句數百
首、和梅花百詠、寫懷集、釣臺拾遺等集、梅花集句、至
今傳誦、其精者五言、則有如皎月散清影。（元劉靜修）東風
遞暗香。（元葉景南）晚香傳遠樹。（元許有壬）春色上寒梢。（元葉景南）野
渡冰生岸。（唐皇甫曾）孤村雪擁籬。（宋張擇民）孤標能自保。（元許魯齋）

一壑不妨專。宋劉篁㯲離蹤還有艷。唐許渾樹老半無枝。宋寇平仲不知春色早。唐王適巳與歲寒謀。唐顧況城曉風高角。唐李頻山空月滿樓。元黃丹羣此時逢國色。唐白樂天何處避春愁。宋朱瑀菴獨有烟霞染。宋梅聖俞不知霜月寒。宋謝霞逸○七言如暗吐幽香穿別院。宋田元逸數將蹤影上雕欄。宋葉景山半灘流水淺殘月。宋陸放翁一片寒光接素霞。唐張光弼愁生細雨寒烟外。元倪瓚夢遶孤雲落日邊。宋陳珝兩岸巖風吹玉樹。唐常莊一溪春水浸雲根。唐胡曾素韻只應天上謫。宋張澤民繁枝疑自月中生。唐李商隱薄薄遠香來澗谷。宋梅聖俞微微春色染林塘。唐陸龜蒙謝客瓊枝方貯眼。唐李頻漢宮嬌額半塗黃。宋王半山臘盡山中三尺雪。元僧行巳月斜樓上五更鐘。唐李商隱越使可能千里致。元馮海粟故人不寄一枝來。宋朱瘦翁孤根欲老冰霜國。宋張澤民晚節猶存鐵石心。宋蘇東坡幽香入室有餘韻。唐皇甫冉老樹着花無醜枝。宋梅聖俞明月自來還自去。唐崔魯東風吹落復吹開。宋歐陽永叔

論曰、童庭式文獻錄、草窓梅花集句、予皆寓目、邪英文不概見、既與二公並稱、則其爲、博之儒可知也、

章适

章适、字景南、蘭谿人、受學於凌瀚、步趨言語、皆有師

法、舉嘉靖丁未進士、授行人、擢禮科給事中、時世宗諱言倦勤、羣臣無敢論及儲君者、适獨進、東宮、講讀、疏、雖忤上旨、而風節愈著、未幾引疾告歸、遂不起、家無餘儲、蕭然若布衣、所著道峰集、吳門王世貞徐栻並爲之序、四明楊德周稱其詩、五言律則有秋聲上木葉。暝色下樵蘇。荒雲留古嶂。夕照下平蕪。村煙全傍水、城邑半藏山。過建德畏餌魚全沒。歸林鳥不鳴。釣臺孤城傍海月。戍鼓應春潮。風塵留劍氣。山水會琴心。七言律、如寒生絕塞冰霜早。秋老滄江木葉飛。雞鳴旅客催炊黍。月落溪船獨上灘。溪春隔水自相應。野火穿林時獨明。七言絕如無限相思瑤草碧。鴈聲渾不到江南。松雲滿地石門古。開遍碧桃無限花。溪山好處行人少。盡日空林一草亭。适弟述、字景明、邁字景德、俱能詩、

徐學聚　祖袍　子與參

徐學聚、字敬輿、號石樓、蘭谿人、祖袍、字白谷、舉於鄉、博學高行、從遊常數百人、所著字典考畧六卷、父用光、登嘉靖庚戌進士、仕至工部郎中、有清名、學聚名家子、於學多所該博、登萬曆癸未進士、由浮梁知縣、歷官至御史中丞、巡撫八閩、所在皆有政績、其撫閩

時請以延平李侗豫章羅從彥從祀孔子廟庭得旨下部議詔令天下郡邑從祀所著有本朝典彙二百餘卷子與參字原性儲書之多與胡應麟等因不戒於火悒然不怡仍卒

論曰徐氏之學起於白谷先生傳世四代奉為家寶原性雖不仕而風雅之聲益著吳賜如稱其博聞多識工書法善鑒別所收古書畫尊彝金石遺文甚衆或欽署磨滅皆能別其時代為浙河以東好事之尤以是毀其家蘭谿令吳雪厓曰自原性殁吾登大雲山觀雲物皆有異也其為時賢思慕如此

陸可教

陸可教字敬承號葵日蘭谿人幼英敏日誦數千言九歲能屬文登萬曆癸丑進士第二人授庶吉士歷官至南京國子祭酒轉北雍尋陞南京禮部右侍郎丁父憂歸卒天啟改元賜祭葬贈禮部尚書可教登第文與馮夢禎齊名至今有瑜亮之目其在館閣所著文典贍詳整為時所重分校禮闈者一典會試者一典江右鄉試者一典應天鄉試者一所著有陸葵日集

李鶴鳴

李鶴鳴字九皋以正德丁丑進士歷官吏科給事中差察內八府莊田嚴覈侵奪事竣稱旨上錄名御屏轉兵科右給事中左遷金壇丞巡撫侯位特疏薦其力任千鈞之重才堪八面之敵特旨復原職時安南新降會推朝臣有才望者往撫諭之陞大理寺右寺丞仍兼舊職以不合於時歸鶴鳴器識宏深才猷練達風采甚著性友愛蚤孤受學於伯兄鶴年既通籍祿入無所私婚嫁弟侄同己子詩文清妍雋麗所著雙杉亭草十二卷虞山錢謙益錄其詩於列朝詩中

胡應麟

胡應麟字元瑞蘭谿人自號少室山人父副使僖應麟九齡時從里師學經生業即不好獨好為古文辭弱冠副使北上挾與俱時南海黎惟敬歐楨伯吳興徐中行吳郡周公瑕輩十餘子先後抵燕見應麟所業文咸折節請交每燕會應麟年最少坐末席片語出皆爽然自失伏其隸事之精俄得羸疾歸臥山中大司空朱衡過蘭江蹤迹應麟應麟匿不見泊舟待三日而後見之即以其所作示學使者滕公曰天下奇才也因是兩試皆冠軍已得薦鄉書然應麟意不

在一第、所交皆天下賢豪長者、而所心折獨太倉王世貞、歷城李攀龍、新安汪道昆、暨世貞弟世懋、世懋曰、吾於詩畏于麟已矣、今庶幾得應麟、應麟卧山中、凡六載、始上公車、過都下、過張九一於湖上、大司馬汪道昆、大將軍戚繼光、皆至、而大司馬張佳胤、方撫浙、爲文酒之會、賓客皆一時之傑、然莫不傾心應麟、應麟因介道昆、謁王世貞於太倉、時天下才士、以登名相標榜、而世貞爲之魁、業詩文者、皆奔走於其門、片語借榮、若縈帶、於是有七子、五子、又五子、末五子之稱、應麟既見世貞、盡出其所爲詩文示之、世貞乃

歎曰、前我而作者、涵洪所纖、吾推李獻吉、然不能譎其淬、絕塵行空、卿雲爛兮、吾推徐昌穀、然不能譎其輕、刻羽雕葉、舍陳而新、吾推高子業、然不能譎其促、鞭風馭霆、以險爲絕、吾推宗子相、然不能譎其疎融、而超之于麟庶幾哉、時時見孤詣焉、後我而作者其在子矣、列之五子之中、蓋應麟之重、以世貞、而世貞亦自重應麟、應麟既不倂於南宮、益肆力於學、夫何世貞疾革、應麟急往、世貞曰、吾恐、死待子、屬以較勘續集、世貞既歿、應麟乃入白榆社、白榆社者、汪道昆爲首、道昆之稱應麟、則曰、成都博而不核、弇州核而

未精、博而核、核而精、莫如元瑞、夫何道昆歿、應麟、稱老宿、王詩壇、大江以南、向之趨新安者、皆褰糧接踵於婺州、翕然宗之、無與詞、應麟於世俗、都無所好、顧獨喜藏書、築室城隅、號二酉山房、購書四萬餘卷、分別部類、類劉氏七畧、其所自著、亦名四部稿、詩八十卷、文四十卷、詩藪十八卷、筆叢四十八卷、行於世、他所著有六經疑義二卷、諸子折衷四卷、史藪十卷、皇明詩統三十卷、皇明律範十二卷、擬古樂府二卷、古韻考一卷、二酉山房書目六卷、六遊紀畧二卷、兜玄國志十卷、酉陽續狙十卷、隆萬新聞四卷、雜閩六卷、

駱侍御忠孝辨一卷、補劉氏山棲志十六卷、聲融心印十卷、方外遐音十卷、滄懷錄一卷、抱膝編十卷、眞賞編十卷、會心語四卷、計三百四十七卷、而詩藪筆叢、最爲時所重、

論曰、弇州之稱詩藪、則曰不啻史遷之上下千古、而周密無漏勝之、其刻精則董狐氏韓非子也、而元瑞之贊弇州、則孔子後一人而已、譽之所聚、謗亦隨作、曾不數年、鍾伯敬、譚友夏之徒起、盡掃七子之派、而元瑞之學、幾於不振、迫虞山錢受之起而稱詩、則又倂王李鍾譚而俱摧陷之、詩人相輕

類參如此至其甚詆少室爲文字輿臺噫過矣

斯一緒李能茂

斯一緒字惟武號懷白東陽人父正官巴州守一緒少英敏爲博士弟子累試不第卽棄舉子業攻古文辭發中學者皆以理學名家後進慕之且不知有魏晉無論秦漢一緒獨嘐嘐慕古乃言曰今經儒先生好言意吾謂有其意無其辭何取又好言六經夫典謨雅頌彖繫二禮三傳苟無其文何傳自宋以來儒者之意廓如也其文卽使孺子操觚一息萬言矣夫論辨以稱詩詩亡矣通達以考文文亡矣是烈於刼

火何秦坑足云乎聞者皆愕然而一緒持此以終岸然勿顧也其初出徐中行門爲人倜儻不修邊幅飲酒無所節嘗與諸少年儀舍錢塘市中舍東壁儲蕩口酒數十甕閉門飲飲畢以空甕投舍西幾滿人問往往以醒而寐不能覺試督撫泓陽王公讀其詩而壯之爲具賓主禮曰生將遠遊吾爲治裝旣而王公奪職曰吾歸矣無以爲生計因移書薊鎭督兵使者張公使延致一緒一緒遂入燕草疏數萬言欲上之時鄉人爲納言格不上一緒出塞以邊使者客交歡大帥諸大帥皆厚禮之因教之上書言便宜復爲鄉

納言所格而遺書張君令善遣之一緒遂歸客胡應麟所爲定次巖棲諸稿彼此揚扢甚洽也而名益藉甚前後郡邑大夫鮮不客遇一緒者一緒自書刺必曰部下布衣攝敝衣冠分庭抗禮無所絀或得金卽付酒家一夕俱盡家故累千金以跅弛故日益落家人至不能具朝餔於是走匿野寺敗屋中風雨歲暮猶不歸人或蹤跡之不能得俄遂卒一緒爲詩文不自惜隨手散棄族孫谷雲和尚拾其遺篇爲懷白山房稿其五言律則有小園偶憩寄懷李允達則云枕簟重炎遍尋陰一憩回窓移隣樹影砌積隔春苔池

館局煙椰風流憶酒杯誰令懷舊賦向子獨堪裁塞下曲則曰草別故園綠路經窮戍寒天山從此雪萬里正漫漫帶甲宵難夢聞笳夕未餐裁衣休准備俠骨半消殘秋夜則云風噎仍歸雨總幽更及寒葉知逸夜變髮畏入霜看旅夢蛩聲散天涯物候殘誰能留蕙草不庇衆芳闌七言律蘸觀察至嶺右則云去矣舊帷共黯然將軍何處問樓船天窮象部千峰外地擁雞林七驛前視草玉堂應計日傳書銅柱易經年無勞更閱河東記鉄鋪灘邊萬象懸秋懷五首其二則云秋蘿製就抱霜芬八詠初裁酒半醺秪羨使

君能下榻。何愁孺子不工文。霜凋深樹逼山雨。雁渡烟汀破暮雲。從倚高樓新物色。溪潭雙水映寒曛。其四則云、塞上風煙落日斜。當年一鋏度黃花。班生銘石虛懷想。終子搦繻誤歲華。較獵胡笳驚鳳闕。防秋漢騎出龍砂。五陵年少從軍樂。回首長安七寶車。雖七子流派、而風骨自存、

李能茂、字允達、東陽人、以其為侍御學道仲子、故又稱仲子、少負氣、從其父至齊魯間、見濟南瑯琊詩、慨然有千古之志、落筆雄健、與同郡胡應麟相知善、應麟稱之、於太倉王世貞、世貞亦自雅知能茂有儁朗之目、數遺之詩、所以屬之者、良厚、年三十餘、抱痾不起、所著有甲遍亭稿、武林唱和集、友痾山房集、吳之器、楊德周、皆摘錄其詩、五言則有如薜荔封囊草。芙蓉滿劍花。路通秦望北。山斷禹陵西。急峽魚龍鬭。深林鸛鶴呼。雨勢滄江動。秋陰大麓長。七言則有如謁帝星辰天北畔。懷人風雪海西頭。秦淮鷁首春煙合。建業驄前暮雨寒。白眼中原無倒屣。青春故國有加餐。諸天風雨開樽斷。列郡樓臺入夜封。絕壁天痕開峭谷。空江月色散輕濤。渺雲鳴雁黃花盡。落日滄江白髮哀。平林夜火漁舟出。極浦秋聲雁陣移。皆雄健可誦、

論曰、昔者聖人之繫易曰、修辭立其誠、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文質彬彬、斯則著述之極則也、懷白山人識世之有意無辭是矣。然自七子之風盛。吾婺學者鼓其餘波。而浮誇之弊。不免。國初淳樸之意浸息。然觀其一二零篇鑄辭立格。皆有師匠。要非苟作。李仲子筆力雄健。倘假以年。豈易限其所至。長才屈於短筭。惜哉。

徐應亨

徐應亨、字伯陽、蘭谿人、以萬曆乙卯舉於鄉、其業詩精專、甚多反古振始之音、好稱說先輩、早遊胡應麟諸公間、而不踵其故武、嘗言嘉隆諸君子、但知少陵壯語爾、夫有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不有飛星過水白。落月動簷虛乎。有千家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不有含風翠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乎。夫詩之氣格者。水鏡也。興象者。花月也。學者澄水瑩鏡。待花月之至可也。今以濁水昏鏡而皇皇焉花月之索。豈有幾乎。故應亨詩、於漢魏以還諸家體擬作殆徧、在本調、什不失二、其七里瀨、次謝靈運曰、杖策臨高臺。落日晨遐眺。峻嶺鬱崔巍。傾壁屹崩峭。玲冷

山溜鳴燁燁紛葩躍凌雲激楚辭承風紆阮嘯幽籟叩虛牝、玄解覽衆妙猥嬰好爵情徒悚攢峯謝洗耳穎川流投足濮水釣咄彼羊裘人千載庶同調富春渚、曰、倚棹富春渚遙望靑山郭罷譙俯通波晴川映聚蘋萋翠杏芊鬱金碧相間錯翔鳥依密林潛虬泳幽窒俛仰懷苦心逍遙思遠托高倘諧夙昔棲困微弱北渚悵佳期東山赴宿諾玄覽有合并空花欻開落既秉齊物觀焉辨龍與蠖定山次沈約韻、曰、昨宿赤亭渚茲晨發定山洪濤鼓木末翠巘疊波間游魚弄藻影搖曳不成聞迴潮流活活觸石冰濺濺坻

平綠如剪林繁花欲然佳期遲歲月雜佩寄蕎荃遐顧望松子淹留祈九仙所著有吳越集、十芴齋稿、庚申篇邊事詩、其詞論增城也、有羅浮集、南海集、俄以親老量移慶元論、有樂在軒楄、應亨爲人淵雅簡靜、每塋邑庭中、士夫旅立、後進浮薄、一息萬狀、客不能堪、則引避去、應亨處之澹然、久與之交、未嘗見有鄙言資行、吳之器稱其爲君子人云、

龔士驤

龔士驤、字季良、義烏人、貌偉、善談辨、慷慨有志節、然諾不欺、父一清、卒於嶺右梟署、士驤四歲而孤、母不急就使學、輒自就塾師讀、十四補博士弟子、能爲古文辭、然性好弄、氣麥其儕偶、見之者匿避、已而折節讀書、造請諸賢豪長者、不避風雨、又酷不能治生、卽囊中緡一錢、夜不能寐、旦起卽貰酒召客、閉門劇飲、古玩巨羅之屬、恒在子錢家、過當卽割膏腴償之、所餘止既脫、而豪不少衰、凡星氣推奇博射、暨形家軒岐諸方技、一見卽能習試、而不能洞精、又好治藥物化黃金、不驗則更端試之、士驤以天啟辛酉舉於鄉、戊辰成進士、授溧水令、暴卒、年四十三、士驤於文最矜愼、嘗以爲文者、經緯宮商、古有定體、皆平原文賦

於時體製未離、特就體求工耳、自唐以來、厥體既乖千輪覆轍、如序記碑贊銘碣之屬、或出莊左、旁涉史漢、不知史與子、且非同流、已雜其貫、妄師其軌、以屬篇章、何異綴豐貂於狐腋、錯吳縞於齊紈、因作續文賦、以明文章之源、訴近世之陋、人多不能堪、其於詩自訓降格爲之、亦有玄勝、不必開唇便足登峯、然不能措意改作、多以何勝、不能以篇、有春興十四首、吳之器所謂首尾淵麗者、其六曰、長途新郴報淸明、綠滿平蕪海燕輕、花攪旅愁飄宿雨、樹留霜葉下初晴、客心暗火逃時熱、草際浮煙犯禁生、容鬢謾憐事迹

遠。年年春色負多情。其七縹紗遊僊帝子家、書樓一半倚晴霞。吳潮夜蕩隋宮月。淮水春浮楚國花。但有綺羅驕粉蝶。更無雞犬試丹砂。綵輿日日鳴鼉鼓。多少春心隔絳紗。其九黃鶴樓頭坐夕曛。白蘋堤外急波紋。岳猿夾嶂啼湘雨。江鳥啣花上楚雲。夢澤草痕煙外細。武陵春色洞中分。仙人舊事今寥落。惆悵梅花笛裏聞。其十一侯門夜啟御溝花。鼓肅嚴城響暮笳。樂部紫衣嬌栩月。天街紅燭影春紗。侏儒有米分臣朔、上客無人識孟嘉。信馬垂鞭羅袖薄。書樓楊柳正藏鴉。皆雕繪有深永之致、

吳之器

吳之器、字賜如、號神岳、義烏人、吳襄穀百朋曾孫、祖大纘、字子孝、乙科、父存中、字致之、爲古文詞、皆有聲、存中年三十二卒、之器侍其祖大纘學、年十八、爲諸生、二十七、餼於庠、遂以曾祖門蔭爲官生、家有抱甕園、藏書十餘櫥、之器坐臥其間、流覽誦記、圖櫥俱磨、如是十年、遂爲　儒與斯一緒、龔士驤、陳達德、章有成、六七人爲八詠樓社、稱詩談藝、近宗少室、而遠祖太倉、至於史學、自謂有得於班氏之微、太倉知紀傳之分、不甚知其合、繩以孟堅之法、合者半、離者亦半、之器雖與一緒諸子爲伍、然論其所學、諸子恐不能望其項背。之器爲八詠社時、邵司李吳載鰲、博雅君子也、與之器有成共登玄暢樓、歎曰壯哉鄉也。此隱侯之所留連。孝標之所棲遁也。是中有人、述而志之。非兩君子乎。有成謝不敏、之器獨慷慨談史事甚悉、載鰲曰、國家方全盛。蘭臺石室之所傳。山崖屋壁之所秘。搜而簡之。宜有完書。子又何辭焉。於是取婺哲隷以史法、作婺書、崇禎壬午、試南闈、與鄉薦、之器爲人介然特立、家居布袍蔬食、內外肅雍、而志量恢思理淵湛、杜門著書、當世賢豪長者、多樂與交、又諳

知當世治亂得失之故、因挾策遊兩京、慨然有匡世志、在公卿間、數陳軍國大計、言往往多中、當路交推之、或有惡而泥之者、之器乃歎曰、管幼安、鄭康成、何人哉、吾何爲於此、因賦詩、曰岧岧泰山桐。製爲漆鳴琴。徽以闐河玉。絃以朱絲繩。清夜閒撫之。殊音肅泠泠。一終舞雲鶴。再變貫秋旻。鍾曠久已往。此曲誰爲聽。遂歸在家著書、不復出、所著婺書之外、曰婺書別錄、明月齋爲詩經春秋測史稚存今句圖雜錄官方官鍾秋憁雜抄、物記麟葭閣鑑香草編、露香采香雜題、後屐譜石困八鈔、藝苑指歸、四種古今詩、係六十

四家古詩、廣雅、樂府翼、南唐詩細、塡辭家錄、明月齋後刻稿、曰秋聲、離資、倚服、登蘋、綺雲、大樽、溪南、經鉏、尊拙、聽雪、白醉、古今宮意、閨意、春問、三賦、

章有成

章有成、字無逸、章文懿公懋曾孫、爲人豐頤美髯、又稱髯翁、幼孤事母、以孝聞、既爲諸生、才贍學博、有聲於時、與斯一緒、龔士驤、諸子爲八詠樓詩社、蘭谿令吳國琦、以才子領縣、嚴峻、門無雜賓、獨與有成爲忘形交、既去、貽之書曰、僕於蘭谿。都無所戀。惟一片澄江。數峯黛色。及足下與賜如數兄弟。極不忘耳、明季

兵亂、以有成華胄、縛而索金、鞭撲極楚、有成紿至藏金處、脫身投井、其子瑗、截而出其首、得活、而瑗死井、故有亭、因號、義井、亭、明亡、絕意進取、所居有上客軒、與同邑趙淳、吳鼐、范開文、祁子愚公、爲詩酒社、其別墅曰谿堂、濱有岩突起、名小赤壁、每風日佳娛、則邀數子、携樽泛舟其詩曰、無雨半春堪載酒。有山一畝即爲家。有成雖狐落、詩文聲氣、遠播江表、如閩中曹石倉、蘭陵孫承公、錢塘熊雪堂、連契尤深、詩文郵寄往來不絕、郡司李張公屛騶從造廬請謁、望門下車、劇談盡歡而去、凡官於婺者、莫不欽慕有成、有成一無所干、故人益重之、既喪偶、有侍兒在側、即遣去、得鰥居之樂、嘗有詩曰、人今難問舊衣敝不求新。又曰花移難借影。琴在可無絃。性善飲、不喜肥濃、常血、蔬核小酌、陶然自樂、豪家饗客、以得招致爲榮、或移席就之、性所不宜、即落落無歡、嘗有詩曰、貧藉更增隣舍慢。嬾稀自怪友生疏。柴桑麴糵非眞好。多事移樽到白衣。書法鍾太傅、頗厭求索、嘗有詩曰、君才眞國寶、臣法匪奴書、詩法太倉歷城、而頗歸眞淡、生平最推稱胡少室、時二酉山房、已歸他姓、有成過之、憮然不樂、嘗有詩曰、空餘池館勝。遙想舊登臨。當代辭章

手。窮年若作心。六書翻鳥迹。四部陋蟬吟。寂寞玄亭下。桓譚獨賞音。好獎勵後進、或以文就正、必多方誘掖之、國初文獻凋零、有成與烏傷吳之器、皆先朝遺老、搜亡補缺、使先賢編帖、幸而僅存、皆賴其力、卒年八十餘、

程明試

程明試、字式言、永康人、京兆尹正誼第四子、少英敏既入泮、遂入北雍、所交皆天下名士、既而歸養於家、構七松書樓、定省之暇、閉戶讀書、凡經史諸子、稗官野乘、百家九流之書、無不周覽、旁嘆諸家稾書、如御

覽合璧、冊府六帖、玉海、廣記、初學藝文、多所與同、欲為考訂、作博古事游約數千卷、未成而卒、時方三十有二、遺篋所存、僅得程子樗言七松吟稿、海運議數帖而已、深明儒釋合一之理、著有心經山古、并松聰頌古等書、頌古者、採唐宋以來大臣巨儒、如富鄭公、趙清獻陳瑩中、潘默成、諸公與大僧勘辨機鋒、而作為歌頌者也、樗言蓋未成之書、倘天假之年、得究其學、何遜於考索淵海哉、明試生三子、後嗣甚繁、今嗣玉嗣音、及部郎敬一、皆其後人也

李鳳雛

國朝李鳳雛字紫翔、世居東陽、高祖學道明隆慶間為御史、事詳名臣傳、父振聲、號石艇子、工詩為勝朝遺民、著有石艇子詩集、鳳雛詩得之家學、弱冠即工、太倉相王公掞、為浙江學使、鳳雛作梅花詩十章上之、王公以才士目之、貢入太學、國子師試瀛洲觀荷詩、拔萃、名大噪、傾動公卿間、都下才士林立、少足當其意、攸交雖廣而不終、再應舉不中、乃歸至檇李、與尤公侗、彭公定求、唱和、後乃執贄蕭山毛西河先生之門、年五十、以教習謁選、得曲江令、一年仍以強項落職、發五仙驛為徒、鳳雛因自號仙驛征奴、自此而鳳雛名益振、名章疊出、照曜珠江羊城間、卓然冥儔、以父喪釋歸、而東陽令、門應璜方蒞任、見其詩大悅、待之師友間、亟聞亟館睢肉、忽不悅於卒也、彼此相詰、繫獄三年、得釋、性不安貧、頻歲入都、卒於京邸、年七十矣、方行、十之乩、降者為唐李白、詢之答曰、我即是爾、奚問我為、鳳雛遜謝、乩云、我是唐朝舊供奉、擬翻新曲付梨園、非子詩乎、鳳雛曰慚愧、因復以長短句示之、其結語云、直待九九春殘、東門雞狗、西麟悲野、鳳雛愕然、竊意九九當得八十一歲、遂上都、竟卒、時在甲辰四月初旬、越數載其孫鉊生赴都扶櫬歸

云、鳳雛美鬚髯、有風儀、為詩文、喜自矜詡、倨傲任意、思不防患、故所至輒窮、其詩流布天下、見之者莫不心折其才、倜卓然成其為梧岡也、所著春秋紀傳五十一卷、梧岡詩集、叩心集若干卷、隨筆一卷、古文及詩餘未刻、晚年書法尤佳、西河先生序梧岡集畧曰、有典有則、一矩於雅、鏗然犨呂之音、而尤長於五七言古、吾老閱人多矣、讀之如擷芳蘭於榛林、覩珠光於蚌濼、其自序叩心集有曰、記云、溫柔敦厚、詩教也、予觀三百篇中、刺淫則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傷讒則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諸如此類甚多、何嘗不怒

日裂眦、言之痛切、予之爲此、未背非詩人之旨也、其大意亦可知矣、大抵梧岡詩氣雄詞麗、至於長篇數十韻隨口傾出、飛珠濺玉、而以大氣斡旋、見之無不傾倒、詩止於六十、六十以後作、與古文皆散失、

論曰、八詠詩社、惟章無逸先生雋厚長者、斯及冀吳皆負才矜高、騷賦紀事之文、則吳爲最、宋文憲後、婺才儷偶近體詩則不如李梧岡、而五七言尤勝、氣高詞雅、擲地作金石聲、而不足於温厚、觀西河先生弁言、及自序可見矣、春秋紀傳、經當代鉅公許爲無待予贅、四六近體、及尺牘散文皆工、惜

其稿失於京邸、可慨也、

附錄

予閱石梧詩集、詳序履歷、而繫其詩於後、作詩話一篇、梧岡歸自粵、見之、拜稽首曰、極感先君郎此可傳矣、乃錄其畧、有曰、名高則謗生、遇阨則讒至、讒論一中、人真罪失、其特有曰、朱鍇元祐碑、漢與司隸獄、浩浩天地間、白日沉西陸、有曰、文章泄元化、富貴焉能及、我食僅一蔬、我衣僅一褐、但學陶與孟、儀寒復何戚、有曰、壯懷千里志、老枯四壁家、落日掩柴門、收淚對黃花、有曰、出無濟世謀、入無資身策、我歌不足歡、我哭不足戚、悠悠天地間、虫然無損益、有曰、登山采蕨薇、臨川拾蕎杜、落日漢諸陵、秋風動禾黍、有曰、易制千行淚、難降一片心、有曰、食梅知酸牙、茹茶知苦口、無家逐斷蓬、有地餘哀鄉、有曰、白露下庭除、離菊忽已華、真彼窮巷憂、懷此秋色佳、有曰、羣居不礙獨賞、心誰與同、静然天地理、取川固不窮、有曰、海懷泛溟渤、山想陟巔崙、有曰、登山驅白鹿、入海馭青虬、先生年七十、歲爲自挽詩、至八十餘、合爲一帖、曰蒿里吟、

葉自合

葉自合、字承和、蘭谿人、少讀書、不治舉子業、以師友爲骨肉、以詩文爲性命、以翹葉爲佐輔、以山川風月爲貲產、從鄉先輩章有成學詩、有成所居曰谿堂、時或風雨號窓、擁衾覓句、自合常在左右、自合家雖貧、時時營杖頭、不以貲妻帑升斗、提壺挈餅、以趨其師之急、有成歿、自合不忘淵源所自、或過其師誕忌、賫隻雞樽酒、奠於墓間、咨嗟涕洟、若默見其靈於盃斝間、自合頗善飲、蘭谿令殷廷弼、年少雄於詩酒、延自合與武林人李煌爲上客、每聽政暇、輒邀與暢飲聯吟、而尤敬自合、爲買田數畝於揚背里、以給饘粥、自

合與殷令酹郛詩最多曾無一言虛讚北失官岙登
山臨水見故所與觴咏處欷歔而言殷侯自合在蘭
谿口不談人過村翁里老見其幅巾藤杖逍遥往過
輙欣然爵欸臘月家居餽米送炭者相繼不絕自合
工書凡婺中先賢遺集莫不抄錄予募刻東萊集及
徵獻畧多資之自言古人抄書之多無過莊蓼堂予
可不遜因自號蓼菴其為詩數十韻塡刻立就歲為
一編臨歿囑其子寄予予何能傳其詩哉因錄數首
附諸文學之後如戴以經書樓陡絕蒼欝數畝居槊
香典卉遶階除蕙分莛畹蘤枝秀菊傲南村百品餘

榻席延賓重設醴幽樓庋架但藏書霜宵雨夜青燈
閣聽得清吟徹太虛其二蘭陰蒼翠隔湘簾木遠窓
虛碧浪涵夜月篩高停画舫春波風罨送輕帆溪容
似綺霞沉浦曉色如螺雨過巖駘蕩晴光無限思飛
花香隨鳥爭御送王鶴潭歸東陽哀鴻鳴霜晨銜風
度南樓況值歲云暮客子方倦遊江郭融旭霽行將
理歸舟携節罷送之吹而風颼颼老人重離念何以
申綢繆江店酒可酤聊欲挽少留含盃悵夕曛俯瞰
長江流江流歸大壑客子反故邨愧乏縞苧私長抱
此窮愁願言懷好音爲書寄星鄉皆高雅有古意

論曰文學傳錄詩蓋發書之例云竊思吾婺如蘭
谿杜氏五高于石義烏劉應龜非零篇斷語散見
他書後人欲求其隻字不可得此予錄詩意也夫
詩在天地如山花野草所以點綴春光不然則兩
間無色詩各有長譬一草一木各有臭味不必拘
於一律也

徵獻續纂

除祝子堅外皆予素交書成例難收入畧舉其
概可不在多倘得如陳元龍品題數語奚過
大篇矣

周殷士如方珪圓璧人倫師表交遊風義古道照顏
諸敍慶頁來趙雲參蘊真抱素含英咀華譔銘慶生所書有石皮堂詩古
文集唐與修編贊耆宿履蹈端方脩懷開廚門標戶列
著述不倦諸龐兩任訓尊所著有身易爻敎學然人生必諸書麻行於世師吳以敬
在任猾之間傾貲市義陋巷安貧卓立千仞峯頭可
與呂雲君把臂同行諸尚修丁巳舉晚爲教論旋卒人祝子堅好談
經濟祖芷規商黜浮崇實濟時頒畫可見施行蕭石嵞生
所著有希燕說以上皆蘭谿人徐完石品行文章皆堪師表身爲廣
文口不言利筋力未衰拂衣高蹈諸琮戊午科舉人蕭山學教論毛西
河先生亟稱之新著有詩集程嗣音學博才贍老好著述自命不

朽。諸葵初、虞貢生、有時文、詩古文集、又有戰國策註、皆有紉應舒哲、恥受呵斥。秦筆不試。醉德清才、在隱彌彰、弟子歸心、圖像、聯、祠。鄉諸郁虞生、所著有四書徵古、以上皆永康人徐伯德、品行端方、胸懷慨爽、抗塵。衢。上。齋心茹素、年登九十。諸炎業虞貢小吳穀公、天懷曠逸。強記博聞、介不累物、和不剋方、獎誘後學、至老不諸從幹、歲貢生、好倦。李傲定、少而盡孝、生不知家中有米鹽事。隨意揮灑。至於食貧。彈琴自娛。其學與紫陽近。至。其人品。無論。與同。莫。不心服。有諸方獄諸生、所著四書毛詩說盧秋生、中富好施。合族均霑。舟梁道路、創新補舊。日久不倦。予詩曰。臘天舉火。念貧寒。風雨號窓。愁旅客。諸士桂、太學生。以上皆東陽人

方冠山、樸貌古心。闡門學道。其遠祖嶸南集散失。千里尋訪。如孝子尋母。四明鄭南溪、重其為人、為訪諸武林趙公子宋得之。冠山講所著有淵源錄、餘不一種。浦陽儒學鄭一上、有義門遺風。承父遺命。捐上腴百畝入學、資諸生秋試。不愧孝廉方正。諸生傳旭元其呈禮部、其父得入西學、巡撫以其越呈央杖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三

鶴源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政績傳

張敦

（漢）張敦、字伯仁、烏傷人、今屬浦江、漢時為諸暨令、海寇二百餘人剽掠為患、敦平之、遷重泉令、民悅其化、拜車騎大將軍、

陳修

（梁）陳修、字奉遷、東陽人、起家為穀城令、遷合浦太守、大著治聲、常以表紀之法、遍書於鄉、使民知習、卒於官、合浦民護喪歸葬、

韓晏

韓晏、字德茂、東陽人、初舉孝廉、起家為永寧令、遷張掖太守、後為河南尹、所至以仁惠稱、嘗遇盜於途、抄掠俱盡、行數里、見車下遺紵數綵、益物也、追還之、盜感歎、悉還所掠、晏歷官不知何代、舊志載三國吳人

蔣郃

蔣郃、字景倩、浦江人、為益陽令、遷洪撫二州刺史、擢

虎却蝗、民蒙其惠、轉交州刺史、

傅柔

傅柔、字仲庶、浦江人、爲宜城令、無爲而治、謳歌載路、遷鄂州刺史、將傳洪邁列之漢、宋景濂云、洪州漢名章郡而撫係焉鄂名江夏郡無稱洪撫鄂二州者、及隋平陳、乃始制之

劉滂

(宋)劉滂、字德霖、武義人、與浦江梅執禮、同遊學、士多下之、號東梅西劉、登大觀己丑進士、知新昌縣、俗嚚鬭、令到、輙病去、滂臨以誠、未幾稱治、旁邑訟不決、多請就滂决之、蔡京與滂祖爲布衣交、滂至京師、京喜

故人有孫、除勅令所刪定官、將托以腹心、會常瓊題詩屏間、京疑其訕己、屬滂踪迹之、且遷官、滂曰、此事胡爲及我哉、京聞之不悅、滂亦拂衣去、坐是不調者、十年、建炎中、上問人才於近臣、汪藻等薦滂可用、起知建昌軍、傳守威權不立、兵習驕悍、邀求無度、滂至一裁以法、兵或持戟入市、掠人物、即拒者、刺傷之、滂捕繫、兵遂爲變、滂及母妻皆死焉、滂好學善文、與人交、終始如一、有急則傾財赴之、居官嫉惡如讐。毅然不可奪。以及於難、朝廷既誅首亂、用御史言、贈朝請大夫、

論曰、德霖托契權臣、復蒙私顧、湼而不緇。可謂鐵中錚錚。執法遇害。惜哉。

樓炤

樓炤、字仲暉、永康人、政和間進士、歷官尚書、考功員外郎、高宗在建康、炤言今日之事。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爲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爲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移蹕臨安。擢右司郎中。時銓曹患員多缺少。議自倅貳以下多添差。炤言光武併省吏員。今縱不能損所素有、又安可置所

本無。紹興二年、召朱勝非爲侍講、罷給事胡安國、炤與程瑀等言、勝非不可用、胡安國不當謫。皆落職、七年、炤官起居郎、言監司郡守、係民甚切、宜令侍從官各舉資序可任監司郡守者。一二人。詔從之、九年、炤爲給事中、兼值學士院、和議降詔肆赦文、出炤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繼命往陝西宣諭德意、炤奏京城統制、吳革死於范瓊、知環州田敢、成忠郎盧大受、死於劉豫、乞賜褒恤、以表忠義、至長安、會李世輔、自夏欲歸朝、炤以書招之、世輔乃以二千人赴行在、賜名顯忠、以親老求歸省於明州、命給假迎侍、

仍賜金帶、十四年、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過闕入見、除簽書樞密院、兼參知政事、仍爲李文會所論罷、與祠卒、賜謚襄靖、

論曰、襄靖論遷都。則陰附汪黃。成和議。則顯贊秦檜。儒者所不齒。鄉評所羞稱也。然賊過之後。易於張弓。宋室中覆。無論高光之業。即欲繼武晋元。保守江南。傳世數葉。亦必有知治體者。經營其間。不然柄國無人。雖或建國。金鼓一震。便同瓦解。如襄靖者。力足宜勞。豈可輕非哉。

范溶

范溶、字茂寬、蘭谿人、賢良浚之兄、以祖任官司理士曹、歷知鄱陽武康、權通判饒州、溶練習吏事、決獄詳明、三爲刑官、再治邑、皆稱平恕、在瀆淵曰、有毆婦人傷甚、四十九日而婦人死、曰破骨法、限五十日、而創傷辜、不踰月、今四十九日矣、脫不破骨、能無冤乎、驗之實正創傷、遂得不死、武康父老、訴前令定物力、溢故數錢千百十餘萬、科輸不前、欲更之、吏白、板已上郡、須三載可改、曰是困吾民、一日不可。可三年乎。立除其十之二、繼列其弊於郡、追易前板、民以爲利、在饒値旱、徧走郡祠、禱雨、得疾而卒、

徐良能

徐良能、字彥才、蘭谿人、紹興進士、歷知宿松安吉二縣、皆有惠政、其在宿松、撫流亡、勤勸課、前令以土產供餽遺、私增俸給、盡削去之、吏以舊例告、良能曰、此贓也、無汚我、及爲安吉、遇水災、除賦賑饑、民乃繪像、祀於學宮、刻石以紀其政、去之日、衆爭致贐、一無所受、待次於家、鬻產給食、歷官殿中侍御史、給事中、封蘭谿縣開國男、除龍圖閣待制、以終、良能爲御史、凡所開陳、皆當上意、獨張說以戚里簽書樞密院事、衆皆切諫、良能獨無所陳、陳同甫以書譏之、而治安吉

時、民爲漁樵耕讀之謠、至今傳誦、漁者曰、市價魚平酒亦平。賣魚買酒快予情。扣舷笑指一溪水。若比官清官更清。樵者曰、清曉拂烟上翠微。一肩薪擔趁晴歸。公庭不到私無事。靜掩柴門結草衣。耕者曰、濛濛春雨一犁深。一塊膏腴一塊金。喚婦呼兒荷鋤去。日來官長又親臨。織者曰、北舍西家巧鬭機。阿姑嬉姐共裁衣。勤勞經緯官無調。保障吾民信不私。

論曰、今之守令。居官不問政聲。去任各有治譜。務襦之謠。盈編累軸。曾不數年。灰燼一盡。珉玉相雜。久而見眞。漁樵等作。今日大有步以歲久不滅爲

貴。

喬夢符

喬夢符、字世用、東陽人、從呂祖謙學、作不欺論、祖謙奇之、登淳熙二年進士、知徽州歙縣、有大遠當水衝、居人歲苦霖潦、夢符築堤鑿渠、遂免水患、因號喬公衖、嗣守潮陽、宰相薦士十九人、以夢符爲首、改六院差遣、尋遷大理正、奉旨訊郭倬獄於宿州、獄平、除監察御史、尋卒、著西峴類稿十卷、子幼閎、紹定進士、官宗正丞、孫佀孫、官朝議大夫、徵孫、官至承直郎、

石範

石範、字宗鄉、浦江人、師事呂祖謙、登紹熙進士第、始爲奉化尉、饑民將爲變、範賑之、不誅一人而定、海寇爲害、設計捕殺之、繼知婺源縣、有月椿錢二萬、皆取諸民、民患之、範請蠲其十之二、權通判袁州、攝州事、峒猺竊發、袁當其衝、範閱民兵、廣儲蓄、修守備、威聲甚震、猺不敢近、官至南外宗正丞、卒、範守正不撓、或勸其謁權貴、美官可立至、範謝曰、吾儒者、改官爲縣當耳、何以僥倖爲、士論多之、弟籌、亦能文、登進士、官吉州司理、

論曰、士而不學、學而無師。猶種樹無根。思爲棟梁。以資世用難矣。吾婺先賢盛於南宋。其文章政事卓然有聞於後者。皆東萊弟子。不然。則學於同甫悅齋者也。

潘燾

潘燾、字無愧、蘭谿人、以祖任補官、仕至中大夫、直秘閣、廣南東路經畧安撫、兼知廣州、以終、其權知邵州日、朱熹安撫湖南、與周必大聯章薦之、稱其以學問持身。以文雅飭吏。不鄙夷其民。政先教化。崇學校。祠先賢。民有訟。論之以理。事至。敏於決遣。囹圄屢空。猺寇犯邊、處置得宜、民用安堵、其爲大賢所稱如此、燾

祖杲、登大觀進士、官至朝議大夫、光祿寺大卿、直秘閣、鄉里皆稱其賢、父慈明、登紹興進士、官至秘書丞、荊湖南路轉運使、其知江州時、嘗建周濂溪先生祠、朱子爲作記、鄉人徐畸、稱其文章議論。卓然可紀。吳師道亦稱爲鄉之名士。一時祖孫父子、舉進士登仕籍者、將二十人、

論曰、吾婺諸大姓。非以厚德起家。則以詩書開族。若使蓄積不厚。譬之朝霜見日卽消。福澤之來。可幸致哉。

樓大年

婁大年、字元齡、義烏人、學於徐僑、登嘉定進士、曆官中外、曾監行在會子庫、同官皆以侵欺被劾、唯大年獨免、改知南昌縣、治先教化、建利去病、若嗜欲然、民夜行、爲讐家毆死、事覺、賂其甥來就辟、甥自陳殺民狀甚悉、大年疑之、亟命丞伴驗、丞受賕、使焚屍以滅跡、大年怒、聞於府、屬錄事覆實、錄事復受賕、議如丞、大年正色抗辯、錄事引去、上之臺、令觀察推定重讞、事始白、民敬之、爲立生祠、遷通判吉州、提點刑獄李廸、以大年廉慎、命錄一道繫囚、大年隨輕重而疏裁之、抱成案就廸、言咸聽、未幾、攝郡事江東大姓查氏

以父遺書、據幼弟貲產幾六十萬、弟長、訴之官、歷二十年、不解、廸曰、非清白吏、如大年者、不足以究此事、下大年、舉張詠決子壻爭財故事爲例、命歸其弟、人以爲允、歷官朝奉郎、年七十、卒於任、大年襟度灑落。如晴空皎月、一塵不染。在官洞察民隱。脫理有未安。必反覆沉思。終夜不寐。所見一定。屹如砥柱。雖壓以權貴之勢。不爲之屈。無愧古循吏云。

論曰、予自少至老。見鄉邑富人爭財者。一訟則動經數年、官以所入多寡。分左右之袒。直至財盡之日方爲息訟之年。未見據法裁決。如婁公者。彼前二十年不決之有司、殆謬於之爲政者乎。

許子良

許子良、字肖說、東陽人、幼誦書、通經史、精文辭、尤長科舉之學、抽關啟鑰、得言外意、試詩賦、魁江東漕司、嘉熙間、登進士第、年五十餘矣、歷任皆以廉能稱、嘗知晉陵縣、前令不良、版籍紛亂、官賦多放失、諸司督逋、吏竄匿殆盡、子良爲稽逃亡、考隱漏、催科定綜、條緒燦然、再知都昌縣、初至、庫藏赤立、子良節縮浮冗、兩年之間、供輸遂有餘、轉承議郎、通判江州、差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輸對稱旨、有旨俾閱滯獄八十餘

子良爲繙案、一一讞之、凡累歲不引決者、一旦曲直皆白、由朝奉郎、轉朝散郎、知台州、時弊蠹相仍、負上供錢三百餘萬、子良節縮如都昌、凡典例所宜得、皆謝去、居半載、郡計裕如、子良聽訟、據案與兩造相爾汝、以察其情、情得、即決遣之、吏袖手具文書而已、同僚與吏無所容其私、皆忌之、吏自每歲以錢折米二萬斛、子良不許、而禁卒有不便者、於是嗾其毆吏以撼之、且相與出危言、子良知墮其計、即委印去、事上、降兩官、賈似道開閫荊湖、辟主管機宜文字、事有難處、他人不能寘筆者、經子良議定、人無異辭、景定眞

中、卒於汚川、年七十五、子良儼然如鶴風措孤騫、性清介不偶、俗與人交、極尚風義、赴急扶顛、不避斧鉞、剛腸嫉惡、或面折至發赤、世樂軟媚、皆望風嚴憚、不知其襟懷夷坦、毫無留滯、居官務抑豪強、凡武斷於鄉者、悉刑之、事其長悃悃納忠、縱嬰其怒不避、知都昌日、方岳來爲郡、面目嚴冷、人不敢仰視、子良數爲抗辨、無所屈、岳初怒甚、已而察其忠亮、反薦之、子良生平奉養甚儉、雖列膴仕、蕭然如寒士、客至、啜茗清談、儀則煮餅而已、黃夢炎云、子良爲人、其平如砥、其直如矢、其堅剛如百煉金、其孤峭如危壁千仞、江萬

里云、蒼苦勁凝、不知四方復有何人、文學政事、當推子良爲第一、吳子良云、鏡明而衡平、子良以之、無愧於淸白吏、王萬者也、一時推重如此、

論曰、予作許子良傳、皆取宋潛溪原文、而節縮之、宋氏以爲子良從似道辟、爲白璧蒼蠅之玷、而以知人則哲、惟帝其難爲解、予曰不然、似道出鎭之年、即宋室將傾之日、同舟遇風、當竭力求濟、豈可以操舟之不善、委之去哉、金華志竟削子良、迂矣、

黃夢炎

黃夢炎、字子賜、其先由浦江徙義烏、曾祖中輔、以風節著聞、嘗忝檜柄國、和議既成、士大夫皆歌詠太平中輔之美、中輔不平、作題太平樓詞、譏切之、爲時所傳誦、詞曰、瀝血爲詞、披肝作紙、片言誰讓千秋、快磨三尺、欲斬佞臣頭、自恨草茅無路、望九重、如在瀛洲、興長嘆、無言耿耿、空抱濟時憂、　休休休、真可慮、才如李廣、却不封侯、奈伯郎斗酒、翻得涼州、盡道邊庭卧鼓、誰知坐老貔貅、悉誰問、籌邊未建、先建太平樓、夢炎博學能文、入荊湖制幕、以掌故、准備差遣、平反盜公庫銀寃獄、得釋者數十百人、入淮東制幕、主管機宜文字、建議蠲放屯租、邊民賴以安業、出判平江

府、摶節浮蠹、以代民輸租、白免淮西總領累歲所索名錢、民力以甦、咸淳初、除司農寺丞、輪對、力陳時弊、請減浮費、乞戒宴私、度宗嘉納、除樞密院編修官、累遷戶部左曹郎官、仍兼編修、與時宰不合、引年以朝請大夫致仕、題所居曰桂隱、有詩文十卷、

趙大訥

（元）趙大訥、字敬叔、浦江人、起家譯曹掾、調泉州錄事、大盜起寧都、泉之無賴子、嘯聚應誅、攻城、大訥設柵禦之、盜乃去、轉龍溪尹、俗尚鬼、作石屋奉紫衣神、黠民戶賦牲犬以祭、因爲利、大訥投神江中、移其石、修

孔子廟、邑大姓怙勢殺人、郡守受賕出之、大訥抱案詣府、以爭守怒中以他罪改永春、俄遷永嘉、永嘉計口賦鹽、民以爲病、大訥建請令富商轉售之、瑞安猾吏僞爲官書、誣平民盜販、民自殺者三人、府下大訥訊之、大訥盡得其奸狀、釋平民而抵吏罪、徙臨汀州、城枕大江、水嚙岸善崩、大訥列植巨木、先以箕芒、殺浪勢、然後實土、以石甃之、岸凡數千尺、得不壞、改知永新州、州民素豪、勢出守吏上、大訥至、皆畏服不敢動、鵠湖羅陂、皆羣盜藪、每爲過客患、大訥以計剪其渠魁、餘皆奔散、時鄉飲酒禮久廢、大訥首講行之、觀者

悅服、在官二年、告老、大訥性剛直、不畏大吏、屢興劇縣、皆有能聲、隸卒無敢出鄉、宿猾元豪悄戢遠遁、數平反寃獄、民爲立祠、時或行鄉、父老携子弟聚觀曰、此吾趙侯也、其爲人愛慕如此、

論曰、治官有四美、曰嚴明清勤、不嚴、則奸猾得志矣、不明則柔懦受寃矣、而必以清爲本、以勤爲用、不然、包苴夜入、則白黑倒置矣、興居不時、則百務叢脞矣、大訥在縣、歷任有聲、豈非得此四美哉、

蘇友龍

蘇友龍、字伯夔、暹之孫、暹、蘇轍子、爲金華守、子孫家焉、友龍學經於許謙、以才推擇爲府吏、入閩海爲差奏、门寇至臨漳、長吏欲籍民爲兵、友龍曰、民不知兵久矣、籍之必擾、吏曰、計將安出、友龍曰、吾知所以處之矣、閱兵籍得放逸者二千、使帥以擊賊、獲其魁、賊乃平、轉江浙行省書吏、紅巾犯杭州、官吏多逃、惟參政樊執敬坐堂上、誓必死、友龍說曰、明公以身死國、義則得矣、如一城生聚何、今城中衆不下數十萬、公庫金帛以萬計、與其資盜、曷若募民使戰、執敬不從、上馬迎敵而死、友龍與椽李樞謀、以蘓李署號召民、殺賊、計首受錢、民持刀爭奮、獻馘盈庭、未幾辨章兵

至、破賊走之、友龍絕口不言功、滿考、授蕭山丞、縣爲吳越要衝、師旅經行無虛日、誅索茭芻、少不愜、則恣侵掠、友龍儲峙既充、有犯者擒罪於法、會歲儉、弛湘湖之禁以利民、不足、發常平倉以賑饑者、僚屬難之、友龍曰、發天子粟、活天子民、何不可、倘有譴責、吾自受之、民賴以生者數萬計、未幾、陞行省都事、參政石末宜孫分省處州、（宜孫賢而工詩、與劉基　其後處州破、宜孫死難、）請友龍與俱、友龍勸其禮賢士、輯流亡、招徠群盜、衆心翕然、已而明師至浙東、皆附、怨家告友龍長子仕閩抗命、坐徙滁陽、遇赦還、卒於家、

論曰、友龍臏識過人。遇事能斷。洞中機宜、大才小試。未罄所藏。惜哉。

劉辰

(明)劉辰、字伯靜、金華人、慷慨負氣節、善談論、喜功名、明太祖下婺城、辰首上謁、署爲典籤、奉使方谷珍、飾二美姬以進、辰峻却之、洪武間、以監察御史、擢知鎮江府、興廢舉墜、勤於其政、郡有濱江田八十餘頃、歲久淪沒、仍責賦於民、請於朝、除之、京口閘廢、舟楫不通、漕運轉新河江陰二港、出江多阻風濤、乃自京口至呂城百二十里、濬淤塞。修閘壩。順水勢。爲出入。公

私便之。漕河源淺易涸、恒仰水練湖、湖有三斗門、久廢、亦修築之、於是漕舟既通、而湖下之田亦稔、宋名臣宗澤墓、在丹徒、荒穢不理、墓田據於民、辰爲封樹、而復其田、永樂元年、名修高廟實錄、凡當時戰伐克捷之功、宿將舊臣、有所不能盡記者、歷歷言之。聽者如目睹其事。考之記注、無不懸合、書成、超拜江西布政司左參政、雨澇江溢、饑民爲盜、富室多罹其患、檄郡邑勸富民出粟以貸饑者、官爲立劵、期以來年償、不蠲其役以爲之息、民遂安、南贛諸府、荒田糧六萬餘石、有司歲抑取於民、民不堪命、辰悉疏、請蠲其額、官至刑部侍郎、年七十八、疾作、給驛還家、卒於毘陵驛舍、辰爲人直諒多聞、有古節士風、所著有國初事蹟、子微、博覽能文、著金華名賢傳、

論曰、鄭濟逸云、予嘗過鎮江、父老言辰。治行卓卓可稱。夫持論於後世。不如當時之言。推美於同鄕。不如治下之口。如劉公者。洵古良吏矣。

吳履

吳履、字德基、蘭谿人、景奎子、少受學於聞人夢吉、俊邁有濟世才、通諸史、爲文願學司馬遷班固、好書王行草、明祖定江南、有司舉於朝、爲南康丞、南康俗悍

民以丞儒者易之、德基自數月、皆周知其情僞、有所發摘、一縣驚伏、德基乃更以寬撫之、民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歸、且縛瓊輝至家笞之、幾死、乃擇人闖王氏、奪家人笞辱之、玉成家怒、集少年千餘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齧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德基念成獄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名瓊輝、欵語、勸之、且示以禍福、瓊意術解、乃捕操箠者四人、於瓊輝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兩家皆感激、曰吳公活我、皆願有所獻、却止之、縣令周以悲初至、召民轉輸至郡、躬至鄉督之、一民不受役、令笞

之、民大詬而走、令甚怒、吏卒思株連以營利、以語動令、獲六七人下獄、方往捕不已、民大號、德基捷獄門遣出之、令怒曰、民辱我、丞乃釋之、何意、德基曰、犯君者一夫耳、鄉人何罪、且法天子設。豈爲君釋怒乎。令慚乃已、在南康爲丞六年、去知長沙之安化、去三月、他吏用法急、民乃作亂、大師討平之、死者過半、民泣曰、使吳君在。寧有此禍乎、安化隣古三苗、土豪多糾民爲兵、既盡降萬夫長易俊原素勇、與麾下數十人遁入山谷、保險自固、江陰侯吳良承詔討餘寇、檄旁縣兵且集、德基曰、易氏未有反狀。激之恐生變。願以

計致之。侯曰、令之言是、吾待子而後決事、德基乃屏吏卒、步入山中、誘俊原出、縛送京師、事平、民安堵無擾、越三歲、入朝、擢知萊之濰州、民畜官驢四十匹、萊守核其孳息、與籍不合、欲按籍徵償、諸縣皆勒民買驢、德基獨否、守怒曰、濰不償驢、何也。德基曰、民實不匿驢。惡可徵償。國家新造、富極海內。爲吏宜宣布德澤。寧少數匹驢耶。守語塞、諸縣償者、皆罷之、山東民願以牛羊代秋稅、官從其言、德基曰、牛羊有死瘠患、不如納粟便、已而他縣牛羊送陜西、驅走二千里、多道死、民皆破家、而濰獨完、守令役千人、部送隣縣牛、

德基列其不可、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怨、使人代之、牛死誰當代償耶。力爭不奉命、德基居濰二年、會改濰爲縣、名還、民如失父母、德基爲吏、不立威名、以愛民爲先、尤重獄事、凡有訟、直之而已、不忍置民於獄、故所至皆有聲、

論曰、宋潛溪云、德基爲政、固世俗能吏所竊笑、然誠心愛民、如保其身。衆安其政。去則思之。古所稱平易近民、豈弟君子。非德基之謂耶。

諸葛伯衡

諸葛伯衡、蘭谿人、秉性清介、持名節、鄉里咸推重之、

洪武初、以薦授北平雜造局大使、不以家累自隨、出入無車馬、遇雨草屨行泥塗中、遷趙州吏目、州有建峯廟、廟有青蛇、凡入人家、必有禍、巫因以禳祓營利、伯衡入廟殺蛇、罪巫者、民以不惑。以學士董倫薦、召問治道、對以聖明之世、紀綱正而法度修。民皆安業。但廉耻之道輕耳。上大悅、擢陜西叅議、以道途遠近定轉輸之法、民甚便之、改廣東叅議、卒於官、金華杜桓爲作傳、稱爲清修直諒之士、

邵玘

邵玘、字以先、蘭谿人、登永樂丙戌進士、擢監察御史、

歷江西福建按察司使、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時
官廟患京職多曠、欲舉察之、思得清忠不阿之人、而
難其選、特任顧佐於北、故特有此命、玘居家行孝行、
在官、以威嚴憚吏、遇事善斷、所至、削姦、覆黜、貪、庸、能、
舉、其職、與顧、佐、齊名、一統志、明史竊、俱稱其爲人、

李敘

李敘、字秉彝、東陽人、永樂中、由鄉薦入太學、爲祭酒
胡儼所器重、宣德初、試授監察御史、嘗奉命錄四辨、
交阯、俘囚、三十、餘人、釋之、出巡淮甸、果劾大臣中貴
所爲不法、擒豪右范端操等十餘人、置之獄、汰去貪

墨吏、雖親故不少容、按泗州、有老嫗訴子以供權貴
烙馬、敘語責權貴、止之、中使取珍禽異獸、至淮、敘陳
其害、悉報罷、上嘗問都御史顧佐、諸御史盡職者幾
人。佐首以敘對。歲周、將代、敘獨保留、淮上、三年、及還
朝、權貴構以事下獄、會八百里二番讐殺、累遣廷
臣招撫不服、朝議推敘、乃左遷行人、奉旨詰論、皆納
欵、上喜、令復前官、權要復誣搆之、謫戍大同、天順改
元、赦還、復職、遂乞致仕歸、居林下二十年、以高壽終、
所著有困菴集、南征紀行錄、

陳俊

陳俊、字俊民、東陽人、永樂乙未進士、除監察御史、巡
按南畿、劾贓吏、革宿弊、郡邑肅然、陞應天府尹、以嚴
峻繩下、吏有犯贓者、或杖殺之、處同僚、不阿以私、嘗
曰、吾不能自立清流。然隨波汨泥。亦不爲也。後卒於
官、（俊官京尹、不爲甲矣、在臺能振風紀、府志有傳、且載其墓其時之鄉評可知矣、東陽新志不爲立傳）

盧睿

盧睿、字世昭、東陽人、永樂辛丑進士、睿性剛執、授監
察御史、巡按遼東、練兵訓士、甚著聲績、正統間、陞右
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時羌部進貢千餘、至大同、日費
羊三百餘、俱賦邊民、睿奏於每歲糧折銀買辦、民甚

德之、鎮守太監郭敬怙勢亂法、睿抑之、遂誣以擅臧
供給、上親訊之、睿自陳得直、特陞右副都御史、總督
陝西邊務、法令嚴明、上下畏服、尋引年歸、
論曰、民命在守令、守令之賢否、在監司、御史者、所
以舉劾監司。而隱操黜陟者也。御史不舉劾。監司
得容其不肖。以守令爲庄庫。民欲治可得乎。明之
初年。吾東在臺諫者。皆著風采。亦可以觀氣運矣。

何士英

何士英、字子文、東陽人、洪武中、以人材授知平京府、
居官清慎、親老乞歸、忤旨、左遷廉州判官、亦以廉謹

稱、仍乞歸永樂初、復起知平凉、民皆相慶、如孤兒之重得父母。會主者較倉儲、虧數千石、士英方自劾、民爭輸之、如數、考滿去、父老遮留載道、安府以詩送行、有前任只多琴與鶴、此行惟有影和身之句。御屏記廉吏十八人。士英居首。陞兩淮都轉運塩使、先是民苦督課、部差所至苛擾、及歲課孳生馬駒賠納不支、士英一切奏罷之、遭母喪歸、吏部尚書蹇義、以其廉能、奏欲奪情、堅辭終制、起復、涖前職、始終一節、致仕歸、卒、士英在淮、因寺僧浚井。得蘭亭石刻。以歸、識者擬之定武本。子孫相傳爲寶、

論曰、送行頌德多諛少實、至其眞者。不遇其人。則詩人必不肯道。有可道之人。而不遇詩人。又不能道。何運使得二語寫眞。遂使千古傳頌。然非運使眞廉。又何能發此詞哉。

龔永吉

龔永吉、字天民、義烏人、龔泰子、泰死靖難時、方四歲、母傅氏育而教之、永樂庚子舉鄉薦、授職方司主事、陞武選郎中、以事謫戍平凉、時北邊告警、用兵部尚書王驥薦、爲佐軍、從討破之、帝詔驥南討麓川緬甸、乃征苗蠻孟養等處、永吉從出、陣皆有勳績、還陞大理少卿、歷兵部右侍郎、調南京禮部、改大理寺卿、永吉居官清介愼密、謀慮深遠、屢與征伐、囊無所畜、宣廟製秋水圖賜之、官大理時、休寧士豪孫志靖、謀殺項士和、而奪其妻、當事受賕、經十餘年不決、都御史押送詳審、永吉疑之、晚過太平堤、忽隻鷺來止輿下。鷺揮之不去。永吉曰、爾苟有寃。可隨我至門。及門而鷺不見。永吉曰、此非士和之寃耶。蓋義烏呼鷺爲和云、次日閱卷、遂駁回差御史勘實、卒正其罪、成化改元、上疏乞休歸、年七十三、卒、賜祭塟如例、

論曰、龔氏自忠愍以後、累葉朱紫。文章政事。赫煒一郡。與明代相終始。難矣。

謝愷

謝愷、字舜卿、義烏人、由貢監任四川敍州府推官、掾愼清潔、治獄明允、弘治戊申、蜀大歉奉勑賑饑、兼理瀘州等處、多所全活、時盜賊縱橫、招來安集、民大感悅、撫按交薦於朝、命甫下而卒於官、士民哭泣、如失父母、旅櫬東歸、惟救荒誓郄全圖勸民詩。籠雞說數篋而已。所著有石樓山稿、愷卒、後浙江提學僉事陳輔、敍州人、行文府縣、稱愷爲推官時、一廉如水、其介如石、文章足以經世。政事足以及物。士蒙其教。民被

其澤、一旦遽逝、百姓垂泣。至今有家祀以報恩者、遂咨詳部、入鄉賢議諡淸惠、仍建旌興坊於當道、今在義烏廿三里街、

論曰、居官者瘠民以肥子孫。民則瘠矣、子孫未必肥也、甚且求瘠不得。明時謝公同鄉有官御史者、以滿載而歸。相傳其子與他公子爭妓擲金於江、以賭勝、不一代而田宅盡歸他人。謝公介介、得一士焉、竭力表彰、揚名顯姓之職、一身任之。噫若謝公者、眞善貽子孫者矣。

王坡

王坡字舜耕、東陽人、居嘗好學、弘治辛酉舉於鄉、時章懋爲國子祭酒、復從受學、授江西浮梁令。邑在萬山中、多盜、坡嚴保甲、阨險要地方以安。景德鎭內監虐取民兼上官和買、里胥匿價、爲害特甚。坡覩閭窮戶、編四季文冊、按季均輸、民乃不病。邑多虎傷人甚衆、田爲不治。民有妹女者、方將登輿、虎突入稠人中、啣其女去。民訴於官、坡乃齋宿牒於城隍神、虎忽夜入城、衆格殺之。餘悉就捕、民因爲博虎歌。又值旱、坡素服芒履、自暴炙熇中、三日大雨如注、民因爲作甘霖頌。既述職、以疾辭、民訴於當道懇留、因勉至任。未幾歸、坡嘗言爲學以誠敬爲涵養本原之實地、以五經四書爲開明心術之根本、以綱目性理爲應事接物之準繩。其爲治則抑强暴、扶良善、敦彝倫、崇禮讓。一本於愷悌之自然、而天道亦爲之默轉云。

論曰、世有正學、然後有善治。舜耕誠心愛民、至理開感、天人協應、爲時良吏、非所學豫哉。

蔣瑜

蔣瑜字純鄉、東陽人、登嘉靖丙戌進士、授鄱陽令。其邑濱湖、湖水泛溢則壞田畝、敗禾稼。瑜爲築堤延袤數百丈、謂之蔣公堤。歲饑、小舟載米粟沿門賑之。後

以御史巡按楚中、有劇盜數百越獄斬關而出、瑜授計、一夕擒之。又以歲歉奏免田租之半。民祝頌焉。瑜少貧、爲道士作祈晴疏、有魚遊木表、人渡高岡之句、邑令見而奇之、命之讀書、且以脩錢資之。不數年遂成進士、官冢史、政績顯著、人皆服邑令之識鑒云。

盧仲佃

盧仲佃號懷華、東陽人、嘉靖丙辰進士、任晉江令。倭至、仲佃建議城安海、居民恃城拒守、得無恙。改調福安、邑新破、仲佃請兵五千、倍道而進、繕治城塹、招撫流亡。倭至三洋、男女十餘萬阻水不得渡、仲佃以漁

舟濟之、巳逼城、城中人創前禍、爭先逃避、仲佃令曰、吾與若同死守、婦女聽出城、男子出者、刖左右趾、民乃止、相持三日夜、倭引去、臺使者上其事、陞兵部郎、出守成都、值白蓮盜起、愚民羅重辟者、百數、仲佃、曲爲寬宥、轉惠潮副使、調湖湘、楚王薨、武崗王謀署府事、與王府共盜內藏相訐奏、仲佃按王府於法、奪武岡府事、當事不懌、調參江右按、治南昌、寧州柯氏民相仇殺、宰守張其事、以剿逆請、仲佃、斥之、柯、卒、解散、守得罪、仲佃陞廣東布政使、會有以誹謗譖者、心疑仲佃與前寧守、比而搆之、遂左遷、備兵惠潮、時流民據山寨爲訌、兵燹相尋、炎癘大作、仲佃諭降諸賊、積勞目瘡、卒於官所、仲佃爲人、性冲淡。重然諾。好施予。家居儉約、終身不畜姬妾、所著有何處軒集、數卷、子洪春、洪夏、洪秋、皆有名於時、

論曰、懷華公至福安、衙署摧破、海寇外逼、從者皆哭、而公意氣慨然、卒能活一邑之民、夫官求富、則民多貧矣。官求生。則民多死矣。涖官行政。無以有己。事當危急、豈全家偷生之人。所能勝任哉。

王乾章

王乾章、號震所、東陽人、嘉靖壬戌進士、以中書舍人、轉山西道監察御史、巡視蘆溝橋、時宛平令、以論直忤中貴、獲罪、御史顏鯨抗疏極論、坐奪官、乾章疏繼之、留中、疑巨測、會閣臣申救得免、以鮮政按山東、以廉稱、遷四川按察司僉事、訟獄平、重慶民有悅鄰婦挑之者、婦礪錐揕其腹死、吏以未成奸抵罪、乾章曰、婦致死拒奸。而加之辟。是爲宣淫者幟也。立釋之、郡城圮、以贖鍰繕築、既就、而民不知、於其隙搆書院、簡青衿督課之、所甄拔皆相繼取科第去、政聲甚著、萬曆改元、轉江西布政司參議、分部九江、盜何鳳等恣寇抄、以計散其黨、而巨魁就縛、坐建邸失印、去官、仍起福建按察司僉事、直指使屬之慮四多所開釋、颶風作、福安環海、民溺者數萬、出金掩骼、爲文弔之、又發粟賑流殍、擢雲南布政司參議、告老歸、乾章積學工詩、所在登臨嘯咏、訂五經同異、所著有浪遊集、子嘉亮、以鄉薦官、常德府太守、亦能詩、

王嘉忠

王嘉忠、字全吾、乾章侄、登萬曆鄉薦、官平遠知縣、奸民以白蓮教惑人、置之法、富家爲仇誣人、立雪之、調繁廢海、其治如在平遠、蕃繩民以寬而獨嚴於盜、凡標蒲聯袂、結黨之奸、治之不貸、浚三川之流、築石梁

三、民利賴焉、其俗於上元中元日、男婦跨彩橋、禮佛、民因之營鏹錢、少年艷歌謔浪、無所不至、嘉忠立毀之、懲首事者、著爲令、修建學宮、請於所司、增補弟子員、歲爲常、以廣授詩事、所申救、凡若干人、出知興化府、至境、即取軍民利病、榜陳之、巨豪彭某、以貲橫鄉邑、侵奪人妻女、喜以奇禍中人、官府逮不至、至或以賄免、嘉忠、廉得其實、立斃之、肆於通衢、觀者欣躍、陞蒼梧兵備、部吏以故事請、曰、無事而擾民、不如已、諸文網多疎闊、而於所轄貪墨吏、不少縱、念以此拂上官意、告歸、嘉忠性落拓不事家人產、於雅俗玩好、無

所嗜、衣履不敝、不更爲、而好施與、重然諾、持空言以責券者、必應之、終身儉約弗懈、

趙賢意

趙賢意、號如城、東陽人、萬曆乙未進士、官福建邵武司李、善剖決、案無宿獄、時妖黨晁天王、結海寇爲患、臺下所司議、同官相顧莫發、用賢意策、使壯士入賊徒中、以計擒之、散其餘黨、一境肅然、政最、陞南曹屯田司郎中、盡去草場宿弊、著爲令、轉北部營繕郎、論鑛稅之害、不報、又論破積例、節浮費、及內使優民諸事、又不報、出知徽州、未上、陞安綿等處兵備、綿爲二州要衝、兵籍皆虛、額賢意至、一一稽覈、且不時簡閱、而軍聲一振、時巡視要害、察士俗、撫流移、積勞成疾、卒於官、賢意爲人方正不阿、而性善容納、好獎掖後進、所品藻、皆不爽、嘗典粵東試、所拔皆俊士、或餽以金、且示當道意、冀有所提拔、峻却之、趙氏世多簪纓、而居官清正、得鄉曲之譽、惟賢意爲最、孫衍、登康熙癸丑進士、爲文章、有名於時、

馮亮

馮亮、字執夫、金華人、嘉靖壬辰進士、授丹徒知縣、縣當孔道、疲於供億、亮務裁節、以裕民、什汰其六七、歲

祲、以庫積贖鍰、代輸白糧、當道難之、亮持之力、竟得請、擢兵科給事中、轉都給事、疏奏清軍理餉、建城堡、浚濠塹、數事、悉見施行、又嘗劾宦官高隆、成國公朱希忠、怙寵肆橫、一時權貴斂迹、尋陞河南參政、會歲大祲、民相食、亮捐俸賑饑、爲首倡、民賴全活、以治行卓異、擢四川按察司使、風裁凜然、貪墨懾服、以疾乞歸、至夔州卒、年四十四、夔守爲視殮、解其橐止四十餘金、其清介如此、有疏稿一卷、

鄭道

鄭弘道、字克修、蘭谿人、性至孝、七歲侍親疾、治湯藥、

衣不解帶、登萬曆甲戌進士、授徽州推官、讞鞫明允、郡無冤民、有士人投謁門下、以石硯爲贄、發之則金也、郡而絕之、攝祁篆、羨餘數千金、不取、令造紫陽橋、人稱曰鄭公橋、又攝休歙二縣、贖鍰數萬、悉以葺泮宮、資貧士、餘以置義塚、調南雄、去之日、士民扳號數百里、南雄西嘴潦章、兩粵商賈於庾關、榷稅賦額屢虧、弘道悉清其弊、不一月、正賦以足、二年卒、徽人祀之名宦、

郭時斗

郭時斗、字文起、蘭谿人、以恩選授清遠知縣、邑兼鹽

務、靖江王諸役恣橫、每一引挾百餘引、莫敢問、時斗以正舟停西岸、以東舟遞運至西、如數而止、中貴及私牙不得售其奸、攝新會、民賦多逋、邑有防海兵糧、時斗不論銀錢、粟帛牲畜器物、平價收之、隨兵所欲、平價給兵、民皆便之、爲權要所中、左遷兩淮榷鹽使者、慕官解則追而稅銀不至、檄時斗督催、時斗列貧商宿商頑商立限之稅、乃擢濟州府推官、多所平反、郡西多盜、武弁目功、縛平民二十四人爲盜、制府梟其二、繫於獄者四、餘十八人、發濟州、時斗白其枉、而釋之、方指山盜、劫公廩、連諸洞人急、時斗乃募忠勇、授計破賊之、女官秦氏抗不奉命、時斗以計牛致之、後知高唐、値歲旱、躬至鄉、計口而戶賑之、民賴以活、尋以病乞休、百姓遮留不得、與范公同尸祝焉、

程正誼

程正誼、字叔明、永康人、隆慶辛未進士、調武昌司理、癸未分臬雲南、時土司車里八百老撾等負固、正誼至、開誠布公、感諭悅服、乙酉廷議勦羅雄州、中丞以誼才、越境委誼佐理、扳羅雄、升廣西參政、晋河南憲長、時兩河大祲、饑民黃江等行掠、誼策賑兼撫、乃歸命、乙酉升山東右藩、轉四川左藩、時土官方有亂萌、

誼偏訪諸隘、爲之圖、係以說、未幾楊應龍反播州、總督李化龍議撫、正誼曰、此長其驕耳、乃出圖說、請勦、化龍喜曰、不虞今日復見臥龍、及奏凱、化龍疏正誼功、升順天府尹、赴京、以蜀扇不工、罰及僚屬、誼引罪、請寬僚屬、遂歸、與同志講學五峯書院、壽八十餘、所著有展華堂集、

黃卷

黃卷、字惺吾、永康人、萬曆丁丑進士、以中書舍人、選河南道御史、遇事敢言、巡鹽長蘆、請建學滄洲、以處鹽商弟子、巡按山東、訪求劉公後、而復其家、癸巳國

本未定下三王並封詔建言諸臣皆以忤旨削籍卷抗疏與回天聽直聲振朝廷疏留中放歸光宗登極詔起用卷已歿所著有四書五經發微子一鵬官濟南同知明季闖門殉難人稱父子濟美云

倪尚忠

倪尚忠字世卿浦江人萬曆戊戌進士授廣東順德令誠心愛民不務督責邑多盜大辟以下恒薄懲或以爲言曰使其能改何過督爲著宣化錄以勸率之順德下邑科第素寡尚忠日進諸生督課之嗣是甲第日多躋顯仕前後得二宗伯人比之文翁萬曆中

設採珠廠閹使恣横民多破家尚忠下令邑中有珠廠鉤役枝而禁之有以採珠事累及孝廉者執而置之獄閹怒禍且不測尚忠無懼力言制按兩院得奏罷採遷吉州府同知以母老致仕歸尚忠博學工詩文所著有括雲草鳴籟草宣化錄學製編年八十終於家祀廣東名宦子仁禎以進士官禮科給事中女仁吉以節婦受旌才藝精絶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四

鶴潭　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卓行傳

黃仁環

宋黃仁環浦江人以武健雄里方臆據壢所在聚徒爲賊仁環以能得官授沿邊差遣建炎元年山賊何三五作亂仁環呼諸子謂曰吾受國恩無以報當以計擒賊乃與唐子容詐僞與賊約同攻縣令子容等

各挿竹葉爲標識與賊前後相夾部分既定行至朱村仁環反兵大呼殺賊子容夾擊之賊千餘人幾殲而賊酋留者仁環密令諸子享於家酒酣用斧自後斫殺之初仁環有女嫁賊黨中賊以故不疑或告仁環曰子獨不爲女計乎答曰吾恐計不就一女何足惜至是竟爲賊所殺仁環官至訓武郎鄉人感德立祠祀之

論曰祭法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仁環割骨肉之愛衛鄉曲活民命以報國恩歿祭於社宜哉

申屠大防

中屠大防、東陽人、善浙法、往往僞造、追者迹。反于取其贓、甚捷。宣和初、草寇竊發、吏民並竄山谷、大防聚衆禦賊、勦除魔賊仙姑、邑賴以安、時有薛太尉者、奉命殺賊、大防與之協力、薛因檄大防權東陽縣事、仍奉薛命、往永康收方巖賊、薛後期。無援死焉、事聞贈武經郎、錄其三子、授承信郎、今其廟在禹山後、毎寇亂、鄉人團練、則奉爲社神、賊進、見禹山、輙膽怯、子孫所居之鄉、無被難者、

論曰、申屠將軍廟碑、出於栁文肅公筆、極相褒與、而宋文憲、亦錄黃仁瓊於浦江人物、二公身經變亂、譬之畏熱之人、談氷卽喜矣、

汪漁

汪漁、字德濟、武義人、有膂力、能使棒、號汪鐵棒、睦寇起、有保全鄉里功、以効勇得官、隸統制酈瓊麾下、及瓊謀叛、殺參謀兵部尚書呂祉、降劉豫、漁謂其屬曰、吾儕誓忠義死國、詎可爲降俘、夜與其徒還、得祉首、及楊子江、無舟可渡、埋祉首江皋、解甲浮渡、達行在所、時方收祉家屬鞫之、漁直其事、命押漁取祉首、得之埋處、已不可辨、獨祉女言父行時、將括髮、我製以紫羅、紉以皂線、按驗不誣、赦其家、賜號忠義使臣、出獄者拜漁曰、微公、吾曹安能生、忠義得白、皆公力也、

論曰、呂祉以軍府參謀節制廬州軍、酈瓊與王德不合、有反意、祉陽慰之、而密疏請徹其軍、家人泄言於瓊、瓊使人邀於驛、而奪其疏、遂執祉、往乞降於劉豫、將至淮、祉以義激軍士、行者遷延、瓊遂殺祉、揮衆往、軍士有持其束髮帛歸者、其妻吳氏、痛而自縊死、與此所載少異、大抵史文存大體、而鄉記則務詳所畧、汪漁之事、出鄭清逸賢達傳、必有所據云、

郭欽止

郭欽止、字德誼、東陽人、受學於橫浦張子韶先生、慷慨好施、闢石洞書院、延名師、訓子弟、賓接賢士大夫無虛日、族之子弟、鄉之俊髦、皆讀書其間、而館穀之、其時爲之師者、則龍泉葉適、號水心 繼之者爲、括蒼湯致、前此朱熹以僞學之禁、遊處甚久、欽止使其子淇津、皆從之遊、熹有與郭氏五箋、至今寶之、時往來其間者、爲金華呂祖謙、號東萊 唐仲友、號悅齋 永嘉陳傅良、字君舉 永康陳亮、號龍川 會稽陸游、號放翁 蕭江魏了翁、號鶴山 義烏徐僑、號毅齋 蘭谿杜旟、字伯高 餘不下數十人、然數君子則千古表表者、欽止墓誌、呂祖儉、字子約 作狀

朱熹爲之銘、銘曰、才百夫之特、而身不階於一命、志四方之遠、而行不出乎一鄕、然而子弟服師儒之訓、鄕閭識遜弟之方、靡然其變豪傑之窟、煥乎其開禮義之場、是則其思百世而長、勿替繩之、有永爾昌、陸游有石洞十六詠、葉適有石洞十咏、郭氏子孫、編纂成集、

論曰、郭氏無有高貲、其以資石洞者、不過數千金耳、而聲稱至今、同時有位台司爵五等者、曾不得於志乘間分半簡之榮、而郭公身爲布衣、名列兩浙通志、光輝千古、以貲而論、後豈無及郭氏者、而

徒挾所有、驕淫其子孫、而速之亡、愚矣

蔣沐 曾孫伯康

蔣沐、東陽人、富於貲、倜儻尚義、嘗割田建橫城義塾、延嚴陵方逢辰爲之師、（逢辰號蛟峰、時以學士任告家居）負笈遠至者甚衆、而教法一遵白鹿洞遺規、月書季考、轉石題名、喬見山、陳月齋、呂存齋、繼主師席、里人孫德之譜之賢似道、謫徙廬陵、似道敗、乃還、元世祖下江南、簡南士可官使者、左丞廉希憲以其名聞、授建昌主簿、時年已六十、不上、子吉相、希憲使其將携至京、薦於朝、使備宿衛、仍授穀城令、曾孫伯康、復富於貲、賑恤無告、無間親疎、歲饑有倉、行旅有資、給死有賻、婚嫁有助、重修其祖之業、立義塾、以教鄕里子弟、幾數百人、供給衣糧庖湢四十年不倦、

論曰、吾鄕人物之盛、莫過南宋、或者日風氣之開使然、而不知皆諸賢遊處風聲所被之故、然非富家賓禮賢士、又惡能至此、其時長衢郭氏、橫城蔣氏、路西陳氏、皆有義塾、號稱東陽大家、然則數大家者、其五府四相之開基也、

朱環

朱環、字君玉、義烏人、襁褓時、無兒嘑聲、仲父桂奇之、

養爲子、桂後生二子、曰璧、曰宗周、因外環、環事桂、益孝謹、時多盜、桂有金數百兩、與璧瘞窖中、璧夜發去、反誣環所爲、桂怒、褫環襦褲、立之大雪中、一日夜、不使去、環無怨色、事桂、益恂恂、惟謹、桂猶日虐環、五六年間、瀕死者數四、環順受之、事桂如初、桂死、環遇璧益厚、璧子慶多暴、或遂嫁以殺人罪、環憂不能食、竭私財、救之、慶獲免、環善讀書、寶祐間、嘗舉進士、年八十六、終於家、子元、女壽、皆有才而孝、

論曰、宋文憲曰、吾讀尹伯奇履霜操而疑之、夫父母愍之勞而不怨、履霜之辭、毋乃怨乎、今環之無

罷、與伯奇同癡身立雪。則又非履霜比也。而順受無怨不賢而能之乎。

胡麒

胡麒、行廉一、湯溪靑陽胡氏之祖也、少失恃、奉繼母克自樹立、撫其弟麒三、長爲娶妻、朞年而麒三亡、其妻懷孕、廉一哀其弟之亡而恐其無後也、夜必焚香告天、祈其生子、彌月果得子。而弟婦病乳。時廉一妻江氏亦乳子、廉一乃謂其妻曰、吾弟止此子不可誤、吾子可托隣母乳之。又恐其妻育之不誠。乃斬柳木倒插井旁。諭其妻曰、星士言此子命貴。他日果發達。倒插柳必活。既而柳活。妻撫之益誠。及長爲之娶。而與己子均分其家。其子孫簪纓不絕。王世貞爲作序。

袁大珍

袁大珍、字仲仁、金華人、父喪致哀盡禮、母董氏得末疾、侍養惟謹、或登廁牏、皆候其時而扶持之、從兄大通客死永嘉、親往收骨歸、塋先壟、從嫂張氏、吳氏、孀居無子、張居永嘉、吳居鄞之故里、皆迎而致之、以終養焉、二姊一適劉氏、一適皐甫氏、俱早喪夫、男女煢煢無所依、俱迎養於家、而婚嫁其男女、置四廬以贍其生、甥姜氏子早孤、收而敎育之、長而爲之娶、外姑楊氏、家貧無依、養之四十年而終、友人張彥希、宦遊歷、自雲南歸、夫婦皆爲讐家所殺、而盡刼其財、一女甫生、大珍往哭之、抱其女歸、撫之如己女、仍蹤跡其賊、咸就捕誅之、鄞人孫某以公事至金華、病、同事者委之去、大珍見之、携至家、迎醫治其疾、疾愈其人不忍去、郡人死無地以葬、多焚尸沉骨、大珍買郭有地、價可値五千餘金、捐爲義塚、又捐造石梁二、渡船二、以濟行者、大珍平日讀書、見古忠臣義士事、輒慨然曰、士不當如是哉、既施及三黨、尤好接賓友、鄉里咸敬愛之、稱爲義士云、

論曰、仲仁所爲如此、此其家殆不貧、雖然世豈少富人哉、如仲仁者、何不多見也、吾近見有爲生員擁貲萬金、娶其姊之女以爲媳、視其姊之行乞而不顧者矣、不十年身死、家盡毁、無寸土之存、以視仲仁、大蔑不若矣、

王得志

王得志、東陽人、祖世堅、學古文於黃溍、得志承家學、自五經周禮儀禮至明時一代典章、及天文地理方技諸書、靡不涉覽、邑令黃仲芳延至館、咨以民間利弊、時金華二征之外、復有夏稅絲羅及房貨牛租等

稅乃爲仲芳具疏其旨愷切詳明奏上七邑俱停征正統十四年邑中賊起摽掠野多積骸得志獻計邑令聶智立保伍相犄決選勇壯屯要害邑乃安得志與有力焉子坡曾孫乾章元孫嘉忠皆登科第以善吏著聲

論曰文字之祥如和風甘雨則有益於世若徒致儲於緣飾辭律間已不足貴矧誨淫導薄爲人心風俗之蠹者哉

何逵

何逵東陽人宋嘉定進士年四十餘郎喪明終日燕坐觀心靜久而明覺方寸間空洞無物生平意氣漠然冰釋乃云四十以前不瞽而瞽四十以後瞽而不瞽向使身非病廢爲微官作使營營逐逐忽焉以死何能至此作家訓十餘條大槩以司馬溫公家訓朱文公小學爲綱而寬大含弘皆退一步泱其中警語如云寧可沒飯吃不可不每歲延師或往就師一云省一時之忿免千日之憂又云忍過事堪喜宋潛溪王子充胡仲申皆爲之跋生六子皆出仕而夢開夢祥夢然皆舉進士夢開從政郎夢祥司農卿夢然參知政事以夢然貴誥贈惠國公諸孫累世甲科至今

繁衍夫一人作善累世蒙休今人以刻薄成家欲遺子孫不亦難哉

陳慎

陳慎永康人宣和中出粟賑饑寇亂積骸徧野躬率二子收瘞之紹興中二子復煮粥以活饑民更代隣里償逋賦陳公二子艮臣艮能並登第孫五人皆貴顯

徐寶

（明）徐寶永康人爲銀工正統間縣令發帑金數千傾錠起解括寇蹇至舉城皆遁寇退令計金必失詢之曰金藏於井俱在悉還官民免重納子孫五登賢書諸生如林

程堅

程堅永康人慷慨好施歲凶傾廩以貸常於雪中登高以望見人家不舉火戶給以粟享年九十子十二人郎文恭公文德祖也

黃樓

黃樓字時高號雲山蘭谿人家豐於貲好讀書品題古今人物居鄉好禮濟人之急弘治壬子歲大祲發粟數百斛計口家給全活甚衆自處儉約綿裘葛衫

傭、支、寒、暑、常、膳、則、累、日、不、肉、無、客、則、累、月、不、飲、購書樓於宅旁望雲山儲書數萬卷、撥常稔田數百畝、專克子孫教養貧、作家訓以垂後、享年八十有七、夫婦齊眉、黃氏之先、多出義民、黃愷、正統戊午歲大祲、出穀二千餘石、以賑饑、曰黃大海、亦於是年出粟千餘石、以賑、朝廷皆賜璽書、旌爲義民、今皆祀鄉賢、

論曰、捐粟賑饑、惠之及於桑梓者也、同時慷慨好義之士、其在東陽、則有張孟熙。張澤。盧尚文。樓叔廷常。並皆捐粟二千餘石。奉詔褒勅。名播當時。迄今與蘭谿黃時爲。俱子孫衆盛。宜哉。

包珦

包珦、字德懷、蘭谿人、正統間進士、官侍郎、同鄉胡圭事文善、在京病、臨危、珦往視之、曰吾無子、止一女、吾即死、願以見托、珦諾之、既而文善與其妻相繼殁、珦即以其女歸、屬其妻育之、勝於已、出、夫何珦失官歸蘭谿、擇壻於祝氏而許之、珦所居與文善相去餘二十里、文善雖亡、其居尚在、女將嫁、先事令人以竹簟分隔其廳事、爲三間、偕妻引其女歸文善居、已處左間、妻與女處右間、中間設文善夫婦神位、至日備祭品、爲、文、以、聘、嫁、事、告、焉、命女拜、已拜、已、長、號、痛、哭、然、後、行、婚、禮、遂、遣、嫁之、奩、具、皆、備、士大夫多稱之、

論曰、鄭北園云、侍郎居官、頗不飭於簠簋、其子孫驕奢、鄉人不甚齒、惟爲友存女、能不以死生易心。而一歸忠厚。今僅七十載耳。風俗之薄、人心之僞、遂爾懸絕、然則侍郎雖以罪斥、而其立心之厚。則有非晚近之所能及者。

盧溶

盧溶、字孟涵、東陽人、性好施、義烏東江橋圮、計費須白金一千數百兩、郡守募民無應者、溶獨發私帑成之、公私一無所擾、已而復壞、義烏紳士致書孟涵、以

木性易毀、求爲梭墩涵、郎如其議、成之、而費倍於前、蘭谿章懋爲作記、正統已巳、土賊亂、官軍多殺傷、溶皆買棺瘞之、壽餘八十而終、子楷解元、格監察御史、子孫榮盛、皆以爲厚德之報、

論曰、古來子孫之昌、皆祖宗積德所致、觀一郡可見矣。宋時人物衣冠之盛、在蘭谿莫過香溪范氏。則其祖大錄爲吏廉平之德也。（見文學范端臣傳）在義烏莫過喻氏。則其父葆光還金尊師之德也。（見文學喻良能傳）明時甲第人物之盛。在蘭谿莫過渡瀆章氏。則其祖母練氏夫人全城之德也。（章太傅妻練氏、有賢德太傅建州人）

仕王氏爲刺史、太傅出兵有二人得罪、欲斬之、以練氏言、得免、二人俱奔南唐、爲將、攻建州、州且破、時太傅已死、夫人在家、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練氏、授以白旗、曰吾將屠此城、夫人可樹白旗於門、吾戒士卒勿犯、練氏返金帛、并旗不受、曰君幸念舊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與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罷、太傅十五子、孫散處江南、不止閩鄉也。在湯溪則青陽胡氏、則其祖雍一插柳育孤之德也。見卓行胡麒傳在吾邑爲三郎盧氏、則孟瀩之德、不爲少矣、其在嵬山趙氏。則其祖孟實好施尚義之德也。孟實捐貲修學宮齋廡曾出粟六百石、賑人在鶴岩王氏。則其祖得志七邑停徵之德也。得志官發賑見卓行王志傳若夫富貴悠久、文學蔚濟、莫如安文陳氏。則其祖懷堂之德也。懷堂曾發粟三百斛賑饑斃於道者瘞而葬之助修學創大宗祠封七世祖瑩皆獨力成之若使所積不厚、子孫間有發越、如電光閃眼、一見不復再見、商道之盛、厥由司徒樹家之昌、推本后稷、從古而然、未之或爽也、

金公絢

（國朝）金公絢、義烏人、既娶、貧不能爲生、乃出遊越、十餘年無音耗、妻嫁、公絢乃自遂陽、從逯將、尚可喜、歸本朝、億家再逃、而再獲之、乃刖其足、足跛。號跛金、可喜由降將積功、伐開茅土。運籌帷幄。章奏文檄、皆出其手、倚之如臂指。以女妻其子以桐、尚王老、家嗣尚之信、篡奇擒机、客啟廢之王、不決、遂默、康熙十五年、尚之信既嗣王位、遂反、公絢不從、乃殺之、抄其家、其子以桐、時已中藩下樂人、挈妻子歸家、以桐雖主婿、貌恂恂謙謹、如素士、妻雖王女、樸儉如村嫗、手縫紉、不輟、鄉族賢之、其家雖抄、猶以斗量珠、卒燬於火、公絢雖居藩、皈心佛氏、時御史金道隱以明亡至粵爲僧、號淡歸、說法如雲、與文似海、自藩下以至督撫文武大寮、下及守宰、皆輸誠皈向、建丹霞寺、雄麗冠嶺南、而公絢實爲外護、嘗倚王破廣時、公絢操縱在手、活人不可數計、性高曠好文、平居賓朋滿座、相與談藝賦詩、澹歸贈詩曰、公在王門好行德、年作風雷眼冰雪、西山爽氣兩條脊。北海芳樽千里客、又曰陰符勞借箸、仁術起投竿、樊巢非望息、微卵不時完、又曰門前金路匝、堦下玉卿玕。蓋實錄也。吳人鈕玉樵作觚賸、錄其事于粤觚、

厲雲波

厲雲波、字尭侯、東陽人、太學生、出穀施貧、三十年於此矣、毎歲收穫總計所入、四分之、納糧穀貯一倉、以食穀貯一倉、出貸生息、穀貯一倉、餘則盡貯濟貧倉、毎歲臘月、則出而施之、不足則以食穀足之、食不給、

則啖麥飯今年冬所施四千餘人佐以自食倉仍不足臨時糴穀三百秤足之兗侯在東邑僅中貲而勤儉善作家雨蓑風笠荷鋤與田僕同耕作量晴雨貯水畜泄天不能災歲收必贏予見其芋區碧葉連畝高可隱人其他種植皆然性儉樸無雜好所居舊舍無增加食粗衣布作布衫百餘領見乞兒衣不蔽形則與之金華諸大邑進學俱加額而東義獨無加縣尹欲詳文各憲達部請如例增數而乏貲兗侯獨捐五十金仍格於上房兗侯篤信因果刻太上感應經印刷裝釘落門分送勸持誦其信道也篤其作家也

勤其自奉也儉其計算也密信道篤故志不易作家勤故所出多自奉儉故流不涸計算密故出納中節因能一意行施三十年如一日人無濟乏之才而思欲爲善吾未嘗見有濟也

金律

金律字孔時金華人仁山先生十八世孫以先生理學大儒不當列於諸祖糾合族人各抽貲建仁山先生特祠於所居藕塘官道極其弘敞捐田十五石入祠供祭其餘貲貯之義倉延師以教族之子弟并以給孤寡其敬祖敦族之心甚厚祖母以下三世外家皆輸田供祭仁山先生遺集多散逸悉購藏之若大學疏義論孟攷證尚書表註詩文集濂洛風雅以及許白雲集皆以次鏤版須布于所輯有金華文畧既刻於蘭谿唐氏又有徵獻畧載合郡人物之詳今皆授梓將竣孔時在金華僅中貲而慷慨好義於今鮮偶昔許白雲先生著撰皆於仁山卽今四方購其書者貴於珙璧然而風銷雨蝕蠹腹中已不能復出倘使其子孫有如孔時愛護而鏤布之必不至澌泯如今無疑也而僅有存者亦賴孔時以傳其表彰先賢之心甚至吾郡自五峰諸賢往講席久廢孔時恐鄒

魯一燈遂熄乃於宅旁建奎光閣爲書院會合郡士講學而延予主講席其佑啓後人之心甚切孔時爲人無多讀書與之論古以意斷之皆合見義必爲胸無留滯終用世才其建閣匠心自運結構精奇得湖山之勝中植花木貯書籍超然埃壒之外至於宗族之婚喪緩急隨分周濟不概錄錄其卓卓大者

隱逸傳

龍卯裘

漢龍卯裘隱居太末其地有山九石特秀色冊遠望如蓮華中有巖穴窈窕天成石牀在內可寢處裘居

其間、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更始元年、任延拜會稽都尉、年方十九、到官、聘請高行、待以師友、掾吏白請召萇、延曰、龍邱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埽洒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

樓惠明 附樓幼瑜

（南朱）樓惠明、字智遠、東陽人、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山、宋明帝特徵不至、齊高帝徵之、又不至、文惠太子使人强之、舘之東宮、爲布衣交、未幾辭歸、俄輕棹西下、及就路、復之豐安、旬日後、妖賊唐寓之爲亂、他城皆破、死者塗地、惟豐安獨全、時人以爲先覺、齊武帝勅爲立舘、同郡樓幼瑜、亦聚徒教授、不應徵辟、臨川王映深重之、著禮捃拾三十卷、

張志和

（唐）張志和、金華人、本名龜齡、十六以明經擢第、獻策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賜名志和、尋貶南浦尉、不之官、既而親喪、無復宦情、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著書十二卷、號玄眞子。或以

其文論道縱橫。謂之造化、鼓吹、兄鶴齡、恐其浪迹不返、爲築室會稽東郭外、一閉竹門、十年不出、吏人嘗呼爲淘河夫、執畚就役、無忤色、觀察使陳少遊表其居、曰玄眞坊、買地廣其閎、曰迴軒巷。門故阻水、十年無橋、爲搆橋、曰大夫橋。肅宗賜奴婢各一、配爲夫婦、夫曰漁僮。妻曰樵青。人或問故、曰漁僮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陸羽問有何人往來。答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未嘗離別。有何往來。顏眞卿刺湖州、以舟艦既敝、請爲更之、答曰倘惠漁舟、以爲浮家泛宅、沿泝江湖、往來苕霅間、野人之幸矣、其詞令如此、善圖山水、或擊鼓吹笛、舐筆便成、所著又有太易十五篇、其卦三百五十六、皆傳於世、其漁父詩曰、八月九月蘆花飛。南溪老人垂釣歸。秋山入簾翠滴滴。野艇依檻雲依依。却把漁竿尋小徑。閒梳鶴髮對斜暉。翻嫌四皓曾多事。出爲儲皇定是非。又爲歌曰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憲宗高其人。命圖眞求之、終不能致、李德裕嘗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顏眞卿銘之曰、邈玄眞。超隱淪。齊得喪。甘賤

貧。活溺婺洞元塵。宅漁舟。垂釣綸。輔則若。若斯人。豈烟波。淪此身。

論曰、龍邱先生之名。以任延傳。樓智遠張玄眞身棲山澤、而名達九重。塵視軒冕。與麋鹿魚鱉爲伍。聲聞茂著。爲王公大人所不能及。其或被褐懷玉。無當路之襃揚。雖有原憲伯夷之操。又安能有聞於後哉、若乃才不足以達、而枕山棲谷。固其所宜。又不必以無聞爲病也。

方勻

（宋）方勻、字仁聲、金華人、徙居烏城、泊宅邨、張、志和、泊、舟於此、故以此、名、王侍郎漢之因號勻曰、泊宅、翁、爾、爲之贊曰、形色保神。環無初終。粉飾大鈞。而爲之容。是曰泊宅之少翁。潘良貴、謂其神情散朗、如晉宋間高士、晚得官、無仕進意、築菴西溪、以衛生爲事、詩文雄深雅健追古作者作詩贈之、有他年一棹江湖去。先向苕溪訪葛翁。之句、勻著泊宅編、十卷、今傳、

張志行

張志行、字公澤、東陽人、幼入右庠、言動不苟、閉戶讀書、默識經史、善著文、就試、直陳時政得失、不第、遂不試、立書院、置義田、又設勸飾田、以勵風俗、吊死問疾、

隨方周邮、甚著聲譽、浙東宣慰使、朱昇以八行薦、徵之、志行以祿不逮親、屢辭不起、紹興、三年、縣學生、曹戀及諸父老復詣昇、請表聞於朝、因賜號冲素處士、所著有易傳撮要、涉史畧辭、舉八行詩、東陽十勸等歌、

姚獻可

姚獻可、字君俞、義烏人、隱居西郭門、風度孤騫、不苟同於物、年饑不粒食、蒸菘菜茄子啖之、無醯鹽人不堪其苦、而獻可趣操堅確、至老不妄求於人、葉尚書適、布衣時嘗訪之、獻可曳破鞋出迎、歡若生平、既疾革、遺書於適曰、惟子知我。死當爲我銘。戒其弟曰、棺前須布幅一幅、置几爐於几、知我者、當自來哭、不知我、雖哭、吾不向也、其介立如此、

論曰、冲素甘節。有功鄉閭。君俞苦節。堪砥頹俗。生無一命。歿皆祭社。奚愧哉。

（明）吳孺子

吳孺子、字少君、蘭谿人、性孤僻、家有負郭田一頃、盡鬻之以易硯者、鑿山泉、引池中、每食必自炊。廚曰玉雪。一小銅池、爾水、曰若此則不辱吾炊矣。好蓺蘭。將花。則閉。門。不。見。客。以。護。花。氣。性好潔、行遇寒潭澄澈、

雖隆冬必解衣就浴或遇佳山水欣然獨往以銅竈自隨日暮則依巖而宿炊以作食山市菜數十莖叉異其葉為薺羹或曰何自苦為曰幸無低眉向人也其足跡遍東南每出手綠螺梅杖一署曰紫玉朱藤杖一形製甚奇不知何世物木瘦瓢一日負之取酒因自號一瓢道人嘗從六合澗中得怪石五色籠之渡楊子盜覘之疑其金截江破其籠石也孺子殆持其瘦瓢長跪曰諸君幸全此搏顙乞之甚哀賊怪而碎之釋之去孺子口詈曰賊賊已乃哭片收其瓢更附以膠瓢幸完無恙文離離若春冰也復自號破瓢

道人王世貞為破瓢歌一日客世貞邸以所作孺子為誦天寒知絮薄葉落識心酸之句世貞咨賞孺子因思曰昔宋延清求句不得以砂囊殺劉希夷元美得毋作惡一夜屢遷其寢孺子以布衣遊公卿間稔知人情險薄嘗以鐵如意手摩弄曰吾欲擊天下負心人盡碎其首孺子性至巧所畫雞鶩等物逼肖其眞其所携破瓢槜李人以為寶以重價售之卒不予所為詩蒼涼幽細時入唐人佳境吳之器錄其湖州詩曰乘閒取醉到蘋洲風土雖殊景物幽綠水家家堪把釣青山處處好登樓魚蝦兼味甘孤客菱藕傳

香脆早秋便欲移居來此地短篷蓑笠抑砂鷗他作如細草空揩留屐跡寒花別院待春懷老骨不知何處白好山端為阿誰青五言如細雨長江去斜陽孤鳥來石色寒侵戶苔香細入林羣星低草墅孤月迥花宮種藥寒雲外分泉細靄中青山隔幔小白鳥向人閒老畏年光改貧隨道路長日月甘垂老江湖豈用名客路黃花近鄉心白髮多日落旋依樹天寒早閉門壺迴流雲細江清好月遲細雨釣絲重亂山樵徑微俱得山林閒逸之趣陳從訓跋以句云僻意少人會好懷多自憐命安期云一篋將家具千山付客

居皆極其擬似足徵其人孺子別號病鶴其私印曰活死人

方太古

方太古字元素蘭谿人號寒溪子少從章懋受經籍博士矣輒棄去太古乃言曰太音既希大雅不作徒呻佔畢以比里耳則世學也曰實濂洛以傳同聲則世儒也夫文以載道五經尚矣次則檀弓公穀莊列屈宋兩司馬降是即自名家譬之孺子母絕而乳存雖張口嗄而就哺終不哺矣遂專力於古文詩歌好絕出於衆壯而出遊東盡吳會南至番禺遵閩海陟

三山、泛彭蠡湖、循江而下、遂家於吳、與楊循吉都穆文徵明相唱和、最後善王世貞汪道昆諸公皆亟稱之、督學關西孔天胤、耳其名、數欲見之、太古輒避去、乃令人伺之、一日屏市徒間行入其室、願爲布衣交甚歡、吳中名士、黃省曾者、每越日輒治具名太古、太古至、不下一箸、顧自取乾脯食之、王守仁舟過蘭江、嘗造其廬、太古擷蔬食之、次日報謁、守仁亦以蔬進太古曰、故人山人、卓具固宜、公貴者、不當以山人食食我、乃改治具、太古爲人病潔、所至携一鹿皮坐、則裸兩足藉其上、嘗客於楊循吉所、臥具皆吳綾、太古

出素褚褐、其下、旦視其衾、無襞積痕、若未嘗觸者、一日與諸公登虎邱、雨驟至、衆皆疾趨、太古徐徐跣步濘淖中、白足雪皎、略無沾織、晚年歸隱金華解石山、治黃白之術、卒返寒溪故廬、終焉、所著有寒溪集、

論曰、少君元素、振奇越俗、太白山人之流亞也、一時名輩、共相傾接、近日錢牧齋皆爲立傳、而蔡九霞作續廣輿記、列之婺郡人物、因將與大雲瀫水共有千古矣、其人雖無宦情、而志喜近貴、各操所作、遊公卿間、時出其奇情僻意、跌宕激動之、使記錄之家、樂爲傳述、然亦有文之故、嗚呼誰謂身將

隱矣、無所用文哉、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五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貞烈傳

胡氏

(宋)胡氏、邵彥榮妻、湯溪龍邱人、彥榮除青州僉判、適李元昊入寇、淮陽震動、彥榮奉旨捍禦、人言彥榮陣歿、而胡氏艾而美、權貴人欲強娶之、胡抽刀自刎、彥榮聞之、棄官歸、義不再娶、朝廷爲立節義坊以徵之、

見歐陽永叔乞文路公碑記

唐氏　汪氏　倪氏

唐氏、金華陳昌朝妻、昌朝第進士、生子沂而卒、唐氏居寡、撫沂長、娶汪氏、生子韓、而沂卒、汪居寡、撫韓長、而娶倪氏、生子元紹而韓卒、倪復居寡、唐居寡三十餘年、汪居寡四十餘年、倪居寡五十六年、皆始終一節、金華稱閨範者、皆推北園陳家、王魯齋銘其墓。併見金仁山集

唐淑芳

唐氏淑芳、蘭谿徐叔眞妻、年二十而夫亡、無子、父母欲奪其志、郎引刀斷髮破面、秉節終身、有司以聞、旌其門曰純節、朝請大夫趙與懃爲作全節恩榮傳

王氏

王氏、蘭谿葉紹彭妻、金華王師愈女、魯齋栢之諸姑也、皆從父宦、習人謂必小其夫家、至則能執婦道、事姑甚謹、紹彭早卒、志不更適、遺腹一女復亡、哀痛成疾、屏醫却藥曰、吾生猶死也、何求生、爲沐浴更衣而逝、

杜氏

杜氏、永康諸杜山人、年二十、擇配而未嫁也、宣和間方臘畔睦州、隣郡響應、有悍賊詣門曰、以女與我否則盡殺舉家、驚流、女曰無恐、以一女活一家、肩爲不可、乃曰我女也、不可苟婚、願少需我沐浴更衣乃出、賊喜而候、女乃閉門浴畢、更衣就縊死、賊駭去、陳龍川爲之傳、

論曰、杜女當悤猝之際、死生介於須臾、不驚不怖、從容整暇、能以其術殺身取義、不然不但求生不得、即求死又豈易哉、

陳氏

陳氏、永康人、年十九未嫁、宣和間、官軍之捕盜者、所

過抄掠、女與妹皆被執、賊露刃曰、從我、以汝爲妻、不則死、女、色不、動、掠、髮、伸、頸、請、受、刃、遂殺之頭墮地、怒視不瞑、時有烏哀鳴、浮雲晝晦、白日無光、狂風振木、其妹相顧無人色、遂從之、去後有人問之曰、汝何不爲姊、曰、難、難、

論曰、顧不難哉。昔有人問南陽慧忠禪師曰。白刃相逼時何如。曰不動。殺之何如。曰殺亦不痛。嗚呼。必有殺而不痛之心。而後可以成其道。必有刑獲可甘之心。而後有以成其忠。必有白刃可蹈之心。而後可以成其節。此在志士猶難之。彼以青閨弱質。而能當死生而不怖。顧不難哉。顧不難哉。

應氏

應氏、永康章侯妻、與其姒、周氏、相、歡、如、同、氣、宣和間流起、所過殺掠、咸望風走避、應攜兒行、病足不能前、周狀之、應曰、我以足病致死、命耳、姒何不急自避禍、周曰、願生死同之、賊至、肆威迫怵、皆罵賊而死、方殺應時、兒曰、殺吾母、願活我二母、賊怒、併刃之、宋太史爲之傳、

周氏

周氏、永康周二三女、許配鮑勤、鮑家日替、父欲改嫁、不從、有陳姓者將娶之、女投水不死、娶者脅之、乃縊而死、

楊氏

楊氏、武義鞏法妻、夫早亡、二子幼、而家素貧、人謂氏當奈何、曰、吾義寡鞏氏矣、二子稍長、遣從呂東萊學、嘗曰、學而不成無歸。二子或經年不得見母面、卒年六十八、龍泉葉水心題其墓、

何道融

何氏、名道融、浦江凌楠妻、而諸暨人也、年二十而楠亡、遺腹一子、名堅、誓不再適、堅長、俾從陳亮學、曰吾不死、欲待汝學成、見汝父於地下耳、勉之、堅卒以學聞、與薦書云、

論曰、楊與何。節婦而賢母者也。撫孤而能延其嗣。難矣。而且成其子之學。不益難乎。彼以閨中女子。而能識天下賢者。使其子從之。其有孟母之風哉。

宋嗣徽

(元)宋氏、名嗣徽、金華吳塤妻、生三子而塤亡、宋年二十八、舅姑繼歿、兩柩在堂、隣火、及之、宋力、不、能、舉、乃、攜、諸、孤、拊、櫬、號、泣、願、與、俱、化、火遂滅、以爲孝感所致、至順中奉旨旌門、

陳婦

陳婦、宋行軍司馬自中女、元司徒萍姊也、宋亡時、婦兄弟與母楊夫人相失、後萍貴、訪其母不獲、不御酒肉者二十年、婦在家、思母尤切、斷髮誓不嫁、燃指爲香以禱、十指僅存其四、後聞母在順州、萍以金幣名馬請、不得、乃聞於朝、爲降旨、賜與金幣文錦甚厚、迎母以歸、婦與兄芹、適自南來、遂奉母歸蘭谿、婦爲尼以養母、卒不嫁、歐陽玄云、陳氏女灼頂累百、燃指凡六、籲於神明、卒遂其願、即古史所載烈女事、何加焉

謝芾

謝芾、蘭谿吳履妻、而金華人也、元季兵亂、遊騎及境、芾謂履曰、患將至、盍避之、履曰、我在勿恐、是冬履出郭南、芾申前言、且囑早歸、越四日、潰卒來不絕、芾挈幼女行且泣曰、汝父不復見矣、入山度不免、謂媵曰、善護吾兒、吾死此矣、力疾捫蘿而上、立巖險絕處、先投其女、而身繼之、俱死、履歸求得之、母子相向、貌如生、宋學士濂爲之傳、履工詩、仕明爲良吏、

吳氏

吳氏、蘭谿方仲剛妻、括女埠人、元季兵亂、與夫俱避難、去家西行一里許、聞鼓譟聲、足輭弗能步、謂夫曰、君宜自脫、勿以妾爲累、夫曰、子將若何、吳曰、妾義不受辱、自有處、夫揮淚去、兵且廹、適道旁有梅塘、水潔且深、遂投以死、越數日、兵去、夫蹤迹其處、屍橫水面、雖甚暑而顏貌如生、舉以歸葬、時至正戊戌夏六月也、章楓山爲作烈婦序、

程清

程氏清、東陽劉義妻、張士誠遊兵掠東陽、清奔竄山谷、寇逼之、不從、殺其子、清罵、遂殺之、今有祠在獨山、予至其地甚熟、土人言清夫婦被執、清計脫其夫、乃抱子投井死、故玉華山人詩曰、豈不愛一子。安能

事二天。玉華去其時近、當不誣、今祠適在井旁、予有獨山劉烈婦祠詩云、槐根突起槐枝禿。女郎古廟依山麓。劉家新婦本姓程。明眸皓齒顏如玉。時當元末龍虎爭。黃巾遍地相居戮。舉家逃難山之坡、一群鬼卒逼青娥。玉碎瓦全在頃刻。生死路絕將奈何。強顏誘賊釋夫子。奮身一擲千尋波。弱子纖纖豈不惜。割情完此無瑕節。天地悠悠日月長。慈山常在名不滅。

馬淑

馬氏名淑、東陽人、年十九、將嫁、而夫死、淑至夫家、制服終喪、未幾姑死、亦如之、父母欲更嫁之、淑曰、既許

爲人婦可更嫁乎誓不從完節以終

呂氏

呂氏永康何顧妻顧早卒遺腹一子值元末被兵家毀無以爲生或勸更適答曰一馬不被二鞍卒能育子成立年九十卒膺詔旌門

論曰自明以後婺之以貞烈見者何其多也而自元以前則寥寥焉蓋事遠無徵非得一二鉅公之筆則不傳嗚呼雖有奇節不得有文之人安能有聞於後哉然人雖有文苟不擅一代之名卽其人且不能以文傳而能以其文傳人之節乎然則貞烈之實寄於人之文而文之命又懸於一日之名一日之名千古之實所寄也則名之權重矣

宋氏

（明）宋氏金華人夫爲閩州守被誣死獄中宋與姑及子皆編戍金齒子死途中宋奉姑以行誓死不易操行路傷之成都楊愼見其題郵亭壁歌刻於詩抄後編入一統志詩曰郵亭咫尺堪投宿手握親姑憩茅屋抱薪就地旋鋪攤支頤相向吞聲哭旁人問我自何方俯首哀哀訴衷曲妾家祖居金華府海道曾爲千正戶舉家遷來大都同金牌勅賜雙飛虎兄弟嫡跡隱山林甘學崇文不崇武今朝玉堂宋學士亦與妾家同一譜笄年嫁向衢州城夫壻好學明詩經離騷子史徧搜覽志欲出仕題蒼生前春郡邑忽交辟辭親千里趨神京丹墀對策中殿舉馳書歸報泥金名承恩拜除閩州守飄然書舫西南行到官未幾訪遺老要把奸頑盡除掃日則升堂治公務夜則挑燈理文案守廉不使纖塵汚執法致遭僚佐怒府推獲罪苦相攀察院來提有誰訴臨行囊橐無錙銖惟有舊日將去書城中父老泣相送道旁過者咸嗟吁一時微贓動盈萬妾夫自料無從辦經旬苦打不成招

暗囑家人莫送飯吁嗟餓死囹圄中旗軍原籍來抄封當時指望耀門戶豈知一旦番成空親隣憐妾貧如洗歛鈔殷勤備行李伶仃三口到京師奉旨編軍戍金齒阿弟追送龍江邊臨期抱頭哭向天姊南弟北兩相痛別後再會知何年開船未遠子病倒求醫問卜皆難保武昌城外野坡前白骨誰憐瘞青草初然有子相依傍身安且不憂家蕩如今子死姑年高縱到雲南有誰望八月官船渡常德促裝登途整行色空林日暮鷓鴣啼聲聲叫道行不得上山險如登天梯百戶發放來取齊雨晴泥滑把姑手一步一仆

身沾泥晚來走向營中宿神思昏昏倦無力五更聽重起身遲飯鍋未熟旗頭逼翻思昔日深閨內遠行不出中門外趾趾日影上欄杆花落庭前鳥聲碎寶髻斜簪金鳳翹翠雲蟬鬢蛾眉嬌繡床新刺雙蝴蝶坐久倚枤春風饒豈知一旦夫亡後萬里遐荒要親走半途日暮姑云饑欲叩秦姑羞舉口同來一婦天台人情懷薄似秋空雲丧夫未經二十日畫眉重嫁鹽商君血色紅裙繡羅襖終日騎驢陟長道穩坐不知行路難揚鞭遙指青山小瞅歎但感新人心那憶舊夫恩愛深吁嗟風俗日頹敗廢却大義貪黃金妾心

江汪淡如水寧受饑寒不受恥幾回欲葬江魚腹姑存不敢先求死前途姑身少康健辛苦奉姑終不怨姑亡妾亦隨姑亡地下何慚見夫面說罷傷心淚如雨咽咽垂頭不成語路旁過者爲酸心腸嶺孤猿吁何許

論曰予讀宋氏詩矢口如話不多不寡不紆不直不樸不靡一字一淚而貞淑之氣婉在詞旨之外此明朝三百年間詠之冠列之正聲不亦宜乎

戴貞妹

戴貞妹金華諸生戴嘉茂女許王畿華而未嫁也畿華亡於燕貞妹製服跪於父母而求奔喪既畢喪舅不更嫁公姑乃欲改適其次子貞妹悲泣曰公姑不諒人意矣既而選吉將成婚乃持刀自殺知縣龍遇奇親祭之且詳三院題請建坊

論曰以叔妻嫂夔俗之極陋戴氏以鴻鵠之高志而欲以鷙鴿辱之此翁此嫗數鷄牧犢之輩豈知人理哉

楊氏

楊氏義烏楊明八女許胡恩矣而未婚恩以應募將起行而過辭丈人立語於門前石畔女竊見之逾年

胡恩死計聞楊氏號痛誓不更嫁已而其父受蔡姓之聘將改醮焉楊氏知之自縊於所立石畔

論曰烈生於性而亦激於情情之正即性也楊氏自石畔一見之後生則常若其夫之立焉死則常若其魂之依焉既從此見亦從此死一生姻緣完結此處此亦楊氏之三生石也

虞鳳娘 截明史

虞氏鳳娘義烏虞守中女也其姊嫁徐明輝而卒輝聞鳳娘賢懇其父而聘爲繼室鳳娘恚曰兄弟不同妻姊妹可共夫乎父不聽鳳娘默然而退自經死侍郎

虞守愚爲文祭之、而予亦志之以詩曰、姊妹共一夫、史策不勝計、溯其所從來、乃在唐虞際、皇英旣如斯、後人復何罪、若以論遣嫌、於心豈無愧、卓哉虞夙娘、稱情以立制、玉顏付繩纓、烈性留天地、前不見古人、硜硜自行意、

包氏

包氏、蘭谿包湘女也、湘甚貧、而女少能以禮自閑、已許朱楫矣、族叔欽素豪、以不主婚爲憾、適宦買范天生有囑女意、欽因爲之謀、言湘曾受范氏聘、而楫奪之、訟諸官、范富、欽險、湘與楫怯訥、不能舉其詞、官因左范、女聞而哭曰、官不明矣、吾爲朱氏鬼、不能爲范婦也、自縊死、士大夫吊賻不絕於道、巡撫劉公、督學滕公、遣奠於墓、題其門曰貞節、

章氏

章氏、蘭谿李之鯤妻、年十五、因夫病迎歸、歸則不能婚矣、旣而夫卒、守節終身、當道交旌、邑人章自炳爲作傳、

章銀兒

章銀兒、蘭谿章潘郎女、時潘郎已死、而家復燬、銀兒與母結茅廬以棲、隣火及之、時母方病、衆呼女出、女曰、母在此、方竭力扶母、而火聚其廬、衆哭視、不能救、火熄、則見銀兒抱母而死、一時皆稱其孝、

王氏

王氏、義烏王宗武女、而馬希範之聘妻也、未嫁、希範殤於痘、予觀女之未嫁而守節者、其夫皆死於痘、豈痘之禍烈矣、自種痘法行、而死者鮮矣、其功豈鮮哉、蓋傳自峨眉山云、自誓不嫁、有欲娶者、截髮以絕之、父母知不可奪、別建室居之、女茹淡衣素、紡織自給、以完節終、當道表其門曰、千古貞風、

章蘊奴

章氏、名蘊奴、永康人、許配馬世稱、時女年廿六、將結褵、而世稱患痘危、女求與夫訣、父母不允、竟不能沮、入門拜舅姑畢、則入夫室、奉湯藥、三日而夫歿、毀容斷髮、誓不歸寧、繼其姪以爲嗣、四十餘年如一日、有司上其事於朝、旌其門曰、故童馬世稱未婚妻章氏貞烈之門、

方氏 戴明史

方氏、金華軍士袁堅妻、堅死、殯於城北濠上、妻貧無依、乃即殯所、開棺窾處、餓則出飲於濠、久之不復出、郡守劉藻、封土爲墓而禮祭之、而予繫之以詩曰、朝與髑髏居、夜與髑髏卧、人謂是髑髏、見之掩鼻過、妻

見猶夫生不與結褵情

汪氏

汪氏蘭谿胡呂妻呂亡食貧守志呂弟功利其出迫脅之不從則私受人聘而以輿至汪氏覺之亟更衣易服衆方喜而飲因從側門趨出溺萬安橋下死

葉氏 載明史

葉氏蘭谿人適神武中衛舍人許仲仲家素饒於財以不檢蕩盡攜妻投所親卒於通州氏守屍晝夜號哭或遺之食或假金或勸改嫁俱不應水漿不入口者十四日竟死屍旁年二十餘州人爲買棺合葬

柳氏

柳氏蘭谿王璀妻年十七而歸璀時璀已病病且革璀乃與之訣曰汝年少無子我死汝宜嫁柳以死殉對迨璀亡屢求死不得舅姑恐有變使孫女伴之寢乃語女曰明早翁姑問汝但云夜半子時女幼不知所云候女睡熟乃沐浴更衣就縊女覺呼翁姑救之不及矣唐漁石尊楼甚爲作傳當道上其事表曰貞烈予志以詩曰夜半子明月在高樓子規聲徹耳公姑知我生誰復知我死惆悵彌留言不能牽十旨明日公姑問道我他無言但云夜半子

陳氏

陳氏蘭谿何棨妻十五而歸棨三十而棨亡陳氏哀哭絕而復甦者再夫殯前山嘗語人曰吾死當殯其旁一日夫忌辰祭畢餞其舅姑乃命婢取湯浴久不出啟其門則自縊死矣遍身皆易新衣縫之一箱固鎖發之則殮服悉具當道聞之於朝得賜旌表

徐氏

徐氏蘭谿方滿妻滿得麻瘋病將使再嫁徐氏恚曰汝將負我乎我在汝猶得活賣我我先死汝隨死矣滿感其言而止數年供藥食無倦已而滿亡徐氏甚

痛之公姑及父母謀爲擇配伴若將去忽自縊死予志以詩曰物生有偶始必有終我知其夫不知其瘋生不異寢就穴亦同寄言少艾無棄老窮寄言娟麗無棄病容

王氏

王氏蘭谿郭時行之繼室也年十八而嫁嫁而值時行病日夕供藥餌前塋遺腹有娠以時行病革將欲以藥墮之王氏謹防之已而時行卒欲從死數矣救而不死又數月而娩生男王氏喜曰今可以死矣竟絕粒而殁當道旌其門曰貞烈

華氏

華氏、蘭谿劉志浩妻、年十七而歸、歸二年而浩死、遺孤逾歲亦殀、欲從死、以公姑勸而止、鄰有董姓者、利富室之金、而爲之媒、公姑知其志堅、不允、乃嘱公姑之間使隣婢金姐以甘言說之、華氏叱之、併詈董、董遂出惡言逼之、婦乃自縊、得救而甦、仍嚙舌死、有司請建坊表揚、

柯氏

柯氏、蘭谿諸生趙有念妻、明季敗兵過蘭谿、有念被殺、柯氏方避難山中、聞之、觸石痛哭、嘔血數升、旋易服自縊死、時年二十餘、

麻氏

麻氏、東陽張济妻、年十九歸張、而济以輸粮金陵而卒、訃至、麻氏痛哭不食者三日、姑慰勉懇至、乃飲茗汁、翼日沐浴整衣、以鎖鑰付姑、自縊於寢、

胡氏

胡氏、東陽盧鎬妻、年二十一、鎬疾、家貧紡績以供醫藥、數年不怠、及夫亡、父母憐其年少、欲令改適、絕粒數日而死、有司上聞、旌其門曰苛節、

呂主奴

呂氏、名主奴、永康李汀妻、汀汲水失足溺死、呂氏哀痛、水漿不入口者數日、舅姑憐其少寡、使改適、呂氏知之、乃縫衣柔燭、赴汀溺所死、當道具奏建坊立祠旌表、

盧氏

盧氏、永康李淳妻、淳亡、一男一女相繼夭、盧無以自存、歸依其母兄弟、得賂、欲奪而嫁之、盧氏度不免、紿以爲夫而去、乃潛治殮衣、及期哭奠其夫、至夜自縊死、

朱妙祿

朱氏、名妙祿、永康程浪妻、年十八歸浪、未逾月、促浪往南京從叔程銓學、行至句容病故、柩回、朱氏痛甚、且自誓不更嫁、有黃某者欲娶之、其舅貪許之、朱氏遂自縊死、郡守劉公澁奏聞旌之、

黃氏

黃氏、永康陳章甫妻、年二十、夫亡、黃氏剪髮繫夫手、誓同死、遂絕飲食、蓬首垢面、依夫像而哭、淚盡繼之以血而死、

應氏

應氏、永康王世慶妻、年二十寡、居避兵青山口、警報

曰急曰吾寡婦不可辱投水死家人覓其尸衣襟皆結不可開

鞏氏

鞏氏武義陳花容妻夫死伯叔逼令再嫁不從重賄其父母許之輿者至婦度不能拒乃密縫其衣自經事聞旌曰貞烈

徐氏

徐氏武義諸生楊國瑞妻年十九夫亡遺腹一女繼母欲奪其志徐氏剪髮毀容以死拒之婚女既笄值東陽許都之亂武義響應徐氏瞿然曰未亡人待死

之日久矣今亂且迫吾豈能偷生乎遂自經

李氏

李氏武義朱男妻未嫁而夫患癩疾體腐不可近父母審於其舅若姑許令改醮卜日將適他姓矣女請於父曰願別夫而後去比至誓不復歸敬事其夫逾年而歿哀痛不食死

石氏

石氏浦江義門鄭洪妻洪以岐陽王李文忠薦仕於朝坐同官累死於獄石氏自縊以殉明太祖聞之嘆曰眞義門婦也

陳卯

陳氏名卯浦江張應華妻歸張甫一年應華從軍戰歿陳氏自經救甦服除父母與公姑私議更嫁小姑伴之寢以告婦曰吾嫁自有處應在後門耳小姑不喻意及娶者輿至乃自後門出投池中死前素濁後水爲之淸

潘氏

潘氏浦江孫廷佐妻佐病革謂曰吾死奈爾年少何潘氏誓從死削竹牌刻死節二字三年服除父議更嫁自經死竹牌緊在手

舒氏

舒氏義烏鄭經妻也景泰中處賊葉宗留刼掠郡邑舒氏爲所獲脅之不從以羅巾自縊家人收尸瘞之後四年賊平鄉人藍汝耕夜經瘞處見一少婦出迓曰妾舒氏之女鄭門之婦與君同鄉爲賊所掠恐罹汚辱乃自縊上帝以妾貞烈命爲雷府侍書奈衷悃未舒煩君將書致姑嫜耳附書訖更貽玉簪一雙汝耕過鄭氏呈書物且悉其故其姑嫜泣覗之果亡婦手札書辭也出西樵野記

陳氏

陳氏、永康胡崙妻、正統乙巳、處賊掠境、攜子走避、遇賊以刃加首曰、從我不死、應曰、從、押前行、至深塘、棄子於岸、投水而死、

陳氏

陳氏、金華姜良策妻、二十而夫亡無子、誓不更嫁、終身縞素、歲時一謁舅姑外、閉戶獨處、親屬亦罕見之、年七十六而終、臺司交旌、

柴氏

柴氏、蘭谿郭間妻、年二十而夫亡、伯氏迫使改適、乃依母家、撫其遺孤、備極艱辛、六十年如一日、提學薛應旂爲作郭節婦傳、仍奉旨建坊、

范氏

范氏、蘭谿章宜賓妻、未嫁宜賓得瘵疾、既冠、猶童子也、父母欲改嫁、范氏曰、乞一見姑嫜商之、至即不反、既而宜賓亡、撫姪爲嗣、年八十五而卒、奉旨建坊、

范氏

范氏、蘭谿童懋禮妻、年十九而歸、懋禮病狂、常以鐵練頭禁范氏紡織、辦其衣食、時遭撻辱、弗慍、五年而懋禮亡、人曰、今而後得處所矣、范氏嚙血淋漓以示守志、或勸之曰、狂暴之人、受其棰責、有何恩愛、況家貧無子、不去何待、卒不聽、食貧守節、年七十六而終、府縣交旌焉、

徐氏

徐氏、蘭谿張希周妻、未嫁、希周染瘋疾、兩姓皆願罷婚、徐氏堅欲歸張、歸而夫病轉劇、徐氏扶持調養、而希周以久病多躁、每加詈辱、而怡然順受、及夫死、徐氏哭甚哀、姑曰、婦數年間、如在黑暗地獄、今而後始得別求善配、何哭爲、然徐氏卒不嫁、以完節終、蓋節婦多有、而二范與徐尤難之、予繫之以詩曰、惡疾在婦人大義所當出、此疾移於夫、彼婦豈能悅、生則致其愛、死則盡其節、良由性所安、樂歡非枕席、此蓋女中聖賢、豈能及、從茲七出條、或當寬其一、

馬佛奴

馬氏、名佛奴、東陽李道琰妻、年十九、夫亡無子、育其姪以嗣、謹守婦道、孝事舅姑、完節而終、洪武十六年、旌表其門、

駱氏

駱氏、東陽諸生王堯卿妻、年二十而寡、一夕忽夢舅姑授以子、覺而異之、以語其姒、姒曰、豈賢姊有他志乎、曰無、乃志其時、及期而姒生一子、遂育以爲嗣、

郭淳

郭氏、名淳、東陽陳愳禴妻、姑羊氏患瘵、且殆、醫曰、病危矣、雖盧扁無益、惟天乃可主、人曰何謂、醫曰、有孝子慈孫、刲股以救、感應天地、疾或可瘳、婦聞言、夜焚香告天、願減己壽益姑壽、刲股肉熟以進、是夜見彩雲環其室、姑疾遂瘳、婦時年十九、事在成化七年八月、

孫氏

孫氏、東陽趙綺妻、痿居足不踰閾、一日鄰火相延、勢且迫、衆呼婦急出、婦不動、曰、吾得死所矣、瞬息反風火滅、人皆異之、比得疾、子請延醫胗視、曰、寡婦可與醫接手乎、不藥而卒、

陳氏　郭氏　郭氏

陳氏、東陽趙賢誠妻、年十九誠亡、撫一子明峻、長娶郭氏、峻入太學、早卒、郭氏年十八、撫一子忠遂、亦娶郭氏、忠遂又早卒、郭氏二十三而寡、三代隻處、完節俱以壽終、

王氏

王氏、東陽盧懋琦妻、琦爲兇人所殺、兄弟幼不能理、王氏詣中究獄成、而仍以賄免、乃嘆曰、夫讐不報。何以生爲。遂裹夫骨走會城、控法司、歷六七年、卒置其讐於法、

李順妻

李氏名順妻、東陽王錢妻、李氏自知不孕、爲夫娶妾、生一子而夫亡、姑有宿疾、痛喪其子而加劇、李氏刲股以進、有司旌其門曰節孝、

徐氏

徐氏東陽張思遷妻、年二十、舉一子而夫亡、姑患足痛、徐氏晝紡以養、夜則抱姑足於懷、以減其痛、十餘年不倦、以完節終、

趙氏　蔣氏

趙氏、東陽盧伯義妻、未嫁而伯義病、兩家議罷婚、趙氏冈請行、比嫁、不能成禮、趙氏奉湯藥甚謹、未期而伯義卒、乃以其侄懋悌爲子、懋悌入太學、母偕行就養、病作、媳蔣氏、刲股以進、大司成集六舘諸生旌異焉、

金氏

金氏、義烏何仁二妻、年十九、夫死無子、每泣、繼之以血、族有利其產而欲令再適者、毀其廚之半以撼之、金氏不動、撫其侄以爲嗣、太守劉公澁、上其事詔旌

其門、

陳氏

陳氏、義烏徐越妻、越亡、一子亦亡、而陳氏年止十九、守志甚堅、繼其侄以終、晩節巡按副公汝貞旌其門曰氷霜雅操、

葉氏 朱氏

葉氏、義烏劉潤妻、年二十四夫亡、遺腹一子、曰來、來長娶媳朱氏、而亡、朱氏年十九、無子、父母欲令改嫁、姑念守節難、又無子可依、亦勸其行、朱氏泣曰、新婦去、姑將誰依、辟纑支給、奉姑惟謹、年六十二、先姑一

歲而卒、後與姑合葬、有異花數本出於其塚、狀如白菊、

李氏 俞氏

李氏、義烏黃承洙妻、年廿九、夫亡、李氏將撞死以殉、姑諭之曰、汝有遺娠、宗嗣繋焉、徒死何爲、乃忍痛而止、紡織奉姑、撫其子嗣華、長而娶俞氏、未幾嗣華亡、而俞氏守志、婦姑相依、完節不貳、當道旌之曰、一門雙節、

王氏

王氏、義烏虞艮相妻、年二十、艮相以選貢上京、病故、遺一子曰德輝、又亡、父母憐其少艾、勸令他適、王氏斷髮自誓、而繼侄德焰爲嗣、焰死、又繼侄德耀、德耀娶妻生子矣、而父子又皆亡、乃立侄孫應奎承耀祀、一身堅守四遭憫凶、零丁孤苦、年登七十而卒、

陳氏

陳氏、永康王相欽妻、年二十九而寡、遺孤曰德中、陳氏以女工資生、撫德中長而教之、德中性孝、嘗因母病籲天求代、母病遂痊、一日隣火延及、德中向火拜、火遂轉、人皆謂王氏母子節孝所感、洪武十六年奉旨旌門、

何氏

何氏、永康呂堪妻、堪父玄明、聚義討賊、爲臺官所殺、堪往亦遇害、何氏年十九、無子、以侄三錫爲嗣、堅心守節、年六十八而終、洪武辛巳、奉旨旌表、

俞氏 吳氏 陳氏

俞氏、永康李軻妻、子祿妻吳氏、孫齊妻陳氏、俞年二十五而寡、吳年二十九而寡、陳年十九而寡、相繼守貞、永樂間、憲臺郡王一寧題其堂曰、一門三節、

李氏

李氏、永康徐仕妻、年二十而寡、一子亦亡、家貧甚、舅

姑憐其孤苦命再適對曰饑寒可忍節不可失伯叔受富人之金欲逼之去欲自殺以絶之年踰八十而終

呂氏

呂氏永康程緒妻年二十五夫亡遺孤在襁守志不貳子孫相繼先歿三世一身年及百歲巡按傅公鳳翔旌其門曰貞節上壽

朱氏

朱氏永康樓儒妻參政方之女也年十九而寡或擁衆欲奪之自投於水得救而活撫其侄文昇為嗣終不易操有司奏旌其門

徐氏

徐氏永康胡鉞妻歸二年而寡無子徐氏素衣竹簪不預筵席時傍夫柩足不踰閾隣火延及衆呼急出乃抱柩而哭火遂反人咸異之年八十無疾而卒都御史谷公表其門曰貞節

斯氏

斯氏永康徐啓暘妻年十九啓暘病劇斯氏割股食之不活誓不更嫁完節而終

周氏朱氏朱氏

周氏永康應子聖妻年二十三夫亡有子惟介娶朱氏年十九而介亡遺腹一子君發娶妻朱氏年二十一而君發又亡姑媳三代霜節相繼壽俱九十餘邑人周鳳岐有三節婦傳

程氏

程氏武義鄒文德妻方許嫁夫有惡疾父母謀改適程氏曰命也竟適焉未期而夫亡家且貧無子乃閉門紡績以自食年九十三而卒事聞詔旌其門

吳氏

吳氏武義徐賢妻父曰温裕賢同居賢亡吳氏二十一歲無子大家勸其更嫁吳氏曰此輩利吾財耳盡散之剪髮堅守三十餘年事父母孝養備至事聞旌門節孝

徐氏

徐氏武義劉雄九妻年十九懷娠二月而夫亡姑憐之欲令更適婦泣曰有遺腹在奈何更適卽對衆誓曰有適予嫁者以頸血污之遂至母家生子撫以成人四十餘年無失節廣文劉他山獎以詩云無孤吾白髮完節對青天

鄭氏

鄭氏浦江義門女諸生張應桂妻嫁甫逾年應桂患瘧劇語鄭氏曰我死汝年少必不可守鄭卽剔一目以見志遺腹生一女仍亡繼其侄爲嗣又亡鄭一室孤居始終一節知縣須之彥上其事旌之

朱氏張氏

朱氏張氏皆浦江倪尙忠媳也朱氏義烏進士朱懋芳女適尙忠次子仁祐張氏邵武通守張應棟女適尙忠三子仁禴禴弱冠蜚聲庠序禴亦少年知名以力學得羸疾張氏割股以進禴卒繼祐子立昌爲禴明年祐病朱氏割股以進祐亦卒姊姒含淚撫孤

煢煢相對以至白髪完節以終撫按旌曰雙節

劉氏

劉氏湯溪章以傑妻早寡會姑亡而隣火烟燄横襲將及其廬劉氏撫柩呼天俄而風反火息時有括寇至聞其節孝不加剽掠郡縣交旌

洪氏李氏

洪氏湯溪伍福妻年二十五而寡撫遺孤伍鳳長娶李氏年十八生子數月而鳳亡李亦寡姑媳相依終身不貳時稱一門雙節

洪氏

洪氏湯溪胡邦憲妻娠五月夫亡時年十九撫其遺孤足不踰閾家貧而節愈堅年八十五卒郡邑交旌

錢氏

錢氏湯溪章三保妻三保癩疾難近錢氏奉侍十年無厭心迄夫亡守節終身

論曰夫秉義殉節激於一旦則事奇而足以動衆抱志餙躬守之終身則行常而不能取名然而嬰自之難易古人已言之矣彼青年守節上事舅姑下延宗嗣使生有所託而亡有以安何必以一死爲奇若乃上下無依孤惸獨處無變爾度無易爾

慮豈非循性自安特立不倚者哉然或應旌而得旌或應旌而不得旌則特有所遇勢有所絀又不可執是以定論也

俞氏

國朝俞氏蘭谿鄭大全妻年十五大全病劇迎歸不能成婚而卒俞抗志守貞或勸之曰女未諧伉儷何勞若守俞謝曰女既聘郎爲人婦人各有志願弗復言堅不可奪家貧紡織以活足不踰閾年六十七終府縣交旌

朱氏

朱氏、蘭谿章在生之聘妻、未娶、而在生亡、訃聞、女痛哭、即易服奔喪、父母力止之、不從、居期年、父母憐其弱、而欲嫁之、女曰、吾義不改適、無更逼我、卒不能奪、越歲而卒、

唐氏

唐氏、蘭谿官生趙世祥妻、年十四、以翁亡歸趙、依姑而不婚、將以除服而成禮、未期、而世祥病革、始相見永訣、絕而復甦、折簪爲誓、自此足不越戶、數十年如一日、撫院朱特行旌表、

郭氏

郭氏、蘭谿諸生郭驥闓女、許配趙贊化、于歸有期矣、先二日而贊化亡、女聞訃、即變食易衣、自誓守志、比葬、哭請歸趙、父曰、果爾。亦門戶之光。但日月悠久。守節良難。當思其所終。女乃力懇曰。大人即不欲。當自刎見志。邑令逯聞之、親拜其門、力贊其往、既歸、謹事孀姑、以完節終、

虞氏

虞氏、東陽盧濬聘室、濬少而能文、有名、以痘亡、虞聞訃、痛絕、請奔喪、父母難之、遂求死、仍得夫疾、比危、語喃喃欲與夫同穴、及卒、盧姓迎柩合葬、學使者張安茂爲賦黃鵠吟、

王氏

王氏、東陽庠生陳應彥妻、未歸而夫卒、訃至、哭、哭畢、乃易衣求奔喪、父不許、則捉刀自刎、家人持之、得不死、其舅陳正道、以名儒官廣文、適自閩歸、造其堂、女素服出拜、約日歸陳、而其姑李氏之訃仍至、女遂奔喪、先哭姑、次哭其夫、奉夫主於姑側、朝夕哭奠、家事皆身任之、稟於舅、撫一子以後其夫、時山寇掠境、魁重其節、戒不得入其門、

郭瑗

郭氏、名瑗、東陽徐應麟聘妻、徐與郭爲中表、一夕瑗夢應麟灑泣而至、方晨起不樂、而應麟報卒矣、瑗堅欲奔喪、父母止之不得、至則哭拜成禮、既葬、父母迎之歸、不往、舅婉諭之曰、吾年老鰥居。更無他子。吾且暮死。而汝何所依也。凡事當計其後。毋執一時之意。瑗曰、婦已審之、熟矣。乃盡易其奩具。爲翁納妾。曰、幸而徐氏有後。則婦可依以老矣。不一年而生子、瑗共撫之、長、娶而生數子、瑗繼其一子以後應麟、子再上其節孝之狀於學使者、方洲彭公、給匾以旌、而不爲題疏、瑗初守節時、王司項公一經爲之作傳、子復傳

其詳、載金華文畧、而併有詩曰、上清淪謫偶為人、白髮依然未嫁身。孤桁有心原似石、古氷為骨不知春。庭闈自供甘肥具、枕簟相隨刀尺親。寄語梁間雙燕道、漫將紅線拂花塵。其二、獄蓮為性竹為操、保叔恩勤薪水勞。昧爽登堂親作臼、幽窗無淚濕針刀。伯姬就義原歸宋、令女全終已適曹。誰似孀居身未嫁、空閨永夜照蘭膏。

丁團娘

丁氏、名團娘、許配沈名登、而未嫁也、名登從父宦雲南、而卒於任、女年十五、即守貞不字、紡績以養寡母、歲時望祭其夫、哀痛如初喪、康熙甲寅年、女避寇東陽、寇至、曰、此丁貞女之里也、戒弗焚、其婢曰冬菊、感女苦節、相依不忍去、歲甲子、貞女年六十、猶處子也、而冬菊亦五十餘矣、學使者景州張衡為作傳、

論曰、在禮女未字夫死、服期而別嫁、未嫁而守節、非禮也、論者以為非中道、不在旌表之例、而予謂不然、聖人立中制以順人情、使平近易行、而有志者往往過之、賢者每亟稱之、以為厲世磨鈍之資、所以武王作而膚敏之殷士咸執祼將、而伯夷恥食其粟、光武興而南陽之故人皆膺品秩、而嚴陵不為之臣、載之前史、千古有光、夫男女之合、生人之大欲存焉、頹波漫流、滔滔日下、不峻其防、伊與胡底、彼守貞淑女、一絲既定、死生不易、若潑水青蓮、纖塵不受、斯真廉頑之砥石、而起痿之剛製也、豈不急宜表彰哉

葉爾烈

葉氏、名爾烈、義烏諸生葉向坦女、許配金華孝廉張士紘子孫瑤、爾烈明慧娟秀、喜妝飾、或成群出遊、髻鬟衣服、必絕出於人、傾動一鄉、爾烈長、而孫瑤猶童子也、不永年而亡、聞訃、同請奔喪、父不能止、乃與俱往、爾烈盛飾登輿、至則拜其祖姑於堂、次拜其舅、禮畢、則易服舊裳、形神頓瘁、剪髮一握、寄其母而與之訣、父急、乃迎其母以防變、爾烈曰、請謁其夫於墓、哭奠畢、則舉身觸石、骨肉俱碎、輿之歸、漸甦、稍稍進糜粥、祖姑與母防益密、時值中秋、祖姑治饌觴其母、爾烈伺忽、僦其碗、銜其鋒於喉、幾斷、遂絕粒死、乃輿櫬而與夫合葬、鄉大夫以下、皆出郭祭奠、士紳民族、素服追送、相沿於道、有司上其事於朝、得旌建坊於墓、

論曰、吾聞烈女之詳於內弟張舜玉云、烈女之父、曾屬其為烈女畫像、言烈女事甚悉、予遂述之為

傳而括其畧於此或云、傳烈女不必及其容貌妝
飾予謂不然好賢者凡一舉一動皆樂道之若使
敝衆其厄則美悲婈者不當咏碩人其頎衣錦褧
衣矣兩人並烈行若符節而氣象不同或土木其
形而烈或貌姑其容而烈據實而書何嫌於眉哉

史氏

史氏、嵊縣史本學女、而死於東陽故志之康熙十三
年、閩耿貞忠反、東浙所在響應、事平本學名在叛籍、
遁居玉山鄉山頭呂氏、嵊邑令檄練長胡如甫擒送、
家屬相繼發遣、行至布袋塢、女聞其父擒死、痛甚、念

父既死、吾豈能不辱、乃自鑑髮躍出、墮崖死、時女年
可十四五歲、東邑喧傳嗟異、諸生何紫、憫女湮沒、議
所以表彰之、擇本事、尋寢、予了松壽、游於布袋塢、建
祠設像、以表其節、訪其地在深山窮谷、人迹罕至、事
亦未舉、予姑爲詩以志之、閨中弱質掌中珍、秉志錚
錚玉不磷、决命一絲因痛父、投崖千仞恐污身、憐伊
正及花初蕊、知爾終非泉下塵、好並曹娥顯靈迹、江
神不作作山神

楊氏

楊氏、蘭谿趙養生妻、年十八歸趙、期年而夫亡、送葬
畢、躍入於池、救免、自縊、亦救免、姑與母環守之、勸進
湯飲、乃裂碗割喉以死、邑人郭若繹爲作傳、

潘氏

潘氏、東陽郭爾仲妻、爾仲貧且病、私與母計曰、兒旦
暮且死、死則妻必嫁、嫁則聘歸族豪、不如及吾在而
嫁之、以語其妻、妻驚曰、予行且愈、何至此、仲與、尋諒、
誘、勸之、不允、則繼之、以淚、妻嗚咽、且悲曰、汝無後、悔
旣而娶以李氏之聘至、且以與衆婦因哭、爲食、食其
母、且食其夫、食已、上樓扃其戶、而更衣、有頃、迎者催
矣、夫與其姑、皆咲之、久之、無聲、扣其戶、不應、姑急呼

隣而發其戶、則縊矣、已絕矣、夫因大驚、撫床哭且悔、
娶其迎者懼、急索其聘、异其輿以去、未幾爾仲病愈、
母卒、爾仲漠然無所向、買於他州、再娶有子、去、其妻
之死、逾三十年、尚未死、時適值郭貞女瑗守節、且皆
出於長衢、詞人倡爲貞烈詩、而予亦續咏之曰、有夫
顏如愚、有姑髮如霜、詎忍舍之死、大義當參商、挽我
靑絲髻、聚我紅羅裳、引身將就縊、顧影自傷、持此
三尺繩、爲君繫綱常

程氏

程氏永康倪世陞妻、年二十夫死、時有欲强娶之者、

奔回母家號哭不食而密縫其內衣次日輿者復至乃引斧破其輿投水死邑令梨爲作傳且申文請旌

陳氏

陳氏金華王忭妻年甫二十方兵至陳氏從夫避難大小奔散止携孤侄兵欲執之去婦紿之曰乞釋孤侄甘心相從兵信而放之稍遠卽赴水死後夫覓得其屍衣帶重結繫其夫之詩扇於腰以爲記焉

黃氏

黃氏金華諸生嚴寅華妻兵至被執不從投潭死

戴氏

戴氏金華烈女戴貞妹之女弟適諸生陳所思時避兵於售溪山兵至而全家被執戴氏出利剪於袖刺喉死士悉義之遂釋其夫與子

黃氏

黃氏金華千戶李汜水妻兵至被執黃氏與媳潘氏同觸階死次媳陳氏亦自縊

論曰吾聞兵燹之際女之義不辱者不知其幾也吾嘗過青草塚思起其靈輿而問之而卒不可得彼李千戶者猶得以一門三節見於郡志豈得之遺黎之老成者乎蓋太平之後婦人孺子容或有多識者類得以述所見也

沈氏

沈氏金華申可賢妻夫亡而撫其子時鬪兵屢至沈氏與子皆被執將辱之沈氏厲聲罵之賊怒砍爲三段一時壯而憫之

趙氏徐氏

趙氏蘭谿進士葉鍾芝之妻徐氏鍾芝弟鍾藻妻時方國安兵潰至婺一路剽掠趙與徐俱被執呼曰急殺我我不去卽跳溺荷花塘兵怒以鎗亂搠死芝藻歸見雙屍浮水顏色如生奉旨建坊題曰雙烈

余氏諸葛氏

余氏蘭谿諸生趙世對妻媳諸葛氏女曰淼方兵肆掠余氏携女媳奔竄而折其右肱媳洒淚別夫淼未笄亦誓同死且曰事急矣少緩求死不得矣皆密縫其衣而自縊時稱一門三貞

童氏

童氏蘭谿潘士桂妻兵經其地童氏扶姑行爲所獲使乘馬不從扶之行迫極行遇一塘投水水淺不能沒方兵挾出鞭之婦大罵刄之而去

章氏

章氏、蘭谿諸生趙以忻妻、而王氏其妾也、方兵潰過蘭谿大掠、章氏勸其夫遠避、以免擄戮、且與訣、念夫老、止一弱子、因脫簪珥、焚香拜、囑付蒼頭、寄河西老嫗撫之、乃更衣密縫、同時自縊、死時酷暑、越六日而屍皆不變、府縣皆請旌焉、

黃氏

黃氏、東陽樓廷挺妻、有殊色、兵入其地、黃氏夫婦及其子皆被執、強之不從、乃磔其夫脅之、黃氏大罵、復殺其子、罵益甚、遂併殺之、

和堂六烈婦

和堂六烈婦、皆東陽三都人、一王氏、樓廷策妻、一陳氏、樓賢材妻、一蔣氏、樓用意妻、一李氏、樓用京妻、一吳氏、樓用孝妻、一王氏、樓用聲妻、山寇猝至、六氏知不能逃、齊赴水死、予爲六烈婦謠曰、馬蕭蕭兮女心怵。前路茫茫兮我行焉適。我行不前兮兵來何疾。兵逼我兮我將奈何。衆目相視兮涕滂沱。婦不得復顧其夫兮。姑不得顧其子。與其生爲兵子婦兮。孰若不辱其身以死。坤之水兮其波澄澄。相攜一擲兮以畢此生。娥皇吾姊兮。姒女英。

虞氏

虞氏、東陽趙忠與妻、年二十餘、寇至、家貧不能遠避、而土寇忽至、虞氏攜三歲兒急走、被執、拉諸馬上、投而下者三、兵知不可辱、[illegible]剌其脅以死、

張氏

張氏、東陽陳廷雪妻、平日事姑甚謹、奉姑避山寇他處、姑歸、以其青年而留、張氏語其夫曰、焉有爲婦而避地棄姑者乎、因偕夫歸、而值寇適至、被執而罵、寇以刀叩頸、乃厲聲曰、殺郎殺、號我何爲、遂殺之、

陳氏

陳氏、東陽倪艮淘妻、素恭順、修婦道、寇至見執、乃投於西湖潭中、土寇以鐵鈎裂其體爲四、聞者哀之、而予志以詩曰、裂我身。完我名。百裂我。我不驚。狗能蝕月。月不虧。月明。寇能毀玉。玉不損。玉英。

馬氏

馬氏、東陽張文泰妻、避寇山中、兵搜山、擒置馬上、與所掠衆婦從山岡出、其下有清水塘、自馬躍入水中死、予記事至此、而贊以詩曰、馬上佗。刻難活。生何憂。死何樂。塘之水。何淪漣。清淨界。迎我前。與波沒。爲水仙。強草寇。汝無然。汝入地。我在天。

金氏

金氏、東陽監生許鈁京妻、奉姑偕女媳、避兵山莊、猝遇追騎、姑當其前、金氏身障之曰、殺我、免我姑、奮奪其刀、十指俱斷、濺血數尺、兵駭去、姑與女媳皆免、病創而卒、

論曰、金皷一震、青娥紅粉、半入軍營、其能以名節自完者、千百中僅得一焉、嚴霜零而百草萎、而貞松之色不彫、洪濤決而泥砂漂、而危石之立益卓、彼雄弁悍卒、縱其淫殺、自謂得志、而不知適以成其節也、

盛氏

盛氏、金華金應妻、年未二十而寡、守節終身、壽至百歲、猶健、時稱孀閨人瑞、

王氏

王氏、金華諸生李時瑞妻、年甫二十、時瑞亡而寡、其弟時珍繼卒、妻陳氏、年十八、娣姒同志、並勵霜操、以奉其姑、有司表其門曰雙節、

錢氏

錢氏、金華陳良棟妻、年未二十、而夫亡、撫其子茂榮長、而娶媳朱氏、年方及笄、而茂榮亦亡、姑媳相依、食貧勵志、久而彌堅、姑年八十、媳亦守節三十餘年矣、

時亦稱雙節云、

倪仁吉

倪氏、名仁吉、字心惠、義烏吳襄教公孫之藝妻、浦江尚忠倪公之女、給諫公仁貞女弟也、生秉慧資、幼習女訓、兼通文史書畫、針刺各極工妙、年十七、歸之藝、不三年、之藝亡、仁吉年二十、無子、育其侄三人以後之藝、誓不更嫁、事其姑龔氏甚謹、年八十、全節而終、奉旨建坊、所著詩文曰凝香閣稿、仁吉初爲艷體詩、作宮意圖一册、爲生平得意之作、既乃脫落華艷、一歸平淡、所著文亦閒雅無凡近態、作小楷行眞、法本王大令授筆訣於其兄楨山、精妍遒媚、如初月出天、華星列漢、迄今得其片楮、皆足珍賞、其畫小幅山水、毫翰細潤、册粉灑落、近學文徵仲、而遠可不愧趙鷗波、其繡則色染既工、運針無迹、予嘗見其自繡心經一卷、素綾爲質、刺以深青色絲、若鏤金切玉、精微潔淨、妙入秋毫、醫者金丈、曾爲予言、倪氏貌古氣蒼、晚年戴絨帽、着褐衣、一室中、焚香晏坐、較勘圖史、或風日佳娛、命竹輿、帶女婢、流覽山水、得句、則出名紙、以精毫書之、類山野間耆儒名士、不類閨閤中人云、

論曰、貞婦倪氏、既成共姜之節、宜迸絕諸好、不嘗

留心藝事、揚聲集譽、似矣、夫人之秉性不能以齊、
天授絕質、豈能自掩、長孫皇后德冠六宮、而所爲
詩、乃陳隋靡習、顏胥公貞忠貫日、舉止談諧、雜出
神怪、生既大節無虧、即餘習未忘、惡足苛論哉、

任星娘

任氏星娘、東陽任君實女也、年十六、所居曰橫店、女
雖居市宅、而足不踰閾、有少年馬裁縫者、常爲女成
衣、女鉼與言長短宜稱、心疑其可狎、一日任家作盂
蘭盆會、女已鍵戶臥、裁縫匿門外不去、其傭曰朱蘭
見之、裁縫與之帶而釋之、蘭疑女與裁縫有約、而女
不知也、翼日、女織於樓、蘭示以帶曰、汝做得好事、持
其陰而謔之、女怒叱去之、遂告其母、母以告其父、父
聾翁也、高言之則恐四隣之知也、低言之則不聞也、
女因告其兄、兄不欲彰、隱之、女怒、遂引利刀斷其喉
而死、朱蘭懼、亦自殺不死、署篆浦江令邢世瞻臨驗、
壯女之節、念曰、蘭不死、必取供成獄、獄成、踰年矣、且
傷烈女心、因命無治療、蘭仍死、邢侯乃通詳三院、撫
院朱公軾具題於部、　特旨建坊、
國朝定鼎八十年、吾邑貞烈類不乏、而得建坊旌表
者、惟任氏一人、皆邢侯力也、予爲詩以褒烈女、併頌

邢侯焉、詩曰、術刀切頸似風輕、至性貞同鑄鐵成、人
似藐姑處靡剎、大教豎子顯賢聲、青閨吏出衙喉烈、
彤史難專斷勞名、笛語勞人休暗揣、羅衫血色自分
明、頌邢侯曰、鐵石錚錚二八年、請旌即兒亦前緣、得
逢茂宰千秋遇、更值中丞一代賢、不惑浮言因有斷、
斬除支節豈無權、進前落後俱埋沒、誰問霜飛六月
天、時皆憾馬裁縫爲漏犯、予曰、能免人戮、難逃天誅、
不一年、裁縫見鬼伯捉之、狂言暴死、

杜氏

杜氏、東陽溪頭吳■妻也、夫亡、遺一子、養弱女爲
媳、已而子亦亡、乃嫁其媳、孤居有年、族豪收虞氏之
聘、而逼使嫁之、乃仰藥而絕、蓋氏自夫亡、即藏砒石
於身久矣、事聞於官、時邑令史窮治諸頑、殫其貲、而
事亦寢、婦亡之夕、見夢於其妹、妹曰、吾姊毋乃有他
變乎、翌日、聞已死、凡主婚爲媒、及欲娶者、不數年、皆
相繼死、予曾有詩曰、哭夫淚盡又亡兒、毒石藏身臥
起隨、十載俱栖燈焰活、三餐都向劍頭炊、無端鬼伯
催行急、正是人言（砒有名信、俗呼人言）可試時、生怪隣村老客
婦、綢顏重剃嫁時眉、

徐氏

徐氏、東陽觀里徐平侯女、許字芾氏子、未嫁而夫亡、芾無可倚、在家守制、椎髻荊釵、髮尼衫履、始終一節、今五十矣、

李氏

李氏、許字雙溪徐氏子、郎亡、將改醮、其弟、李氏怒曰、叔可妻嫂乎。痛絕之、其後他姓求者、亦概絕之、今三十七八矣、女善𥛚家、父母亦安之、李氏所居梅樹村、三家樵戶、無多識字、女乃嶄然自立、靈芝瑤草、無種而生、難矣、

近六十年來、吾邑貞烈、卓卓可旌者十人、而未嫁守節者四人、皆出於徐氏、一宗徐郭氏、徐李氏、則徐氏媳、芾徐氏、則女而又有盧徐氏、名阿巽者、諸生徐秉圭女、伯德先生女孫也、幼許字盧枝長、年將二十、猶童子也、父母鬱不樂、女不爲意、未成婚而亡、女聞訃、夜自縊、氣已絕、以麝香灌之、復甦、力求奔喪、克修婦道、合郡之士、共爲詩文志之、合而刻之曰表貞集、

毛氏補

毛氏、義烏環溪王作霖妻、年十九而美、順治二年、土寇臨境、焚掠、舉家皆逃、毛氏初生子、不能行、夫曰、奈汝何、答曰、我必不出門前一步、寇至、先取其懷中子殺之、挾婦去、婦罵不絕口、遂殺之、果死門前云、

王氏補

王氏、義烏倍磊陳家桂妻、年餘三十、順治二年、土寇至、逃入八寶山、賊獲而挾之去、罵不絕口、行至李鋪街、乃躍入塘、而寇復抱之、罵益甚、遂殺之、婦遺三子、諸孫繁衍、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六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黄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仙釋傳　異術

傅大士　釋

（梁）傅大士、名翕、字　鳳、烏傷農家子、爲人端靖淳和、無所愛着、少與里人漁、以籠沈水、祝曰去者去、止者留、自是他漁者輙竟日無所得、一日遇胡僧、曰嵩頭陀、與語因地、因令臨水自照、乃見頂光莊嚴法相具足、卽悟前因、乃曰爐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當度衆生、何暇思天宮之樂乎、因問修道之地、僧指松山下雙檮樹、曰此可矣、大士因棄家修道於此、所居恒有虎、卽以餘食投之、虎卽馴伏、所投之食、咸化爲石、五色通明、大通六年、令弟子奉書武帝、帝知其神異、卽勅闕者、預鎻諸門、大士出木槌、叩一門。諸門洞啟。直入善言殿、唱拜不從、徑登西國貢榻、帝問師事從誰、答曰、從無所從、師無所師、事無所事、帝大異之、親爲設食、特詔供養於鍾山、朝野傾矚、後復還山、前此兩樹、根株異植、枝葉連理、各有異氣、出木

家中、經行其下、嘗聞天樂、時降甘露、因於其間、置刹號曰雙林、始爲輪藏以轉諸經、嘗登山經行次、忽有奇雲五色、圍繞其身、經月不散、因號其山曰雲黄、所示法要三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行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四語鮮會。又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又心王銘有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紹泰元年、告衆曰、我聞大覺捨頭目財法利安六道、佛法欲滅、先有衆災、雲集、人民困苦、如今所見、次第當至、誰能者爲一切、遺身度世、於是上足承言法事甚衆、大建元年、示疾卒、其事詳載徐陵所撰碑中、

論曰、大士三偈。旨趣幽玄。機鋒險峻。其第一偈卽儒者談理、豈能遠過。其第二偈則趙州臨濟啟關發鑰之語、不謂達摩未來而大士之言默符眞契。奇哉、

惠約　天台智者大師另是一人

惠約、卽智者大師、姓樓氏、名靈粲、烏傷之山里人、家

世爲郡掾吏約生而聞斂、未嘗食餅、不衣綵纈、年十
二、至剡窮究經藏、既乃師事惠靜、靜才識清遠、爲時
名僧、每相賞異、因改名惠約、齊竟陵王鎮會稽、招禮
之、剡令周顒慕其清勝、去官皆與至都、住草堂寺、司
空褚淵請講淨名勝鬘經、淵嘗疾、約往問、淵在寐中、
聞有人曰、菩薩來也、驚覺而約適至、坐頃、病忽瘳、淵
益神之、及爲尚書令、請於帝、居約省中、左僕射王儉
亦相信從、亦請約居省中、或曰師既絕穀、清虛高蹈
物表。而屢接朝貴。毋乃未忘勢乎。答曰、貧道意樂便
往、不知其他。已而儉卒、約還草堂寺、而與與沈約與

周顒皆至、一見嗟異、以爲道安惠遠之流、隆昌中、沈
除東陽太守、遂與共舫到郡、遊金華赤松澗、經年斷
穀、但進麻麥、時有道士居此、爲山精所苦、觀宇空廢、
長山令徐伯超、請約居之、約直往臥、忽二青衣女、資
質姝麗、從澗中出、約與語、女頂禮而去、會沈約被代、
因還草堂、天監中、沈約爲尚書僕射、啟請約居省中、
後沈爲丹陽尹、一日神氣不樂、仰頭視屋、謂約曰、昔
王褚二公、並爲京尹、供養法師、今弟子復得繼跡前
修、嗣朝賢居此者、亦應相奉、弟子朝露耳、不知師當
復見如弟子輩者幾人、約瞪目良久。乃曰檀越福報

既足。方便輪轉。貧道應助世教。別有緣合。當非復此
屋也。沈曰、弟子當見法師此時否、答言不也、沈指同
坐客應豐之、曰此少年見否、答言不也、沈不懌而起、
其年沈卒、後一年應豐之亦亡、豐之始病、進藥曰、無
用、約公言驗、吾必不起矣、天監十一年、武帝始請相
見、每與談說、動經晨夜、一日延約於內殿、先行頂禮、
法師勿使外人知、少選、約合掌入澡瓶中、成五色雲
臺。結跏正坐。須臾之間。復身如初。亦謂帝曰。貧道身
入澡瓶。亦請陛下弗使外人知。若是本色道流只當云貧道受陛下頂禮
願陛下。弗使臥知。智者六師用許多神通止足生其崇信不是開其本覺帝於是執弟子

禮、北面受戒、每與約語、呼爲闍黎、與臣下言、稱爲智
者、自皇儲以下、莫不受業、京邑名僧士庶、著弟子錄
者、四萬八千人、中大通於所生宅、置本生寺、詔所居
里、爲智者里、大同元年、有疾、謂弟子曰、我見道場內、
有老翁被髮執錫、女見否、遂卒、帝臨其喪、詔塔於寶
誌墓傍、始知所見老翁、即誌公也、本生寺樹碑、蕭子
雲撰文、草堂寺碑、王筠文、

論曰、智者大師、能已褚淵之病、而不能緩沈約之
死、能入澡瓶結跏趺坐、而不能使梁武無臺城之
阨、非道不足、良由聚散成毀。道之自然。即其身尚

不能逃。而能有術以濟人哉。齊梁君臣。不知反身求道、以立邦本徒姿希福田利益誤矣。

千歲和尚以入浦江之時爲序故列之智者之後

千歲和尚、相傳中印度人周威烈王十二年降生、左掌握拳、因名、寶掌、魏晉入中國、入蜀禮普賢、留大慈、不食、日誦般若等經千餘卷、有詠之者、曰、勞勞玉齒寒。似逆巖泉急、有時中夜坐、階前鬼神泣。一日謂衆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六百二十有六矣、故人以千歲稱之、旋遊五臺、南歷衡岳、匡廬、笻入建業、會達摩入梁、叩請證悟、梁武帝以其年高、延供內庭、未幾如

吳、作偈曰、梁城遇導師、參禪了心地、飄零二浙遊、更盡佳山水、至浦江、里浦山下、遇一老人、問欲何之、師曰、訪地修行、吾將老焉、老人曰、北山峰巒奇聳、中有石窟、如方丈、號浦巖、宜有道居之、値中秋、遂抵巖下、見其山泉秀潔、月白風清、師乃歌、有行盡支那四百州。此中偏稱道人遊。之句、遂結茅於此、而名、其山、曰、寶掌、一夕雷奔電掣、巨石突起菴前、因名、爲飛來峰、師夜誦經、有五人聽講、問之、曰、吾山中五通神、居巖北石上、因名、曰五通、遊戲峰旁有一石、師常晏坐、因名、石晏巖、時有朗禪師、與師友善、師遣白犬、馳書朗、答、則使青猿、故有題朗壁者云、白犬啣書至。青猿洗鉢回。師住寶掌十七年、一日告其弟子慧雲曰、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合將謝世、說偈而瞑、慧雲得師丹訣、住東巖下、能使巓頂開闢、龍虎皆伏、號伏虎禪師、

論曰、寶掌能以神丹自壽。服食練形之學。釋氏之所不取。及遇達摩。乃始證悟。而卒以授其徒。毋乃結習未忘耶。

具胝

(唐)具胝和尚、新昌章氏子、在金華山、初住菴、有尼曰、

實際至、戴笠執錫、遶座三匝、曰道得即下笠子。如是三問、皆無對、尼便去、曰日勢將沉、何不且住、尼曰、道得即住、又無對、尼去、具胝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不如棄菴、往諸方參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無去、不日將有肉身菩薩至、逾旬而天龍和尚果至、具胝迎禮、具陳前事、龍豎一指示之、具胝當下契悟、自此凡有學者參問、惟舉一指、別無提唱、有供過童子、每見人問事、亦豎指祇對、人謂具胝曰、和尚童子亦會佛法、胝一日潛袖利刃、問童曰、聞汝會佛法是否、童曰是、曰如何是佛、童豎指、胝以刃斷其。

指童叫喚走出他日胝召童童回首曰如何是佛童舉手不見指頭豁然大悟胝將卒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禪一生用不盡

論曰或疑具胝豎指則是其徒豎指則非乎曰是則皆是非則皆非惟斷去其徒之指方不於指上求佛法方知一身揚眉瞬目擊拳翹足莫非佛法且道佛法在指頭還在目中也不在指頭也不在目中須知見從何起起無所起如是則賓中主主中主歷歷分明

貫休

貫休姓姜氏蘭谿人嘗得十五羅漢梵相貌之尚缺其一夢有告者曰師之相是也遂爲臨水圖以足之至今十六應眞在蘭谿大雲寺錢鏐稱吳越王休投以詩曰貴逼身來不自由幾年辛苦蹈林邱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閣豈羨當時萬戶侯王傳語由十四州宜改四十州乃相見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孤雲野鶴何天不可飛遂泝江西上至渚宮高氏優遇之館於龍興寺亡何入蜀蜀王建客遇之令主東禪院錫號禪月大師曰致茶藥之屬嘗有內宴貴戚滿座休亦與焉建曰師試誦近詩休即吟公子行云錦衣鮮華手擎鶻閒行氣貌多輕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王是何物撫節高唱旁若無人客皆大怒休少工篆隸荆州成中令洞就問筆法休良久曰此事須登壇而授詎可草草言之成亦怒去又每得句輒自語曰只堪供養佛嘗贈人云風清江上水霜灑月中砧得句先呈佛無人知此心其自貴少諧如此休公詩巴會禪傳者以爲自知心之難如此登鄱陽寺閣詩曰寺樓閒縱望不可到斜暉故國在何處多年未得歸寒江平楚外細雨一鴻飛終學於陵子吳中有綠薇春日山行曰重

疊太古色濛濛花雨時好山行恐盡流水語相隨黑壤生紅朮黃猿領白兒因思石橋月曾與道人期他句如一林湘渚月千古獨醒人壑風吹磬斷杉露滴花開何年今夜意共子老孤峰絕句如霜月夜徘徊樓中羌管催曉風吹不盡江上落殘梅皆稱佳唱當時與齊己齊名有西嶽集十卷吳融爲之序弟子曇域增爲二十五卷

論曰吳賜如云有唐風雅旁逵彼然靈澈遂入作者閫域然皆假津要貴托乘名流以資輪翮禪月崢嶸晚季周遊萬里顛頑王侯瀑既敷宗風尙

振。會理收。時托諷喻、覓其旨趣、蓋非詩僧

保暹

（五季）保暹、字希白、金華普惠院僧、景德初、陳克所序九僧詩、暹其一也、寄行肇上人曰、舊隱湖西寺。青青千萬峯。來書度深雪。歸夢斷疎鐘。開口與時僻。論心似我慵。流年共衰鬢。昨夜又聞蛩。重登文兆師水閣曰、重來共倚欄。臨水景多閑。高樹下殘照。寒潮平遠山。夜吟長負宿。秋病久思還。早晚離城裏。從茲定掩關。寄白閣元貞曰、一從歸白閣。更不入長安。絶頂無人上。西風徹夜寒。懸崖垂雪度。飛瀑過雲看。應念馳

名者。青門得路難。秋居書懷曰、默默疎林下。獨知秋氣濃。半生猶是客。後夜更聞蛩。吟苦仍成癖。年衰自覺慵。終期拂衣去、江上有諸峯。皆精、婉、有貞元遺響、

（宋）德謙禪師、居武義明招山、道風遠播。機峰峭峻。不遜雲門雪竇、非深透禪理、不能領會、故不錄其公案、

（明）千巖和尚、臨濟正宗、中峰嫡嗣、居義烏五雲寺、子嘗見其語錄、宋學士濂時至寺叩請、至今猶存學士亭遺迹、婺州儒者、諸吉禪、至宋學士始深悟佛乘、臨歿、作觀化帖、以儒者不識禪理爲惜、末句云、世人不信、可悲可歎、全文見集中、其所得於千巖深矣、

定光佛

定光佛、姓徐、金華十九都、寧塘人、出家祥符寺、法名志蒙、好衣緋繡、往來闤闠間、句錢市蔬首、充饍、故名猪頭和尚、或伺所遺骨、終不能視、凡言災福皆驗、在婺三十載、景德三年秋、忽往三衢、郡人堅留不可、抵衢之吉祥院、即今天寧寺、形態顛狂、見有新人過市、揭簾咬其頸、從者大驚、驅之、乃曰、三籜麻繩二籜斷、不諳其意、女歸一月縊死、以一籜未斷也、一朝往南市、向人家彝閣、持棒驅出、悉除厥穢、穢沉底、發之見毒蛇蟠其下、一家得全、事多此類、衢守異之、招而

與之食。守有女。年十九。未能言。覩見師、即朗聲曰、此定光佛也、師曰、泄吾機者、織女也、女即坐脫、師歸濼浴畢、乃作偈曰、古貌昂藏、法中之王、猪首千個、不把片嘗、剛其眞性、吾是定光、說畢亦坐脫、越七日、異香滿室、後寺火盡燼、師眞體獨存、趙清獻公抃爲之讚曰、散聖初來自狂走、盤飧一日一猪首、迄行坐脫世始知、古佛定光化希有、敎言能伏災火風、大士同慈喧衆口、爲霖救旱享克誠、嚮應未嘗逾所守、衢人知恩思報恩、廣殿深藏宜不朽、

月明岩慧光佛、無考、故未立傳、

邢侯

邢侯、諱樋、行第九、金華赤松鄉人、母麥、金、巾、神、入、懷而誕。生有膂力。宋慶曆間。應武科不第。歎曰。大丈夫生不過時。當廟食百世。卓立而卒。鄉人立廟紫巖祀之。紹興間。命師於淮上禦敵。見陣前有神長三丈。揚旗、書護國、邢九、公。軍得全勝。此後師中皆祀之。開禧用兵。疾疫大作。侯顯靈而獲痊。勅封忠佑侯。廟曰康濟。又封剛應廣利忠佑侯。勅封者三。凡鄉民水旱疾疫、火盜。禱之輒應。鄉剛中題其遺像曰。氣宇不凡。面猶心赤。歿爲靈神。生爲豪傑、護國佑民。恩封三錫。冕旒衮衣。萬年血食。

白砂祫利侯

金華之南鄉。有白砂堰。三十有六。首鄉輔蒼。尾跨古城。極旱不涸。極澇不潰。灌田不知幾千萬畝。民用饒足。皆藉祫利。侯靈既。侯姓盧、字文臺、漢末、討赤眉有功、嘗著勳跡矣、所居卽輔蒼。墾田號盧坂。歿而葬焉。遂廟食其地。吳黃武六年。三月大水。廟之香火漂至白砂。遂建廟祀之。赤烏元年旱。鄉民謀開堰引水灌稻。鈀畚所及。纔三十步。巨石𡾰然隱出。役夫斂手。乃禱於侯。一夕大雷雨。空中洶洶。若喊聲。迨明石已闢。三十六堰以次而成。唐僖宗封武威侯。錢氏有土。封保寧侯。宋政和間。乃賜廟號祫利。淳熙間封靈既侯。自漢末至今。千有餘年。吾惠顯靈。民受其賜。毋歲秋。州里及他境之民。揚旂捧香。以千萬計。今欲存三佛五侯遺蹟。訪得杜伯高碑記。予節畧志之。

錢侯

錢侯、諱佛紀、行三、義烏智者鄉人、少學法於母舅鮑六郎、又師匡廬道士。盡得其符呪指訣、能驅魔祟。起危疾。一日與邢侯鬭法、從地湧起石塔、擲竹葉於水、化爲魚、冷水熱沸、卒爲神、淳祐二年、臨安火、侯往救、火卽滅、理宗勅封火應侯、立廟古盤山、一切水旱癘疫、禱之輒應、鄉民至今祀之、東陽有錢侯塑像、貌白晳。恂恂儒者。戴烏巾。金帕額。捏訣。介而坐。殆卽侯也。

陳侯

陳侯以行稱百廿五云、橫溪人、赤臉、睜目、昂鼻、長鬣、剛、稜、雄、起、猛、氣、逼人、少貿易、折本、囊空無所向、獵於山。生擒白額而歸。歿後、顯靈、明時盜發、用銳、鬭者怯、侯以陰兵翼之、誅其魁、搗穴、殲之、封鐵應侯、廟食至今、東陽有陳百廿五相公、凡搾戶油車之家皆奉爲香火、其卽侯耶、其非侯耶。

皇初平 仙

（晉）皇初平、蘭谿人、幼牧羊、忽失之、四十餘年矣、一日其兄初起之市、見一道士、言初平在金華山石室中、走索之、椎髻搖鬣、猶故時容、叩其所爲、曰牧羊耳、羊惡在、曰在山東、往見白石磊磊、以爲誕、初平叱之、石皆成羊。飲齕萬態。初起大駭、下拜師事之、絕粒服松脂茯苓、在赤日中、無影、遂俱仙去、其地號赤松澗、相傳神農時、雨師遊此、以火自焚、其松盡赤、初平得道、因取以自號、與張子房所云赤松子不同山腹爲觀、觀傍古松百餘、丹井出焉、熙寧中、道士且食、忽見松間羣雞皆振

羽鳴、異。而跡之、有物如彈丸、光焯然、如電、欲流急擲而留之、奮俄、指臂、如灼、大詫、謂此、必丹也、欲啓而吞之、則化爲蟾蜍、色如瑩玉、伸手攫之、透指而出、遂失所在、至今深夜凉月高秋。時見神光浮峰頂上下。其形如鳳。沈約赤松澗詩曰、松子排烟去。英靈渺難測。惟有清澗流。潺湲終不息。神丹在玆化。雲軿於此陟。願受金液方。片言生羽翼。渴就華池飲。饑向朝霞食。何時當來還。延佇青崖側。唐宋邕詩曰、莫道眞遊烟景賒。瀟湘有路入金華。溪頭鶴舞春常在。洞口人間日易斜。一水暗迴低繞澗。五雲長往不還家。白羊成冢難收拾。吃盡山中苜蓿花。或載曹唐

馬自然

（唐）馬自然、名湘、建中元年、八月十五日、南自霍山、至永康延眞觀前、指庭松曰、此松已三千年矣。當化爲石。已而果然。忽大風震電。石作數段。刺史楊發异其兩石入郡齋、以其二置龍興寺九松院、霜皮鱗皴、各高六七尺、深三尺、故根尚存、其時他山松、亦有化者、湘爲人類風狂、能與人治疾、不用藥、但以竹杖擊病處、或指之、吹杖頭、如雷鳴、疾卽愈、又喜爲詩、相傳其登泰山詩曰、太初一分何處尋、空留曆數變人心、九

天日月移朝夕、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含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漫作驅山計。江海茫茫轉更深、馬自然不知何許人、浙東志載馬湘錢塘人、或曰鹽官人、少爲小吏、好經史、工文學、嘗遍遊方外、至湖州醉墮霅溪、經日而出、衣不沾濕、指溪、溪卽逆流、每飲酒白塔巷酒肆、醉謂主人曰、我今且仙、無以酧宿逋、乃出囊中藥、點酒器、並爲紫金、宋大中祥符閒、卒、葬於杭、明年東川奏梓潼縣有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杭人發其冢、止存竹杖、其卽此人乎、

趙炳 異術

(漢)趙炳、東陽人、能爲越方、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卧伏、地可縛、以盆貯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時遭兵亂、疾疫大起、炳與閩人徐登遇烏傷溪上、各試所能、登乃禁水、水爲不流、炳卽禁枯木、木遂生荑、其道貴清儉、惟酌東流水、削桑皮爲脯、禮神行禁、所療皆除、後炳東入章安、今臨海縣人未之知、炳乃升茅屋、燃鼎而爨、主人驚呼、炳笑不應、炊畢、茅無所損、又嘗臨江欲渡、舟未發、炳賜張葢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百姓信服、從者如歸、章安令以其惑衆殺之、而民爲立祠曰趙侯廟、至今蚊蚋不入、今白嶽大帝郎其人出天台志

論曰、二皇淸修絶衆。實安期羡門之流也。况寄跡幽勝。託賞藻翰。著撰之家。類喜稱述。馬湘知老松化石。興圖並載。趙炳好爲禨僻。事怪典常。然范史拖攈子皆稱之。趣舉方聞。豈能獨遺哉。

方技傳

戴思恭 朱震亨醫案附見

(明)戴思恭、字原禮、以字行、浦江人、洪武中爲太醫院御醫、寵賜優渥、三十一年、上不豫、肇出御左順門、名諸醫侍疾無狀者、皆付獄、顧原禮曰、汝仁人也、罪無預、汝無恐、太孫卽位、誅諸侍疾者、拜原禮院使、諸王入臨、太孫爲道前語、皆勞原禮有加等、且爲讚詠、方文皇帝爲燕王時、嘗患瘕、久不愈、召原禮、原禮視疾已、問王何嗜、曰嗜生芹、曰得之矣。投之以劑、夜暴下、視之、皆細蛭也、原禮之學、得之朱震亨、震亨初習醫時、方盛行大觀方。震亨疑之、曰用藥如持衡。隨物重輕。而爲前却。古方新病、安能相値乎、於是出門求師、走宛陵建業、不得、還至武林、乃得羅司徒知悌、知悌字子敬、宋寶祐中寺人也、得金劉完素之傳、名守眞人稱劉河間。震亨造謁、十往返不能通、震亨乃立其門、大風雨不去。或告羅曰、朱彥修、江南名士、不可失、知悌遽見之、如故交、言醫之要、必本素問難經。而濕。熱。相。火。爲。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又長沙張仲景詳外、東垣詳內、必兩盡之。方無所憾。醫家大旨括於數語區匽之學、泥之且殺人、震亨聞之、夙疑氷釋、學成而歸、每治疾、巧發奇中、諸醫皆驚、或訕且排之、卒乃大服、皆願爲弟子、大江以南、莫不知有丹溪先生者、江浙省臣討閩、深入瘴地、病還、將北歸、震亨診之、曰二十日死、倘在三衢時、召我可使還燕、然亦不能生也、如期卒於姑蔑、又權貴人以微疾召、危坐中庭、列三品儀衛、震亨入診、不言所病、出告人曰、三月後當入鬼錄、尙以貴驕

人耶亦如期死一少年病熱兩顴火赤躁而求於庭
不自禁將蹈河震亨曰此陰證也製附子飲之衆皆
愕飲已疾如失一女子狂而譫如鬼憑之切切私語
求震亨治震亨披帷掌其頰責其有外心女驚啼侍
者亦訴已而疾良已蓋是女已字而遠塒也他奇多
若此在諸書中不載原禮初學醫卽師震亨震亨盡
以其業授之而醫益有名治多奇驗原禮從叔仲章
六月患大熱面赤口譫語身發紅斑他醫投以大承
氣湯而熱愈極原禮脈之曰左右手皆浮虛無力浮則
表證虛則不以羌芷發汗宜非眞熱也張子和云當解表而勿攻
裏法當汗遂用附子乾薑人參白朮爲劑烹液冷飲
之大汗而愈諸曁方氏子婦瘧後多汗呼騰易衣不
至怒遂厥如死灌以蘇合香丸而蘇此後聞人步重
或雞犬聲輙厥原禮曰脈甚虛重取則散是謂汗多
亡陽正合經意以參芪補之驚漸減浹旬而安松江
諸仲文長夏畏寒常挾重纊飲食必熱如火方下咽
微溫則嘔他醫用胡椒煮伏雞啖之至三病愈亟原
禮曰脈數而大且不弱劉守眞云火極似水此之謂
矣椒發陰經難能取痰祇以益病以大承氣湯下之
晝夜行二十餘回減纊之半復以黃連導痰湯加竹

瀝服之竟瘳姑蘇朱子明之婦病每長號數十聲暫
止復號人以爲中厲莫能療原禮曰此鬱病也痰閉
於上火鬱於下故長號則氣少舒經云火鬱則發之
遂用重劑涌之吐痰如膠者無算乃復初樂原忠妻
亦蘇人也因免乳後病驚身翩翩如升浮雲舉目則
室廬旋運持身弗定他醫補虛定驚皆無驗原禮曰
左脈芤且澁神色不動是因驚心包絡積汚血爾
法宜下之下積血如漆者一斗卽愈留守衛吏陸仲
容內子病熱妄見鬼神手足瞤動他醫用黃連清心
湯不應原禮視之曰形瘦而色不澤乃虛熱耳法當
用李杲卽李東垣以甘溫除大熱之法爲治卽經所謂損
者溫之者也服人參黃芪而安此宋文憲濂所記原
禮醫既有名吳中高士王賓願受方書原禮曰北面
拜受乃與賓不肯一日原禮他出賓入室取其書去
賓不娶臨死以書授盛寅侍文宜兩朝皆有聲

論曰宋潛溪云醫之爲道本於素問內經其學一
壞於開元再壞於大觀執一定之方治無定之病
刻舟求劍不究軒岐微旨宋之錢仲陽獨能發遺
經之秘而擴充之金之張劉李諸家又從而衍繹
之於是內經之學大明劉氏之學朱彥修得之最

深大江以南醫本內經彥修發之也原禮其高第弟子用心最篤造詣最精故察症無不中昔司馬子長作倉公傳所載治病之狀甚具予因采摭宋氏之文列之於傳朱彥修依元史載文學傳其醫法則附見於此

虞摶

虞摶號天民義烏花溪人其醫術法丹溪應手多驗著醫藥正傳盛行海內至於晚年折肱之餘匠心獨契以神術名兩浙復著方脉發蒙域外奇觀證治真詮等書散失不存已而族孫國鎮令香山病劇得國

手熊翁藥之而愈翁年百歲飄然若仙出證治真詮示之曰此君家天民書也吾挾此以遊大江之南活人多矣君其布之予得真詮觀之多類戴復菴證治之法復菴師丹溪而其法不純乎丹溪觀戴氏證治可見也凡學必至之而後能知之真知之而後能傳之今天民書具在苟能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不妨使其術昭揭古今惜予非其人也謹錄其概以待後之留心濟人者原書無醫案故不及錄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七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校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來宦傳一

范汪　袁宏　山遐

（晉）范汪字玄平少孤貧燃薪寫書寫畢諷讀亦徧博學多通善談名理以從溫嶠平蘇峻功賜爵都鄉侯累佐庾翼軍府有名桓溫代翼爲荊州復以汪爲安西長史蜀平進爵武興縣侯溫頻請爲長史江州刺

史皆不就自求爲東陽太守溫甚恨焉在郡大興學校甚有惠政旣而桓溫北伐令汪率文武出梁國以失期免爲庶人論者爲之歎恨

袁宏字彥伯陳郡人爲人有機辯謝安領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守東陽安祖之冶亭時賢皆集安以一扇贈行宏曰敬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卒於郡郡人思之爲立仁風坊所著有東漢紀咏史詩東征等賦

山遐河內懷縣人濤之孫簡之子也建元中爲東陽太守政尚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多重人豈郡

多荼蒡抑楚毒之下、莫能自固耶、遐處之自若、郡境
肅然、

殷仲文

殷仲文、義熙間爲東陽太守、能清言、善屬文、嘗登三
邱山、慨然悵望、後人思之、名曰峴山、秦置縣曰烏傷屬會稽吳始置郡曰東陽唐曰婺州後晉曰武勝軍宋曰保寧軍明初曰寧越後名金華凡言東陽即今金華
論曰、仲文在婺有惠政、使人思之以名其地、而以
末路爲累。人謂言之。廣輿記因易爲仲堪、然以庾
信枯樹賦考之。其爲仲文不易也。此地實蒙其恩。
豈可因其晚節而削之哉。

蔡興宗

（宋）蔡興宗、濟陽考城人、謨之孫、廓之子、孝武之世、以
吏部侍郎侍中、出爲東陽太守、清望蓋代、位至端揆、
今郡南三十里之長僊源、有興宗祠堂、碑記俱存、

伏暅王志

（南齊）伏暅、字玄曜、平昌安邱人、曼容之子、幼傳父業、
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齊名、爲東陽郡丞、在位清恪、
車服麤惡、郡多麻苧、家乃至無以爲繩、其厲志如此、
後屢典名郡、俱如在東陽時、遷黃門侍郎、國子博士
之職、

王志、字次道、僧虔子也、以吏部郎出爲東陽太守、郡
獄有重囚十餘、值至日、各釋還家、約期而反、已而皆
反、一人後期、主者請捕、志曰、此自太守事、勿憂、明日
果至、以婦產告、人服其威信、

沈約蕭子雲

（梁）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南齊隆昌元年、以吏部
郎拜寧朔將軍、東陽太守、在郡登玄暢樓、嘗賦八詠
詩、一曰登樓望秋月、二曰會圃臨春風、三曰歲暮愍
衰草、四曰霜來悲落桐。五曰夕行聞夜鶴。六曰晨征
聽曉鴻。七曰解佩去朝市。八曰被褐守山東。前七章

止言羈宦思鄉、傷離感闕之意、八章乃言守婺事、其
詞曰、被褐守山東。山東萬里鬱青葱。兩溪共
一瀉。水潔望如空。岸側青莎被。巖間丹桂叢。上瞻既
隱軫。下眺亦溟濛。遠林響咆獸。近樹聒鳴蟲。路出若
溪右。澗吐金華東。萬仞倒危石。百尺注懸淙。舉臾瀉
驚電。萃飛似白虹。洞井含清氣。漏穴吐飛風。玉寶膏
滴瀝。石乳室穹窿。峭崿途彌險。巖阻步絕通。舍平生
之所愛。欲暮年而此逢。欲一去而不還。悵邪衣之未
褫。揖林壑之清曠。事民俗之紛詭。幸帝德之方升。值
天綱之未毀。既除舊而布新。故化行而民徙。播趙俗

以南徂。扇齊風而東靡。孔雉方可馴。流蝗庶能弭。清心篤世。濁儉政革。民後秩滿。撫白雲淹延事芝懶其思深永。體兼適怨。有風騷之遺。唐世因改名樓曰八詠。而刻詩其上。約他作有去郡別吏民曰。微薄叨今宰。忝荷非昔期。唐風豈異世。欽明重在茲。飾駿去闕輔。分竹入河淇。下車如昨日。曳組忽彌期。霜載凋秋草。風山動春旗。無以招卧轍。寧望後相思。泛永康江曰。長枝萌紫葉。清源泛綠苔。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來。臨覡信永矣。望美暖悠哉。寄言幽閨妾。羅袖弗空裁。遊飯山曰。平子去已久。餘風今復追。未必遊春草。

王孫自不歸。路高村反出。林長鳥更稀。寒雲間石起。秋葉下山飛。西河方闚訓。詎得解朝衣。他事在梁史。不具載。自約後最有聞者。爲蕭子雲。

蕭子雲。字景喬。大同七年。以散騎常侍。拜仁威將軍。東陽太守。子雲風神閑曠。任性不群。弱冠績學。善草隸書。爲世楷法。百濟有使人至建鄴。適子雲爲郡。維舟將發。使人候於渚次。望船而拜。問之曰。侍中尺牘之美。流傳海外。今所求惟名迹耳。子雲乃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其子特亦善書。高祖曰。子敬之書不及逸少。今見特迹。遂逼於卿。子雲著晉書百十卷。其在東陽有贈海法師遊飯山詩。曰。真心好卯壑。偏愜幽棲人。忽聞飯山旅。萬里自相親。穴変晚傍霽。重疊晴雲新。秋至蟬鳴柳。風高路起塵。動予憶山思。惆悵惜荷巾。

論曰。金華僻郡也。攷諸前史。謝玄暉欲爲東陽。江祏不與。遂至相怨。豈非以地值近甸。繼容川色。眺帶郊郭。足以洽高人之勝致。發其清懷乎。宦此土者。苟能宣猷布化。繼武龔黃。尚矣。其有風流名牧。調瑟之暇。寄情篇什。披露山川。因以鼓吹風雅。又寧可畧哉。

王承

王承。字安期。瑯琊人。儉之孫。僕射暕子也。七歲通周易。十五射策高第。歷官侍中。國子祭酒。以戎昭將軍出守東陽。爲政寬惠。吏民懷之。未期年。卒於郡。諡曰章。承性簡貴。有風格。時貴遊咸文學相尚。罕知經術。承獨好之。發言吐論。造次儒者。每述禮易義以訓諸生。右衛朱異方貴用事。休下日。車馬填門。有魏郡申英者。常指異門曰。此中能不至者。惟大小王東陽耳。謂承及弟稚也。時稚亦繼爲東陽守。

何炯

何炯字仕光爲永康令以和理稱民懷之祀於霞裏山曰故鄉祠暨唐兼祀周王二令曰三長官祠周與王蓋逸其名云

論曰漢吳公治行爲天下第一兼知賈誼之才而薦之賢矣司馬遷去其時不遠已逸其名周與王其永之吳公哉

章昭達

陳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始從高祖起義有功爲定州刺史留異擁衆據東陽私署守宰高祖患之乃使昭達爲長山令異知朝廷必東討塞江爲守昭

達密導官軍自暨陽走義烏遂抵城下異驚迫遁入閩依陳寶應昭達再以都督將兵踰嶺頓於建安連戰破寶應擒異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昭達性嚴刻奉命出征必晝夜倍道所向有功然每飲會必盛陳伎樂云

崔義玄

唐崔義玄永徽中守婺州睦州妖婦陳碩真反僭號據州姉碩真自言仙去與鄉鄰辭訣或告其詐已而捕得詔釋不問於是姻家章叔胤妻言碩真自天還能役使鬼神轉相熒惑用是能幻衆自稱文佳皇帝以叔胤爲僕射攻睦州下之遣將童文寶以兵四千圍婺州義玄發兵拒之民間訛言碩真有神靈犯之必滅衆恟懼不前參軍崔玄籍曰仗順起兵猶或無成況憑妖妄其能久乎乃命玄籍爲先鋒而義玄統衆繼之至下淮戍擒其隸數千人有星墜賊營義玄曰賊必亡詰朝奮擊左右以楯蔽義玄義玄曰刺史避箭人誰用命命撤之士卒競奮賊衆潰斬首數千級進至睦州降者萬計遂獲碩真斬之餘黨悉平拜義玄御史大夫後朱宣和賊方臘反據險曰萬年樓即碩真故地云

論曰能奮其知勇以捍大難殲巨寇固疆圉以衛百姓此守土之大功保民之隆惠也循法華獘清理賦役次之積穀預備以救饑荒次之嚴保甲以除盜賊次之明聽斷以雪冤枉次之表賢德以振風教次之反是以觀則守土之罪亦可得而定矣

沈淸黃禑

沈淸烏城人大曆中爲婺州刺史李希烈陷汴州浙東西觀察使韓滉使淸勒兵禦賊至汴口力戰而死贈衞尉少卿立廟以祀

黃禑閩人衍爲小將喜學問軒然有志向其治婺州

有能名董昌爲威勝軍節度使表碣自副及昌反碣諫曰大王拔田畝位將相乃自尊大誅滅無種矣遂遇害人皆憫之

論曰沈黄二公官於婺而致死於他者也然而猶吾婺之良牧也不可以不志

王仲舒

王仲舒字□中并州祁人元和中州旱疫人死徙幾空仲舒爲婺守五年閭里增完按劾贓吏州部肅清監司以聞乃加金紫

杜暹

杜暹濮陽人爲婺州參軍其家五世同居暹事繼母孝在任多惠政秩滿歸民或以紙萬番贐之止受其百民乃歎曰昔廉吏受一大錢此何異哉

論曰參軍幕官即今之經歷也府志載唐婺守四十四人而號賢宦者五人暹以參軍與焉人顧可以官卑自廢哉

洪公

洪公字少卿其名亡貞元十七年爲蘭谿令信以待人勸以集事賦均而民和節度使盧群稱其如精金百鍊良驥千里云

戴叔倫

戴叔倫字幼公潤州人師事蕭穎士貞元中及第以監察御史裏行出爲東陽令建中元年奏課爲浙東最拜殿中侍御史在東陽時送前政顧令詩曰祖帳臨蛟室黎人擁鷁舟坐驚高士去繼組鄙夫留白日落寒水清風凌曲洲相看作離別一倍不禁愁將赴湖南留別東陽寮友曰智力若不足黎甿殊未安忽從新命去復隨諸僚歡曉路整車馬離亭會衣冠氷堅細流咽燒盡亂峰寒耆老相餞送兒童亦悲酸桐鄉寄生怨欲話此情難蘭谿棹歌曰涼月如眉掛柳

灣越中山色鏡中看蘭谿三月桃花雨半夜鯉魚來上灘蘭溪亭曰蘭溪亭上草漫漫誰倚東風十二欄燕子不歸春又去一汀晚雨杏花寒叔倫去思碣陸長源文宋淳熙中移其石於郡齋

錢藻

[宋]錢藻熙寧間知婺州蘇軾送行詩曰老手便劇郡高懷厭承明東陽佳山水未到意已清

蘇遲

蘇遲轍長子字伯充建炎元年以直祕閣知婺州奏本州皇祐初額羅一萬疋今增至六萬疋乞寬卹得

請如皇祐法、後遲遂家於婺、塈蘭谿霞洞、因爲祠以祀、婺之蘇氏自遲始、簡字伯業、遲之弟、累官帥廣、又帥洪、有山堂集二十卷、諤簡之子、累官江東提刑、有拙齋集、籀遲之子、累官夔府參議、少侍穎濱、見稱晁以道諸公、有雙溪集十五卷穎濱遺言一卷、

王居正

王居正、字則中、維揚人、紹興中知婺州、州額貢羅萬疋、後歲增至五倍、民大絀、居正三具疏、請減如額、復遣僚屬詣政事堂、言狀不可、督益急、居正持其檄不下、復疏陳五不可以請、遂得罷、他日居正道過婺州、州人迎拜曰、公去婺八年、吾州免二十三萬縑矣、居正素與秦檜善、及檜執政、乃失望、居正見上曰、秦檜欲圖中興、臣所心服、今設施止此、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終身恨之、額羅以蘇遲言罷矣、如何又增至五倍、豈暫罷而復增耶

吳芾

吳芾、官婺時、轉運移州供御爐炭、下其式、非胡桃紋、鵓鴿色、不中程、公報之曰、炭之期限則諾。彼深山窮谷之民。以炭爲業者。惡知所謂胡桃紋。鵓鴿色也。上方躬節儉以新風俗。臣下顧以浮侈敗之。不可。他日還朝。爲上誦其語。上曰。朕服御膳羞。未嘗問精粗。況附火取溫煖而已。豈較炭之紋色耶。

李椿

李椿、字壽翁、洺州永平人、乾道中知婺州、會詔市牛筋五千觔、椿奏一牛之筋、纔四兩、是欲屠二萬牛也、爲收前詔、以敷文閣學士致仕、卒、朱熹銘其墓、謂其逆知得失。不假蓍龜。不阿主好。不詭時譽云。

洪邁

洪邁、字景盧、江西饒州人、皓幼子也、登紹興進士、歷典大郡、淳熙十一年、出守婺州、政績卓異、婺軍素驕、一日請以緡易帛、所司難之、遂甲而譟、邁擒其渠五十餘人、劓首惡斬之、一軍肅然、孝宗聞之曰、不謂書生能臨事達權如此、又奏繕境內陂湖塘堰八百三十七所、仕至端明殿學士、卒諡文敏、邁與兄适、遵、皆有文章名、致貴顯、邁尤博洽、受知孝宗、謂其文備衆體、在婺嘗輯唐人絕句萬首、歸老時進御、重華宮、孝宗嘉歎、賜賚優沃、又書博洽堂三字以賜、稽古之榮、一時莫逾、所著有容齋五筆、夷堅志、行於世、洪遵以詞科中選、郎入舘、以不附秦檜、乞外通判婺州、有惠政、嘗修東陽志十卷、婺之有志自遵始、

趙汝安　蔡杭

趙汝安字茂實以宗室子知婺州嘗爲何基王栢於
朝
蔡抗字仲節建陽人元定孫也蔡氏自牧堂老人至
沉兄弟皆績學不仕暨抗始顯以淳祐十一年知婺
州初下車即踵何基王栢之門請主教麗澤而婺之
人士始興起於學

范之才姚舜明蕭振

范之才宣和二年九月以朝散郎官婺州不詳何職次年
重築郡城以防睦寇
姚舜明嵊縣人宣和二年方臘反睦州郡盜響應連

陷杭睦衢婺處歙六州舜明以兩浙提刑爲婺州通
判遂權州事時道阻不行舜明乃招集流亡兵數千
穿賊境入郡晨登城以覘賊飛矢雨集舜明乃以石
擊賊少却開門出戰賊遂大潰
蕭振字德起平陽人政和八年進士爲婺州司兵參
軍方臘寇東陽群盜競起婺卒懷反側欲叛應賊官
吏震慴振選諸邑土兵强勇者數千人日習戰以備
不虞異謀遂息方議城守振請以錢數萬緡傭工版
築未數月城壘屹然而民不擾

胡埜

胡埜婺州教授方臘寇婺埜以勇武自奮遇害舉家
皆歿詔贈奉議郎廕其二子

陳天瑞

陳天瑞字景祥臨海人咸淳間爲長山令有能名師
事王栢明性理之學志行廉潔宋末隱居不仕詩文
古淡倣陶靖節所著有甲子集五十卷宋亡婺州七
邑令不仕元者惟長山令陳天瑞義烏令周密周密
字公謹號草窗錢塘人工詩典雅兼善畫晚乃歸老
弁山號弁陽老人半軒集有題周草窗畫像曰宋運
既徂杭有弁陽周草窓志節不屈觀其自讚之詞可

概見焉所著書曰志雅堂雜鈔癸辛雜志齊東野語
浩然齋視聽鈔絕妙好詞藝流供奉志蘋洲漁笛譜
載金華雜志然府志義烏令無周密蓋遺之也

舒邦弼汪綱

舒邦弼蘭谿令宣和三年至任當睦寇焚掠之餘閭
閻蕩析邦弼多方撫綏卒能還定安集建縣治創新
修舊百廢具舉一時歌頌
汪綱黟縣人蘭谿令紹興中至任決擿如神歲大旱
勸富民浚築塘堰大興水利饑者得計傭以食又請
假常平錢爲糴本循環賑濟全活甚多部使列爲一

道荒政之最、後以流言去職、民相率投匭直其事、

江文衡　孫度　高叅

江文衡、字平叔、衢人、嘉定中知蘭谿、孫度高叅無考、吳師道曰、近世壁記未亡時、聞諸長老談其賢者、遠則舒邦弼、江文衡、近則孫度、高叅、是數百年所稱道者、僅此可勝歎哉、蘭人至今據吳正傳數語、相傳爲賢宰云、

論曰、爲民父母、苟有實惠及民、則雖相去數百年人代屢易、猶將樂道其事、以思之、至於其事不傳則樂道其名、至於其名不傳、僅舉其姓、而牙頰之

間、尚有餘芬、如赤子離其母之聲、而郎喜者誰謂良吏可爲而不可爲哉、嗚呼、世遠年湮、則雖刋碑而須建祠而祀、猶未深信而取憑乎賢者之一言、非能文君子、孰能如是、而言之見信於世、又豈徒以其文哉、

徐丞

徐丞、亡其名、宋建初官蘭谿丞、時縣令邱宣教、因上元會同僚宅眷、徐妻赴席、歸尤其夫曰、爾官序去知縣不遠、今知縣宅眷、華衣盛飾、我欲一釵不可得、使我面慚、丞曰、汝欲一家骨肉相保、且粗衣淡飯度日、若做得守倅、卽便從容矣、今做小官不能、何似便要奢華、非上盜於官、卽下取於民、一壞敗缺、官休身辱、連骨肉也難報、妻曰、何至是也、丞曰、縣丞極難做、凡斷詞訟、百姓得理則喜、失理則怨、公吏之輩、得意則悅、失意則怨、怨怒交至、舉目窺伺、一有不謹、小則劫持、大則興訟、喪家失身、由此始矣、未幾、邱宰被訟、遭臺勒官、取勘骨肉狼狽、徐丞後官至正郎、典數郡、廕二子、以壽終於家、

孫伯虎

孫伯虎、永康尉、陳亮薦之於秦知政事、周葵曰、伯虎

文章清古、議論純正、臨機精敏、涖政公方、化頑猾而有條、處煩劇而不亂、民有訟皆請於州、願決諸尉、及攝邑篆、民相戒毋以事至庭、永人德之、祀諸名宦、

王霖龍

王霖龍、三山人、景定五年爲浦江令、奉公勤政、百廢具舉、民有兄弟訟者、愀然曰、是令之化未孚也、乃授以孝經、俾朝夕誦、由是感悟、和好如初、嶠村岻久不輸賦、移文責之、民欣然相率、拜庭下曰、吾侯清聲稔矣、何幸得親見、悉完積負、後轉奉議郎、

徐永益

元徐永錖金華令宇友直平陽人至正間任王禕嘗曰婺之屬縣六十年爲令有循良之名者吾得三人焉義烏周自强武義許廣大金華徐永錖是也

怯失烈

怯失烈字吉甫蘭谿令至正間至任以清靜爲治惠愛爲心門無私謁庭無健訟吏不敢縱民不敢欺時詔賜天下年九十者帛二疋八十者帛一疋烈周歷境內雖窮山絕壑必親臨其家手授之帛爲道天子隆恩召其子孫而勗以孝養焉

論曰吾所見今養老者三矣詔書初下百姓鼓舞

稱慶久之則寂然無聲或踰一年而給焉而老人亡十之二矣又踰一年而給焉而老人又亡其十之二矣比至其期或賜十而給六焉或賜十而給五焉窮鄉之民輿擡至邑計所得僅足以償失各邑類然嗚呼如怯失公者不誠曠代一人哉

亦憐真

亦憐真字毅齋義烏達魯化赤爲政明敏仁恕以恩信爲本時田政久廢徭役不均乃覈實畝以定賦役值歲歉田使者將徵其稅力言之得免十之八九民深德之修學校勸農桑一切縣治官舍頹廢者盡新之民爲立去思碑

周自强

周自强義烏尹至正間任爲人性度寬厚周知物情政治大行民畏而愛之

劉元

劉元大都人元統初爲武義尹惟携一子一僕剛毅廉介一錢不取時浙東憲司搆一公堂俾元斂材遷覺元不從出曰一公何在竟拂衣歸

許廣大

許廣大天台人以進士爲武義尹政聲甚著能治訟

不決皆來質成熟溪水漬岸崩廣大築石堤以捍水患民稱曰許公堤祀名宦

論曰元制邑有達魯化赤以監政有縣尹以出政終元世每縣合不下四十人通七邑計之將三百人而可志者如此甚矣循吏之難也

王宗顯

明王宗顯字仲良和州烏江人洪武初克婺州改爲寧越府以宗顯知府事迺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爲訓導時喪亂之後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

按洪武克婺州、改爲寧越府、乃戊戌年冬十二月、遂以胡大海爲江南行省叅知政事、屯戍於婺、至壬寅二月、苗兵反、苗將蔣英始殺叅政胡大海、宗顯爲寧越知府、乃在明祖初克婺州之日、至壬寅已三年矣、蔣英之亂、孫炎諸人、皆死於婺、未審宗顯何如

張熙

張熙、洪武初爲金華主簿、及去任、朝廷遣使巡浙東郡縣、問民疾苦、邑民乃言數年前有張主簿愛民甚、民至今思之不忘、願得張君復來、使者以聞、上嘉歎、

即命爲金華郡守、以慰民望、尋遷侍儀使、再出爲紹興守、

論曰、書云。明四目、達四聰、古帝爲治四海之廣、生民疾苦、如在卧榻、而可以舉手濟之、非恃一已之聰明也。必將寄耳目於近臣、明之巡按、天子耳目之官也。而所以運此耳目者、全在人主之心、人主之心、失其聰明之宰、則雖一已之耳目、尚不爲用、况寄諸人以爲耳目者乎。積病既深、巡按之官、不但不能達天子之聰明、而反從而亂之、於是乎其官亦廢。明祖御臣以嚴、左右不敢相嘗以僞、故末吏之賢、得以上聞、朝主簿、而夕知府、豈必循資格、哉。

石珝

石珝、字信之、山西應州人、正統間知金華、適括寇起、繕城積粟、鄉民倚賴、都御史軒輗奏其力弭盜賊、食足守固、民怙其仁、兵懾其義、賴及旁邑、珝既去、遂起復還任、超陞福建左布政、累官禮部尚書、

處州賊葉宗留等起正統戊辰、巨猾陳諫胡爲之倡率、分兵四出、金華屬邑皆受焚掠、浙江按察司僉事陶成奉命討賊、立砦於蘭谿南界、以禦寇、前

後計擒賊黨數百人、以功陞按察司副使、朝廷復遣都督徐恭偕成等討賊、賊首葉宗留降、陳諫胡等以次就擒、惟陶得二引餘黨竄匿大山中、招之不服、景泰改元、得二衆復聚、出爲寇、勢猖獗、敗徐恭兵、殺三司官、沈驎、耿定、王成、成因進兵武義樹柵爲城以禦之、且戰且撫、賊黨解散、得二懼、復與四十餘人、逃入山中、可計日而殲、或忌其成功、旁沮之、而賊勢復盛、掩至柵下、因風縱火、官兵潰、成遂遇害、朝廷贈官賜諡、配享越國公胡大海祠、成死、婺州之人、如喪考妣、

李嗣

李嗣、字克成、南海人、知金華府、民謠云、廉明李刺史。愛民如赤子。祈晴便得晴。祈雨便得雨。

趙鶴

趙鶴、字叔鳴、江都人、正德四年知金華、釗強華儆、雅尚文理、集正學編、金華文統刻於署、論曰、文統選例甚嚴。類皆理學之文。蓋祖述呂東萊宋文鑑黜浮崇雅之例。其趣向可知矣。趙公能詩。見錢牧齋明詩選中。

劉澯

劉澯、字惟馨、涪州人、正德初以戶科給事中、論劉瑾去官、瑾誅、起知金華府、澯爲人貌莊行古、推誠待人、人亦不欺、清操自持、不折節上官、請託盡絕、爲政崇大體、重風教、文詞雄偉、頃刻數千言、嘗追復先儒何文定公邱墓、又疏乞何王金許四先生從祀孔廟、疏曰、奏爲褒崇正學、以隆治道事、竊惟道之顯晦有時。人之抑揚有數。時可矣。而道不顯。是天欲終晦之也。數可矣。而人不揚。是天欲終抑之也。然道顯則人亦揚。顧所遭何如耳。昔孟軻氏歿。吾道絕學千五百年而周程張朱始續其傳。朱熹之門。聞道者衆。黃榦乃其嫡嗣。榦爲臨川令。金華何伯慧適爲縣丞。因命其子何基師事焉。榦一見器重之。因告以聖賢之學。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乃悚惕受命。於是因黃榦之言。明朱熹之旨。精義新意。愈出不窮。學者翕然從之。斯道遂大盛於東南。然則繼黃榦者非何基乎。一傳而得同郡王柏。資禀英邁。勇於求道。盡探何基之秘。蔡杭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講師。鄉之耆德班白。皆執弟子之禮。而師道爲之再盛。然則繼何基者。非王柏乎。再傳而得同郡金履祥。講貫益密。造詣益邃。盎然春融。怡然

冰釋。訓廸後學。諄切無倦。宋祚將移。樊襄圍急。履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時不能用。遂不復仕。觀其所克拓。所論著。蓋親得何王之傳。而並擴之。然則繼王柏者。金履祥也。又傳而得同郡許謙。致遠鈎深。以聖人爲準的。旁搜博採。以義理爲折衷。其規模益宏大。其涵蓄益深遠。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荊楊吳越。不憚千里。皆來受業。四方之人。以不及其門爲恥。當時中外名臣。薦者百數。至以其身之安否。爲斯道之隆替。觀其所體驗。所著述。蓋盡得何王金之蘊。而益充之。然則繼履祥者。許謙也。成化間。按察司僉事

辛訪亦皆具奏俱請從祀未蒙准行議者曰羽翼斯道莫如著述何王金許之書學不能如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嗚呼爲是說者或未多得何王金許之書而讀之也何基所著大學中庸發揮大傳易啓蒙發揮通書近思錄發揮王柏所著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魯經章句論語孟子通旨朱子指要詩可言天文地理考墨林類考帝王歷數等書金履祥所著有論孟攷證補集註之所未備通鑑前編多先儒之所未發其他如大學疏義尚書表

註大曆初廉訪使鄭允中曾上其書於朝矣許謙所著有四書叢說詩集傳名物鈔觀史治忽幾微其他如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等書國初亦已梓行矣雖不能如胡安國蔡沈真德秀之顯行於世其發明聖道裨益程朱不少其視吳澂許衡蓋不知其孰兄而孰弟也臣學不足以博古才不足以通今未望聖道之蹊徑安敢品題道學於數百載之上但質之以大儒之格言以觀其取與否考之以諸儒之操存以觀其醇與否參之以其所著述以觀其足以發明聖賢之道否察之以天下之嚮慕以觀

其有淑於後學否今儒先之許可既如此諸儒之操存與其所著述又如此天下後世學者無不尊仰又如此則人心未嘗一日而忘諸儒之功也臣望陛下降真儒彰明道統乞勑多官會議將羅從彥李侗黃榦何基等七人加其封爵俾之從祀使不至淪没則聖道有光治道增重臣是以不避僭踰合行具本差吏傅遞齎奏以聞疏上不報公方會萃金華藏書將與蘭谿姜麟纂修府志未既解任去其去思碑記尚存府學

姚文炤

姚文炤字在明莆田人嘉靖九年知金華抉隱汰冗剔蠹懲奸新費庌治橋梁均徭賦通驛遞復豪右久没之産决津要殺人之獄賑屬邑饑殍全活萬計其至心爲民如此又葺麗澤四賢書院建章文懿陸鶴山諸祠尋以政最遷老稚塞道扳留泣下爲立生祠勒石紀思時有十美政之謠遍傳郡邑而以爭復折粮爲首明初定賦視田肥瘠以爲輕重重則起運本色次則存留而京庫折銀謂之輕賫明祖下婺知婺山田磽瘠故全浙折粮共十萬五百石而婺獨派十萬石有餘此[illegible]地制賦非有私於婺也弘治間湖州

屬邑偶值災傷、其民妄訴借撥金華折粮、以輕彼賦、上司不察、屢有紛更、至嘉靖初、本府折銀僅存二萬三千餘石、金婺緣此每歲多派粮銀三萬餘兩、不勝疲困、永康金華民應全、申晃施大本、乃倡奏復之議、列狀司府、時郡守劉欒張鉞相繼力爭、全等赴闕哀奏、大本道亡、而全與晃嘉靖十一年、復隨郡守姚文炤赴省爭復、文炤與湖州守、面質於布政司、辯論百端、義形於色、三司僉勸、至嘉靖十二年、准復折粮二萬一千三百一十石三斗一升九合、併前共四萬四千三百餘石、民困稍舒、至嘉靖十七年、衢州里長奏

懇撥湖州折米、督粮道妄將金華原復折粮數內、撥與衢州二千九百石、撥與嘉興六百九十石、撥與湖州三百十石、共撥去三千九百石、時申晃已故、其弟申蘭、與應全仍具情奏復、院司會議、折粮分撥已訖、乃將本府原派杭州倉粮、四萬六百三十八石、改作預備輕賫、民亦便之、後姚文炤官浙江布政司、檄府縣給匾以旌全等云、

論曰、吾郡以薄征減稅。惠桑梓者有三。一則胡侍郎奏免衢婺身丁銀。二則王得志奏請七邑停征。三則應全申晃施大本奏復折粮。胡公居高建言。惠普而事易。王得志入幕代作。意善而力省。應全等以一介布衣。赴闕叩閽。事歷數年中。經變故。一則在道身亡。一則兄終弟繼。卒能申明祖制。以紓鄉國。厥功甚偉。然姚公等亦與有力焉。觀其與湖守爭論。義形於色。非休戚同民而能之乎。至於位浙藩。表義民一事。而始終其間。眞一郡福星矣。

李一元

李一元、字誦卿、直隸建德人、嘉靖間知金華府、一元為人、剛正明察、周知吏情誠偽、凡有施為、出人意表、每視事、吏抱案牘、侍立股慄、不敢出聲、訟者數言曲

直立辨、折獄平允、迅速、兩造不費一錢、賦則酌輕重為先後、縱征檄旁午、未嘗遣督郡下縣、時方征海、督府重歛、峻急以誤餉被劾、仍以公論得免、躬尚儉約、僚屬化之、歷五年不調、或謂其無尺書以投政府、公嘆曰、吾豈以一官易所守哉。仍以憂去、八邑士民為立生祠、

張朝瑞

張朝瑞、直隸海州人、進士、萬曆十六年任金華知府、居官以重道造士為先、聞郡有何王金許四先生、慨然曰、吾從此得師矣、即建四先生祠、聚郡之弟子、讀

書其中、朔望延請、各荐紳講學焉、又開梅溪河、引秀
水至城東、城中從此科第日盛、壽暨金衢道、

倪祥善

倪祥善、南直桐城人、貢士、崇禎十五年爲金華同知、
清廉有惠政、適東陽許都反、師及金華、郡城戒嚴、時
公署府篆、力爲保障、民賴以安、亂定、治諸從叛者、但
誅渠首、餘皆釋之、直指上其功、陞處州知府、故老相傳許都
之亂、其時平盜功金華令徐調元獨多、弘光立南都、朱大典惡而殺之、

劉實

劉實、字嘉秀、安福人、正統初爲金華通判、因旱奏請
寬貸、使貧民得贖其子女、又奏免遞運船十隻、及八
寶山採辦銀課、實於民一介不取、而自甘清苦、見名
宦錄、

阮元聲

阮元聲、字無聲、號霞嶼、雲南馬龍人、進士、授金華推
官之任、甫踰冠、清采如玉、溫然樂易、而內蘊精明、在
任六載、清名遠播、而通達國體、善折獄、他郡有大疑
獄、必移以訊決無虛日、推士若不及、諸賢入黌門、無
停轍、詩文之交、座客嘗滿、才名甚盛、以高第入爲吏
部主事、晉員外郎、典陝西試、卒於使車、時年三十三、

金華人士聞之、莫不流涕、公在任時、所輯有劉孝標
沈休文合集、金華文徵、金華詩粹、呂東萊大事記、皆
刻於官署、

阮公撰文徵詩萃。多出金華縣學教諭楊德周、德
周、號齊莊、鄞縣乙科、德周於金華之書、無不經其
漁獵、乃撮其精華、作金華雜志五卷、其書頗珍珠
船、鶴林玉露、其自序畧曰、此地經志之外、史學則
事記呂東萊大事記前編。仁山通鑑前編三長擅其名、類苑則考
索山堂考索淵海。記纂淵海萬卷蘽其牘。徵信則賢達敬鄉。
賢達傳敬鄉錄千秋表其芬。小子則所謂呂氏軒渠。鄭氏
塌碎云爾。殘山剩水。自知無當於品題。蔓草荒煙。
所願徵存其姓氏。愛我者必刺爲無用之學、知我
者且憐其有托之鳴。德周喜爲詩、嘗刻其所作於
雜志、其一詩清風樓曰、爲訪風光好。樓臺何處尋。
叢、微、闊、郡、郭。畢、睍、倚、雲、岑。水、遠、孤、城、迴。天、寒、絕、磴、
陰。荒碑堪弔古。苔蘚未全侵。其二登八詠樓。決決
歌八詠。出守擅風流。高眺延朝爽。長吟起暮愁。迴
峰、雲、入、棟。積、浦、水、明、樓。莫論齊梁事。千秋調自道。
繼阮公而司李者、爲吳公載鰲、字嵋菴、晉江人、天
啓乙丑進士、風雅相等、而詩學過之、吳賜如日、公

爲人恬曠夷雅沈深好書簿書手板間往往與鉛
槧相亂詞客屐相錯片言出莫不自失其與人交
爛然天眞人不忍欺時通籍逾十年矣敝車羸馬
大布之衣寒暑不易家人子日食脫粟顏色睟然
其去郡惟圖書數十卷兩奚椎結携襆而行給諫
姜應甲貽以羊石一枚答之三詩曰文饒平泉庄
一石獨醒早何如初平羊眠雲嚙瑶草樸樕生幽
致叩之何冷冷臣心氷雪白石氣對含青別思臨
江雨蕭蕭楚客情孤舟將石去不必問君平又作
懷金華二賢詩曰孝標實寓公駱承乃起義俱秉

千載尙秋霜揭貞幟隷事既取慴草檄更誰媢山
水含幽光氷心銘傲吏其二曰文雄今幾見咸僎
託名巖書未山靈發崖先鬼斧劉嶽青朝訛陟烟
紫暮空鄉曾見絕交論寂寥無不堪同時有兩吳
公其一爲蘭谿令吳國琦號雪屋桐城人進士爲
令斂練有守惠理著聞吳賜如稱其貌儁格清霍
若霜鶴之在高秋雖秀書盈庭恒有獨往之意蕭
然深山大澤間人莫得而測也又言國琦湛於內
典有高世行以內艱去官僦屋秣陵市中君止單
陋茹蔬瀹茗似苦行頭陀其於詩好言少陵稱其

眞樸處人所難到所著有木香閣草臘月三夜舟
曰練紋生歷歷臨鏡擬江妃郵樹忽孤出水鳥相
對飛非關添客況亦自助寒威何處懷人切開簾
恰上衣雪意云雪意鶩高鳥風聲滿櫟林郵烟銜
水渡孤聲隔峰沈琴止燈初寂江寒夢不深勞舟
砂岸泊漁父暮相尋南郭有所邂曰東峰連洞府
雨水護孤城更有一山秀朝朝與送迎燒青官渡
亂沙靜野鳧行委曲郭南路遥憑驛吏情(江驛)恰似㶉
武林公署有所邂曰朝來思揖客至此午初沈一
葉長廊下能生靜者心渡江何處雨寬坐隔簾禽

五斗非吾意逢迎不可禁他句如倦夜醒鍛後霜
寒夢返時燈火意何靜川原別已深郵孤燈火夜
水淵鴈鳩天江氣潮初動詩情雨後孤棹偏移閒
勢山欲學江空雲平不辨樹霜蒲欲迷橋交重恕
來往言微悄古今羣峰當磬寂孤棹破江來皆淸
迴高素似其爲人吳賜如又載汪左司馬道昆字
伯玉歙人舉進士令義烏時年甫弱冠精敏廉斷
伏無所避就威惠甚著在婺時脈草萋萋其後倡
曰榆社主盟辭壇招胡元瑞入白榆社曰結社彷
偷半陸沉維舟江浦一登臨浮雲生事烏皮几流

水遺音綠綺琴社鼓相將鳴谷口春帆信宿到山陰不綠白雪驚人語誰識青門避世心喜方翁恬至肇林時作佛事曰有客維舟漸水濤恰逢玄度住東林蟠桃計日經三熟紙樹彌天近百尋拳足特參無量壽觀身那得未來心也知初地空塵刹莫向流砂問陸沉送張虞部調常州別駕還婺覲省曰謫去應吾道流言亦世情聖朝仍得罪佐郡且藏名落日栄溪棹平蕪瀫水城秋風回首地淚滿逐臣纓幸爾遭徵譴移官傍故鄉君恩深賈誼郡牧得王祥作客才難盡宗親顧不忘清時多雨露之子慎風霜

論曰自楊先生齊莊以下凡四君府志宦跡所不載皆從附記治此邦者不多文吏能以清詞麗藻光寵郡如僊樂雲璈偶然一奏不能常聞君子之至於斯苟有文焉不可以不志也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八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延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來官傳二

周澍

(明)周澍羅源人嘉靖間任金華府學訓導淳誠清介每日惟閉門讀書精春秋三傳侍御周公知其賢委署東陽篆郎携一僕往蔬糲自甘遇事執法吏士畏之陞山東棲霞教諭去之日敝衣一笥而已

王興宗

王興宗為金華令其初秣陵人以賤役事明太祖上以興宗老成不貪使為金華知縣丞相李善長言興宗廝舍奈何為令上曰興宗勤而不貪處事儒與吏不及也何有於縣及知金華廉幹公勤甚得民心歷陞懷慶知府薊州守缺上令丞相胡惟庸擇能未及擬上曰莫如興宗改守薊州有善政陞河南布政使老歸

郭瑛

郭瑛字廷璜番禺人永樂間以進士為金華令廉明

剛斷、吏畏民懷、重建儒學文廟、編長山詩集、楊文貞公稱其爲政。以愛民爲本。杜良莅稱其廉介有守。卒於官、

余寬

余寬、蘄州人、正統間由舉人知金華縣、按籍定差以均役。勸民出粟以備荒。事無煩擾。貧富相安。明燭幽遠。奸頑遁迹。改知長洲。入本府名宦祠。

李庚

李庚、字季卿、福清人、嘉靖間以進士知金華、抑强扶弱、守正奉公、時有柄臣爲過官於蘭谿者、郡邑皆徙

候。庚獨不往、曰、勞民傷財、以趨貴。吾竊耻之。上官過亦相戒曰、無以擾李令、歲旱衣粗、徒步竭誠禱雨、行烈日中、閱月不倦、平糴發廩以哺饑者、祀名宦祠、

顧會唯

顧會唯、字一貫、吳江人、嘉靖間以進士爲金華令、清介明敏、庭無滯案、縣附郡、支應獨煩、會唯節其冗費、民甚便之、時倭寇發温台、有自馬嘍嶺入永康武義境者、會唯督民兵守要害、寇卒不犯縣、學舊甚狹隘、且雜民居、乃捐俸市地、拓其門廡、更新之、規模乃壯、置祭器書籍、課諸生、誨甚切、其爲政皆務忠實。時有豪民殺人而私其婦者、會唯廉得之、寘諸法、陞監察御史去、民思之、樹碑以紀德焉、

湧幢小品載、任中丞可受令金華時、有丐者以猴戲乞錢、猴頗慧巧、他丐健羨之、因醉丐者酒、誘至破窑、椎殺之、牽其猴去、方作戲乞錢、任適出、呼導至、猴絶繩走車前、作訴寃狀、任斥前去使人隨其所至、猴引至破窑中得屍、遂捕其丐之殺人者、鞫問伏辜、杖殺之、方焚、前丐者屍烈燄始發、猴號鳴赴火抱屍、共爲灰燼、 夷堅續志載、宋時王夢龍知婺州、州治古木之巔、有鷹巢、一卒探取其雛、守

方視事、鷹忽攫一卒之巾以去、既知其非探巢者、擲還之、乃攫其探巢之巾、翔而上、守推問故杖卒、逐之、鷹引群飛鳴、旋繞廳上、若鳴謝狀、二條皆金華中事、連類記之、

龍遇奇

龍遇奇、字紫海、永寧人、萬曆間由進士爲金華令、其爲人平易近民、民或有訟、諭以情理、輒輸服去、事至立判、不輕行杖、又善催科、蠲羨耗、設常平以救饑荒。禁淹沒以育子女。尤注意課士。凡書院暨學田歲入皆以供月課。士爭向化。陞監察御史。祀名宦祠。

王士鉐

王士鉐、號勉齋、金華人、崇禎間以進士爲金華令、時年方二十餘、鎭靜端默、事至決斷如流、既無滯獄、亦無冤民、一日偕紳士講鄉約首及孝順父母條、潸然淚下、觀聽之民莫不感動、以行取去、

論曰、以言教不如以神感、非有至性觸之不動、王公兩點淚、逾徑寸明珠萬倍矣、雙痕落處、至今不滅、且道這兩點淚從何處來、從寸心一點熱血來、且道他心頭這點熱血從何處來、都從父母遍身熱血來、

李璡

李璡、字純夫、懷寧人、成化間由進士爲蘭谿知縣、剛介有爲、治行著聞、始建祠於聖壽寺東峯亭故址、以祀邑鄉先生、暨邑名宦、名曰尊賢祠、又重建悅濟浮橋、民甚賴之、後陞太僕寺丞去、

悅濟浮橋在蘭谿西門外、宋紹興中運使江衍始合衆力爲之、歲久幾壞、縣令江文衡復修治爲、傳久、而弗廢者有橋庄之田、爲補葺之具也、元季兵亂、橋廢而庄田亦不復存、明初一作於洪武癸丑、倡其役、斬爲知縣買存義、再作於成化庚寅、起其廢者、爲知縣李璡、不久、而洪水推敗、不能橋者、前後殆百數年、正德間、有上書言浮梁必不可廢者、詔可其奏、時知蘭谿者爲許完、而邑丞田中奉部檄興工、中、新城人、進士、官大理正、以議獄不合、謫蘭谿丞、於是乃以其費均派於邑之里甲、橋成、最爲完固、後仍廢、萬曆二十年間、知縣葉永盛復造、

國朝初、則知縣李振宜復造、此後興廢不可考、吾自康熙癸未至蘭谿、相傳橋之廢閱幾縣令矣、仍間合邑公議、選城都殷戶、貲餘數萬者、爲橋長、比再至、而仍未聞鳩工也、蓋橋之難成如此、故每見志中有言成橋修城者、皆樂記之、

李朂祥

李朂祥、字元箴、上海人、嘉靖間以進士知蘭谿、爲人平易無崖岸、而縝密綜核、優於吏才、精於計算、凡興廢剔蠹、不賦息訟、戢盜賊、行鄉約諸事、具有規條、見之施行、修建倉廒城樓、及各埠濟渡舟楫、費不及民、民皆德之、事見去思碑、

汪國楠

汪國楠、字仲木、婺源人、萬曆間以進士爲蘭谿令、力行鄉約、遠近必親臨率講、歲旱步禱、甘霖立應、邑中

火凡廹囹圄放重囚出避火息皆如期而至徵輸有法課十不息建社學修義倉陞南兵部主事去邑人立遺愛祠

論曰遺愛之祠不足徵賢乎凡祠之存於今類多賢者也遺愛之祠皆足徵賢乎亦有絕無惠政而祠且碑者矣數十年來空東邑之杼軸者俞與史也史侯之祠落成即毀俞侯之祠至今在也邑人李梧岡題曰朝來策馬出城闉芳草西郊廟貌新尚有峴山碑碣在不知垂淚是何人又曰十年治政號循良信有謳歌德未忘無限舊時門左客齊

心栽得名公棠二詩詞旨深婉連類記之使據碑祠以徵治者當分別論之

盛王賛

盛王賛字子裁直隸吳縣人崇禎間以進士任蘭谿令爲人貌莊行古以廉幹稱持己樸儉處事明決他邑訟不決咸請就質焉歲荒設賑全活多人禁米商船運越境適撫法道觴至亦截阻之旋被劾王賛恬不介意去之日行李蕭然士民號慟扳留不得因相率叩闕申論以原官補東陽令之官月餘即丁內艱去士民祭奠皆却之曰吾在任日淺無恩以及東陽無煩勞費諸供帳器用物悉發還曰留以待新令初至凡詞刺惟收單簡六折者必易之曰無多費爲爲政悉本人情聽訟令老幼環視以爲懲勸或詢以曲直曰協公論否人命詞狀必驗傷始准曰假命害人待詢質家已破矣見士大夫必詳咨利弊得實則喜形於色吏或不謹則罰跪以恥之左右肅然王賛既去蘭谿祀諸名宦

論曰盛公在東邑方踰月東人至今言善吏者必稱盛公期月而可茲言豈虛哉

李璧

李璧字白夫武緣人弘治間爲蘭谿學教諭爲人恭謹安詳質直樂易正以率下誠以待物手不釋卷口不言利視諸生如家人父子洞見肺腑而鋒刄不露既去任歷官吏部郎卒於去官蘭谿時餘二十年矣諸生猶聞訃往弔云

黃仲芳

黃仲芳名蘭以字行建安人永樂間以進士爲東陽令剛明練達吏民不敢欺時民苦牛租房賃稅根折絲等賦悉奏罷之時獲免者七邑皆相傳頌以爲七邑停征云又虎負南山嵎出而噬人仲芳爲文禱神

越三日忽二虎伏於南門城外仲芳往訊之曰若噬人者當伏辜否則去虎伏不動殺之其誠格如此秩滿陞湖廣參政

論曰居山爲縣虎患所時有也黃公爲政誠格幽明能使猛獸伏辜較之負子渡河何多遜焉然神明之宰惡可常得則搏擊之方不可不講康熙初年吾東虎患最甚依山而居者三家村落人戶幾空而南山白額最凶猛踞南午嶺噬人無虎日行者相戒以爲畏途適陳公龍驤至曰吾爲天子命吏來治此邦而虎敢爾吾何以爲政乃募善搏虎

者往殺之人與虎皆斃然自此而南山虎患既息各鄉之虎亦相繼受殲焉搏虎者義烏川塘方姓人也方氏之搏虎也其法得之諸暨呂氏呂氏得之蘭谿洪塘蔣氏而近日得蔣氏之法於方氏者則爲東陽防軍包氏其法用長柄鐵鎗三人爲隊中則顧上兩旁下顧大抵虎壯必張壓卵之勢中一人先中其項旁兩人齊搗其脇虎牝必恣橫草之形旁兩人夾中其膺中一人直取其首但鬪無不殺者是故蔣氏之言曰天下百獸皆難殺而虎最易殺以百獸見人則遁而虎見人則鬪也方氏之傷於虎者則以有閒人相隨忽惡風至曰虎在此矣顧使退而虎已啣其頭矣兩人齊搗之虎亦不一瞬而死包氏之言曰不必拘於三人爲隊五人亦可人宜行尙不宜嗚虎陰屬也嗚則虎得勢人之神宜專氣宜定但殺一虎再則比殺猪更易矣

田達

田達河南人正統間由監生爲東陽縣丞歲己巳處州賊陶得二流劫郡城遂至東陽營於茶園坑達率五子集民兵迎戰父子俱死援兵尋至賊戢亦疲乃去縣得以安

繆樗

繆樗字全之溧陽人成化間以進士爲東陽令先是邑中田粮多虛貧民告病樗沿丘履畝編號繪圖一時飛詭之弊爲之一淸萬曆康熙再丈量而猶以成化年冊爲憑始作東陽縣志歷任五載凡學校倉場祠宇莫不修舉政平訟理一時推賢令者必首推繆公仍以內召去民爲之立碑而蘭谿章懋爲文其詞有曰以繩乎吏者繩乎身而水蘗其操也以教於家者教夫人而子弟其民也其頌詞曰衣不改緇食

不胥梁夙夜靡懈視民如傷勞𧗠是矜高明罔畏蒙
右強宗縮首喪氣乃新庠序廼廣積贏以敦風化以
倫歎荒斥彼淫祠俗期近古表厥賢孝人用與起他
人有田我輸其租匪俠聚之貧者何辜百年之蠹一
朝而去惟正之供自今伊始志其畧以爲實錄云

賀寬

賀寬、字茂教、江西永新人、弘治乙丑進士、以新城令、調繁至東陽、爲人廉明慈愛教養兼舉居常無疾言遽色人不敢干以私歲旱減膳徒跣拜禱甚虔又借運司鹽利及郡倉粟以賑民全活甚衆時劉瑾當國、

羣璫恣横、征求皆不應、民以不擾、交際皆出俸資、不以煩民、及報政、囊橐蕭然、貸於丞而去、士民聞之、交相餽贐、寬惟取一萊輒時人爲之語曰、昔聞劉寵一錢今見賀寬一萊銓曹奏最爲天下清官第一拜監察御史東邑父老相傳寬母最賢歲遺寬青布褶青鞋寬奉母訓故始終一節云

論曰、果爾則賀公之孝見矣其母之賢更何如哉抑古之坐閣聽刑封書還鮓者何以加茲豈但一邑之良書之國史足光簡策矣

鄭準

鄭準、號衙菴、直隸吳縣人、隆慶三年、由進士任東陽、時倭寇發民喜習兵應募、用卒汙萊散歸、則縱肆爲盜、準下令、不許充兵、立保甲正副、互相覺察、所獲奸宄、即時處分、挾私扳累者、必爲辨釋、民賴以安、凡葺學舍、治城垣、疏淹獄、揖捕役、絕苞苴、操縱出入、皆由一己、公餘丞輯作東陽志、至今尚存其書云、

姚永濟

姚永濟、號通所、上海人、萬曆間以進士爲東陽令、爲人醇厚稱長者時連年荒旱設法賑濟民甚德之又當採鑛使四出閹豎驕横既銷鑛不得銀仍不去永

濟請於上奏罷之妖民號佛爹佛娘嘯亂督捕擒解餘黨悉平調繁他邑士民哭留直指使者大悅曰以縣令而得民心若此乃閹屬所僅見也亟薦之遷秩歷陞本省布政司使凡士民叩謁皆以禮待曰吾見東陽草木皆馨也

論曰、爲吏者甚弗輕其民吾見令東陽者矣民不堪其貪而令亦不安日速離此土以捐歷部曹去任民乃毀祠仆碑至於微服夜遁卒以此損其聲名停官道卒嗚呼邑民猶是也而彼則視其土如土芥也視其民如机上肉也寇讎其民民亦寇讎

觀之不然上馨其草木則下愛其甘棠至今稱姚侯不置矣。

蔡思克

蔡思克、號元岡、福建漳浦人、萬曆三十五年、以進士爲東陽令、自隆萬以來、言吏治、必以思克爲稱首。內召之日、士民有送至淮浦者、去任二年、民爲祠於西七里寺官道、而肖其像、後十五年、復恢其宇、置祀田、思克爲人。立身以正、處事以誠。明足以察幾。仁足以及物。俗喜爭訟。因聯鄉約。立家長。諭以輯睦。民有不事生業者、每萑苻嘯聚。乃分戶編甲。按生理稽出入。

邑中肅然、值歲歉、則親爲粥飲食、遣者發鏹、富戶令計貧給米、仍捐俸百緡、入粟常平、以備不虞、先是里遞虛實、多由册書飛洒、思克以明察、立清之、嘗單騎出郊、勸農桑、諏利病、又開之學宮、課士、誨以經術、士爭自厲、凡諸政、他令亦間行之、而蔡侯獨稱頌至今者。良以實意與虛文異耳。

論曰、予嘗過七里寺墻外官道、見有祠宇塌而冠袍之設像仆者。問諸士人。則蔡侯祠也。士人爲予言曰、祠故有田。寄於寺僧。使修香燈。田載碑中。甚詳。僧既有其田。而坐視祠像之塌且仆。併匿碑於墻後叢篁中。予即致書大令門公。無何門公既謝事。亦無有過其祠而問焉者。前令之賢。不足增榮後令。而東民之祖若宗。則會食德於侯。是則邑中紳袍之責矣。

錢源

錢源、字伯開、南直上元人、崇禎十一年、以進士爲令東陽、律己以正。接物以誠。人以比蔡侯。遇事愼重不妄發。省供億。革耗羨。絕餽遺。清案牘。歷有善政。左右雖親近、不敢參一言。初下車。不雨。步禱山川。遂雨。越歲復大祲。發常平粟。勸平糶。捐俸鏹。置粥廠以賑饑

者。饑民搶粟。擒首惡治之。仍安。歲當大造。躬自持籌。蠹胥不得上下其手。時以興起斯文爲己任。疏文秀水、建泮橋。月課。季會。士類景從。其去。民立碑以紀善政焉。

論曰、聞之錢侯在任。歲饑。民搶食。侯不問。勢日橫。痛懲而止。康熙丙申、歲大饑、至丁酉正月、搶食之風復作、當事寬之、不數日而所在見告、亦以痛懲而止。夫饑民豈能搶食哉。其能剖戶發糧開囷劫粟者、皆奸民也。禍始於富人之庄庫而漸及於星散之孤村。炎炎不滅至於燎原之勢成。則不可阨

矣昔辛幼安帥河南救荒榜止八字曰刼禾者殺閉糴者配可謂知政體矣

劉振之

劉振之字而強慈溪乙榜崇禎八年任東陽教諭正已率物不徒以文詞課士時取行誼著稱者表揚之以爲勸大書鄉約六條於堂以古人相期性慷慨好節義議論剛正所著有尚友集副墨等書其詩文尚氣骨不雕飾陞湖廣鄖陵令流寇至城破正衣冠端坐被執駡賊死之

彭如翺

彭如翺字謙銘永嘉歲貢生任訓導與劉振之同時相得甚獨身居官五年弟子請業信宿受教如家人性樂易真篤士依之如父母至典舉廢壞鈎校乾沒不少假自殿廡堂齋及諸賢主祭器學田無勿修葺整理者邑常失火延及聖宮如翺衣冠望火拜風反火不至陞粤大埔教諭乃取學政規則素與劉師考定者名必告錄以貽後官諸生含涕送自郭外至永康百餘里人持酒肴公爲飲泣乃別贈之金則却其得士心如此

明朝三百年賢而司教東陽者劉彭二公最著劉以剛正彭以淳厚二公同時難矣嘉靖間有閔公廷珪湖廣人有品善大書至今尚有存者萬曆末年有陶公輿齡會稽乙榜文簡公望齡仲弟傳姚江之學後官至司理越人至今嘖嘖稱石梁先生其詩今有存者遊石洞(遲君泰不至)云凌空側蹬接飛梁不分霜鬢學老狂饑鳥鬪御辭樹瓣輕風分送逝流觴揩摩古句侵崖蘚佇望懷人拾澗芳好在心期未應負秋來雙屐爲君忙偕李卅仲遊石洞開石巳成矣淙飛竟何時幽探昧所指徒侶亦參差昔賢此揮麈獨爲津梁疲至今有遺文壁纔泯

連漪林深生晝靜仰見藤蘿垂蒹葭有餘飽漱濯亦所宜看山畀予負安問主人知臨風阻高躍廻策愧心期

國朝則有金公英者貢生海寧人任訓導聞彭公如翺賢請祀名宦爲貞女王氏立傳請崇獎事行女家尚未知少曾見其遊天台詩今失之予所見則有曹公家璵字望叔歸安人乙榜任教諭好談理學請祀金栢怀孫石臺於鄉賢設祠於中天書院以祀許白雲請還六孝子祀白雲之祠成而六孝之祀卒不復刻孫石臺定志編後陞金華府學教

援復刻宋五子書、同時訓導董公雖勲、字幼待、曾猶人、博學工詩文、刻東陽歷朝詩、重刻鹿皮子集、其自爲詩甚富、今錄其南山行、（時方開採南山）崔巍高接天、草木蔚蒼藏雲烟、老翁采樵彳亍負、四民安業垂千年、寧知斧鑿一朝及、俄覺陵谷多變遷、丹崖翠巘總蕭瑟、金銀夜氣何能燃、百夫斧錘無朝暮、頑礦往往陵陌阡、質如鐵石色青黑、金精蘊日朝曦鮮、洗濯已畢就陶冶、九轉百鍊逾丹鉛、咸陽火光連三月、浪泊毒霧愁飛鳶、殺人如麻爭袖手、遺骸棄地誰相憐、（當時不至如是、自董公丙子去後、銀出乃大採、壙中土崩殺人甚多、亦有格鬭死者、後銀忽絶乃止）桑柘盡萎禾稼死、居民巷哭農撤佃、愚公移山意未已、驅斥潛蛟歸重淵、險如五丁開蜀道、深如秦帝穿三泉、山腹空洞復何有、横撑巨木防覆顛、抱甕既笑漢陰拙、陶穴詎是豳風沿、歲久法弛爭者衆、一語不合奮老拳、官司得財不敢詰、徒令性命鴻毛捐、吁嗟乎、此物既非任土貢、胡爲趨走如腥膻、匹夫懷璧罪不赦、倉猝亦或操戈鋋、惟昔有明之中葉、括蒼礦盜禍蔓延、興師十萬役數載、前事不遠殷鑒傳、願以此詩風有位、急須禁阨防未然、各田汝田復汝業、令汝飽食兼

晏眠時和歲豐有至樂、愼弗竊伏窮崖邊、君不見天下有道器車出、丹飯銀甕輝山川、與董師同時、東陽令景應熊、號誠闇、山西安邑人、中進士、已七十矣、至八十乃爲縣、貌不甚偉、而視聽不衰、國朝令東陽者、將二十人、而風雅第一、在任不久、致仕去、民樂其寬厚、建祠於巧溪菴、公自題曰、韋布仍初服、柴桑返故廬、何當崇棟宇、尚爾整簪裾、叱驅耕犢勞勞歎、荷鋤憚人無術慰、會見日欲獻、拙宦忤時俗、何當對巧溪、浩然成獨往、廢矣脫群迷、愛豈稱冬日、愁將病夏畦、條山回首處、癡聯兩婁婁、公歸十年餘、尚在董師移官郤陽、詩筒往來不絶云、

王允誠

王允誠、洪武初以親軍總管任義烏知縣、時兵燹之後、廬井蕩然、允誠多方拊循、民漸安堵、縣當孔道、客兵往來侵擾、允誠繩之以法、凡頓營軍需供億、措置有方、當軍興之際、而崇重學校、善決斷、時憫雨、禱諸神、雨即降、雨期、攝南安守去、民涕泣擁留、馬不得行、後益思之、入名宦祠、

劉同

劉同字伯詢廬陵人正統六年以進士爲義烏令廉而勤於政均賦役興學校緝盜賊雪疑獄奏蠲逋負民甚德之相傳瑞芝産於庭虎負子出境績湖出靈龜時稱三異常作縣令箴自警詞曰古謂縣令上應列宿苟非其人其殃民受凡民所利令當興之凡民所病令當去之其去其興休戚在茲如秋月之明如玉壺之清毋假公以漁利毋小惠以沽名勿嗜酒以防政勿暴怒以酷刑宜遠讒佞宜撫孤煢惟彼賢哲克稱厥職賦役日均田野日闢戸口以增詞訟以息流竄來歸姦殘屏迹惟彼愚蚩物欲繫累肆意酷貪

恬不知畏已而獲咎中心始愧螻屈鼠竄徒自長喟予以菲才來令茲土夙夜孜孜慚無裨補而今而後尚亦勉旃刻俾卓爵專居令賢慈以撫衆廉以律身自公退食視誦斯箴同爲令遇事敢爲金華郡丞偶行縣索其餉同即奏狀於朝丞竟得罪去

劉傑

劉傑江西樂平人正統三年任義烏縣丞設法預備賑饑息虎患嘗具奏爲故臣王禕請謚於是易名忠文因旱荒奏蠲糧稅併上便宜十條採行其九邑民韙以傑爲令新令至高傑名亦請以傑自代當事聽之而不能從也所輯有黃文獻王忠文兩公集義烏志今俱存

論曰偉哉劉公其規模器幹蓋大臣風範豈但丞哉而卒以一丞翹然於合郡諸令之間彼新令之請以傑自代者當即是前劉公二劉固不相下也

周士英

周士英字惺莪武進人萬曆中登進士爲義烏令爲人清介自守勤恤民隱歲丁酉邑大風霾發屋拔木村落相繼火士英禱於城隍災乃息戊戌饑設法賑濟民賴以甦邑有八寶山相傳有鑛處州奸人聚徒

開採士英既驅除之而中貴人復啣開採命至士英力陳不便於司府得免先是烏傷困於募士英因入覲奏言其邑子弟實不堪受兵其隸行間者皆博徒無賴子不足用一不得志即生變今募檄歲至强使之即無人緣南畝或弱不任安能爲國家出死力會東事興大司馬格其奏不報已而東征之卒三千人徵賞而譟當事者移師誘而殺之無孑遺卒如其言尋以治行高第徵爲吏部主事民祀諸朝陽門左

吳尚默

吳尚默字以時直隸涇縣人萬曆間以進士爲義烏

令廉明有才旬俸錢外一無所取遇事斷決如流無留訟亦無冤民時東事與徵兵檄數下簡括強壯隸籍伍勿強爲勾攝積年逋負廉得其有田無賦者追之宿獘立除其著東陽纂賢聲甚著一時無偶

許直

許直字若魯直隸如皐人崇禎間以進士爲義烏令直爲人廉正練達吏事政先弭盜計擒剽刼者刑之禁弗株連丙子夏不雨者三月直步禱得雨而歲仍大饑乃以千金糴米江淮平糶又爲糜以食饑者立藥局以療病民得免於饑疫藩司催租急檄日至直

力請緩征至期無缺又署東陽纂立法嚴整凡吏書且親事各詢所掌覆畢入房辦事暮乃出毋得相往來以是案無留牘司府差至一見即遣去約日申覆至期無逾限者邑吏役多横擇其魁而治之衆皆惕息嚴保甲之法遠近莫敢不尊盜賊潛踪以治行高內陞李自成破京師死之而義烏民則立祠祀諸分司之右

論曰兵必有伍民必有甲保甲之法即古比閭族黨卹𠣾卒乘之遺意也王陽明先生頻言其利吾邑陳公龍驤甚嚴之十家有牌官有總册民皆登名於册不得以字號雜入一切訟牒亦必以名民有一歲而再訟三訟及一歲而再爲証佐者必按册治之如此則保甲不但弭盜之良法兼可以息訟也方今爲令催科日不暇給何暇言治哉

魏處直

魏處直字公平盐都人洪武十年爲永康令廉而勤於政不急急而善折獄獄以無枉修學宮不煩民力而成永民以比魯恭卓茂祀諸名宦

黄紹欽

黄紹欽交州吳川人洪武十六年以明經爲永康縣

丞爲人慈祥寬厚愛民如子苟利於民必熟思而行之至於行法則一毫不徇民甚德之宋濂稱其真廉且惠有古循吏風（宋文憲洪武十四年已卒婺州黄公十六年任恐有誤）

劉珂

劉珂江西安福人景泰間以進士知永康爲人廉介愛民催科不任鞭撲作仁政橋工鉅煩費民不知勞邑有妻妾爭寵謀殺其夫事秘珂廉得其情而置之法尤加意學校時課諸生策勵之以憂去邑民扳號如失父母縉雲李侍郎棠爲作仁政橋記稱其爲賢宰云

王秩

王秩、字循伯、崑山人、弘治初以進士爲永康令、抑强扶弱、興學選民間俊秀子弟附益之、核土田、清賦稅、貧富皆便、歲大祲、設法賑濟、約束强暴、四境以安、歷六載、被名去、士民懷之、祀名宦祠、

毛衢

毛衢、字大亨、嘉靖五年、由太平知縣調繁永康、爲令精敏絶出、公廉有威、抑豪除猾、蠹弊盡剔、凡所措畫、皆可爲後世法、邑當孔道、過官往來、里用浩繁、衢概從節省、一切支應、率以身先、而絶其取索、歲旱、預檢

被荒分數、不待陳告、而申報奏豁、其催科則酌緩急而次第徵解、不任鞭扑而事集、且嚴禁攬納、以絶侵漁、接士大夫以禮、苟有請托、竟談不能發言而出、有朱同知女寡、强宗强娶、擁衆至婦家、禦之格殺三人、及陳詞、衢曰、此附罪人拒捕律、格殺弗論、聚衆則有明條、不汝貸也、其英斷類如此、時永人稱賢令、必曰劉公、王公、併公而三、俱祀名宦、

論曰、毛公斷强娶被殺事、在其時能行之、今不能也、吾東四十年前、民有穿窬被殺者、棄諸野、盜家陰收之、恨不敢鬧也、族或有爲盜及奸長鞏婦者、家長則坑而埋之、其家人亦不敢鬧也、自處州戚府叐公宗堯署篆東陽、治殺盜者以殺罪、且榜於閭縣曰、竊盜罪止杖責、而殺人者死、凡獲盜者必送官法治、若使得自手刃、安知無謀殺而假名於盜者乎、自此則穴中被殺、盜家公然告官矣、不數年張公爲令、一少年入官衙竊權、獲而杖殺之、其父以晉家誘奸爲詞、控諸臬司、張公甚費調停、又其後爲吏公、盜有被逐墮樓損骨、還家而死者、既埋之矣、吏公聞被盜家頗殷、將開坟檢驗、其妻賢婦人也、曰、吾夫病故、倘無傷開棺、孰任其罪、乃止、

蓋自盜禁格殺、偷風日盛、若擁衆强娶等事、習以爲常矣、誰敢殺哉、即殺、令敢意斷哉、

晉應泰

晉應泰、字彌于、汀州舉人、萬曆間爲永康令、明敏有吏才、勤於爲政、興學教民、清查田畝、以溢額補坍荒、民甚德之、

論曰、金華秩卿、初無有數十里之瀕埂河汶也、不過溪流所經、東成西敗、東漲則西斷、東有未墜之稅、則西有賠納之報矣、爲吏者、但當增新創舊、彼此抵補、則公私交利、今砂塞之虛、報不聞有分文、

之減也而開新之呈日接合邑之賦額不問有毫髮之增也而勘隱之車不停吾東邑自俞侯爲政首開此風至今相沿以爲取利之故實曾公治行無多見即此一端已稱善吏矣

谷中秀

谷中秀北平貢生天啓間爲永康令攜一子一女一僕到任清操如水政簡訟稀時天下無事根法甚寬故比八限便足解條釋不徵民甚德之

劉栫

劉栫字濟之浙淦人正德間以舉人爲永康縣學教

論爲人慷慨質直敦尚古道不浮沉於世俗毎課試於文藝中觀人器識以第高下其教人亦如之士習爲之一變性介潔有清操於勢利泊如也居官六載始終一節祀邑名宦

石彥誠

石彥誠莆田人永樂三年以進士爲武義縣丞爲人篤學守道廉正愛民明年徵翰林院修書父老頌之曰身持雅操冈水蘖人播清名滿道途祀名宦祠

李瑞芳

李瑞芳豐城人嘉靖間以舉人爲武義令爲人寬和清愼而有吏幹一切盜賊賭博私宰皆嚴禁不貸數年間幾致道不拾遺邑人錄其政蹟曰善政錄擢永天府通判

文元發

文元發長洲人萬曆初以歲貢知浦江善聽訟數語即得其情凡疑難之牘上官毎時委焉時有丈量之役躬爲履畝人不敢欺圖冊精核民永賴之時通浙得羨田千項法當稅元發請以兩浙羨米充羨田議下行之諸郡悉得如例祀名宦

須之彥

須之彥字君美嘉定人萬曆間以進士爲浦江令時浦人隱田虧賦司李稽查論戍以什百計之彥下令開罪准自首毎圖選公正一人毎戶取親供一冊覈之恰符舊額徵報有法夙逋盡完値大造開稅局以其羨輸條銀十分之一聽訟精明案無留牘除奸弭盜一邑肅然以丁艱去民甚懷之

論曰須公萬曆三十年任也萬曆初年文公方丈量而隱田虧賦之弊已如此此弊不生於丈量之號冊而生於過割之冊書者也嗚呼編審大事也爲令者但取一時之利而不知其上虧國下損民

中則遺累後官。其毒有不可勝言者。故爲吏受賂鬻獄。其罪猶小。受賂亂政。其罪莫大也。故李林甫爲千古奸臣第一者。以其亂官方壞軍政也。嗚呼。爲令者以編審爲居官之壟斷。尚亦念子孫哉。

莊起元

莊起元字中孺、武進人、萬曆末年、以進士爲浦江令、甫視事、郎察左右蠹猾而置之法。仍訪鄉民之豪而痛懲之、中外肅然。至對百姓。氣和而詞婉。顏其堂曰平易。訪讞斷摘伏如神。而多所矜釋。三年未嘗入一死刑。暇則進諸生談經講藝。設學田建書院捐贖鍰爲之勸。尋調繁蘭谿。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九

鶴渚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來官傳三

張安豫

國朝張安豫、號森岳、江南華亭人、順治三年、以貢士知金華府、時婺城初修、房室未完、榛莽與頹垣相雜、天陰即聞悲鳥聲、公爲招新民實之、而鎮將馬進寶恃功驕橫、欲公行屬官禮、公不爲屈、而嚴戢暴兵、民乃小休、時官衙學舍、星君樓及通濟橋皆燬、公以次營造。又造營房以居屯兵。使不得擾民。築石堰以資水利。嚴保甲以緝奸宄。調供億以濟客兵。均力役以蘇民困。理詞訟以申民冤。朔望則課士以興文教。期年湊湊有弦誦聲焉。以治行第一。擢嘉湖兵備。民爲建祠尸祝之、

通濟橋、即下橋也、規模雄壯冠全浙、創始於元浮屠及菴、功未竣、而及菴亡、其徒募龍繼成之、其後燬、經六十年、至明天順間、憲副馮公、因舊修補、輿徒可通焉、既而郡守周宗智、從而屋之、其後又燬、

星與墩之存者四之一、弘治初、郡守郝隆再成之、又燬、萬曆庚寅、金華令方元彥、歙人後歷監察御史成之、最爲堅美、明末又燬、

國朝順治甲辰、憲副胡養忠成之、初竣事、即火、胡公聞之、徒步至橋所、揮淚哭、又再成之、張公之造通濟橋、或者草創乎、自胡公成後、僅十年、至康熙甲寅、橋又燬、無橋者殆三十年、康熙甲午乙未間、郡守唐文德、復率民成之、三年而功始竣、

李恍

李恍、字恂九、山西安邑人、康熙十二年、以拔貢生累官爲金華知府、爲人廉介方正、甫下車、聲望巳卓然矣、越一年而閩變起、溫處二郡、巳陷於賊、金華望風響應、永康、武義、東陽、義烏、城皆不守、烏合數萬、連營而陣於積道山、僅隔衣帶水、即賊境矣、時營兵止數百、恍多方慰諭。嬰城堅守。以待大兵之援。無何和碩康親王至、數十萬兵屯聚一郡、支應浩繁、恍輯和軍民、使軍不擾。而民不病。朝夕盡瘁、以勞卒於官、民甚痛之、祀於名宦、

李之芳

李之芳、號鄴園、山東武定州人、丁亥進士、順治六年爲金華司理、之芳貌魁偉、美鬚髯、風望卓越、吏才甚優、肆應八面、畧無阻滯、值郡中缺官、剛日理郡事、柔日理縣事、決斷如流、申冤抑、擊豪強、時擬之包孝肅、百姓畏若神明。親若父母。時馬進寶鎮金華、進寶以得城功、賜名逢濟、背利縱色、若虎狼之據嵎、視府縣官奴隸驅之、而之芳獨不爲之屈、凡呈詞有及營卒者、必爲審決、即戍兵將發、恣其淫威、亦必執而拘之、不少縱、進寶見其風裁器幹不尋常、反心折而納交、爲合郡之民、賴以少安、督撫以其才優、命定浙省賦役全書、以治行高等、歷刑部主事、累官至兩浙總督、轉兵部尚書、仍入內閣、爲一時名臣、

論曰、吏金華而官至台冏者、明朝三百年無有也、至

國朝則有李公、公既晉部曹、再則以巡監御史至、三則以都御史齎　欽案至、四則以總督兩浙部院至、每至則斷大獄。雪沉冤。而其功則尤在捍禦強寇、保障全浙、卒成蕩滅之勳。故公嘗曰。吾一生功名、半在浙土。浙人戴公。不啻蜀人之戴張益州。而金華則公功名發軔之初。受恩尤深。非他郡比矣。

張星瑞

張星瑞、字玉符、武進人、壬辰南宮第二人、順治十二年、爲金華司李、秉性剛正、有古君子風、喜搏擊豪強、扶單弱、聽訟片言立央、案無留牘、城狐社鼠、爲之遁迹、公暇與諸生論文、所識拔皆名士。所著有八詠閣論、

張坦讓

張坦讓、字襄左、號遜菴、湖廣漢陽人、舉人、康熙五十九年任金華守、初至訪郡之元惡大憝及傷風敗俗者、盡置之法。一郡肅然。壬寅癸卯間、歲大饑、勞心賑濟。建麗正書院、以祀七賢、旁作學舍。招八邑生童肄

業其中、延名儒爲師、日有餼、月有課、每課文。必親至品論甲乙。多所成就、以丁艱去、弟子追送、抆淚而別、補江西吉安知府、

王治國

王治國、奉天人、康熙十四年、以貢監爲金華令、適和碩康親王統大兵駐郡、軍需旁午、金華以附郭承辦尤劇、治國措置得宜、民以不病、時大軍勦旣括他郡流民、多至金華、爲捐貲賑給、使歸原籍、其善政則嚴保甲、葺城垣、修文廟、積穀賑荒、輯邑志、皆有成勞、以薦陞壽州知州、

繼此有趙泰甡、進士、膠西人、有吏幹、奸獘後進、他邑少年能文者、必薦諸學使者、多至入泮、重刻金華正學淵源、

徐喆

徐喆、廣昌人、貢生、康熙九年爲蘭谿縣丞、事父至孝。每晨必公服省母、乃出視事、居官廉幹有惠。十三年署篆、武義閩寇至、城陷被執、不屈死、和碩康親王親臨祭奠、以死節具題、蔭一子、

府志載蘭谿

國朝名宦、有季振宜、趙滚、予所熟聞、有殷廷弼、至任

未三十喪偶、即不娶、勇於爲治、奸抑強扶弱、以詩自豪、喜急就而少完善。禮詩人季煌、萊自合四方詞客至、皆有貽遺、以卓異陞、檢其庫、虧銀二萬、蘭人爲捐補、婦女或脫簪典衣以助、仍以郡移徙於驛站、廷弼平日用物甚侈、旣失官、悔之、乃齋素卒落魄不振、其後官蘭谿者、相繼虧帑、募捐一無所得、予所識有許公惟訥、本姓施、華亭進士、風裁整麗、到官未三十、爲人廉正、勇於爲治、奸獘盡剔、後與金華守魏公男訟、發其索賂事。魏公除名、而許亦停官、蘭人連名具呈撫院、懇仍補蘭邑、而不能

許公能詩辭、工書畫、玄宰戲鴻堂石刻、今存其家、其學官則有陳公霆萬善時文、好弘奬士類、蘭谿其初文氣平庸、經陳公指授、風氣日上、登甲戌會榜第三、乃去任、其後有褚公宗遂、篤厚長者也、喜論文、善衡鑑、時方童試、邑令延褚公閱文、既畢事而出、予問蘭邑童生何似、曰、有鄭度者、佳士也、時年未二十、既入泮、遂聯捷南宮、其知文如此、歷寧波府學教授而去、時年已八十五矣、視聽步履如英年、丁酉科鄉試、猶應聘閩闈焉、此二公者、皆不負教職者也、而前蘭谿令方公邁、猶以爵帑留寓、

方公甲戌進士、為一科眉目、以文章為性命、有以文就正者、輒別白其高下、且詳論為文之法、無小徇、此三公者、皆身經科第、其才學又足以開拓其議論、故能興起後進、蘭邑近日士皆磨礪、登賢書者亦日益多、則三君子之力居多、吾婺人物文章之盛、莫過南宋、其時在吾郡則有呂成公、陳龍川、唐悅齋、而又有朱文公、陳止齋、葉水心、薛季宣、諸大儒往來教學其間、浦江人物文章之盛、莫過於元、其地則有方韶卿、而又有謝皐羽往來其間、士無碩師、而欲其學之成、難矣、

陳龍驤

陳龍驤、號蟠海、山東陽信人、己亥進士、康熙六年為東陽令、先是令東陽者、為河南李鍊柟、昏眊羸病、政在群小、民不聊生、猛虎白日噬人、既以病去、而陳侯至、老蠹積寇、向之蟠據衙門及土豪之病民者、不數月、鋤擊略盡、或皆抱首鼠竄、匿屬下、小盜初獲笞三十、釋之、再獲笞六十、必死、盜皆藏焉、諸生非公事不見、遇能文士、甚相禮敬、監司守判各役奉符檄至者、或半膝跪白事、侯一嚇、雙膝齊下、視事公廳、冠帶危坐、一吏侍側、寂無人聲、見者驚猶鬼神、即欲飾虛詞

以投、至門上足輒不敢進、民亦不敢越愬、公為治、以實不以文、凡丈量、編審、保戶、革保歇、弭盜賊、禁錮婢、諸事、皆憲令各邑所通行、未嘗創立名色、而行之以誠、始終不倦、故事成而民利之、當其法初行、嚴刑以督、不宰不無枉屈、然法立而民不敢犯、所以陰折奸萌、默扶民氣者、不可勝計、故當公之世、盜竊匿影、奸蠹潛蹤、豺虎遁跡、家戶饒給、近數十年來、宰東陽者、治行推公第一、每日黎明而起、事畢而退、燃燭閱部書、手自登記、無幕客之助、兵刑錢穀、文移往來、擘畫皆出一手、而恢然有餘、可謂能吏矣、公至以康熙六

年、巳六十有餘、而精魄益壯、康熙十二年冬、恭卒者老過市哭、士民設祠祀之、民有帋小標者、夜飲畢、與人鬥於街、干掫者執之、公以其醉釋之、起趨出、忽墮地有聲、公曰、汝懷石搏人乎、詰之、幾死、既愈、或招之飲、則却之、侯卒、盜之曾受刑者、慟之、潛入祠、拔其塑像、鬚以去、小標栽完之、再拔而再栽、或問故、曰、非公責、我。我不戒酒。非我、殺人。則人殺我。我之得生、皆公賜也。噫、若侯者、殆有諸葛武侯之風。而小標則暗符李平云。其後有劉公世燁、字叔子、河南新蔡人、進士、長於爲吏、精明善決斷、不遜陳侯、而慈愛過之、廉稍

不及焉、不久丁憂去、後補雲南呈貢令、陞戶部主事、其署篆則有俞公兆吉、富陽丞、江浦人、爲人廉正、善聽斷、而平易近民、繼又有旻公宗堯、處州同知、旗下人、清正有威、東邑令之假公以取民者、曰隱契、隱畝、荒山、荒灘、公一無所行、公以府官署縣、既無暴政、又絕干謁、民不敢以不急之訟試、署篆一年、合邑安靜、不知有官云、

論曰、陳侯、每舉、子、產、火、烈、水、弱、之、論、云。蓋東邑自許都、倡亂。盜賊接踵。至甲午乙未。始傾巢蕩穴。治亂國、用重典。理固宜然。然亦過甚焉。侯每聽訟。得情、則掀髯色喜。無哀矜惻怛之意。然以公廉精敏。明。其。政。刑。已。稱。善。治。矣。顧侯之善政。不數年而盡變爲害、侯初至、丈量方將告成、邑根多羨、蓋東土山田磽瘠、原有高平水之不同、成化舊册、積步本寬、其後者保畏訟、尺寸不遺、故每都皆有溢額、公令於砂塞水傷處、裁割以符舊額、其後俞侯始通民呈首、勘查隱畝、取賂、凡受惠者、皆且倍之、至史侯伍侯、則丈山量水、尺寸比較、十室五空、而民大病矣、陳侯編審、悉遵賦役全書、册書令民公舉、聽就近地、聚圖析甲、以便催取、開局過割、編册既

定、則書榜張掛、使民觀看、仍令册書側立、挨戶序點、民或言戶單與榜册不同者、立責册書、使之改正、東邑自四十年編審、當事以儒籍册書牟利厚、不由公舉、取銀十二兩、官自僉撥、至五十年、史公編審、無論儒民册書、皆取銀十二兩、銀既入槖、至册書舞弊、則概置不問、隱實掛虛、千孔並出、甚至有過無割、不止零星飛灑而已、又或一圖牽連二十餘都、不知誰何之人、見里既有催取之艱、又有賠納之苦、蓋陳侯時、見里不許包克、所用止正根一倍之費、景侯時三倍可包克、今則包克而兼包

比其貲益多厥後包克之人僥收待赦或死或逃見里受累有貲至十倍者見里之病極矣雖謂陳侯爲良吏可也。

劉淶符

劉淶符山東昌樂人進士康熙五十九年任爲人端方謹重公廉有威城狐社鼠搜剔一盡鄉之豪猾莫不飮迹而任吏與伍取民色目一掃除之用法雖嚴而意實不忍東陽令自陳公之後當推公第一在任三年丁艱去公在任時樓姓倚衆强娶小户女雪夜擁衆至椎門入女家以賽社炮銃之殺三人而退公不宥人命此事與明時永康縣毛公衢同

孫家棟

孫家棟山東安邱人順治十七年以進士爲義烏令爲人廉介精嚴喜擊强扶弱善聽訟鄰邑有冤抑不能自伸者控於司府必懇委義烏縣審斷然亦有直至義烏控者或假他故關提而爲之審無不得其情者然大約貧與富訟則貧勝民與紳士訟則民勝佃與房主訟則佃勝以故一時賢聲載道久之而操輸之家多不許之其後有沈公曾純清正近情民亦宜之其署篆則有嚴州同知張公若霈賢聲甚著督造東江橋以竣其功吾郡或守令缺皆引領望曰安得張公來乎

連一鳴

連一鳴福建建寧人舉人康熙五十五年任義烏令初至猶作鄉音太守愚之越一年稍能官語才不必過人而一介不取自奉如寒士愛民之心出於至誠循良之聲久而益著時歲大饑歷鄉發賑民乃克全撫院朱公軾稱爲兩浙良吏第一方特薦而公以病卒於官

毛文埜

毛文埜字同書湖廣麻城人康熙六年以諸生爲浦江令性慈愛微根不任鞭撲而課亦足遇疑難憲案不爲動徐剖之裕如時與紳士論文賦詩以咨利弊康熙十三年閩逆至邑人多起應文埜率練兵以殺賊以功陞延安知府浦江有趙公符元晉公璐樸公汝毅賢聲日聞侯孜實爲儷

金華徵獻畧卷之二十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遊寓傳

阮孚

〔晉〕阮孚、字遙集、避庾亮求爲廣州、乃授鎭南將軍、甫東而蘇峻亂、遂止武義、居明招山、其地爲惠安寺、寺側有蠟屐亭、宋葉豐詩曰、千古高風挽不回。故山花落又花開。莫欺亭畔莓苔蘚。曾印高人屐齒來。元陳樵詩曰、七賢老死獨南奔。袖有江亭隕淚痕。故國已懸新日月、醉鄉不識舊乾坤。金貂曾入丹陽市。蠟屐應歸白下門。惆悵黃門墓前柏。不禁三度見風塵。

劉峻

〔梁〕劉峻、字孝標、平原人、梁天監中、名入西省、典較秘書、爲安成王秀戶曹參軍、以疾棄官、遊紫巖山、開居教授、吳會人士、多從之遊、其聚講處、後人號之曰講堂洞。嘗爲山棲志、其文甚美、其辭曰、夫鳥居山上。層巢木末、魚潛山下。窟穴沙泥。豈好異哉。蓋其性然也、故有忽白璧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

顯晦蹐駮。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烏足詶毛衣蘇痛在其間哉。予生自原野。善畏難御。心駭雲臺朱屋。望絕高蓋青組。且沾濡霧露。彌願閒逸。每思濯清瀨。息椒卯。寤寐永懷。其來久矣。矧專漢壤民欲天從。爰泊二毛。得居巖穴。所居東陽郡金華山。實會稽西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皐澤坱鬱。若其聳峰叠起。接漢連霞。喬木布護。春青冬綠。回溪映流。則千仞洞底。膚寸雲谷。必千里雨散。信卓犖爽塏。神居奧宅。是以帝鴻遊斯鑄鼎。雨師寄此乘煙。故澗勒赤松之

名。山貽縉雲之號。近代江治中奮迅泥滓。王徵士高拔風塵。龍盤鳳棲。咸萃斯地。（江王竟不知何人惜哉）良由碧崿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華山石馬鞍山也。蘊靈藏聖。列名僊牒。左元放稱此山云。可免洪水五兵。可合神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巗山。山色紅紫。因此爲稱。靡迤陂陀。下屬深渚。巑岏嶧嶙。上虧日月。登自山麓。漸高漸峻。嶮路迴盤。魚貫而升。路側有絕澗。闃閴嘐窔。俯窺木杪。焦原石邑。匪獨危懸。至山將半。便有廣澤大川。皐陸隱脈。予之葺宇。實在斯焉。所居三面迴山周繞。有象郛郭。南則平野蕭條。極目遐望。東西帶二

澗。四時飛流泉清瀾。微霆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洶湧成音。巨瀆引流交渠綺錯。懸溜瀉於軒甍。激湍廻於階砌。供帳無緶。汲㴬歟息。瓶缶楓椅楮櫪之樹。梓柏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苞綠果。搖白蔕。抽紫莖。㠚嶭苯音本蓴。梢風鳴籟。垂柯䦨戶。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華葩攢列。至於青春受謝。萍生泉動。則有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泣露。芙蕖紅花照水。皐蘇縹葉從風。憑軒遠眺。觸憂忘疾。邱阿陵曲眾藥灌叢。地髓抗莖。山筋抽節。金鹽重於素璧。玉豉貴於明珠。可以養性消疴。還年駐色。不藉崔文黃

散。勿用負局紫丸。鵾鶬翔鳳。鳳胎雨霰。綠翼紅毛。素纓翠鬣。肅肅切羽。關關好音。皆馴狎園池。旅食雞鶩。若乃鵾日伺辰。響類鐘鼓。鳴蚿候曙。聲像琴瑟。玄猿薄霧清嘯。飛鼯乘烟永吟。嘈囋嘹喨。悅心娛神。所以跨躡管籥。超軼笙簧。宅東起招提寺。背巘而建。層軒列景。邃宇凌空。博敞閑虛。納祥生白。左睠右盼。仁智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萃。調心七覺。詆訶五塵。郁烈戒香。淤滋定水。至於燕爐夜爇。法鼓旦鬧。于站攝衣。朔行頂禮。詢道諸人。欽仰至教。每聞此河。紛梗彼岸。永寂熙然。若登春臺而出宇宙。雖善是樂。豈伊徒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廁。下望雲雨。蕙樓菌榭。隱暖林篁。飛觀列軒。玲瓏烟霧。日止卻粒之賓。歲集祈仙之客。餌星髓。吸霞漿。將遁雲衣霓裳。乘龍馭鶴。觀下有石井。聳峙中澗。雕琢刻削。頗類人工。躍流潦瀉。潏瀖泱咽。電擊雷吼。駭目驚魂。寺觀前皆植修竹。檀欒蕭瑟。被陵緣阜。竹外則有良田。區畛通接山泉。膏液鬱潤。鄭白史漳。莫之能擬。紅粟流溢。鳧鴈充厭。春鱉吉擷。碧雞冬乾。味珍霜鵝。角巾升於邱嶺。短褐出自中園。菀蔣遍側池湖。菅蒯駢填原隰。養給之資。生生所用。無不阜實。藩籬充物。崖巘歲始。年季農隙。

時閒。濁醪初沫。醥清新熟。則有田父野老。提壺並至。班荊林下。陳觴置酌。酒酣耳熱。屢舞詣欨。盛論箱庾。高談穀稼。嗢噱謳歌。舉杯相酹。人生樂耳。此歡豈訾。出作入息。晚食當肉。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驚。豈與嵇生商劍。楊子階閣。較其優劣者哉。初孝標植根淄右。流寓魏都。冒險履難。僅至江左。遂巡十稔。而迄不見用。遂決志棲遁。嘗爲自序。自比馮敬通。以爲芝焚蕙歎。聲塵寂寞。魂魄一逝。將同秋草。聞者傷之。普通二年。卒於金華山中。時年六十。門人謚之曰。玄靖先生。

論曰、金華自建郡以來。而劉孝標山棲志。實開聲律文字之先。吳賜如贊以潤奪瑤琨。翠浮篠蕩。咸惟麗詞託此。震壤者。信矣。然志所稱江治中奮迅泥滓。王徵士高拔風塵。龍盤鳳棲。咸集斯地。則非常人矣。而究不知其何人。惜哉。

羅隱

羅隱、字昭諫、江東人、唐末舉進士不第、黃巢之亂、歸依吳越王錢鏐、授著作郎、及朱溫篡唐詔至。隱痛哭。請鏐倡義討溫。溫素聞其名。因以諫議大夫招之。不就。縱遊山水。於東陽之南山築室讀書。後人名其地

曰羅隱宅。後人頗有題咏。而予詩云。昭諫不偶世。栖栖或類狂。才名窮益盛。故國老難忘。忠義存孤憤。風流寄短章。何緣此卜宅。深樹有書堂。

論曰、羅隱宅在縣南五里。勒馬峰下。有墨池存焉。其後爲棲賢菴。今廢。昭諫文章氣節。照耀史冊。今東邑所傳。皆俚俗口號。滑稽詭譎。而動輒爲讖。至今窮鄉僻塢。婦人童孺。莫不知有羅隱秀才。其卽此羅隱也耶。

謝翶

謝翶、字皐羽、福之浦城人、爲人倜儻、有大節、工詩文、絕出於衆、試進士不中、落魄漳泉二州、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諮事參軍、聲動梁楚間、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被執以死。翶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號相類、則徘徊顧盼。失聲哭。嚴有子陵臺。孤絕千丈。時天凉風急。翶挾酒以登。設天祥主。荒亭隅。再拜跪伏。酹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悲思不可遏。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莫來歸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咮焉食。歌闋。竹石俱碎。聞者爲傷之、然其志汗漫超越。浩不可禦。視世間事。無足當

其意者。獨嗜佳山水。雁山、鼎湖、蛟門、候濤、沃州、天姥、野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搜奇抉秘。所至卽造遊錄、持以誇人、若載七寶歸者。遊倦輒憇浦陽江源、及睦之白雲邨、鄰隱者方鳳、吳思齊、晝夜吟詩。不自休。其詩風格。弘逸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嶄拔峭勁。雷電恍忽。出入風雨中。當其執筆時。瞑目遐思。身與天地俱忘。每語人曰。用志不分。鬼神將通之。其苦索多類此。婺睦人士。翕然從其學。前至元甲午。去家武林西湖上。前代遺老。尚多存者。咸自詫見翶晚。明年乙未以肺疾作而卒。年四十七。瀕死。屬其妻劉氏曰。吾去

鄉千里交遊惟方韶卿、吳子善、韶卿即鳳、子善即思齊、已而鳳等果至、與方幼學、方燾、馮桂芳、翁登、登之弟衡葬翱於子陵臺南、以文稿刪伐石表之、曰男謝翱墓、初翱以朋友道喪盡、吳越無掛劍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劍錄、勒諸石、未就、復爲作許劍亭於墓右、從翱志也、翱無子、其徒吳貴祠之月泉書院云、翱好修姱、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遊、不屑屑於流俗、意所不顧、萬夫莫回也、每慕屈平、托興遠遊、自號晞髮子、遇談勝國事、輒悲鳴煩促。涕泗潸然下、士有苟合而氣志得者、憎聞翱、翱自若也、翱著書不一種、

詩曰晞髮集、爲婺州作者、有浦陽先民傳、餘則宋學士濂記其目、茲不載、

論曰、謝翱閩人、而卒于睦州。而錄於婺。何也。曰、居婺久也。猶之李白不生山東。而曰山東李白云。蓋小人之生。居雖同里。推而遠之。惟恐不甚也。高賢之至。其自他者。引而近之。惟恐其不親也。翱一布衣。無位于朝。徒以天祥之知。麻衣繩屨。張皇山澤間。若無所容其身者。使其都。重祿。受社稷人民之寄。其能死守封疆。決矣。蓋翱天下士也。昔田橫不降漢。拔劍自刎。客之從死者五百人。若翱之志。其類橫之客者非耶。浦陽之士。從翱遊者。皆矯然自拔。生則薰其德。歿則祀其靈於社。即以爲浦陽之人可矣。予之志翱者以此。

玉華山樵

玉華山樵、不知何許人、或號性天然、或號大呆子、然爲王姓人題識、則稱宗兄、或疑其姓王、而加點爲玉云、予親見山人爲前山胡氏題像洪武初、實至東陽、其小私印姓王名亦彷彿可認。其人偉容儀。美風姿。嘗居里柏嶺。與東山孫氏披麻戴笠。散步閒吟於山水間。有若方外人。多與之。然未嘗遠出。而工詩畫。酒酣則援筆作畫。畫已輒題其上。

而隱遁不污。悲憤激烈之意。每見於筆墨之外。嘗爲人題壁作歌云。七載間關走閩越。一夜思親鬢成雪。回頭往事付空花。形影相隨衣百結。當時恨不早見機。扁舟一棹江南歸。西風塵土障天起。秋水鱸魚空自肥。即今寄食荒村裏。佳士出迎常倒屣。當歌對酒恐暫歡。握手論心愧知已。老懷豈能忘故山。神遊往往於其間。爲君寫此轉悽惻。片雲零落何時還。迄今讀其詞、未嘗不哀其志、其爲新朝指目、削迹埋名、亦畧可知矣、山人將死、謂主人曰、我落魄江湖、非置械問人。我死幸弗以棺埋我。乘以布囊。懸之樹間足矣。

山人在東陽、所主不一家、與呂伯祥、孫原載最契、其詩至今尚有存者、

論曰、山樵蓋元之遺憲、肥遯遜荒、丁鶴年、蔡子英之流也、東陽志疑其爲陳友諒、張士誠、謀士、又疑爲建文從亡之人、誤矣、

沈壽民

國朝沈壽民、字眉生、宣城人、明元沈懋學子、崇禎末、大司馬張國維、以異才特薦、未授職、三疏劾兵樞楊嗣昌、不報、明亡、變姓名入金華山、往來蘭谿武義、爲蒙士師、或與畸人靜者、探幽發奇、以泄其羈孤感鬱

之思、時給諫姜公應甲、隱於瀫流、號石頑和尚、心歡相契、遊處甚密、徵士有孫曰廷璐、偕今太守唐公至婺、訪其祖隱居時事、庚與宋遺民謝翺同志不朽、浦江傅旭元爲作隱跡錄、屬予作詩以實之、詩曰、黃霧沉山海水黑、世數忽入崑明劫、趙岐投身賣餅家、梅福公作吳門卒、宛陵亦有沈徵君、被髮佯狂行大澤、國之將亡柱石空、元戎重寄歸萊傭、徵君膺薦挺危論、請劍慷慨朱雲風、投匭上書不見省、飄然一舸來江東、回首銅駝已荊棘、萬里山河付楚弓、白雲須臾變蒼狗、青山不掩羣公醜、有才不用用匪才、黍苗離離淚成斗、滅迹潛名麋鹿羣、物色幸脫當途口、首陽七尺薇蕨身、學圃耕田時灌溉、金華諸山尊嵯峨、芙蓉秀色明江波、洛下頑民化炬灰、殘山賸水哀情多、金貂不入州陽市、蠟屐亭邊忍淚過、孤燈冷談照獨夜、頭上歲月空蹉跎、竹塢梅花春色好、寂寞行逐頑石老、欲哭無聲歌不成、時與欷歔說天寶、長洲荒荒白日暮、雙溪草色非前度、郎今名孫千里來、欲向直民訪平素、山川滿目不見人、碧桃紅杏春無主、江城樓閣夜蕭蕭、鹿田風雨子規號、徵君之賢今謝翺、鐵笛一聲山月高、

附錄

季煌、字倚公、武林人、少隨父嶺南官署、父亡、長於粵、有俊才、金公絢以侄女妻之、公絢殁、挈妻子僑寓蘭谿、時蘭谿令殷延弼好士、延棨自合與煌爲上客、殷令好爲惡就章、煌隱諷之、令覺、灌以酒、煌不勝盃、酹、乃病、卒、季煌在廣有詩名、在陳元孝諸人間、與石汀和尚唱和、其爲人傲物自高、如歸里詩云、乍歸遍訪知名士、久住希逢可語人、又云、可免獨醒難仗酒、徒供人好易爲詩、其自命如此、余得其遺詩一帖、於徐賓溪、評其五言律詩、脫畧凡

近真景獨造、起語項聯、老淡清超高韻傑出、愛此清骨、三復不已、畧登數篇、并摘警句、於遊寓後、其不竟登遊寓者、以遊寓所重、不專以詩也、五言如春遊云、郊外風來好、生香不是花、夕陽濃樹色、流水淡人家、野店松脂酒、僧房竹火茶、青春吾與汝、休恨共天涯、和徐文長云、何以充饑渴、朝烟與暮霞、出山雲作客、歸樹鳥成家、水引柴門道、苔侵石逕斜、尚愁人問渡、處處種桃花、除夕咏橄欖、苦從先入處、香在未來時、又甘心惟有世、苦口更無人、又松聲連夜雨、海氣一天雲、又誰詩五柳宅、自作

一家郵、又涇渭無淸濁、山林有是非、七律如自題小像云、早年詞賦動江關、萬里遨遊倦未還、袍色暫從芳草定、琴聲常與落花閒、為停盃酒何須月、恐隔家鄉不盡山、是我此時當乞食、只愁陶令滿人間、乞石丁和尚兩有云、水從黃葉多邊住、天向青山盡處生、舟中除夕云、舟酒上眉如逐客、哭音入耳當還鄉、皆佳句也、

華俶黍、字若虛、無錫人、嘗至京、貴人延為上賓、輒以使酒罵坐去、初至東陽、年十九、而白皙僧也、手執鐃鈸、至人家應付、問其來歷、答以詩云、為問天涯流落意、溪頭流水自分明、人皆異之、或延之飲、則不屑、袈裟、而食肉、遂蓄髮作詩、詆譏一切、自負甚高、所交皆絕、或請為蒙師、亦不終、學師黃潛齋先生、見其詩甚喜、延禮之、時予館邑城、每夜輒治具相邀、拈韻賦詩、極歡而罷、卽指詆之、黃公不為意、若虛於作詩外、兼工時藝、獨標天韻、迥出時蹊、能作四體書、至今得其遺墨、皆可珍、其詩情韻秀發、如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雖寡性情、而翡翠蘭苕、無妨可愛、已而之紹興、金赤玉待之最厚、病、使人至桑溪、探其家、乃送之歸、不數日而歿、其妻以室

女為尼、邑令旌之、予常會赤玉於武林、述其在紹興事、與予所見、合之可作笑譜、若虛詩與詩餘、備各為集、予得其七言律一本、擇其數首及警句錄之、夜坐云、檢點殘囊小[illegible]鸚、清宵何處問壺漿、天於我輩真無意、節近殘冬倍可傷、對此驚寒梅幾點、照人無夢月他鄉、誰家漫奏關山曲、若為王孫惹恨長、獨坐云、漫道秋深漏亦遲、昏鴉猶未定栖枝、青閨刀尺含愁夕、虛館茱萸中酒時、轉盡羊腸孤客路、添成蛇足幾行詩、無聊不到消魂地、肯信當年宋玉悲、書徐天池集云、坐我孤帆天上雪、莽

君十丈井頭蓮自嘆云論才那肯居龍腹癡絕還應似虎頭又碧玉一樓爽月曉芙蓉千丈晩霞紅又竹陰㡯護空庭雨水氣虛吹半壁雲山濟河云月明風定燕山遠霜落鴉啼濟水寒

金華徵獻畧二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崇炳撰崇炳字虎文東陽人嘗於蘭溪唐氏輯其郡人著述為金華文畧此則所採金華先賢事蹟也分十有二類曰孝友曰忠義曰儒學曰名臣曰文學曰政績曰卓行曰貞烈曰仙釋曰方技曰來宦曰遊寓自元以前則本之史傳及吳師道敬鄉錄宋濂人物志自明以後則更蒐採諸書以補之然鄉曲之私所錄不免氾濫其序例謂事迹或無可稱而列之名臣者乃序爵之義不知鄉閭耆舊原不當以祿秩為重輕若槩加採錄則是公卿表而非耆舊傳矣

聖學知統錄二卷

〔清〕魏裔介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龍江書院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聖學知統錄二卷》提要

聖學知統錄序

聖學知統錄者述見知聞知之統也自孟軻氏既沒聖學晦蝕火於秦雜霸於漢佛老於六朝詩賦於唐至宋乃有濂溪程朱繼起伊洛淵源粲然可觀其後爲虛無幻妄之說家天竺而人桂下知統遂不可問矣余因子輿氏之意而發明之由堯舜而前始自伏羲以明知學之本於天由孔子而後終於許薛以明知學之不絕於人其餘未定之論俟諸後之君子篇中所輯或攷諸經史之正文或徵諸先儒之格言蓋推天命人心之自然以發大中至正之極則而功利雜霸異端曲學之私不使一毫駁雜於其間誠不揣固陋亦欲存天理遏人欲息邪說放淫辭稍有助於

國家化民成俗之意也學者志聖人之道由是而求之水木本源豈不昭然覺悟而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直有在乎昔者論語終篇述帝王治世之法而推其本曰中孟子終篇述聖賢傳道之實則歸其要曰知所知維何亦曰知厥中而已矣知厥中謂之見知聞知不知厥中不可謂之見知聞知也吾願學聖人者從

事於格物致知之學

康熙丙午中秋朔魏裔介序

聖學知統錄目

聖學知統錄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伏羲

繫詞下傳云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朱熹曰伏羲畫八卦乃萬世文字之祖

魏裔介曰道本於天人能弘之伏羲以前非無聖

人文字未立莫由紀也河圖出八卦興因而重之知幽明知死生知鬼神冒天下之道所謂生而知之者乎圖雖出河匪聖人不知其爲圖也六十四卦不立文周孔三聖人無由而繫辭也天道何由彰乎故道神明之德者明於太極之體類萬物之情者妙乎格物之用伏羲之學其天學乎古之史臣有見於此故曰太昊須其德有日月之明也後世不言天者不足以知學不言易者不足以知學帝誠萬世道統不祧之祖也彼隋之王勣好爲老莊之學作貧芝者說謂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而費畫也此其言妄誕近於侮聖天生神聖代天著作以教天下萬世也文字不啓鴻濛不闢人與禽獸相去幾何亂道之言甚於楊墨束越周汝登作聖學宗傳首載之其亦獲罪於孔門矣

神農

繫辭下傳云庖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

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魏裔介曰神農可謂仁聖之至矣天地生養萬物人性爲貴古者民茹草木之實食禽獸之肉未知耕稼則夭札疵癘之害與炎帝於草木之中辨別五穀之種以興農事又爲耒耜之法教民藝植洪後有無相通遠近交易則五倫之敘可興而禮讓之風自作五穀者天生之寶帝賜之也若夫嘗藥草作方書以療民疾以立醫道又耕稼之餘事耳昔子貢問於夫子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可

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若神農者博施於萬世之民而濟萬世之衆仁之
至聖之至後世言學者必曰體仁觀神農之道濟
生民其心一天之心與或曰帝以始萬物莫盛乎
艮遂以艮爲首作連山之易然夫子罕言之要以
帝之厚德豐功雖不作連山之易與庖羲氏畫卦
開天同爲天學之無不覆育耳

黃帝

繫辭下傳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

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
治蓋取諸乾坤
魏裔介曰伏羲神農去洪荒未遠其風朴略至黃
帝則已文明蓋天道變於上人事變於下聖人因
而通之非有所強而爲之也窮而不變則不能通
不通則不能久豈能宜人而合天聖人之神而化
之聖人之神道設教也其時神農之後德衰諸侯
互相侵伐軒轅修德治兵擒蚩尤於涿鹿諸侯咸
推軒轅爲天子是亦征誅之漸矣然風氣日開嗜
欲漸侈強凌弱大併小勢所必至其勢不得不至
於用兵非聖人之得已也觀外史所記舉六相立
史官制文字制陣法作器用作貨幣制作大備而
制曆以斗柄建寅春正月爲歲首制律以黃鍾宮
聲爲十二律之本育蠶治絲以共衣服而民無皴
瘃畫野分州披立井田而俗尚親睦此屈軼生於
庭鳳凰巢於閣麒麟遊於囿夫子稱其垂衣裳而
天下治誠見自開闢之後至此風氣大變帝能順

天道以化民與伏羲神農同其功也既曰垂衣裳
而天下治乃史謂其遷徙無常以師兵爲營衛恐
亦後世好言兵者附會之說而或者曰黃帝問道
於崆同之山以求長生之術又曰黃帝採首山之
銅鑄鼎鼎成騎龍上天羣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
又如陰符載天發殺機地發殺機人發殺機天有
五賊見之者昌及古詩日中必熭操刀必割等語
皆附託於黃帝然而夫子未嘗言之夫莊子所載
廣成子言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默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可以養一身而
不可以養天下聖人不爲也陰謀詭計賄嗇殺機
知道者所戒而況於聖人乎善乎司馬遷之言曰
學者多言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
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百家之言
雜而難信若遷者亦可謂卓然有見矣余故因聖
人繫易之辭而備述之辨其僞以戒天下後世勿
惑於方士之說入於陰謀之計妄引古之聖帝而
遺之以不純不美之號也

堯

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
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
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帝
曰疇咨若時登庸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
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
乃神乃武乃文奄有四海爲天下君子曰大哉堯之
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
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蔡沈曰書叙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
莫備于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爲言此書中開卷
第一義也
魏裔介曰黃帝之後有少昊顓頊帝嚳皆有德之
君然易皆未叙帝摯以荒飲無度見廢尚書託始
于堯夫子尊之以則天謂堯之爲君純以天道治
天下者也然其勳猷之放大本於欽明欽則必明
所謂敬以明德開萬世以心學之統宗也若乃文
經緯而思深遠出于道之自然信恭能讓動容周

旋中理由是遠于天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即明
之傍燭無疆者也孟子謂堯舜性之從此看出然
首節史臣贊堯性之之德其量遠被而未詳其序
次節乃言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則九族
皆明其德矣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則百姓皆明其
德矣協和萬邦則萬邦皆明其德矣大學謂古之
欲明明德于天下正是此意而堯之則天成功文
章亦非外此而別有設施也首揭中字以授之舜
乃欽明之本體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傳心之大法

即治天下之大法。允執二字。正統業之意也。易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中則未有不正者矣。疇咨若時登庸。順時爲治。乃爲執中。廣運如天。聖神文武。不過一中之變審耳。由是奄有四海。爲天下君。過化存神。篤恭而治矣。蓋天命人君以俊大之德。包括四表上下。渾涵九族百姓萬邦。若不能敬而明之。則中體日漓。無以擴充其分量。而合乎天德。堯能自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故可以贊化育。而與天地參。蕩蕩難名。豈後世勉強者所

能及。其後子思子註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又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乃性之體。非與性有二。和乃性之發。非與中有二也。允執其中。未發爲中。發即爲和矣。仲尼祖述堯舜。嫡親血脈在此。後世人主一念之差。流于偏陂。或以聲色田獵。或以宮室土木。或以窮兵黷武。或以繁刑厚斂。或以愎諫自伐。或以怠惰不振。以至民生日蹙。天命漸去。究其初則起于一念之不中。聖人懇懇告誡。其慎如此。所以示人以聖狂之分途。凡爲學者。自天子以至庶人。斷不能外此欽之一字。而別求所謂執中之妙道也。蔡氏之言旨哉。

說者曰。唐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塚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觀司馬遷之言。疑之也。夫堯咨問若時登庸之人。放齊首言胤子啓明。蓋亦自古以天下傳子之故事。非盡諛也。堯以至公至明。深

知其子嚚訟。不以一人病天下。然後咨于四岳。師錫有鰥。歷試諸艱。受終文祖。二十八載。乃受謳歌訟獄之歸。其禪授天下若此之不易也。許由何人。而遽讓以天下。讓天下何事。而許由恥之逃隱乎。甫謐高士傳又云。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披衣。此四人者。古不知其曾有與否耶。即如所云。不過形如槁木。心若死灰。巢鷦鷯之一枝。飲偃鼠之滿腹。以天下爲桎梏。高蹈深谷。不求名譽者耳。其道偏僻如莊

秋長沮桀溺之流世固不乏而豈足以爲堯舜之師哉又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子州支父夫聖人以天下爲師奉若天命不利天下而爲之亦豈委託尋常視天下若此之易也蓋皆老莊之徒希心眞漠遺棄世務矯飾僞託之說何足信哉何足信哉李太白悵譎之士不諳于典至謂堯幽囚舜野死欲開天下後世疑誣之端可謂無知而謬妄者也

舜

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敍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帝曰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子曰舜其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孟子曰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于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楊時曰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愼徽五典則五典克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敍賓于四門則四門穆

穆以至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以爲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爲舜者當堯末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已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爲然後能有爲也非有爲之難其不爲猶難矣

魏齋介曰舜與堯皆所謂生知之聖也當時有鰥在下不聞有學問授受之傳而惟以大孝著聞瞽子父頑母嚚象傲烝烝自治不至于姦至于帝左

之上業已聞之則其盛德匪朝伊夕矣釐降二女
嬪于嬀汭以治家觀治國也然徽五典而司徒之
職盡揆庶政而冢宰之職盡賓四門而四岳之職
盡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天地鬼神皆有以相
之詢事考言言底可績乃受終于文祖蓋授天下
若斯之不易也舜既攝位首璿璣玉衡以治天次
朝覲巡狩以治人次封山濬川以治地然後去四
凶咨岳牧命九官寅亮天工舜固已無餘事矣此
夫子所以稱其無爲而治也傳心之典雖得之于

帝堯允執厥中之一語而十六字之發揮曰人心
道心曰惟危惟微曰惟精惟一凛凛乎天人之分
虩虩乎聖狂之慮其丁寧告誡不獨命禹知之且
欲命在廷之臣共知之凡天下有血氣心知者亦
共聞共知之蓋萬世之治統于此闢而萬世之道
統亦于此開蔡氏所謂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
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並而傳之而聖門之學所
謂終日乾乾自強不息克己復禮戒慎恐懼者其
端皆出于此也智固天授孝亦庸行舍己從人樂

取于人無不出于自然而無一毫勉強之意若乃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爲後世祥刑欽恤之模範則
中德之尤著者也夫堯之在位雍雍渾渾爾自舜
受終以後賞罰黜陟水火教養赫然震動與天下
有更始之象而聖人謂之無爲者任人圖治德盛
而不顯其有爲之跡也豈非性之者與子輿氏居
深山之中飯糗茹草二章言聖人性體之妙最善
形容而舜之濬哲文明光華協帝後世其弗可
及也已然子輿氏又言人皆可以爲堯舜顏淵曰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夫顏子之學
大舜則恃有精一之功在

禹

大禹謨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惠廸
吉從逆凶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克勤于邦
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
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
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予曰禹吾無間然

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
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孟子曰。禹聞善
言則拜。禹惡旨酒而好善言。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
事也。

張栻曰。禹之有天下也無所與於己。又曰禹之爲
聖本由學而成。

魏裔介曰。帝王之道。本於一敬。非有廣大自驕自
侈之心。觀禹之所以祗承于帝者。不過克艱一語。
而遂可致厥政之咸乂。致黎民之於變。則知爲君

之難者。一言興邦。誠千古不易之龜鑑矣。而廸吉
逆凶。是又與人心道心精一之傳相發明者也。順
道則吉。精一而執厥中也。從逆則凶。不精一而失
厥中也。天道可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
于形聲如此。后可不克艱厥后。臣可不克艱厥臣
哉。克艱卽執中也。克艱則不放逸。不放逸則不昏
昧。不昏昧則善端發現。中體呈露。所存者神。所過
者化。而何帝治王猷之有間哉。子曰。禹吾無間然
矣。言其敬愼之心。無有懈怠。乘之而可窺其罅漏

也。夫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似乎人臣之小節。然八
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胼手胝足。以憂勞天下
之民。其德懋矣。其績大矣。天之曆數。欲不歸之得
乎。舜之以天下授禹。猶堯之以天下授舜也。天與
之矣。聖人何心乎。後之人觀河洛而思禹功。曰明
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他如下車泣罪。好生之仁
也。不矜不伐。無我之至也。懸鐘振鐸。求言之切也。
視龍蝘蜓知命之微也。旨酒必戒。絕欲之萌也。禹
之一生。以克艱始。以克艱終。親承帝命之委託。痛

念厥考之前愆。不敢一息自安。以惕厲於幽明上
下之際。而其所以存其心以揆厥中者。蓋亦至矣。
至戰國乃有德衰之論。若非子輿氏之辯。則聖人
大公至正之心。幾不明于天下後世也。噫。

皋陶

皋陶謨曰。若稽古皋陶曰允廸厥德。謨明弼諧。禹曰
俞。如何。皋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
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皋陶曰。都。在知人。在
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
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
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寛而
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
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
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
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
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
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

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
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
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
有土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
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陸九淵曰唐虞之際道在皐陶天之一字是皐陶
說起

眞德秀曰武夷胡氏嘗舉皐陶謨天命至有土章
曰皐陶之學極純

董鼎曰皐陶發明知人之謨尤覺詳於安民之謨
者蓋二者雖均爲難事而知人爲尤難必明于知
人則安民有不難者矣然於言知人之餘則戒逸
欲崇兢業惟恐人君不知戒懼而至於曠官廢事
於安民之中則懋政事敬有土惟恐人君不知懋
敬而至于褻天黷民蓋以人君一心又知人安民
之根柢與

魏裔介曰堯舜之學固以執中爲萬事萬物之大
本而中之所以得全于天者猶未及詳言之以詔
天下後世也至于皐陶陳謨天人合一融會貫通

之理乃燦然可覩焉其曰愼厥身脩思永脩身也
惇叙九族親親也庶民勵翼尊賢敬大臣體羣臣
也邇可遠在茲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也
蓋中庸九經之序固祖于此其下又舉知人安民
二者而言之以其尤爲仁智功用之大而終之以
九德齊之以五典五禮正其名曰天工天叙天秩
天命天討天聰明天明畏赫赫乎若上帝之臨于
厥躬焉其後聖君賢相所以正位凝命欽若昊天

者。莫不奉其言為準繩。而孔孟所謂天命之謂性。君子戒慎恐懼慎獨。致中和以極于位天地育萬物。盡心知性以知天者。其學皆根本于此。象山謂唐虞之際。道在皋陶者。蓋堯舜執中之道。皋陶特有以指示其大原。而豈執中之外。別有所謂道哉。蔡氏之言曰。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可不知所以敬之哉。味斯言也。其亦有見於皋陶之學矣。而皋陶之微。與堯之欽舜之慎。

所謂異名而同實者也。或者曰。舜禹稷契皆以大德值中天之運。或及其身而為帝。或及其子孫而為王。皋陶之後。弗獲祀天。其以為士司刑之故與。然明刑弼教。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則大舜好生之德。即皋陶之德也。而豈以士師之司。有損盛德哉。夫聖人之生。凡以代天明道耳。必期其子孫之王。是計功謀利之私。非天敘天秩之意也。後之君子。存而不論可矣。

湯

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二十有一祀。大旱。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雨。太甲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商頌曰。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

葉向高曰。自虞書危微精一數語之外。惟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數語。足以亞之。性之為言。實昉乎此。

張鼐曰。開闢以來。未有性命之說。至湯始言降衷恒性也。其萬世道學之祖乎。

魏裔介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直言不諱。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觀

其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其講求于建中之學者固有素矣而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直開萬世性學之原夫以稟受之氣言之或有淸濁之不同而降中之理所謂仁義禮智與心俱生者無所偏倚厥有其常原無不同是在有君師之責者克綏厥猷以率之而已湯無從匪彝無即慆淫是則不縱生民之欲體察本性之善經綸大經而中道立矣蓋眞知夫天命之本然而無一時一刻之不惺惺常目在之也詩人所謂聖敬日

躋者豈非湯之所以爲湯由于日新不懈優入聖域昭格于天久而不息與然湯當夏桀之衰世獨能上追堯舜首揭繼善之宗以任綏猷之責而開後世盤庚武丁諸賢君之統緒則其純一不雜之德克配上帝昭昭乎揭星日而行其初豈有富天下之心而後世奸雄可妄借之以爲口實也孔父之後復有仲尼湯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湯之學其可謂純學也已矣

伊尹

湯誥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伊訓曰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太甲曰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伊尹奉嗣王歸于亳咸有一德曰惟尹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說命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

作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曰伊尹聖之任者也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于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

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公孫
丑問曰。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
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蘇軾曰。辨天下之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
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天下之大而不足以
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
辨者矣。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
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
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

取信于天下也。彼其視天下。渺然不足以動其心
而豈忍廢放其君求利也哉。
程子曰。伊尹之耕于莘。傅說之築于巖。天下之事
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在
我者而已。
王世貞曰。成湯播告于衆。以元聖稱伊尹。愚考其
人誠聖人也。有大德業。有大見識。故能數用權而
無扞格之患。五就桀而桀不忌。五就湯而湯不疑。
知桀之終不悛也。剏此大義。王此大謀。相成湯而

伐放之。天下不驚。湯學于尹。尹之相湯。格言至論
宜不少矣。而不傳于後。至湯崩相天下。始有五篇
之書。典謨之後。四百餘年。再有此精微之論。方伊
尹之訓王。王未克變。營桐之役。此君臣之大變也。
惟其實德光輝。力量重厚。朝廷服之而不敢議。天
下信之而不敢疑。嗣王亦竟以是率德爲商令主。
伊尹之用權不可學也。非聖人而能之乎。
魏裔介曰。諸子論伊尹之聖詳矣。惟孟子知之甚
深。蓋其樂堯舜之道。析危微之旨。得執中之用。故

伐夏之舉。桐宮之放。皆權之於道義。而以不得已
之心行之。其奉天救民。忠君愛國。純乎天理。無一
毫私欲之僞託焉。不然。欲上之不忌而下之不疑。
也難矣。至于先知後覺。尤直闡心學之傳。而啓天
下後世作聖之路。蓋心之發露莫先於知。而生民
之知。莫不能覺。一朝提喚。如寐者之忽醒。不復在
昏迷之中矣。究竟聖人何嘗益之毫末哉。亦令之
覺其所固有者而已。此精一之真傳也。曰敬。曰仁。
曰誠。告戒懇懇。讀伊訓太甲五篇而蔡氏所謂道

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者。固可深思其一德之實
矣。乃說者曰。伊尹母既孕。夢臼出水而東走。身因
化爲空桑。有莘氏採桑。得嬰兒。遂謂伊尹生於空
桑。誕謬之甚。誠所謂齊東野人之語也。

萊朱

萊朱。廸氏曰。湯賢臣。或曰卽仲虺也。爲湯左相。仲虺
之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
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
纘禹舊服　典。奉若天命。惟王不邇聲色。不殖

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
克仁。彰信兆民。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
禮制心。垂裕後昆。嗚呼愼　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
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蔡沈曰。仲虺之誥。其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
桀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次言湯德足以
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末言爲君艱難之道。
人心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忠愛可謂
至矣。

魏裔介曰。孟子言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書載仲
虺之誥。而無萊朱之言。朱子謂萊朱卽仲虺者。必
有據也。其言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而其稱
成湯之德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用人惟己。改過
不吝。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殖有禮。覆昏暴。諄諄乎
以欲爲戒。以禮爲繩。蓋深察乎天下民生之所以
多故者。多欲之主立于上。惟咈民以從己之欲。聲
色貨利。逸蕩罔檢。于是九域不足以供其求。天下
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此夏民所以有時日曷

喪。予及汝皆亡之痛也。能如湯之懋昭大德。建中
于民。豈不欽崇天道而永保天命哉。是其說與湯
誥伊訓相表裏。非知道者不能作也。孟子以爲見
而知之。不亦宜乎。

文王

史記曰。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
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
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
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顚閎夭散宜生鬻子

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
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父止於慈。爲
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孟子曰。文王之治岐
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
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
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
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史記曰。紂囚西伯於羑里。
通鑑前編云。紂十有二祀。西伯演易於羑里。十有三
祀。釋西伯。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遂賜西

伯弓矢鈇鉞。使專征伐。得呂尚伐崇。須伐者伐邘
崇。二十祀。薨。中庸曰。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
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
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程子曰。文王之德似堯舜。

朱熹曰。文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不見其他。所
以爲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一。未忍輕去
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
聖人若之何取之。則是文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
不得已耳。安得謂之至德哉。

魏裔介曰。文王生有聖瑞。身長十尺。胸有四乳。爲
世子時。朝於季歷。孝敬甚篤。及九侯鄂侯遭紂醢
殺。不無歎息。遂遭崇侯之譖。幽囚羑里。於是取庖
犧氏八卦。重爲六十四卦。次序而演之。作卦下之
辭。垂世立教。而筮吉凶。其於神明之德。萬物之情。
通而類之。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蓋自伏羲以後。太
極陰陽之秘。堯舜禹湯諸聖人所未及闡發者。至
此而極深研幾。自非生知之聖。焉能與此。程子所

以謂文王之德似堯舜。而中庸贊其與天同其不
已之純也。文王之學。全是法天。乾元亨利貞。天之
性情體用。一語道盡。萬世學問之祖也。蓋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堯舜就落於形氣者。而體察夫天理
之奧。乾元亨利貞。文王直就乾健運行者。而指示
天德之全。所謂賢希聖。聖希天。用九天則。誠者天
之道耳。自強不息。渾然天理。無私可克。乾之學。聖
人也。非禮弗履。克去己私。復還天理。大壯之學。賢
人也。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不言他

聖而獨言文王者蓋文王之易天學也夫子學文王之天學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我亦曰文王性之也若夫史册所載多後世權謀僞託矯誣聖人如謂西伯陰行善又謂斷虞芮之訟爲西伯受命之年又以戡黎爲文王之事又謂九州之人六州來同夫文王之發政施仁自鰥寡孤獨以至澤及枯骨皆顯然與天下共見共聞而何陰行之有虞芮質成自是西伯禮讓之俗豈以是爲受命之徵哉黎武王事也豈以文王之時

而稱兵以伐紂畿內之諸侯卽化行江漢亦風聲所被未嘗受其贄臣其人也胡雙湖曰夫子所謂三分天下有二特以文王之聖道化所及極其形容之廣耳豈謂三分有二之版圖盡歸于周哉斯言也得之矣故論文王者觀其心學與臣節可謂純一不雜之至而究不外於一敬周公曰文王我師也師文王者當先師其敬止則演易之學得所宗矣

太公望

史記曰太公望呂尚者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際封于呂姓姜氏尚其苗裔也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文王崩武王卽位將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盡懼惟太公彊之伯夷叔齊扣馬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

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紂師紂師皆倒兵以戰紂走自燔于火而死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太公至國脩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爲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大紀曰周西伯納呂望之女邑姜生子誦大戴禮踐阼篇曰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萬世可以爲子

孫恆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恆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

書於席之四端。及几鑑盥盤楹杖帶履觴豆戶牖劍弓矛各為銘焉。

魏裔介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佐命之臣。為之定其謀猷。立其規模。而後從事。是以禹征三苗。尹伐有夏。漢有三傑。唐用房杜李靖等。雖王霸不同。其勳伐一也。觀史記所載。則伐紂之事。太公之謀為多。而泰誓牧誓。總眾庶與舟楫。嚴步伐止齊之法。率虎貔熊羆之士。太公之於行軍戰陣。固仁義而兼紀律者也。其為周室元功。顧不偉哉。然以文王之聖。即奉尚父為師。而武王從之受丹書之道。敬勝義勝。直接危微之傳。此其於先王之道。講求之必非一日也。乃世因太公之知兵。一切陰謀詭計。皆附會於太公。又謂太公為朝歌之逐夫。譙周曰。呂望嘗屠牛於朝歌。賣飲於孟津。夫太公歸周未幾。而以女邑姜妻武王。生成王誦。則其室家素著刑于之化可知。而豈有惡妻逐夫之事哉。六韜所載。多戰國權詐之言。非盡太公本旨也。孟子曰。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

聞西伯善養老者。西伯以養老致太公。太公以大老歸西伯。文王之服事殷。武王之伐紂。太公皆左右其間。蓋識時順命之聖人也。而豈陰謀詭計一切功利之徒所可及哉。是不可以不辯。

散宜生

史記曰。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

魏裔介曰散宜生其他事蹟不可得見獨史記載此一段其竭忠救主求賢輔治固已見人臣之大義矣與氏列諸見而知之其時去周初未遠必其言行之詳尚有存於籍者而今不可考矣或乃謂閎夭散宜生必不賂紂夫君必不可以不救紂必不可以正言散宜生之賂紂合乎義者也是之謂知權知權則知道矣

周公

史記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爲子孝

篤仁異于羣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金滕云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子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

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

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禮記

文王世子篇周公踐阼章曰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
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
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
世子之道也史記曰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
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
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
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管蔡武庚
等果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
叔殺武庚收殷餘氏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

奉殷祀定諸侯咸服宗周周公還政於成王成王臨
朝作多方作無逸作周官作立政周公在豐病將沒
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
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
也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
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魏裔介曰自古帝王經國致治之法至成周而大
備然武王末受命未及有所布置制禮作樂大率
皆周公之爲也觀多士多方無逸周官立政諸誥

惻怛深厚規模弘遠而鴟鴞東山大雅文王瓜瓞
生民諸什比物連類曲體人情闡明至德千載而
下令人讀之者猶感動興起不能已已而况親炙
之者與周禮一書劉歆末年知周公致太平之迹
具在斯紫陽謂其廣大精密不可謂無與於心性
若乃六十四卦之大象三百八十四爻之繫辭擬
形容而象物宜觀會通以行典禮得羲文洗心退
藏之傳此孔子所以歎其爲才之美而一生汲汲
皇皇欲行其道遵其禮見於夢寐不忘也攝政之

事世儒或疑之謂周公位冢宰之位而已非如荀
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然禮有踐阼之文則負
扆而朝自是循諒陰聽於冢宰之禮而三叔遂借
之以爲口實公孫碩膚破斧缺斨亦何損於聖人
之德哉司馬遷解我之弗辟及居東先後與尚書
諸儒所詮微有不同要之鄭康成之說折衷爲得
其中也康成曰成王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
歸攝政三監及淮徐叛周公乃東伐之余反覆詳
考知易書禮詩周公之作爲多其學一文王法天

之學而仁智忠敬誠篤。臣道於此而極。治法心學
亦於此而極。孟子曰。悅周公仲尼之道。周公仲尼
一道也。知言哉。

聖學知統錄卷上終

聖學知統錄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孔子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
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
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及長為委吏。料量平。為司職吏。畜蕃息。適周問禮於
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
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子家臣。以

通乎景公。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孔
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
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
書禮樂。弟子彌眾。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
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定公以孔子
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
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
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
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

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行。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圍之。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

求。孔子如蔡及葉。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而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

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子思子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

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

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徊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高攀龍曰。顏之仰鑽瞻忽。曾之江漢秋陽。思之敦化川流。孟之金聲玉振。宰我謂賢於堯舜。子貢有若謂自生民未有。是皆智足知聖。未若夫子自言知我其天。天不可知。聖不可知。蕩蕩乎其孰能名之。

魏裔介曰。孔子至聖也。後人贊述極多。不暇概述。止就聖門諸賢而論。則宰我所言者事功。子貢所言者禮樂。有若所言者天縱。而夫子之所以爲夫子者。固未嘗發其蘊也。曾子言江漢秋陽。其性體之潔白乎。子思言祖述憲章。其家學之淵源乎。孟子言金聲玉振。其中和之體備乎。此三大賢者得道之眞傳。其學不同。而其言與宰我三子亦自有異。孟子謂宰我三子智足以知聖人。殆未若曾子子思孟子知聖人之深也。司馬遷言自天子王侯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亦可謂得其大端。而夫子之所以爲夫子。亦未嘗發其蘊也。夫子之自序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主忠信。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也已矣。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

夢見周公。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嗚呼。夫子自道如此。雖其生而知之。而終身好學。不知老之將至。後之人由夫子之言。與曾子子思孟子論贊之言。進而求之。則所謂無行不與者。卓然有在。而又何疑於天之不可階而升乎。余竊窺測夫子一生言學。惟在

于仁。一生自信。惟在于天明德至善。精一之中也。忘食忘憂。乾健之理也。作春秋以扶周公之衰。闡十翼以扶羲文之秘。刪詩書以明帝王之道。述孝經以廣至德之風。正禮樂以垂萬世之範。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聖至夫子。而性其渾然天地乎。乃其自信則不曰性。不曰道。而曰文。若謙言之者。不知道之顯者謂之文。聖人之文。聖人之道。聖人之性也。且自伏羲氏以來。道統之傳。固不止文王。而獨以文王旣沒。文不在玆自信。則以文王純亦不

已。通神明。類萬物。宜得伏羲之心傳。而夫子學深於易。固心文王之心者也。由是言之。夫子近師文王。中師堯舜。遠師伏羲。彰明較著。彼識大識小之論。不過在名物度數之間。而謂仲尼師老聃者。尤謬妄無據之論也。史記載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告之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已。爲人臣者毋以有已。而不載夫子稱龍之言。則必其徒附會之說。而豈孔子之師乎。學者不信四書之言。乃好引贋雜之書。伸彼詆此。多見其不知量也。顏曾思孟。得夫子之傳。乃顏子以早夭弗克著書。而曾子作大學。傳之子思。子思作中庸傳之孟子。或受業及門。或私淑諸人。豈不可謂見而知之者歟

顏子

史記弟子列傳曰。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

也不改其樂。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魯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南軒張氏曰。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

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爲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略亦可見矣。

魏齋介曰。顏子之於聖人，見而知之者也。其天資淳淑，殆近乎生知，而其于道也認之最眞，而守之最固。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也。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由是觀之，子淵之所以爲學者，固有得吾夫子仁德之體，而其所以治國者，固已有斟酌四代之用。此其所以稱其好學，而曰不遷怒，不貳過，而用行舍藏，獨許其與爾有是也。嗚呼。夫子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顏子誠之，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使天假之年，則見其進而不見其止，必至優入聖域，而思勉之俱化，渾然至誠，如夫子之從心不踰矩。不幸夭殤以死。然即論語所記考之，其氣象之深邃，心性之含弘，固示人以希聖之端倪，而非餘子之所可及矣。乃橫渠張子謂顏子未到聖人猶是心麁，而潛室陳氏謂未免有暗處，故謂之心麁。其亦不知顏子者矣。王氏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夫曾子子思皆聖學也，顏子較敏耳。禮也仁也，誰爲二之，誰爲識之，則謂顏子聖人之學。其心至今在可耳。學顏子者，學其擇善服膺，則

心不違仁，可庶幾矣。

曾子

論語曰。參也魯。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

事則有司存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
免夫小子孟子曰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
有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孔子沒門人以有若似孔子
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
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
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
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

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
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
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
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
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
安而沒史記曰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
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魏裔介曰曾子之學始終惟一忠恕易乾之九二
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

德博而化九三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
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
存義也夫乾之學聖人也而惟一念忠信至之終
之忠恕之爲道一以貫之無疑矣觀其事親之孝
守身之敬容貌辭氣之閒交友傳習之際惇篤不
懈至于易簀而沒惟求合乎理之正而死生不足
以易其心孝經之受大學之作夫子以一貫之道
相授受蓋知其眞積力久直接乎格物止至善之
傳非偶然也或者曰顏子之學與曾子異夫就其

入道之始言之則顏子之聰明直達仁體固似過
于曾子至于好學力行誠敬合一則曾子與顏子
初無異也故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
光大矣子輿氏謂之守約者自反而縮惟此天理
之所在敬以持之而不已初非有煩難之事也後
之求道者求之於艱深求之于寂滅卽求之于心
而作輟間斷不能恒久而不已何以體仁而備內
聖外王之學哉夫曾子弘毅而仁以爲己任顏子
克復而天下歸仁未有克復而不弘毅者也求仁

者其思之。

子思 纂集孔叢子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迄於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業。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為

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魯雖以宋為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孳孳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

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亂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

魏齋介曰。子思之學。盡之於中庸。而中庸之學。即五經之精蘊。孝經論語大學之合撰也。中庸之義。先儒論之詳矣。然中之一字。雖自堯舜以來相傳。而其義解之者或有未盡。愚謂不偏之謂中。渾然之中。衆理無所不備。所以謂天下之大本。不易之謂庸。常行之理。一刻亦不能離。所以謂天下之達道。蓋天人合一。凡聖同源。於是書見賢可學聖。聖可學天。亦於是書見焉。程子曰。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

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實學也。學者沉潛以思。身體而力行之。誠明合一。性道教於是得所宗矣。至於孔叢子所載。雖不見於庸孟。然家庭相傳。必有記籍。故錄之以爲傳。蓋其所謂中庸四十九篇者。與今之三十三章不合。其亦有所遺缺耶。

孟子

史記列傳曰。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

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孟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

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程子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

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

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作處。天地懸隔。

魏齋介曰。吾讀孟子之書。而知千聖相傳之學。至是而有所會萃焉。蓋循蜚禪通以前。固不可得而考已。自伏羲以開天之聖。仰觀俯察。遠取近取。直剖混沌之秘。而性學已露其端矣。然而不言者。易所謂黙而成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逮伊耆氏爲君。初不知其何所師授。而以允執厥中一語傳之於舜。舜復以十六字傳之於禹。則心之精妙著矣。而性之一字猶未顯也。至湯而大闡厥宗。乃明告於天下曰。惟皇降衷下民。厥有恒性。性之說昭然著矣。然湯文闡之而不足。桀紂亂之而有餘。伊

尹作伊訓。箕子衍九疇。呂望奉丹書。周公作大誥。諸聖人竭其心思。不憚文辭之紛紛者。無非爲此天命秉彝之理也。春秋之時。王迹既湮。道德壞裂。天乃誕生素王。爲萬古照長夜。以大學傳曾子。以中庸傳子思。而子思之學。孟軻氏獨得其傳。所傳者何。天命之謂性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也。是以一生言性善。言仁義。言人皆可以爲堯舜。惓惓行道。無一息不在民生。雖以齊梁庸主。保戀之不忍遽舍。而知言養氣。發前聖之所未發。割烹自鬻諸章。雪古人不白之誣於千載之上。彼楊墨之凶德告子之執拗。淳于髡公都子萬章諸人之反覆詰難。歷歷辨晰。若鴻鐘之在懸。大扣之則大應。小扣之則小應。如明鏡之在握。媸對之而見媸。妍對之而見妍。初不費思索。不事考証。披卻導窾。批亢擣虛。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自非天理精純之極。何以有此雄辨快論哉。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我則曰孟子聖人也。昔人謂孟子若遇莊子二人

辯知孰勝。愚謂莊子幸而不遇孟子耳。彼雖剽剟儒墨。汪洋自恣。然以孟子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固非詭遇之師所能與之角勝也。自孟子之沒。知孟子者莫若韓子。謂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豈不信哉。其自序去聖未遠。居聖最近。蓋將自負於顏曾思見知之列。而以聞而知之望天下後世之人。衍仁義之澤於無窮。而後世之學者猶曰。聖人未嘗有一法與人。亦無有一法受於人。前無轍跡可循。後無典要可據。見

無所見。聞無所聞。故曰無有乎爾。舉聖賢傳心要典。入于異敎而不自知也。哀哉。奈何不及而求其放心也。

周濂溪先生

宋史本傳云。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辯。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又以汚穢善政爲恥。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譖。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

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寃澤物爲己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

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據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因與為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二子壽燾燾官至寶文閣待制

朱子曰周子通書此近世道學之源也而其言簡質若此（見答丘子服書）

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

圖若通書之言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為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見再定太極通書後序）

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為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宋興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模宏遠矣歷選諸儒傳授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汎掃平一之功未有高焉

者也。見濂溪祠記下同

先生不出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于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于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

先生之言。其高極乎太極無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造化之賾。而其實不

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

濂溪之圖書。雖其簡古淵深。未易究測。然其大旨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于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民者。

蒙論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于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祕。非後學所能測窺。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咏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邪。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

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為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見與汪尚書書

通書文雖高簡。體實淵慤。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化。修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見答何叔京書

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為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懷灑落。有儒風道骨。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大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子也。

先生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
以周宗族奉賓客家無百錢之儲襟懷飄洒雅有
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
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花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
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 見事狀
南軒張氏曰濂溪始學陳希夷後來自有所見其
學問如此而舉世不知爲南安獄掾日惟程大中
始知之可見無分毫矜誇此方是朴實頭下工夫

底人又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
者非不知尊敬孔孟而講習六經至考其所得則
不越于訓詁文義之間而止矣于所謂聖人之心
所謂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
其藩而況睹其大全者哉惟周先生出乎千載之
後而有得于太極之妙今其圖與書具存道學有
傳實在乎此又曰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汩于五伯
功利之習求道者淪于異端空虛之說故言治者
若無預于學而求道者反不涉于事孔孟之書僅

傳而學者不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
盛可勝歎哉惟濂溪先生崛起于千載之後獨得
微旨于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
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于是知人之爲至靈
而性之爲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
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
孔孟之意于以復白又曰先生之學源淵精粹實
自得于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
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主靜之爲本以見聖人之

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修爲者故其所養內
充闇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于時而蒞官所至如
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
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又曰去古益遠先生起
于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于其心本乎易之太極
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
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于治先王之禮樂
刑政可舉而行如措諸掌于是河南二程先生兄
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

學可以至于聖。治不可以不本于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而詖淫邪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其形。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

北山陳氏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夫子歿。門人各以所聞傳道于四方者。其流或少差。獨曾子子思之傳。得其正。子思復以其學授孟軻氏。斯時也。百氏之說昌矣。孟軻氏沒。又曠千載而泯不傳。濂溪周子出。始發明孔子易道之蘊。提其要以授哲人。既又手爲圖。筆爲書。然後孔氏之傳復續。凡今之學。知有孔子大易之蘊。大學中庸七篇之旨歸者。皆自先生發之。先生之功在後學。深長且遠者以此也。

鶴山魏氏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淪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于是知身之貫。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

可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亦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又曰濂溪奮乎百世之下。始探造化之至賾。建圖著書。闡發幽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于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于俗師。則淪于異端。蓋有不足學者。于是二程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與時皆不及大用。而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關。誠爲不小。

臧氏格曰。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傳。匪由知索。神交心契。固已得其本流。不然。睹溪流之細爽。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嗜嗜之耶。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墮于荒忽。循守者不淪于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誣。功用豈不偉哉。

魏爵介曰。濂溪先生。聞而知之之大賢也。朱文公

張南軒諸先生論之詳矣予復何言惟願學者觀太極圖以學易觀通書以體中庸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尋孔顏所樂何事希聖希賢開風興起伊洛淵源接踵非遠矣

程明道先生 稍删本傳

宋史本傳云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徙開封徙河南高祖羽太宗朝三司使父珦顥舉進士調鄠上元主簿鄠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顥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為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為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稅

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擇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五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熙寧初用呂公著薦為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材為言務以誠意感悟主上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以為便言者攻之甚力顥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為之媿屈自安石

用事顥未嘗一語及於功利居職八九月數論時政
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
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
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
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徼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
日進尚德之風寖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安
石本與之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
提點京西刑獄顥固辭改僉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
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顥公直以爲已所不如程昉治

河取澶卒八百而虐用之衆逃歸群僚畏昉欲勿納
顥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卽親
往啓門拊勞約少休三日復役衆驩呼而入具以事
上得不遣昉後過州揚言曰澶卒之潰蓋程中允誘
之吾且訴於上顥聞之曰彼方憚我何能爲果不敢
言曹村埽決顥謂郡守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
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爲盍盡遣廂卒見付渙以鎮
印付顥立走決所激諭士卒議者以爲勢不可塞徒
勞人爾顥命善泅者度決口引巨索濟衆兩岸並進

數日而合求監洛河竹木務歷年不叙伐閱特遷太
常丞帝又欲使修三經義執政不可命知扶溝縣廣
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子無生理顓脅取行舟財貨
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顥捕得一人使引其類貰宿
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繂爲業且察爲奸者自是境無
焚剽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章震諸邑競侈
供張悅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取於
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除判武學李定
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

監汝州鹽稅哲宗立召爲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
四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於面背門人
交友從之數十年亦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
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
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
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
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
意至於平天下洒埽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
病學者厭卑近而騖高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

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乘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之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顥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

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嘉定十三年。賜謚曰純公。淳

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河間劉立之曰。自孟軻沒。聖學失傳。學者穿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傑然自立於千載之後。芟闢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世希。能造其藩閫者。蓋鮮。況堂奧乎。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一有忿厲之容。接人溫然。無賢不肖。皆使之款曲自盡。聞人一善。咨嗟獎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

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故雖桀傲不恭。見先生莫不感悅而化服。風格高邁。不事摽飾。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復萌于胸中。太中公告老而歸。家素淸窶。僦居洛城。先生以祿養。族大食衆。菽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幼孤窮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于成人。嫁女娶婦。皆先孤遺而後及己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先生達於從政。以仁愛爲本。故所至民戴之如父母。立之嘗問先生以臨民。曰

使民各得輸其情。御史曰。正己以格物。雖愚不肖。佩服先生之訓。不敢忘怠。先生抱經濟大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用于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疾苦。如在諸己。聞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顏色。嘗論所以致君堯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千五百年一生斯人。時命不會。如此美志不行。利澤不施。惜哉。

成都范祖禹曰。先生爲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道可以必至。勇於力

行。不爲空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其爲政視民如子。慘怛教愛。出於至誠。見利除害。所欲必得。故先生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而思之不忘。先生嘗言縣之政可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先生以親老求爲閑官。居洛陽殆十餘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于家。化行鄉黨。家貧疏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賙贍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絕於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先生於經不務解析爲枝詞。要其用在己而明於知

天。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覩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眞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爲多。雖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爲時之通塞。既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爲且大用。及聞其亡。上自公卿。

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時不幸也。其命矣夫。

朱子曰。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則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不須如此分別也。見答張元德書

魏莊介曰。明道天資清淑。近于顏子。自其幼年受學于周茂叔。尋仲尼顏子樂處。蓋直示以心得之妙。而言誠言仁。亦多得之太極通書之論。其爲學

也。以主敬窮理爲本，而以聖人爲必可至。其事君也，以正心窒欲爲先，而置功利于不言。其居官也，以救世濟民爲急，而華膴不足移其志。其處友也，以虛懷忠告爲期，而偏拗亦皆服其誠。崇尚六經，力闢佛老。此伊川所以稱其精金良玉，寬而有別，和而不流。接物春風，入人時雨。胸懷洞然，徹視無間也。享年五十有四，不爲夭，而未及著有成書于世。今所見者，遺書所載之嘉言，皆可述而志也。惟善惡皆天理，善固性，惡亦不可謂之非性二語，

以氣質之性言之，故與孟子之言微有異，而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爲中人以上而言，非概論也。朱子謂明道說話渾淪，然高，學者難看。或者以此耶。主靜之說亦本於周子，其後如龜山豫章延平一派皆於靜中觀喜怒未發氣象，蓋將以求其所謂中者而立本，豈禪家頑空之謂哉。學者於遺書及伊洛淵源錄詳考先生之言行，不能不生高山仰止之思也。

程伊川先生 補刪本傳

宋史本傳云：程頤字正叔，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頤因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情

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則不思

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强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與顏子所好異矣。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卽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事頤。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

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秘書省校書郎。旣入見。擢崇政殿說書。卽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况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

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爲慰。旣除。有司請開樂置宴。頤又言除喪而用吉禮。尚當因事張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皆從之。帝嘗以瘡疹不御邇英累日。頤詣宰相問安否。且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相以下。始奏請問疾。蘇軾不悅於

頤。頤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合攻軾。胡宗愈顧臨詆頤不宜用。孔文仲極論之。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久之加直秘閣。再上表辭。董敦逸復摭其有怨望語。去官。紹聖中削籍竄涪州。李清臣尹洛。卽日迫遣之。欲入別叔母。亦不許。明日賷以銀百兩。頤不受。徽宗卽位。徙峽州。俄復其官。又奪於崇寧。卒年七十五。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張載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

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在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涪人祠於北巖世稱爲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陽

伯從祀孔子廟庭門人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皆班班可書呂大鈞大臨見大防傳

武夷胡氏曰程氏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指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程氏之行其行己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不顧也

范陽張氏曰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賢氣象如曰孔子元氣也顏子景星慶雲也孟子有泰山巖巖氣象自非以心體之安能別白如此

魏裔介曰伊川先生自其年十八時即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其志可謂銳矣而顏子所好何學論直衍濂溪之解深明不遠之復且以聖人爲可學而至致知力行自明而誠何其頓悟而約之於中正如是其蚤也其後力學好古涵養淵粹經筵數陳有古伊訓說命之風焉乃與眉山以戲謔之言遂有蜀洛之分非先生意也

紹聖削籍流竄涪州易與春秋二傳發明聖學爲多而涵養須用敬入道莫如敬有功於後學最切若乃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楊雄韓愈說性正說著才等說發揮性善之旨足以正諸儒之舛誠如王巖叟所謂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累之功深也或謂自秦漢以下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也程正叔而已豈不然哉故吾嘗謂伊川見地高明知性識仁與明道無容軒輊而其析義至精著論至確其所言之規矩準繩

足以爲後儒持循而漸躋於聖賢之域著書立教伊川之功大矣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嗚呼此鄒志完之所心服也然則伯淳優於正叔固未可爲定論與

張橫渠先生

宋史本傳云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

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敎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明州苗振獄起往治之末殺其罪還朝卽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

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斂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曰載之始終善發明聖人之道旨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還

其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賻。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書號正蒙。又作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

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材。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程顥嘗言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學者至今尊其書。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明公。淳祐元年。封郿伯。從祀孔子廟庭。弟戩

二程遺書云。問西銘何如。伊川先生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克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克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智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

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先生曰。表叔平日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頤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删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矣。

朱子曰。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瞬有養。息有存。此語極好。見語錄

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

爲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旣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魏齋介曰。自臯陶以五典五禮言治。而禮遂爲奉天治人之統紀。聖人云。克己復禮爲仁。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禮卽仁也。三代而後。學者汨沒於詞章功利之習。虛無寂滅之說。鮮知以禮爲教。而橫渠獨教人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豈非聖門教

人之遺法與。其爲治也。意在於訓誡子弟。養老事長敎本善俗。以復仁讓之風。井田之法。雖未必可行於時。而其法三代之言。則根本之論也。鬼神者二氣之良能。其道鬼神最爲親切。性於人無不善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是卽孟子君子不謂性也之說。而非以氣質之性。與天地之性並峙而爲二也。人生祇此天命之性耳。因氣質之淸濁。習染不同。其智愚漸以異。非天地之性有異也。奈之何後之學者。反以氣質借口。而疑人性之或有不善哉。孜孜矻矻。講求先王之遺禮。欲稍稍見之於施行。而卒沮尼於流俗。此固世俗之常情無足怪也。西銘一書。明理一而分殊。直証仁體。其後學無所傳。良由後生鮮於放蕩自恣。而樂於無忌憚。乃上蔡反謂橫渠以禮教人之失也。不惟不知禮。直不知仁也。

朱晦菴先生　删纂史傳

宋史本傳云。朱熹字元晦。徽州婺源人。幼穎悟。父松

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年十八貢于鄕。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孝宗卽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致知格物。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淳熙

五年。除知南康軍。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疾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褻之鄙態。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莫大之禍。

必至之憂。近在旦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怒。宰相趙雄解之。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單車就道。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按行境內。所部肅然。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以論台州太守唐仲友。與王淮忤。遷江西提刑。不拜。遂歸。且乞奉祠。吏部尚書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近日縉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熹也。十四年。周必大相。

除熹提點刑獄公事。遂入奏。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以欺吾君乎。除兵部郎官。辭免。除直寶文閣。熹又辭。投匭進封事。言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事。疏入。明日除崇政殿說書。光宗即位。除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土俗崇尚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菴舍以居。熹悉禁之。除秘閣脩撰。

差知潭州。寧宗即位。除煥章閣待制侍講。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韓侂胄用事爲慮。既屢爲上言。又數以手書啓汝愚。汝愚不以爲意。及是汝愚被逐。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自熹去國。侂胄勢益張。劉德秀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於是攻僞學日急。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屛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

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黄榦。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嘉泰初。學禁稍弛。侂胄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彦沖。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熹之學。旣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

平李侗老矣。嘗學于羅從彦。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句。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

伊洛淵源錄。皆行于世。熹没。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于學宫。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亦在學宫。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别錄十卷。理宗紹定末。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七人列於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張周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黄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

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熹子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

勉齋黄氏曰。先生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賢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别其次第。綱領條目。燦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

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關於
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閫者既以
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
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沉潛反覆或達旦不寐
或累日不倦必求其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
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
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
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
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

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
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攷論
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光編年之書稡以春
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
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
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
生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
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晝而後天地
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

所得有淺深所見有踈密先生既爲之區別以悉
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
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
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小異
亦必講磨辯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
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
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眞
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
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

論愈下者則又崇奬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
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立於卑
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
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教人以大學語孟中
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
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
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
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
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辯其音釋

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殫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嘗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資禀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而造其極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由孔子而後曾子

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先生而始著乎居倦倦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謂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傳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又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若夫析世學之謬辨異敎

之非擣其巢穴砭其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蹈於荊棘擭阱之途摧陷廓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合濂溪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敝可也

鶴山魏氏曰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爲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爲也必並

生錯出。交修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皐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爲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詘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自比閭接授之法壞。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材移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群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爲闡幽

明微。著嫌辯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古而無弊。嗚呼。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爲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儔。唱焉莫之和也。絶焉莫之續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何啻千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

經要。而千數百年習浮雕淵莫知其說者。至于[illegible]然如洗滌之開。大寐之醒。至於呂謝游楊尹張侯胡諸儒切磋究之。分別自之。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絶之久。而復之難。倡者寡而咻者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先生。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久而思誤。實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內外。群疑之精蘊。各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

講究。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張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會其經世之規。變賢新民之學。燦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推其義。則卿三才之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是。而道全體而微。非若棄倫絶學者之索乎高遠而[illegible]

取寵者之安於卑也徇其盛歟嗚呼帝王不作而
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
爲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
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
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魏裔介曰聖人之學求仁而已復性而已是以論
語一書處處教人以恭敬無失之道蓋恐人以一
念之放逸而失其本心之天理孟子言人皆有不
忍人之心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蓋欲人

於一念之發現而充其本心之體用然而天下之
事理無窮時勢多變自非考究詳明無以知其義
理之所在而爲處事應物之準此博文約禮所以
相須爲功而删詩書正禮樂聖人自述爲好古敏
以求之而孟子七篇上下千古權衡不爽殆非空
疎無據之學也況自兩漢以來一亂於老莊再亂
於釋氏而詞人之詩賦俗學之口耳總無與於斯
道之正傳周程張諸子出而道之大端已彰明較
著矣至紫陽乃爲之正其端緒明其統紀使學者

確有塗轍之可遵趨向之不訛不然三家之學散
失淪落未必不爲後人覆瓿之具也或謂朱子之
學流於訓詁卽其自言亦曰竊好章句之習向來
涵養功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尋流逐末之弊推類
以求衆病非一又曰邇來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
來支離之病似自悔其著作之多者要之此不過
早以自牧接引後學之虛懷而非有慕於不立文
字不假修爲之說也故其言曰若保此不懈庶有
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夫性

與天道爲中人以上言之也文行忠信則徹上徹
下盡人可爲之學也假令學可以頓悟而遂已則
聖人又何必信而好古何必筆則筆削則削而詩
編之絕哉若晦菴之學可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
而仁在其中者也明之袁黃將集註改爲删正肆
其譏評甚且謂朱子自十八歲登進士第學問之
時原少多見其不知量也

許魯齋先生　刪纂史傳魯齋遺書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父通。避地河南。以泰和九年九月。生衡於新鄭縣。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久之。師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饑渴。見書疏義。得易王輔嗣說。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

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聚學者謂之曰。昔者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先生亦旦夕講誦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冬盛暑不輟也。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爲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寖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才有餘。即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弗受也。甲寅以姚樞爲勸農使。敎民耕植。召衡爲京兆提學。中統元年。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疑竇默與之爲表裏。乃奏以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衡爲太子太保。衡曰。禮。師傅

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爲然。乃相與辭免。改衡國子祭酒。未幾。衡亦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衡乃上疏言五事。書奏。帝嘉納之。衡多病。帝聽五日一至省。時賜尙方藥美酒。四年。乃聽其歸懷。五年。復召還。奏對。六年。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悅。又詔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定官制。衡歷考古今分併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凡省

部院臺郡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爲
圖七年奏上之翌日使集公卿雜議中書院臺行移
之體衡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挺
在樞密高鳴在臺皆不樂欲定爲咨禀因大言以動
衡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不可測衡曰吾論
國制耳何與於人遂以其言質帝前帝曰衡言是也
吾意亦若是未幾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擅權勢
傾朝野一時大臣多阿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
讓俄除左丞衡屢入辭免從幸上京乃論列阿合馬

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
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旨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
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
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帝
久欲開太學竇默言於上曰三代歷長久風俗純者
自設學養士所致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教
之示風化本於是以衡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
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
大朴未散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爲國用[illegible]

請徵其弟子王梓等十二人爲伴讀詔驛召之來京
師分處各齋以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
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爲教因
覺以明善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筭少者則命習
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習字必以顏魯公
爲法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
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每說書不務多唯肯款周折
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
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可用否大凡欲

其踐行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
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嘗曰敬敷五教在寬則是教
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雖要嚴密然就
中節目須且寬緩蓋人品不一有早成者有晚成者
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
事有所短千萬不同遽難以強之也且教人不止因
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之教人與用人正
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故衡之教
人也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

諸善。時其動息而施張之。愼其萌蘖而防範之。日漸
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以是
凡爲弟子者。皆能自立。爲世用矣。十三年。詔王恂定
新曆。恂以爲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衡領之。
乃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召至京。
衡以爲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乃與太
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
景。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十七
年。曆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六月。以疾

請還懷。皇太子爲請於帝。以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
以養之。且使東宮官諭衡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也。
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十八年。衡病革。家人祀。衡曰。吾
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撤
家人餕。怡怡如也。曳拔於門。已而卒。年七十三。是日
大雷電風拔木。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
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衡善教。其
言煦煦。雖與童子。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
皆樂從之。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爲世用。

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
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爲名者。
往往有之。聽其言。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
者。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
蓋十百與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磐。氣概一世。少所與
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居家勤於自治。公愛兼盡。
不嚴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廷。夫婦相待如賓。凡喪祭
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化之。傍舍有僧德公者。年
百餘。嘗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爲

不孝之人。羞見祖宗於地下。但願小僧輩還俗。以壽
汝祖宗之嗣。自是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大德二年。
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學垂憲佐
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
從祀孔子廟庭。延祐初。又詔立書院京兆。以祀衡。名
魯齋書院。魯衡居魏時所署齋名也。

　牧菴姚氏曰。先生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爲師。窮理
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始而行其家。中而及之
人。故於魏。於輝。於燕。樞衣其門。所在林立。盛德之

發昭聞於時官諸肖學其敎也入德之門始惟由
小學而四書講貫之精而後進於易書詩春秋耳
提面命者莫不以孝弟忠信爲本四方化之雖吏
爲師刀筆筐篋之流父以之訓其子兄以之勗其
弟者亦惟以是爲先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而
扶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慚德焉
圭齋歐陽氏曰先生之於道統非徒托諸語言文
字之間而已也蓋自愼獨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
道之蘊故言治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及問其功則

曰三年有成是以啟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堯舜
其民爲已任由其眞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剴切
終無以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凜若萬夫之勇何
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晩年義精仁熟躬備四
時事至而不凝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
敬望之而知畏親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
以然則惟見其胸中磅礴浩大人欲淨盡天理流
行動靜語默無往而非斯道之著形也又曰先生
天資之高固得不傳之妙於聖賢之遺言然浮篤

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
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
至於體用兼該表裏洞徹超然自得於不動而敬
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
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方之名而行無
毀近代元豐之異論淳熙之分爭先生處之寧有
是哉

薛文清曰視富貴如浮雲許魯齋其人也（見讀書錄下同）
魯齋在後學固莫能窺測竊嘗思之蓋其知實踐

者也
魯齋余誠實仰慕竊不自揆妄爲之言曰其質粹
其識高其學純其行篤其教人有序其條理精密
其規模廣大其胸次灑落其志量弘毅又不爲浮
靡無益之言而有厭文弊從先進之意朱子之後
一人而已
許魯齋自謂學孔子觀其去就從容其仕止久速
之氣象也
魯齋召之未嘗不往往則未嘗不辭善學孔子者

也。

朱子集小學之書以爲大學之基本註釋四書以發聖賢之淵微是則繼二聖之統者朱子也至許魯齋專以小學四書爲修已教人之法不尙文辭務敦實行是則繼朱子之統者魯齋也

魯齋厥宋末文弊有從先進之意

魯齋力行之意多

魯齋出處合乎聖人之道

魯齋以王道望其君不合則去未常少貶以狗世

眞聖人之學也

魏裔介曰三代以前之學術其詳雖不可得而聞然見於詩書所記大抵敬天愛民謹身治心爲多至孔門授受乃舉而歸之於仁善乎程子之言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夫既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一念之失理非仁也一事之失理非仁也陰陽寒燠之失理非仁也一民一物之失理非仁也故君子自有志於學以後卽誦習夫詩書六藝之文而講求夫修巳治人之方豈以自爲而已哉將使天下匹夫匹婦無不被堯舜之澤也韓子曰聖賢時人之耳目時人聖賢之身也夫聖賢以衆人爲身則其痌瘝之情念之不得不切救之不得不急矣魯齋當干戈雲擾之際而獨留心正學一以朱子之言爲師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及遭逢主知恩禮加隆直言無隱而以王道爲必可行教化有方而以人才爲必可培奉綱常爲治世之本尊經學爲訓廸之資儀象圭表罔不洞徹刀筆僮僕咸慕流風去就從容有得仕止久速之家法焉此河律薛敬軒所謂誠實仰慕而嘆其大也

先生之學純先生之德高先生之識遠先生之局弘若先生者可謂之仁人矣

薛敬軒先生 [illegible]吾學編

吾學編云公名瑄字德溫河律人年十二能賦詩旣壯讀周程張朱諸書遂焚所作詩賦性理之學至忘寢食永樂十九年進士擢御史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晨夜玩讀潛思有得秉燭疾書探賾玩索通宵不寢正統元年初設提學憲臣出爲僉事山東

誨育生徒。翕然愛敬。王振問於三楊。吾鄉誰可爲大臣者。皆薦公。召爲大理右少卿。三楊以用公出振意。欲公一見振。公正色曰。安有受官公朝。而拜恩私門耶。振聞憾公。會有獄夫病死三年。其妾欲嫁其私人王山。山振侄也。妻在禁妾弗得嫁。遂誣妻毒殺夫。下御史獄。坐妻死。公辯其寃。三駁。臺官諂振。又曲庇。御史劾公受賄。棄律出人死。請廷鞫。振書曰。是固應死。竟坐公死。繫獄。公怡然讀易不輟。得大臣伸救。又家人乞代死。得免歸田。居家六年。造詣益邃。十四年。給

事中程信薦起爲大理丞。分守北門。禦敵。景泰元年。督川雲轉餉貴州。尋陞南京大理卿。蘇松饑。民貸粟富民不得。遂火富人屋。竄海中。王文即訊坐謀叛。公抗章辯獲免。是冬。御史劉孜薦公粹學修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實君子之儒。不宜置之閑地。乞召供館閣之職。俾講學輔導。必有裨益矣。上曰。內閣本朕簡任。非人所得薦。不許。四年秋。召爲大理卿。裕陵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居數月。轉左。會欲遣使徵獅西番。公持不可。不聽。又曹石專用事。遂

引疾致仕去。四方從學者日衆。公學貴踐履。不務論說。辭受取與。必揆諸義。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待之以誠。其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著讀書錄二十卷。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復著書。程明道許魯齋。未嘗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天順八年卒。年七十三。謚文淸。劉文安公嘗請公從祀孔廟。言公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淸

矣。若論於其道所得。以比朱子諸徒。若黃幹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衍緒說。未知可伯仲否。言官婁乞進公從祀先師廟庭。不果。嘉靖二十三年。令春秋專祀於鄉。

關西張尚曰。布帛之文。菽粟之味。朱子嘗以是而贊程子矣。布帛可以常衣。菽粟可以常食。聖賢著述立言。亦猶是也。舍此則奇怪隱僻。不經於世。若左氏浮誇。莊周荒唐是已。君子所不與焉。敬軒薛先生有見於此。故其著述立言。淺近平易。使人易

知豈奇怪隱僻不經於世者所可擬哉先生剛方正大以聖賢爲師處己接物不詭隨不屈撓講論經書窮究義理自一身一心推之至於萬事萬物然後約之以歸於一其餘子史百家靡不淹貫究竟至極尤邃於性理之學周易太極圖西銘近思錄未嘗釋手常瞑目端坐思索有得欣然見於顔面其學蓋已至於樂之之地矣言動舉止悉合矩度可爲人法辭受取予一决於義終日衣冠危坐望之儼然可畏雖燕閒亦然居家孝悌忠信對妻

子如嚴賓及至接人和氣可掬不語人以其所未至嘗以程門教人居敬窮理接引後學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其詩文平易沖澹渾成不假雕刻誠所謂布帛菽粟切於民生日用而不可缺者也讀者自當得之

魏裔介曰士君子之學術固以深明大本爲主而出處進退辭受取予之際尤爲立身之大防楊雄之學微有所窺矣而劇秦美新失身於王莽荀彧之才足以濟變矣而饋食飲藥殞命於曹操即以

鄉曲之譽薦於燕京吳與弼之於石亭稱門下士君子尙不能無譏焉而或者曰爲之兆援而止之而止我將以學孔子與柳下惠也夫孟子之不學而學孔子柳下惠豈易言哉文淸公當王振擅權之時卓然自立不肯比附奸邪傾陷已入殺中而漠然不以動其心講易不輟飄然田野可謂守死善道之君子也逮德業日邵譽望日重居贊襄之地又以曹石用事引疾致仕其出處進退之間光明潔白皭然不滓矣所著讀書錄及續讀書錄教

人存誠主敬復性爲主初無甚異於先儒之所言而沉潛邃密造詣篤實蓋由其時教化尙淳邪說未起故無庸披髮纓冠焦舌敝吻而與之爭也其天姿之淑厚學問之純正殆近於程伯淳而鄭窒甫謂其與黃幹輔廣之徒未知可伯仲否蓋不足以盡薛子故繼魯齋以上續朱子聞知之傳者必歸之文淸公無疑也

聖學知統錄卷下終

聖學知統錄二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魏裔介撰裔介有孝經注義已著錄是錄凡載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皐陶湯伊尹萊朱文王太公望散宜生周公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許衡薛瑄二十六人博徵經史各爲紀傳復引諸儒之說附於各條之下而衷以已說其自序謂見知聞知之統具載於此然惟聖知聖惟賢知賢惟接道統之傳者能知道統之所傳孟子末章惟孟子能言之耳奈何遽以自任乎

聖學知統翼錄二卷

〔清〕魏裔介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龍江書院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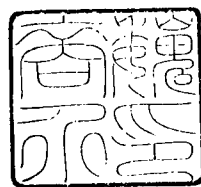
附《四庫全書總目·聖學知統翼錄二卷》提要

聖學知統翼錄序

余旣作知統錄矣復續之以知統翼者何嗚呼自孔孟以後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豈道之難知哉天命人心至善之道本自易知不求者失之不著不察而過求者失之索隱行怪此其所以終於不知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中行者聖道之醇詣狂狷者聖道之干城也伯夷柳下惠論語以爲逸民而孟子躋之聖人之列乃又曰隘與不恭蘇子由古史則云夫人而不能無可無不可而尚足以爲聖人乎伯夷柳下惠吾從孔子而已然余觀二子之所學實亦未易及者雖道遜孔子亦聖

聖之儔淸和之贊良非誣也天運遞衍
賢哲代興自董江都以下至高存之或
材力有厚薄學問有淺深時命有隆替
師友有淵源德業不同要皆篤志進修
挺然自立不惑異端潛心希古豈非所
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耶使得
聖人而爲之師其所造詣又寧止於是

而已乎以之羽翼聖道鼓吹六經亦猶
淮泗之歸於江海龜皃之儕於岱宗也
余因捃摭遺傳詳爲論述俾後世學者
知所嚮行焉至於世所好尚而悖於理
其近於理而未深未醇者並不采錄夫
豈不欲汎愛兼收誠恐開不正之端倪
而未合於天命人心之本然也尚祈海

內大賢匡其所不逮而誨之若曰知我
罪我則余豈敢
康熙七年仲春丙子日柏鄉魏裔介序

聖學知統翼錄目錄

聖學知統翼錄卷上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伯夷

史記列傳云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閒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大伯伯夷之倫詳矣以余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槩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

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

空。糟糠不厭。而卒早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列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論語曰。冉有問於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

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之謂與。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

爲君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又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淸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劉道源曰易稱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二者意殊志反

蓋言湯武所以懼後世之爲人君者稱夷齊所以戒後世之爲人臣者道悖而同歸雖萬世無敝焉

魏裔介曰古之聖人非必好爲瑰意琦行以異於衆也其發慮制行凡以求心之所安而已矣其心之所安而非心之所不安則斷斷然持之以此始者亦以此終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也一國譽之而不加勸天下譽之而不加勸也若伯夷叔齊二子者彼其初豈有爲名之心哉伯夷曰父命不遵父之言則爲逆命矣叔齊曰天倫不讓兄以國則爲滅倫矣是以寧弃寶流離寄食他國而無幾微有動於中者彼以爲如此則心安理得不如此則心不安理不得雖居百里之國不啻芒刺在背撻之市朝是以孤行一意必出于此而無他途之可遷就也至於武王伐紂乃古今非常之變順天應人以拯萬民水火雖亦不得已之計二子豈不知之而必不以此恕武王寧餓于首陽之山采薇而死其爲天下萬世慮至深遠也尊父命明父子之倫也重天倫明兄弟之倫也扣馬而諫明君臣之倫也二子當日之所爲震動天地煜

爍古今究其實乃爲名教之大防是天下之所謂奇行二子之所謂庸行也天下所謂求怨之端二子所謂銷怨之萌也彼不義之富貴軒冕何足以縈其中懷之萬一哉夫子稱其不降不辱孟子稱其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意其得於天者至潔而學問已居克己復禮之要故子輿氏謂聖之淸而嘉其廉頑立懦後世張延許遠文文山方正學殺身成仁扶世界立綱常其學皆原於此也自求

仁之學不講以簞食豆羹之色運斗筲筐篋之誅利欲薰心脂韋切骨抱頭鼠竄於板蕩之秋改節易行于波流之日由是觀之二子之所行顧不重哉余悲世俗不察二子用心之至以爲瑰意琦行超然獨處而同於輕世肆志者之所爲也

柳下惠 擬作本傳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謚曰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齊孝公伐魯僖公使展

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問何恃曰恃先王之命也齊侯還海鳥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月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知矣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不羞汚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寬鄙夫敦柳下惠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妻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柔屈從俗不強察兮蒙恥

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

魏裔介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何哉能修其身而救世也不修其身未有能救世者能修其身而不能救世猶之乎其身之不修也故夫子告顏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輿氏亦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此聖賢出處之律令也然欲治之主不世出圖治之時不常有

必欲大有爲之君。虛己下交。而後出仕。則斯世斯民。顛連無告。將天生聖賢之心。亦有負矣。故孔子周流列國。先之以子貢。後之以冉有。未嘗不欲得君而事之。而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之言。憮然於長沮桀溺之流。其所感慨者深矣。韓子曰。天生聖賢。非使之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豈不然哉。若柳下惠者。道雖遜於仲尼。然德有以修身。而道足以救世。固非尋常之士。所可及者。不幸際魯僖

文之朝。三家擅權。強臣竊命。公家之事。無可爲者。而又不忍坐視宗國之就於阽危也。乃出而爲士師之官。至於三黜不去。或人方且代爲扼腕。欲伸其潔身爲高之義。而惠也直道枉道。反覆審處。惓惓於父母之邦。其心良苦。而其志更急矣。夫子深惜其賢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孟子深知其德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其妻深窺其心曰。蒙恥救民。諡宜爲惠也。蓋惠爲以道自處。則立于巖廊之上。可與諧臣媚子。比肩

紳佩。而非諂處於畎畝之中。可與田夫野老。擊壤謳吟而非鄙。是之謂和而不流也。使非以道自處。而徒毀方以爲圓。緘默偷安。優游歲月。非無舉而刺無刺。將入於同流合汚之鄉愿而不自知矣。後世假託之輩。若公孫弘。張禹。胡廣。馮道等。依阿澒忍。取悅於時。天下或頌之爲中庸。伊或自稱之爲長樂。而曲學小儒。亦莫不喜談而樂道之。以爲容身保位。涉世求安之善術。此正所謂德之賊者。彼蓋擬柳下不恭之跡。而不知柳下不恭其跡而恭

其心。畏天命而悲人窮。實有得於夫子斯人吾與之意。君子不由。在孟子自況則可。而寬薄敦鄙之深衷。學者所宜究心也。不然。何以謂之曰聖之和。愚考史記不爲作傳。竊疑司馬遷疎漏。故既爲傳。繼復爲論。以表而出之。

董仲舒　移刪漢書本傳

漢書本傳云。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

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數百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對旣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二仁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于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

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苟爲詐而已故不稱于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辠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産業以修學著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

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于篇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亡以加管

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
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與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
喪予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
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
潛心大業令學者有所統一爲羣儒首然考其師友
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
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

程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此董子所度越諸子也又曰漢之諸儒惟董子

有儒者氣象

問仲舒云性者生之質也朱子曰不是當云性者
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問其以情爲人之欲如
何曰也未害蓋欲爲善欲爲惡皆人之情也

尹起莘曰武帝卽位之始首舉賢良方正親策於
庭又得一代大儒爲之首能黜百家俾學者知尊
孔氏此皆漢世之所未發明者也

西山眞氏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
生外如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
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
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
已虞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
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
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
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源者至謂有國者不
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
止非禮不行兩相驕主正身率下方公孫弘以阿
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于家以其

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游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
當無慚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大
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吁可
歎哉

魏裔介曰自孟軻氏沒戰國之人汨沒于功利而
不之止秦棄禮義尚首功恃其強大吞併六國天
理漸滅盡矣漢興約法三章救民水火治術淳茂
但因循秦弊儒術未弘雖以高帝之賢楚漢分爭
之際項羽甫平過魯以太牢祀孔子然未及傾布

章程使海內咸知遵守也以賈誼之爲臣遇文帝之爲君盍嘗敷陳教化矣改制度易服色謙讓未遑至仲舒乃下帷發憤潛心大業觀其三策所對天人相與之際仁義禮樂之功更化善治之意燦然可睹矣又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又曰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豈非卓然有見者乎至於立大學舉賢才推尊孔

子貶斥百家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自是以後武帝尊崇儒術天下後世皆知孔子之道爲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豈非仲舒之功乎予曰知及之仁能守之孟子曰我所願則學孔子也仲舒之謂與公孫弘娟嫉其賢假手驕王欲搆禍焉乃江都膠西兩任輔相正身率下所居而治正誼明道之言尤後世學者所宗尚以爲克己復禮之大端謂非兩漢第一大儒不可其學

醇其功大孟軻氏之傳董子其選也劉子正稱其有王佐之才蓋非誣者歆襲之徒豈篤論哉特溺于災異玉杯繁露之術其言尚有未醇而性者生之質也若于性之深蘊有所未盡嗚呼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端木子嘗難言之而形廷對策倉卒萬言又焉能以此遂測廣川學力之所至耶

韓愈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

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眞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

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修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餉於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叫呼勢不支久必自委頓當其

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況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利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埸之上日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人人異議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道兵羈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鬬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三月

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人誣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鈞子鍔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鍔謗語讙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仍詔愈撰平淮西碑李愬不平之訴碑辭不實詔令磨愈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唄至

爲西法灼體膚委珍寶騰沓係路愈素不喜佛上疏諫帝大怒貶潮愈至潮陽上表憲宗謂宰臣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韓愈爲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陽詢民疾苦皆曰惡溪水有鱷魚卵化而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以是民貧愈爲文祝之其夕暴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

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鎭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廷。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

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鎭。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讙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將軍。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改吏部侍郎。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長慶四年十二月卒。時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

愈性弘通。與人交。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人張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于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榮于經仕。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隙。則相與談讌。論文賦詩。如平昔。誘勵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名教。弘獎仁義爲事。常以爲自魏晉以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爲文。務返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

新唐書讚曰。唐興承五代。王政不綱。文弊質窮。𡓃俚混幷。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樸。剗僞以眞。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楊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楊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

誅。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跆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此必歐陽永叔之筆

余按新舊唐書本傳。但載進學解。諫佛骨表。祭鱷

魚三篇。而文公之學。發揮在原道一論。然其文世皆有。故不具載。學者另取而讀之可也。

蘇軾韓文公潮州廟碑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故申呂自嶽降。傅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辨。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爲人無所不至。惟天不

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于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

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懽趨之卜地于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

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五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為作詩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畧扶桑草木依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得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嶷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與西山曰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蓋性至命而非虛也洒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淨寂滅之教存乃始以日用為粃糠天倫為痝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發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燦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

魏齊介曰唐以詩賦取士一代君臣莫不雕琢聲律摹擬比興始則王楊盧駱繼則王孟李杜終則錢劉元白海內操觚之士風走響應泉涌雲湧自以為家握隋侯之珠人握和氏之璧求其擺脫蹊逕為司馬遷班固之文者固已少矣又況其有志於聖賢之道者乎昌黎韓子挺生燕趙之墟篤志六經之業口不絕吟手不停披細大不捐矻矻窮年然後作為文章閎其中而肆其外而因文見道其於聖賢之理固已識其大者矣觀其原道一篇

推明仁義道德之說。歷叙帝王左右生民之德。終之以古聖賢相傳之統。蓋得天理民彜之正而佛骨一表。息邪說。距詖行。開千年來人所不敢開之口。史臣謂其爭四代之惑。雖蒙訕笑。跆而復奮。抜公謂其功不在孟子下。豈誣也哉。先儒以退之吟詩飲酒。及貶潮州。爲大顚所動。要其自辨甚明。不足爲退之損也。或以爲原道。說明明德不及致知格物。然使其全無格物之功。又焉能稱名取類。斷義之大如此哉。至於性有三品之說。合於宋儒氣

質之論。但氣則有清濁厚薄高下之不同。而性則無清濁厚薄高下之不同也。嗟乎。退之謂孟軻氏之傳得其宗。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孟子固道性善者。何不直述其道。而又爲三品之說。舉其中而不遺上下。得其一而不失夫二。果性爲之耶。抑氣爲之耶。至謂人之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則似已了然於天命之理。而又可槩爲之不知乎。考亭謂退之所論少一氣字。誠有見也。余謂漢之儒者。董仲舒爲孔子之功臣。唐之儒者。韓愈爲孟子之功臣。況其操行堅正。議論奮發。議討淮蔡。宣諭鎭州。立朝風采。庶幾乎行己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安得僅目之爲文章之士哉。故尙論退之者。取其大而畧其小。采其華而並擷其實可也。

又曰佛自漢明時。始入中國。塔廟之盛。至六朝而濫觴極矣。竟無顯然非之者。文公昌言力闢之。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唐初如傅奕亦嘗力詆其非。然詆佛而喜老莊。故未得爲醇儒。今錄傅疏于後。與

昌黎之表互相發明焉。

傅奕疏云。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竺書。恣其假託。故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演其妖書。述其邪法。僞啓三塗。謬張六道。恐嚇愚夫。詐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識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矯詐。乃追旣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其有造作惡逆。身墮刑網。方乃獄中禮佛。口誦佛經。晝夜忘疲。規免其罪。

且死生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乃謂
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
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矣案書云
惟辟作威福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害
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則頗僻降自羲農至于漢
魏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假託夢
想始立佛神西域桑門自傳其法西晉以上國有
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洎于苻石主
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災也梁武齊襄足

爲明鏡昔褒姒一女妖惑幽王尚致亡國況天下
僧尼數盈十萬翦刻繒綵裝束泥人而爲厭魅迷
惑萬姓者乎今之僧尼請令匹配卽成十萬餘戶
産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自然益國可以足
兵四海免蠶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
風自革淳朴之化還興

魏裔介曰昔者明神宗之世經學之教漸衰浮屠
之說轉盛其時宮壼之中崇尚佛法數發內帑金
錢營建寺宇損耗財力而一時縉紳大夫列在名

流者亦莫不跏趺談禪號爲高致甚至如溫陵李
贄以沙門之貌襲冠裳之制又有三教先生之流
牽强附會所在愚氓奔走從之如狂如騖洵名教
之罪人也余先曾祖樂吾公生於季世篤志潛修
抱道不遇畏天命而憫人窮奮然命筆作弗佛論
雖爲俗流所駭而有識者亦欽其正其闡發精微
又有補昌黎之所未及者今錄於後俾好學者深
思而自得焉

弗佛論云佛在西域自謂能復性命除生死是或

一道也第其說之大旨在無生二字迺盜吾儒無
極二字而晦用之故謂有生卽有滅如有晝卽有
夜有生卽有死惟無生方無死所以歷萬劫而常
存者執此也孰知世界全在生之一字儒談所謂
無極天地未生之先是先天也自太極動生陽靜
生陰生生化化萬彙萬品夫婦父子君臣上下舉
由此出如胥遵無生之旨則天地萬物不幾於息
乎故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生生之謂易其字人
旁有弗謂非生人之道也可遵乎不可遵乎究其

說乃一偏之極。把吾儒費字要盡削越故以涅槃爲真樂殺人爲度人普陀爲普齊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謂之曰舍利後世採其支流以施舍爲學佛。復謬謂施舍可以成佛。指佛質利碎佛賣銅殊可笑也蓋以天下之事非大利大害不足以聳動愚人故捏倡輪廻之說謂吃齋施舍則金橋銀橋旌旛接引以證如來即投胎亦富貴榮華皇宮上人。不則六道十八獄無限苦楚轉相驚艷烘然𤋲于胥壞深入人心牢不可破猶吾儒精一傳心乃

是聖賢真脉何嘗有辭章訓詁。襍霸功利哉自漢儒附會以來異師異說波演無窮果傳心之旨乎。信之者非蠢愚之輩即貪鄙之夫寧適朝廷之賊削齒牙以齋僧人寧背父母之恩鈌温凊而供木像請身爲徒請妻爲婢取辱昭昭倖福冥冥是何心耶。間有抑鬱無聊之人鰥寡孤獨之輩托此度日貪利者即從而蜂聚蠅營之甚至男女混雜匿男作女念佛宜卷出入閨門雖未必有傷倫敗俗之事。而面目所虧損者多矣至若龍天無爲等教訶父母爲坯模等說則又悖謬支蔓之甚者也有仕民成俗之責及學士大夫之家烏可不嚴此禁乎。嗚乎。彼之所寶曰去貪去嗔去痴其鍊心曰戒曰定曰慧不過竊吾儒懲忿窒慾破愚及定靜安慮之餘緒耳儒道既明將焉用之則有韓子之議論在。

胡瑗 纂宋史小學

宋史本傳云。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

淹薦之授瑗試秘書省校書郎仲淹經畧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術苟趨祿利及爲蘇湖二州教授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解經至要義懇懇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教尚行實置經義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慶曆中

與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皇祐中授光祿寺丞
國子監直講。瑗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不能容。取
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循循
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瑗弟子也。其學者
相與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以太常博士致仕
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既卒。詔賻其家。
伊川先生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
於爲政也何有。
魏裔介曰。自先生之敎化不行。士各以其意爲學。

魏晉以後。綺麗虛浮。揮麈之流。皆竊語言之近似
者。自矜名士風流。一旦起而圖吾君。付之以天下
國家之重。如王衍殷浩謝萬之流。鮮有不僨事者。
彼未嘗有所以習之也。今夫操舟者。桅柁皆具。必
先試之港汊。倘驟涉湖海。則及溺矣。乘馬者。銜轡
既施。必先試以逸趣。倘遽使逸騁。則泛駕矣。今以
天下國家之大務。而不習之於素。一旦綰符握綬。
何以勝其任而愉快乎。此安定胡先生蘇湖敎人
之法。以經義治事二者括其大綱。誠有得于先王

庠序之遺意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
以達意。易以導化。春秋以道義。固足以盡天下之
事。而極天地人物之用矣。復益之以治事者。蓋經
之所言。但舉其大而不及其細。且山川風俗。名物
器數。因革遷移之故。古今往往不同。欲有以通其
變而使民不倦。推行之而與世咸宜。非講求之平
日不可也。諺曰。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董仲舒云。臨
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經義治事。非用世者之車
與網與。宋自皇祐以後。得人爲盛。未必非安定先

生之力也。余考張橫渠受敎于范文正。而胡瑗亦
文正之所薦。則文正之在宋。又豈但以功業文章
顯哉。蓋其學術有本。故知人之明如此。後世爲司
成者。乃日取時文而課之。以是爲積分之法。分別
高下。勦襲無用之陳言。不究其實。非訓詁之迂腐。
則詞章之靡濫。與虛無寂寞之學。同歸于弊。是以
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有心世敎者。取安
定之遺法而師之。菁莪棫樸之化。將蒸蒸向風矣。

邵雍 依宋史本傳

原缺第三十三、三十四葉

卲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三十游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乃事之本受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之

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奥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卲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宓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洛蓬蓽環堵不芘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毀盡禮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

樂先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中閒州府以更法不餉餽寓賓乃爲薄粥以待之好事者或載酒以濟其乏嘗有詩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即爲之不奈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爲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光贈以詩曰林閒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

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歡然如親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閒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嵩山晁氏曰邵雍堯夫隱居博學尤精於易能前知來物撰皇極經世書以元經會以運經世起於堯即位之元年甲辰終於周顯德五年己未編年

紀興亡治亂以符其學、世稱康節之易。先天之嗣也。有觀物內外篇。內篇解則其子伯溫所著也。

西山蔡氏曰。皇極經世之書。康節先生以爲先天之學。其道一本於伏羲卦圖。但其用字立文自爲一家。引經引義。別爲一說。故學者多所疑。嘗且以康節之書。反覆涵泳。使倫類精熟。脈絡貫通。然後有得。若其宗要。則明道先生所謂加一倍法也。是故由用而之體。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

六十四。即體而之用。則自六十四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十六。自十六而八。自八而四。自四而二。自二而一。一者太極也。所謂一動一靜之間者也。嘗謂體天地之撰者。至於易而止矣。不可以有加矣。楊氏之太玄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七象。司馬氏之潛虛五十五行。皆不知而作者也。天奇地耦之畫。陽九陰六之數。四千九十有六之變。萬有一千五百之策。有以加乎此哉。康節之學。雖作用不同。而其實則伏羲所畫之卦也。故其書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以寒暑晝夜風雨雷露。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終始。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自秦漢以來。一人而已耳。

魏齋介曰。自伏羲畫八卦。文周公繫彖爻辭。孔子作十翼。而太極陰陽之秘。固已闡波無餘蘊矣。然後世鮮有神而明之者。御堯夫以天挺之才。聰明絕世。而又受學於北海李之才。受河圖洛書圖象。

其學遠有端緒。史所謂出於陳希夷者。蓋亦有之。乃作皇極經世之書。以盡天地萬物之變。其法以日爲元。元之數一。月爲會。會之數十二。星爲運。運之數三百六十。辰爲世。世之數四千三百二十。則是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世三十年。合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是爲一元之數。邵伯溫曰。一元在大化之中。猶一年也。嗚呼。天地之理。固不可以測識而窮。然觀日而知元。觀十二月而知會。觀三百六十而知運。觀一歲四千

三百二十辰而知世豈不燦然可覩哉此其超然遠覽必得之於口傳心授雖曰數學而其實予息午消陰陽進退之理上下古今不能越乎此也特其學偏於隱逸雖受命而稱疾不往豈才大難為用與抑知時之不可為而甘於泉石以終老與觀其答門生故友書曰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可見堯夫之未嘗忘世也程伯淳與之論議終日退而嘆其為內聖外王之學余讀觀物諸篇與擊壤集而知堯夫有得於先天

之秘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斯其置身羲皇以前蓋默識夫太極之妙而觀喜怒哀樂未發者其亦本於此耶自堯夫先天之學不傳世儒鮮有不流於異端者彼烏知一動一靜之閒為天地人之至妙也

楊時 删宋史本傳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

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為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

聖崇寧。迦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
以滅其跡。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
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
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
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
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
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
衝。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衞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
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

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賦出入之數。欽宗
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
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
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
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
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
受敵。則可以制勝矣。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
莫相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
善用兵。猶不免敗衄。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聞當立統

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
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孥戮之有餘罪。朝廷置
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
臣子不忠之戒。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
退。議者欲割三鎭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疏上欽宗
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
擁兵逗留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援偏裨之
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大學生伏闕上書。乞留
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擇老成有行誼

者。爲之長。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
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辟官屬。新進少年。未必
賢於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
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
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
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
以啓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
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
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

耳目。而故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時亦罷祭酒。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時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詔。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

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卒年八十三。諡文靖。時在東郡所交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時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程頤云。

胡安國曰。公天姿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閒居和樂。色笑可親。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凡訓釋論辨。以闢邪說存於今者。其傳浸廣。諸所建白。深切著明。而公之學於河南。小嘗試之。其用如此。此所謂撥而止之而止。必有以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豈不信乎。世或以不

屑去疑公。蓋淺之爲丈夫也。

魏裔介曰。宋之立國也弱。自石晉以山後十六州賂契丹。飛狐以北。重關複嶺。榆關以東。強兵健馬。皆不在其封域之內。是其幅員固不及周漢晉唐之舊矣。而其所謂將相者。趙普曹彬曹翰石守信等。亦非有韓彭之奇謀。靖勣之勇略也。惟以家法仁厚。禮義維持。以固結天下士大夫百姓之心耳。寇萊公識得此意。故澶淵之役。力贊眞宗渡河親征。以就和議。其所謂隻輪不返者。大言之以壯軍

聲而其實宋之兵力未足以及此也王安石一號
拘書生耳蓋嘗涉獵六經而不得先王之意乃欲
富國强兵以爲收復燕雲之計觀其所立諸新法
其中豈無一二可行者然而生事擾民志在用兵
就中青苗保馬之法尤爲害民況乎謂天變不足
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豈非小人而無忌憚
者乎蔡京祖述其說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卽
童貫趙良嗣圖燕之議仍拈安石餘論卒以亡宋
昔人謂王何之罪浮於桀紂余謂王安石蔡京之

罪亦浮於李林甫盧杞也龜山先生居諫垣九十
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大者則闢王氏排和
議論三鎭不可棄誠無愧於程門之徒也或者謂
龜山不宜應召出仕然蔡京薦之而朝命召之亦
何妨出而救蔣哉胡康侯言之詳矣若其學問得
伊洛之傳實開羅仲素李延年一脈其語羅仲素
曰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
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又曰道心之微非
精一其孰能執之惟道心之微而驗之於喜怒哀
樂未發之際則其義自見非言論所及也然朱紫
陽猶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其下稍入於禪學
他們只門見上一截少下面着實工夫余細觀其
全集信有此病蓋其詩文沾沾於逍遙養生維摩
居士虎溪白雲等語則與淵明之不入蓮社者有
閒矣要之程門高弟無出龜山之右者取其大醇
而略其小疵在學者之知所取舍而已

胡安國 刪宋史本傳

宋史本傳云胡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中紹聖四

年進士第哲宗親擢第三爲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
政和元年除提舉成都學事二年丁內艱移江東父
沒終喪謂子弟曰吾昔爲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
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墓傍耕種取給蓋將終身
焉宣和末除屯田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除
起居郎又辭朝旨屢趣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方
午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
正心爲要心者萬事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願
擢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虛懷訪問闢發獨智

舜臣僚登對。欽宗即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嘆息、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諷臺諫、論其稽命不恭。宜從黜削。疏奏不下。安國乃就職、葉夢得知應天府。坐爲蔡京所知。落職奉祠、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家財沒入。已無蔡氏矣、則何爲京所引者。今皆朝廷之人。若更指爲京黨。則人才見棄者衆。黨論何時而弭。乃除夢得小郡、中書侍郎何㮚建議、分天下爲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

一面以衛王室。捍疆敵。安國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廣、分爲四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權恐太重。萬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乞據見今二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或有警急、即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則一衆兩得矣。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玨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衂、吏部侍郎馮澥言玨爲綱遊說。玨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以爲侍從雖嘗獻納至於彈擊宮邪、必歸風憲。今臺諫未有緘默不言之咎。而澥越職。此路若開。臣恐立于朝者。各以好惡務持傾陷。非所以靖朝著。南仲大怒、何㮚從而擠之。詔與郡知通州。安國既去逾旬。金人薄都城。子寅爲郎在城中。客或憂之。安國愀然曰、主上在重圍中。號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子乎。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黃潛善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三年。樞密張浚薦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聞駕幸吳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安國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之。後

除給事中。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恤民。立政。覈實。尚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居旬日再見。以疾懇求去。高宗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尋除安國兼侍讀。專講春秋。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强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

改除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命校正
黃龜年書行、安國臥家不出。頤浩引勝非爲助、降旨
曰、胡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豈不
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落職提舉僊都
觀。是夕彗出東南。右相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解
印去。侍御史江躋上疏、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安國扶
病見君。欲行所學、今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
報。頤浩卽黜給事中程瑀等二十餘人、云應天變、臺
省一空。勝非遂相。安國竟歸。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

永州。安國辭。特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
著春秋。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侍讀、未行、諫
官陳公輔上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孔孟
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
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
由戶。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
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
尊之。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
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其

遺書。校正頒行。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
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辭、復提舉太平
觀。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詔贈四官。又降詔
加賻、賜田十頃、恤其孤。謚曰文定。蓋非常格也。安國
彊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時艱、雖數以罪
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自登第迄謝事四十
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
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
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己大致、去就語默之幾、

如人衣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
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名利、如
蠛蠓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
安國尹焞爲稱首。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先生。他無所
許可。後見安國、歎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
眞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安國
所與游者、游酢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弟。良佐嘗語
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
秀者也。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

手所筆削之書故潛心二十餘年以爲天下事物無
不備於此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
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
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
之氣亦無所愧於古人又曰文定云知至故意
言意誠故能養氣此語好又云豈有見理已
不能處事者此語亦好

魏裔介曰春秋聖人所以明道之用也昔罔

成王本天道以治人事凡禮樂征伐無
天理之至公其後下堂而見諸侯於
置而問鼎請隧之雄無所忌憚聖
直書而是非自見是非既見則
其中矣故孟子曰春秋天子
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董仲舒
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
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而不知其權司馬

安石何人以春秋爲斷爛朝報貢舉不以取士庠
序不以設官其與荀卿李斯之流相去亦不遠矣
文定公仰承詔旨發憤纂修於是先聖傳心之典
燦然復明於世雖其間聖人微旨亦有難於懸揣
者要之雖不中不遠也文定謂其子宏曰龜山所
見在春秋自明道先生所授吾所聞在春秋自伊
川先生所發但觀吾春秋[illegible]乃是白頭六十歲所
著必無大段牴牾又嘗[illegible]川曾幾書曰窮理盡
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

至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天叙不可違充四端
惇五典則性成而倫盡矣且反覆數百言論良知
之宜擴充若豫知後世有单言良知之弊者公之
學可不爲純乎若秦檜之抗論不立張邦昌又爲
游定夫所稱是以文定與之往來而豈料後之敗
壞奸邪如彼其甚哉檜主和議文定主春秋檜與
文定涇渭判然又不問而可知也

羅從彦 删宋史本傳

宋史本傳云羅從彦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思爲惠

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熟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從彥初見時，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卽鬻田走洛，見頤問之，頤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沙縣陳淵，楊時之壻也。嘗詣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奧學淸節，眞南州之冠冕也。旣而築室山

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時將溪上，吟詠而歸，恒充然自得焉。嘗采祖宗故事，爲遵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朱熹謂龜山倡道東

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閒諡文質。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當徽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發之。公沒之後、旣無子孫。及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遵堯錄八卷進之於

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創爲功利之圖浸兆兵戈之禍是其畎畝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索隱行怪之比耶

魏齊介曰儒者之學患在訓詁繁多而不知性命之原又患在詞說講誦而不知經濟之大此二者世之所爲詬厲也若羅仲素者其可謂有志之士矣夫其徒步從師既得與聞河洛之傳而令人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有以窺天下之大本至於用

世之要語則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斯二言殆非腐儒之言也蓋宋之亡也由於王安石創立新法輕變祖宗之舊浸失人心而一時諸臣娟子若蔡京王黼輩不過恃祖宗德澤固結人心之深而已矣卒至於二帝蒙塵誰之咎也雖然豈特宋哉下堂見諸侯文武之法廢而東遷之禍見也石顯爲中書高文之法廢而禍水之害興也張說募彍騎府兵之法廢而藩鎮之亂作也用兵加新餉條鞭之法廢而流寇之焰熾也倘守祖宗之法度何以有滅亡之事哉若觀未發之說終是少偏朱元晦論之已詳誠以人心無刻無未發之體在乎存存而不已故易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不必終日端坐而後見未發之氣象也然世人馳騖已久浮游怠惰不能直見人生之初則於靜中先觀之以知其天命至善之本固學者存心養性之大端也周子曰主靜以立人極伊川又謂只用敬不用靜不亦並行而不相悖也哉

李侗　刪宋史本傳

宋史本傳云李侗字愿中南劍州劍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以書謁之其畧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七十二子之徒得夫子而益明孟氏之後其道失傳其聚徒成羣傳授者何嘗文義而已謂之熄焉可也惟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歲之後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

而今日學者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蓋可以治心。猶食之克飽衣之禦寒也。人有幾於饑寒之患者。皇皇焉得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生二十有四歲。茫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雜。擾擾焉而不洩。守爲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饑寒切身者。求克饑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爲先生之累哉。從之

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既而退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其接後學問答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嘆。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是時吏部員外郎朱松與侗爲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熹卒得其傳。沙縣鄧常謂松曰。願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松以謂知言。而熹亦稱侗姿稟勁特。氣節豪邁

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色溫言厲。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又謂自從侗學。辭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不已如此。侗子友直信甫皆舉進士。閩帥汪應辰來迎侗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年七十一。

朱子曰。先生少遊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

客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
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
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縣
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游受學州郡
士人有以矜式焉又曰先生從羅仲素學講誦之
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
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
大本眞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
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

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脉
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
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
於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
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又曰其
接後學答問雖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
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

朱元晦祭延平先生文曰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
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與俱有　徒
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簞一瓢凜然高
風猗與先生果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精義
造約窮深極微凍解氷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
秘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
人倫之至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
釐其分則殊體用渾圓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
太空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淸通和樂展也大成婆
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迨其季年
德盛道尊有來摳衣發其蔽昏侯伯聞風擁篲以

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

魏奇介曰後世之學者蓋亦習於格物窮理之說
主敬修身之言然於大本之卓然者未能有見則
沈潛淵默之中既失所以自養而浮游怠惰之氣
遂無所以勝之此所以遇物而爲物所乘處事而
爲事所紛發而不能中節舛錯叢脞其端皆起於
此也李延平受學於羅仲素羅仲素受學於楊龜
山龜山則伊洛之高弟也其學問源流到已有所
自矣至其所謂學者則惟在靜中看喜怒哀樂未

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嗚呼中者何即所謂天命之性也天命之性不可見故於喜怒哀樂未發時驗之此時情欲不萌思慮未動而天之所以與我者固渾然其全備於此體認涵養主宰豈語言文字之所及乎朱元晦曰先生之學云嘗在目前只是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正是如此而又曰吾儒之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即此二段見先生之學內而不遺乎外隱而不遺乎

顯有得於形下形上之一致道心人心之密幾也夫以朱元晦豪傑之才聖賢之質猶嘗汎濫於諸家出入於佛老而延平有以正之後來考究乃漸見其非是元晦之所以為大儒者延平成之也延平之功顧不偉哉王氏云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夫聖學豈遂亡也由延平澄心體認天理之說求之則顏子之不遠復無祗悔不遷怒不貳過之學或庶幾焉

又曰佛氏者流著有心經於諸經之中自尊為無上妙義然不過大易艮卦象辭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之說蓋於人心之危者似已絕其幾矣而於道心之微者未嘗有所窺也人心情也道心性也惟精惟一以執厥中則道心之微者不離於人心之危矣佛氏但言心而不知性彼防其心之變則以為五蘊皆空聖賢言心而必言性默察其心之理則以為五性皆實實而未嘗不虛則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之謂也虛而未嘗不實則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之謂也易曰天下何思

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可謂善於形容中體者矣李延平之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朱元晦以為龜山門下相傳指訣夫豈徒觀其氣象而已哉正觀其天下之大本耳觀其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耳由是以戒懼慎獨存天理遏人欲是之謂上達之極詣也而豈空觀者流哉或曰延平但言觀未發于今益之以戒懼慎獨豈延平之學高而有所遺與曰非也延平答

元晦曰。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即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用力處也。於涵養處着力。正是學者之要。觀此語則涵養省察之說。延平未有所遺。而元晦之得力於延平。固昭然可考矣。

呂祖謙 删宋史本傳

宋史本傳云。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除太

學博士教授嚴州。尋復召為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畧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為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召試館職。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

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向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耶。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偏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

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末疾請祠歸。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

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學者稱爲東萊先生

魏裔介曰經與史非有二也在學者之所用心而已史固史尚書春秋經之初亦史也後世之史雖不可以與經並列然細心參酌天理人情之至亦何往而非精一執中之奧乎呂東萊以名臣之後其家有中原文獻之傳而議論英發無委靡齷齪之習見於奏對者固可考矣至其所著東萊博議詞嚴義正意在箴砭當時蓋東萊之時紀綱不振國勢日削君溺晏安臣思跋扈東萊所以發憤論著不特旨合麟經而文之遒健藻采亦直逼左國豈肩山兄弟所可及哉茅鹿門列王安石於八大家而不及東萊勿論其不知道並不知文也家塾讀詩記朱晦菴亦稱其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持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融會通徹若出於一家之言此豈專讀史而不留意經學者乎惜乎天奪之速使得享耆耋之壽其所造豈僅止於此而已哉至於入闈取士識陸象山之文其鑒別亦自不凡鵝湖之會蓋欲化其同異惜象山之矜已而自負也顧涇陽精於詩者

也亦謂成公之書其理不可廢

真德秀　刪宋史本傳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爲景希建之浦城人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士宏詞科入閩帥幕召爲大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言侂胄自知不爲清議所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義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召試學士院

改秘書省正二年遷秘書郎四年遷著作佐郎兼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六年遷起居舍人充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金人內變而返言於上曰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强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强兵足食爲進取資顧田疇不闢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爲恃豈如及今大修墾田之政專爲一司

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餉皆爲精兵史彌遠用事出爲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寧宗曰卿力有餘到江東日爲朕撙節財計以助邊用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德秀大講荒政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賑給竣事而還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十二年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惇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勉其士民艱食既

賑贍之復立惠民倉使歲出糶置社倉以徧及鄉落別立慈幼倉及義阡惠政畢舉月豐諸軍射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皆贍給有差理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言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爲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

帝三王爲師又因經筵侍上進曰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寧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併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德秀屢進鯁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憚之乃謀所以相撼殿中侍御史莫澤諫議大夫朱端常劾之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請加竄殛上曰仲尼不爲已甚乃止既歸修

讀詩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尋遂卒。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未幾。金滅。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

之色。盤遊射弋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茲。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三乞祠祿。上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辭疾亟。遺表聞。上震悼。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都城人時驚傳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時相以此忌之。擯不用。而聲[illegible]

及歸朝。而德秀則既衰矣。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大儒之書。禁絕弗用。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乃其力也。謚曰文忠。所著文集行於世。

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借以開明。善類爲之踊躍。

邵菴虞氏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聖王之治。據已往之迹。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

魏齋介曰。自朱文公推衍河洛之傳。而集註通鑑綱目。得聖經賢傳之意。然自僞學禁起。胡紘京鏜等。逢迎韓侂胄之意。排擊不遺餘力。一時正學淪落淹抑。非有正人起而振之。則考亭之學。幾不明於世矣。西山先生學本知性。道足濟時。觀其大學衍義一書。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爲格物致知之要。以崇敬畏。戒逸欲。爲正心誠意之要。以謹言行。正威儀。爲修身之要。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爲齊家之要。以爲君天下者之律

令格例。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其有益於天德
王道大矣。此故明大學士楊一清等。所以上言自
古經史大義。具在宋儒眞德秀所撰大學衍義一
書。請修故事。日令儒臣進講也。而文章正宗一書
華而不續質而不俚。其所輯以明理義切世用爲
主。亦爲後學之準筏焉。按公起泰定。卒端平。躋
登朝。廻翔搬遷。出綰銅墨。入典絲綸。不爲不久。即
筆札奏對。侃侃直言往往動人主之聽。然卒不能
振積弱頹靡之來者何也。蓋是時史彌遠方用事。

而濟王竑不得其死。思人言之。史與公勢不兩立。
追史死而後召公人參政。則公之年已衰矣。文公
阨於侂胄。公阨於史彌遠。後先若出一轍。其時媢
嫉彌遠者曰。眞德秀乃眞小人。魏了翁乃僞君子。蒙
面喪心。一至於是。然公之大學衍義。煌煌昭著。日
星開拓太平。爲金華殿中必不可少之敎。陳說者
謂曾子得聖學之宗。公之學得曾子之宗。良非謬
也。文公通鑑綱目。表章。亦出於公。公之有功於正
學大矣。

聖學知統翼錄卷下

栢鄉魏裔介貞菴著　男荔彤編輯

趙復　刪元史本傳

元史本傳云。趙復字仁甫。德安人也。太宗乙未歲。命
太子濶出帥師伐宋。時楊惟中行中書省軍前。姚樞
奉詔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凡儒生掛俘籍者。輒
脫之以歸。復在其中。樞與之言。信奇士。以族殘不欲
北。因與樞訣。樞恐其自裁。留帳中共宿。旣覺月色皎
然。惟寢衣在。遽馳馬周號積屍閒。無有也。行及水際。

則見復已被髮徒跣。仰天而號。欲投而未入。樞曉以
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世。隨吾往北
必可無他。復强從之。先是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至
是復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付樞。自復
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
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
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强之仕。惟中聞復論
議。始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
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

講授其中。復以周程之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於後。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在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既退隱蘇門。乃卽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

始。復爲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爲戒。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爲勉。其愛人以德類如此。復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

魏裔介曰。學術之關於世也。顧不重哉。方金元之際。兵戈擾攘。禮崩樂壞。庠序之地。鞠爲茂草。而爲士子者。蹈厲詩書。或死於俘。或死爲荒。奔走可食之不暇。又何暇學問之事哉。况金元之取士。惟尚詞賦。濂洛關閩非所素聞也。趙復以兵燹之餘。被髮徒跣。仰天而號。固將葬江魚之腹矣。姚樞救之閉關馬首之間。獨抱遺經。傳於河朔。使北方士子知有程朱之學者。豈非復之力歟。雖然。相齊之功人曰管仲。而識者以爲鮑叔。滅項之績。人曰韓信。而識者以爲蕭何。何者。匪鮑則不知管。匪蕭則不知韓。此古人所以進賢受上賞也。姚樞之於復。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彼其於復之所學。深嗜而篤好之。言之於朝。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復乃作傳

道圖。師友圖。希賢錄。伊洛發揮。標其宗旨。迄於今世。遠言湮。其書雖不流傳。然其源流之正。則亦因此而可想見矣。嗣後許衡郝經竇默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爲元名儒。然則金元之際。關斯道之通塞者。江漢先生也。使當日無先生。則河朔之學者不過功利詞章之習。雖勉就事業於一時。烏能有姚樞許衡竇默劉因諸人如是之盛哉。然則江漢先生之瀕死而不死者。亦天意之所爲。非人力也。余考會典。先生不在從祀之列。豈非以其遺書

之不見於世歟。然天生賢者。以覺斯世斯民。先生之功德。既有其實。何可使之湮沒而不表見於後世耶。余是以謹其遺傳。爲之流連而不能去云

金履祥 刪元史本傳

元史本傳云。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谿人。祥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於黃榦。而榦親承朱熹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

詣益邃。時宋之國事已不可爲。履祥遂絕意進取。然負其經濟之畧。亦未忍遽忘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叙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隝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靑獻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德祐初。以廸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弗就。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履祥屛居金華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懌。訓廸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子之係於常倫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光作資治通鑑。秘書丞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

人筆削之所加也。况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爲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先儒所未發。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

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註四卷。謙爲益加校定。皆傳於學者。天曆初。廉訪使鄭允中表上其書於朝。初履祥既見王栢首問爲學之方。栢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蓋栢字也。當時議者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靜。栢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已者也。履祥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爲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統初祠履祥於鄉

學。至正中賜謚文安。

許謙曰。先生以高明之學。負經濟之才。生於季末。道不克用。暨遐致休明。則年既老矣。其所著述。間已獲行于世。惟前編之作。廣博精密。凡帝王經世之大猷。聖賢傳道之微旨。具在是矣。或者得以充延閣之儲。備乙夜之覽。庶幾發揮聖學。啓沃淵衷。裨國家稽古之治。爲生民無窮之澤。則先生爲不朽矣。

魏壽介曰。吾讀仁山先生通鑑前編。及其自序之文。不能不掩卷而嘆也。以彼抱濟世之才。環瑋鴻碩。倘得時而駕。誠舟楫鹽梅之列矣。顧遂戶自甘。綴緝前聖之遺文。網羅先賢之緒論。孜孜不倦。不求知於世。世亦莫能知之。司馬遷所謂非好學深思心知其義。未可爲淺見寡聞者道也。豈不然哉。易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確乎其不可拔。若仁山者。其近之與。自唐堯暨周威烈王。凡一千九百五十五年之間。治亂得失。禮樂征伐。典章度數。燦然備焉。顧其爲書。在明二帝三王之道。以正子

史雜書之失。非但紀載年表已也。觀其自比於荀悅王通。且曰。天運循環。無往不復。聖賢有作。必有復興三代唐虞之治於千載之下者。此編之所望也。蓋不自知其言之悲矣。余謂有司馬溫公之資治通鑑。必不可無朱文公之通鑑綱目。有朱文公之通鑑綱目。必不可無金仁山之通鑑前編。綱目前編。皆與聖人春秋之意相發明者也。第其爲書閎深奧衍。有殷盤周誥之遺意。世之能讀之者固

已鈔矣。元人進其書表云。研精於甕牖繩樞之際。待用於石室金匱之藏。又曰三代以降之理亂。若綱在綱。一元以後之乘除。如指諸掌。爲萬世之龜鑑。表百篇之範模。後世學者。自廟堂以至於草布。詎可忽諸。

劉因　刪元史本傳

元史本傳云。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過目卽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甫弱冠。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國子司

業硯彌堅教授眞定。因從之游。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評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此。因蚤喪父。事繼母孝。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家居教授。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皆有成就。公卿過保定者。聞因名往往來謁。因多遜避。不與相見。不知者或以爲傲弗恤也。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不忽木以因學行薦於朝。至元十九年。有詔徵因。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初裕皇建學宮中。命贊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乃命因繼之。未幾以母疾辭歸。明年丁內艱。二十八年。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且上書宰相曰。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如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與。皆君

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二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跡之近。

假若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因平昔非隱晦者邪。況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客齋。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痁瘧。歷夏及秋。後雖平復。

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疾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嘆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倘病勢不退。當枯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

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為保全。因實疎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若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昔上朝廷不強致。帝閔之。亦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與。三十年夏四月十有六日卒。年四十五。無子。聞者嗟悼。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

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歐陽玄嘗贊因畫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烏乎。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者邪。論者以為知言。因所著有四書精要三十卷。詩五卷。號丁亥集。因所自選。又有文集十餘卷。及小學四書語錄。皆門生故

友所錄惟易繫辭說乃因病中覩筆云

蘇天爵曰靜修先生氣清而志豪才高而識正道義孚於鄉邦風采聞於朝野其學本於周程而於邵子觀物之書深有契焉惜乎立朝不及數旬享年不蒲五十迄今孺子達人皆知傳誦姓字是豈聲音笑貌所能致與

吳明曰求隱逸以補闕逸以劉公夢吉為集賢學士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也搢紳章布想望風采披青雲而瞻眉宇且候於燕之南趙之北矣安

車驅馬捧冊詔以南行鶴怨猿驚持移文而北返不知者謂山人之索價而知者謂蠱之上九處士所以賢也愚謂二者皆非也儒者學乎孔孟者也學儒而不宗孔孟愚未知其說也劉公豈不仕哉又惡不由其道但不肯苟進亦覘朝廷所以處之何如耳

楊俊民曰道統肇於羲軒而極盛於文武乃若周召同為文王之子則皆見而知之國風首列二南之化其德固無優劣也周公封於魯傳五百餘歲而孔子生於其地又未百年而孟子生於比邑是知天道自西而東也明矣召公封於燕由有國而下歷二千餘歲無有一人可方孟氏者韓嬰盧植劉蕡董章句辭華之流不足多也山川完固之氣不過泄為豪俠之助豈地靈清秘必待天道之歸而興賢邪靜修先生起燕之容城人品英邁不下孟子是召公之國生賢雖出後世原始要終抗衡東魯實賴先生而增重非近代諸子所可擬也自其將生巳有異光既誕而神采炯然甫成童進學

之敏一日千里初為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驚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評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是時先生年方弱冠而其造詣如此蓋閒世之才上達之學天成自得振古之豪傑也孟子探舜之心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先生則曰惟見舜胸中有象不見舜胸中有象孟子論夷惠之行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先

生則日。伯夷視四海。願人皆我儔。吾謂下愚陰。此說君試求。先生夐見卓識。出人意表。或者以爲隱怪。夫豈知稟剛健高明之資。擬大中至正之道。奇爲粹德。發爲精辭。氣蓋一世。特立寡與。是猶奔咸英於蛙吠之耳。獻圭璋於瓦礫之目。宜乎駭愕而未信也。平昔極罕許可。一聞孝忠節義。發揚蹈厲。若自己出。泰山巖巖。不足爲高。秋霜烈烈。不足爲嚴。仰止風猷。邈乎不可及也。

魏裔介曰。吾嘗過保陽。西望太行。東瞻滄海。想見古之賢聖。渡白溝易水。正值涼秋九月。風起木落。蕭蕭之聲。颯然在耳。則不禁喟然曰。山川若此。其篤生人物。豈但荆卿田先生之流而已乎。後讀劉靜修文集而愛之。嘗竊評曰。靖節之後。一人而已。雖然。世多稱靜修之詩。而靜修之所以爲學。與其所以爲人。則亦未之詳也。蓋靜修之學。得之堯夫先天圖書之意。而其爲人。則以王佐自命。羞管晏而企孔孟。或者謂其爲獨善之學。殆不足以知靜修也。觀其應不忽木之薦。已受贊善大夫之詔。而

上宰相書。諄諄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爲言扶病拜命。其非以高人隱士自居也明矣。不幸而天奪之速耳。使其得志行道。其尊主庇民。未必不過於魯齋也。元帝擬之以古所謂不召之臣。歐陽子贊之以麒麟鳳凰。嗚呼。麟傷鳳杳。不見於世也久矣。惟大賢足以當之。先生之風。與郎山雷溪而俱不泯也。乃擊節讀希聖解。而歌先生太古滄溟之詞曰。湛爾太虛兮。性命之所居兮。皓爾太素兮。元氣之所寓兮。羲軒邈兮。吾誰歸兮。孔昊邈兮。吾將疇依兮。

曹端　纂月川文集

曹端。字正夫。本姓楊。由沃閣村人。五世祖嗣以父命繼舅氏。後因姓曹。徙垣曲葛伯寨。再徙永寧。迄端父敬祖公。始徙澠池之窟陀里。母邵。感脩竹而生。父異之。名曰端。五歲問河圖洛書黑白之不同。七歲問風雨雷電雲霓之何處起。入里塾。年十五。四書五經。周通博及羣書。年十八。補邑博士弟子。同邑陝公見之日。世有好學如是者乎。以女妻之。父爲建勤苦齋。晨

夕誦書其中坐下足兩磚皆穿尤喜讀辨惑編謂其明正道闢邪說辯然一出於正也力排釋教有老僧素諳釋典詰先生曰佛主輪廻神主禍福事則報本先生曰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能敬天而不違尊祖而繼志是謂報本釋家妄說輪廻雖事神佛無以救滅理亂倫之罪況能報本耶如欲報本棄而幼習歸而故家拜父母於堂上饗祖宗於地下納室生子繼續宗祀上則供賦稅下則守禮法此所謂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僧咨嗟嘆息而是之勸兄弟勿析居勸族

人勿用堪輿勸父勿賽神請邑大夫毀淫祠百餘所爲設里社里穀壇使民祈報惟存夏禹雷公二廟而已有疾拒用巫覡建家祠其父敬祖素信佛見端居常言道將召問之端作夜行燭書以告父言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也老子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也其言辨晰甚精父好之卒向學永樂戊子舉於鄉第二名有司表其里曰端士乙未會試登乙榜第一授山西霍州儒學學正與霍人李白實同升講席答問辨論四方聞風來學雲擁川

至文風大振霍饑分俸濟諸生之貧者勸州守發倉以賑母卲孺人卒於家訃聞遂行披髮跣足苫塊水飲抵家踊哭幾絕既而父亦病卒殯葬一循家禮不用風水齋醮負土成丘廬墓側者三年有雀巢冤雛之異四方來學即廬次授之服未闋霍人詣闕上疏乞復任未報辛丑補蒲州其行已教人一如霍生辰不受祝賀修學宮解舍不避太歲不計土旺諸生有欲作佛事葬其親者以道正之曰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

之不厚哉作四書詳說序畧曰夫四書者孔曾思孟之書所以發六經之精義明千聖之心法也語其要分之則論語曰仁大學曰敬中庸曰誠孟子曰仁義合之則帝王精一執中之旨而已矣洪熙改元任蒲四年考績吏部霍蒲二州學者上章爭留霍先上遂復補霍朝廷由是知先生名三命典陝西鄉試秉鑑至公時稱得人薛文清公與先生善先生築拙巢於霍庠文清爲記晉定王過霍延見先生曰今幸識曹先生矣建頒書閣以貯上所頒經籍聚學者講習其

中。白稱伊雒後學。作月川圖。自號月川子。學者遂稱爲月川先生。秦蜀齊魯燕趙之士學者數百人在霍又九年。年五十九歲卒。時宣德九年六月也。先是州大夫問疾。曰大夫能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諸生問疾。曰賢輩尊所聞行所知。已而語諸子曰。我平生不喜佛老。惡其害道也。爾曹當以我葬考妣之禮葬我。吾無恨矣。所著有家規輯畧。夜行燭。四書詳說。性理論。存疑錄。太極圖述解。通書述解。西銘述解。孝經述解。儒家宗統譜。語錄諸書。

謝琚曰。先生足所履者聖賢之跡。身所處者聖賢之道。從容乎仁義之府。周旋乎禮法之場。循規而蹈矩。立忠而行孝。濂洛關閩之後道學之傳。心法之微。先生一人而已。

陳建曰。曹月川學行。猶在吳康齋與弼之右。楊方震理學錄。乃載康齋而遺月川。豈微其爲教官邪。正德中大司馬彭澤稱曹月川爲理學之冠。欲舉從祀廟庭。嘗致書河南李巡撫曰。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於誠意伯劉公。潛溪宋公。至於道學之傳。則斷自澠池月川曹先生始也。何論君子宜考於斯。

魏校介曰。聖人之道。天下愚智賢不肖。皆不敢以爲非也。而其弊在視爲故常。而不知其所以然。異端之道。天下愚智賢不肖。亦未必盡以爲是也。而其弊在習俗相沿。而不敢議其所以謬。非有明理見道。馴義至精者。焉能卓然不惑乎。近世學者。鮮有不入於異端矣。方其垂髫之年。亦嘗讀聖人之書。學聖人之道。無奈心粗氣浮。所事者訓詁文辭

而已。及其長也。嗜好日紛。涉獵日襍。所行之事。違悖於理。所萌之念。流蕩於非。其心亦有所不慊。自憂自懼。一聞輪廻報應之說。則不覺其入之之深。於是乎捐家貲而修寺建塔。齋比丘而禮懺拜佛。五體投地。流汗盈顙。不敢告疲。自以爲精誠之至也。問其意之何爲。則曰吾將以消災祈福耳。爲我祖先父母耳。甚或奔走名山。號招徒衆。建旌旗而悠悠長途。鳴金鼓而行。行且止。男女羣聚。不分晝夜。理水神符。妖符邪法。雜然並作。此張角之所以

亂漢韓山童之所以亂元也豈非有天下國家者之大蝨賊哉是以聖王制禮天子祭天地及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境內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祖先春秋報賽不過土穀之神不欲其諂於淫祀以惑斯民之視聽也然士大夫亦有知此禮者而主見不定以爲習俗相沿既已久矣彼亦未能眞知其是非姑且爲之以悅俗子是何其不思之甚也月川曹先生明理見道卓然不惑又不特已之不惑已也而作書奉親諭之於道其親亦遂

隨之而行豈非孝之大者乎夫師道立則善人多月川篤行好學如此前後霍蒲二十餘年弟子之見髙者名譽飈起然而方伯不達之薦書朝紳不登之啓事仰賢如文淸號爲石交亦未聞爲之鴻奬游揚則其抱道無求安貧知命必有大過於人者矣其太極圖書西銘述解及語錄等書亦多有所發揮此彭澤所以稱爲明朝理學之冠也昔者樊遲問智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答永日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若月川者其有見於此與

又曰月川之學所謂崇德修慝辨惑者其庶幾矣論孔顏之樂有云周子每令程子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欲學者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竊謂孔顏之樂者仁也非是樂這仁仁中自有其樂耳孔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樂也不違仁者守之之仁

而不改其樂者守之之樂也語曰仁者不憂不憂非樂而何周程朱子不直說破欲學者自得之此一段最說得切實不開後人揣摩之端又如他人闢浮屠之學甚費唇舌夜行燭所引數條明白顯易如引朱子謂學者曰佛老之學不待深辯而明只廢三綱五常而已是極大罪名了其他更不消說可謂老吏斷案不可移易

胡居仁　刪名山藏本傳

名山藏本傳云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幼穎異有大

志從學甞言動如老成人幾冠從安仁于同學舉子
業如無所得而厭之及聞吳與弼講義理學盡棄舊
學而學焉卜隱邑之梅溪謝絕人事人亦無知之者
會親死哀傷踰節柴毀骨立不入寢室者三歲喪葬
之儀一依古典不苟卜兆爲鄉里鵰兒所扼不得已
訟官則墨衰以入於是縉紳先生始知居仁爲特立
獨行之士也居仁之學以主忠信爲本求放心爲要
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敬因以敬名齋處家庭如朝典
臨妻子如賓客應接士友深衣布履終日儼然至一

器一物區別精審汲齒不相濟亂家本有餘推以與
人不償不較貧用貧窭簞食瓢飲處之泰然其蹈矩
履規端莊凝重而性度寬和議論亹亹四方士樂從
之游至築室而居之居仁示以操存省察之要要以
戒愼恐懼爲宗以共入於聖賢之域至其學問大指
雖尊程朱亦能察其精微而不致盡阿所好所著居
業錄大率躬行之言也其辭辯其氣昌凡古今之治
亂學問之淺深才術之高下了然洞豁有體有用有
經有權非尺幅拘攣之比當適閩歷浙入金陵泛彭

蠡所至豪傑若章懋羅倫張元禎皆相與講求麗澤
以陳獻章倡勿忘勿助之學爲亂苗之莠而莊泉豪
放之士且使學者流於曠蕩之歸其欲求本實以眞
體驗如此成化甲辰年卒年五十一學者稱爲敬齋
先生萬曆中從祀孔子廟庭賜謚曰文敬

鄭曉曰居仁以古人自期斯道自任以記誦詞章
爲不足恃專用心於內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
顚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愈嚴愈密毋日必
立課程詳書得失自考終日竟夕孳孳不倦見義

勇爲不擇利害爲趨舍排異端振流俗高風偉節
儀表江南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

余祐曰先生弱冠時奮志聖學往遊康齋先生門
退而藏修於家讀書窮理存諸心者不以一時或
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或遺久之則知益精守益
固養益裕而所得益深矣居業錄者先生道明德
立無可告語有感於外而無可施行故筆之於册
取易修詞立誠之義其間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
學問工夫政教其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至其端

佛老之學尤深辯詳闢惟恐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蓋亦有爲而發故其詞繁而不殺焉
陸瑞家曰胡叔心完璧也席珍懷待聘之資遯世絕憂悶之志
羅欽順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居業錄中言敬最詳蓋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楊廉曰理學爲倡者河東薛敬軒其讀書錄一出於正未有或之先者也近年乃得餘干胡敬齋其

言精確簡當亦粹然出於正者讀書錄所見之外惟此耳敬齋嚴毅清苦力行可畏其議論實由涵養體驗所得
魏裔介曰今人之學祇緣不識心性學無所主所以分門別徑愈遠而愈失之即或依傍先儒之言勦襲著述反而求之不得於心則亦徒騰口說而已矣即如主敬之說世儒皆能言之問其何以主敬則曰主一無適之謂不則曰常惺惺法不則曰整齊嚴肅是皆述先儒之言詞於敬之義有合矣而心之動靜之幾鮮有能辨之者是以或以靜爲無心動爲自然而天命之理須臾不可離者竟以昏惰放逸而失之其於中庸首章存養省察之意相去遠矣蓋人心刻刻皆天理而非有發未發之殊也君子刻刻皆誠敬而非有動靜之殊也故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正謂此也敬齋先生其學非有大異於人者惟是敬之一字看得眞守得定故曰敬有自畏愼底意思敬有肅然自整頓底意思敬有卓然精明底意

思敬有湛然純一底意思又曰敬該動靜未發之時要操得密已發之後要察得精又曰釋氏澄取此心亦是助長以其默坐澄心之久雖似見得有箇光明意思亦非眞心所以無主豈非有見於白沙之謬乎至於論郡縣得人亦可爲治不必封建唐太宗分口授田遂致貞觀之治其於經濟亦有用世之識非迂濶而不知變通者謂朱紫陽註參同契陰符經爲無謂尤爲確然之見蓋陰符權謀之書戰國人作之僞託黃帝參同形容法象之言

未可執以爲刀圭之楷梯也。自白沙與敬齋分途。而白沙之後漸失漸遠所謂岐路之中又有岐路。天下之學術人心由此日謬由是觀之敬齋之學純正無疵誠足以砥柱狂瀾而干城名教者矣。

羅倫 删白沙本傳

陳白沙作傳云羅倫字彝正江西永豊人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回避有不可輒面斥之舉成化丙戌進士對策大廷頃刻萬言直聲震於時奏名第一。爲翰林修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朝廷留

之奪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爲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於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切諫爲大救時行道爲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嚮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爲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雖以此爲人所知然亦以此取嫉於人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開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爲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留其飯其妻語其子曰甁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提舉泉州時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即放

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墝畝往來其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知之也論曰倫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徇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也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爲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今所謂豪傑非與無導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曰倫才大不可及其志青天白日云

魏裔介曰士者世之所恃也其心正足以救世之

邪其品眞足以矯世之僞其識遠足以破世之迷
其力鉅足以維世之衰風波震撼而不驚儀衆困
窮而不悔若是者雖里巷小人婣笑之而天下豪
傑咨嗟贊嘆聞風嚮慕之風俗不至靡壞忠孝不
至傾頹天理人心不至泯滅此世之所恃以爲命
也否則陳說理道訓釋義類雖書窮二酉五車文
擅雕龍繡虎奚足貴焉如孔光宰輔重位而拜翳
董賢馬融絳帳授徒而無附梁冀藏德曲臺名儒
而治行不法祝欽明自舞八風而五經掃地是以

君子寧爲眞士夫不爲假道學誠有鑒於此也若
一峯羅先生者吾無間然矣觀其萬言答策古譎
龜鑑忠肝鐵石及至上書論奪情之非爲綱常教
化計非爲一身名譽計也遁跡窮山炊煙不給妻
孥晏然無有憂色元亮乞食高致亦何以過此乎
嗟世風之日下也狀元三場一生喫着不盡自宋
已有此語而王沂公志不在溫飽功名赫奕若一
峯先生若使其緘默優容十年可至宰相而奮然
不爲豈非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而不屈於物欲不

淢於世俗之所爲耶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
士不忘喪其元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一峯先生足以當之矣至於智慧之
朗徹學力之精瑩於聖人之道卓然有見載在集
中又非僅一文章氣節之士也後之尚論者於斯
宜知所考焉

蔡清 删名山藏本傳

名山藏本傳云蔡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十三年舉
福建解元晉江之山鳴如玉磬者三日二十年舉進

士清自幼好學急求道畧仕進病告久之講學水陸
僧寺江南之士多從之遊他日爲其母寫容母愀然
不樂曰吾聞母以子貴今汝舉進士有年矣吾猶故
巾幗清聞言大哭促赴選得禮部主事是爲弘治初
元吏部尚書王恕稔其學行奏改爲吏部稽勲主事
時與談論諮訪清因上管見二劄於恕言今朝廷之
患在紀綱廢弛以至士風日獘民力日屈當大有以
振作之乃可銷境內之憂靖疆埸之警又薦引名士
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庶吉士鄒智論事下

獄非不測。刑部尚書何喬新方在告。清詣喬新強之出。喬新即疏捄。智得謫官嶺南。居久之。丁內艱。服除。吏部有不悅者。以補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乞便養。陞南京吏部文選郎中。一日心動。乞終養。至家兩月而其父歿。人謂孝感所致。清每遇親忌。痛哭流涕。終日不御酒肉。宗族內外有貧乏者。恒賙恤之。死而殯葬之。撫其孤。門外貧者。亦嘗衣食之。嘗曰。天地間物。當與天地間人共。一介不取。士當然也。一介不與。故未易耳。蓋仕宦之久。屢空而不暇自計。正德改元。即家

起江西提學副使。時宸濠方圖不軌。凡朔望藩臬官皆先朝宸濠。次日乃謁孔子廟。清至。力請其僚同日行禮。先謁廟。後朝王。宸濠生日。命藩臬官著朝服賀。清曰。臣子見君則朝服。無見王者。去敍而入。宸濠大怒。一日宴藩臬官。宸濠嘲清曰。公乃不能作詩。清對臣平生於人無私。蓋私與詩音相近。宸濠益銜之。其後奏求護衛。已得請矣。清怏怏有後言。宸濠聞之。欲誣以非議詔旨之罪。清正色對。遂疏乞致仕。宸濠尚陽善挽留之。且欲以女妻其子。清力辭歸。時劉瑾方

專權焉。引名士以掩人心。不數月復起為南京國子監祭酒。朝命未至。而清已卒。清素羸弱。而色清氣[illegible]。外簡內辯。與論天下古今。一以禮義折斷。其言剴切而精深。其淵軌貞風。使人妄消躁息。其學初主於靜。後主於虛。以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虛為應。因以虛名齋。嘗為寮箴不以示人。積久至五十條。皆自砭自鍼之詞。兢兢然惟恐慚負天地君親得罪師友。其言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八字要訣也。又曰。宋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學

不明。則聖賢之道不著。故與其徒著四書蒙引易蒙引諸書。皆推原朱子之意。常帷燈即榻傍。或夜分與諸子講論。寢後有得。亟記疾書。

鄭曉吾學編傳。虛齋自題臥處曰。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天。又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為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盛時。操名器。徒就一己之私而已。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同也。

魏裔介曰。自伏羲開天。堯舜禹湯文武。相繼治世。

而道法相傳綏猷立極天地萬物由此位育而無顛仆之患矣董子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仁義禮樂皆其具也然先聖之仁義禮樂託以流傳後世者在乎方策之間耳故孔子删述六經以告萬世而秦皇李斯遂爲萬古罪人朱紫陽孜孜矻矻勤苦一生著四書集注通鑑綱目垂教後世而明初四書五經大全家絃戸誦士大夫不敢爲新奇可喜之說此所以一道同風也自新奇可喜之論出而後世人心與之俱變矣蔡虛齋之四書易蒙

引其發揮先儒之理蘊可謂切問而近思者觀其句櫛字比不厭再三詳愼初不敢爲新奇可喜之說其嘉惠後學之心亦良苦矣余嘗好讀陶元亮飲酒詩其詩曰羲農去巳久舉世少復眞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皇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如何絶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虛齋者可謂之問津六籍者也豈與後之鹵莽滅裂離經畔道抛棄傳註自矜妙悟者同日而語哉若其人之耿介絶俗有守有爲則何嫌遽之傳巳許之矣

又曰虛與空不同空者實無所有虛則有冲通之意譬如太虛之中萬象森然而非有形迹之可求也易曰君子以虛受人其繫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夫子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夫不曰無思無慮而曰何思何慮蓋思慮人之所不能無者惟在順以應之而無將迎意必之私而已若盡絶思慮則土木矣蘇東坡曰君子之於善

也如好好色其於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此山澤通氣所以謂之虛而能通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良以此也釋氏則不然枯槁寂滅一切思慮以爲必不可有之物則盡擧而空之三綱五常可空也山河大地可空也往古來今可空也身體髮膚可空也然又懼儒者闢之則曰有眞實義在空而不空究其所謂空不空者何有哉蔡介夫學主於虛以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虛爲應此得聖學之要矣蓋

聖學雖主於敬而其體則本於虛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此之謂心如太虛故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羅欽順 依名山藏本傳

名山藏本傳云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父用俊國子
助教欽順舉弘治五年鄉試第一明年第進士第三
人授翰林編修久之遷南京國子司業從父歸家因
乞終養吏部不與題奏留家久之劉瑾用事矯補職
之禁除名為民瑾誅復官累遷吏部右侍郎世宗即

位轉左遷南京吏部尚書以父病乞休詔許歸省尋
改禮部尚書會父沒服闋起用舊官奏辭不允俄改
尚書吏部時張璁桂萼用事欽順恥與尚同懇疏乞
休許之欽順之學始以禪入後悟其非慨然聖人之
道而深闢釋氏之謬其學以精言性以神言心以變
言情以合一言理氣以道心謂性以人心謂情以理
一分殊明理氣之合一性體至精故道心以為微惟
精所以審其幾情用至變故人以為危惟一所以存
其誠統體一太極故曰理之一性之靜也天命之初

也人皆可以為堯舜也各具一太極故曰分之殊情
之動也率性之道也剛柔善惡生其間仁見為仁智
見為智百姓見為日用也釋氏一家之言有見於心
無見於性其所謂覺第知覺之覺不能要於天命之
本來而徒以空寂靈妙為境界是以格物致知皆弁
髦之無用達之陸象山楊慈湖近之陳獻章王守仁
其學皆原於此則何以使物我俱融內外兼照盡已
性以盡物性以達經世宰物之用所著有困知記三
篇其於性情心意之蘊學問之原斤斤芒忽之閒而

皆出於苦思妙契之餘獨其學不開門授徒有請益
者則開示之是以世人競趨王氏學嘉靖二十三年
行年八十巡撫都御史張岳上言欽順擯斥異端有
功聖門宜隆尊年之典使縉紳學士知欽順以正道
正覺見優朝廷士趨民習莫不率勵上使巡撫巡按
及門存問居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欽順有弟
二人欽德欽忠先後舉進士時號羅氏三鳳欽德按
察使欽忠都御史欽順父壽三子前致酌父各賜之
酒以欽忠能其官予二酌欽德次之予一而獨酌欽

順三。

魏裔介曰。自孔孟以後。心性之說。不明於天下也久矣。謂道心爲一心。謂人心爲一心。夫人七尺之身。而果有二心也哉。謂天命之性爲一性。謂氣質之性爲一性。夫人方寸之心。而果有二性也哉。彼此持喙。各爭所長。發難盈廷。白首不決。嗟乎。此之不思不辨。而尚何以學問爲也。介生也晚。不及登鄒魯之堂。亦不及侍濂洛之側。惟是積年向學。亦嘗有志於此。嘗欲明白剖露。以告天下之人。若但

陳其端。勿竟其指。以待學者之自悟。則吾道未必昭昭乎揭日月而行。而異端出而逞其高渺悠謬之說。以誤世也非小矣。是以妄爲發洩。以求正於海內賢人君子。而不自知其言之支離焉。蓋曰人心者。即人之所以爲心也。此心最虛最靈。具衆理。應萬事。然不能不託於形質氣血。而此形質氣血者。交物而情生。情生而得失分矣。故曰惟危。危者如臨高臨下。站的定則安於泰山。站不定則危如累卵。非謂人心全是私蔽。而與道心爲二也。道心者。即心之所以爲道也。此道原本於天。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雖已命之於人。未離乎於穆之不已也。藏於人身之內。其朕兆不易窺。而聲臭無可見。若非默而識之。則天命純一不已之理。終不能知。故曰惟微。微者其體寂然不動。其用感而遂通。非謂道心全是虛空。而求於人心之外也。由是精以擇之。無一念之或非。一以存之。無一時之或襍。中之體立矣。中之體立。而中之用以行。凡於天下國家之事。信以執之。而無偏跛之弊。過不及之端。乎章

百姓。協和萬邦。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豈非體天建極。修道立教之統會哉。世之儒者。不患不知道心。患在專以人心爲不善之物。此其所以岐而二之。何不返而驗之吾心。喜怒哀樂之未發。與其已發。道心人心。果係二物。果有二時否耶。羅子允升。忝向未見其所著述。及讀名山藏。至以神言心。以變言情。以合一言理氣。以道心爲性。以人心爲情等語。不禁擊節嘆悅。手舞足蹈。竊以爲好學深思。斯義至精如是。宋人所謂不傳之絕學者。其或在於

此卯陽明之儒所謂五霸假之夫豈不談仁義王道哉而格物之論牵强附會不合於聖人博文約禮擇善固執之義其自言宗旨云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的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而又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論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荀子性惡也未可盡說他不是其亦悖謬之甚矣白沙老禪衲子耳碧玉樓中終日兀坐已落一偏之習況其出處之際多有可議授官之後不謝而去擁騶從列叉槊揚揚

得意無怪乎嶺海宿學仕於朝者不之許也至於陸象山之高明楊慈湖之直捷自朱文公而外豈易多得但其立說太高六經註我恐開後學空虛浮幻之漸故執德論道之君子許慎而不敢輕許之非陽明白沙之比也或曰聖人惡訐以爲直者道至大矣於人何所不容而子鰓鰓以言求勝是意見之未化也余曰否昔者子與氏於戰國諸子多所排斥而朱文公於王仲淹陸象山皆深惜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余與羅公不約而符爲後學

學者慮深遠也若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張子已自言之矣又可以置之不論

顧憲成 纂端文文集

顧憲成字叔時號涇陽江南無錫人家於邑之涇里家貧就讀鄰塾歸則篝燈自課多至達旦書壁間曰讀得孔書纔是樂縱居顏巷不爲貧偕弟允成受業於薛方山先生年二十一補邑諸生萬曆丙子舉鄉試第一年二十有七居父憂庚辰舉進士授戶部主事與南樂魏允中漳浦劉廷蘭以道義相砥世號三

解元江陵病舉朝走禱公不可同官代爲署名亟馳騎去之壬午江陵沒調吏部孜孜人才辭以母壽告歸讀易春秋者三年丙戌起驗封司丁亥大計尚書何起鳴在拾遺中因訐總憲辛自修公上疏謂言者與被言者各當自反奉旨切責降桂陽州判官戊子轉處州司理在任專務教化假差歸己丑居母憂辛卯起泉州壬辰大計舉公廉靜寡慾天下司理第一擢考功主事時有詔三王並封倡吏部四司上疏竟得寢癸巳趙高邑南星司計盡黜諸要人戚屬公實

相左右進領選事每謂吾之觀人於尼聖得五案焉進有非刺之狂狷退無非刺之鄉愿一也大受小知二也衆好衆惡必察三也皆好不如善者之好皆惡不如善者之惡四也觀過知仁五也又曰天下事若相同心方做得其次閣銓同心亦做得一半今皆無之止有巡撫提學可選擇而使若盡得人士習民生庶幾小補尋會推冢宰復推內閣忤執政意削籍歸而允成亦以建言謫光州判官歸後積勞成疾越丙申丁酉始漸愈病中體究心性愈微故劄記始於甲

午涇里在邑東偏遠近來學僦居遍庵寺戊戌會吳中同志于二泉之上與管東溟辨無善無惡東溟之說三教一貫而實主佛學公謂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七佛偈了然矣故取要提綱力剖四字又以辯四字於告子易辯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麤而佛氏之見性微也辯四字於佛氏易辯四字於陽明難在佛氏自立空宗在吾儒則陰壞實教也其言曰自古聖人教人為善去惡而已為善為其固有也去惡去其本無

也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陽明豈不教人為善去惡乎然既曰無善無惡矣又曰為善去惡學者執其上一語自不得不忽下一語也於時同志北直趙公南星江右鄒公元標關中馮公從吾輩俱以正學相勗同郡則錢公一本薛公敷政敷教兄弟而同邑高公攀龍與公弟允成尤朝夕切磋云錫故有東林書院宋楊龜山棲址闡濂洛之學後廢為僧舍邑邵文莊公寶圖修復之不果公偕高公及葉茂才陳幼學劉元珍安希范諸人聞於當路葺道南祠

為講習之所甲辰冬吳越士友來會公為約一遵考亭白鹿洞規要在躬修力踐嘗言講學自孔子始謂之講便容易落口耳一邊故先行後言慎言敏行之訓三致意焉允公沒公哭之慟戊申詔起南光祿少卿公曰仕宦寧退毋進遂乞骸骨聞李司徒三才被彈射貽書白之政府益忤時局朝論紛紜而公顧不急於自明每謂高公吾黨持濂洛關閩之清議勿持顧廚俊及之清議於世無所嗜好敝衣粗食蕭然儿榻終日瞑坐以小心名其齋卒年六十有三高公為

之狀曰。先生之學性學也。遠宗孔聖。不參二氏。近契
元公。確遵洛閩。嘗曰語本體。只是性善二字。語工夫。
只是小心二字。又曰心不踰矩。孔之小心也。心不違
仁。顏之小心也。此其學之大旨矣。又曰。周元公之於
道至矣。所以爲之推行其道。使得昌於當時者。程伯
子也。所以爲之推行其道。使得傳於後世者。朱晦翁
也。元公藏諸用。其源深。兩先生顯諸仁。其流遠。又曰
二程與橫渠康節。一時鼎興。氣求聲應。此吾道將隆
之兆也。微元公孰爲之開厥始。流傳最久。分裂失眞。

有禪而儒。有霸而儒。有史而儒。此吾道將渙之兆也。
微晦翁孰爲之持厥終。元公之功。不在孟子下。晦翁
之功。不在元公下。高攀龍曰。先生自甲午以來。見理
愈微。見事愈卓。充養愈粹。應物愈密。從善如流。徙義
如勢。殆幾於無我矣。泰昌初贈太常寺卿。擬從祀文
廟不果行。未幾璫禍作。目公爲黨魁。追奪封誥。崇禎
初廷臣交章請卹。加贈吏部右侍郎。諡曰端文。所著
藏稿劄記行於世。

魏裔介曰。當萬曆之初。張太岳權勢炎灼。其陷害
高新鄭一案。仕路之人皆不平之。而其餘舉動乖
謬者多。奪情一事。吉水鄒元標出疏攻擊。高邑趙
夢白先生與無錫顧涇陽先生。暨南樂之魏懋權。
兄弟。漳浦劉廷蘭等。實有聲氣水乳之同。嗣在銓
曹因推舉閣部不合於政府。而水火之隙開。迨投
閒家居。乃以講學爲事。而天下由此有東林之目
矣。璫禍既作。楊左殞命。白馬清流之禍。究慘同轍。
觀往事至此。未嘗不爲之太息也。夫黨錮之禍作。
而漢以亡。然李固杜喬諸人。不可不謂之君子也

道學之禁興。而宋以敝。然朱晦翁蔡元定諸人。不
可不謂之賢者也。昔者宋之龜山。亦嘗講學於東
林矣。不聞其有門戶之目。涇陽先生。初亦爲明理
闢邪計耳。豈料後之攻伐君子者。借以爲口實哉。
此世道之不幸。非諸君子之過也。至其講學闡明
性善氣質之說。深辨無善無惡之謬。雖其議論亦
時有出入之處。然認的性字明白。如劄內所言性
相近對遠字而言。孔孟之旨同歸於兼性善。別氣
質於性則性明。淆氣質於性則性晦。性太極也。諸

于百家非不各有所得而皆陷於一偏可以破從來之惑非有絕人之聰明愼思明辨之極者不能及於此也嗟乎自孟子以後性之不明也久矣宋儒雖以氣質之說參之而晦翁伊川其註解性相近惟上智下愚章已自不同愚嘗告學者以人性皆善自古及今自聖及凡實無二理氣質淸濁厚薄雖有不同然亦非惡也故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二語最說的是但氣質則云氣質不必云氣質之性耳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

之罪也才者氣之用人自不善用之於氣質何尤韓昌黎云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性善之說斷宜確遵孟子而紛紛告子之唾餘後世學者當視爲淫聲美色蕪穢不潔之類盡掃而空之若是而人皆可以爲堯舜直登孔孟之堂直叅精一之秘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成位乎其中耳不然二三其說以疑惑天下後世之耳目不特有負於聖賢諄諄切切教誨之苦心而於天之所以與我者若離若合乍得乍失其所虧負者多矣可不於此求知求覺而乃悠悠泛泛無所聞而死乎余向爲是論今誌於此以質諸海內學人有志於見知聞知者

高攀龍 景高子遺書

高攀龍字存之別號景逸江南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行人建言謫揭陽尉久之用薦起光祿丞旋貳太常大理晉太僕卿由刑部左侍郎擢左都御史璫禍作死之崇禎初追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諡忠憲按萬曆中海內正人君子以高邑趙忠毅無錫顧端

文兩公爲領袖公之成進士也實出忠毅之門其闇牘評云此卷是知學者當相之驪黃牝牡之外公爲人嚴非開靜不苟言笑年二十一壬午舉於鄉讀大學或問見朱子言入道之要莫如敬遂一意整齊嚴肅持心方寸間久之見程子言心要在腔子裏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憬渾身是心不特方寸蓋志學時即以程朱爲的矣廷試後丁嗣父艱歸謝人事讀禮讀易三年閱授行人適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欲改易傳註獻所著書求頒行天下公因上崇正學闢異

端一疏得旨程朱正學崇尚已久豈容輕議高攀龍所言有關世教尋疏論大本大機欲人主操心講學疏極剴切趙公毅時在吏曹因得以所學相諭深味薛文清粹言至一字不可輕予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惕然有當于心作日省錄又輯崇正編夜間至平旦氣清即擁衾危坐一日坐久精思閑邪存誠何覺當下無邪渾然是誠公初定雲從至是始改存之奉使金陵鄒南皐謂存之是海內有數人物公益以身下人嘗云吾洗雅不若癯澀凡勇厲

不若張文石直截緊嚴不若薛元臺遜樸齋選謁毘陵錢啓新姑蘇王少湖錢曰孔門聖脉凡事只求天知王曰士君子須立得大節若鄉勿爲鄉愿居官勿爲鄙夫公時時服膺此語癸巳抵京以君相同心惜才達俊疏侵閣臣降揭陽縣典史甲午赴謫所三閱月歸過漳州謁李見羅李謂修身則心意知物各止其所格致誠正不過缺漏處照管公謂大學格致即中庸明善是初學吃緊第一義學者須辨志定業出心光明洞達無毫髮含糊疑似以爲自欺之本然後

爲善去惡意誠心正身修善所以純粹而精止所以敦厚而固也條目次第自有先後不宜籠統說過其恪遵程朱如此丙申連罹本生父母喪戊戌作水居於湖濱作靜坐說復七規程大意以見性爲主收斂身心以主於一會蘇常諸友于二泉辨管東溟無善無惡之非甲辰東林書院成本宋楊龜山講學故址顧端文首倡修復先生序其學約曰古之君子其出也以行道其處以求志未有飽食而無所事事者夫人有生則有形有形則有欲有欲則有憂其憂愈大

則出出然與憂俱生與憂俱死矣學也者去其欲以復其性也必有事以復於無事也無事則樂樂則生生則久久則天天則神而浩然于天地之間夫人即至愚未有舍其可樂而就其可憂然徐而究其實卒未有不就其所憂而舍其所樂者嗚乎其亦弗思耳矣辛酉天啓改元起光祿丞同日擢忠毅進太常少卿鄒南皐掌院事稱清葉相國再召宅首揆公自癸巳去國幾三十年至是入都次年陞少卿裁諸無名費內璫相戒勿橫索會孫崇伯上紅丸疏公讀之歎

日此一部春秋也。因主其說。不稍傾忌。群小爭欲中傷之。未幾轉太常少卿。疏言明理以明心。明心以出治。極辨忠孝。歸罪方鄭。奉旨切責。福清相力持之。得罰俸。已轉大理少卿。進太僕卿。適鄒南臯暨涇陽之門人馮少墟。建首善書院於京師。給事朱童蒙騰疏顯詆。鄒馮皆辭位去。公亦疏辭。講學何罪。頓容法絕之臣葉學何名。獲自聖明之世。疏再上。福清相勉留護持益力。無何奉差歸。舟中著周易孔義。謂五經註於後儒。易註於孔子。說易者明孔子之言。而易明矣

每自言一生用心。此書與朱子節要。尤精力所注也。居數月。即家拜刑部左侍郎。辭不允。乃與門人華水部同舟北上。至部。當事曰。今日內閣法用和婉。外延法用正直。二者不相疑而相成。始有濟。當是時趙忠毅爲太宰。值總憲員缺推公。公居恒謂此衙門得人可以救世。以師生不應分掌部院。辭復不允。入臺申嚴憲約。疏請責成撫按司道。下迨府州縣以安民生。條例五十餘款。縣榜通衢。禁絕餽送。糾一極貪御史崔呈秀。風規肅然。群小滋不能容。甚逐衆正。趙忠毅

行成。而公亦削奪歸矣。逾年。毀天下書院。東林遂爲瓦礫。公屏跡湖上。玩易不輟。聞繆西溪周來玉被逮自度不免。先一日肅衣冠拜道南祠。至晚看花聚飲如常時。夜半整衣起。從容入書室作字二紙。緘篋中召子孫曰。明日以字付官旗。即命督退移時趨赴池水。是爲天啓丙寅三月十七日。平立水面。衣履儼然公之整齊嚴肅。蓋始終如一云。發篋中書。一遺表言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從屈平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其一言一生學問。至此亦少得力。心如太虛。本

生死。質明而官旗果至。崇禎初贈謚祭廕。稱爲孤遂學。秉節正終。論者謂公之學。以敬律身。以靜窺妙。窮理則好惡自誠。見性則殀壽不二。退藏於密。而顯仁於造次顛沛。此其所以爲公與。公毎命學者先讀小學近思錄等書。遺書刻於嘉善陳龍正。

秦鏞曰。昔者周子有通書太極。張子有正蒙西銘。二程有全書易傳。朱子以十四條例分之。而四先生之書。渙然若出於一而不可復離。朱子之書。有文集。有語類。皆至百卷。學者茫乎浩乎不得其津

滙。先師高子以近思錄節之。於是五先生之書。渙然若出於一而不可復離。先師高子之書。有已刻。有未刻。其已刻者。莫要於就正錄。而大全未覩。莫備於遺書。而體裁不一。於是學憲藁旃氏以朱子節要條例編之。而六先生之書。又渙然若出於一而不可復離。若夫宋興以來。諸儒輩出。而朱子集其成。明興以來。諸儒亦輩出。而高子集其成。則夫兩先生之節要。其尤爲珠連璧合者與。

華允誼曰。先生之學。以復性爲宗。主靜居敬爲

靜坐說示復性之要。未發說示見性之訣。未發乎天理之自然。性卽天也。純公體認天理。文公窮至事物之變。先生兼而之。忠君可泣鬼神。信友不渝金石。先生謂孟子七篇。句句是格物。讀先生疏揭及海內諸交往復書問。其事事格物。字字格物矣。

魏蔚介曰。高存之先生。天姿清虛不染嗜欲。而學力有以濟之。觀其一生涵養在於主靜。主靜非求寂也。以觀吾性之未發耳。用力在於格物。格物非

多識也。以明吾性之本善耳。而其教人先讀小學近思錄。其言曰。删述六經者孔子也。傳註六經者朱子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孔子之學。惟朱子得其宗。傳之萬世而無弊。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又曰中庸二字。乃千聖傳心之妙。堯舜禹湯只此中字。至孔子添一庸字。中字始有着落。中不庸則中落於懸虛。庸不中則庸落於迹象。又曰學必由格物而入。有物有則。則者至善也。窮至事物之理。窮至於至善

處也。觀此則先生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而無近日學者之失可知矣。先生編朱子節要。而五先生之書。合而爲一。高彙旃復編高子節要。而六先生之書。合而爲一。先生之方軌文淸。而紹繼朱子無疑也。至於立朝丰采。自行人以至總憲。忠君愛國。始終如一。執持風紀。銳意澄淸。卒爲貪婪之徒反噬構陷。甘投止水。不受羈辱。屈靈均憔悴汨羅。楊伯起慷慨夕陽。千古同悲。而或者謂其有殺身成仁之勇。無明哲保身之智。不知時事至丙寅丁卯。天

地勝寞與伊川之貶涪州元定之竄道州更自不
同從容就義至乎學力静定正見於此先生曰學
者人之性也心如太虚本無生死非聞道而有得
焉能如是與學者於遺書務要詳玩深思之可也

聖學知統翼錄卷下終

聖學知統翼錄二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魏裔介撰裔介既作知統錄復作此錄以翼之
自序謂以之羽翼聖道鼓吹六經亦猶淮泗之歸
於江海黿鼉之儕於岱宗也凡錄伯夷柳下惠董
仲舒韓愈胡瑗邵雍楊時胡安國羅從彥李侗呂
祖謙眞德秀趙復金履祥劉因曹端胡居仁羅倫
蔡淸羅欽順顧憲成高攀龍二十二人其去取之
故亦莫得而詳焉

希賢錄五卷

〔清〕朱顯祖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二年天瑞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希賢錄五卷》提要

序

古道云遥儒風鮮振卑者競趨榮利高者紛尚辭華心性之業不傳學問之途誰講予銜
天子命視學江南惟一以敦本務實紹法聖賢爲教蓋以士先道德而後文藝所以正人心敦實行也于是博徵文獻購訪遺書凡有潛心理學卓爾不羣之彥其著述足以羽翼經傳闡揚先

許序一

聖先賢者莫不旁搜廣攬惟恐有遺乃按郡至揚州得知有雪鴻朱子專精理窟耄而猶勤著作皆羽翼經傳闡揚先聖先賢之業而希賢錄一編則上下古

今取千百年賢喆之芳言懿行哀輯成書若醫師之摭拾羣方而寒熱溫凉之各具其法若大匠之指揮繩墨而方圓平直之各儲其則述而不作以爲後學津梁其覺世之心良亦殫矣夫天下風氣不齊人之秀良各異今得是編聚千百年之賢智于一堂高明之士希其柔克沉潛之士希其剛克惟務實踐以躬

行勿徒獵浮名而欺世此正孟氏所謂尚友古人而吾之正人心敦實行之志端在乎此若夫學者之患莫大于窮高騖遠好爲苟難不知舍下學而言上達

雖孔子不能况其下者乎雪鴻子教人不躐聖而希賢譬升高而自下有以也且夫學有淺深道無二致高遠即在卑邇之中聖天不外賢人之理學者誠即

是以自勉不徒視爲紙上之空文則循循漸進此一錄也其裨益于人詎止淺近云乎哉雪鴻子既有得于先賢其子天綺能讀父書而世其學予遴士中摸

索得之深相期許倘力行不倦則予之所厚望者又寧獨在工文辭獲榮利而已耶天綺其勉旃

旹

康熙三十二年七月既望督學

使者東海許汝霖題

序

人有恒言希聖固難而希賢亦不易也若江都隱君子朱子雪鴻所集希賢錄一編其即紫陽教人以近思錄之家法乎慨自道脉浸晦學術岐分周張二程之傳不著後世即有穎異

之士往往浮光掠影耽心冥悟謂即知即行以賢希聖之道在是矣而不知所謂近思反求力行諸身之要不存焉所以寡成德而鮮眞儒成僞俗而多邪辟也余有感於斯每持此說以示人非眞有希賢之志者未易究

竟斯旨及來守揚州選才課士得朱子名溎者學術獨見根柢叩所從來知其尊人朱子雪鴻沉潛理學著述殆數十種希賢錄其一也余得覯其書撫而讀仰而思作而歎曰昔紫陽之學與紫陽誨人不倦之旨鮮有抉

其奧者是書一出不啻晦暝之日月江河之舟楫學者可以悅諸心研諸慮暢於四支而發於事業紫陽之學與紫陽誨人之旨信在斯矣夫紫陽接周張二程務躬行實踐不徒尚乎空虛冥悟今朱子雪鴻紹紫陽家法

尚友千古多識前言往行纂輯成書所以端士學正人心而防其浮僞邪辟者其心更切於予之所感世之學者能卽是編篤信力行而實體之于子臣弟友一切動靜云爲之際以欽承往哲而不謬于紫陽則於朱子雪

鴻覺世之心可以無憾而予亦幸附同志焉將見由勉以幾安由下以達上希聖希天且不難寧止希賢云爾哉

昔

康熙三十年七月朔日平山崔華遵生氏拜題於兩淮公署

希賢錄自敘

嘗讀周子書有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若是乎等級之分不可越哉今之爲士者求精於舉業卽莫不人人言聖人人言天矣此有得於吾心而形之口者乎抑文則過人而行或猶未也夫聖與天道其詳皆見於經書始學之子卽已受讀稍長輒著爲文章秀者既進於膠庠尤者更登于鄉會當其策時務而及聖學卽莫不娓娓言之迨由制義而驗其生平又勿有未敢自信者第此亦吾儒通患未可刻以繩人惟

究卽周子之言士而思所謂希賢之旨則由周而求孔孟以後名賢碩士代有其人果能取其中之一二真信真好必踐必行卽不敢妄意聖天亦自覺賢關不遠余也生而闇昧早受父師教從事於學循循而至壯年欲華就實一意以求聖賢之道由是徧考羣賢博求澂察殆三十年始覺有見於吾儒之正業因念今日之士類能言聖言天獨于賢之一途未免舍近求遠不知聖與天道尚云不可得聞而賢者所爲此自切實有據所當奉之爲嚴師遵之爲楷範大端

既已具備一行不可或忽至于即事以究其心由下而達乎上仰此入聖即此合天固非有等級之劃然然而周子之言亦正恐後世之士好語虛高謂有頓悟一門可以直超而上及按之實事反未易以厭服人心故必欲其循序漸進耳介用是專輯其入生平之行事願與有志者據其實而加勵以希之其必首乳聖門諸賢者正以大聖人本身設教所以造就羣賢者初未嘗槩以聖與天道一一而縷語人以高遠也、昔

康熙甲子年七月朔日江都後學朱顯祖自敘

希賢錄總目

聖門諸賢總說

孔子年二十二始教於闕里顏路之徒受學焉三十四時孟懿子與其弟南宮敬叔師事孔子孔子將觀禮於周敬叔言於魯君與以兩馬一乘車一豎子孔子與敬叔適周歷郊廟之所考明堂之制察朝廟之度問禮於老子訪樂於萇弘反魯道彌尊而弟子益進定公之初孔子不仕修詩書禮樂以教士而以求仁爲指隨宜答問因材而篤至七十時著作成弟子蓋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得孔子之傳者惟顏曾二子顏子早逝無所傳曾子一傳得子思再傳得孟子與顏曾並稱大賢而冉閔以下所造不同皆有實行可希余嘗謂天降下民作之君師所以治而教之者皆上帝之心所在其權本出於一也自帝王之後五霸迭興假仁義以濟其私是以治教之權不復能一孔子生而刪述六經垂訓萬世成就羣賢足以備朝廷經文緯武之用而特未有邦家之責是以治平之業不彰然而一時之賢至今皆可想見學者誠取其人而希之大則可以經綸天下輔相朝廷次

亦可以分理方州恩施黎庶仰試身無所遇抱道窮居亦足以仰無所愧俯無所怍大矣哉孔子之爲師其治教之權上接帝王而不易也洙泗一堂洵擅千古之極盛也哉

歷代名賢總說

自孔子志在春秋以其說口授子夏其與孔子同志者惟左丘明雖未聞在弟子之列而孔子與之同恥其賢可知矣孔孟以後遭秦滅儒人心晦昧鮮或知道至漢安國出而復得藏書紹明正學董子起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又得羣儒爲之著明功皆甚偉魏晉隋唐學者有數王仲淹著書授徒不就辟爲卓有可觀而以佛爲聖人昌黎在唐讀書考道所得最深至其立朝抗直尤著觀原道師說等篇固實有得于

學之正者在羣儒中爲傑出學者之所當希也自是以後大儒斯文宋元明名賢輩出其爲彛矩不可勝希有志之士不由此關焉窺聖域余故博求廣錄與諸大賢大儒並列以俟學者自擇大抵博聞多識辭章之所資而修己治人吾儒之所重果能於羣賢中擇其一二以爲依歸內期不愧於吾心上自可幾於往哲是又在乎人之克自奮拔出賢而益進之矣

希賢錄目錄卷之一

聖門諸賢

凡四書已載及旁有所見者輯之其他無可見者不敢妄載惟於後說中間有所附以見不敢盡略之意而曾子子夏孟子之門人亦各略採附後

希賢錄目錄卷之二

周末至唐諸賢

孔孟之後歷秦漢唐史傳名賢不可勝述余惟取其關於學者輯之蓋爲其切已非徒多識也

希賢錄目錄卷之三

宋代諸賢

宋儒千古稱盛而四姓五賢居首今以聖門顏曾思孟爲例卽以周程張朱先之程朱門人並載於後以見希賢得力之效至余所附語此卷獨多蓋以佩誦更久不覺其言之繁也

希賢錄目錄卷之四

宋元諸賢

宋時名儒輩出已將周程張朱與程朱及門輯爲前卷而其先後諸賢與元儒之傑出者則總輯於此以見心理之同不以地之南北分代之先後異云

邵子　司馬溫公　張南軒　呂東萊
孫宗古　范文正公　胡安定公　羅仲素
李延平　胡安國父子　眞西山　魏了翁

希賢錄目錄卷之五

明代諸賢

有明之賢後先照耀有與宋同其盛直接孔聖之緒而可媲美顏曾者余也何能窺較惟取洪永以來士林共服者錄之乃必先列薛曹丘胡四先生者蓋亦竊取宋儒周程張朱之意而此外乃以時敘焉

薛文清　曹月川　胡敬齋　丘瓊山
朱備萬　方正學　李時勉　陳敬宗

吳敏德　魏仲房　蔡虛齋　周廷芳
劉崇觀　楊惟新　陳士賢　吳康齋
陳剩夫　羅彝正　章楓山　鄒二泉
楊方震　王子衡　何廷秀　羅整菴
崔子鍾　魯振之　魏子才　馬伯循
張維喬　何粹夫　呂仲木　張常甫
黃伯固　舒國裳　方松崖　熊悅之
唐荊川　蔡伯瞻　鄭中孚　鄧汝極
顧涇陽　馮少墟　鄒南皋　高景逸　余正希

江都後學朱顯祖雪鴻輯

男濚　孫彬較訂
姪濔　姪孫柯重訂

顏子

顏子明睿沉潛有聖人之資顏路之子也甫成童即從游於孔子潛心受業夫子嘗謂自吾有回而門人益親

師弟之誼原同父子孔子二十時顏路之徒已受學及門之士日盛矣乃自有回而門人益親豈非以其英年篤學能深信孔子而得其真孔子以身教而回即以心學其親切之意有以鼓動及門之衆哉

顏子安貧自樂夫子問其胡不仕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供饘粥郭內之圃十畝足以爲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于夫子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善之

自古之田制廢而士已無田不獲養于太學此治生爲急魯齋之言誠當也乃後世之有田者又欲

取多而用弘則正念既分自然利祿是務而知足者少矣回惟其知足故能一心學孔子其曰習所聞于夫子者蓋講畢于克復竭才于博約之類由是三月不違而所見卓爾可仕則爲邦而成輔相之猷不則陋巷而享簞瓢之樂也孔子之善之自不僅吾斯未信之悅矣

孔子嘗謂回有君子之道四强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得祿慎於持身

强於行義子路亦能之即弱於受諫亦非聞過則喜者所難也惟慎於持身則非大賢未易能此曾子以傳不習省身蓋即顏子習所聞于夫子之習而合三者日省之是即顏子之真也聖門顏曾誠哉一轍

孔子嘗問由曰知者若何仁者若何由對曰知者使人知已仁者使人愛已次問賜賜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又問回回則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云

古之學者爲已夫子明訓之矣自知自愛最得其意而知人愛人亦孔子之已言者惟使人知已愛

巳則其言不見親切知德者鮮夫子所以亟爲由
警乎
孔子遊于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孔子令言志子路
曰脩長戟蕩三軍攘地千里搴旗獻馘由能之子曰
勇哉子貢曰兩國搆難壯士列陣推論利害陳說其
間釋二國之患賜能之子曰辨哉顏子曰回聞薰蕕
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回願得明王而輔相
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
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于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悲

千年無戰鬬之患夫子曰美哉德乎不傷財不害民
不繁辭顏氏之子有之矣
孔子在陳蔡之間楚王使人來聘陳蔡大夫相與謀
發徒而圍之至于糧絕孔子講誦絃歌不衰子路慍
色曰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夫子曰
由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
有王子比干賢不肖者才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
命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子
貢入見曰夫子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

焉夫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
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
爲容今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及顏回
入見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
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是吾
醜也道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
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使子貢至楚楚王
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三賢所造既殊則其所見自別觀其在農山之言

顏子已有三代盛王氣象充其處患難時所見亦
進而上也言如其人豈不益信
定公問於顏子曰子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
善矣其馬將佚公不悅三日而校人來謁曰畢之馬
佚公趣名顏子問何以知之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
使民不窮其民力造父使馬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
佚民造父無佚馬今畢之御升車執轡御體正矣步
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
巳是以知之臣聞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焉

窮則佚自古迄今未有窮其下而無危者也公悅以告孔子孔子曰夫其所以爲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

以御馬比馭民固理之顯而易見者夫子以爲不足多則所以爲顏子者更可想見矣

仲孫何忌問於顏子曰一言有益于仁智可得聞乎對曰一言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有益于仁莫如恕

叔孫武叔多稱人過而評論之顏子曰吾聞諸夫子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

恕之於仁猶易體會若豫則中庸所謂誠身者而不明善則不誠以豫益智其爲智也乃所謂先覺者哉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設教也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夫子言其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漢高帝興過闕里以太牢祀孔子顏淵爲配唐贈兗國公元附復聖公明嘉靖中改稱復聖顏子子孫世襲博士

天以太和元氣流行於四時而化工成孔子以太和元氣體備於一身而聖德至故其造就群賢也作止語默無非教而得之者惟顏子正猶天之於人也風雨露雷無非教而體之者惟聖人非孔子不能得天之全非顏子未易以幾聖人之奧惟其造卑卑無多著見故未能如曾子之有大學子思之有中庸孟子之有七篇彰彰與孔子之論語並著然觀其問爲仁之目而請事不疑且從博文約

禮之教而卓爾有見此是何等用工後人但見其天賦既純聲光不露又因莊列等書內言其心齋坐忘墮肢體黜聰明等語遂疑其爲空寂一路不知夫子之所以教與顏子之所爲學者無非躬行力踐之事其去孔子僅云一間則以其年少未到入化之時耳觀其自歎欲從末由而孔子之惜之亦曰未見其止則顏子之爲顏子豈不昭然可見使天更假之以年則孔子之下學上達從心不踰者不且同一轍也哉

曾子

曾子貧窶篤實天性至孝嘗出薪于野有客至其家母惶遽無以爲供因以手自搤臂曾子卽心動棄薪而馳至又耕泰山下嘗雨雪旬日卽不得歸思父母作梁山之歌又嘗芸瓜誤斷其根曾晳怒擊之仆地有頃始蘇蹙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乃鼓瑟而歌欲父聽之而知其平也孔子以大杖則走之義曉之謂委身以待暴怒殺身以陷父不義爲不孝之大者曾子乃謝過初以父命從孔子於楚毋

只必問安親之道忽一日心動歸問其母母曰思子嚙指爾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精感萬里

人心只有一誠可以格天感神况乎子之於親本乎一體故其感通尤甚曾子之於親毋毋心動固其至誠其後齊有宗元卿者早孤祖母鞠之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久之遂爲常鄉里號宗曾子焉可見恂人之與大賢原無二樣只怕誠有未至耳

曾子嘗往鄭有里名勝母卒不入而還蓋惡其名也里名勝母猶且不入况人自以爲是而欲求勝於其父母乎余生平所見有出於此者眞大賢之所痛絶矣

曾子五十時齊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曾子皆不就嘗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也又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子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没之後南游於

楚尊官百乘猶北面而泣涕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信其志而約其親非孝也

曾子曰孝子之養親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終身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馬盡然而况于人乎又曰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父母既没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

生前旣樂其心不違其志矣至于没後猶必求仁

者之粟以祭此是何等用心若只以酒肉之請與

為養志尚恐只是養志之一事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襟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貧字是極好境界可以清心而味道彼貪財者不安貧貧自望而去之矣何待作賦以逐之

曾子嘗言吾學孔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見人之善若己有之聞善必躬行然後導之學此三言而未能行是以自知其終

不及也

如此學聖人纔見賢之希聖處直是真實體驗一毫不敢自欺安得不為大賢

曾子嘗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疏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問何謂曾子曰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

又曰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小愈禍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三言四失世俗類然人皆習而不察不經大賢提出何由得醒夢夢吾願學者三復

弟子問於曾子曰士何如則可謂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則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智不足是以惑闇終其世是謂窮民也

說盡弟子通病當揭之于座右以為避窮求達之法

曾子曰先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為其近於聖也

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慈幼為其近於弟也

五者之貴治之大綱具舉矣然尤不若孝治天下之一語為約而該也觀其語公明儀之言可見

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而請出曰寇罷且復來無使犬豕入吾舍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厚矣今者魯攻我而先生去我安能守先生舍也曾子不答而出及魯攻鄪數鄪君十罪而曾子所諍者九寇既而魯

師能鄭君復修曾子舍而迎之

此事與居武城時相類鄭君十事所諍者九而君初不聽則曾子之欲去久矣鄭君因魯之數而迎之抑何不用之于早也大賢之益于人國如此豈庸庸者所能知

曾子嘗以晏子為知禮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是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耻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先王制禮本乎大中故和而可以通行若世俗之

所謂禮則似是而實非矣曾子謂儉則示之以禮焉得奢而托於禮哉程子之於禮毎有以義起之說可見禮必有義然後可行也

曾子曰君子人是國也言信乎人則留可也忠信行乎群臣則仕可也澤加乎百姓則安可也孔子謂參之言善安身矣

魯君致邑於曾子曾子固辭使者曰先生非有求於人人自致之胡為不受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我豈能勿畏乎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矣

君子之出處只要當乎義非義即非道不可以自處矣曾子之言善安身而全其節夫子所以並贊之

曾子又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而其莊足以明禮孔子謂為知禮令二三子識之

吾人以身涉世其事甚難故但欲交歡歟未得而

禮先失矣惟審之于莊與狎之間則雖諧而不為虐武公睿聖見稱于耄老之年其有得于此也乎

曾子之事後母也以蒸梨不熟之故出其妻自後終不娶人問其故曾子曰華元善人也

蒸梨細失豈有遽出其妻之理此固大賢用意忠厚處至于善人一語則其知子之明亦有不同于俗者

曾子嘗謂曾元曰飛鳥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魚鱉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及其得之也必以餌君子能

無以利害義則耻辱無從生矣

曾子家故貧無以遺其子而惟戒之以毋不貪之爲寶大矣

孔子嘗言參中乎四德謂其孝弟忠信也子貢謂滿而不盈實而若虛過之如不及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於人也無所不信其交大人也常浩浩是曾參之行也

曾子每見夫子凡王朝家國之禮經權常變之宜靡不反覆窮詰具在禮記曾子問篇

原憲言乎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以爲不然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人惟不忍死其親故凡事必以生時視之若親沒而遽以死待則又何取乎無用之器也

曾子七十時衛人吳起來從學母死不歸曾子惡其人而與之絕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觀其所著兵略全非大易用師貞正之道曾子之絕之其見之也淡矣

子張門人公明儀甚尊其師子張卒後乃事曾子曾子嘗言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儀嘗以曾子爲孝曾子曰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于道參直養者也惡得爲孝乎又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是故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稱願曰

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貽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也事母至孝及母死五日不食曰吾傷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嘗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其故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之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

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尺而忘孝吾忘孝道是以憂也人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以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公明宣學于曾子三年曾子謂其不學宣對曰宣見夫子居家庭親在叱聲未嘗至犬馬應賓客恭儉而不懈居大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悅此三者學之而未能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

大孝之人教人亦止此一意觀其於吳起則以其忘母而絶之其教公明儀與樂正子春也則言言痛切而子春以傷足久久懷憂公明宣三年學曾子亦首以其親在之細事爲未能蓋皆能體曾子之身教者矣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牀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以簀之華而睆大夫之簀爲言蓋季孫之所賜也曾子聞其語命遽易之曾元以其

病革也請至旦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歿元儼宗聖公明改宗聖曾子世襲博士

聖道莫大於仁聖德無加於孝曾子仁爲已任而孝以養親其兢兢守身也一言一動皆不忍忘親故得親受大學孝經於夫子而體之旣久卒唯一貫之傳也或疑唯然一欸猶謂欲從末由一貫之唯則云忠恕而已兩大賢見地似微有不同不知

顔子于聖人之道蓋已庶幾惜其年不永則有一間未達之憾曾子於聖人之學則躬行力踐故其候旣到而直應无疑一傳之子思由中和致再傳至孟子而仁義居由皆曾子之教之所至也顔子未有傳人後人遂疑其得之寘惜由爲難學借曰曾不思其請事于四勿竭才於文禮與曾子之三省吾身隨事精察者初無有二也顔子旣不幸而早歿不有曾子誰傳聖人之學于不絶也哉

子思子

孔子年六十九始生孫伋而伯魚旋卒故字以子思數歲孔子沒七十子散游諸侯間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子思獨師事曾子宗聖祖之學先是子思遽事夫子夫子閒居而歎子思再拜請問夫子曰孺子安知吾志也子思對曰伋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伋每思之大恐而弗懈也夫子欣然而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當數歲之時而輒恐廢其世業空聖祖之無憂也

堯舜不能得之於其子孔子獨能得之於其孫天之眷德真萬世所未有者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曰尚書虞夏數篇善也下此以迨泰誓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荅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諭民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朔不悅以爲辱已其徒遂請圍之宋君聞而馳救乃得免

樂朔之言未嘗不是而子思之語所見旣高英氣又露葢其年方少早見擯使者荅友士之槩矣朔心不虛焉知悅服若非宋君馳救誰爲解此圍者乃其所以得此于宋君者或以聖祖固宋後與而其原契承舜命敬敷五教明倫之功實體天命必有護此一脉闡性道於不絕者後人無此根器而輕言主張大道矜心勝氣欲以受人何如虛受之爲得也乎

子思居貧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酒束脯

辭之弗受或曰是辭少而取多也子思曰伋不幸而至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受粟爲周乏也酒脯則所以飲宴方之於食而乃爲飲宴吾度義而行也

子思自魯適衛曾子謂之曰昔吾從夫子遊諸侯夫子未嘗失禮而猶其道不行今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易各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猶若一體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伋于此時不

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
師乃各時也
在衛貧甚縕袍無表二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
恐其不受也因謂之曰吾假于人而忘之今以與人
也如棄子思辭焉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
曰伋聞妄以與人不如委于溝壑今伋雖貧不忍以
身為溝壑也乃返于魯教授其徒數百人中祥會申
時皆問業
傀之辭受必度義而行游于諸侯更辭時勢至不

能行其道則一裘不受皆以高潔自處不肯稍貶
以狗俗也以此品行而授徒乃可砥礪頹風為人
宗師
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于學
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
雖有本性加之以學則無惑
本性固有自然之明必加之學乃無惑只此二語
可以息後儒分岐之見矣
又曰有可以為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惟
志乎成其志者惟無欲夫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體
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則知足矣苟
知足則不累其志
惟志可以取尊而人每累于多欲故不能以自立
能知足則口體之奉所需有限身安其節而一意
以求聖賢之道則聖祖之志學以至從心不踰亦
可庶幾矣
子上雜所習請于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學必由聖
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夫子之教

必始于詩書而終于禮樂雜說不與又例請焉
嘗學最妨正業此余少壯時之大謬媮以身弱而
溺志禪佞繼以時艱而游心技術荏苒久而知返
豈不虛度一生觀子思教子上諸言愧悔奚啻之不
早也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
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
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為極君子有終身之憂故忌日
不樂

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于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柳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哭之於廟或曰哭庶氏之母奚為於孔氏之廟蓋嫁母與廟絕也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喪禮聖賢所重曾思之論頗多此特約畧載之學者當以意會

子思曰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又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中心有主則耳目自為之用孟子以從大體從小體分君子小人意實本此至于君以民為體存亡皆係之載舟覆舟孟子所以說民貴而君輕也但言君民一體猶未痛切

子思曾曰堯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道上行不拾遺耕者餘餼宿之隴首至德之世也

此古昔至治之盛子思生戰國而高引之其所感者深矣

子思適齊齊平公嬖臣有美鬚眉者立於側齊君指之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以與先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惟君修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寓君境內從襁負之列其惠多矣無此鬚眉何病焉

不知禮賢之道而謂鬚眉不惜其昏愚若此子思所對之辭吾尚恐其不解也

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將出之子思曰堯舜二聖帝者之英而朱均不及匹夫以此推之豈可類乎文子乃留妻

怒子而遂及其妻猶勝于溺妻而偏愛其子以至禍其家國者因子思之言而留妻尚是其心之明處

子思自齊返于衛衛君館而問曰願先生有助于寡

人子思曰惟進賢耳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
曰未審君願之將以何爲君曰用以治政子思曰衛
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也且
君取賢必以實衛之東境李音賢而有實者也衛君
問其祖父子思曰世農夫衛君大笑曰寡人不好農
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也子思曰
臣稱李音稱其賢也祖父之農何與焉且周公大聖
康叔大賢魯衛之祖不以農事開國乎臣固疑君之
取士不以實也且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則臣所謂

有賢才而不見用者果信矣衛君默然

子思言苟變於衛君謂其材可將五百乘衛君以其
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也以故弗用子思曰
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杞梓連抱而有數尺
之朽良工弗棄爲其所妨者細也今君處戰國選爪
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可使聞于鄰國乎衛
君再拜而謝

取賢以實任將以材此理固顯而易見乃以世農
夫而卑之食民之細物而欲棄之時主之見何其
陋也

衛君問子思曰道大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
如子思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

衛君言計是非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人主
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
長惡乎於是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
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
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以爲賢而
群下又同聲賢之如此則善安從生詩云具曰予聖

誰知烏之雌雄其衛之謂矣

衛君問於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子思曰君之政無
非也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自望其如此也子思
曰希旨容媚則親之中正弼非則疏之君能富貴貧
賤人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所以見疏者
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
所謂無非也公然之曰寡人今知過矣然口順而心
不懌

身不能體道以收逸乎得人之效顧乃喜諂諛之

臣同聲一是國勢焉得而振哉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節天下君子莫不服交願以先生之行爲師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以保其疆土非徒立規檢修匹夫之行時也

不思貴用徒慕清高晉之所以亡也子思之答公子交可謂老成碩畫矣

衛人有釣於河者得鰥魚其大盈車子思問何以得之對曰吾始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子思喟然歎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又曰吾之富貴甚易而人弗能也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

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聖賢之所謂富貴非後世所謂富貴也堯舜與禹雖得天下何嘗富貴祗是憂勞百姓耳至于身不過時而以不取於人不辱于人爲富貴頗得會子吾仁吾義吾何慊之心者矣

穆公問子思曰寡人嗣先君之業三年未知所以爲令名者願先生教之子思曰君有惠百姓之心莫如除一切非法之事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乏無令人有悲怨抑可矣又問吾國可興乎對曰若與大夫行周公伯禽之治化布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加恩百姓修禮鄰邦其興也勃矣

穆公以所聞於人子之過行問於子思子思對曰臣聞人君之爲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方之內孰敢不化若夫過行是細民所識不治其本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

欲令名之立以與其邦自有本分實事不急急於此是圖而乃以民之過行爲問顛倒之見往往如是子思之言洵知致治之要者

穆公問子思曰人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己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人知而譽臣是臣之爲善有勸也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必毀臣是爲善受毀臣之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雞鳴爲善孳孳以至夜半曰不欲人知恐人

之譽已臣以爲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

當時游士非自卑而枉己則自矯以博名子思之言近情近理非大賢不能如此

魯有公儀潛者樂道好古砥節礪行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不至矣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智若魚鳥則可不則彼身終不躡乎君之庭矣臣不能爲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也

用賢不以實而思以術馭未有能得賢之用者觀子思之語則公儀氏之賢亦從可想見矣

齊田會以廩丘叛田氏閭丘溫欲以其邑適魯穆公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償子子思曰彼雖能之義所不爲也彼爲人臣君顛非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非能以其衆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彼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名義不忍行也

此事與小邾大夫奔魯欲子路要之子路不許同義正氣稟然二賢一轍

穆公欲以子思爲相時臣皆世寵逝相傾難不以德訓子思乃歎曰若爲相而不能行吾道恥也遂不受

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問子思曰若子事君將何以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老萊子曰不可子性剛而傲非人臣也且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相磨盡舌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也穆公既不能用子思請去穆公曰天下之主亦猶寡人也子去將安之子思曰吾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竊以爲言之過也

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耳凡求容於世爲行道也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吾弗改矣於是述聖祖之業作中庸穆公六年卒於衛明祀稱述聖子思子

昔人謂子思之學自中庸而外絕無可考不但檀

弓孔叢子所載多有附會即孟子所引對文士及
摽使者數語亦皆嚴毅似尚少聖祖溫良恭儉讓
之風然而只以中庸一書求之吾儒之學精微廣
大莫備於此學者童而習之白首而莫究其義又
焉得由聖人之門升其堂而入其室也乎若夫衆
書之中所記載者亦多有意義可味余故畧爲之
錄

中庸作於子思開口便言天命之謂性性即天命
於人之善也率而由之即爲道修而復之即爲教

工夫只在戒懼愼獨致吾之中和而全體大用皆
得矣但自以爲中不能如君子之隨時處中則必
流爲無忌憚故能中庸者必由智仁勇之天德若
索隱行怪則聖人不爲惟依乎中庸遯不見知而
不悔耳蓋其道只是子臣弟友本乎一誠而達之
家國天下至誠則能盡己盡人盡物而參贊化育
其次則必求誠而學問思辨篤行擇善而固執之
如文王之純亦不已文王之全乎天命之性者也
孔子之川流敦化合大小德而備之孔子之全乎
天地之大全乎天命之性者也雖其位止魯司寇
未嘗如至聖之臨天下而萬國尊親實則體備至
誠之天德經綸立本知化而肫肫淵淵浩浩非其
人莫之能知也此其道始於下學之闇然立心至
於篤恭不顯而直躋天載之無聲無臭一書之中
統貫尤邃余嘗謂大哉堯之爲君一章惟孔子能
知堯之爲大而仲尼祖述一章亦惟子思能知孔
子之爲大昔穆公嘗問子思曰子書記夫子之言
或以爲子之辭子思對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

聞之或聞之於人然皆不失其意且君之所疑者
何也穆公曰於事無非者子思曰此所以得臣祖
之意也又何疑焉余故以爲經書之中得孔子意
者固多而中庸則於天道聖學之功帝王性反之
學尤爲詳盡學者愼不可以易心讀之敬奉若神
明體味如菽粟庶幾一旦豁然通貫耳

孟子

孟子初請見於子思子思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禮
甚敬既退子上請故子思曰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

本於塗傾蓋而語者終日命子路束帛以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既受業于子思之門聞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孳孳汲汲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懸鵠不至者乎

堯舜文武非有難至只要如子思數語切實尊行終有到日

孟子生三歲而喪父母有賢德三遷其居以教子卒

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謂此地眞可以居子及稍長就學一日忽歸母方織即引刀斷機以爲廢學之鑑且曰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智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廢之是不免於廝徒無以遠於禍患矣何以異於廢織而不爲何以衣子而長不乏食乎孟子懼而勤學不息

孟子既娶將入私室而婦袒孟子止步入辭母請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今者妾袒在室夫子見妾而不入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於是母召孟子而責之曰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人不亦遠乎婦乃不去

孟母仉姓其教子之語洵女中之大賢當時公父文伯之母紡績事著勞逸之論見稱於仲尼以比孟母亦云庶幾

子思謂孟子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君子高其行遠其志禮接於人而人不敢慢辭交於人而人不敢侮

高行遠志必本自修禮接辭交不開慢侮之隙君子之處末流只在得此要道

孟子問子思牧民何先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之教民亦仁義已耳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不義則樂於爲亂其爲不利者大矣易曰利者義之和利用安身以崇德皆利之大者也

利字本是好字乾之四德利居其一惟乾能以美利利天下此其足以和義者也孟子只要破當時功利之習故以仁義槩闢之其實仁義未嘗不利

晦翁亦言之矣子思謂牧民先利自是正論
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
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苟其邪
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
矣
格君心之非古大臣蓋世之勳莫不由此若只從
事上救正則下侵庶司之職在相臣且不可而況
於大君乎
孟子處於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而問之對曰

軻聞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
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母曰婦人之
道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之
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詩曰无非无
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
道也少則從父母出嫁從乎夫夫死從乎子今子成
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復何憂乎
於是復去齊當是時天下務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
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退而與萬

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詔來世
宋封鄒國公明祀稱亞聖孟子
孟子之道德全植基於其母自幼至長動必教之
以禮法而孟子從自己心性上用工教人亦只要
人不失其本心心之本然者仁義之良是也窮而
在下則尚志而居仁由義達而事主則格心而莫
不仁義此眞能立人之道而不失孔子之傳者
余觀孟子生平集義以養氣其得力者最深而每
傷人以無恥未免露有英氣與顏子之渾厚不同

蓋顏子幾於仁之純而孟子則尤義是守也自孔
子祖述堯舜後世始知允中精一之道若非孔子
則雖有堯舜後世亦等于荒忽而不復知其爲中
天之聖矣故其賢于堯舜者遠有孟子願學孔
子後世始知有存心養性之功若非孟子則雖有
孔子後世亦溺於邪詖而不復知其爲聖道之宗
矣故其有功於孔子者獨大
樂正子仕魯平公公與齊宣王會鳬繹山下樂正子
備道孟子之爲人言其私淑孔子其德輔世長民其

道發政施仁不可以不往見也公許之而卒沮於嬖人其後齊伐魯魯與之平齊因索魯之岑鼎魯以贗者往齊人識其贗使樂正子徵之正子曰必以岑往魯君曰吾愛吾鼎正子曰臣亦愛臣之信也

當戰國時游說縱橫勢利薰灼朝秦暮楚士生其間罔不爲習俗所溺而萬章公孫丑諸人知以孟子爲依歸至樂正子獨稱好善爲政且優于天下則孟門之有樂正殆猶孔門之有仲弓歟迄今孟廟配享止此一人獨是從子敖一節嘗致孟子切責想亦惟其好善未免寬而少斷或爲子敖所强未能峻絕亦未可知然觀其勇於受責則亦有伯玉知非之意故不失爲君子而終爲孟門第一

閔子騫

閔子事後母至孝嘗因冬月衣蘆一事父欲出其後母閔子勸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其後母亦感悔視三子如一其初見孔子也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之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隨從心又樂之二者相攻于中而不能任是以嘗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教漸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于去就之義出遇旂蓋裘旃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也

聖門曾子篤行孝道夫子授之以孝經始事親而終立身由立身行道直至通神明而光四海言之者甚詳曾子身體而行之戰兢臨履一息存而不敢懈眞德之至者矣閔亦以孝見稱于聖人而與顏子並居德行之列宜其事迹之多可見矣乃後世所傳則未嘗多見然即母在一子寒二語豈非語根至性吉人詞寡者與且觀其道義自高不仕季氏而又誾誾渾樸不露圭角發言必中殆有夫子溫良恭讓之風焉宜其非群賢之所得而居其上者矣

春秋之時士多仕世卿之家雖仲弓亦然獨閔子不欲臣季氏然考之聖門又有公晳哀者字季沉亦鄙其事未嘗屈節孔子嘗歎之曰天下多爲人家臣惟季沉未嘗仕史記稱季次原憲懷獨行君

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榃室蓬戶褐衣疏食
不厭死後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季次卽季
沉益亦有閔子之風者何論語中未之見也

冉子伯牛

伯牛仲弓之族孔子始教闕里時同顏路之徒受學
焉孔子勸小物則以伯牛侍曰吾以子自厲也初孔
子爲中都宰教化大行及進位司空遂言于定公使
伯牛爲之後有惡疾夫子歎其爲命云
伯牛生平無行事可見而在聖門則居德行之列

而爲四科之首豈非其人之爲德隱而羅躍與至
於孔子勸小物則以伯牛自厲則其用心之密必
有大過人者昔儒所以謂克勤小物不易也余嘗
謂學人居心不可以不廣不廣則不能同天地之
量而學人用心不可以不細不細則不能斷萬事
之幾夫子去中都而以伯牛代之則其有體而有
用也可見矣斯人斯疾之歎夫子有深悲焉宜其
大顏閔而記之也乎

冉子仲弓

仲弓爲人厚重簡默最優於德且寬弘簡重有南面
之度屢以刑政爲問夫子告以聖人之治必刑政相
參故家語中言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
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
冉雍之行孔子嘗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
夫子與仲弓言仁只在一敬字以收斂其心思一
恕字以力去其間隔仲弓從事於此而有得所以
能居敬行簡而可無愧於南面正猶顏子之論事
於克己復禮而道可同禹稷也觀其焉知賢才之

問夫子教之以天下之人用天下之賢而不自尸
其功是眞示以人我合一之公而不徒政刑參用
之訓也獨是騂角一喻後遂疑其父行之不類余
以爲卽使不類夫子顯謂仲弓亦隱傷仲弓之心
夫子不爲也不若只以雍也既可南面因與泛言
用人之不可拘爲是

宰子予

宰子從夫子厄於陳蔡夫子使子使楚楚昭王欲以
安車象飾遺孔子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爲也夫子言

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淸而好儉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靡麗之物窈窕之音夫子過之弗視遇之弗聽故知無用此車也昭王曰今而後知夫子之德矣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與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宰我歸以告孔子孔子問二三子以予之言爲何如子貢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

孔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宰我在聖門居言語之科觀其對昭王語稱孔子之貞較賢於堯舜一語尤爲詳悉乃史記謂其爲臨菑大夫與田常爲亂其可信哉呂氏言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卽簡公於廟可以見其相爭而不相謀矣史遷傳訛多有此類不可不辨獨其喪期已久食稻衣錦而曰安夫子責其不仁則誠爲之辭耳

端木子貢

子貢見齊景公公問仲尼賢乎對曰聖人也問其聖何如對曰不知也公作色問故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臣之事仲尼譬猶渴者操壺杓就江海飮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

聖人自視只是平常學則好古敏求教則博文約禮待人應物則不欲勿施居鄉在朝則恂恂敬謹學者務推而高之知聖人處在此而其不能至于

聖人處亦未必不由於此孟子於群聖之中只是願學孔子乃眞能立志者

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爲介見成宰公孫宿曰子周公之孫也多享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宿曰善哉吾不早聞命於是齊歸侵地

公會吳於橐皐以夫差敗齊師於艾陵爲鄙故德之也吳子使宰嚭請尋盟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弗可改也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乃不尋盟

子貢負敏捷之才廣交游之事相傳其在列國中

亦每有近於說士之言者蓋亦多有附會余未敢
信爲然而見成宰而侵地歸對宰嚭而尋盟止則
大義昭然自不可沒矣
魯國之法國人爲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
於府子貢嘗贖人而不取其金孔子以賜爲失之恐
自今以往魯將不復贖人也
聖人做事亦只平常不爲一時矯異之行乃可爲
後世通行之道
子貢聰明敏捷實不亞於顏子特其英華太盛未

易反諸實地故夫子誨之甚殷而造就之亦甚至
覩其每與顏子相提並論以庶乎形其度中以兆
如進其知二於施濟則示以近取之方於終身則
示以行恕之要以至上達必由於下學行生不待
於有言卒之示以一貫之傳而有悟於性道之與
子貢之爲子貢豈言語之科所得而限者乃國語
越絕諸書傳其游說諸國而史記更列之於貨殖
其爲謬誤不辨自明即孟子謂其與宰我有若智
皆足以知聖人然子尚以爲見禮聞樂差等百世

猶未若其溫良恭儉讓一語爲能令萬世而下想
見聖人之氣象也
孔子之門有公孫龍者字子石田常欲爲亂移兵
伐魯孔子欲退齊師以救魯子石請行孔子弗許
子貢嘗問之曰子何不學詩子石曰父母求吾孝
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何暇乎哉似此數言
固是能敦實行者其不令之行或以其非子貢才
華之選也

冉子有

哀公十一年齊師伐魯及清康子謂冉有曰若之何
冉有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不則君封疆之間
二子不可冉有曰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
戰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政在季氏也當子之身
齊人伐我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於是
武叔呼而問戰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有帥
左師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卒五
日乃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冉有用矛以帥眾遂
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孔子義之冉有既敗

齊師康子問曰子之于軍旅誰學之乎曰學之於孔
子康子問孔子何如人曰聖人也用之有名播之百
姓質諸鬼神而無憾然求之不以道雖累千社夫子
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名之可乎冉有曰欲名之則毋
以小人固之
將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
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也今孔
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
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因館孔子而問儒行又問冉

有曰凡人之質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對曰子路卞之
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從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
皆學之故也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
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于伯高
冉氏之賢著於聖門者三伯牛仲弓與冉有是也
伯牛有德行而殞亡於命仲弓請事敬恕而居敬
行簡固體全而用大者其顏子之流亞也惟是冉
有仕季氏與子路同稱政事才顧乃不辭可否而

爲附益之事以致見罪於孔子可惜也然觀其言
於季孫併答康子之問則其於孔子固能知之深
者惜其多藝而自蔽止以足民自期也
仲子路
子路志伉直好勇力初見孔子冠雄雞之冠拔劍而
舞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
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自
固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得聞斯言也遂攝齊委
質因門人而請爲弟子

剛直之姿驟然相見固不如多文而婉曲者然以
之入道則正不可及子路一聞聖人之言而仰請
爲弟子固聖人所樂與爲徒者乎
孔子謂子路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以學問豈可及乎
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何
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不更深乎子
路再拜受教
子路鼓瑟有殺伐聲夫子聞而責之曰古先王之制
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夫南者生

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
生育之氣憂愁不感于心暴厲不存於體所謂治安
之風也紂好爲北鄙之聲其亡也忽焉今由也無意
于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音豈能保七尺之體哉子
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嘉其能改過
爲

學師襄之琴而即見文王況聞子路之瑟有不能
定其終身者乎然使其眞能好學而抑義之爲上
則氣質日變乃爲眞能改過即聖人之言亦何必

定驗也

子路將行夫子贈之以言曰不彊不達不勞無功
不忠無親不信无復不恭失禮愼此五者可以長久
子路請終身奉之

彊勞忠信四者似皆子路所有惟恭字或有未術
夫子以此爲贈亦欲其善用所長乎

有顏氏子者善事親子路義之後以非罪執於衞將
死子路請以金贖衞人許之二三子乃納金于子路
以入衞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孔
子曰義而贖之貧取于友非義而何也

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
曰魯人不復拯溺矣子路曰由聞諸夫子人者天地
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非圖報也孔子是其言

收金以救孝子孔子亦義其事辭牛而拯溺人孔
子更是其言子路之當于聖心若此固聖門之罕
得者

小邾大夫以地奔魯曰使子路要我我無盟矣子路
不許季康子使冉有謂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

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子路辭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
義之也由弗能

只由弗能三字壯直之氣凜然配義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
不擇祿而仕昔由事二親時嘗食藜藿爲親負米百
里外親沒之後南游于楚積粟萬鍾列鼎而食願欲
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
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矣

孝之爲道至細至大細則視无形聽無聲而念念

不忘大則通神明光四海而無所不到盡力盡思
子路之孝亦得曾子速存之意者也夫子許由極
其恰當若欲盡其全量自當于孝經中備求之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
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
過者俯而就不至者企而及今行道之人皆弗忍也
子路聞之遂除之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
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
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季氏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有司跛倚以臨他
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始行事
晏朝禮成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姊喪可除而弗除亦是從父母身上起見者觀其
逮所聞於夫子則其佩師訓者實深而其贊季氏
之祭也有條如此斷非不學者所能夫子許其知
禮也宜矣

孔子過程本于郯傾蓋而語者終日有間顧子路曰
束帛十疋以贈先生子路不應有間又顧子路延而
問孔子曰程本天下之賢也吾于此而不贈恐終不
之見也

孔子過匡匡人以甲士圍孔子子路怒奮戟將與戰
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
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
好古法而爲咎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子路彈琴而
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

見賢惟恐不獲用吾情遇難惟有自行已之素聖
人之于弟子莫是無行不與者學者即此等處體
之自是受用不盡

子路爲郈令季孫相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子路以
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衢而食之孔子聞之
使子貢往覆其飯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食之
子路怫然入請曰由之學于夫子者仁義也與天下
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飧民不
可何也孔子曰由汝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飧之
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

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者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愛
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
肥也起民而役之先生使弟子殘之將奪肥之民耶
孔子駕而去魯
大道本公人情多忌子路自任其心聖人則術其
義
子路爲蒲宰見於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孔子
曰然吾語子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强愛
而恕可以容衆溫而斷可以抑奸及治蒲三年孔子

過之入其境而善之入邑又善之至其庭而又善之
子貢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何也孔子曰
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盡闢溝洫深治
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
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
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雖三
稱善庸盡其美乎
子路本是政事之才故雖小試亦可徵其大用
初衛靈公寵南子而南子有亂行太子蒯聵因得罪

於南子懼誅而出奔及靈公卒夫人欲立公子郢郢
辭而立蒯聵子輒既十二年蒯聵在外不得入子路
爲衛大夫孔悝邑宰聵與悝謀入悝家與其徒襲衛
君君出奔魯而聵入立是爲莊公方悝作亂時子路
在外聞而馳往子羔亦爲衛大夫出城遇子路謂門
已閉子可還矣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去
有使者入城子路隨而入造蒯聵聵與孔悝登臺子
路曰君焉用悝請得而殺之聵弗聽子路欲燔臺聵
懼乃下悝二臣而攻子路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

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而哭之於中庭既又問
而知其醢之也遂命覆醢
孔子嘗謂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焉
子路爲人最直觀其忠難追隨困窮不恤心悅誠
服可謂至矣然於見南子則不悅欲往公山則曰
何必以正名爲迂以絕糧而慍皆信心信口毫無
回互夫子蓋喜之故啓之以六蔽進之以抑德示
之以事人知生至惕之以不得其死其從就之亦
至矣向使早知仕輒之非義豈不更明於食祿不

逆其難之義乎至於死猶不忘結纓則惶遽之際一心不亂非守之素定焉能得此耶聖門義勇將推子路而未有得其槩者然吾觀孔子之過蒲也會公叔氏以蒲叛止孔子弟子公良孺以私車五乘從孺賢有勇力曰吾昔從夫子遇難于匡今又遇難于此命也已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乃要孔子盟而出之東門觀此一事亦庶幾子路之風焉

言子游

子游自吳之魯受業于孔子每見輒以禮爲問孔子告之謂居家有禮長幼辨閨門有禮三族和朝廷有禮官爵序田獵有禮戎事閑軍旅有禮武功成子游聞之煥若發矇乃退而學禮

子游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

曾子弔於衛主人既祖推柩而返之從者曰禮與曾子曰祖者且也且胡爲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以問子游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塟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

季康子問子游曰仁者愛人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不聞魯國愛之之若是何也子游曰譬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於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

孔子嘗言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恆也得之

朱子嘗謂子游豪傑之士南方之學得其精華夫以三吳之地跨逝百粵其人甚衆而子游獨知從游於聖門習聞大道殆豪傑而聖賢者矣彼公子札來聘上國得觀六代之樂季子號博夫子從而觀禮焉乃未聞其相通一言得無覿面失之耶

子游宰武城以滅明荅夫子之問可謂知人得士矣滅明之得列於聖門豈非子游爲之作合與

卜子夏

子夏受業於夫子讀詩已畢曰詩之於事也上有堯

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咏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

子夏家貧衣若懸鶉人問何不仕子夏曰諸侯驕我者吾不爲之臣大夫驕我者吾不復見也嘗曰君子漸於饑寒而志不僻銙於五兵而志不懾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

子夏善教人得夫子循循之意孔子旣沒教授於西河爲魏文侯師文侯嘗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何也子夏對曰君

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樂與音相近而不同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安溺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敖辟驕志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

衛靈公嘗使人名勇士公孫悁遇子夏於道俱見靈公悁仗劍疾呼子夏咄之曰內劍吾與若言勇所貴爲上者上攝萬乘下不敢傲乎匹夫外立矜節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是士之甚毒君子之所惡而衆之所誅鋤也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謝不敏曰請從先生之勇

子夏喪子哭之失明曾子弔之子夏哭曰天乎余之無罪也曾子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其罪一也喪爾親民未有聞焉罪二也今喪爾子哭喪爾明罪三也而曰爾無罪與子夏投其杖拜曰吾過

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子夏在聖門習詩志禮以文學著何休謂孔子至聖知秦將必廢書故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公羊穀梁後並爲春秋作傳與左氏爲三焉六經之學子夏之有功若此雖以論交之道及灑掃應對之教見譏於子張子游然而教人之法畢竟子夏爲穩蓋執子張兼容之說則恐過自矜大而不能下人而泥子游無本之言又恐溺志虛無而不能踐實也

又子夏生平好論精微人無以尚之嘗擬仲尼微
言夫聖人微言莫尊於易而聖門之中有商瞿者
字子木特好易孔子授之遞傳至菑川楊何漢武
帝時以治易為中大夫蓋孔子所繫易傳傳之自
瞿始也

有子若

有子為人强識好古明習禮樂少之時嘗惡臥而焠
其掌子賤之治單父也有子見之曰何臞也子賤曰
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子曰昔舜鼓五絃歌南風

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
奈何故有術以御之身坐廟堂有處子之色無害於
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未有益也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
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
聞諸夫子有子又曰非君子之言曾子曰參也與游
共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
告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
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
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為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
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
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
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有子有子曰然吾固謂非
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
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夫子
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
知不欲速貧也孔子歿後弟子以其言行氣象有似
孔子至欲相與師事之而曾子則以為不可焉

子張在聖門固稱才高意廣者然亦與游夏同推
有子宋度宗時議升從祀以補聖門十哲衆意以
為必有若矣乃因祭酒有所詆而升子張據孟子
所引則子張固欲事有若者不知當時何以詆之
觀其以出類拔萃生民未有之盛歸孔子則其知
聖誠有獨深者而曾子之於孔子則尤尊信之至
者矣

顓孫子張

張才高意廣外矜莊而少誠實門人亦友之而弗敬

嘗問禮斉入官於孔子孔子皆詳告之張自問聖人
之教晚年所造頗近篤實無復向者浮誇之病
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相與論終日不
決子夏色變子張曰子亦聞孔子之論耶徐言閻閻
成儀抑抑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蕩蕩道有歸矣
小人之論事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擬腕疾言噴噴
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嗌嗌威儀固陋辭氣鄙俗
是以君子賤之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不見禮託於僕夫而去曰君
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屋室雕
文皆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
其魂魄五色無主葉公非好龍好乎似龍而非龍者
也今師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而來乃七日不見禮
是君非好士也好乎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謝而去
子貢言美功不伐貴位不諠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
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謂其不伐猶可能其不弊百姓
則仁矣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
日其庶幾乎及其死也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
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子張爲人固少誠實然夫子教以忠信篤敬之可
行恭寬信敏惠之爲仁尊美屏惡之可以從政所
以進之者甚至觀其言執德必弘信道必篤與夫
論交必內反諸我則固實有得於聖人之教宜曾
子之淡痛其死非終難與並爲仁者矣

曾子晳

曾子參父名點字晳久事夫子夫子如葉至楚時曾
子方十六晳即命從夫子往楚嘗疾時之禮教不行
欲修之孔子以爲善然爲人狂直季武之喪大夫弔
焉曾點倚其門而歌
命子從師遠遊點固眞能教子者惜其春風沂水
童冠詠歸天懷曠然私意不涉雖見與於聖而終
不免爲狂使其更能循循然從事於夫子之教至
於實地可據則顏子一流豈反讓其子乎
既疾禮教不行何又有倚門而歌之事可見行不
掩言眞狂者之舉動矣余嘗謂聖門大賢不過二

種一則天分既高更加之以實踐顏子之好學是
也一則資質近魯只勉之以人工曾子之省身是
也曾子真積力久自有得手之時曾皙見地高明
祇有大意可取只看曾氏父子可以知下學上達
一路最爲穩實

漆雕子若

子若習尚書不樂仕進夫子嘗悅之或云儒分爲八
有漆雕氏之儒恭儉莊敬以傳禮爲道
孔子嘗問開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三大夫

孰賢開對曰臧氏家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爲
一兆武仲三年爲二兆孺子容三年爲三兆開從此見
之若三人之賢不賢未敢識也孔子歎其爲君子謂
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人之過也微而著云
自程子有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之說學者遂欲
比而同之余竊以爲未然蓋點之天懷高曠胸中
一私不累而未加之以學固是孔子之所謂狂者
開則實地踐履未敢輕以自信惟是孜孜求進故
孔子說其篤志若說莫春數言與吾斯一語亦入
所見已同正恐其有不同者程子之言未易領會
如所云必有事焉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者
亦是此意學者用工且須如開之求信

公西子華

子華齋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
有節孔子嘗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
亦問其謂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難嘗謂
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又曰赤
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然恩勝禮也

希賢錄 卷之一

孔子儀服不修則以子華侍曰吾以子自厲也孔子
之喪公西赤爲志飾棺用盛禮置翣設披設崇設旐
備三代之制以尊師且誌古焉
昔儒嘗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故禮以治躬
則莊敬不期而自致樂以治心則鄙詐不期而自
消禮與天地同節而樂與天地同和精微廣大至
於如此君子所以斯須弗去也公西所志在此乃
僅見諸擯相之際則禮樂可易言乎

南宮子容

南宫适字子容又名縚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也居
南宫因以爲姓故又曰南宫敬叔昭公嘗如楚道經
於鄭鄭伯勞之僖子爲介不能相禮及楚不能荅郊
勞及其將卒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
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歿必
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
懿子與南宫敬叔並師事孔子孔子與南容至周問
禮于老子及去老子送之曰凡今之士聰明深察而
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閎達而危其身者好

發人之惡者也南容與聞之遂三復白圭
　世人出言不愼往往矢口見尤禍機且多不測豈
　惟無道不免即有道而致廢者不可勝數矣白圭
　三復南容之賢可希而進考其詩則衛武公耄
　年不倦之詩也又可以見容之能希聖矣
先是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後反載其寶以朝
夫子聞之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
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循禮而施散焉
哀公時司鐸火踰公宫桓僖廟災救火者皆曰顧府

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宫子服景伯至命宰人
出禮書維時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力爲
多云
魯有辛寬者見於穆公曰臣今而知吾先君周公不
如太公望之知也太公擇地而封於營丘海阻山高
險固之地是故地日廣子孫益隆吾先君擇地而封
曲阜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皆違是故地日削
子孫彌弱也穆公不能應辛寬出南容入公以寬語
告之容對曰君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乎曰惟余一人

營居于成周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
而誅也故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賢者豈欲其子孫
阻山林之險以長爲無道哉今使燕雀與鴻鵠鳳皇
慮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鴻
鵠鳳皇一舉則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
其郊愚痺之民妄爲訾訓豈不悲哉
　一作辛橑之言穆公詔南宫邀子而邀子荅者謂昔
　周成王卜居成周其命龜曰余一人兼有天下辟就
　百姓敢無中土使余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

八下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肖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辛櫟之言小人也君無復道

南容之事相傳不一然論語載其能謹言夫子稱其能尚德觀其出御書而存周禮於魯何其見之大也載籍之事似屬可疑然聞聖教而循禮施散又何害其爲君子乎至於斥辛覚之言則所引之語光明正大纔足以見聖人大公无私之心後世斷不能及者雖相傳微有不同然義則一也遂字疑适字之誤亦不待辨

南容以謹言見親於聖門而公冶長以旁通鳥語曾辱於縲絏事固不稱君子弗道然天下之事何所不有姑言姑聽亦復何嫌觀其再以鳥語禦齊師獲勝魯君欲爵之而辭不受耻因禽語得祿焉此種心胸固不愧爲聖門之婿者

原子思

原憲師事孔子淸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沒後隱居於衞居草澤中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無樞上漏下溼匡坐而絃歌子貢相衞結駟連騎乘肥衣輕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憲楮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仰而應曰吾聞無財之謂貧學不能行之謂病今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有慚色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入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子貢不懌而去終身耻其言之過焉

昔人云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衞窶者損生而殖者累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子貢以貨殖致列史傳內而原憲則以終身蓬戶褐衣蔬食見稱觀其貧窶若此而辭爲宰之粟眞可謂獨行君子矣雖其一意狷介未可與顏曾之貧同語然而品行卓絕亦庶幾廉頑而立懦者哉

宓子賤

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孔子孔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

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瀕行適陽晝問曰子亦有以送僕乎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然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奈何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鱎者至矣于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

其初受單父之命也請於魯君借善書者二人全單

父使之書子賤從旁掣其肘書不善則怒欲好書則又掣之書者請辭歸告魯君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子賤下之佐屈節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其以此諫乎於是魯君悟曰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使告子賤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請從子之制子賤由是得行已志云

子賤治單父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期乃衣敝裘入其界見野漁者得魚輒舍之期問曰凡漁者爲得也何以卿舍漁者曰魚之大者爲鱄吾大夫愛之其小者爲鱦吾大夫又欲長之是以得而輒舍也期返以告孔子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期問宓子何行而得至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誠於此者形於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

孔子問子賤子治單父而衆說其語所以爲之者子賤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

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之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之道孔子歎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天下務求賢人以自輔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所治者大則堯舜可繼矣

子賤之治單父也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期問子賤何以致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

任力者勞君子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又孔子之兄子蔑與子賤皆仕孔子問蔑何得蔑曰未有所得而亡者三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祿少不得及親戚親戚亦疎矣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疾朋友益遠矣孔子不悅復以問子賤子賤曰自吾之仕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益明也祿雖少得以及親戚親戚益親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疾朋友益密也夫子歎其為君子

齊人攻魯道由單父時麥方熟父老請縱民穫麥毋以資寇子賤不聽俄而畢遷於齊寇季孫使人讓之子賤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今令民有自取之心其患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慚謝家語稱子賤才智而仁愛百姓不忍欺焉

凡人年少有才智往往過於自恃不能虛己以任賢故雖一小邑未見其能稱職也子賤親賢取友治己治人兩皆得之洵可為居官者法矣

澹臺子羽

子羽嘗渡河賫千金之璧河伯欲得之至陽侯波起兩蛟夾其舟子羽左手操璧右手執劍擊蛟蛟皆死既渡乃投璧於河河伯躍璧出歸之子羽毀之而去

此事近怪初不欲錄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子羽聖門正人自然可以服物不見禹治水時史載黃龍負舟之異乎且昌黎公文足以驅鱷又其可徵者矣所可異者子羽之端正見知於聖人乃因子游對得人之一問起其後為孔子弟子亦必以此

乃史遷傳中謂其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受業而修行乃有不由徑非公不見卿大夫之事南游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設取與去就名施於諸侯夫子聞而謂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何其與論語所記相反乎大抵史記所傳如此甚多不可勝辨亦以其文字讀之可也

樊子遲

當齊伐魯時遲尚少仕於季氏淸之役冉子帥左師樊遲為右季孫以為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及齊

師至郊魯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衆從之而入齊軍多獲甲首而齊人遁

樊遲在聖門屢問仁知舞雩之游不忘崇德修慝辨惑眞切已近實之學者觀其少遇齊師而卽率衆以入則英氣又已夙著矣有體有用遲足當之夫子小其稼圃之請蓋望之者誠大而期之亦能識之於早者矣

高子羔

子羔爲人篤孝少時居魯卽知名於孔子之門自見

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嘗爲成宰成人有兄死而不爲之服衰者聞子羔將爲成宰遂爲衰又爲衛士師嘗刖人之足俄而有蒯聵之亂羔走北門刖者守焉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弗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旣獲免而追者罷羔謂刖者曰吾昔嘗刖子今吾在難正子報怨時何爲而三免我也對曰昔者公治臣以法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柴乎

子羔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若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羔曰吾聞之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无益於人也可以死害於人乎我死塟我不毛之地可也

子羔爲宰數事並卓有可觀非愚而不學者所能及誠有得於夫子之教而變化其氣質者

陳子禽

子禽有兄爲大夫而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宰謀所以殉葬定而後子禽至則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子禽曰殉葬非禮也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爲之也乃弗果殉

子禽事迹他無所見然卽此止殉一事則所見甚正而爲辭又更婉至與論語所載諸說甚不相類予嘗以爲問政之故非求卽與子貢卽溢抑夫子之爲得亦終不能盡抹去求字故仍以爲異乎人

之求何況子禽至疑伯魚之有異聞則安必其師
兄弟之間無一善謔之語耶至於仲尼豈賢於子
又安知其非爲子貢才華太露隱爲規諷之辭乎
在子貢固淺知夫子神化同於天地然非子禽之
爲是說亦何由而發之若定以其說爲非竊恐聖
門之賢亦未必有此鈍相也

向子牛

子牛名耕桓魋之弟也從事於夫子問仁問君子夫
子並有以進之又嘗因其兄之欲亂而懷憂子夏引

聖言以寬之及魋亂作宋公使左師伐之魋奔衛牛
乃致其邑與珪而適齊魋旣入衛衛大夫公文氏攻
之求夏后氏之璜魋與之以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
爲次卿牛又入致其邑而適吳其後返魯卒於郭門
之外

大抵人倫之變自古有之而兄弟尤甚在君子之
自盡其道而又早爲之所耳牛嘗憂兄弟之變子
夏以所聞解之曰敬曰恭亦善處人骨肉之間矣
惜乎牛雖得聞聖人之訓而徒知憂懼不能遊然

自遠及其禍亂已發雖致邑與珪亦復何濟也乎

希賢錄卷之二

江都後學朱顯祖雪鴻輯　男澐　孫桃較訂

姪濡　姪孫柯重訂

左丘明

明魯人楚左史倚相之後與孔子同時當時周室既微載籍殘缺孔子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具備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魯史記而修之或存大順或示首惡亂臣賊子於是乎懼其所褒貶不可具書皆口授其弟子弟子不無互異丘明恐失其

眞乃爲之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所重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枝葉以究其所窮曰春秋左氏傳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迄魯悼公智伯之事無不備載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曰春秋外傳遞傳至劉歆白哀帝請左氏春秋可立於學宮又移書責太常博士左氏始立於學其後賈逵服虔並爲訓解晉杜預又爲集解而杜義盛行史識歷詆諸家獨美左氏以爲丘明以

二十卷之約囊括二百四十年之事蓋著作之良模也自漢之興五家春秋並行孝武立公羊孝宣立穀梁平帝始立左氏而諸儒傳左氏者甚衆

公羊高齊人受經於子夏因孔子所修春秋著爲傳遞傳至漢景帝時齊人胡母生趙人董仲舒並著以竹帛仲舒以公羊顯於朝傳至何休作解詁其學遂大行

穀梁赤魯人亦本子夏所授爲之作傳武帝嘗使申公所授江公與仲舒議卒用仲舒詔太子受公羊春

秋太子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及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以問丞相韋賢賢等多魯人因言穀梁本魯學公羊齊學宜興穀梁時田千秋以治穀梁爲郎召見令與公羊家並說帝亦善穀梁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選郎十人從受後復名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評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各以經義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

左氏傳春秋孔子謂與同恥自是一時人而論語

註中謂其為古之聞人然則非傳孔子之經者耶觀公穀二家俱原於子夏則此三人者俱周末時守經之賢士孔子志在春秋三子又皆志孔子之所志者矣

孔安國

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一世孫父忠為博士封褒成侯安國少時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既長博覽經傳學無常師年四十為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所藏古

文尚書及論語孝經皆蝌斗文字乃悉以書還孔氏時蝌斗書久廢無能知者安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尚書以所聞伏生者考論文義定其所可知更以竹簡書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又伏生書有五篇相合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並序凡五十九篇其餘錯亂磨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求能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又為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又集錄孔子家語四十四篇既成會巫蠱事未行安國由博士為臨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免卒於家其後成帝詔光祿大夫劉向校定衆書都記錄名古今文書論語別錄安國孫衍為博士上書曰陛下發明詔諮群儒集天下書籍命大夫校定其義使立言之士垂於不朽此則蹈明王之軌遵大聖之風者也述作之士莫不欣樂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逮事孝武皇帝以經學儒雅為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恭王壞孔氏故宅得古文蝌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臣祖為收今文讀而

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未行會大夫向以其為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臣竊惜之又戴聖近世小儒以禮記不足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之曰禮記今向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滅其源而存其末也臣愚以為宜如此為例皆紀錄別見敢冒昧以聞奏上許之未即論定會帝崩向又病亡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還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後漢扶風

杜林傳其書同郡賈逵馬融鄭依為之訓注皆世秘
府所存尚有舊本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
之傳奏之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得其
書於市奏上始列國學宋追封為曲阜伯明祀稱先
儒孔子
又孔僖字仲和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僖
與崔篆孫駰相善同游太學習春秋章帝初年帝東
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
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

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於卿宗有
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
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
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得有是言
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
京師使校書東觀後拜臨晉令
六經之中大易明性命之理其道彌綸天地自非
暴秦之火所得燬故其書獲全至於尚書論語則
堯舜之心帝王之道與孔子顏曾及諸弟子大聖

大賢之學所由傳其藏之壁中者神之所護待時
而出魯恭之毀非人之所能為也安國以聖人之
後因中伏之傳由蝌蚪而考論古今撰述文義使
家學得垂萬世厥功懋哉世不廢業後自克昌聖
祖與賢孫之言至是其益驗矣僖值東巡崇祠闕
里更膺殊遇不自光榮聖後之言帝為嘉歎豈非
千載盛事乎自後雖代有優禮而康熙甲子
聖駕東巡尊禮備至聖裔孔尚任以名問禮樂稱旨
立賜博士考正聖樂以風雅古音與同志唱和益

亦能光世業者

董子

董子名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
帷講誦弟子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
窺園其專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
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先生為舉
首其對策略曰為人君者正一心以正朝廷正朝廷
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四方遠近莫敢不一於
正無有邪氣奸於其間是故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

和而萬民碩詳福莫不畢至又言古之王者南面而治莫不以教化爲大務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刑罰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又言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重禮節安處善而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又言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加之意而已

又言道者萬世無敝敝者道之失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

惟守一道無救敝之政也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上無以持一統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絶勿使進然後統紀一而法度明民知所從矣天子覽而異之以爲江都王相事易王王帝之兄素驕而好勇仲舒以禮誼匡王王敬重爲一日王問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文種范蠡謀吳遂滅之寡人以爲越有三仁仲舒引魯君問柳下惠欲伐齊惠歸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也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以五伯比三仁猶碔砆之於美玉也王善之後復使相膠西王王聞仲舒大儒亦善待之凡相兩國輒事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諍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家終不問家産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焉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魏其武安侯

爲相而始隆儒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孝廉茂才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弟子通春秋官至命大夫爲郎及掌故謁者以百數子孫多以家學至顯位

劉向謂仲舒有王佐才向之子歆謂仲舒遭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發憤下帷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爲群儒首程子謂其度越諸子又謂漢之諸儒惟董子有儒者氣象得聖賢之意余謂董子之言溫厚閎博而其得聖賢意處則尤在勉强

數語謂勉强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强行道
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只此四言出之不盡
仲舒相江都時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
行又著災異之記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上上名
諸生示其書書有刺譏下吏當死詔赦之於是不
復言災異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希世用事
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忌疾之乃言上使
相膠西豈知王重其人亦復善待之也獨是災異
之說易涉誣緯君子不道仲舒以此幾陷於厄嗚

呼可不戒哉
齊人胡毋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仲舒同
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授於齊齊之言春
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
史記儒林傳畧曰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
列國如田子方段干木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
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爲好學威宣之
際孟子遵夫子之業以學顯當世至秦季坑焚六
藝從此而闕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

歸之孔子八世孫孔鮒爲涉博士而縉紳先生之
徒亦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之臣蓋以秦焚其業
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高帝旣誅項籍舉兵圍魯
魯中諸儒尚講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漢興諸儒
始得修其經藝然尚未遑庠序之事孝文時頗徵
用而好刑名之言孝景不任儒者竇太后又好黃
老故諸博士具官待問而未有進者及孝武即位
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
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

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
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
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
田蚡爲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
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平
津侯天下之士靡然向風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
乃請制令詳訪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令
禮官勸學講義興禮以爲天下先勸善懲惡延首
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以風四方爲太平之原自

此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此傳於秦漢之際儒教敘述甚明可見傳經之功有裨聖道不小不則雖有大儒崛起亦安得六經而求之然史有申公而遞及仲舒而儒之醇者則無以加於仲舒當時文帝好刑名竇太后尚黃老武帝獨好儒術故延文學儒者數百人一時可謂極盛然公孫弘以布衣為公侯仲舒止為驕主之相未見任用武帝之好儒殆亦葉公之好龍歟

申公

公魯人少與楚元王交俱從齊浮丘伯受詩高帝過魯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南宮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與公俱卒學及郢嗣立令公傅太子太子不好學病公及太子為王遂胥靡之公恥退歸魯居家設教終身不出門謝絕賓客惟魯恭王召乃往弟子自遠至受業者千餘獨以詩為訓疑則闕弗傳蘭陵王臧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累遷至郎中令代人趙綰亦嘗受詩於公為御史大夫二人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馬迎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帝帝問治亂之事公時年已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帝方好文辭見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竇太后喜老氏言不說儒術因罷明堂事公以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餘多內史皆守學教授治官民皆有廉節稱有至丞相及大司馬車騎將軍者

公以授詩得綰臧二子舉議明堂事安車蒲輪老膺榮遇亦不負其生平矣不在多言在力行何如一言居要為治為學莫切於此但未嘗言力行何事是則在人之自擇耳

轅固生

固齊人治詩為景帝時博士嘗與黃生爭論帝前黃生謂湯武非受命乃弒也固曰不然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曰桀紂雖失道然君也君有

失行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弒而何固曰必若所云是高皇代秦即天子位亦非耶於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言學者不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竇太后好老氏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大怒使入圈擊彘帝知固直言無辜乃假固利刃入圈彘應手倒太后無以復罪後帝以固廉直拜爲清河王太傅久之疾免武帝初復以賢良徵時公孫弘亦被徵側目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毀固老時年已九十餘罷歸諸齊人以詩顯貴者

皆固之弟子

黄生以湯武非受命亦爲君臣存大分而較固之言則尤無悖於孔孟之旨者其以老氏言爲家人言不過謂其淸靜非所以治天下耳怒使擊彘是何譏法觀其與弘並徵而教以毋曲學阿世只此一語其裨名教者多矣

韓嬰

太傅燕人名嬰嘗推詩人意作內外傳其語頗與齊魯間殊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山王太傅又嘗推易意以爲之傳並以授人而燕趙人好詩故其易說未顯惟韓氏自傳之宣帝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言所授易即先太傅所傳韓詩不如易之深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受易於孟喜見韓生說易即從而更受

余嘗讀韓公詩傳多引周秦事文而以詩句終之如孝經之體蓋說詩而不泥於詩者雖未能如朱註之詳切自可另作一種以爲閱覽之助當時易

學甚微而公獨能推其意爲傳以自傳於家至宣帝時而獲顯余雖未得覩其書亦可想見其爲學之有獨深者矣

又自魯商瞿受易於孔子孔子卒後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漢興何再傳易至菑川楊何武帝時以易徵官至中大夫其後言易者皆本於楊何之家然其時易學終未大著至宋而濂溪有圖程氏有傳朱子有本義易道始大明於天地矣但不可以易爲書須於吾之身心性命求之乃見孔子假

我數年可無大過之淺意

毛萇

萇趙人善說詩自謂子夏所傳蓋自孔子以詩授子夏子夏作詩序以授魯人曾申遞授至毛亨亨爲傳註以傳於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朝時萇受亨詩爲獻王博士每說詩王說之因復取詩傳加毛字蓋以別於魯申公之訓詁齊轅固及燕韓嬰之詩傳也亨傳由萇盛行於漢平帝時立於學宮鄭衆賈逵馬融並爲作傳鄭依又作箋而毛詩鄭箋至今獨立蓋六

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子夏其書貫串先秦古書故其釋詩多與古合

詩有四家齊詩自魏已亾魯詩亾於西晉韓詩雖存而無傳之者獨毛詩自謂源流得之子夏其釋詩處多與古尚書左傳儀禮孟子國語合諸書在漢初尚未盡出而毛氏獨有其義是必真源流於子夏者矣

伏勝

伏生名勝濟南人嘗言孔子討論墳典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刪爲百篇編而序之以垂訓於世秦焚書時勝爲博士獨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漢已定天下勝求其書已亾數十僅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以尚書教矣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乃召勝勝年九十餘不能行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勝老不能正言又齊語與穎川異錯不知者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今

文尚書是也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歐陽生歐陽授同郡倪寬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孔安國受業寬貧無資業常爲弟子都養爲之造食及時時間行傭賃以自給出行常帶經止息輒諷誦習以試第補廷尉史時張湯方鄉學每以古法議決疑大獄寬爲人溫良有廉智能自持湯以爲長者數稱譽及爲御史大夫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而說之後位亦至御史大夫張生爲博士而伏生孫亦以治尚書徵焉

孔聖所删之書道與治統攸係伏生爲秦博士獨能壁而藏之蓋知秦之爲无道專尚刑誅必與聖賢著述爲敵也其有功於大道不淺矣其後遍傳至兒寬貧乏不能自給乃躬傭作以從事於經學有志之士其可忽也哉

余嘗求今人之中足以方軌前人者甚難而濟寧有潘氏字允慎名好儉者生平敦行孝友篤志儒先著有性學闡與大易卦變質言篇讀史錄等書立志闇修不求聞達其子雪石名應賓克紹家學

讀書中秘不改儒素風將來表章世業以展其父之志者當不但昔人壁藏之功一時口授之業也拭目俟之矣

高堂生

生魯人其先爲齊卿食采高堂因以爲氏生傳儀禮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而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踰度惡其害己而滅其籍自孔子時經已不具至秦而大壞漢興生爲博士傳士禮十七篇卽儀禮也武帝時有古禮經出河間獻王好古愛學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古十七篇與生所傳不殊惟字多有異三傳至后蒼五傳而爲戴德戴聖焉

當時禮經既亡僅以禮容爲禮禮之所以愈亡也生傳儀禮尚存其眞宜晦庵先生獨於是乎有取而未獲竟其類輯之志學者自當有以義起之處矣

后蒼

蒼東海人受禮於高堂之後在曲臺校書說禮數萬

言所授有梁人戴德及其從兄子聖西漢時后與二戴禮遂並立學官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因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孔子三朝記王氏史氏記樂記凡五種合二百四十篇戴德删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聖又删大戴記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又足月令明堂位及樂記各一篇合四十九篇鄭玄受業於融又爲之註今小戴記與周官六篇古經

十七篇並傳皆蒼啓之也蒼在宣帝朝爲博士官至少府明嘉靖中考求古禮以蒼爲禮之宗詔從祀孔廟

孟子之時古籍已自淪亡及秦火焫詩禮皆散失尤甚若非高堂之後延有所授即求如小戴之記亦豈可得乎蒼官於漢宣祀在明肅禮宗之顯豈不以時哉

夏侯勝

勝東平人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

善說禮服徵爲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位數出勝當乘輿前進諫王不能從後果見廢時大將軍霍光謂群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以廢立時定策安宗廟益勝千戶宣帝初議武帝廟樂忤帝意下獄時丞相長史黃霸坐阿縱勝不舉劾亦繫獄霸欲從勝受經勝以罪死辭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後以關東地震大赦得出爲諫議大夫霸亦爲揚州刺史勝爲人質樸守正且簡易帝甚親信之每有大議則詔勝曰先生正言無懲前事後遷太子太傅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賜塋葬平陵

諫昏主而不見從遂有廢立之事霍光之所爲蓋亦古大臣之心也至令勝以尚書授太后使知經術尤見正義乃勝旣以忤帝下獄而霸並以阿勝同繫顧乃堅請受經至再更冬不怠此種好學之心自古及今未可多得也

杜子春

子春河南人通周官先是秦始皇焚惡周官書禁絕

不傳武帝時有李氏得之上河間獻王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一篇奏之至成帝時黃門郎劉歆表而出之而周禮始著子春受業於歆能通其義家於南山因以教授鄉里年九十猶能誦識鄭衆馬融賈逵皆受業焉衆逵爲發明其說著周禮解後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而皆祖子春子春又明易以連山爲伏羲歸藏爲黃帝云

周官一書大綱甚正而瑣雜處亦多不獨冬官之闕也考工雖補似尚未爲完書至於易始伏羲先天之圖自有定位非文王不得而移易其以連山爲伏羲者自不必信卽今所傳三墳易象亦係附會之言惟當遵孔子周易爲不可易耳

劉昆

昆字桓公梁孝王之子也少習禮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彈雅琴撡清角教授弟子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縣官輒率吏屬觀之王莽以

其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獄尋以莽敗得免時天下大亂昆避亂河南負犢山中光武初教授於江陵帝聞之卽除爲江陵令連年火災昆向火叩頭輒止風降雨徹拜議郎遷弘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患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爲光祿勳詔問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至是昆對曰偶然爾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長者之言也顧命書之策令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後以老乞歸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子孫世掌宗正時山陽丁恭習公羊嚴氏春秋學義精明州郡請召不應光武初爲諫議大夫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後拜侍中與劉昆俱在帝左右每事諮訪焉

彈雅琴而備典儀殆有高致而非僭禮者莽之收繫自不足言負犢授徒儒風攸著江陵之任光武用人允宜也觀其反風化虎誠心旣格於上下而又但以爲偶然謙德不彌光也乎

包咸

咸字子良會稽人少爲諸生受業長安習魯詩論語王莽末歸鄉里至東海界爲赤眉賊所得拘執十餘日晨夜誦讀自若賊異而遣之因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卽位乃歸鄉里太守黃讜欲召咸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中入授皇太子論語拜諫議遷侍中明帝時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問顯宗以其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

特賜珍玩束帛俸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卿之貧
者後病篤帝親幸臨視年七十一卒於官子郁拜郎
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遇難不怠誦讀爲師不肯往教其勤學而自重如
此至於入授太子几杖有賜不趨不名疾篤親幸
臨視若斯殊遇固其理之應得者哉

鄭伭

康成名伭北海高密人年十二隨母還家會同輩皆
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

乃曰此非我所願也造太學受業始通京氏易公羊
左氏春秋又學周官禮記韓詩古文尚書西入關因
盧植事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者五十餘融素
驕貴伭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其高弟傳授伭日
夜尋誦未嘗倦怠後融召見於樓上因得質諸疑義
游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百
千人及黨事起與同郡四十餘人俱被禁錮伭杜門
不出隱修經業及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
辟之州郡廹伭詣進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伭不受

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
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伭屣履造門告高密縣
爲伭特立一鄉謂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
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漢名臣多稱公又南
山四皓東園夏黃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稱曰公然
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爲鄭立鄉
宜曰鄭公鄉又昔于公一節猶侈其門矧乃鄭公之
德而無駟牡之路宜廣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
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伭以道斷不至會黃巾寇至

避地徐州州牧陶謙接以師禮建安元年自徐還高
密道遇黃巾數萬見伭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後嘗
疾篤以書戒子益恩其畧曰吾家素貧不爲人所容
游學周秦兗豫獲覲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
有所授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秘書年過四十
乃歸養假播殖以娛朝夕閹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
四年乃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
公車再召比牒併名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
聖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

國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鄉邦歲已七十禮
合傳家今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家
事大小汝一承之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
求君子之道敬愼威儀以近有德若致聲稱亦有榮
於所生所憤憤者日西方暮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
得於禮堂寫定傳於其人今家差勝於昔勤力務時
薄衣非食尚其令吾寡恨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
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延升上坐紹客多豪
傑並有才術見玄儒者競設異議百家互舉玄依方

辨對咸出問表莫不嗟服紹乃舉玄茂才表爲左中
郎將皆不就又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
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後疾更篤遣令薄葬自郡
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所著易書詩禮
論語孝經乾象七政六藝等論凡百餘萬言經傳洽
熟稱爲純儒齊魯間皆宗之

又鄭興者開封人少學公羊晚善左氏積精深思通
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劉歆美其才使撰例章句訓
詁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乃西歸隗囂囂虛心禮請

而與恥爲之屈稱疾不起囂自矜已以爲西伯復作
乃與諸將議自立爲王興聞說囂曰昔文王承積德
之緒加之以睿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武王之將八
百諸侯不謀同會謂紂可伐武王尚以未知天命還
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令威略雖振
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招速禍患無乃不
可囂乃不稱王後又廣置職位以自尊大興復止之
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
臣所當制也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

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實而有損於名
非尊上之意也囂亦病之而止及囂遣子恂入侍興
因求歸葬父母囂不從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
曰前遭赤眉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幸蒙
覆載復得全其性命今爲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以
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爲餌無禮之甚矣將
軍焉用之囂曰囂將不足留故人耶興曰將軍據七
郡之地擁衆以戴本朝德隆威重居則爲專命之使
入必爲鼎足之臣興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

求入不患不親此輿之熟計者也業爲父母請不可
以巳願留妻子獨歸埜將軍又何猜焉嶷曰幸甚遂
促爲辦裝令輿妻子俱東建武年也侍御史杜林先
與輿同寓隴右乃薦輿謂其挑義堅固敦悅詩書好
古博物見疑不惑宜侍帷幄典職機密乃徵爲大中
大夫明年三月晦日食上疏力言時政闕失帝多所
納嘗問輿郊祀事欲以讖斷之輿對曰臣不爲讖帝
怒曰卿非之耶輿曰臣於其書有所未學耳帝意乃
解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詞爾雅然以不善讖終不

見任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於津鄉會將軍岑彭爲
刺客所殺輿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俱擊公孫述
述死詔留屯成都後因言者轉蓮勺令時喪亂之後
郡縣荒殘方欲築城郭修禮教會以事免遂不復仕
三公連辟皆不應焉
輿子名衆十二時從父授左氏春秋精心力學兼通
易詩知名明帝太子及山陽王因虎賁中郎將梁松
以縑聘請欲爲通義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
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諷以長

者之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以死太子
及王聞之乃不强及梁氏事敗賓客多坐惟衆不與

康成少秉正志誠博群經游學多年歸家授業雖
以黨事被禁其後愈重於時至於立鄉稱公號門
通德黃巾不敢入境豈非禮義干櫓哉觀其戒子
之書言言眞切遺令薄葬足砥頹風至於鄭興父
子家學通經輿則義服隗囂復感以情而得歸葬
其父衆則禮對太子併辭其餽而卒免於殃學者
律巳守道洵當如是哉洵當如是哉

盧植

植字子幹涿郡人少與鄭依俱事馬融通古今學研
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樂歌舞於前植
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敬之學久辭歸闔門教
授性剛毅有大節嘗懷濟世志不好辭賦時皇后父
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加封爵植以
竇武素有名譽乃上書規之謂春秋之義王后無嗣
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决之卜筮今同宗相後
披圖按牒以次建立何勳之有豈可貪天以爲己力

原缺第二十九、三十葉

前見親於卓力請之又議郎彭栢力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禍從詭道出卓果使人追之不得植遂隱於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為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敕其子從儉葬於土穴勿用棺槨附體止單帛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中曹操北討過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榦也孤到此嘉其遺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亟遣丞掾除其墳墓存其子孫並致薄醱以彰厥德

盧君與康成同師馬融通古今不守章句懷濟世之志觀其規竇武之言應日食之占所陳八事一一可見之行其賢矣哉而乃破賊垂成檻車被逮若非皇甫嵩不掩人善則終為小黃門所陷矣其後止董卓之召可謂特見及抗議怒卓終以人望所在而獲全卒時敕子從儉止於土穴併棺衾不用其慮固深且遠矣乃曹操亦知其為儒宗而為修墓致祭恐其師亦難與同日語也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十歲能誦詩書嘗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乎曰不足為痛但受全之體致傷耳家人與其言少尚隱遯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博綜衆書尤善三禮家至貧躬耕養親親歿負土成墳廬於墓側大尉郗鑒命為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於豫章太守殷羨見其茅茨不完欲為改宅固辭庾爰之以其素貧加年荒疫厚餉給之亦不受爰之以為大儒韓康伯知其貧嘗遺之百絹不受遞減至一疋終不受康伯後與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之曰豈可使內無褌乃笑而受生平操行廉約雖閒居屢空惟以誦讀為事譙國戴逵等皆聞風遠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

又范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晉簡文帝將俾之為桓溫所阻溫薨之後武子始為餘杭令興學校養生徒絜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風化大行遷臨淮太守徵拜中書侍郎多所獻替有益政治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武子據經傳奏上皆

有典證宋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見親愛朝廷疑議輒
卿諮訪武子指斥朝士直言无諱乃相驅煽出補豫
章太守臨發上疏言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
擾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翦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
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又自
晉喪亂流寓旋反無期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
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郡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且普天
之民原其氏出皆隨世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荒郡
之人星散東西名役差遣輒至連坐人不堪命叛爲

盜賊是以刑獄日滋守宰之任豈得清平之人惟以
卹貧爲先又言人性無涯儉奢由勢今兼并之士亦
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己祿不足以富家得之有數
而用之無節蒲酒永日馳騖卒年一宴之費過十
金寵服美衣不可貲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
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豈
驗其鄉里考其職業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匪惟家給
人足賢才亦可繼踵而至又禮十九爲長殤以其未
成人也十五爲中殤以其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爲全

丁則備成人之役矣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
事矣困苦萬姓乃至於此今豈修禮文以二十爲全
丁十六至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
皆善之武子在郡大設庠序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
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並取郡四姓子
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稱廣江州刺
史王凝之以爲言子泰時爲天門宰棄官稱訴帝以
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歸家於丹陽猶勤學
終年不輟子泰爲護軍將泰子曄著後漢書

范宣守身篤孝潔己教人儒者之正甯則據經修
禮養生徒崇學校所疏之言則寬力役安流寓考
職業皆惠民之實政帝亦知其所務惟學武子可
謂實至而名隨者矣

平恒

恒燕薊人祖父並仕慕容爲通宦恒耽讀而博聞多
通自周以降迄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
緒皆撰品第商畧是非合百餘篇號曰畧注安貧守
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爲中書博士出爲幽州別駕貞

鰥寡欲不營資產衣食常至不足妻子不免飢寒還
秘書丞高允躬稱當時博通經籍無過恂者嘗別構
一精廬置經籍其中一奴自給妻子不得近焉
又高密徐苗累世皆以博士爲郡守祖邵爲魏尚書
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晝執鋤耒夜則吟誦弱冠
與弟就濟南宋均受業遂爲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前
後所著數萬言皆有義旨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
人之鑒兄弟早亡撫養孤遺慈愛聞於州里田宅奴
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輒爲輟耕助營棺歛門生

亡於家卽斂於講堂行已純至遠近咸歸其義郡察
孝廉州辟從事屢舉賢良公府五辟博士再徵皆不
就晉武惠時刺史至臺帝輒訪其安否後卒遺命濯
巾澣衣榆棺葦蓆雜甎瓦器露車載尸而已

下士之志生則止於溫飽死則猶尚繁華總之未
能免俗乎博學著書而安貧守道不使妻子近前
苗耕讀友教徵辟屢辭遺命一切去奢皆堪砥礪
衰晚

樂遜

遜字遁賢河東人幼有成人操受孝經論語並諸經
大義尋山東寇亂學者散逸遜擾攘之中猶志道不
倦太尉李弼請教授諸子臺郎郡丞相繼舉遜有牧
民才弼請留不遣魏廢帝初周文帝令遜教授諸子
在館六年與諸儒分授經業講諸經傳周閔帝踐祚
以遜有理務才除秋官府上士轉小師氏下大夫自
燕王儉以下並束脩行弟子禮甚有訓導方後爲蒲
州主簿以霖雨求言詔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十四
條其中崇教法省造作明選舉禁奢侈尤切政要遷

中大夫詔魯公畢公等俱以束脩之禮同受業天和
五年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賜以粟帛
授湖州刺史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
州境多華蠻俗秩滿還朝拜太子諫議後在露門教
授太子進爵崇業郡公未幾進位開府儀同大將軍
出爲汾陽郡守以老固辭乃詔許之改授東揚州刺
史仍賜安車衣服及本郡田十頃儒者以爲榮隋開
皇元年年八十二卒於家贈本官加蒲陝二州刺史
遜性柔謹寡交游立身以忠信爲本不自矜尚每在

泉中言論未嘗為人先學者以是稱之所著各書皆有論義

訓導有方經理成務陳言而切政要刺史而移士風至其忠信為本不以言論先人車服郡川之賜儒者榮之洵足以為榮也

劉焯

劉士元名焯信都人聰敏沉深望高視遠少受詩禮左傳皆未卒業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乃與劉炫就讀經十載衣食不繼不以為意遂以儒學知

名刺史引為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同應國史兼參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後與諸儒於秘書省考定群言又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每升坐論難蜂起皆不能屈楊素等並服其精博後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勅與炫考定後因國子釋奠與炫二人論議深挫諸儒咸懷妒嫉飛章謗之遂除為民於是優游鄉里以教授著述為務諸家章句多所是非他如曆算推步諸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秘奧著有五經述義與曆書並行於世

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時人稱二劉焉論者以為數百年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嘗與諸儒修定禮律煬帝時遷太學博士旋以疾去

家貧就讀卒以成名書亦何負於人哉特未可為不好者強耳

褚無量

褚弘度名無量杭州人幼孤貧勵學刻意墳典家近臨平湖嘗有龍鬬里閈爭觀無量時方十二讀書自若長老異之精三禮史記舉明經官國子博士遷司業

兼修文館學士詔定南郊儀時祭酒祝欽明等皆希旨請皇后為亞獻無量與博士唐紹蔣欽緒等爭之以為郊祀大事不可以臆斷必上順天心下符人事欽若古典率由舊章然後可以交神明而將福祚周禮為周公致太平之書法天地而行政教辨方位而敘人倫其義幽贊鬼神而文經緯邦國折衷主事其禮冬至祭天於圜丘王后內主令合助祭宗廟嘗禮與今乃無之蓋由祭天南郊不以地配主以始祖不以祖妣配故王后不與謹按下后行事具載內宰職

中尼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鄭注云謂祭宗廟也所以知之者以文云祼獻祭天無祼祭天之器惟陶匏無瑤爵也內司服掌后六服無后祭天之服巾車職掌后五輅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之文是后祭天不與也惟漢書郊祀志有天地合祭皇后預饗之事則末代强臣擅朝黷神諂祭不經之典不足爲法忝守經術不敢循默意以抑后而時相以苟悅后意格議不行無量以母老請停官歸侍伭宗爲太子詔拜侍讀撰翼善記以進太子釋奠國學講

孝經禮記隨文納誨博而且辨授銀青光祿大夫賜章服緋絹及即位遷左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母喪廬於墓左手植松栢群鹿犯之無量號哭曰山中衆草非乏何忍犯我先塋樹鹿以馴擾不復抵觸無量爲終身不御其肉喪除服官以耆老隨仗聽其徐行又爲設腰輿聽乘入殿中頻上書陳時政得失多見納用手勅褒美開元五年幸東都會太廟壞因天戒以獻規時皇太子及四王皆未就學無量以孝經論語五通爲獻帝即以賜太子諸王仍詔於諸儒中選有行誼經學者問者充太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行齒胄禮詔無量升座勅請百官觀禮年七十五卒帝爲舉哀廢朝五日謂宰相曰無量朕師今永逝宜用優典贈禮部尚書謚曰文官給葬事焉

議禮一節煌煌同於日星有數之文也至於廬墓而感及群鹿非誠孝何能若是異數迭膺允哉不愧

元澹

行冲名澹少孤養於外祖常氏家方正博學舉進士

累遷事舍人狄仁傑甚重之行冲嘗謂仁傑願以身備藥物之任仁傑笑曰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累太常少卿伭宗初爲關內按察自以非彈治才辭入爲右散騎常侍嗣彭王子志謙坐誣告株連四十人行冲列其枉奏見原遷大理卿侍御史李傑坐誣陷行冲言其歷官清貞從下服時論韙之固辭刑獄求散秩充檢校集賢伭宗自注孝經詔行冲爲疏立學官後以年老請去官卒贈禮部尚書謚曰獻

吳郡歸崇敬字正禮治禮學以孝聞伭宗末舉博通

貞典科爲首授左拾遺累集賢殿校理肅宗時兼史
館修撰常參議國大典代宗幸陝名聞得失極陳生
人疾敝當以儉德先天下則國富而兵可用嘗出使
新羅渡海而風或請以單舸免崇敬曰與共舟者數
百人何忍獨濟少選而風定襲衆所載惟衾衣外域
益服焉還授國子司業兼集賢學士遣祀衡山未至
而哥舒晃亂御史請望祀崇敬正色曰聘禮旣受命
卽道死介以尸將事尊命也豈有畏乎竟成禮而還
累禮部尚書子登孫融皆世其學

行仲爲按察則一意辨枉而又固辭州獄求散秩
此君子之用心也正禮陳生民之困欲以儉德先
天下至渡海遇風不忍獨濟不齊中國所無物以
覬利賢矣至於遣祀遇亂卒尊君成禮不益見存
心之異於人也乎

韓昌黎

公名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生三歲而孤嫂鄭氏鞠
之七歲卽知好學日記數千百言口出成文比長盡
通六經及百家之學舉進士歷遷四門博士監察御
史德宗時極論宮市貶山陽令有遺愛民生子多以
韓字名之歷改員外郎中才高數黜作進學解以自
諭先後凡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爲罪後遷
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迎佛骨入禁中王公士人奔走
膜唄至灼膚體珍貝騰沓公聞而惡之上表極諫帝
大怒將置之死裴度崔群請少寬假乃貶潮州刺史
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魚食民畜產且盡乃爲
文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
十里自是潮無鱷患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時

王廷湊反圍牛元翼救兵十萬不敢進詔擇廷臣往
諭公獨勇行元稹於上前惜之穆宗悔馳詔毋徑入
公曰止者君之仁死者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而
責之賊恇汗伏地乃出元翼帝大悅轉禮部侍郎卒
贈禮部尚書謚文神宗時追封昌黎伯從祀孔廟
公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變成就後進往往
知名經公指授者皆稱韓門弟子所著有原道原性
等篇皆奧衍弘深佐佑六經與孟子相表裏自公歿
後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焉嘗作師說畧

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知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云

朱子言公之於性只將仁義禮知信來說便是識見高處蓋性學難明非入於虛無則流於駁雜故孟子當日只於四端指示之要人察識要人擴充

文公之說蓋有見於此者古人有德後有言公則意在立言而因言考道故所見卓然而文起衰八代爲大家之首至於立朝大節驅鱷明微自漢以來誠爲僅見矣

希賢錄卷之三

江都後學朱顯祖雪鴻輯　男湮　孫彬較訂
姪澑　姪孫柯重訂

周濂溪

先生名惇頤字茂叔宋道州營道縣人郭外有村曰濂谿周氏家焉先生少孤養於外家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洪州分寧縣主簿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礪奉己甚約祿入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無餘儲妻子饘粥或不給曠然不以爲意襟懷風趣飄然物外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所居牕前草不除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余觀自古所謂賢者必先於博學必由於力行必期於聞道然曰以爲道而不信古好義砥礪名節則或流於無忌憚非吾儒之所謂道矣至於自奉則豐不恤親友家多蓄積止計妻孥是又市肆之肺腸耳安得有飄然之風趣知佳山水之樂耶先生適意徜徉動靜無非自得閒看庭草生趣盈前是眞學顏子之所學而有得於其樂者其令二程

尋之也所謂以成己者成物歟
夫講求文字之學甚煩而難而祇礪名節之功則簡而易學者欲取先生之賢而希之則只此數語已足以稱大賢矣余故欲與有志之士共求夫易簡之理庶不失爲賢人之德業可久而可大云
先生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其道其爲分寧主簿也縣內有獄久未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部使者薦之爲南安司理叅軍
一訊立辨非有異人之術也只是本來是非之心

先生能直遂之耳後人遇事不勝其私知且故遂安能立辨
先生到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之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使其二子顥頤受學焉先生每令二程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其後明道云自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今士人之入官者惟急急於見才誰復道德爲務至爲之父者欲擇師以教子亦祇文詞是務誰復望其德業之底於成先生之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敏則以爲才具過人見其灑落襟懷則以爲仙風道氣是皆隨俗之見惟程子父大中公獨知其爲學知道使二子師之所見之卓如此宜其卒成二子爲千古大儒也
先生在南安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吏無敢與相可否者先生獨力爭之逵不聽先生置手板歸欲委官以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媚人吾不爲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

世人只爲要媚人故殺人而不恤乃上官亦知人之必媚已也故往往假其手以殺人而不疑豈知天理人心不可妄殺王逵嚴酷人不敢爭先生寧棄其官以爭之卒之逵亦感悟囚得不死而先生之官亦自若蓋一爭而三善具焉世之人愼勿徒知有官輕視人命且以人之寧殺人媚已遂自以爲得計也
先生嘗轉令桂陽有治績改知南昌縣人爭迎之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又轉僉判合州

事不經先生吏不敢決民不肯從一時勢豪黠悍皆惴懼不獨以得罪爲憂而併以有汙善政爲恥焉

上爲良吏則下亦自爲良民今人不自善其身而動以無良罪百姓失之遠矣有先生之能辨獄而所在之民皆以汙善政爲恥道德齊禮之效不至今可見也乎

時趙清獻公抃爲使者或譖先生於公公臨之甚威及公守處州先生適判州事公熟視其所爲乃悟執其手曰幾失君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改通判永州權

郡事至則興學校以激郡人教化大行

以先生之賢猶不免有譖之者若非清獻之賢則處地亦既久矣又焉得復悟於守處之日也

方神宗初呂正獻公公著在侍從力薦先生擢授廣南東路轉運判先生進退官吏得罪者自謂不冤改提點刑獄曰刑者民之司命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不憚瘴毒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察務以洗冤澤物爲已任

爲刑官而專事威斷殘民以逞者多矣不則亦祗據爰書因文失實民情之壅安能遂聞先生慈愛而加之明察斯能體生物之心者乎

先生提點刑獄後以疾求知南康軍廬山在其境山之麓有谿焉其源發於蓮花峰下潔清紺寒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家於峰下而築書堂其上旣成額謂友人曰他日與子相從歌咏先王之道足矣因取舊所居濂溪名之以示不忘故之意其後清獻再鎮蜀奏起先生將大用之而先生卒年僅五十七謚曰元嘉祐中封汝南伯從祀孔廟後改封道國公明祀稱先

儒周子

先生方移桂陽時郡守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遇旣薦諸朝又周其不給及聞先生論學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无及矣某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教二年果有得未幾初平卒於官子幼先生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

人不可以不學而學不論年故少而好學如初日之光壯年好學如日中之明至老年好學則所謂

秉燭猶勝夜行也初平能知先生之賢聞其論學而聽教卒有得不負所志真希賢者哉至於老爲郡而猶知慕學居官能周急而反以貧終難於歸塋如初平爲人宜乎其終有得也乃先生嘗得疾更晝夜始甦友人視其家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先生之貧亦極矣而爲初平經紀其後若此此匪高風信爲可法

從師聖學於伊川未悟見先生先生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乃留對榻夜談越三日還自謂所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驚異曰若從周茂叔來耶

初平既老聽教一年而有得乃先生亦老與師聖對談三日而令其所見頓殊其善開發人至於如此必非拘於一法者矣

明道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先生後自謂已无此好矣先生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暮歸見田野間獵者不覺有喜心果知未也

道心常在習氣難除常在者隨處有發見之端難除者畢生有潛伏之隱此堯夫感事吟中所以有芝蘭種不榮荊棘剪不去之句也惟常加存養不使此心放失則意中常覺生趣之盎然固不待種之而後榮亦不俟剪之而自去矣

先生早號通儒嘗王安石提點江東刑獄時先生遇之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其後安石與曾鞏在江南議論或有疑未決必曰姑置是待他日茂叔來訂或云荊公年少時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先生三及門而三辭焉荊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不復見

按此二說不同若據前說則荊公固嘗親炙得力於先生而據後說則荊公又見拒於先生者意先生蓋知荊公自信太篤自處太高故且折其剛銳之氣乎然再辭可矣三則似乎已甚使荊公果得從先生沐浴於光風霽月之下而日化其偏蔽則他日得君行道當不至有新法之煩苛而斥衆君子爲流俗之事乃前說以爲退而精思至忘寢食且有疑欲俟先生來訂則又似乎荊公未嘗

有此者兩存其說以俟人之自訂可也
黄魯直稱濂谿先生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所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其書具在朱子輯近思錄中備載之
延平先生謂灑落之言形容有道氣象絕佳胸中灑落即作爲盡灑落矣晦庵謂此箇地位乃是見識分明涵養純粹之效從眞實積累中來不是一旦着力做得又嘗謂先生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可

謂得先生之眞矣又有謂先生嗜溪流之紺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子之所以樂者亦足以見先生之梗槩也若魯直霽月光風四字形容先生最肖吾獨怪其論中尚有薄於微福陋於希世之語是烏足以言先生葢亦只是才人之所見耳
先生嘗言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又言學顏淵之所學顏子早逝未見其止則其學固未易窺非若曾氏一傳有思再傳有孟四書居三詳而可據也而先生教人直尋孔顏樂處葢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流行之後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此是萬古道德之宗孔子如太和元氣流行於四時顏子則純然春生之氣也先生之學全從易來眞所謂得不傳之奧於遺經者余故謂顏子之學惟先生足以繼之

程明道先生

先生名顥字伯淳河南人父珦任大中大夫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初誦詩書强記過人十歲輒能詩

賦有酌貪泉詩句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已知其有志操矣十二三時群居庠序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早年即厭科舉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而未得其要葢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將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踰冠中進士第
從來希賢者原不論天資然而神氣秀爽則見賢必覩中心自固則爲賢必力十二三時如老成則其久而成也可知矣至於早厭舉業而求道此志尤爲卓越第求道而不經泛濫出入又焉能知道

要之終在六經乎余少壯時亦有此失幸因疾中无事歷覽儒先之語久久遍讀朱子書乃始復歸於正至今年力向衰弱行未逮觀先生之返經而得真不我欺者也至於舉業之學不過記誦博識先生旣心厭之而又踰冠即第益可知舉業之初无害於道而世之從事舉業者益當以先生爲法矣

先生與弟伊川嘗隨大中公知漢州宿一僧寺先生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至法堂上

相見伊川自謂此是某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而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先生嘗言異日能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吾不得讓蓋先生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則各異焉

立人之道不過仁義仁爲善長而義則制宜明道純仁伊川秉義合之而師世之道畢矣

先生爲人粹和之氣盎於背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劉安禮嘗言相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孔子溫良周子光霽先生粹和聖賢氣象大抵相似

先生作字時甚敬嘗言非是要字好即此是學窓前有茂草覆砌或勸之芟先生不從謂可見造物生意又盆池畜魚數尾時觀萬物自得意

學莫要於存心養性作字之敬心之存也性合內外皆草盆魚亦性之養也此種志趣淺者自淺深者自深不可言說

先生嘗在長安倉中閑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自

不疑及再數之不合因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无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又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嘗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外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中不可有一事

越把捉越不定此心之自然而神妙處學者但當主敬存誠不致此心之放逸可耳若着心把捉則必妄加禁制而邀枯守寂使此心爲死木槁灰无復神明之用矣至於心中不可有一事學者須當善會用功必從有事來到得无一事時則眞當大

任而不動矣
那怨一日三檢點先生曰餘時理會甚事可見不會
用工先生嘗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
事先生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此急迫
人心不是疎放便是急迫欲免此二端惟淡於存
養爲庶幾
伊川謂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其教人
自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
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輕自大而卒无得也先生

接物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
善惡咸得其心聞風者誠服雖小人以趨向之異或
加排斥退省其私未有不以爲君子者先生爲政治
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爲應文逃
責之事所爲條綱法度人皆可效而行至其道之而
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
可及也
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
夜雜處當事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始至詰其僧曰
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因戒之曰俟復見必先白
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
孔子務民義而遠鬼神一語萬世明訓愚人不知
往往惑於誣妄益彼不過自營其衣食而民遂習
以成風妄計來生不思現在先生就觀一語不佛
遂以無光正俗之方其效至此
又主上元簿時茅山有龍池其龍狀如蜥蜴而五色
祥符中中使取其二至中途奏其一飛空去遂嚴奉
以爲神物先生令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又其始至也

有持竿以粘飛鳥者先生折其竿令勿爲自是鄉民
子弟不敢畜禽鳥
小民愚而易惑見有可怪則必羣起而奉之又貪
而不仁見有可取則必多方以害之先生於龍則
捕而脯於粘鳥則禁所以導民之務義者如此
晉城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亦習以爲常先生爲令
諭而禁之
先王立法必犯大惡始焚其尸子孫既稱孝慈豈
有忍焚之理此浮屠之說令人大惑易性也

先生爲上元簿時縣中近府美田皆家富室率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以役田稅不均尤甚他邑先生盡法均之富者多撼以浮論既而无一人不服

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止應文備數而已先生爲令晉城之民遂爲精兵

先生令晉城人服其教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者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遂无所

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无失所行旅出於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其人俗始甚野不知學先生擇其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年而儒服者蓋已數百矣鄉民社會先生爲之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盜賊及鬭死者

鄠縣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敢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其人輒言曰外人謂某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且殺人言未畢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卒私償所盜以善去

內侍王中正巡閱保甲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美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在邑歲餘中使往來境上者卒不入

內使毎喜人承奉雖極華侈亦但視爲當然先生

獨反之更提出法禁使之知所當畏爲令效此福民不細

先生爲鄠簿時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茇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痢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時當路者欲薦先生問其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也

先生官尚卑當路者見其才而欲薦此天理之公也至問所欲則私矣先生對以當問其才之所堪

不當問所欲眞用人之大法

嘗考先生雲淡風輕一詩乃此時所作如此胸懷自不同於俗吏也

又主江寧上元簿時江南之田賴陂塘以溉是夏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例當轉詳漕司調役必月餘始集先生曰果爾則苗槁久矣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稔

救民之患當如拯溺救焚少姑待焉所誤多矣後人既少智慮又不擔當專聽胥吏拘牽以待上官陳請事後小補猶自鋪張紀頌聞先生之爲簿爲亦倣其意而行之乎

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爲小營子留之歲不下數百人而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以留者必請於府府給券然後得食比給則飢已數日矣先生因白漕司貯米營中至輒食之全活者大半故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後世郡縣中無備賑之具迨歲荒議救飢莩者已不勝計矣觀先生之救運卒可悟救荒之良法

廣濟蔡河出扶溝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治生業專以脅取舟人財物爲事歲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遂得數十不復根治脅惡但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以察爲惡者自是邑境无焚舟之患又有犯小盜者先生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得自新後復穿窬吏捕及其門盜謂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遂自經

小盜本有良心只恐爲之上者德化未能感動耳哀矜勿喜眞是仁人之言

扶溝地卑歲有水旱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去嘗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間以開其端後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夫爲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亾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吾於扶溝興立學校聚邑人子弟而教之幾成而廢是豈不有命歟然知而不爲徒責命之興廢則非矣

經畫開端待人之繼此種用心纔是夫子教仲弓

但衆所知人自不舍之意
先生爲令時水災民飢請發粟貸時鄰邑亦請司農
怒遣使閲實使至鄰邑令遽自陳穀且登可以无貸
使至謂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可使者遂言不當貸
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
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戸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
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多寡不當以戸之高下且
令實爲之非吏之罪也乃得已先生令晉城時財賦
窘迫官所科買歳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
其價翔踴多者至十倍先生嘗度所需者使富家預
儲宗其價而出之富室不至倍息而鄉民所費減十
二三又民税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
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
用紓縣庫有納雜錢數百千先生常借以補助部使
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
使者屡更无不從者
晉城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讐敵先
生爲令盡知民産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

辭者
又幾用税重朝廷常賜蠲除然而良善之民憚於責
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之約前科獲
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嘗權穀價不使
甚貴甚賤
曹村埽决先生方在他所相去百里州帥劉渙以事
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
决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
見付事恐不集公當親率禁兵繼之帥遂以本鎮印
授先生自用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决所謂
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今曹村决則注京
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而其時論者
稍以勢爲不可塞先生命善泅者斷細纜以度决口
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
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下先
生顧衆曰得彼巨木横流入口吾事濟矣語未已而
木遂横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復决遂久不塞
數路困擾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得有此

大抵先生遇事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先生處之裕如也每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御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而畢事先是夫伍中夜多讙姦人乘虛爲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訖去无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整肅如常

曹村塞後先生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敘年勞特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語執政曰程顥可用安石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上問曰程顥在彼否進言佳士佳士其後彗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益切差知扶溝縣事先生爲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常數發先生在官無盜者幾一年

河清之卒於法不他役時中官程昉爲外都水丞茂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與八百人時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將入城衆官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遂親往開門撫納諭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且以事聞得不復遣後昉因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於衆曰瀆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

先生爲邑衆人謂法所拘者先生爲之未嘗甚戾於法衆亦不甚駭焉伊川亦嘗言令之守令惟制民之産一事不得爲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爲者患人不爲耳

世人只以服官爲重故首尾多牽不得稍行己志若能自盡其誠不見容而後去則亦何不可者只在自己認得眞守得定耳

先生每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時時自謂有愧於此大抵視其縣之人眞如家人父子訴者或不持牒徑陳所以先生從容告諭無倦爲邑凡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

歷觀先生居官只是愛民盡職爲分內之所當爲而已未嘗有願外之心然而賢相何嘗不薦明主

何嘗不知也

呂公著薦先生爲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從容諮訪比二三見遂期大用每語先生欲常相見一日議論甚久日官報午正上未食先生始求退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材爲先至誠仁愛爲本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常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上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又嘗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上因遽言曰朕何敢朕何敢焉

先生嘗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美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獎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取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只此一論實見之行自然士品日端風俗日變朝廷收得人之效矣爲治不在多言又豈有奇論哉

上嘗詔問所爲御史先生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上歎賞以爲得御史體又嘗曰任人喚作啞御史只是

要格君心凡所獻納謂當辨於早而戒於漸章疏不爲辭辨惟以誠意感悟上心

時王安石日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

一日上縱言及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嘗爲上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

先生在朝所言所行最得本計而持大體此孟子

之後僅見者

同天節日宮嬪爭獻奇巧爲壽先生言於朝又箚詔執政戒之執政以爲宮嬪所爲非上意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言非是執政辭遂屈

仁宗登遐遺制官吏三日除服至三日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言遺詔所命莫敢違請盡今日若朝而遂除則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也一時相視無敢除者

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

昔有爲賢者不避親故上詰之對曰非親非故挑論其才若用之不當朝廷自有典刑先生之薦表叔與其弟真至公之心也今人意在避嫌欲以示公或反以便其私矣

呂正獻公嘗薦常秩後秩差改節公對先生有悔意先生言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

朝廷要用人朝臣要薦賢此亦顯而易見之理至於寧受欺而心不少替乃見優於天下實在處

時安石之說浸行先生多所論列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祠部賣牒提舉官多非其人京東轉運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等十餘事然每與安石論列心平氣和安石本與先生善至是雖不合然猶謂其忠信多爲之動

嘗被旨赴中書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安石爲之愧屈

一日與安石論事不合先生因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民心今參政若要做不順人心事何也但順人心誰不願從安石云此則感賢誠意

先生嘗與吳師禮談介甫學之錯處因謂禮曰爲我盡達之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有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

在朝秉政人存此心天下事安有不當者而伏處之時師友講習即宜存此意

安石之說既行先生力求外補除京西提刑將行時
求面對上言有甚文字先生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
少回天意文字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再四
天威面覩尚難進所欲言况於所具之文字又况
欲盡所欲爲乎吾於先生對問文字誦不禁爲之
欷息矣
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先生復上章
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戮請罪而獲遷
刑賞混矣累請乃得罷然安石終無逐先生意既而

神宗手批暴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所責
只是一味至誠故能感得君相如此若稍稍懷私
使氣則必不能矣
先生嘗言介甫性很衆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使衆
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
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當不至如此之甚也
又嘗云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
事塗毒天下亦須兩分其罪
先生因論安石差判鎮寧軍節度事守者嚴紏多忌

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己
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至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
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
不死者前後蓋千數
先生爲人只是循理盡職自然感動守者之心至
於活及多人則所全者大矣
先生嘗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雖屬小
官而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哲宗以先生時
望所屬特名爲宗正寺丞未行而疾卒年僅五十四

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惜焉文潞
公表其墓於道曰明道先生
先生嘗言人自孩提時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
處發出自幼子常視無誑便是教以聖人事小見所
甚事皆不怠故善養子者當使全其和氣示以好惡
有常則長而性美
又云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
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
習穢惡之語銷鑠天理殆盡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僞

原缺第二十八葉

有與先生同居臺列者志雖未同然心慕其爲人皆語人曰他人之賢者倘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表裏洞徹莫見瑕疵先生坐如泥塑接人則純是一團和氣生平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托以忠信故僮僕亦不忍欺之

今人立心制行多不及夫古人至於僕人失事則必過加督責安乎得童僕貞之難也豚魚異類乎誠猶格况其在同類者乎

人有語導氣者以問先生先生曰吾常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

導氣之說本有其理只看羲文先後天二圖羲圖乾上而坤下定天地之位文圖離上而坎下爲心腎之元天氣下降而地氣上行世運所以成泰也心火下濟而腎水上升人身所以常康也嚮翁以爲延年者必竊天地之機乃是一説故周孔不爲然又皆謂神仙白日飛昇之事則無之至於却疾延年則亦信其有惟是要謝去許多人事方能爲之在學者自有所不暇今先生止道其常謂只是時其寒暑調其饑渴至於節嗜慾定心氣而閑邪存誠之道則已不越乎此矣世有遠慕神仙者定當以先生爲法

馮理自號東皋居士謂先生曰某二十年間先生教今有一奇特事先生問何事曰夜間宴坐室中有光先生答云某亦有一奇特事理問如何先生曰每食必飽

舍平常而言奇特中庸之所以鮮也每食必飽尚其飽乎仁義哉

一日韓持國與先生語歎曰今日又暮矣先生曰此從來如是何歎爲國曰老夫行去矣先生曰公勿去可也國曰如何能勿去先生曰不能則去可矣

隨順人情因物付物毫無意必先生之所當於此可以想見

呂與叔謂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明物察倫躬行力究渙然心釋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繁知反之吾身而自足聖人復起不與易異端並立不能移和氣充浹

見於聲容遇事優爲從容不廹寧學聖人而未至不
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
時之利爲己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在
雖小官有不辭

先生之學出於濂溪濂溪光風霽月純是一團和
氣二程同遵父命受學於濂溪而所造則各有不
同明道嘗曰學者須先識仁其要只在反身而誠
誠則仁體全備舉天地萬物皆在太和元氣之內
故其樂爲莫大非若二氏之逍遥物外與夫寂滅

爲樂也所以先生靜觀自得接人則純是一團和
氣光庭侍先生月餘謂如坐春風之中則知先生
尤爲得濂溪之意而可以繼顏氏者矣

先生之年僅踰五十而所造之高已幾於化有伊
川所未逮者宜乎司馬公在長安嘗上疏求退稱
先生公直爲已所不如也然公直二字似尚未足
以盡先生

程伊川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之弟也因居河南伊水上故
稱伊川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兄明道同
受學於濂溪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
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
所學不報

先生父大中公屢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近臣屢薦
先生先生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仕也

先生游太學海陵胡瑗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
學試諸生得先生論大驚遂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
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

日益衆

先生嘗言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
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甲胄之士
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閑過日月
即是天地間一蠹

人生天地間爲萬物之靈却反爲天地間一蠹其
獲罪於天地者眞不可贖矣讀先生言不師其意
其爲自賊又誰咎乎

先生之學本乎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爲之間莊處有

體冠襟必整蔬飯必潔一道服至破不污嘗曰老不欲異欲其潔食不欲異欲其精父母年老左右致養無違家事自任嘗辦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

本誠持敬儉潔居躬孝親任勞贍給族黨學者實行不必求言矣

先生每讀史事至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再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謂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者不可便以成者爲是敗者爲非也

今人是非初無定見只是以成敗論人且不獨史事而已即自己身事亦復茫然無所是非據以應舉得之即自以爲是失之即自以爲非自做時文且不能定又安論讀古書史也

先生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且取他長處前人不能無短今人偏不取長此其所以終無長之可取也

或謂先生不教人習舉業先生言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不習舉業而望及第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以求必得

則是惑也

人生外物原無可必得之理不獨及第爲然惟不責天理而必修人事是真能無所爲而爲者若舉業可以及第而復去上面盡力以求必得則必營謀請托反不可以必得而喪失且隨之矣居官者之於陞轉亦莫不然然亦未必是得全之道

或言家貧親老應舉求仕未免有得失之累先生以爲此只是志不勝氣家貧親老固須祿仕然得之不得亦自有命或言在己固可奈爲親何先生以爲爲己爲親只是一事故必知命然後爲君子

近世之人無不望其子之得祿者故子亦莫不借口於養親先生以爲只是一事本自有命則以聖賢視其親豈不更勝於榮祿乎

先生言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而聚之於內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也又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有二十五年爲學又無利之可趨則所志得專可以趨善而自此成德

此古先聖王所以能造就人材而得其用也士農
不易業農田大百畝士亦有士田以贍其用但不
若農田之多養之大學二十五年則所學成而人
品定於以入仕朝廷焉得不收其效乎

上蔡居太學後欲歸以應舉謂蔡之人少習禮記乃
決科之利也先生以爲只汝是心已不可入堯舜之
道矣要去此心然後可上蔡乃止是歲亦登進士第
又謝湜自蜀之京過洛見先生言將試教官先生云
吾嘗買婢欲以事試之其母怒曰吾女非可試者也

今子求爲人師而就試必爲此媼笑矣湜遂止弗行
那恕久從先生游後極狼狽或謂其無知先生以爲
謂伊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
至如此

居太學而歸應舉士子之常也但又於中多一計
度故當併此種心而去之欲爲教官而就試後世
爲師例皆如此故其中亦遂少自重之人士習所
以趨而益下也至於本心之良人孰無之只爲義
理不能勝利欲空其狼狽之必至矣

上蔡二十年前見先生先生問近日事如何上蔡對
曰天下何思何慮先生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
太早良久曰正好着工夫也

理一易知分殊難盡發言早而工夫未着曾點所
以不如其子也先生教上蔡之言是學者一定不
易之法所當奉爲軌轍

上蔡言某到山林靜處便有喜意今覺着此不是先
生曰人每到神廟佛殿處便敬只爲平常不敬見彼
乃敬耳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亦只如此不知鬧
處此意安在直到靜處乃覺上蔡云只有這些子已

覺先生曰這回比舊煞長進

毋不敬三字乃曲禮之第一語到得平常皆敬無
或間於動靜則此境難言之故善學者必以主敬
爲功未可輕言忘敬也

游酢楊時二人來見先生方瞑目而坐二子侍立不
敢去久之先生乃覺令姑就舍二子退則門外雪深
尺餘蓋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

接引來學惟有嚴厲與平易蓋道非嚴厲不尊心

非平易不洽也先生溫而厲學者愛而恭斯爲兩
得矣
呂與叔嘗患思慮多不能驅除先生曰此正如破屋
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能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惟
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又有主於內則虛自
然無非僻之干
易中孚之卦以全體言爲中虛以二體言爲中實
蓋中有主則實而一邪不能入且中有主則虛而
萬理皆未形學者思慮紛擾不能寧靜乃天下之

公病只要敬而主一無適耳
尹彥明初見先生時教看敬字彥明請益先生教以
主一則是敬又趙承議從先生學亦令看敬字趙請
益先生整衣冠肅容貌而已
敬字是貫始終合內外之學故雖到聖人地位亦
離此字不得此是存養實在工夫當時學者多只
是說不會就身上着實踐履先生要人就身上實
實用工故於敬字指點特到
張思叔理會盡心知性知天事天曰知天便了似更
省事先生曰顏子猶視聽言動不敢非禮故存心養
性乃所以事天子何似顏子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後尚有耳順從心境界如何
說得便了但未了未可謂了徹果了亦未可謂了
畢耳
先生爲崇政說書時看詳國子監條例先生所定大
概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
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
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

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
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凡數十條
國學爲首善之地乃天下風教所係非郡邑之比
也不知後世何反意不尚此有教化之責者亦無
以救正爲心然亦不過欲於課試中以士之文才
爲尚耳其弊究不勝革觀先生所定條例是真能
造就人材者
又言三舍升補之法皆案文責跡乃有司之事非庠
序育材論秀之道又自神宗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

解額來者奔湊人心日偷士風日薄今欲量留百人餘者分在州郡自然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少厚

為國家養育人材因人材轉移風俗秉教責者乃為無負

哲宗嗣位司馬光呂公著及韓絳等上先生行義於朝諫官朱光庭亦言先生道德醇備聖代真儒當俾專講席以輔養聖德因授西京國子監教授尋召赴闕除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名自

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於是召對宣仁太后面諭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如藝祖召布衣王昭素坐便殿講易經故事以養人主崇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

昔賈太傅言訓諭之道在早豫教與選左右先生所上三劄其一即古師傅疑丞輔養君德之義其二即古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之意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崇儒重道之心而其大旨則曰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此真有王不易之理後世遵而行之則所以裕後之道不必更求矣但師傅疑丞疑字難解晦菴以為當是有疑即問之之意此說最當

經筵例以四月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略乞令講官於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又上疏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又請自今每月再講於崇政殿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

後監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係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嘗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也再辭不受

先生前後進講必宿齋預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

人君享有天下必致誠以祈天永命故講官之啓沃君心也亦必積誠以動之所以正君而收國定

之效也後世不知有此只循故事安能正君先生眞知本計者矣

先生又嘗上疏言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保傅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臣以爲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節存畏愼之心今不設保傅之官則此責皆在經筵欲請帝在宮中言動服食皆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

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請開樂置宴先生曰除喪而用吉禮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請罷之又嘗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給事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先生復言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非若臨之意今臨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

不辨

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講顏子不改其樂章旣畢其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而富於周公魯君之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而哲宗亦首肯或誚其委曲已甚先生言不於此盡心竭力將於何所乎

先生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問曰有
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先生曰陛下推此心以及
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上起憑檻折柳枝先生
進言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又所講書上
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此上簾邸嫌名也先生講
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
驕心生耳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
舊名皆勿復避

因其不忍而開導之即孟子引齊王善推之意至

於折柳之諫其事雖微而其端不可以不慎人臣
愛君務引之於道事無大小一也若夫近習之人
過爲尊奉此自常態惟在正人隨處致戒爾

文彥博嘗與呂公著范純仁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
退而相與歎曰眞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
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議論褒貶無所顧避時執政
欲用爲諫官先生以爲不若處無事之地得盡其言
而用舍不恤也

先生在講筵時文彥博以太師平章重事侍立終日
不懈上諭以少休不去先生容貌極莊或問公之嚴
與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
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以上諸條在先生亦自盡其當然而居是官者則
固不可不然也

有經筵承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者先生曰吾生平
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

此條當與邵錄中天門看花事合看蓋堯夫振古
之豪傑故一言觀物而先生願從此則經筵之服

從有意納交故先生終不往也若後世之人見有
正人相率則寧不看花遇有機會可乘則必急從
其茶湯贊其畫矣

或勸先生加禮貴近先生云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
以加禮夫禮盡則已豈容加也

從來遠小人之道惟以正己爲先先生於貴近不
應其招而但盡其禮最爲得之

橫渠罷太常禮院歸見先生先生問其在禮院所議
橫渠言大事皆爲禮房檢正所奪所議止小事耳先

生問小事謂何曰如定謚及龍女衣冠先生問龍女
衣冠若何曰當依夫人品秩蓋本封善濟夫人先生
言既謂之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矣矧大河之塞本上
天降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吏士之勞也龍何功
之有又聞有五十三廟皆稱三娘子一龍則不當五
十三廟五十三龍則不應盡爲一娘子矣橫渠默然
天地之神能妙萬物故其在山川者自能興雲降
雨普潤羣生非必反作人形衣被冠服若今道釋
家所圖之像也正道不明溺於邪說爲惑久矣先

生闢龍女之說雖橫渠不得不服但龍之爲物能
躍能飛霖施萬物固亦神之所爲而大易皆取其
象者亦不必盡沒其功也又八卦之象坤牛而震
龍神農代天開耒耨之利則必取牛而服之又安
知行雨之不有藉於龍也第在龍不敢自居如人
臣善則歸君之義可耳

先生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當事知之俾
戶部特給又不爲妻求邑封或問故先生曰某起於
草萊再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

在職不言祿今則未仕而輒思祿矣身當而不求
妻封今則偶喪而皆言待贈矣吾願質之於先生

先生立朝時蘇軾方以文章名世而疾先生如仇其
黨又巧爲詆誣諫議孔文仲因奏先生素無鄉行經
筵陳說僭橫忿分請放還田里先生上奏乞歸又乞
致仕皆不報父憂服除仍授西監先生再辭極論儒
者進退之道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語
改授管勾崇福宮哲宗親政范純仁上言爲先生力
辨請復名勸講於是申秘閣西監之命

蘇氏文章自古有數於書亦無有不讀而獨與先
生爲仇則以其才情放曠而先生制行端嚴兩不
相入耳乃其徒附和至於分黨純仁之辨固能與
其父希文皆崇正學者歟

哲宗時先生以黨論放歸又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
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公族子某與邢恕之爲先
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
天焉用尤臧氏也

平心安命先生爲人至此益見綽乎餘裕矣

先生云吾四十以前誦讀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也嘗云王弼以老莊解易失聖人之旨故作易傳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其後傳成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少進耳及寢疾將始以授尹焞張繹中庸書解已成又自以爲不滿而焚之

學無窮盡無可止息雖以孔子至今存余謂其正無已時也先生研究數十年於易尚期少進於中庸猶自謂不滿此種心思可俟百世

先生赴涪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泣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顧在涪註周易與弟子講學不以爲憂後赦得歸不以爲喜自涪還洛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

敬字是持心之要堯舜之兢兢業業文周之緝熙勤思皆是也但敬有久暫安勉之不同至於久而安之則其不期而然更有與於矜持把捉者老父之言無心尚恐有似是而非之辨

有示先生疏藁者先生云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爲主頤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饑且死動朝廷哀憐因懼其將爲寇亂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卽事勢亦自應然蓋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必重民而輕財若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惟當以誠意感動覬其有不忍之心而已

以誠意感動君心斯爲告君之要不則抗言激論而動謂君心難悟非所以盡爲臣之道也

司馬公嘗欲除給事中一人問先生誰可者先生云若泛論人才則可今欲如此則雖有其人亦何可言公曰出公口入光耳亦又何害先生終不言

欲除給事而訪之先生溫公未爲失當也先生以爲何可言而終不言得無反有避嫌之意乎則道薦人數十而以表叔橫渠及弟伊川爲首則又何也余於先生此處尚以爲未及明道云

持國帥許先生往見問曰適市中聚浮圖何也國曰爲民祈福也先生曰福斯民者不在公乎

大臣佐天子以福斯民此責之不可稍貸者不此
之圖而望之於他氏令虞而逐姦豈非見理未明
之故乎此從來大臣代有而不愧儒臣者則信難
也
先生一日與韓持國范堯叟同泛舟西湖有一官上
書謁大資者意其有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先生云大
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來求已是何道理堯叟云
只爲正叔太執求薦乃亦常事先生云只是曾有不
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耳持國便服然

先生亦以持國爲不可及
持國既與先生善屈致潁昌暇日同游西湖命諸子
隨侍有言貌不莊敬者先生回視厲聲叱曰爾輩從
長者游乃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閉
仰叱去之先生在潁持國早晚陪食體貌加敬家有
黃金藥楪欲以爲先生壽命其子從容道意先生曰
願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也若朝遂
歸持國再三謝過而別
安南招討使郭逵欲買韓王宅先生以爲韓王當代

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煞不知好惡子厚亦言
昔嘗有人欲爲范希文買綠野堂者希文不可豈唐
如晉公是可奪者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能安
寧使耕壞及他有力者得之已則不可也
今人纔一得志便修而與弃分之有究竟未必真
能有之也體先生之言庶可以居之安矣
陝右錢舊以鐵有議吏以銅者已而所鑄子不踰毋
謂無利而止先生曰此乃國家之利也利多費省私
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
上矣

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先生曰價平則鹽易泄人人
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價增則反是矣已而
果然
先生嘗言酒者古人養老祭祀之所用今官有榷酤
民有買撲無故而令人聚飲亦大爲民食之蠹損民
財惰民業招刑聚寇皆出於此節得此項利亦不細
以上三事不足以見先生然治平之道亦必理財
似此皆有實濟可見之於行者但鑄不惜費鹽玄

平價人尚知之惟酒之爲蠱則極重之勢殆未易
反耳
先生嘗言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大夫以下有再娶者
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耳大夫以上諸侯天子自有
妃嬪可供祀禮故不許再娶有問孀婦可娶否者先
生以爲孀婦失節取以配身是已失節也此義甚正
又有問孀婦無託可再嫁否者先生以爲此只是怕
寒餓死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再娶再嫁情理似不甚殊然堂堂男子多讀詩書

尚不能以禮自制而徒責之婦女能乎再娶之事
從來甚難余嘗以七歲失母其後吾子渫亦以七
歲失母余時方四旬卽不復娶躬養躬教期以有
成蓋已三十餘年矣
或問及出妻事先生言妻果不賢出之何害若發成
不善豈不害事又問古人有以對姑叱狗蒸梨不熟
去妻者無甚大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是古人忠厚
之道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語六出女
令其可嫁絶友令其可交乃是此意

先生謂管攝天下人心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
譜系收宗族立宗子法宗子法立則人知尊祖重本
月爲一會以合族吉凶嫁娶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
常相通有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嘗修六
禮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
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
於正寢凡祀死之禮當厚於奉生人家能得此等事
幼者可漸知禮義
葬須卜地之美者以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驗之

而拘忌者惑於地之方位與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
先爲心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之用心也惟五
患者不可不愼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
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嘗謂世間術數
甚多惟地理書最無義理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
洛亦有人化之
徽宗時言者論先生非毁朝政其所著書令監司覺
察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
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後復宣議郎致仕

先生嘗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寖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有二年校其筋骨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乎先生嘿然曰吾以忘生徇慾爲深恥後七十有五卒於家當疾革時門人進曰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

受氣之薄自當厚爲保生但保生之道只是循理節欲毋自戕伐其生而已世人不知妄聽邪說反有許多非理之行堯夫所謂不能隨人胡亂走是也先生以忘生徇慾爲深恥方是修身立命吾儒之正學末後云道着用便不是斯乃所謂體用一原先生之精於易者歟

胡安國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此明道後來再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昔鮮於侁嘗問顏子所樂何事伊川却問尋常謂所樂者何侁曰不過說所樂者道耳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見伊川所見極高處

志完名浩元豐時進士嘗任揚州教授呂申公守揚時嘗宴重客命志完爲樂語浩辭次日公語志完曰使教授他日作翰林學士將如何志完曰爲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及申公被召謂志完曰教授器識不凡當自愛至上前即首薦之哲宗擢爲右正言以諫廢孟后事罷觀此則完之論兩先生者其言固有見者矣

當時蘇軾挹大才著盛譽被主上深知與先生同朝而不知其所學之正以至其徒洛蜀分黨爲患一時貽譏後世何也軾固歐陽公所得士歐公知揚州時寬簡不擾莅政數日官事十減五六或問其故公曰吾寬不爲苛急簡不爲繁碎爾非廢事也後軾亦知揚州頗多實政惜其才則有餘聞道則未耳

司馬公與呂申公同薦先生謂其道貫三才無一毫之間德包衆美無一善之遺博古通今無一物之不知開物成務無一理之不總有經天緯地之才制禮作樂之具云云

先生與兄明道同父同師而所造有異明道渾然和氣而先生則嚴毅居多明道幾於顏子而先生則近於曾氏蓋曾子天分不如其父而省身守約遂得聖傳先生涵養用敬進學在致知理會得多久而後覺任重道遠弘與毅兼雖與其兄之氣象若有不同而規矩所在及門之士多守之至於晦菴尤爲先後一轍大抵學者不患所見之不高而患用工之不寔寔則卽末而可以返本遡流而得以逢源若用工不實而妄言超悟恐見稍不真終

多淪落耳學者有志於顏子則當學明道不則且學伊川亦可以至於曾孟蓋濂溪明道二子皆已造於大賢而不由伊川與晦菴賢關終未能闖也

程子門人

謝顯道

顯道名良佐上蔡人與游定夫楊中立呂與叔在二程之門號四先生上蔡初見明道明道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又一日謂曰爾輩在此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心口不相應盍行之上蔡請問曰且

靜坐

從來學者多是學人言語而學舉業者尤甚若非實見之行則雖成大名而顯當世心口終不相應也明道先生教且靜坐蓋使收斂浮氣以爲返躬內考之漸耳

上蔡初見明道時自負該博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上蔡汗流浹背面爲發赤明道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遺一字心大不服後來省悟

乃將此事作一話頭接引博學之士明道每謂上蔡雖小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顙有泚憤悱如此

伊川嘗問上蔡相別一年做甚工夫來上蔡曰只去得個矜字伊川稱之曰是子爲學切問近思者也上蔡生平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以爲言曰我自有命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

上蔡初做工夫時先揀難舍者棄却後來漸輕於器物之類雖置只爲合要用者並無健羨之意嘗云透

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然須精窮理功夫到此而後可望入聖域不然休說

有問灑掃應對上用工恐太瑣屑者上蔡言凡事不必要高遠且從小處看如將一金與人與將天下與人其實一也我有輕物之心將天下只如一金相似若有吝惜之心將一金即如天下相似且如灑掃不着此心如何灑掃得應對不着此心如何應對得

上蔡監竹木場時朱子發自太學來見請教上蔡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愕然意謂刻期如此何由得具講說已而具飯酒五行只說他話及茶罷乃掀髯曰聽某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及師冕見兩章因曰聖人之道無顯無微無內無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如此看

或問程門教人說主敬却遺了恭中庸說篤恭而天下平又不說敬如何不同上蔡曰不同恭是平聲敬是仄聲舉座大笑

或問上蔡有鬼神否曰這是天地間妙用須將做個題目自思講說不濟事又云只是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鬼神在虛空塞滿觸目皆是只爲他是天地間妙用又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以爲神則神以爲不神則亦不神也

上蔡言明道先生擺脫得開爲他所過者化

晦菴嘗言孔孟只說爲仁上蔡却說知仁謂人能見得此心便是爲仁上蔡之說一轉而爲張子韶再轉而爲陸子靜矣

仁統性中之四德既要求仁必先識仁但知得此心之仁正好加工以求純備而謂見得便是爲仁此說未可爲準此陸子之學所以終不如朱蓋朱則蹈實陸則崇虛也

先生登進士後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頋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後官京師召對以忤旨去

上蔡資雖小魯而用力滋至胸中該博程子毋加點化之方故所見日益超脫如以齊衰師冕二章該一部論語此豈尋常之見雖朱子以其知仁便

是爲仁之說謂其一再轉而爲子韶象山然觀其
言灑掃應對上用工借命而不行于謁殆合二程
之學而一之者矣

游定夫

定夫名酢建陽人少時卽以文行知名老師宿儒咸
推先之伊川初見卽謂其資可與適道明道與共講
學時定夫欣然往受業得其微言後登進士近臣薦
爲太學錄遷博士以奉親不便乞外得知河陽縣時
范純仁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輒諮之後純仁移潁

昌府定夫自隨及純仁爲相復以爲太學博士徽宗
時擢監察御史歷知和舒濠三州定夫性穎悟有治
劇才德守粹然學問日進政事亦絶人時修本祀館
給事困於征調所至騷然定夫更數郡皆處之裕如
其不勞而事集定夫嘗言仁之爲仁得其本心而已
心之本體一耳非事事而爲之物物而愛之又非積
日累月而後可至也一日反本復常則萬物一體無
適而非仁矣

呂與叔嘗問先生謂吾丈既從二程子學後又從諸

禪游敢問所以不同定夫答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
深考往年嘗見伊川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
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其地方能辨其同異難以
口舌爭也晦菴嘗云程門高弟皆入禪學必程子嘗
初說得太高故其諸門人只掉見上一截少下面着
實功夫耳

學問之道無他只是見解要高明踐履要篤實耳
非高明不能崇效非篤實不能卑法吾人成位乎
中其道必由於此程子及門有入禪者朱子以爲
只爲說得太高恐少着實工夫定夫於禪學必嘗
親至其地而不徒以口舌爭則亦終不失爲程門
正學也

楊龜山

龜山名時字中立將樂人幼穎悟能屬文少長潛心
經史神宗時進士聞程氏二子講孔孟之學於河洛
士子翕然師之先生調官不赴以師禮見明道於潁
昌明道喜其易會相得甚歡歸時目送之有吾道南
矣之樂未幾明道卒先生設位哭寢門以書赴告同

學其後年四十又見伊川於洛儼事之伊川嘗瞑坐先生與定夫侍立至門外雪深尺許不去後歷知溯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諫垣薦之得荆州教授先生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多不遠千里從之游會有使高麗者其國主問先生安在時宰欲引為重名為著作郎及面對奏言堯舜允執厥中洪範言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皆由斯道神宗時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哲宗繼復至於徽宗又復舉哲宗

之政盡焚之以滅其迹自是分黨縉紳受禍今宜明詔有司條具祖法著為綱目宣於今者衆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一趨於中又嘗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徽宗除為邇英殿說書先生又言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除諫議大夫兼侍講時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先生極言其不可欽宗覽疏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先生又抗疏不報其後李綱罷太學諸生伏闕上書一時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

吳敏乞用先生以靖太學先生入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為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以逾卿遂以兼國子祭酒先生上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辟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長貳蓋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皆切齒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而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今日之禍實王安石有以啓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奸言變亂祖宗法

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蓋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如云陛下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而不為過曾不思堯舜土堦茅茨禹曰克勤於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竭天下力號為享上實安石之說有以啓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孰弊弊然以愛為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

怒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稱者未有忝不爲驕費不爲侈之說安石獨倡爲此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皆安石邪說之害也伏望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詞不爲學者之惑疏上遂降安石從祀之列時士子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而諫官馮澥獨主王氏力詆先生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旨罷學官並罷先生祭酒

先生疏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輩徽宗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先生四上章乞罷除給事中又除徽猷閣直學士先生力辭改除待制奉祠如故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除兼侍讀請修會計錄恤勤王之兵寬假言者連章乞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洞霄宮後告老本官致仕優遊林泉著書講學年八十三卒謚文靖

先生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者之態自不能形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其方者指以趣向無所隱匿在東郡時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先生及後渡江東南學者推爲程氏正宗與胡文定往來講論五峰仲素皆其弟子而朱文公張宣公之學得程氏之正者其源皆出於先生先生浮沉州縣四十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鎭之不可棄者有三經義辨語錄文集行世明弘治中封將樂伯從祀孔廟子廸力學通經亦嘗師事伊川

先生嘗言天理卽所謂命知命只事事循天理而已又言致知格物蓋言致知當極盡物理也理有不盡則天下之物皆足以亂吾之知期於意誠心正遠矣詳見語錄及余所輯師承錄中

先生在程門簡易平澹似人以和極似明道氣象至其居諫省則力詆王氏論列皆關世道則又甚似伊川人每以其晚年之出爲可議不知當時事勢已無可爲使先生之道若行亦必救得一半此胡文定與朱子所以深有取也觀其建言而闢新經之板罷荊公之配屹然爲吾道干城而閩中諸大儒皆自先生啓之程子於其歸時以爲吾道自此而南蓋已信之於早矣

呂與叔

與叔名大臨藍田人早學於橫渠後見二程而卒業以門蔭入仕不應舉或問故曰不敢掩祖宗之德也與叔嘗云性一也流形之分有剛柔明暗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以目而別色一居乎密室一居帷箔之下一居廣庭之中三人所見皆明各異豈目有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耳我心廣大如天地觀形骸之身不勝其小伊川嘗於著月窺之見其嚴然危坐謂其敦篤恭敬焉先生通大經而尤邃於禮每欲綴輯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爲空言以拂世矯俗嘗

作禮儀詩有禮儀三百復三千酬酢天機理必然之句又克己詩有云試於清夜深思省剖破藩籬即大家云云哲宗時以太學博選秘書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可爲講官未及用而卒朱子謂其氣質本是剛以涵養得到如此

與叔言性非有異以所見之昏明不同最是切當伊川謂其恭敬朱子信其涵養可以見與叔用力之深矣

尹彥明

彥明名焞洛人也少孤奉母以居年十七爲舉子時教授蘇昞一見遂大奇之謂曰子以狀元及第即學乎唯復科舉之外更有所謂學也彥明疑之往見伊川年十九應進士舉策問誅元祐黨籍彥明數日以此策士吾尚可以干祿乎不對而出以告伊川伊川曰子有母在彥明歸告其母母曰吾但知汝以善養不知以祿養伊川聞而賢之彥明於是終身不就舉欽宗初年种師道薦備勸講名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中丞呂好問舍人胡安國等合奏布衣尹

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爲師器識可以任
大近世招延之士無有出其右者既已宣召而命爲
處士以歸不爲時用殊非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明年
金人陷洛彥明闔門被害彥明死而復甦門人舁至
山谷乃免劉豫僭位禮聘彥明至脅以兵彥明逃去
奔蜀得伊川易傳於其門人所拜而受之至涪於伊
川故讀易處闢三畏齋以居學者多從其教侍讀范
公以彥明學有淵源內外淳備舉以自代特授左宣
教郎充崇政殿說書彥明以疾辭而敎名益力有司

日夕守促彥明以涪人立有伊川祠不忘師訓爲文
以告而後行過山康侯諸公既薦彥明甚力而司諫
陳公輔復上疏攻程氏學乞加屏絕彥明行至九江
奏言焞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焞
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於師者若舍其所學是
上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乞令自便訪求醫藥遂留
不進僕射張浚章薦彥明言其拒劉豫之節且其所
學有大過人者乞令守臣疾速津送彥明至闕門復
以疾辭帝亦謂其恬退詔以秘書郎兼崇政殿說書

趣起之彥明始入就職力疾赴講筵必欲以所言感
悟君意詔講尚書除左通直權禮部侍郎未幾又力
辭求去帝語參政劉大中曰尹焞未論所學淵源足
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足增重朝廷氣象乃
直徽猷閣留侍經筵資善堂朱震病亟舉彥明自代
宰相趙鼎亦力薦之乃除太常少卿兼職如故未幾
稱疾在告秦檜獨相專主和議彥明病中上疏力言
非禮經復仇之義又移書責秦檜檜大怒彥明上表
力陳當去之義請放歸田里檜見益銜之遂差提舉

江州太平觀彥明復引年請告以左奉議郎致仕年
七十二卒

彥明之學望聖人以爲趣玩味涵養加以踐履循循
有序終身從事而弗措生平莊敬篤實不欺暗室於
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己見於容貌詞氣之間
望而知爲有道之士當時學於程門者甚多求其質
直弘毅實體力行如彥明者蓋鮮嘗謂伊川成書易
傳而已讀易傳足知伊川之學故彥明亦不著書獨
奉詔解論語及門人問答傳於世其祭伊川文中有

云不辱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也蓋其生平只守伊川之說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故其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

彥明之師伊川也與河南張繹同時繹以高識彥明以篤行伊川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伊川沒後彥明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嘗有人問彥明如何是主一彥明曰只收斂身心便是

彥明嘗謂動靜只是一理陰陽死生亦然適聞寺鐘聲彥明曰譬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聞而喜曰且更涵養

彥明之學篤於實踐不爲虛語未嘗求人之知人亦莫能窺其蘊其於道也卓乎其不可及至於厤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驟而不動抱仁履義終其身而不悔

程門之士皆極天下之選而於彥明故稱之呂氏嘗謂學孔子自顏子始學顏子自程伯淳始而學程伯淳自尹彥明始故知孔子者莫如顏子知程子者莫如彥明也

嘗有學者問彥明今有南子可見乎彥明曰不可曰子學孔子者也何爲不可彥明曰某學未到磨不磷涅不緇處故不敢見其人曰此語破我數十年積疑彥明曰只恐出門後又疑了此可見彥明之自得處故凡學聖人必如彥明方切實彥明嘗有詩云能言未是難行得始爲難須是眞男子方能無厚顏當時新學旣興有言程頤倡爲異端尹焞張繹爲之左右者彥明遂不欲仕而名益盛德日成同門之士皆尊

與之尹氏之於程門猶聖門之得曾氏也

程門高弟多近禪而彥明獨守吾儒之正其信服伊川眞不啻顏曾之於孔子也觀其困苦備嘗終守師說至身經百折而不易眞可謂壁立千仞者矣

張思叔

思叔名繹河南壽安人家本甚微年長未知學爲人傭作見縣官傳呼道路問人何以得此人曰讀書所致耳卽發憤力學遂以文名預鄉里計偕既又謂科

舉之學不足爲嘗至僧寺見道楷而悅之將祝髮以
從事時周行已官河南謂之曰子他日俟程先生歸
可從之學無爲祝髮也會伊川自涪歸思叔往受業
伊川賞其穎悟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
忘喪其元之語慨然有自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學者
少能及之嘗自銘其座右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
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
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
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已出見惡如已
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爲
警

程門施教必以敬爲先思叔所銘十四語只是一
個誠敬耳人能體此何美不備正不必離日用動
靜出入起居而高談伭妙也思叔始以家微未學
一感憤而遂能文又自以爲不足爲其所志固不
小矣然非周君止其祝髮俟伊川歸而學之則程
門一人又焉得復爲聖賢之徒乎甚矣人之不可
自誤也伊川謂晚得二士蓋指思叔與彥明學者
可不自勵也哉

劉質夫

質夫名絢河南人自幼從明道學篤信而固守之明
道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之斯人之志吾無疑也以
祖父蔭爲壽安主簿移長子令督公逋如期而集迄
去不笞一人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稅纔一二質
夫力爭不得還其檄請易之富弼聞之歎其爲古縣
令其後大臣相繼以經明行修薦爲京兆府教授又
爲太學博士年四十三卒生平深於春秋作傳未就
病劇尚以例類質其父將終起自盥手足垂絕猶道
詩書語其力學也如此

又李端伯名籲洛陽人第進士爲秘書省校書郎與
劉絢才氣志尚頗相同伊川嘗稱二子可以大受亦
早卒伊川悼之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人視傚
而信從者二子有力焉

又譙天授名定學易自見乃謂之象以入後聞伊川
講道於洛遂棄其學而學嘗曰學所以明心禮所以
行敬明心則知性行敬則至誠孔門以博文約禮爲

人道樞要正在於此欽宗初年呂好問薦之召爲崇政殿說書以議不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右丞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維揚卹舍窶甚一中貴偶與之鄰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又以金委之而去卒袖而還之其自立之操如此帝將用之會金兵至復歸蜀愛青城之勝棲遯其中後不知所終蜀人稱之曰譙夫子指其地曰譙巖其易學得之伊川授之劉勉之胡憲而得其餘意者亦衆

程門高弟皆天下士其首稱者上蔡最醇者彥明

而龜山先生與定夫並列龜山天分尤高學力更至真合二程子而一之者觀其生平立言純乎明道而晚年再出所爲恰似伊川究其一傳而得仲素再傳而得延平三傳而得朱子也質夫端伯志行相同而年皆不永然質夫之志見信於明道端伯之力見悼於伊川則二子之所學可知若譙天授則尤精於易甘貧守道歸隱青城遂不知其所終眞確乎其不拔者哉

張橫渠

先生名載字子厚大梁人始就外傅時志氣慨不羣父迪爲涪州知州卽知虔奉父命早孤自立無所不學當仁宗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仲淹淹一見知爲遠器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初讀時猶未以爲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乃反而求之六經

先生未第時文彥博聞先生名行聘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

夕明道偕弟伊川至相與論易次日卽謝其徒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因撤坐輟講與二程共語道學之要乃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其舊學以從事

伊川作傳說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尚自以爲只說得一半今觀正蒙所著大易篇文義尚多未瑩究其間二程之論而卑比遂撤也然先生於二程爲表叔如此服善最不可及

先生教學者必以禮使先有所據守嘗自言吾十五

年學個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先生嘗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頑伊川以爲是啓爭端不若止曰東銘西銘嘗答先生書有云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蓋先生爲人謹嚴故有迫切氣象也

先生嘗謂某學來三十年作文字說義理其間有是者皆只是億中實不能自到比歲以來方似身入其中知其是美是善不肯復出也

先生嘗遇歲歉至人相食家人惡米不鑿將舂之先生亟止之曰餓殍盈野蔬食且自愧安忍有所擇乎甚或對案不食者數四

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已以感人人有未信反躬自治識與不識聞風而畏不敢一毫非義及之其家童子必使灑掃應對給侍長者以養其遜弟女子未嫁必使親祭祀納酒漿居常言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治喪輕重如禮家祭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人之信而

從者甚衆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所至之處必訪人才有可誨者必叮嚀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焉

先生登進士爲雲巖令大抵以敎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則具酒食召鄉里高年會於縣庭親爲勸酬使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敎誨子弟之意每有告誡恩文檄不能徧達必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閭里民有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事聞否聞之則已不則罪其受命者故

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與聞

如此爲令纔是爲民父母令皆如此自足追三代之風

神宗初大臣思有變更呂公著薦先生上即召見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爲對上說之許以大用他日執政語先生謂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先生言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能不能也執政默然後命案獄浙東明道上言張載經術德義

久爲士人師法近代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名對
必欲究觀其學業當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係教化
之本原關政治之大體者今以道德進而以獄吏之
事試之則抱道修潔之士益難自進矣
先生嘗有志三代之治謂治民先務必以經界爲急
講求法制要其可行嘗言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
言治皆苟而已

先生謁告西歸有田粗足歲計終日危坐一室左右
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
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少息學者有問多告以
智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又以
爲教必能養然後信故雖貧不能自給苟門人之無
力者疏糲亦必共之
先生之學全從刻苦中得手其於理一分殊所見
之到其見西銘一篇其談道論學妙義微言不一
而足真後起之曾子也至其居家之道敎人之法
爲治之方無一不歸誠實一路學者能師先生亦
可以爲全人矣

先生後十七世孫名能鱗號玉甲嘗督學江南余
以文字受一日之知後讀所刻儒宗理要一書所
以嘉惠後學者甚至又不止精於衡文士沐一時
之教矣
又張黃岳名習孔新安人家多積書幼孤貧乏一
意篤學力行順治己丑登進士累官至督學山東
後以憂歸旋請告就紫陽山中文公父子讀書處
與六邑名儒講肆發明性命道德生平著書甚多
其大易辨志自抒所見深得四聖之心於近思原

錄則有傳發明周張二程之奧年高臥榻猶著一
書二卷口授嗣子多前賢所未發子名潮名漸名
淳並承家學相與講求論著有康侯諸子之風余
所補輯朱子近思錄則首倡同志刊行茲其衛道
之心洵由先德哉

朱晦菴

先生名熹字元晦世婺源人居紫陽山下父韋齋公
名松字喬年弱冠擢進士歷司勳員外郎以不附和
議去國行誼爲學者所師先生甫能言父抱懷中指

上以示曰此天也先生即問云天之上何物父大異之幼即穎悟莊重就傅授孝經一閱即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與羣兒至沙上各以意爲戲先生獨端坐以指畫沙爲八卦少長厲志聖賢之學年十八貢於鄉高宗時中進士第博求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

自學之路一開天資在所不論矣乃以先生之英異如此而精思力行常若不及卒任孔孟之傳後世之禀異質者其可自負也哉

先生年十四時父病篤召至前而囑之曰胡籍溪劉白水劉屏山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我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先生即遵遺命奉三人而師之而猶覺行未盡也既舉進士爲泉州同安主簿時年二十四有延平李愿中其學出於羅仲素與先生父爲同門友先生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三載後復往請事延平嘗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益深

慈父之愛子也首當爲之擇師喬年公之命先生從三君子即程大中公命二子師濂溪意也乃先生於三子之外更求延平而尊奉之卒得其力稱爲恩深義重之師直與顏曾思孟周邵張程司馬配享孔子祀之竹林精舍能自得師則尤善體父志者哉

先生強志博見淩高厲空自受學於延平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先生學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自受學延平洞明道要專精致

誠剖微窮深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焉先生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全體大用兼綜條貫表裏精粗交底於極質之前聖而無疑垂之百世而無弊者也

先生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羣即屏山也因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屢空宴如日與諸生窮經論道士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士子號爲南州闕里云

先生始見延平嘗與說禪延平只說不是又疑延平理會此義未得再三質問延平爲人簡重却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從聖經中求義遂刻意經學日復一日漸覺有味回看釋氏之說乃知其非

先生從延平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延平歿後問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從而問焉論中庸之義三晝夜而不能合其後卒更定其說

未發之旨余嘗力求其說至於廢忘寢食久久遂入禪寂於世間事判然隔絕自念此豈吾儒誠正

修齊之道且每日之間自朝至暮焉得有一念不起之時即真能一念不起而死木槁灰又復何用只爲將未發看得太空失却感而遂通之妙後乃大悟即日用間常有未發於此存養乃見有體有用之學世人只爲務求高遠往往落事禪說而不知其有大不然者

先生嘗訪張南軒於長沙道經昭武謁學士黃中端莊靜重德容粹然先生自以温厚和平之氣不勝其麁厲猛起之心故先之以書請納再拜之禮晰見之其後南軒贈先生行詩有超然會太極之句先生答詩云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惟茲酬酢處特達見本根云云

先生見士習馳騖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先生嘗言學者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心術之害時永康陳亮自負霸王之略先生嘗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亮有書

來辨難數相往復極力開論雖不能改未嘗不心服焉

朋友乃是一倫所以貴乎忠告也以先生之道義固不難以此服同甫然今人之中求其自負而終服先生如同甫者亦不多得

先生爲同安簿時職兼學事即選邑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爲之表率日與講說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爲僧道者歷四年罷歸以養親講學爲急先生自歸幾二十年間關貧困不以屬心涵養充積理明

義精見之行事者益沛然而有餘
此時先生方強仕之年而其所造乃如此則其定
論果不待晩年矣
陸九淵嘗來謁先生請爲諸生說君子喻義章以爲
切中今時學者隱微深錮之病遂刻之石
朱陸之辨學者紛然只爲朱尚問學陸則專主德
性耳而義利之辨深中學者之弊朱子亦刻之石
然則學者未可一概非之也
新安俗尚鬼有所謂五通者衆人捧擁禍福立見居

民出門必祈禱而後行士人過者必以名紙稱門生
某謁先生歸里日宗人迫之先生不往是夜會族酒
中有灰乍飲遂動臟腑次日又有一蛇在階旁衆人
閧然以爲不謁神廟之故先生以爲臟腑是食物不
着之過莫枉五通中有一向學者亦勸先生從衆先
生以爲某幸歸此去祖墓甚邇若能爲禍請即葬某
祖墓之旁亦甚便云
先生嘗言人之死時其氣便散可見鬼神之所憑久
亦自散故廟有先甚靈應而後頹廢者愚人不知而

過爲崇奉則惑矣又嘗有巫人治鬼而鬼亦效巫人
所爲以敵之者先生以爲此只是後世人心奸狡故
感得鬼亦如是
末俗尚鬼狂惑難喻先生只是見得眞守得定故
死生不足以動之況區區之禍福哉
先生所居鄕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糴牟利細民強
傍動相賊殺先生嘗帥鄕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
不登人得安業至是乞推行之凶荒有備民獲其濟
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先生上封事略言聖躬雖未有

缺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
修攘之計不可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偏以疏舉
而本原之地不可不加之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
策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性情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
要又頗留意於老釋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
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
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
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
言今日之計不過修政事願罷和議爲修攘之計又

久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　斯民休戚係守令之
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而朝廷者又監司之本欲斯
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
復召入對先生首言陛下雖有生知之性而未嘗隨
事以觀理故事多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事多未
明是以舉措動涉疑貳聽納未免蔽欺治平之效所
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
過也末言古先聖王制禦敵人之道其本不在乎威
強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

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綱紀
又言今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
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政
之體况又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
又未能盡允於公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
威未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也不報
又言朝廷之綱紀願陛下濬諮左右勿與朝政其實
有勲庸應得褒賞者亦諮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
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張弛人才之進退則委之二

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循己見酌取公論奏而行
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
近習不得干與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益
得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
　先生前後奏章字字名言確有非漢唐名疏所
　及者聖君賢相自當知所採擇不必更有他求也
先生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再辭及梁克家相奏言
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孝宗曰熹安貧
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令入官先生以求退得進於義

未安再辭始拜命上欲獎用廉退以勵風俗叅政龔
茂良以先生進除秘書郎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
者先生即再辭及史浩再相除先生知南康軍先生
到郡愛民如己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奸豪侵擾細民
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皆斂戢值歲不
雨講求荒政全活甚衆先生在南康引進士子與之
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使守之
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竟日
乃返

爲治之道無多不過只是卹民造士兩事以先生
之實心行之何患厚生正德之難見也乎
孝宗嘗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先生時在南康
疏言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
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
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
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陛下所與親密謀議
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
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

之讜言而安於私褻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
利者文武褻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置淸
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賄賂則所盜者
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
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
望其風指其幸能自立者亦未嘗敢言以斥之其甚
畏公論者乃略能警逐其徒黨之一二而終不敢明
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
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

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
其柄蓋其所壞者非獨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
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安可得而恤財安可得而
理政何自而修士宇何自而可復耶云云上讀之大
怒先生因以疾請祠不報
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先生甚力時相
趙雄言今士好名陛下疾之愈深則人譽之愈衆無
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
否自見矣乃除先生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

救荒之勞除直秘閣是時王淮爲右相兼樞密使淮
問太子侍讀楊萬里以宰相先務里以人才對淮因
問其人里以先生及袁樞等對時浙東大饑淮因奏
改先生提舉浙東先生聞命即日單車就道乞奏事
之任入對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
事不幸其間不盡得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
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
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
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時聽外廷之論以陰察

此輩之負犯而摽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
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
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
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
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
志其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
既有所分陛下未及施其駕馭而已先墮其數中矣
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
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

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
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
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怨民愁盜賊間
作災異數見飢饉薦臻羣小相挻人人皆得滿其所
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顚乃獨受其弊云云
孝宗爲之動容奏凡七事所對奏劄皆自書以防宜
洩

先生提舉浙東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而蠲其征
及至客舟米已輻輳日與僚屬鈞訪民隱至廢寢食
分晝既定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
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一切所需皆
自賫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
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
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
利爲急凡丁錢和買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於民者
悉條而革之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有
短先生於上者謂其疏於爲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
事却有可觀

時唐仲友知台州與王淮同里爲姻家以吏部鄭丙
御史張大經交薦遷江西提刑未行而先生行部至
台州訟仲友者紛然先生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
以聞先生論愈力仲友亦自辨淮乃以先生章進呈
孝宗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
強官究實仍令先生速往旱傷州郡相視先生益上
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乃奪仲友新命以授先生
先生辭不拜遂乞奉祠歸後周必大相除先生提典
江西刑獄公事辭不許及淮罷相先生遂入奏首言

近年刑獄失當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
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
時內侍甘昇尚在用事先生方以爲言上曰昇爲德
壽所薦爲其有才先生言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
先生提典刑獄將復促奏事先生力疾入奏言陛下
即位二十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
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蠖伏之中虛明應物之
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歟天理未純是以爲善
不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

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朋分角立交戰於其
中故禮貌大臣非不優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
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謬得以久竊廊廟
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堲讒說
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仇恥而不免畏怯苟
安非不欲愛養生民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凡若此
者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察其
爲天理爲人欲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
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

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
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瑩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
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而無不如
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
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生平所學只此四字豈可回
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且曰久不見卿
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
乃除兵部郎
嘗促名具封事先生投匭以進謂天下大本在陛下

之心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紀綱
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而已一心正則
六事無有不正凡數千言夜漏下七刻孝宗已就寢
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崇政殿說書先生力辭
除秘閣修撰奉外祠
孝宗傳位於光宗尊孝宗爲壽皇聖帝先生再辭職
名降詔獎諭除江東轉運副使復以疾辭改知漳州
先生在漳州措畫大抵悉如南康時而用心尤苦猶
以徒費大農數十萬緡無以全活一路饑民自劾又

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其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奏言爲今之計惟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爲大禮之費與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且上及於國家也

又上時宰書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指之謀然民之與財孰重孰輕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耶

先生在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菴舍以居先生悉禁之而俗乃大變

先生在漳州會朝論欲行漳泉汀三州經界先生初仕同安已知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事宏擇人物以至弓量之法洞見本末遂疏其事上之且言必可行之說三將必至於不能行之說一蓋謂經界法行息爭止訟大爲民利而占田隱稅使漁貧弱者所不便及其宣德意揭之通衢則邦民鼓舞而豪右更爲異

議以沮之而經界竟報罷先生以言不用自劾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秘閣修撰詔論撰之職所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荊湖南路副使先生又辭會有使臣自金回言金人問先生安在乃差知潭州

光宗嘗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宮上憂之遂得心疾壽皇購藥作丸將以授上宦者遂訴於后后因請於上立嘉王爲太子而壽皇不許遂不朝壽皇先生草上封事欲以協兩宮之情言甚切直其後帝疾愈羣臣請朝壽皇重華宮不聽至有引裾泣諫

者史部尚書趙汝愚往復規諫而兩宮之情亦少通
及壽皇大漸詔嘉王擴往問疾壽皇崩帝稱疾不出
留正等請壽聖皇太后代行喪禮會帝臨朝忽仆地
趙汝愚因韓侂冑請以太后旨禪位嘉王乃詔王成
服卽位尊光宗爲太上皇帝
寧宗旣立名先生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先是黃裳
爲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
謝曰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須尋天下第一等
人光宗問誰裳以先生對且乞名爲宮僚又值講彭

龜年嘗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言毋不可制當制其
侍御之人王問此誰之說年以先生對王澂善之後
進講論必問先生說如何年亦每爲大臣言先生當
用然與其性剛恐入朝不合因有旨長沙巨屏得賢
爲重會洞獠擾屬郡先生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
飭令嚴武備戢奸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而
四方學者畢至
寧宗在潛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先生爲本宮講官
旣卽位以趙汝愚爲名先生赴行在奏事先生發長

沙門人請曰先生是行上虛心以待敢問其道何先
先生云今日之事非大更改不足以悅天意服人心
必有惡衣菲食卑宮之志不敢以天子之位爲樂庶
幾積誠盡孝默通潛格天人和同方可有爲然天下
無不可爲之時人主無不可進之善以天子之命召
藩臣當不俟駕而往吾知竭吾誠盡吾力爾外此非
吾所能計也
先生赴行在奏事言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
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

博選儒臣專意講學精求所以得親歡者爲建極導
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顧問
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謬所係非輕先生在道聞南
內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及入奏
首言天下之變有不可以常理處者太后躬定大策
陛下寅紹宏圖亦旣三月或反不能無疑於順逆名
實之際而禍亂之本又已潛伏可憂惟是陛下前日
初未嘗有求位之心今日未嘗有忽視之念則轉禍
爲福易危爲安豈可舍此而他求哉充吾未嘗求位

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
念則可以致吾温凊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
倫正大本立矣後面辭講職寧宗手御云卿經術淵
源正資勸講欠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朕崇儒重道
之意乃拜命兼實錄院同修撰
先生在經筵奏論爲學先後之道又勉上進德願陛
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本而玩經觀史親近儒
學益用力焉數名大臣切劘治道羣臣進對亦賜溫
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
以察其人才之邪正長短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
每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凡有可以開益聖德者必
罄竭無隱每講至數日輒復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
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看來緊要處只
在此先生以爲陛下指出此語正是聖學要領願推
之以見於實行則不患不爲堯舜之君一日講誠意
章至末云然此猶爲衆人言之也人君以一身托乎
兆民之上念慮之間一有不實不惟天下之人皆得
以議其後而禍亂乘之又將有不可遏者其爲可畏

又不止於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已也願陛下於此深
加省察實用工夫則天下幸甚先生知上有意於學
因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分不以寒暑雙單日
月諸假故並令早晚進講又乞置局看詳四方封事
皆從之又奏自漢文短喪天子遂無三年之禮壽皇
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可爲法程
又奏今日天下基本蓋出僖祖不宜毀撤僖宣廟室
更創別廟學士知禮者皆是先生
方寧宗之立韓侂胄知閤門事自謂有定策功居中
用事先生憂其害政數以爲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
年共論之在講筵復申論之御批憫卿耆艾恐難立
講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寧宗且力諫臺諫亦爭
留封章交上不可先生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縣
差遣除知江寧府先生辭仍乞遣還新舊職名詔依
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初趙汝愚既相收
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先生獨惕然以侂
胄用事爲憂既屢爲寧宗言又數以手書啓汝愚當
用厚賞酬其勞勿使得與朝政汝愚方謂其易制不

以爲意至是汝愚亦被誣逐而朝廷太權悉歸侂胄
寧宗二年沈繼祖誣先生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
元定亦送道州編管自先生去國侂胄勢益張劉德
秀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自此始
當龔茂良薦先生爲秘書時已有權倖乘間讒毀及
論唐仲友後鄭內上疏詆程學因以沮先生王淮又
擢陳賈爲監察首論近日縉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
假名以濟僞願擯棄勿用又先生除兵部郎時本部
林栗嘗與先生論易及西銘不合劾先生本無學術
徒竊張程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妄希
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上以栗言似過
留必大言先生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乃令依舊職提
刑江西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劾熹言無
一實而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又不獨熹往日王
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自此善良受禍何
所不有上詔謂熹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
其誠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
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

光宗初御史劉光祖乞禁譏議道學又廷試舉人婺
州王介策言道學乃今之君子正士正士之名不可
逐故設此名以一網去之天下以道學爲諱其何以
立國帝擢置第三由是道學之譏少沮
劉三傑以前御史論先生與汝愚劉光祖之徒僞黨
變爲逆黨右諫議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
神器命學士院草詔論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士之
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而先生日與諸
士講學竹林精舍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先生笑而
不答選人余嚞乞斬先生以絕僞學宰臣謝深甫抵
其書於地語同列曰元晦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
何罪乎事乃止又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陳康伯
之孫也與侂胄有姻連勸胄勿爲已甚胄意乃漸悔
而僞學之禁亦稍弛
先生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
卒爲權奸毀斥光宗時使命自金回云彼處問南朝
朱先生出處如何使者對以本朝見在擢用既歸白
堂乃得帥長沙之命其見重於外裔猶如此不識當

時在朝諸臣忌先生必欲害之爲快者其爲肺腸眞有不可解者矣

寧宗六年先生年七十一三月己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次夜復說西銘且言爲學之要惟事上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又次日改大學誠意章午刻暴下不能興尚以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黃幹等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次日諸生入問疾勉以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着足方有進步處又次日命移寢中堂正坐整

衣冠諸生復入問疾先生就枕誤觸巾目門人使正之揮婦女毋得近諸生揖退良久恬然而逝其後侂胄死詔賜寶謨閣直學士謚曰文理宗時追贈太師封信國公改徽國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七人列於從祀未報及元正視學手詔以周張二程及先生從祀孔廟其後元仁宗封先生父爲靖獻公又以周程張邵司馬朱子與張栻呂祖謙許衡並從祀孔廟明洪武初詔以先生書立於學宮命天下學者皆宗之先生長子埜天子在紹定中在爲吏部侍郎今新安考亭各世襲博士一員

先生嘗謂道統之傳散在方策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其於百家之支二氏之誕不憚深辨而力闢之所著書凡數十種皆行於世先生沒後朝廷以其學論庸孟訓說立於學宮儀禮經傳通解雖未脫藁亦在學宮平生爲文凡百卷生徒問答八十卷別錄更十卷

先生自少至老無一時一念不在於學故在羣儒

之中造道尤深而樹品尤峻其居官愛民秉道造士卓然莫並生平著述盈千累百而前後奏章詳明切至允爲千古獨絕其爲忠信進德修辭立誠者洵孔孟之後所僅見者矣先生嘗云孔子生天地間無事不理會過非具許大精神亦理會許多不得余謂朱子精神亦殆幾此觀其生平著述之富豈非古今未有此孔子集往聖之大成朱子亦集諸儒之大成也

朱子門人

蔡季通

季通名元定建陽人父神與公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季通曰此孔孟正脈也季通沉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啖薺讀書聞晦菴名往師之晦菴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之列四方來學者必使先從季通質正侍臣楊萬里等聯疏薦於朝召之堅以疾辭

季通子名沉字仲默自幼即服膺父教稍長從晦菴游年三十即屏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日曉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我欺也時韓侂胄禁偽學臺諫承風肆排擊然猶未敢忿言攻晦菴至沈繼祖劉三傑之徒連疏詆誣並及季通遂遠謫道州州縣捕甚急季通聞命不辭家即日就道晦菴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坐客興歎有泣下者季通言笑不異平時賦詩有曰執手笑相別毋為兒女悲晦菴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杖屨以行沉徒步三千里以從足為流血無幾微見於顏面道州在楚粤窮僻處山川風物慘悽悲涼父子相對獨以義理自怡悅季通沒於所沉復徒步護喪以歸有遺以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却之不忍以累其先也歸隱九峰當世名卿薦用不就遠近從者曰衆人稱九峰先生時有愛季通者謂宜謝却生徒季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來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子沉曰可謝客吾

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謚文節

季通於書無不讀於事無不究凡奇奧古書一過目輒解晦菴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凡疏釋四書及為易詩傳併通鑑綱目皆與季通參訂而啓蒙一書則屬季通起藁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所著書皆晦菴為之序季通嘗承其父志作律呂新書源流皆有成法晦菴嘗言神與博學強記高簡廓落易象地理無所不通教子不干利祿而開以聖賢之學志識高遠非人所及及菲晦菴詠之門精詣之識卓

絶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復可得見矣于
淵與沉並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沉又承父師之
託凜凜焉常若有負蓋沉潛反覆者數十年考訂諸
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之道聖賢之用心作書經
集傳謂帝王之治本於道帝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
則治與道可言矣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桀紂亡此
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
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耳作洪範皇極內篇書
傳頒行學宮明時追封崇安伯從祀孔廟

季通茹苦篤志以承家學而又開其子以聖賢之
道不干利祿所見何其卓也晦菴一見即以爲老
友相與共事卒之　竦遠竄至死不移父子同心
守正安義眞可謂百鍊之鋼不愧於父師者矣九
峰著書垂光奕世西山遺墨蓋俱巍然天際哉

黃勉齋

勉齋名榦字直卿閩縣人父瑀高宗時爲監察御史
以篤行直道著聞父歿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
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晦菴
直卿見晦菴夜不設榻衣不解帶倚則一倚或至達
曙晦菴謂其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因妻以女又
言其明睿端莊造詣純篤張南軒亡晦菴謂吾道益
孤所望於直卿者不輕寧宗即位晦菴命先生奉表
補將仕郎授迪功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於墓廬者
甚衆竹林精舍成晦菴遺直卿書有他時便可請代
講席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直卿稿成晦菴見
而喜謂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
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做此更定後晦菴病革以深衣

及所著書授之與之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
晦菴既沒直卿心喪畢調監嘉興石門酒庫吳帥雅
薦直卿訪以兵事辟兼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款力
爭江西提舉辟爲臨川令歲旱勸糴捕蝗極其力改
知新淦縣吏民習知直卿臨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
行太守薦擢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鞫和州
疑獄直卿委曲審問卒得其情尋知漢陽軍值歲饑
糴客米發常平以賑制置司下令欲移米軍糶而禁
其糶直卿報以乞候某罷然後施行因援鄂州例告

羅於制司荒政具舉夯郡饑民輻湊直卿惠撫均一旣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民大感悅又即郡治後鳳棲山爲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尋以病乞主管武夷冲佑觀後起知安慶府至則治邊多警民情震懼直卿請於朝創郡城以備戰守不俟報即日興工通役二萬人日以五鼓坐於堂役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其合當更代者合算幾日錢米各受命畢乃治府事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督視城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城旣成會

上元張燈日士民扶老攜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者二子輿之諸孫隨從至府致謝直卿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爾太守之賜非所欲也不受而去是歲大旱直卿祈之即雨或晨興登郡圃望灊山再拜雨即至後黃州諸關皆破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患舒人德之輿相謂曰不殘于寇不溺于水生汝我者黃父也

時制置李珏辟直卿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旣而朝命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禀議直卿移書於珏語甚切直而其時幕府皆輕儇浮薄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裨心皆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直卿知其不足與共事再辭和州之命閉閤謝客宴樂不與復書以告珏謂向者輕信人言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老幼俘擄殺戮五六千人竊意言旋必痛自責求箴吾失日與僚屬及四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爲後圖今歸已五日但聞宴賞牡丹日用妓

樂總運請宴僚屬亦然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視牡丹之紅豔豈不思邊庭之血流聽管絃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號慟觀棟宇之恢弘豈不思士卒之暴露享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餓敵國深侵宇內騷動主上聽朝不怡大臣不知所出尚書得不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日之報又至欲以十六縣衆攻侵五關一縣五千爲率則有八萬之衆吾守關者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五關失守則蘄黃不保而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

有所施設何聊言益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加詆排
其後光黃蘄地果皆繼失如直卿言因力辭請祠入
廬山訪故友李燔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俯仰晦菴
師之舊跡講乾坤之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士皆來
集直卿編禮著書日與諸士講論經理亹亹不倦諸
生朝夕質疑請益如晦菴時焉直卿嘗曰道之正統
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
能使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
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

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

勉齋得晦菴正傳其學一以檢點身心存理去欲
爲主而居官任事又復斂幹具體用兼全之士晦
菴於將沒之際諄諄以斯道託之豈非信之深而
倚之重也乎

李敬子

敬子名燔建昌人光宗初年進士授岳州教授先往
建陽從晦菴學晦菴告以曾子弘毅之語因以弘名
其齋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
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之因即武學諸生內擬其文
振而識高者改襄陽府教授復往見晦菴晦菴語人
曰燔進學可畏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凡
諸生未達者先令訪敬子俟有所發乃從晦菴折衷
諸生皆畏服敬子嘗言凡人不待仕宦有職事方爲
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也又言仕宦至
卿相不可失寒素體晦菴沒時學禁甚嚴敬子率同
門往會葬不少怵焉

以九江守薦名爲都堂審察再名再辭郡守請爲白

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除大理司直尋差江西運司
幹辦公事洞寇作亂敬子請自往駐兵萬安易罷無
良分兵守險且馳檄士諭以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漕
司以十四界會子行價日損乃視民稅產物力各藏
會子若干官爲封識不時點閱與增其價慢令者黥
籍敬子與學錄李誠之力爭不能止又入劄爭之漕
司乃勉禁改通判潭州眞德秀爲長沙帥一府之事
咸諮敬子數月辭歸時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敬子
以爲三綱所關自此爲僻不復出理宗嘗論及當時

高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敬子對且曰朱子高弟經術行義亞於黃榦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帝然其言九江蔡念成稱敬子心事有如秋月年七十卒謚文定

教士文武兼造所見最長既以弘自期而又處事不苟隨力到處即爲功業且寇亂即以身往漕禁必請立弛玄西山之府事咸諮也至於朝綱既鉠爲辟力辭君子見幾心事眞同秋月矣

張元德

元德名洽臨江人少穎異從朱晦菴學博極羣書嘗取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之語爲窮理之要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指歸晦菴嘉其篤志元德自少時即用力於敬以主一名齋著有春秋傳註左氏蒙求等書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爲則勇不可奪嘗倣晦菴行社倉法鄉人德之後中第授松滋尉時湖右經界不正元德請行推排之法令委元德吏姦無所匿攺袁州司理參軍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有兄弟訟財者元德諭之曰官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訟者感悟黠盜聞之亦自伏又嘗知永新縣湖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懼元德單騎往乘寇未至延見隅官諭以利害而犒之又結約土豪得其歡心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以薦通判池州歲大旱禱弗應因言於提點辨究獄白守竟從科三日乃大雨後從其請與祠袁甫提刑江東以白鹿書院廢弛招元德爲長元德曰是先師跡也其可辭後名都堂審察不赴除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欲以說書待元德固辭後以疾致仕

思以窮理敬以用力而又見義勇爲學者大端盡此矣至於息兄弟之爭而黠盜亦從而感化非積誠而能之乎白鹿院長爲師與廢洵朱子之徒也哉

陳安卿

安卿名淳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謂此非聖賢事也因授以近思錄安卿讀而學之盡棄其舊業及晦菴來守其鄉遂請受教晦菴語人曰吾南來喜得陳淳由是所聞皆切要語及晦菴卒追思

御教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其語學者有曰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須萬理明徹然後可以語孔孟之學明三代法度通之於今而無不安然後可以語王佐事業以天理人欲分數驗賓主進退之機以好好色惡惡臭為天理強弱之證此皆切中學者膏肓而示之以標的者也安卿性至孝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喪之無歸者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

造廬請問尊宗時待試中都歸過嚴陵郡守率僚屬延請郡庠安卿歎學問無源至用禪家宗旨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為四章以示學者所著有語孟學庸口義等書

孟子之時異端在吾儒之外為我兼愛偏而不可行此入其中者所以久久必逃也後世則吾儒之內反為異說所侵而附會之非有真知實見未易辨其是非也安卿既聞切要於晦翁而又痛自裁抑讀書格物以求聖學之真王道之正觀其示學者之四章真可謂吾道之標的矣

李公晦

公晦名方子邵武人端謹純篤初見晦菴晦菴謂之曰觀子為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方子遂以果名其齋嘗曰吾於學問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漬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時真德秀為郡守以師友禮之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廊乃除方子曰以書通是求也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

錄已而將遷入宮僚方子不肯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彌遠曰此德秀黨也使宰臣劾罷之其卒也天子憫之予一子恩澤

惟有見於大本不為物欲所漬故其於廊廟也不肯以書通雖宮僚之遷不肯少貶以求合果齋之名允稱不愧

黃商伯

商伯名灝都昌人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晦菴守南康時執弟子禮及登進士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以興

學校崇教化爲務薦除登聞鼓院光宗時由知常州
提舉本路常平時莩殣盈野至食其子而州縣方督
促逋欠商伯慨然有旨停閣夏税遂奏乞併閣秋苗
不俟報輒行之言者罪其專移府筠州已而復論命
止削兩秩而從其蠲閣之請後起至廣東提點刑獄
告老不赴晦菴沒時黨禁方厲商伯單車往赴徘徊
不忍去焉

遇莩殣食子之慘而猶然督逋此吏之自云稱職
者乃夏税已停而併請秋税且不俟報而輒行雖
以爲專不䘏也如此愛民安得不感動上心可見
人主之意無不可回者只恐人之惟知一官耳

廖子晦

子晦名德明南劍人受業於晦菴晦菴言其學有根
據爲政能舉先王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固
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爲者孝宗初時進士
知莆田縣有勢家欲取邑地廣其居子晦不可守會
倅陰論之子晦曰太守乃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
地與人者守乃慙服累官有聲遷廣東提點刑獄彈
劾不避權要歲嘗薦士例貴多以書托之子晦曰此
國家公器也還其書封不啓有鄉人爲主簿子晦以
其能薦之會子晦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假富人觴
豆甚盛子晦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必貪也於是追
還薦章時盜陷桂陽迫韶州子晦遣將馳擊親持小
麾督戰大敗之乃公戍守遠斥堠明賞罰布威信部
遂晏然如平時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
子晦初爲潯州教授爲學者講授聖賢心學手植三
柏於中庭潯士愛之如甘棠焉在南粵時立師悟堂
刻文公家禮及程氏諸書遠近化之嘗語人以仕學
之要曰某自始仕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
而已

太守爲天子守土不得以地媚權要且以薦士爲
公器不肯啓私封所守嚴正如此真能直道而行
者至於觴豆之盛疑簿爲貪追還薦章愈形其直
矣

葉知道

知道名味道溫州人師事晦菴試禮部第一時禁僞

學味道對策率本伊川無所避胡紘知舉謂此必僞
徒黜之味道復從晦菴於武夷山中學禁開乃登第
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晦菴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
以味道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對言人
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
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授太
學博士兼崇政說書時京方用師廷臣邊聞交進機
會之說味道言今科配日繁餽餉日迫民一不堪命
則禍變立見是先揺其本無益於外也遷秘書至著

作佐郎後卒帝出内帑賻其喪升一官任其後乃故
事所未有者

胥時禁而對策究復部試第一可見公道自不終
泯也至於堅志氣謹幾微以人主務學爲天下之
福民不堪命則禍變立見居要之言可多得哉

輔漢卿

漢卿名廣爲人淳謹勁恪晦菴常言其身在都城俗
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能味同
門之士鮮見其比云

處詭之學固無當於身心若俗學則日逐逐於聲
利之場其爲人心之害者多矣晦菴門下不減二
程而所列多人勉齋最爲師之所託果得何基王
栢而開仁山白雲之先所傳不亦遠哉季通父子
自折不回卒以家學著於書傳且與學經同其不
朽此外並皆實心實事修己治人炳炳麟麟同門
照耀盛何如也漢卿於事無多見然觀晦翁所言
不亦可思其卓然高致也哉

希賢錄卷之三終

希賢錄卷之四

江都後學朱顯祖雪鴻輯　男渶　孫徽較

姪淄　姪孫柯重訂

邵堯夫

先生名雍其先范陽人因葬其親伊水上遂為河南人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及居喪日學於百源山中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于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

齊魯客梁晉久之幡然而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始有定居之意

人之學力未有不從堅苦刻厲中得者先生之用工如此所以卒有得於道而於天地陰陽身心性命之理浩然通貫於心乃明道以為天資自美非學之功豈非謂其學已造化非下學之所得而幾也歟

先是進士李之才虔師穆伯長穆性嚴寡合才事之益謹卒能受其易學嘗為共城令先生在百源時之才自造其廬問何所學曰學為科舉進取耳之才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先生皆以為未知願受其教師事之甚謹於是先授以春秋然後授易先生既受河圖洛書羲文圖象探賾索隱洞徹蘊奧多所自得焉

易道行乎天地之中高卑上下晝夜寒暑人物事為無往不在自羲皇始畫後得文周孔子遞為發明遂無遺蘊而其理則盡寓於圖象相傳圖象授自希夷始周子太極圖之所自來而先生之攻苦

於百源者亦可想見其所用力之處矣

先生嘗有三惑詩云老而不欲是一惑安而不樂是一惑閒而不清是一惑三者之惑自戕賊

此三惑者只是一惑蓋為此心此身不知所止一味馳求至老猶不肯歇則其一生憂慮擾攘安得有安樂清閒之日耶是其戕賊總由於自不返之自而歎老嗟卑怨尤交作誰任其咎也

又有四喜詩謂一喜長年為壽域二喜豐年為樂國三喜清閒為福德四喜安康為福力

人生一切受用皆在自己心性若舍目前現在而
更求壽域等件則失之遠而終不可得矣
又有林下局事吟云閒人那也有官守官守一身四
事有一事承曉露看花一事迎曉風觀柳一事對皓
月吟詩一事留佳賓飲酒從事於茲二十年欲求同
列誰能否
右此原非判然四件事又皆甚容易事而卒無有
同之者蓋此原非閒閒過日正是簞瓢陋巷舍之
則藏顏子之不改其樂庶幾孔子者在此

先生生平時有四不出大寒大暑大雨大風也會有
四不赴公會生會廣會醉會也嘗見於詩謂無貴無
賤無固無必身安心逸者蓋三十年云
世人只爲勞勞名利故風雨寒暑不肯稍休以至
宴會頻煩厭飫苦惱身心勞瘁曾無旦夕之安昔
東坡以唐子西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之言因
以七十年爲百四十余則謂若先生之三十年雖
彭齡八百未足以擬之也
先生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游城中毋出乘小車

一人挽之隨意所適士大夫家聽其車音例屣迎致
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或經月忘返至有別作
一屋如先生居以候其至者先生性雖高簡而與人
言必依孝弟忠信樂道人善而未嘗及其惡過人無
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
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所以厚風
俗而成就人材者厥功多矣
晦庵解君子所過者化謂身所經歷處即人无不
化此事自古爲難若先生者庶幾

先生與富鄭公早相知後公入相謂門下士田棐曰
爲我問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不則命爲處士以遂
隱居之志先生以詩謝之有曰若進豈能禁吏責既
閒安更用名爲然公意終不能忘乃因明堂祫享赦
詔令天下舉遺逸意河南必以先生應乃時尹洛者
以兩府禮名見先生不屈遂以他人應公奏乞再舉
王拱辰乃以先生應除試將作監先生不起而公亦
以憂去後復詔舉遺逸呂誨等皆薦先生除秘書省
校書郎潁川團練推官先生辭不許仰引疾不起嘗

有詩答鄉人曰幸逢堯舜爲眞主且放巢由作外臣云云先生旣辭命始爲隱者之服烏帽緇褐雖見卿相不易溫公旣見事先生而二人純德尤爲鄉里向慕父子兄弟毋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公與邵先生知也溫公嘗依禮記製深衣冠簪幅巾紳帶毋退朝入獨樂園則衣之嘗問先生衣此否先生曰某爲今人當服今人之服公歎其言之合理

衣製隨時姑爲當禮於此知心齋初年之虞冠萊服多未化也

富公旣得請歸洛養疾築第天津與先生相近謂自此可時相招矣先生言某冬夏不出春秋時過親舊間公相招未必來不招或自至

此先生之舉動自由處時富公方謝客獨戒其子曰先生來不以時見其相契如此眞所謂道義交也

富鄭公司馬公呂申公諸賢退居洛中雅敬先生恒相游樂爲市園宅先生歲時耕稼僅給衣食淡然自足嘗自爲無名公傳畧曰始年十歲求學於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滓十去一二矣二十時求學於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滓十去三四矣三十求學於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滓十去五六四十求學於古人遂盡古人之情已之滓十去七八五十求學於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滓无得而去矣始而人疑其僻斯人善與人羣安得謂之僻旣而人疑其泛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有體而無迹有用而无心人告以修福則曰未嘗爲不善告以禳災則曰未嘗妄祭性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

微醺而罷所寢之室命爲安樂窩不求過美惟求冬煖夏涼遇睡則思就枕故其詩曰墻高於肩室大如斗布被煖餘藜羹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洽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急合故其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无賤無貧無富无貴無將无迎无拘無忌聞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言人惡未嘗和聞言人之善則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

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
之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求於人人有所饋雖寡必
受故其詩曰窮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肝
肺朝廷授之官雖不强免亦不强起晚有二子教之
仁義授之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挂一言舉世尚奇
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
戶庭直游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
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无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
物无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

義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
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昇平不爲不偶
七十康强不爲不壽云云
如此一傳乃是先生自寫行狀併行樂圖語語逼
眞千載後讀之猶如親見其人也
伊川嘗於春日同張子堅來訪先生先生率同天門
街看花伊川辭曰平生未嘗看花先生曰何傷物物
皆有至理可以觀造化之妙伊川乃願從
上蔡謗博史書明道以爲玩物喪志伊川於花不

看先生以爲可觀至理此等見地非可與淺學人
言也
先生毋遇小疾自言得有客對話不自覺其疾之去
體學者從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問與相知深
者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焉
先生講學於家未嘗强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
化之遠近尊之士人過洛有不之公府而之先生之
廬者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
修防畛正而不諒和而不流清明坦蕩洞徹中外接

人无貴賤親疎之間羣居燕飲笑語終日若不甚異
於人顧其所樂不同耳
時有厭拘謹而樂舒放惡精詳而喜簡便者自謂募
堯夫爲人晦庵言邵子胸中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
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箇甚便
敢如此嘗有人問晦庵康節心胸如此廣大如此快
活如何得似他晦庵曰他是甚樣做工夫
先生之學推服於晦庵若此益可見以爲天資自
美非學之力者明道之言當善體會也

一日司馬公薄暮見先生曰明日僧修順堂說法富公晦叔欲偕往聽晦叔已不可勸富公果往於理未便先後進不敢言先生盡止之先生恨聞之晚明日富公果欲往先生因見富公曰聞上欲用裴晉公禮起公公笑曰先生謂某衰病能起否先生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无乃不可乎公驚曰某未之思也

大臣舉動風化攸關先生一言而救富公之失其愛人以德也如此

神宗時新法初行天下騷然先生閒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欲投劾歸去以書問先生先生曰此正賢者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天下无不可為之時孔孟所以周流傳食於春秋戰國也有先生之學識何安石之能礙乎

富公一日見先生有憂色問曰先生度某之憂安在先生云豈以安石罷相而惠卿參政其凶暴將過安石乎公曰然先生謂公无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勢利相敵將自為讐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公謂先生識慮絕人

小人市腸求進則先意逢迎得志則反戈傾軋自是必至之情惟先覺者能見之早

韓魏公有客入洛見先生出公送行詩顏體大書字極奇偉先生言少時亦嘗喜作大字李挺之謂有妨學道故嘗有詩曰憶昔初書大字時學人飲酒與吟詩若非益友揮金石四十五年成一非

字學始於羲皇一畫龍文鳥跡蝌斗蟲魚遞衍至今無美不臻无遠不到眞神物也乃挺之謂有妨學道蓋為世之人一意求工者發耳明道以為非要字好只此是學余以為即要字好亦自不妨蓋心正則筆正內外原自合也嘗見晦庵先生墨蹟爲讀道書五首字徑二寸渾樸奇老如對鼎彝好友世藏欲以貽我我不忍奪其所愛遂辭之後乃淪於兵火使其猶存豈不令人如見晦翁乎況先生又未嘗不喜飲酒吟詩乃與初書大字類舉者想亦謂其志專在此故未免即於非耳

先生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乎其順浩乎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安貧樂道未嘗作皺眉事嘗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杯微醺便止不使至醉嘗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燮理飲无多少係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

先生之學眞體易而眞有得者貧居養親讀書寝坐素位之樂誰復加之生平未嘗作皺眉事眉之

不皺非可强也心之廣者爲之耳至於晡時微醺康濟自身是又眞能燮理眞有經綸者蓋修己安民原是一事自已一身不能康濟而言利民阜物吾見其舛矣況又居經綸燮理之地而但知自奉其身也乎

先生於書無不讀著有皇極經世六十卷其爲詩也平易而造於理有擊壤集二十卷生平智慮絕人遇事輒能前知伊川謂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其超詣絕識務高其所爲至謂其有玩世之意又謂其於凡物聲氣之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於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先生之言先之蓋未必然也觀伊川答見以道書云頤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餘年於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於此可以知先生矣

堯夫數學相傳久矣然其得理既深則數學有不足言者觀伊川與先生言雷起事亦何嘗不謂先生之數推而云未嘗一字及數者既以見先生之不在於此亦以自見其不惑乎此也

英宗時先生嘗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无杜鵑今始有之天下自此多事矣客問何以知此先生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地氣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春秋書六鷁退飛及鸜鵒來巢皆氣使之也不一二年上用南人作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而北南方疾病瘴瘧之類北人皆苦之矣神宗初相王安石其言果驗

中庸言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亦因蓍龜四體先生

旣有萬物一體之學自然感物而知咩彼洮見之人必以此訝先生之數矣

富公以先生年高勸學修養先生以不能學人胡亂走謝之

孔曰修身孟曰養性此吾儒之正道古人十五入大學即從事於誠正修者此也若因年老而學修養與學之所謂修養豈吾儒順受之正乎

熙寧十年夏先生感微疾氣益耗而神益明笑謂司馬公曰雍欲觀化一巡公曰未應至此先生笑曰此

亦常事張子來問疾請以命推先生曰世俗所謂命吾不知也若天命則已知之矣張子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伊川謂先生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先生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自无着身處況能使人行也疾且革伊川又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為力願自主張先生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无可主張至七月四日大書詩一章曰生於太平世死於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无愧是夜五更卒子伯溫請明道為之誌畧謂先生之學安而且成志豪力雄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云云

韓維為先生請謚於朝太常博士歐陽棐議曰雍少篤學有大志久而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為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无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而未嘗以自名其學淳一而不雜平易渾大不見圭角益其自得深矣按謚法溫良好

樂曰康能固所守曰節謚曰康節先生咸淳初從祀孔廟

二程嘗侍其父大中公訪先生於天津之廬先生携酒飲月陂上歡甚語其生平學術出處之大致明道悵然謂門人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无所用於世門人曰所言何如明道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明道嘗稱世之信道篤而不惑異端者洛之堯夫秦之子厚而已又嘗言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

厚郡堯夫司馬君實君實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堯夫之坦夷無思慮紛擾之患亦是天資自美皆非學之功

溫公嘗解中庸以有疑而止又欲常念一中字固是學力未至然觀其爲人則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者至於先生天分固高然其在百源山中用工特苦其得於易也安得謂非學之力又以先生與橫渠同爲信道之篤而不惑於異端余謂其間亦自有不同處識者當自知之

先生子伯溫字子文入聞父教出而司馬公與二程子輩亦皆屈名位與爲再世交故所聞日博尤熟當世之務以薦授大名府教授調縣尉蔡確罷相時邢恕亦被黜移知河陽聞道謫確謀定策事恕出司馬公之門又與公子康同登第是時康方服除詣闕恕乃約會於河陽伯溫止康曰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從之必爲異日悔既而恕果勸康作書稱確有定策功且爲他日全身保家計康既如其請適有以諫議召者恕亦要之論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爲證諫議不悅會有奏確詩涉朝政者諫議遂與同官共請誅確且論恕罪並及康始悔不用伯溫言及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大防言康素謂伯溫可託請召爲西京教授以教之伯溫既至則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因力學不懈卒以有立

章惇嘗事先生復爲相與伯溫論先生之學曰豈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之理盡矣苟其信也則人之譽怨可忘是時

惇方興黨獄故伯溫以此諷之惇嘗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當赴吏部選伊川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地下乎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執政惇猶薦之於朝而伯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使監永興軍鑄錢既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實以避惇也

徽宗即位以日食求言伯溫上書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別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後由主管永興軍萬貫爲宣撫使士大

夫爭出其門伯溫聞其來出他州避之嘗註皇極經世曰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極至正之謂經至變之謂世大中至正應變無方之謂道云云年七十八卒趙鼎少從伯溫游及爲相乞行追錄贈秘閣修撰且爲之表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溫之出處焉元祐紹聖皆哲宗號崇寧徽宗號也

先生嘗語伯溫曰世行亂蜀安稍可寧居及徽宗末伯溫使蜀載其家以行以故得免於難

觀伯溫之事與言纔是先生之肖子至於使蜀一事固是先生先見然以道行純備如先生則天必有以啓之非術數之所及也

當後周時有陳希夷先生名摶字圖南亳州人隱居華山多閉門獨臥相傳嘗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至闕下問以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爲天下君當以蒼生爲念豈宜留意於爲金世宗不悅放還山宋太宗即位再召至宰相宋琪等問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練養之說皆所不知然正使白日昇天亦何益於人世聖上有道仁聖之主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修練无以加此上聞其言甚喜因問堯舜之爲天下今可致否對曰堯舜土階茅茨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清淨爲治即今之堯舜也希夷之言如此則其學術可知希夷先生蓋其賜號晦菴云世但以圖南爲學神仙術非知圖南者也圖南之傳直至康節而張敬夫又謂濂溪始學陳希夷今周易前所載伏羲四圖傳爲邵氏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

長伯長得之陳希夷乃先天之學今濂溪所著太極圖正以發明此理即謂邵氏之學所自來而濂谿之學亦由於此亦何不可者總之天下其大古今甚遠而學脉只有一真果有合於其真正不必過爲之分辨耳

堯夫先生以振古豪傑之資備內聖外王之道既汪洋而浩大又復純而不雜上蔡乃謂其於聖門下學上達之事更不施工不知先生之用工有甚深而未易測者觀其在百源山中不爐不扇夜不

就膺堅苦刻厲者數年其用工也如此所以見得
天地運行萬物消長之理故其經世之學只在日
用尋常處做見得天地間水流山峙動植飛潛莫
非吾事惟有以體之則觸處呈露莫非妙道精義
之發聖門惟曾點有此氣象曾點无有顏堅苦之
工故雖嘗見與於聖人而終不免為狂者堯夫有
數年不輟之力故即未嘗著之功業而卒成其為
大儒朱子謂邵子妙達天人之蘊其知之者微矣

司馬溫公

公名光字君實陜州夏縣人生七歲凜然如成人嘗
與羣兒戲庭下一兒登甕失足墮水中衆驚棄去公
獨持石破其甕兒得不死仁宗初時公甫冠即登進
士歷官直秘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先
生言真偽不可知且非自至不足為瑞請却之
公性禀樸實弱冠登第赴宴獨不簪花衆以君賜
為言始簪其一觀其請却異獸早見所持之正矣
仁宗時日食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乃食四分而雨
羣臣欲援例稱賀公言日之所照周徧中外雲之所
蔽止於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陰邪所蔽
災愿甚明天下皆知而朝廷猶不知也食不滿分乃
曆官術數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為賀帝從之
日之光照萬方豈有雨偏天下之理援例稱賀最
為可笑公之所論既正其見從也宜矣
公知諫院上三劄一論心術之要曰人君大德有三
曰仁曰明曰武仁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
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明非煩苛伺察之謂
也知道誼識安危别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武非

強暴亢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
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仁而不明猶有良田不能耕明
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武而不仁猶知穫而
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矣一論致治之道有
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之御羣臣也累日月
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其賢愚
而躋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能否而居重職又採
名而不採實誅文而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
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

世類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
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畧者爲將帥有功則增秩
加賞而勿徙其官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
是而朝廷不尊庶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外不服臣請
伏面欺之罪其三論養兵務精不務多又言赦書宜
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
又進五規一曰保業畧言天下重器得之至艱而守
之至難王者始受天命時天下人皆我比肩相與竭
智力而爭之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斯

不亦得之艱乎及夫羣雄已服衆心已定常人之性
皆謂子孫萬世如泰山於是驕惰之情生黷武窮奢
一旦渙然四方糜潰如秦隋之季斯不亦守之難乎
二曰惜時畧言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
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聖人當國家隆盛之
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聞而永久无彊三曰遠
謀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國家閒暇無災害時也徹彼
桑土言貴於隱微綢繆牖戶修整其政治也四曰謹
微畧言宴安怠惰肇荒淫之根奇巧珍玩發奢侈之

漸甘言卑辭啓僥倖之路附耳屛語開讒賊之門不
惜名器導僭逼之原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
者其初甚微而日滋月益遂至深固知此而革之則
用力百倍五曰務實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
國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
上下親遠近樂之實也决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
奸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
量材能課功過審官之實也詢安危防治亂納諫之
實也選勇果習戰鬬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文雖盛

美無益也帝深納之
公所上劄子中言仁明武及任官賞罰至英宗時
復言之且謂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事獻平生力
學所得盡在是言言實際一一可見諸施行仁
宗深納之君臣可謂一心一德後之大臣雖多獻
納要无可以易此
仁宗春秋高且疾不能御殿平章事韓琦請擇宗室
之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以後宮將有就館者且
姑待之御史中丞包拯言太子天下根本根本不立

其禍孰大帝問卿欲誰立拯曰臣乞豫建太子爲宗
廟萬世計耳臣今七十且无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
徐當議之公方通判并州聞而繼之疏凡三上且貽
書勸諫官范鎮力爭及公知諫院首言臣昔所言三
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爲選宗室
爲繼嗣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對曰臣言
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何害古今皆有之帝
既感悟然不欲言人知曰送中書行公見韓琦等曰
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

嗣則天下莫敢違諸公皆拱手曰敢不盡力議遂定
命立濮王子宗實爲皇子進公知制誥固辭改天章
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公言陵遲之
漸不可不正焉

　仁宗未有嗣勸早爲國本之計此事之最要者至
　皇子既立而更防陵遲之漸益見所慮之遠

英宗繼立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
莫敢先公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
親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
其尊榮譙國襄國二夫人仙遊並稱太夫人議上與
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被斥公乞留之不得
請與俱貶焉

　爲人後不顧私親固是必然之理然於本生之恩
　恝然不顧則亦豈爲當然之道如公之議王稱皇
　伯官極尊榮兩國並稱太夫人則亦允爲宜稱乃
　歐陽公爲參政引喪服大記之文以爲爲人後者
　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又禮
　无加爵之道以致議久未定後太后下手詔稱濮

　王爲親立園廟而謫侍御史呂誨范純仁呂大防
　等公之先議既正後不見用即願與力爭者同貶
　可以見公毅然之槩矣

先是仁宗未有嗣養二子宮中已屬意於帝而內侍
任守忠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
以其誕語交搆兩宮公知諫院首論守忠離間之罪
乃國大賊乞斬都市呂誨亦有疏論帝納其言謫公
即坐政事堂出空頭勑一道名守忠至庭下數其死
罪填勑責蘄州安置即刻押行蓋恐少緩或中變也

守忠之黨悉竄南方中外快之帝初因內侍讒間憂
疑致疾賴宰相韓琦歐陽修調護而安公即上言先
帝時無事常開講筵今陛下始初清明宜親近儒臣
講求治道

從來內侍勠忠者固亦有之而希圖福利乘間啓
釁者爲禍最烈公之論守忠所以懲惡者深矣而
韓公之立勅押行並去其黨如此威斷皆是古大
臣之風至於親近儒臣講求治道則尤爲正君之
要矣

帝因韓琦言唐之府兵最爲近古詔籍陝西諸州三
丁之一刺手背以爲義勇民驚擾而不可用公上疏
力諫不聽乃至中書與琦辨琦曰兵貴先聲今李諒
祚方桀驁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公言今所益
兵實不可用彼若知詳尚何所懼琦曰君但見慶曆
間刺鄉兵憂今復然然已降勅與民約永不充軍邊
戍矣公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恐未敢以爲然琦曰吾
在君無憂公曰君常在此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
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不能從不十年如公所慮竟
爲陝西之患

義勇之刺公既力言其非而韓公不爲之止其於
事理不及公遠矣

英宗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命編歷代君臣事迹公
謂紀傳之體文字繁多人主不能遍覽乃約戰國至
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事
就崇文殿開局許自遷官屬得借龍圖天章三館秘
閣書籍給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供果餌以內臣
爲承受公遂與劉攽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會公

出知永興差判西京留守又入御史臺及提舉崇福
宮前後六任皆聽以書局自隨於是徧閱舊史旁採
他書凡關國家之盛衰生民之休戚善可爲法惡可
爲戒人君之所宜知者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
終五代畧依春秋傳體爲編年一書又畧舉事目年
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錄又參考群書評其同異俾
歸一塗爲考異歷十九年而成至神宗即位時上之
賜名資治通鑑御製序文以賜命爲資政殿學士降
詔獎諭

伊川嘗以問邇日月爲天地間一蠹惟有採輯遺
書庶幾有補但貧居之士搜錄甚難不有其資徒
勞夢寐今觀先生通鑑納蔚大觀然而不有英宗
之遇開局崇文借書三館得以自選官屬書局相
隨至於六任則亦安能就此乃公書成後章序用
事蔡卞又以安石之墻朋奸肆惡至欲乞毀通鑑
板賴太學博士陳瓘以神宗彼文爲言卞乃密令
學中置之高閣小人之用心無所不至如此究亦
何損於公也

英宗時京師大水詔中外臣僚言時政闕失公上疏
言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升爲天子唯以一后數
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之歡心長
公主數人皆屏居閒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
又陛下凡百奏請不肯與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
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或非
才而誤遷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國
家置臺諫之官爲天子耳目防大臣之壅蔽陛下當
自察其是非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自己之所行

爲非而以他人之所言爲是乎此陛下所以獨取拒
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也又嘗河朔旱傷國
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言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
英宗在位止四年而神宗嗣立前此王安石被名未
嘗起帝爲潁王時韓維每稱道其說帝遂想見其人
至是命公亮亦言其眞輔相材獨吳奎言其所爲迂
闊用之必紊綱紀帝不聽召之即起視事爲翰林學
士越次入對言爲治以擇術爲先又言善理財者不
加賦而國用足公謂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

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
此蓋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
安石既得政行新法言欲理財當修泉府以收天下
利權因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安石領其事猶
恐帝不決意用之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要當計利
害多少不爲異論所惑因薦呂惠卿言學先王之道
而可用者獨此一人事無大小必與惠卿謀而農田
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
並興須行天下公於諸事論之甚力其言青苗之弊

日貧民舉錢出息尚能蚕食下戶至於飢凍流離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昔太宗取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患臣恐異日青苗猶是也惠卿謂此法願則與之不願弗强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帝曰陝西行久民不爲病公曰臣陝西人祇見其病不見其利他日又對言陛下當論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與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能獨與此三人者共爲天下乎

時行募役之法計民貧富分五等輸名免役錢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名助役錢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募人代役公言上等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錢是常无休息之期也下等戶及單丁女戶從來無役今盡使出錢是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也夫力者民生而有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於錢則官之所鑄民不得而私爲也今立法惟錢是求歲豐則民賤糶其穀歲凶則伐桑殺牛賣田得錢以輸民且何以爲生乎此法卒行富屋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矣不聽

一日上御邇英殿聽講公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言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也公言寧獨漢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惠卿辨曰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始和布令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

光言非是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易禮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可更造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豈可以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爲之語塞公素與安石厚及行新法開陳再三又與惠卿辨論於經筵惠卿詆光所言皆吏不得人故爲民害耳公謂如惠卿言

乃臣所謂有治人无治法吳申謂光之言可謂至論
帝欲大用公安石沮之曰光所言盡害政之事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遂不果用及安石稱疾乃以公爲樞密副使公辭曰陛下徒榮臣以祿位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不能救生民之急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取臣言能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抗章至七八帝猶未允公因求去帝曰安石素與卿善卿何自疑公曰安石執政凡忤其意如蘇軾輩者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耳乃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

公在永興以所言不用固請致仕上疏畧言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頤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鎭今陛下惟安石是信若臣罪與范鎭同即乞依鎭例致仕若罪浮於鎭或竄或誅所不敢避乃從其請公旣歸洛絶口不復論事

安石初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非宜將入對公方詣經筵相遇並行因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叅公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耶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聽其言則美施于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耶疏中言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誤天下蒼生必斯人疏上罷誨安石益橫公因服誨之先見

安石薦惠卿爲崇政殿說書公諫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中外者皆惠卿所爲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公曰江充李訓若无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公又貽書安石言諂諛之士于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其後卒如公之說

公始於安石尚似少知人之哲乃其於惠卿抑何其見之明也蓋安石之姦誠足以欺世公以至誠待人初不加之逆億至其所薦如惠卿豈能逃公之鑒哉大抵安石諸新法皆出于惠卿惠卿有才

辨以青苗爲周官泉府國服爲息之法不知當時
國用自有冢宰九賦其賒貸者特以備民緩急不
可徙與故與國服爲之息然亦不過歲取什一耳
青苗法令具存蘇轍言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
以救民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奸雖有法不能禁
懨咨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安石亦謂其言有
理逾月不言青苗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乞留本
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五十萬事與
青苗法合遂決意行之可見安石亦尚有良心若
廣淵者則迎合朝旨不顧百姓者矣

神宗初定官制嘗語輔臣有无人才之歎尚書丞蒲
宗孟對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
久之曰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且未論別事只辭樞
密一節朕自即位來唯見此一人耳他人則雖迫之
亦不肯去矣宗孟慚懼无以爲容

吳充子爲安石婿而充心不善安石所爲數爲帝言
新法不便帝察充中立无與及安石敗遂相充充乞
召還司馬光呂公著等及薦程顥等數十人公在洛

既不復論事後因求賢詔下公爲感泣欲默不忍復
陳六事又自洛貽充書謂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
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
別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之心失今不治必爲痼疾
矣充不能用

公在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
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之及神宗崩公入臨衞士
望見皆以手加額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
公无歸洛留相天子活我百姓公懼亟還太后高氏
遣內侍勞公問爲政所當先公請開言路詔榜朝堂
於是上封事者千數

哲宗即位以公爲門下侍郎時天下引領拭目以觀
新政公上言新法之弊而議者猶引三年无改之說
公毅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變若安石
惠卿所建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溺救焚況太
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衆議乃定又以呂公著爲
尚書左丞公著上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
斂省刑去奢无逸十事與公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

志凡欲革而未服與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民歡呼鼓舞稱便又同薦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宜擢以不次使士林有所矜式召爲崇政殿說書公又言文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后乃命彥博平章軍國重事

彥博逮事四朝身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裔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在洛時與堯夫二程皆以賓接如布衣交立朝端公直諒臨事果斷有大臣風功成退居朝野倚重卒年九十二封潞國公彥博之相業若此宜公之言而起之也

先是鮮於侁爲利州轉運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人詰之侁曰民自不願豈能强之至是復以爲京東轉運使公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爲轉運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侁既至奏罷萊蕪利國兩鐵冶又奏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悅焉

按官識能愛民便是一路福星若使人人愛民則福星遍天下矣昔有迎新令者稱曰爲報士民須慶賀災星去了福星來今喜聞誰作曰此處舊例用此但恐類此等福星耳

哲宗以公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公已得疾而青苗免役等法猶在或議未決公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公著曰光以身付醫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既而詔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公不敢當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毋生事開邊隙

大臣許國始終一心觀公疾時之言眞國爾忘家者且有公而外蕃知戒其爲朝廷增重若此眞所謂社稷臣矣

哲宗時公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勵天下使敎士行以示不專取文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敎必坐舉主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惟懼玷闕外聞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從之

取士以德行爲先而文藝亦不可少今曰經明行

修則本末兼舉矣公言而上從之允爲不易之法
至于罷明法而用十科取士則又養人忠厚之心
而盡人才之用矣
當時試士有明法科與經義詩賦兼行公言取士之
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經術又當先於詞章
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
之法但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
生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爲士者能知道
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又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非
所以育人才而厚風俗也至是亦罷之
又奏立十科取士法謂爲政得人則治然皋夔稷契
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乞設行義純固可爲師表
節操方正可備獻納智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
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
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善治財賦
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請讞凡十科以舉士仍具
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尤狀坐以謬舉之罪亦從之
哲宗二年秋九月公卒時兩宮雖已聽公爲政公亦

欲以身狥社稷躬親庶政不舍晝夜客見其體弱舉
諸葛食少事煩爲戒公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
猶諄諄語如夢中皆朝廷天下事及卒太皇太后與
帝親臨其喪贈太師封溫國公謚文正京師爲之罷
市往弔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焉公歿之後蔡
小力排太后將事御史楊畏以呂大防稱其敢言約
其助已遂遷禮部侍郎畏首叛大防言神宗更法以
垂萬世乞早講求以成繼述之善因復章惇惠卿官
臺諫交章論公誣謗先帝而章惇蔡卞更甚其辭請
奪贈謚仆所立碑追貶崖州司戶而章惇蔡卞至請
發公冢斲棺暴屍尚書丞許將言此非盛德事乃止
後徽宗立復太子太保及蔡京擅政復降奪公官且
撰奸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辭曰司馬
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不忍刻也府官
欲加罪民泣曰乞免鐫安民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
世聞者愧之後以星孛竟大求直言中書請碎黨碑
竟上書邪禁欽宗初還贈謚高宗時配享哲宗廟庭
度宗時從祀孔廟子康端謹至孝舉明經累官司諫

集賢院

公之爲人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
見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
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生平所爲未嘗有不
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
德有不善者惟恐其知生平能受言故與之言者必
盡儘人逆逆終不怒公嘗請罷免役錢而行差役蘇
軾言僱役差役之害輕重亦畧相等如罷長征而復
民兵蓋恐未易公不以爲然軾又陳其說於政事堂

公色爲之忿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
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
盡言耶范純仁同知樞密亦言差役當熟講而緩行
不然滋爲民病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必
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公持之益堅純仁曰
是使人不得言也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
安石以速富貴公皆遜謝之其受言多如此
是時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獨蔡京
知開封府如約悉改畿縣僱役无一違者詣堂白

公公喜其奉法然已不免爲京迎合矣其後公既
追貶而純仁與大防等俱流嶺南純仁已因疾失
明聞命怡然就道諸子與得免行欲以嘗與公議
役法不同爲請純仁曰吾因君實薦以致宰相昔
日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今日以爲言則不可
也君子之心自是不同
公之於物淡然无所好於學无所不通惟不喜釋老
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妄吾不信也及居政府
凡安石惠卿所建新法爲民害者刬革略盡或有言

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者
則禍作矣公毅然正色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攺之
不疑於是天下釋然以爲皆非先帝本意史臣謂公
有旋乾轉坤之功又奏修心治國之要月各有三郎
仁宗時所陳者英宗神宗初立皆嘗以爲獻至是復
申其說謂治亂安危存亾之道舉在於是是以匯匯
首爲累朝言之公卒未几而公著旋沒太皇太后見
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亾呂司徒復逝痛
悯久之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師申國公謚

正獻

申公自幼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无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善決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采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才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博辨騁辭人莫與抗申公獨以精識約言服

之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其見敬服如此若申公者眞可與公並美者矣

公之門人劉安世少從學於公平居坐不傾倚書不草率不好聲色貨利忠孝正直皆取則於公除諫官累年正色立朝面折廷諍或逢盛怒則執簡却立俟威稍霽復抗前辭劾列者爲之辟汗後爲章惇蔡京所忌遷謫貶竄備歷遠惡逮年既老群賢彫盡而安世巋然獨存梁師成用事心服其賢求得其小吏常令走其側者持書啗以大用且默勸爲子孫計安世笑曰吾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還其書不答蘇軾嘗論當時人物以爲眞鐵漢焉

宋時最多賢相而公若第一然安石即生於其時眞陰陽消長之分也先儒謂宋之不雜者三人邵子張子與公皆天資自美非學之力然張子實深思苦學邵子在百原不爐不扇者多年即公亦嘗極意以求中生平无事不可以告人此豈可以爲末學者況公生平不信異說一以存誠爲事嘗謂爲學自不妄語始是則公之誠乃誠之者事若中

庸所謂天下至誠則不思不勉從容自中非其人未易言之矣公之所至全由實踐豈可以爲天資自美非學力也乎乾之九三乾乾夕惕孔子以爲忠信進德修辭立誠公實有之宜其勳名事業烜當時而垂後世也

張南軒

先生名栻字敬夫漢川人忠獻公浚之子也穎悟夙成文忠獻公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五峰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旨退而思之若有得五峰稱之

曰聖門有人先生益自奮以古聖賢自期待作希顏
錄以懋飭不務即充寫機宜文字尋除直秘閣孝宗
初忠獻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先生以少年
内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中人皆自以爲
不及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陛下上念宗社之讐耻
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
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
自輔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孝宗
異其言遂定君臣之契及忠獻殁先生營葬畢即拜

疏言朝廷雖嘗與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
講和之念未忘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无以感格
於天人之際今雖重爲群小所誤安知非天以是開
聖心臣謂宜深察此理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
民之憤則人心悅而士氣充自今以往益堅此志專
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
月亦何功不濟又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无不如志
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无間
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日用之間

念慮云爲之際有私意之發害吾之誠者則克而去
之使吾心中洞然无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
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
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
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
主所宜深察也召爲吏部侍郎疏言必勝之形在於
一心早正之時不在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
痛之詔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合内修外攘
進戰退守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

之形可見雖退怯之人亦奮躍而爭先矣帝爲竦聽
改容太息以爲前此未聞其後賜對反覆前說帝益
嘉歎面諭當以爲講官冀時得晤語焉會史正志爲
發運使名爲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先生
言其害帝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先
生言今日州郡財賦大抵无餘不過巧立名色取之
於民爾帝瞿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發運使以病
吾民也旋閱其實即詔罷之先生兼侍講講詩葛覃
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

之勢而其后妃不忌織紝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謨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帝為嘉歎

先生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于是宰相益憚之近習尤不悅退居累年上復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統十五州先生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之伉健者以為用羣盜相率遁去孝宗聞先生治行詔特進秩寶文閣尋除秘閣修撰荊湖北路轉運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時湖北多盜先生一日去貪吏十四人首劾大吏縱賊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又郡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先生並以禮遇得其歡心又加恤士卒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時有姦民出塞為賊捕之得數人有彼亡奴亦在內先生言朝廷未能正名討敵无使疆埸之事曲在我命斬姦民以殉於境而縛其亡奴以歸之北人歎南朝之有人焉時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招致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予之

先生劾其詐所招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詔論其罪不報先生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宮觀先生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世人傳誦之嘗一日奏事上問天先生對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為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一念纔非便是上帝震怒先生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順上嘗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先生對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安望其伏節死義又言難得辦事之臣先生對曰陛下當求曉事之臣若但求辦事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其人也

先生為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道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无毫髮滯吝之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見於言與事之間者人皆信之先生常言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為而為之也一有所為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

先生凡在郡暇日必名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
事開曉具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斥異
端毁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所著有論
孟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經世編年及諸葛武侯傳
學者稱南軒先生

先生疾革時定叟求教先生云朝廷官爵莫愛他的
一文任左右扶掖求教先生云蟬蛻人欲之私春融
天理之妙語訖而逝寧宗時謚宣理宗時從祀孔廟

先生稟父師之教以古聖賢自期待觀其告君之

言洞見本原親切有裨於治要至其辨義利之語
益可想見其認理之眞晦翁謂其擴前聖所未發
而其見諸事業者顯微鉅細莫不洞然无一毫功
利之雜論道而學者爭獨進說而天子改容天資
甚美而未嘗自以爲多見地既高而卒反就於實
視世之務虛談而鮮實用者先生眞足以砥之矣

呂東萊

先生名祖謙字伯恭壽州人夷簡六世孫其五世祖
公著勲名與溫公並茂四世祖希哲從伊川游故其
學本於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先生從胡籍溪與晦
庵南軒爲友講究益深少時性褊急一日誦孔子躬
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氷釋晦庵嘗
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治家之政皆可爲
世法

先生初以蔭補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召試館
職故事試者先則從學士院求問目先生獨不然而
文特典美除秘書郎官至實錄院檢討輪對首勉孝
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畧當審又嘗面

對言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
機勿以所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
謂智足徧察勿詳于小而忽遠大之計勿忽于近而
忽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
代未備者以寛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
風俗此其過於前代者也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
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根本淡而事功不競臣謂今
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
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先是書肆中有聖宋

大海之刻周必大言其去取差謬乞委館職詳擇孝
宗以命先生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
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除直秘閣明年兼國史院編
修卒謚忠亮理宗時從祀孔廟先生之學以關洛爲
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
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身
旣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

先生五世祖公著德隆業偉封正獻公四世祖希哲
字原明封榮陽公正獻公公著之長子也正獻字晦

叔甞受原明教之事事循蹈規矩遺師胡安定復從
二程橫渠游知見日益廣大乃棄科舉業一意古學
讀書平直簡要未甞專主一說不私一門以知言爲
先自得爲本躬行爲實務畧去枝葉直捷以造聖人
尤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內以發人官爲說書日夕
勸導人主以修身爲本修身以正心爲主心正意誠
而天下自化不假他術爲郡令時公帑多蓄鰒魚竿
韋諸乾物以減雞鶩等生命晚年習靜安坐一室家
事一切不問每日讀易一爻不以毫髮事干人嘗有

詩句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无一字擾公私或問原
明爲小人詈辱當何以處之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
一何爲詈辱下焉者且自思若答之那與彼等怒心
亦自消矣

晦叔自幼講學卽以治心爲本爲端明殿學士時帝
與從容論治遂及釋老晦叔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
曰堯舜豈有不知晦叔曰堯舜知此而惟以知人安
民爲務所以爲堯舜也又甞勸司馬公留意曰所貴
佛學者直貴其心術簡要非必事事服習爲方外人

也蓋其家學相傳如此

東萊先生幼有家學且一誦聖人之言卽能變化
氣質又甞看閱釋藏曾不見諸語言文字與晦庵
同輯周程張子近思錄大有功於聖學眞胸中之
有正見者觀其祖自東萊後繼以晦叔而原明所
言所行更自仁心爲質安其後之有先生從而特
起也

孫宗古

先生名奭宋博平人以九經及第累官至國子監直

請太宗臨幸召講尚書賜三品服真宗以爲諸王府
侍讀累擢龍圖閣待制時得天書召問宰相王旦等
皆曰盛德之應再拜稱萬歲奭獨對言天何言哉況
有書耶是歲天書復降帝以親受符命遂議封禪又
將祀汾陰時方大旱奭又疏諫謂陛下始非東封又
議西幸涉屢歲薦飢之地修經遠久廢之祠殆非先
王愼重以付陛下之意安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
下狥奸回遠勞民庶撰造祥瑞假托鬼神與其无事
往還便謂成大勳積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奸
邪僥倖之資也後又數有災變奭言今野鹿山鵰郡
國交奏秋旱冬雷群臣率賀退而腹非竊笑孰謂上
天爲可罔下民爲可愚後世爲可欺乎其後以父老
請歸田里不許出知州郡還左諫議糾察在京刑獄
又遷給事中未能復獻天書奭又疏言昔漢文成五
利二人皆坐誅唐明皇得靈寶符劵護國經等皆王
鉷田同秀所爲明皇林于邪說既惑左道即紊政經
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興兵賛符
安能排難耶朱能所爲或類於此未幾能事果敗仁

希賢録 卷之四

宗即位召爲翰林侍講判國子監遷至龍圖閣學士
嘗請无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後以太子少傅致
仕疾徙正寢屏婢妾曰毋死婦人之手訃聞帝悼甚
贈左僕射謚曰宣奭性方重事親篤孝嘗撥五經切
治道者爲經典徽言五十卷及五經節解等書又嘗
奉詔校定諸經正義及爾雅釋文又判國子監時言
知兗州門建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自以俸贍之
肰常不給乞給田十頃以爲學糧帝從之諸州給學
田自此始

天書誕妄豈待明主始知之而當時崇信之者无
非好大喜事之心爲之也苟明於理焉有此惑先
生秉正道言篤孝嘗學宋時偉人殆未能或之先
矣

范希文

先生名仲淹蘇州人仁宗時晏殊出知宣州因五代
以來天下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爲諸州倡延先生以
教生徒先生敦尚風節每感激論天下事殊深器之
薦爲秘閣校理帝每以元旦冬至率百官上太后壽

於會寧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先生上疏切諫謂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非所以法後世也疏入不報晏殊聞之大懼召先生詰責先生正色曰淹謬辱公薦每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也殊不能答先生又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爲河中府通判後韓琦安撫陝西言宜委任先生乃名知永興軍又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五千都監三千寇至則官卑者先出禦敵先生以爲將不擇人以官爲序此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迭禦之先是范雍爲鄜延環慶路安撫使兼經畧至是敵人相戒謂先生胸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自今无以延州爲意後又知慶州先生以諸羌反覆不常至即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爲中國用親愛先生呼爲龍圖老子先生在邊子純祐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鈎深擿隱得其材否由是先生任人无失所向有功先是尹洙與狄青談兵善之

薦之於先生先生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先生知延州時名拜副使後爲宣撫使詔征嶺南儂立大功官至護國節度同平章事

仁宗乃真宗婉儀李氏所生劉太后取爲已子與楊太妃保護甚至婉儀未嘗自異宮中未有敢言者帝雖長而不自知既即位太后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掖而多可稱述後崩遺詔尊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同議國事御史中丞入白執政言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僞豈可使女后相繼稱制因請取垂簾儀制盡焚之帝始親政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先生言於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乃詔戒中外毋輒言太后垂簾日事

仁宗后郭氏嘗於上前言呂夷簡亦附太后但多機巧善應變耳因與夏竦晏殊等俱罷心漸憾后時尚楊二美人得幸數與郭后忿爭一日尚氏於上前侵后后忿批其頰上自起救之誤及上頸內侍閻文應

與上謀廢后且以頸痕示執政夷簡遂主廢黜議勅
有司毋受臺諫章奏時先生爲諫官中丞孔道輔偕
先生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言皇后天下之母不宜
輕議廢黜帝令内侍諭至中書告以皇后當廢狀道
輔言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之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
以諫止奈何順父黜母乎夷簡以漢唐故事爲言先
生曰光武失德何足法自餘廢后皆前代昏君所爲
人臣當導君堯舜豈得以漢唐失德爲法夷簡不答
詔黜道輔仲淹等皆斥逐州時富弼方簽判河陽言

朝廷一舉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先生等不聽乃立
曹彬女爲皇后郭后既廢退居瑤華宮中帝念之遣
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辭甚悽惋帝亦悔之密遣
人召后后辭曰若再見召則須百官立班受册方可
文應以嘗譖后懼其復立會后小疾帝遣文應挾醫
診視旋稱暴崩中外皆以爲疑帝亦深悼之命追復
后號先生方知開封府劾奏文應罪竄之嶺南死於
道

按夷簡雖以憾郭后事主廢黜之議然觀其於婉
儀之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夷簡謂宜從
厚后遽引帝起有頃獨立簾下曰一宮人死相公
云云何也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内外皆當與
后怒曰相公欲離間我母子耶夷簡曰陛下不以
劉氏爲念則臣不敢言倘念劉氏則禮宜從厚后
悟乃以一品禮殯於洪福院夷簡又謂内侍羅崇
勲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
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后服斂用水銀
實棺崇勲懼馳告太后乃許未幾左右有爲帝言

陛下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號痛累日下詔
自責幸洪福祭告易梓宮親啟視之妃以水銀故
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乃歎曰人言其可信哉追
尊宸妃李氏爲皇太后而待劉氏加厚觀此則夷
簡之議所全者甚大乃於太后則然而於郭后則
否豈非一念之私憾遂爲倫常罪人哉

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先生上百官圖指
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
則私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事先生言洛陽險固而

汴乃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有事必居洛陽當貴儲
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謂先生迂闊務名無實
先生聞之乃爲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
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切時弊夷簡遂訴
先生越職言事落先生職知饒州館閣校理尹洙言
仲淹忠亮有素集賢校理余靖言陛下親政以來屢
逐言者恐箝天下口並落職監酒稅歐陽修爲館閣
校勘貽書司諫高若訥謂其不能救不復知人間有
羞恥事若訥怒上其書貶修夷陵令蔡襄因作四賢

一不肖詩美先生與洙靖修而譏若訥人士傳寫粥
之得厚利

晞王沂公曾性資端厚人不敢干以私所進退士大
莫有知者先生嘗問公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
盛德獨少此耳公曰執政而欲使恩歸己怨將誰歸
先生澄服其言

仁宗以先生參知政事富公爲樞密副使帝方銳意
太平數問當世事乃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給以筆
札俾條陳其所欲爲先生乃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
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
命令減徭役帝方信向先生悉納用之且以平治責
成輔相命富公主北事先生主西事先生選諸司取
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公曰一筆勾甚易肰一
家哭矣先生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先生好汲引人才有周堯卿者仁宗時進士幼喪父
憂戚如成人見母則恐哀不欲傷母之意及母沒廬
墓三年[illegible]時衆鳥百數斷土積壠上人以爲孝感所
致於兄弟尤篤愛爲人簡重不校雖慢己者亦禮之

居官得薄祿必以周宗族朋友罄而後已爲學不惑
於傳註以孔子一言以蔽孟子以意逆志爲學詩之
法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
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其學春秋曰
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則均
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有二致有詩並春秋傳與
文集多卷先生嘗薦其經行可爲師表後官至太常
博士

又何涉字濟川泛覽博古一過目終身不忘登進士

先生辟爲彰武軍節度推官遷著作郎管勾鄜延等路機宜文字累官尚書司封員外郎爲人長厚有操行事親至孝平居未嘗談人過所至多建學館勸誘諸生從之游者甚衆雖在軍中亦爲諸將講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横經以聽著有治道要術春秋本旨等書

先生爲人性至孝好施予嘗置義田里中以贍宗族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咸施之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以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仕而居官則

罷其給先生以忤夷簡放逐者數年帝以士望所屬起而大用之中外想望其功業先生亦以天下爲已任與富公同心輔政性情内剛而外和泛愛樂善海内之人莫不仰慕其德惜其當朝不久未能成其先憂後樂之志焉

先生嘗監泰州西溪鹽倉時海堰久廢鹹水入田害稼先生具書白發運使張綸奏之上以先生令興化董修築會以憂去移書於綸勿撓旁議時綸已築高郵等處湖堤二百餘里旁錮以巨石間爲平閘以泄横流及先生議築海堰綸善之即爲奏上且自請知泰州以督役踰年堰成免通泰海三州蜿蜒數百里以衞農田民享其利流傭歸而復業者三千餘戶又奏免通州鹽戶逋課數萬先生後爲參知政事江淮旱蝗請遣使巡行未報乃請間曰宮中半日不食如何帝爲之惻然乃命安撫江淮先生即開倉賑卹又奏蠲折役及江東丁口鹽錢民始終蒙惠立祠以祀

先生後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封汝南公卒謚文正

先生子純仁性平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然誼之所

在則挺然不少屈嘗曰吾生平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之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官至觀文殿大學士封高平公疾革時猶口占遺表勸徽宗清心寡慾約已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言官辨明宣仁誣謗有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年七

十五卒帝聞痛悼賜其墓碑曰世濟忠直公忠國之
心則藥肰有文正之風
先儒論宋朝人物以希文爲第一蓋其所學必以
忠孝爲本所志則以天下爲己任所至之處皆有
恩德於民其佐宋也无非聖賢事業至於教横渠
以讀中庸使子純仁師安定非眞有見於學者焉
能如是

胡安定

先生名瑗字翼之海陵人今泰州如臯也七歳時即
善屬文十三通五經以聖賢自則待家貧甚无以自
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三人同讀書攻苦食淡
終夜不寢十年不歸以易經授徒吳中范仲淹知蘇
州時與之游愛而敬之奏請立學延爲教授使其子
純仁從業後薦之於朝以白衣對崇政殿授秘書省
郎爲保寧節度推官治湖州學
先生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利祿
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倡明正學一新故習嚴爲條約
纖悉具備教人一以身先時雖大暑必公服以見諸
生爲言所以治己而後治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切劘
爲文皆傳經義必以理勝敦尚行實視諸生如其子
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其在湖也置經義治事齋
經義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則人各一事如兵
民水利算數之類一以明其體一以適其用也仁宗
時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以爲令授國子直講又
召爲諸王宮教授尋爲太子中舍
先生精於音律仲淹薦與阮逸同校正時集賢校理
李照重定雅樂獨主所見更造新器而聲極下議者
非之更鑄太常鐘磬驛名先生與逸同近臣太常官
議於秘閣先生言横黍累尺及成則圍徑與古不合
以右司諫韓琦言仍用和峴所定樂成遷秩賜緋衣
銀魚袋後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其徒
益衆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先生弟
子常居其四五
伊川遊太學時先生方主教導以顏子所好何學論
試諸生得伊川卷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
伊川鄰齋首以師禮事焉自是從伊川者日以衆他

川嘗云往年博士胡公講易外來請聽者多至數千
人殿丞孫公說春秋來者莫知其數堂上莫能容多
立聽戶外至今相傳以為美事先生弟子散在四方
隨人賢愚皆循循雅飭言談舉止不問知為先生弟
子其學者相與稱先生亦不問而知為安定云
自河汾後能立師道成就人才者以先生為首稱其
居湖時湖倅不甚加禮門人徐積一日當往見問先
生宜何以為答先生曰若思而後往便是不誠直己
而往可也

先生子志康為杭州推官先生就養於杭而卒詔賻
其家諡文昭所著易傳洪範解春秋口義諸書甚多
門人述其言行錄為二卷明嘉靖間從祀孔廟
先生同學孫明復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治
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時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
下皆師事復介既為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
于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國子
監直講召為邇英閣祗候說書後有言其說多異先
儒者坐貶翰林學士趙槩等言復以經為人師不宜

佐州縣留為直講遷殿中丞時復既病韓琦言于仁
宗就復家得所著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卒賜錢十
萬特官其一子復在太學時與胡瑗不合出入常相
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
石守道名介兗州人舉進士第歷南京推官篤學有
志行樂善疾惡遇事奮然敢為後丁父母憂耕徂徠
山下葬五世七十喪以易教授于家魯人稱為徂徠
先生入為國子直講學者從之甚衆嘗患文章之弊
佛老為蠹去此乃可有為又著唐鑑以戒姦臣宦官

宮女指切當時无所忌諱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
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既除樞密復奪之而
以杜衍代時仲淹富弼韓琦同執政歐陽修余靖蔡
襄並為諫官介喜以為盛事乃作慶曆盛德詩略言
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
司予調爕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无有邪孽
予望太平日不遑浹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艱
惟斷乃克既明且斷惟皇帝之德其言大姦者蓋斥
竦也詩且出孫復曰子禍始此矣介亦不自安求出

判濮州而卒後竦欲中傷衍籌會有謀叛者捜其家
得介書因言介詐死請發棺以驗衍將在兗州掌書
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提點刑獄官亦言闔
家无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族門
生會葬苟召問无異亦足應詔於是衆數百人共保
介實死乃得免子弟羈管他州久乃得還介家故貧
妻子凍餒富韓兩公共分俸買田以贍之

先生門人徐積事親篤孝旦夕定省必冠帶從先生
學所居一室啜粟飲水雖先生遺食亦不受寒僅一

裘後以近臣薦授楚州教授每升堂諄諄訓誨諸生
嘗曰諸生欲爲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
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己力不費己財諸生何不
爲君子爲君子而鄉人賤之父母惡之不爲君子猶
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生何不爲君子聞者敬
服哲宗即位特賜粟帛及卒賜謚節孝

安定先生攻苦積學傳經必以理勝教人敦尚實
行明體適用法制兼備至著爲太學之令伊川早
受其知真士子之模楷也但初時既與孫石二子
同事其在太學孫與不合至於相避而石又以作
詩見忌於夏竦幾不免於身後則先生更未易及
哉觀其咎徐積之言只以直已而往先生之賢於
此可見矣

羅仲素

先生名從彥南劍人自幼不爲語言文字之學及長
篤志求道聞龜山得程氏學慨然慕之徒步往學焉
龜山熟察之喜其可與言道於是日益親龜山弟子
千餘人无及先生者生平篤志好學必欲到聖人止

宿處

先生初見龜山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
一生龜山嘗以孟子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
人不爲憂令先生思索先生疏呈其義龜山令更於
心害上一着猛省先生一生服膺此語故學問日新
尤不可及

龜山嘗與先生講易言乾聞伊川說得甚好先生即
鬻田裹糧至洛見伊川伊川反覆以告後歸卒業於
龜山掘衣侍席二十餘年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

終日端坐間謁龜山於將樂溪上吟咏而歸充然自得

先生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又云周孔之心只是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自得之

郡人李侗新安朱松俱從游執弟子禮終日相對靜坐令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

先生嚴毅清苦力行任重爲明體達用之學而不求

聞達龜山婿陳淵謂自吾交仲素日聞所未聞其與學清節與南州之冠冕

先生嘗謂自獲麟以來千五百餘載惟漢唐有足稱然皆雜以霸道著有遵堯錄畧言有宋隆興一祖三宗精神心術見於紀綱法度者足以追配前王之盛太宗元復改張仁宗一於恭儉至神宗時而管心鞅法雜然並進遂名大變以今準古作辨微以著其事因以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顥等共十人言行之可考者附於後撥始開基廟謨雄斷仁心仁聞於其君

臣之襲太平之基業守格行法竭公盡忠則於其臣見之撮要提綱元非理亂安危之大其畎畝不忘君之心如此明萬曆中從祀孔廟詳載師承錄內

豫章之學得自龜山涵思篤行任重詣極蓋體與用兼備者嘗於羅浮山中靜坐三年故其窮天地萬物之理者甚爲切實而不求聞達故能上承伊洛之正傳而開中興以後之的系一傳有延平而再傳得朱子與可謂守先而待後者矣

李延平

先生名侗字愿中南劍人幼而穎悟稍長聞郡中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因以書謁之其言生年二十有四茫茫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朝夕恐懼不啻飢寒之切身願受業門下以求安身之要因受學於仲素仲素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先生從游受業或頗非笑先生不爲動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從容潛玩有會於心於是退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

武不充而怡肰自得
先生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久之而知天下之本眞在乎是既得其本觸處洞肰泛應曲酬發必中節事親誠孝左右无違仲兄性剛多忤先生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歡心其接後學也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爲本嘗言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久久漸明講學始爲有力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肰氷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肰尤悔而已恐不足道詳見師承錄
學者只有一個身心不知自爲收攝以至紛紜馳騖泛无歸着虛度一生眞世人之通患也先生之學從靜坐中看未發氣象有此存養主宰而又人倫必明天理必察全在日用處實做工夫所以居處有常不做費力之事制行絕不與恒人類肰若田夫野老初時豪邁之氣磨琢淨盡充養完粹不求知於世亦未嘗輕以語人益直從學問源頭處得乎所謂依中庸而遯世不悔者也惟其心无時不存以一敬而該貫動靜故能卓肰造吾儒之極可以正異學虛寂之非而爲朱子恩澂甃宜之師也

胡康侯
先生名安國建寧崇安人自幼有出塵之致七歲時輒能爲小詩有自任文章道德之句少長入太學同舍有聞西洛程氏之學者獨嚮重先生每與論經史大義先生以是學日益進試進士第哲宗親擢第三除博士提舉湖南學事先生盡心教導足跡不躡權要門嘗謂子弟曰吾昔爲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出築舍墓旁將躬耕以老後除起居郎再辭不允乃至京師欽宗亟名見先生入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主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若分章析句牽制文義无益於心術非帝王之學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濬發聖智則天下幸甚時蔡京甚惡先生與已侍郎耿南仲攀附見先生奏指爲朋黨意覦經筵不宜名試欽宗不納南仲又言先生不

臣欽宗又不納毎見臣僚登對即問識胡安國否中
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无不受其籠絡超然
遠迹不爲所汚如安國者實鮮帝爲歎息先生在省
一月在告之日居半毎出必有論列或曰事小可姑
置先生言事之大者无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
必言大事又不敢言是无時而可言矣
時中書侍郎何㮚議分天下爲四道置四都總管各
付一面以衛王室捍强敵先生言内外之勢適平則
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以數百

州之地分爲四道則權復太重萬一抗衡跋扈將
不在何以待之時㮚方得志於欽宗客言京師不可
守則出幸山南可以入蜀其意蓋欲自當南道之任
又自以於先生有推轂之力必无駁異及先生奏上
乃大駭謂先生專以異議爲高古人謂山林之士不
可用今信然其後京師被圍北道背逝爲羣盜所殺
西道領所部兵翺翔漢上不復北顧大畧皆如先生
言㮚等共擠先生遂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行至襄
陽有[illegible]薄都城矣

欽宗命召先生旨竟不達高宗即位以[illegible]先
生痛憤時事有趣命之意而黄潛善方得政[illegible]妄
作先生辭免疏中頗譏潛善因諷給事中論先生乃
託疾罷之樞密張浚薦先生可大用再除給事中且
與先生弟子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而駕
已幸吳越時高宗即位除兼侍講遣使趣召先以時
政論二十一篇獻復除給事兼侍讀專以春秋進講
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先生言
勝非與黄潛善汪彦伯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

江南狩之初又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
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不顧君父
今强敵憑陵叛臣无忌沿江重地用人得失係國安
危恐誤大計召改除勝非侍讀召赴行在先生言勝
非係臣論列之人今乃稱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夫
權宜廢置豈所施於君父春秋大義尤謹於此臣方
以春秋進講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
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先生不當責右
司諫吳表臣亦言先生无故罪去非所以示天下時

呂頤浩再相欲傾秦檜力引勝非為助遂排黜㳫與
表臣等二十餘人臺省為之一空勝非遂相而先生
竟歸後五年除徽猷閣待制辭從其請令纂修所著
春秋傳書成進覽高宗稱善謂深得聖人之旨乃除
內祠兼侍讀先生以疾未行會司諫陳公輔疏詆程
學先生上奏曰本朝自仁宗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
程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因王安石蔡京曲
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
載之祀典仍詔館閣裒集遺書頒行天下使邪說者

不得而作公輔與中丞侍御等承望宰相風旨交章
論先生學術頗僻復除知永州辭復予祠久之高宗
追念舊學特除先生寶文閣直學士卒贈左朝議大
夫謚文定明正統時從祀孔廟

朱震嘗被召見先生問出處之宜先生曰子發學易
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行己大致去就語默之機如
人飲食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
能決也吾生平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蠛蠓
之過前耳何足道哉

先生強學力行晝夜刻勵以聖人為標的所與游者
游定夫謝顯道楊中立皆程門高弟顯道嘗語人曰
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

先生罷日僚友餞送具樂以待而楊中立留朝勝遊
萊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清坐講論不覺日之
云暮也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先生謂先聖
手所筆削之書潛心二十餘年以為天下事物无不
備於此每歎以為傳心要典少時欲以文章名世既
學道乃不復措意惟作春秋傳

先生欽宗時為耿南仲輩所忌以先生素苦足疾海
門地卑溼遂以右文殿修撰知通州先生嚴任見義
必為民咸愛慕會金薄都城先生子在城中咨或憂
之先生愀然曰主上在重圍中臣子恨効死无路敢
念子乎

自王安石以春秋為斷爛朝報不列於學宮先生謂
先聖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
傳習亂倫滅理始由乎此又論程學疏中言孔孟之
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

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顏學是欲其入室而不使由戶也又有與人書云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知其未了者為其不先窮理反以理為障而於用處不復究竟故其說流遁莫可致詰接物應事顛倒差謬不堪點檢聖學則致知窮理知至理得本心不昧如日方中萬象畢現則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一故自修身以至家國天下无所處而不當夫愛親敬長之心良知良能也儒者則擴而充之以達於天下釋氏則以為前塵為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蓋正相

反也先生之於斯道真較然而不惑卓然而不移者矣

先生子寧字和仲以蔭補官試館職遷祠部郎以父兄故名用及寅與檜忤乃出寧為夔路安撫參議及知澧州皆不赴先生作春秋傳修纂檢討盡出寧手又自著春秋通旨為之羽翼學者稱茅堂先生

又季子宏字仁仲自幼志道嘗事龜山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二十餘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綜事物貫古今所著書曰知言南軒師事之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更有皇王大紀五十卷及詩文等集號五峰先生先生嘗謂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於形者不見其大存乎飲食男女之際而溺於欲者不知其精又曰凡天命所有而衆人有之者聖人皆有之人以情為有累也聖人不去情人以才為有累也聖人不病才人以欲為不善也聖人不絕欲人以術為傷德也聖人不棄術人以憂為非達也聖人不忘憂人以怨為不弘也聖人不釋怨然則何以別於衆人乎聖人發而中節衆人不中節耳

中節者為是不中節者為非以是而行則為正挾非而行則為邪正者為善邪者為惡而世儒乃以善惡言性失之遠矣

先是南軒求見先生辭以疾謂人曰渠家本好佛某見將與說甚南軒聞之再謁語甚相契遂受業秦檜當國貽書先生兄寅欲用之先生書辭甚厲或問之先生曰正恐其名故示以不可名之意耳

高宗時先生上書畧言治天下有本仁是也何謂仁心是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試

臣恐方今之世事孰爲大孰爲急則良心可察而臣嘗
可信矣舜以匹夫爲天子瞽瞍爲之父受天下養而
瞽瞍猶不悅舜蹙肰憂之舉天下之大无足以解者徽
欽二帝幼於讐敵遠適窮荒引領東望九年於此矣
在廷之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
江左以爲身謀陛下信之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讐敵
陛下自念於舜何如時有高閌少宗程學龜山爲祭
酒時嘗稱之於安國至是爲司業表請幸大學五峰
作書責之謂此臣子痛心切骨卧薪嘗膽之時今備
肰師儒之首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
欺罔孰甚云
又弟子寅字明仲少桀黠難制其父閉之空閣上有
雜木盡刻爲人形康侯曰是當有以移其心乃置書
數千卷其上年餘悉成誦不遺一卷游辟雍中進士
欽宗初除秘書省校書郎龜山爲祭酒從之受學遷
司門員外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先生與張浚趙鼎
逃太學中不書議狀張邦昌僞立先生棄官歸言者
劾其離次高宗時擢起居郎時帝在金陵議移蹕所

先生上書言自古人主所以能克復舊物者莫不本
於憤恥恨怒不能報怨終不苟已未有乘衰微闕絶
之後苟且因陋以爲安榮而能久長無禍者也今日
之策莫大於罷免和議以使命之幣爲養兵之資不
則僻處東南納賂乞和决無可成之理夫大亂之後
風俗靡肰欲丕變之在於務實效去虛文治兵擇將
誓戡大憝者孝弟之實也屈己下人信用謀策者求
賢之實也不惟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即日行之
者納諫之實也擢智勇忠直之人待御以恩威結約
以誠信者任將之實也汰疲弱擇壯勇足其衣食申
明階級以變其驕悍之習者治軍之實也遴選守刺
久於其官痛刈姦贓廣行寬恤者愛民之實也君子
小人勢不兩立仁宗在位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
用肰罪著則斥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故其成
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斥
絶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
當時之政爲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誤國誤家爲禍
至烈以至二聖屈辱羿莽擅朝仗節死義者不過一

二人此浮誕輕薄之害明主之所畏而深戒者也寀相呂頤浩惡其切直除龍圖閣奉祠尋詔內外官各言裕國强兵息民之策先生以修政事備邊障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諛佞去姦慝十事應詔尋命知永州又召還中書舍人時議遣使虜中先生疏言誤國之臣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於茲其效如何陛下灼見邪言漸圖恢復朕後二聖之怨可平人子之職乃舉高宗嘉納召至都堂諭旨仍降詔獎論既而張浚奏遣使爲兵家機權竟

及前旨先生奏言今日大計只宜明復讐之義用賢修德息兵訓民以圖北向倘或未可則堅守待時若二三其德无一定之論必不能有所立先生既與浚異遂乞便郡就養除收集英殿修撰復以待制知永州徽宗后訃至朝廷用故事以日易月先生疏言禮讐不復則服不除願降詔青服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尋除禮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適秦檜當國先生乞致仕遂歸衡州檜既忌先生坐以譏訕朝政落職檜死詔復其官先生志節豪邁初擢第時張邦

昌欲以女妻之先生不許始安國頗重秦檜及檜擅國先生遂與之絕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集曰斐然學者稱致堂先生

又從子憲字原仲居建之崇安從康侯學平居危坐植立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高宗時人太學會伊洛之學有禁先生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又學易於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先生喟然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親從游

者日衆號籍溪先生屢名屢辭乃賜進士出身授廸功郎建州教授先生猶不屈太守勸之甚力乃就職訓諸生以爲己之學聞者自是大化後以毋老不欲居官舍求監南嶽廟以歸久之起爲福建路安撫司屬官先生以秦檜方用事諸賢零落家居不出檜死召爲秘書正字先生疏言金人必敗盟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當亟起疏入即求去帝嘉其忠詔改秩予祠歸初先生與劉勉之俱隱後又與劉子翚及晦菴父韋齋交韋齋將歿屬晦菴從三子學其後晦菴

日用從二君子游而於先生爲更久時有魏元履名
掞之建陽人師事籍溪與晦菴游嘗客衡州守章傑
所趙鼎謫死其子汾將喪過衡傑素嫉鼎又希秦檜
意遣尉翁蒙之掩取鼎故書簡牘蒙之先遣人告汾
悉焚之遂至一无所得傑怒治蒙之拘汾且以告檜
元履以書責傑長揖徑歸築室讀書以艮名其齋人
稱艮齋先生後以遺逸名力辭宰相陳俊卿雅知元
履擢之甚力乃以布衣入見極陳當時之務賜同進
士出身官太學錄請廢王安石父子從祀追爵二程

列祀典復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則
通習世務不可尚取空言皆不報遂求去移疾杜門
後起爲台州教授元履居家謹喪祭重禮法行古社
倉民賴以濟諸鄉社倉自元履始或謂其近名元履
毅然曰使夫人避此嫌則爲善之路絕矣病革時名
晦菴至委以後事卒贈直秘閣晦菴平日趣向頗與
元履同孝宗時晦菴亦被召將行聞元履去國乃止
云

康侯先生强學力行以聖賢爲標準而風度凝遠
視萬物無足攖其心然其矢志則在康濟時艱當
若痛切於其身者故南渡以後儒者進退合義必
以先生與尹彥明爲首稱先生雖未親承程門而
與定夫上蔡龜山相友善三人遂以斯文之任期
先生其以春秋爲傳心要典也所以明天理而正
人心扶三綱而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備自
修身以至平天下燦然如日之方中而萬象畢現
細求其學只是致知爲始窮理爲要故其知至理
得內外合而无處不當焉觀其子與從子並爲當

時大儒非先生之本身爲教何以得此於一門也
哉

從來人物之盛萃於一門者最難然以文才著者
有之以功名顯者有之至於學問一途則由周而
後幾乎其未有見矣康侯與延平並出於仲素而
康侯父子五峰昆季同爲大儒致堂爲其父羽翼
經傳五峰著知言教絕權奸至於致堂之正論匡
時籍溪之克己悟學一家之內先後同芬我思其
人卬未遠與四姓五賢並稱而一門儒者五人不

可謂非千載僅事矣

眞西山

先生名德秀字希元建之浦城人寧宗時進士爲太學正遷博士入對言自佞胄擅權開邊致禍自知不爲清議所容於至誠愛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於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絃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名試學士院遷秘書郎對言暴風雨雹熒惑螟螣諸變皆贓吏所致又言宜開公

道選良牧一時同列相忌譏之先生恬不與較兼禮部郎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但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又言自權奸擅政抗論如朱熹上書如呂祖謙者皆見斥逐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如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不敢言而臺諫且力擠之由是人務自全一詞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群臣喑默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者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而已時鈔楮發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衆先生奏言一夫坐罪而併籍比弟之

與鄰附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貨至於科富室之入掬鹽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楮斃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尚得名爲便民之術乎疏上乃得免及史彌遠再相先生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爲江東轉運副使適旱蝗而廣德太平尤甚先生與留守憲司大講荒政分所部九郡而自領廣德太平以便宜發廩賑給全活甚衆及竣事還百姓送者數千人指道旁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饑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

希賢錄 卷之四

此矣時有忌先生者倡言旱傷本輕監司好名賑贍太過先生上章自明朝廷以爲右文殿修撰知泉州時畏苛徵首行寬令又知隆興晉寶謨閣待制以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先生以廉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濂溪康侯晦菴南軒學術源流勉士子罷榷酤除斛面免和糴以甦百姓復立惠民倉五萬石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別立慈幼倉又立義阡惠政畢舉理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

之棟梁莫安生民之柱石人主且當以二帝三王爲
師秦漢而下无足道也一日帝御清暑殿先生進曰
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在
上又經筵侍上先生言今宮閫之儀浸備以一心而
受衆攻未有不爲浸淫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
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三者交致
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明水清義理爲之主而物欲
不能奪矣因極言古者居喪之法先帝視朝之勤屢
陳讜言上皆開納彌遠益嚴憚之誅撼落職先生歸

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入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執
此以往可也未幾改職旋晉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
路溪山百歲之老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時諸
邑二稅嘗預借至數年先生入境即首禁彌遠死帝
親政以先生知福州革諸弊政名爲戶部尚書入見
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念先生以大學衍義
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也儀狄之酒
南威之色盤遊弋獵之娛鷙獸狗馬之玩有一於此
皆足害敬帝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

所論建踰年知貢舉拜參知政事晉資政殿學士兼
侍讀疾亟冠帶起坐乞謝事猶神爽不亂遺表上聞
帝震悼輟朝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忠明正統初從
祀孔廟
先生丰儀玉立見者皆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
奏疏數十萬言皆當世之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
士誦其文者皆想見其人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
其言中外交誦都城傳頌眞直院至至則填擁聚觀不
置時相益以此忌之擯棄不用而聲愈彰自侂胄立

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禁絕先生
之學獨以朱子爲宗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
之黨禁既開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先生之力多矣
所著大學衍義外仍有經筵講義西山集對越集獻
忠集廟議併救荒錄文章正宗等書
人主欲建治平之業必從本原之地加意講求此
先生在經筵時所進三言皆從此心起見也以心
爲主則身自修家自正而化行俗美天下自定不
必多求衍義一書至修齊而止者非有所缺也以

修身爲本本治而末自不亂聖經固已言之矣先
生表進此書時言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
之源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大學一
書蓋君天下之律令也本之則治違之必亂當時
處郤庵亦言先生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
據已往之迹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而憂及
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先生之在宋眞
司馬公之一流乎其德業文章光明俊偉洵可並
美者矣

魏華父

先生名了翁蒲江人年數歲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
覽時稱神童登進士名試學士院侂胄謀開邊先生
上言宜急於內修姑寬外事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
擲宗社存亡係焉改秘書正字遷校書郎以親老乞
補外知嘉定府及侂胄誅朝廷收召諸賢先生被召
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先生察其所爲力辭召命築
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由是
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差知眉州眉俗習法令持吏短
長素號難治先生至禮耆耆拔俊秀行鄉飲禮增貢
士員以振文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累遷至轉運判
上疏乞與周張二程錫爵定謚以示學者趨向朝論
是之遂如其請後召入對論郡邑强幹弱枝之弊所
宜通變先生去國十七年至是見帝迎勞優渥嘉納
其言進兵部郎兼國史院編修請爲起居舍人奏疏
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埸安危鄰寇動靜其幾
有五又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上下同心一德
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其言無所忌避

時相始不樂理宗改元雷發非時帝有朕心終夕不
安之語先生入對即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
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即而求
之則大本在而无事不可爲矣又論講學不明風俗
浮淺立朝无犯顏敢諫之忠臨難无伏節死義之勇
願敕求碩儒丕闡正學闢爲久安長治之計每見帝
及應詔言事極爲切至言臣罔扶私爲異論彌遠外
不便容改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遂劾先生欺世盜
名朋邪謗國降三官高宗時復職進寶章閣待制潼

州路安撫彌遠死帝親庶政進文華閣待制應詔上
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帝因民望與眞德秀
並名以爲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入對首乞明君
子小人之辨次論故失猶存及修身齊家之道皆切
帝躬兼同修國史侍讀又兼吏部尚書復條十事以
獻皆苦心盡慮直述事情帝悉嘉納將引以共政而
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乃以端明學士同簽樞密院督
視京湖軍馬會江淮督府以憂畏卒併以其任付先
生朝論大駭三學亦上書力爭時邊警沓至先生嫌

於避事旣五辭不獲遂受命賜便宜詔書朝辭面賜
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
馬詔宰臣飲餞於關外開幕府江州甫二旬而召簽
書樞密院赴闕奏事先生以疾辭改福建安撫乞骸
不允及疾革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表聞上震悼
贈太師諡文靖累贈秦國公著有九經要義周易集
義周禮井田圖說鶴山集等書

先生與眞西山齊名觀其生平學術之正議論之
確慨然以身任事而持事漸非羣言多忌甫任又
復不久先生亦无如之何鶴山書院令我與鹿洞
同爲企慕焉

劉子澄

子澄名清之臨江人甘貧力學博極書傳卽志義理
之學高宗時登進士調萬安縣丞時龔茂良爲帥以
共救荒實跡聞於朝又偕諸公薦之發運使按部督
畸零之賦子澄不可同年有在幕內者謂侍郎將薦
子當以閥閱來子澄貽之書謂贏資皆州縣侵刻於
民法所當禁某誠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鑒薦者兩有

審察之命子澄不見丞相竟詣吏部銓得知宜黃縣
茂良入參知政事與丞相周必大薦於孝宗名對首
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偷又言用人四事一
辨賢否二正名實三使材能四聽換授還差發遣衡
州先是郡中必飭廚傳以俟常平刑獄二使者月一
會集互致折餽子澄歎曰此何時也吾惟求无負吾
民足矣嘗作諭民書一編簡而易從每因月講必設
酒殽宴諸生相與論學遠近來者築精舍居之建閣
武塘按籍名閥悉革隱占之弊創朱陵道院以祠先

代節義名臣及本朝大儒部使者惡其不婣已誣臺
臣論其勞民用財遂予祠歸築室授徒廷臣多薦先
宗即位起知袁州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生往
候猶不廢講論周必大來視疾謂曰子其澄慮時氣
息已微應云無慮可澄遂卒著有價子內外篇訓蒙
新書戒子通錄等書

既志義理之學則動必以正必不苟同於人故不
苟蹤法以受知而惟求無負吾民也與士子論學
且創道院以崇節義祠諸大儒病中猶上書論事

其過人也遠矣

喻子才

子才名樗高宗時進士質直好議論趙鼎去樞位居
常山子才往謁曰公之事上當使啓沃多而施行少
啓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奇之引為上客
及鼎都督川陝荊襄辟子才為屬明高宗親征子才
見鼎曰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當
思歸路毋以賊遺君父憂鼎問策安出子才曰張浚
有重望居閑今當使為江淮荊浙等路宣撫使俾以
諸道兵赴闕宣撫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遂以此入
奏起浚知樞密院事子才往來其間多所裨益鼎因
薦子才授秘書正字兼史館校勘鼎浚相得甚歡將
並相子才獨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
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
有一不合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亦畧如
其言又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訴病及車之止也
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子才嘗言議
和非便秦檜既主和而言者希旨劾子才謗訕出知

懷寧縣通判衡州已而致仕檜死復起提舉浙東常
平以治績聞

子才有奇氣議論切至至推車之喻則立朝者定
宜如此

林謙之

謙之名光朝莆田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
自謙之始肰未嘗著書嘗曰道之體全乎太虛六經
發明之後注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登進
士第官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又兼史職是時張說

用除簽書樞密院事謙之不往賀出爲廣西提點刑
獄移廣東茶鹽蒲嶺南其鋒銳其令行詔徙轉運副
使謙之謂賊勢方張留屯不去彭將二將遂擊走敗
之賊乃背逃孝宗聞之喜曰光朝儒生乃知兵耶加
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孝宗朝除
中書舍人時吏部郎謝廓然由曾覿薦賜出身除殿
中侍御史命從中出謙之愕曰是輕臺諫羞科目也
立封還詞頭天子度謙之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
不拜出知婺州謙之素有士望在省未有建明或疑

之及聞徹駁鄭然士論始服

倡學而不事著述居官而不貲權倖遇亂亂以身
當內詔不肯曲殉若謙之者洵不易得矣

葉正則

正則名適永嘉人孝宗時進士第二歷太學博士嘗
對言今日之難者有四國是議論人才法度也其甚
不可者有五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
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
今日之實患也林栗以道學劾晦菴時適與栗辨甚

力詆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自此善良受
禍疏入不報及光宗嗣立適爲尚書左選郎帝以有
疾不朝重華宮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
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已
而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且不測適
又告正曰上疾不能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嘉王長
若豫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同入奏許立嘉王爲太
子俄得御批有退閑語正懼逃去人心愈搖知樞密
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閤門事蔡必勝謂

不可坐視乃與韓侂冑共計適白汝愚遣侂冑奏太
皇太后遂立嘉王凡表奏皆適與汝愚裁定遷國子
司業汝愚既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效忠職也適
何功之有而侂冑恃功以遷不滿所望怨汝愚適告
汝愚曰侂冑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歎
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及汝愚貶適亦被劾降
兩官後還知泉州寧宗名入對適言治國以和爲體
處事以平爲極臣欲人臣忘己體國息心既往以圖
報方來帝嘉納之自侂冑用事海內知名之士貶竄

劣盡故適奏及由是禁網乃漸解時有勸侂胄立蓋
世功以固位者侂胄然之將啓兵端適因奏言陛下
將欲改弱以就強必先審知強弱之勢而定其論然
後修實政行實德則弱變爲強非難也累遷待制兼
沿江制置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適雅以經濟
自負侂胄欲開兵端以適每有大讐未復之語重之
而適自召還每疏必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及
侂胄誅有劾適附侂胄用兵者遂奪職乃奉祠至寶
文閣學士卒贈光祿大夫謚忠定

正則與林栗辯疏爲功正學不淺觀其責留正之
語既得大體而欲遂侂胄之望亦弭隱患惜汝愚
之不能聽也至於欲復大讐而審而後發豈是附
侂胄者何言者之不諒其心也

蔡行之

行之名幼學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時陳傅良
有文名於太學行之從之游每月書上祭酒及呂東
萊遂投皆以行之居右人謂其文過於師孝宗聞之
策士將置首列而是時張說帝之姨子也方用事策

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行之對策言陛下更化
二相並進以爲美談然或以虛學感聽自許立功或
以緘默容身不能持正蓋指允文克家也又言漢武
帝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公孫
弘爲相衛青用事弘苟合取容而相業尤有今陛下
使預兵柄者其人無一才可取而宰相忍與同列其
罪安在公孫弘上蓋指說也帝覽之不悅允文尤惡
之遂置下第教授廣德軍遷校書郎光宗以疾不朝
重華行之上封事寧宗即位求直言行之上奏言陛

下欲盡爲君之道其要有三事親任賢寬民而其本
莫先於講學帝稱善將進用之時侂胄方指正人爲
僞學遂力求補外陛辭言今除授命令徑從中出而
大臣之責始輕諫省經筵无故罷黜而多士之心始
惑或者有以誤陛下至此耶侂胄聞之不悅既至官
日講荒政時晦菴居建陽行之每事諮訪遂爲御史
劉德秀所劾奉祠者八年後起提點福建刑獄有勸
侂胄收名海內名士者乃召行之爲吏部員外郎遷
至少卿侂胄既誅餘黨尚塞正路行之次第彈黜甚

非選中書舍人兼侍講直學士院內外制皆溫醇[illegible]
潤除改吏部侍郎仍兼職趣師蹕除知臨安府行之
言其父詔婿權臣進官居官很籍無善狀詔中必出
褒語臣何辭以草之命且寢改行之兼侍讀命乃下
後除福建路安撫使政從寬大惟恐傷民因言錢幣
未均科提無術力求罷去召權兵部尚書尋兼太子
詹事行之早以文名於世中年述作益窮根本非關
教化之大由性情之正者不道器質凝重一語不妄
發及論義理則縱橫開闔士不能及焉

對策不避時忌封事必進直言安撫惟恐傷民除
官不肯褒狥皆有關教化而直抒性情者其早以
文名又其餘事矣

何基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師事勉齋勉齋告以學者必有
眞心實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然受命由是得聞
淵源之要從學者甚衆時有王柏與基同郡爲人弘
論英辨從基質疑問難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
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所

有文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辨者凡十八冊守太平府
薦爲婺州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度宗初授史館校
勘兼崇政說書改承務郎皆不受年八十一卒祭酒
楊文仲請於朝謚文定著有大學發揮中庸發揮易
大傳及啓蒙發揮通書近思錄發揮

王柏字會之祖父俱得伊洛之學少慕諸葛武侯之
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
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
聖門持敬之道亟更曰魯齋以何基常從勉齋得考

亭之傳卽往從之於學庸四書通鑑綱目標注精密
作敬齋圖箴治家嚴飭夙興見廟當暑閉閤靜坐子
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來學甚衆教必先之以大學州
郡守迭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
子禮嘗言河圖乃羲文先後天宗祖河圖是逐位奇
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以四成數而下上之
上偶下奇莫非自然又言洪範初一曰五行以下六
十五字爲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經此帝王
相傳之大訓非箕子言也又言今詩三百五篇豈盡

定於夫子之手乃定二南各十一篇兩兩相配退何
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
之詩又言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節於聽
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為綱不可為目定誠
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其卒也整衣冠端
坐揖婦人勿近文仲亦請於朝謚文憲著有易說太
極衍義大象衍義書疑詩辨春秋記論語衍義併通
旨孟子通旨伊洛精義左氏正傳續國語等書

睒翁門人與程門同盛其最傑出者為李通父子
乃病革之際而淩衰及所著書則又諄囑勉齋其
付託益尤重矣乃勉齋所傳又得何王二子覩其
相與辨質及其著書之多說經之奧則勉齋之門
又英才之可樂者哉余故並錄於此以見朱子再
傳之盛而元儒仁山又由於此云

李微之兄弟

微之名心傳舜臣之子也寧宗時薦於鄉不第遂絕
意不復應舉閉戶著書後因魏了翁等薦制置敦遣
至闕下為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四朝帝紀尋

遷著作佐郎詔許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會要理宗
時為工部侍郎上言成湯聖主也桑林之禱猶以六
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災祥飢饉不絕願急降罪己
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不則民怨於內敵逼於外事
窮勢迫何所不至未几復以言去奉祠再罷所著有
學易編誦詩訓春秋考禮辨讀史考等書及詩文百
卷

微之弟貫之名道傳早讀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
食寧宗時登進士歷蓬州教授吳曦及時其黨以曦
意追脅貫之折之以義竟棄官歸曦平詔進官二等
累遷至著作佐郎見帝首言憂危之言不聞於朝廷
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財用未阜儲蓄
未豐邊備未修將帥未擇風俗未能知義人才未能
業起而八者之中尤以人才為要人才之盛衰繫學
術之明晦願下明詔崇尚正學選著作郎時新進用
事斯賂成風貫之言今名優儒臣實取材吏刻薄殘
忍誕謾傾危之士進矣遂求補外知真州除提舉江
東常平茶鹽公事至即按部劾貪縱撢濫髮弛負錢

會夏大旱應詔上言楮幣之損官民如仇鈔法之行
商賈致怨賦歛增加軍將推剝皆切中當時之病條
上荒政上多從之與漕臣真德秀賑饑窮冬行風雪
中雖深村窮谷必至全活甚衆攝官州守行梅菴社
倉之法諸郡翕然應命胡榘爲吏部侍郎薦以自代
引疾再辭不許趣入奏事言尤所諱除兵部郎官御
史覘知當路意乞授以節鎮獨遂出知渠州道卒詔
特轉官致仕謚文節貫之篤於踐履氣節卓然臥榻
屏風皆大書喚起截斷四字其愼獨之工如此

徵之悉心經學專修宋紀又請祀諸大儒雖不第
而有功者多矣其弟居官進說惠民尤多實政觀
其隨處所書四大字其事心之工更精而密哉

薛季宣

季宣名士龍永嘉人年十七從荊南帥爲機宜文
字遇袁溉溉嘗學於伊川見季宣知其可語因盡以
其所學者授之季宣靡不研究時江淮仕者聞金兵
且至皆預遣其孥而繫馬於庭以待季宣獨留家與
民期曰吾家即汝家即有急與汝偕死民亦皆自奮

將素多盜季宣行保伍法鄉置樓盜發輒伐鼓衆烽
瞬息徧百里樞密使王炎薦於朝召爲大理寺主簿
季宣爲書謝炎曰主上天資英特羣臣莫得遭時不
能格心正始以建興大業徒僥倖功利夸言無益爲
今之計莫若以仁義紀綱爲本至于用兵請俟十年
之後時江湖大旱流民北渡宰相虞允文白遣季宣
行淮西收以實邊季宣爲表廢田相原隰以戶授屋
以丁授田頒牛及田器穀種且廩其家至秋乃止凡
爲戶六百八十有五季宣還言于孝宗曰齊威之霸

不在阿與卽墨之誅賞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
何毀譽之人自若也又言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
稱道之陛下倘因貌言而聽臣恐爲其人之智所中
也又言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夫好名特爲臣子學
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則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
名畏義則何鄉不立帝稱善恨得季宣晚遂除大理
正自是凡有奏請論薦皆報可以虞允文不樂出知
湖州生平於詩書春秋學庸論語皆有訓義藏于家

人臣必格心正始以建興大業不徒僥倖于功利

此程氏之正學也季宣得聞之於早故能與民同憂患而不爲家慮至於非毀譽之人以保全正上爲社稷之計而不嫉好名皆切當之言人主所宜知者也

陳君舉

君舉名傅良瑞安人文章擅當世時薛季宣以學行聞君舉師事之及入太學與張南軒呂東萊友善東萊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則得於南軒爲多登進士歷太學錄後知桂陽軍光宗立

歷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員外去朝四十年至是鬚鬢盡白都人聚觀嗟歎君舉爲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而於太祖開創本原尤爲潛心及輪對言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爲本神宗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徽宗總制月椿起於高宗皆迄今爲額而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都場鹽鈔盡歸榷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而民困極矣又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兵甚於江上之軍都統總領中外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无由帝勞之曰朕不見卿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君舉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之遷秘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嘉王府贊讀光宗初除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初光宗得心疾自是視章疏不時君舉言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帝悟會疾亦稍平乃過重華宮明年復不往而宮力諫不聽方名內侍陳源爲押班君舉不草詞且疏請過宮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

挽帝回君舉趨上引帝裾后叱之君舉哭於庭后益怒君舉下殿徑行詔改秘閣修撰不受寧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讀同實錄院修撰會詔與朱熹外祠君舉不書行乃與州郡

君舉由太學錄爲勢家所中去朝四十年晚乃見主引太祖垂裕諄諄以民困爲言可謂見治之本先時之急矣若其力請過宮不從而痛哭與熹外祠不書行皆其卓然可稱者君舉之爲人如此乃不愧張呂二友

楊誠齋

先生名萬里吉水人高宗時進士調永州丞張浚謫
永勉以正心誠意之學因名讀書之室曰誠齋嘗云
人皆以飢寒爲患不知所患者正在不飢不寒耳後
召爲國子博士時侍講張栻以論張說出守袁州先
生抗疏留栻又遺虞允文書以和同之說規之出知
漳州改常州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盜犯南粵先生
帥師往平之孝宗稱其爲仁者之勇遂有大用之意
後召爲尚左郎官嘗以地震應詔上書畧言臣聞言

有事於无事之時不害其爲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
其爲姦也大矣今臣言有事於无事之時者有十願
陛下姑置不急之務專精備禦之策庶幾上可以消
天變下不墮於姦敵然天下之事有根本有枝葉臣
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根本則人主不可以自用願
益思其所以爲本原者擢東宮侍讀王淮爲相問以
先務對曰人才又問孰爲才先生卽疏晦庵及袁樞
等六十人以獻淮皆次第擢用會高宗崩孝宗欲行
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幾務先生上疏

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一履危機
悔將何及太子悚然因疏詆洪邁不俟集議獨以呂
頤浩等姓名上孝宗不悅出知筠州光宗立召爲秘
書監先生入對言天下有无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
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惟朋黨之論又言古
帝王知有攬權而不知臣下之竊權竊權坂難防者
惟近習會進孝宗聖政心猶銜之出爲江東轉運權
總准西江東軍馬錢糧朝議欲行鐵錢先生不奉詔
忤時相意乞歸自是不復出寧宗立召還進秩予祠

後從其請致仕先生性剛而近褊孝宗始愛其才以
問周必大必大對无善語由此不見用侂胄用事嘗
屬記南園以掖垣待之先生言官可棄記不可作侂
胄怒乃命他人先生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時也侂
胄專僭既日益甚先生憂憤成疾家人問時政皆不
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用兵事先生號哭失聲亟
呼紙書曰侂胄姦臣專權无上動兵殘民必危社稷
吾頭顱如許報國无路惟有孤憤耳又書十四言別
妻子落筆而逝先生精於詩著有易傳光宗嘗爲書

詔[illegible]二字卒贈光祿大夫謚文節
先生剛直之性憂國慮民抱憤以死此拂心事眞
是歲寒松栢而詩才又復清逸絕俗有高弟羅椿
字永年清貧入骨一介不取嘗訪先生先生以詩
送之曰梅花香邊踏雪來杏花影裏帶春回明朝
解纜還千里今日看花更一杯云云寧宗初先生
與梅翁同召先生力辭永年寄詩有不愁風月只
憂將髮爲君王寸寸絲苦辭君命鷲尾子清對梅
花更與誰之句其知先生者深矣

黃東發

東發名震慈溪人度宗時登第爲史館檢閱與修寧
理兩宗實錄時宮中建內道場震當輪對首言當時
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乞罷給
度僧道度牒使其徒老死卽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
富軍國紓民力帝怒批降三秩卽出國門以諫官言
得寢出判廣德軍郡守賈蕃世以似道從子驕縱不
法震數與爭論蕃世積不堪疏震撓政坐解官尋判
紹興府又知撫州賑飢且多善政升提舉常平初常
平有慈幼局爲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震謂
收哺於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
法凡當免身而貧者許里胥請於官贍之棄者許人
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甚衆改提點刑獄御史
以讒者言劾之去及似道罷以宗正簿召將以爲監
察御史有內戚畏其直止之移浙東提舉常平時皇
叔大父方判紹興府以震兼王府長史震奏言朝廷
之制尊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
之今爲其屬豈敢察其非奈何自臣復壞其法固辭

命不拜嘗告人曰非聖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
作可也居官恒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甚薄人有
急難則周之不少吝所著有日抄百卷

國勢危而祈祐於道場此大迷而難悟者堃東發
之言不能入也至收哺既棄不若保全於未棄眞
是仁人之用心而非聖之書二言尤爲學者之要
務

金仁山

先生名履祥字吉甫金華人幼而敏睿父兄授之書

師能記誦稍長益自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賦兵機
曆律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有濂洛之學遂從同郡
王柏及何基之門二人蓋得晦庵之傳於黃幹者當
時以柏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基清介純實似尹和靖
先生親得之二人而併能克之於已造詣益邃卯宋
已不可爲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於諸經傳及
禮樂書皆有註疏後但以授門人許謙居仁山之下
學者稱爲仁山先生
先生所著有論孟考證順帝時婺州路總管府以其

書來上命刊行之許謙爲之序畧曰聖賢之心盡在
四書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
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自異而不知未離其範圍
務爲新奇弊正在此此仁山先生考証之所由作也
始余三四讀自以爲了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有得
愈久而得之愈滋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者何限
其可以易心求之哉先生又嘗以劉恕外紀記司馬
氏通鑑以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
於聖人不可以傳信乃斷自尚書唐堯以下窃採于
史損益之刋於通鑑之前爲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
以裁正其義多儒先所未發史稱其作考證以明理
作前編以論世先生益得朱子之緒於遺經抱道自
樂不求聞達輕富貴而重道德者也先生初見王栢
首問爲學之方栢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
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而敬
行乎事物之内此爲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言相
屢言子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日始後卒里人吳
師道移書學官祠先生於鄉先生當時雖絕意進取

而雅負經濟才未忘情當世嘗備敘海道所經凡
州郡縣邑以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時不
能用其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所由海道視先生
昔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宋將革時
所在盜起先生屏跡山中兵戈稍息則上下巖谷追
尋逐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
然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
篤於分誼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
十年先生傾貲營救卒贖以完之其子後貴先生終

不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何基王栢之喪先生率及
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識師弟子之誼係於倫常
爲大焉

仁山純孝本經世之才聞正學而抱道自樂著書
論世屏迹誨人不求一日之榮而志千秋之業其
著爲通鑑前編也蓋倣邵子皇極經世起堯甲辰
編年曆之意本之以經翼之以子史傳記起堯元
載迄周威烈二十二年列於資治之前其殷殷懐
古用意抑何深也

趙仁甫

理宗時蒙古行省郎中姚樞棄官隱於蘇門山闢荒
田數百畝芟茅爲屋置私廟四室中奉孔聖容旁列周
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中以道自任有趙仁
甫者名復德安人元太宗嘗命太子帥師伐德安以
嘗逆戰民數十萬皆俘戮无遺時樞奉詔即軍中求
儒道釋卜醫士凡儒生挂俘籍者輒脫之以歸仁甫
在其中樞與之言知其奇士仁甫以九族俱殘不欲
北與樞訣樞恐其自裁留帳中共宿既覺月方皓
然惟寢衣在樞遽馳馬周號積屍間无有追及水際
則見仁甫披髮徒跣仰天而號正欲投水樞力挽之
曉以徒死无益汝存則子孫或可傳緒隨吾而北必
可無他仁甫强從之先是南北道絕載籍不通至是
仁甫即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付樞仁
甫既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
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乎對曰宋吾父母國未有引他
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其言因不强之仕聞其議
論始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

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俾仁
甫講授其中仁甫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
通貫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顏曾孟所以
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
以書條例於後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
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
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意又取伊尹顏淵言
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向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
乃備樞旣退隱蘇門乃即仁甫傳其學由是許衡劉

固輩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者自
仁甫始為人樂易而耿介雖居北不忘故土與人交
尤篤分誼時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歸也仁甫贈之
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為戒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
之用心為勉其愛人以德類如此

仁甫在元時洵振古豪傑之士也當危亡之際僅
存一身而能以所記正學傳之其人且不忍引他
人以代父母國言出至誠令人隕涙至于作傳道
尚則直追孔孟程朱之所自出使蒙古之世正道

中天仁甫之功大矣哉然非蘇門識之俘戮之中
力挽于投淵之際則雖有仁甫幾何不與波俱逝
耶然則蘇門之與仁甫真不啻秦灰之內得有魯
壁也哉

許白雲

先生名謙金華人生數歲而孤甫能言時母口授以
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以自課
取四部書分晝夜讀之雖疾恙不廢既乃受業金仁
山之門仁山問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既
加則酸鹹頓變子來見我三日矣而猶夫人也豈吾
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先生為之惕然聞仁山之說
而致其辨于分之殊要其歸于理之一事事求所謂
中者而用之數年盡得其傳仁山既歿益加充闡多
所自得嘗謂吾非有大過人者惟為學之功無間斷
耳先生篤于孝友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
古不流於俗介而不矯通而不隨不出里閈者四十
年雖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縉紳先生過其邦者必
即其家存問或訪以典禮政事先生觀其會通而為

之折衷聞者無不悅服生平於書無所不讀窮探聖
微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
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則
有叢說嘗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為準的然必得聖人
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
書之義備于朱子顧其詞約義廣安可以易心求之
讀詩集傳有名物鈔考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
備仍存其逸義旁搜遠採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
有叢說與蔡氏有不能盡合者每誦仁山之言曰

惟其是而已其觀史也有治忽幾微倣史家年辨國
緯之法起太昊氏迄宋哲宗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
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亾著其善
惡蓋以爲光卒則治道不可復興誠理亂之機也故
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又有自省編
書之所爲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爲也他如天
文地理與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
說靡不該貫旁通而釋老之言亦復洞究其蘊嘗謂
學者就不言闢異端苟不深究其隱而識其所以然

又焉能辨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又嘗句讀九經儀禮
及春秋三傳於其宏綱要領錯簡愆文悉別以鉛黃
朱槧意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其後吳師道購得呂東
萊點校儀禮視先生所定其不同者僅十有三條而
不喜矜露所爲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則未嘗
輕筆之於書厤述入華山學者翕然從之以不及門
爲恥尋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
不憚百舍來從受業其教人也以五性人倫爲本以
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

辨義利爲處事之制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已有
所知使人亦知之豈不更快或有所問難而詞不能
自達則爲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
不倦攝其粗疎入於微密獨不教人以科舉之文曰
此義利之所由分也先生爲學者師垂四十年臨人
材分咸有所造達官富人之子望閭而驕氣自消嘗
歲大祲先生貌加瘠或疑其食不足先生曰今公私
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乎其處心如此中外名臣
列其行義章凡數十上而郡復以遺逸應詔鄉闈大

比有司請主文衡皆莫能致獨以正身任學之重遠
近之士以其身之安否爲斯道之隆替嘗自號白雲
故世稱白雲先生先是何基王柏及履祥繼沒其學
猶未大顯至先生而其道益著學者推原統緒以爲
晦庵之世嫡江浙行省請於朝建四賢書院以奉祠
祀而列學官焉同郡有朱震亨者字彥修爲先生高
弟其清修苦節絕類古篤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

白雲先生旣聞正學於仁山得程朱之正脉故雖
心存當世而隱居不出讀書窮理本已淑人完備

若此誠大道之所寄哉論者謂其人尚在前許之

上固非无所見者

許魯齋

魯齋名衡生於寧宗之末年幼而穎悟七歲授章句輒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也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師謂其父母曰此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如是者更三師稍長嗜學如飢渴晝誦夜思身體而力踐之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樹衆爭取

啖魯齋獨不取謂非其有也衆曰今世方亂梨無主矣曰吾心獨无主乎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理宗時姚樞棄官隱於蘇門以道學自任乃往見之既而移家蘇門以便講習及樞被徵魯齋獨處任道元世祖出王秦中名爲京兆提學及即位名爲中書左丞尋兼國子祭酒魯齋聞命喜曰此吾事也設教懇欸周悉必使通曉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有可用否書中无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得无疑方是有功其教人也因其所明而開其蔽日漸月潰不自知其變化焉

魯齋之仕論者不一然世祖在藩邸時徵爲京兆提學人聞其來莫不欣幸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蓋以此爲得行其志厥後以爲太子太保不拜又命議省事以疾辭還後徵入朝爲中書左丞則又固辭及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乃喜曰吾事也其後諸生尊師敬業人人自得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後卒以此職致仕其爲儒者之用心亦可想而見矣

陳壽翁

壽翁名櫟休寧人生三歲祖母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七歲即通進士業年十五鄉人輒師之宋以科舉廢壽翁慨然發憤致力於聖人之學涵濡玩索貫通古今嘗謂有功聖門者莫若朱子朱子沒未久而諸家之說已往往亂其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凡諸儒之說有畔於朱氏者皆刊去其微辭隱義則引而伸之至其所未備者復爲說以補其闕於是朱氏之說大

明于世仁宗初詔科舉取士壽翁不欲就試教授于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性孝友且剛直日用之間動中禮法與人交不以勢合不以利遷善誘學者諄諄不倦吳澄稱其有功于朱氏凡江東人士來受業於澄者盡遣歸壽翁年八十三卒揭傒斯誌其墓謂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于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萬山間與木石俱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心學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可謂豪傑之士云

壽翁務慎學聖而獨尊信朱子此學之有正見者當時吳澄夜讀徹旦所居僅草屋數間嘗言程朱夫子十七八時已慨然有求道之志今愚生十有九矣失今不學更待何時時詔求賢起至京師以母老辭歸後除江西儒學副提舉歷國子監丞司業超遷翰林學士嘗奉詔寫金字佛經序澄上言以爲撰此文辭不可以示後世蓋亦學之有見者乃論者謂其所重在德性則近于陸今揭誌引以相較山間木石豈遂與登用于朝者耶

張達善

達善名須蜀之導江人後僑寓江左時王栢方講朱子學於上蔡書院須即從而受業自六經語孟傳註以及周張二程之微言朱子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底用功既專久益不懈所學弘深微密南北之士鮮及之世祖時行臺中丞聞其名延至江寧學宮俾子弟受業中州士大夫欲淑其子弟以朱子書者皆遣從先生或闢私塾以迎之其在維揚來學尤衆遠近翕然尊之爲碩師稱曰導江先生大臣薦諸朝命爲孔顏孟三氏教授鄒魯之人服誦遺訓

久而不忘有經說及文集行世吳澄嘗序之以爲議論正援據博縱橫貫穿儼然新安朱氏之尸祝也其後守臣以先生及郝經吳澄皆嘗留儀眞作三賢祠以祀焉

王栢之學得自勉齋達善既聞其說即從而受業且于經書傳註必以朱子論定者爲主與好學而又能篤信者矣孔與顏孟微言奧義千載難明至宋諸大儒而始著薦達善以爲之教授當時之大

臣固有正見者哉

劉靜修

靜修名因容城人父述邃於性理之學官至工部尚書靜修天資絶人過目成誦日記千言初爲經學見訓詁註釋之說歎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一見即曰我固謂當有是後論其學則曰邵至大周至精程至正朱子則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者也生平性不苟合不妄交家雖甚貧非義不取隱居教授隨材成就愛諸葛靜以修身之語因扁其室曰靜修朝臣聞薦詔徵之擢右贊善大夫尋以

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後復徵爲集賢學士以疾固辭世祖以爲古所謂不召之臣適不强致所著有四書精要易係辭及詩說

時貞定安熙字敬仲祖父皆以學行淑其鄉熙既承其家教及聞劉因之學心向慕之所居相去數百里因亦聞熙力於爲已深許之熙方造門而因已沒乃從因及門備問其緒說然因之爲人高明堅勇其進莫過熙則簡靜和易務爲朱子下學之功其告先聖文有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灑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徐徐有序聖途發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家以行鄉里其用工平實均容可謂善學朱子者矣時際承平不屑仕進家居教授垂數十年四方來學多所成就鄉人爲之立祠門人蘇天爵輯其遺文而傳之

靜修銳志於學不求聞達起於徵聘而以母老辭歸俸給无所受負篤於天性而廉介自守者其論諸大儒之學並皆確見而安敬仲則又專用朱子

下學之功學者尤當效法

黃楚望

楚望名澤家九江生有異質日誦數千言年十六慨然以明經學道爲志好爲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則復思如故嘗作顏淵仰高鑽堅論又嘗夢見夫子授以所校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悟所解經多徇舊說爲非是於名物度數考覈精密而於經學則專精積久而後得嘗作思古吟十首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於文王周公成宗時江西行省相臣聞其名

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使食其祿以施教又爲山長
於洪之東湖書院受學者益衆楚望秋滿即歸閉門
授徒以養親不復言仕嘗以爲去聖久遠經籍殘闕
傳注家率多附會近世儒者又各以其才識求之故
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
可以窺見聖人之本眞乃揭六經中疑義千有餘條
以示學者旣乃盡悟失傳之旨自言及於幽閒寂寞
之際或乖離顛沛之時或因疾病无聊或以道途風
雨往往得之久則豁然无不通貫凡邃古之初萬化

之始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然後
由伏羲神農五帝三王以及春秋之末皆若身在其
間而目擊其事於是易春秋傳註之失詩書未決之
疑周禮非聖書之謗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渙
然冰釋各就條理於易則以明象爲先因孔子之言
上求文周之意爲主作十翼舉要等書於春秋以明
書法爲主其大要則在考覈三傳以求向上之功作
筆削本旨元年春王正月辨隱公不書即位義殷周
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諸侯娶女立子

通考等書以明古今禮俗不同虛辭說經之无益學
者必悟經旨廢失之由然後聖人之本意可見又懼
學者得於創聞不復致思故所著多引而不發作易
學濫觴春秋指要以示人求端用力之方其於禮學
則於諸家之說皆引經以證其非辨釋諸經要旨則
行六經補注又取杜牧不當言而言之義作翼經罪
言近代覃思之學推先生爲第一吳澄嘗謂平生所
見明經士未有能及先生者又言能言距楊墨爲聖
人之徒楚望眞其人哉然生平雅自愼重未嘗輕與

人言以爲其人學不足以明聖人之心志不以六經
之明晦爲己任則雖與之言終日亦无益也時有學
士李洞過九江請於書院北面爲弟子受一經之學
且將經紀其家楚望謝之曰以君之才輟期歲功何
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余則於艱苦
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
也洞歎息而去或言先生自悶如此寧无不傳之懼
楚望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子以爲區區人力所致
耶楚望家甚貧且將老不復能授經嘗歲大祲家人

㭊木實草根爲食處之宴然曾不動意惟以聖人之
心不明而經學失傳若已有罪爲大戚年八十七卒
門人之中惟新安趙汸爲高弟嘗問治經之要先生
曰在致思然不盡悟傳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爲思
也先生於六經之學以所自得而教人者如此又嘗
謂周易春秋實夫子手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
得其不傳之旨然後孔門之教乃備云

經書自秦火之後幾不復傳於世賴天心監祐聖
教雖湮得漢時諸儒口傳手疏以至於宋而大道
昭明如二曜遁彰五星畢聚雖有異教莫得而晦
蝕之豈非後人之大幸哉然而研精殫力以究其
不傳之蘊未有如楚望之備嘗艱苦者其處極貧
而晏然知其中之得者審也

蕭惟斗

惟斗名𣂏秦中人性至孝自爲兒時已不凡初出爲
府史上官語不合即引退讀書南山者三十年玩誦
不少置卧輙倚其榻於是博極群書凡天文地理律
曆算數靡不研究侯均嘗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

斗爲識字人及門受業者甚衆人皆聞其名而敬信
之有鄉人自城暮歸者遇盜欲加害其人詭言曰我
蕭惟斗也盜驚而奔去又嘗出遇一婦人失釵道旁
謂殊无他人獨翁居後耳惟斗即至家取所有釵以
償之其婦復得所遺釵乃愧謝以還世祖分藩在秦
時辟侍秦邸以疾辭尋授陝西儒學提舉省憲大臣
即其家具宴爲賀使一從史先至惟斗方汲水灌園
從史不知爲惟斗遽使飲其馬即應之不拒及冠帶
出迎賓從史見有懼色惟斗殊不爲意所授亦不赴
後累改授至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成宗時拜太子
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
時尚酒故也尋以病力請去職人問其故惟斗曰禮
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因辭而歸生平
制行甚高躬履實踐其教人也必自小學始爲文立
意精深言近指遠而一以洙泗爲本濂洛考亭爲據
關輔之士翕然從之稱爲一代醇儒焉

爲府史而語不合即退居讀書至於三十年誰能
如此立志如此用工者至其教人必由小學制行

高而踐履實一代醇儒允哉不愧

朱克升

克升名公遷鄱陽人父梧崗公閏同郡吳中行得朱子門人黃榦之學於饒雙峰倖化而受業焉於是大肆其力道德文章卓然名世克升之學得之家庭順帝時以遺逸徵至京師授翰林直學士錄勸帝親賢遠佞抑豪强省冗費修德邺民以回天意而定民志不肰變在旦夕帝亦嘉納當國者惡其切直不能容克升亦知世之不可有為力辭章至七上乃出為金

華郡學正生平於經傳子史百氏之書禮樂律厤制度名物无不究悉通貫而尤用力於聖賢之道以正心誠意為主眞知實踐為功天性仁孝勤於著述剖析經傳極其精密而又善於訓廸溫煦諄諄不倦故所至无賢不肖皆樂從隨其大小昏明皆有所造所著有朱子詩傳疏義四書約說通旨其自序有云說詩之難久矣自孔子說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孟子說北山之詩我獨賢勞而後世雖其人漢儒章句訓詁詳於詩則說愈煩而意愈窒至明道先生猶得孔子說詩之法又數十年得朱子而備蓋詩主咏歎與文體不同詞若重複而意實相承意則委婉而詞實甚峻朱子取法孔孟又法程子少以虛詞助字發之脉絡較肰自明肰虛詞助字之間似輕而重似迂而切苟有鹵莽滅裂之心未有不以易而視之者諸家惟輔氏說條理通暢間因其說而擴充之剖析傳文以逆經旨嘗持其无敢慢之心堅其欲自得之志積日累月乃若有默契焉惟以意逆志者必有大過於斯云云其序四書約說有曰詳說之餘能反說約則舉

其槩而無不盡詳說有毫釐之差則說約有千里之謬詳而必精精而後約則脉絡合於體統其於講求也幾矣

自孔孟以後學至宋儒而大著四姓五賢直接顏曾而鄒楊司馬諸公允堪並美賢修塞脉千古為昭雖其時仕學者多而謫學者亦衆肰好德之良愈見尊尚元儒承此修明頗多當時如魯齋靜修草廬皆大顯於時而仁山白雲則隱而彌耀尤其難及者矣若其篤學積行有功朱子不愧吾儒之

正則壽翁達善惟斗楚望諸公固皆其表表者乎夫人生而得與聖賢同時誠爲莫大之幸克升從吳中行處上遡至勉齋而獲聞朱子之正肆力於道德文章而尤以正心誠意爲主真知實踐爲功去敢慢之心而堅必得之志知時之不可有爲而僅居學正觀其說詩與四書真心之有獨得者矣

希賢錄卷之四終

希賢錄卷之五

江都後學朱顯祖雪鴻輯　男澐　孫偕校訂
姪湄　姪孫楷重訂

薛敬軒

先生名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自幼讀書史過目輒成誦端重不爲兒嬉年十二即能詩賦父貞洪武中鄉薦延元儒之戍其地者爲之講論經史及周程張朱之書於是慨然有悟悉棄詩賦舊習從事伊洛之學諸耆宿以爲聖門有人結爲小友先生遂厭科舉

業一志以求道精思力踐至忘寢食言動必質諸書有不合終夜反復尋究時例生徒無舉者謫其教官充戍先生父方司教鄢陵鄢陵生徒從來無舉因命先生應鄉試遂中河南第一明年登進士蓋永樂中也宣宗思振風紀擢監察御史時相三楊欲識其面令人要之先生辭不往曰職在糾劾無相見禮一日三楊於班行中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屈乎相與嘆歎不已差監湖廣銀場同列以爲賀先生舉古人詩曰此鄉多寶玉愼勿厭淸貧至則躬食蔬正風

俗乎錄性理大全潛思密玩嘗値雪盈尺不輟中有所得秉燭疾書或通宵不寐或時手舞足蹈嘗察沅州銀課不足苦累地方抗疏罷之正統初設各省提學命先生僉使山東先生欣然曰此吾事也至則首以朱子白鹿洞規開示學者按臨所在必先考其行誼而後及文藝集諸生親爲講授隨其才器成就之並不求全責備諸生感慕皆稱薛夫子有生貧而願退者先生問教官此生祭祀有掌否曰掌磬先生曰聖門著教尚矜不能磬八音之一生能鈞聲固足磬

也其曲養人材如此王振用事問三楊吾鄉誰可大用三楊同口薦先生召爲大理右卿諸生聞召哭送數百里爲位而祝之先生至京人宿朝房三楊過之不値語其僕曰若主之召王監意也朝退當詣謝先生不往又使語之又不往振更餉先生先生又卻之振曰夫能以美官予人者我也今不以美官而以餉薛公之卻宜也乃改先生大理卿先生不謝如前李文達爲先生所厚門人復強之先生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謝恩私室者振聞殊不悅遇諸途又不下禮

一日振議事東閣下諸卿皆拜先生獨不屈振望見衆中頎然立者知爲先生也因貌恭而心銜之會振有從子恃勢欲陷一婦人死下御史搆己誣服先生爲之三覆三反力辨其冤御史王文素憾先生而諂振因嗾言官劾先生受賄出人死論廷鞫振曰是固當死竟坐死繫錦衣獄待決人皆爲先生危之先生怡然曰死生命也爲人辨冤死亦何愧手持周易讀不輟及臨刑時神色自若適振有老僕痛哭爨下振聞問何故僕曰薛夫子賢者而坐大辟今日將刑故

泣因爲振言先生生平振意始解會有大臣申救得免放歸爲民先生家居七年杜門不出雖鄰里罕見其面造請益粹弟子來學者日衆先生拳拳誨以從小學及大學由灑掃應對以至精義入神不事語言文字而惟責之躬行之實問及科舉之學則默然不答終日衣冠危坐如對神明洛陽閻禹錫徒步來學及別先生告之曰程門教人居敬窮理而已王振死起爲大理寺丞尋致仕戶部侍郎江淵言先生心術正大操履淳潔躬行實踐深明理學宜置之館閣以

賚啓沃不空聽其歸去乃名還陞南大理卿南京鎮守太監與安時無抗禮者先生至安特降階爲禮退謂人曰此與王振作對者何可屈也午節饋扇先生以爲此朝廷禮不受又中官金英奉差過南京公卿俱郊迎更餞之江上先生獨不往英乃言于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彼雖不送吾不怪也歸言于帝遣使名將大用而中官沮之御史劉孜亦薦先生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君子之儒不宜置之閒遠乞名供館閣之職上未允方爲大理卿時蘇松有飢

民貸粟富家不得遂火其屋而竄於海王文奉命往按籍至五百餘家坐以謀反衆皆畏文莫敢言先生抗章力辨止坐其魁三四人王文大恨曰薛某舊性尚在必報之先生聞而笑謂辨冤獲罪又何愧也正統復位改元天順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一日名入便殿上方燕服先生不入俟上易服乃見所陳皆太學誠正之義時有矜迎復功者先生曰凡事取必于智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尋爲會試考官錄成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或謂此數

字久不言矣請易之先生曰生平所學惟此數字耳時方罪于謙與王文俱坐極刑先生進言陛下復登寶位此天意也今正月陽生乃天之道陛下用刑宜體天乃詔減等帝初復位日接見先生禮遇甚優已而連日不見又遣使徵獅子西番先生力諫不聽又曹吉祥石亨用事李賢徐有貞皆能先生歎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遂引疾求去石亨雅敬先生親來視疾曰先生既不肯留願爲先生請勑即家塾敷教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昔許魯齋去位元世祖賜以

勑書爲教鄉里魯齋懸之屋梁終不以示人若資其養何若不辭官耶亨歎息而去先生在閣僅五月歸行至直沽風雨糧乏日中猶未食先生吟詠不絕子淳有慍色先生怒之曰身困道亨庸何傷也先生既歸四方來從學者甚衆市館至不能容先生隨其所寓圖書箴銘常在左右手不釋卷辭受取予一毫不苟玩心高明默契其妙嘗有詩句云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先生所學一遵伊洛微言以爲宋子以來斯道大章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平生一

言一動于理稍有微失輒終日不樂必改之而後已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接人和氣可掬不論衆寡小大一以誠待造詣高明踐履篤實晚年益臻純熟其教人也有序言皆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嘗謂五經四書只一性字括盡故惓惓以復性爲教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于身心體而行之不然則無異于買櫝而還珠所著讀書正續二錄皆因誦積有得輒爲劄記以備遺忘未嘗有意著作門人子弟集其詩文雜稿爲河汾集大約皆切理之言後遘疾衣冠危坐而逝贈禮部尚書謚文淸隆慶中從祀孔廟其鄉祠賜額曰正學

明儒之盛並美有宋而諸力見地亦多有不同先生精思力踐卓立不撓識精養純從眞正讀書而得嘗言韓魏公范文正諸人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名聲乎於天下前朝從祀不過四人而先生居首允矣一代之儒宗不愧千年之俎豆

曹月川

先生名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永樂時以鄉薦爲山西霍州學正生平篤尚理學教人務躬行實踐日事著述有四書詳說孝經述解儒家宗統家規輯略等書座下足着兩磚處皆穿靜專之功如此其事父母也養志愉色及居喪五味不入口寢苫枕塊始終不易既葬廬墓六年不事浮屠巫覡上書於縣請毀淫祀年荒勸賑存活甚衆父好善信佛先生輿言聖賢之道作夜行燭一書呈父誦之謂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也老氏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

其由之路也其言甚精父卽從之在霍庠十年士子皆服其教循循雅飭一于禮義郡人亦皆薰化方岳重職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之凡考校諸庠士必請先生主去取後調蒲州學正霍庠士子上章懇留蒲庠亦上章爭之霍章以先上得允後卒終于霍郡人爲之罷市巷哭雖童子亦悲泣其德之化人如此正德中大司馬彭公澤稱先生爲本朝理學之冠欲舉從祀孔廟嘗致書河南撫李公謂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于誠意劉公潛溪宋公至

于道學之傳則斷自月川曹先生始焉而通紀中以
為先生學行猶在吳康齋之右云

人子之事親也故貴者諭其親于道先生之父好
善而信佛則所謂好善者固未是吾儒當止之善
也先生作夜行燭呈父而父即樂從此豈世俗之
孝所得而疑者至于教士而士從感民而民化彭
公以為道學之傳斷歸月川知其佩服者深矣

丘瓊山

先生名濬字仲深廣東瓊山人幼孤嗜書從親友借

讀武從市肆假抄閱有積書之家必豫計納交有遠
涉數百里積久至三五年而後得者甚至為人厭拒
博學強記世無與比景泰時中二甲第一首選庶吉
益讀未見之書究心本朝文獻授編修歷侍講進學
士時士子為文以奇怪相高甚或不可以句先生主
南京鄉試及會試凡險怪詞語皆痛斥之怨排不恤
及為國子祭酒尤諄諄為學者誡之文體乃歸渾厚
又是時士有慕道學名而行過為詭異者先生因會
試發策言之俾士習趨于中正掌太學者十餘年論

者謂其師道尊嚴綜理微密慎取與恬仕進富于思
問是非臧否常與人異趣奏對勅諭引經証史條達
詳明讀者知為有用之儒嘗言祖宗用人于科目歲
貢之外別有賢良方正才識兼茂經明行修諸科下
至富戶老人亦在所用蓋以天下之大人各有能有
不能故以此待之使盡用而無遺也願復諸科以收
天下之才

又嘗以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但其書至修
身齊家而止而治國平天下之道尚鈌乃采經傳子

史有益治國平天下者分門輯類附以己見為大學
衍義補百六十卷又以成天下之大務易訓先幾更
條四目曰謹理欲之初察事機之始防奸邪之漸炳
治亂之原而總之曰審幾微自為一卷以首補誠意
正心之要書成上之孝宗覽之大悅批答有云卿所
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賜以金帛命發
坊刊行掌國子監事後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
淵閣大學士入內典機務

先生疏言臣之壯也亦欲有為今老矣閱久歷多始

知天下事思之非不爛然第恐行時不如言時人心不似我心所進大學衍義補平生精力盡在是書倘採一二見諸施行雖不用臣如實用矣又言衍義補一書臣所竭思盡慮搜古察來固非若康成之訓經義泛濫無歸安石之假經言紛更變亂明上不棄進之內閣是臣書遭逢之日也臣請擇其要矣第奏上乞下內閣儒臣會同斟酌擬諸施用或有窒礙姑留俟後臣決不敢護短求勝帝曰謨猷人告大臣之職卿究心當世久矣所欲有言其即以聞先生上言臣

本書中有曰廣圖籍之儲者竊惟圖籍所載皆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道德文章之美行誼事功之大天地山川人物風俗之所載禮樂刑政制度文爲之所出今賴知古後賴知今者也是以自古帝王急爲先務即漢唐宋創業之君始有天下莫不先收圖籍迨其中世稍有散闕輒分行天下懸賞購求至授官以酬之五代亂離猶然不廢高皇帝至正丙午年即首求遺書既下元都得其館閣秘藏又廣購于民間及沒入于罪籍一時儲積不減前代自古

藏書不一所今並其任于翰林竊又惟高皇御極三十年所有制作多出宸衷非若前代帝王假手詞臣之比今頒行者惟祖訓大誥四書其他雖有編梓臣民稀見至其編在內閣書目者猶有御註洪範尚書存心錄精誠錄省躬錄志戒錄文華寶鑑爲政要錄醒貪簡要錄農技簡要錄務本訓女戒外戚事鑑忠義錄武臣鑑諸書是皆聖祖心思之所運手澤之所存至于當時儒臣所纂則又有洪武聖政大明帝紀皇明寶訓等書盡藏內閣天下無由覩記請如洪武

六年翰林學士詹同宋濂等纂集日曆輯爲一書上而朝廷用以資治下而學校用以教人科舉用以取士亦不刊之典也至若列聖相承代經六帝致治之踪惟賴寔錄寶訓二書書止內府內閣各儲一部既無金匱石室之儲又無名山副藏之制設或一時有失後且求諸草澤之中訪諸傳聞之外真贋莫辨非但大功興政莫得而紀而明君良臣爲人蒙污或亦有之矣臣愚過計欲乞于文淵閣近地別建重樓專用瓦石砌甃各書藏以銅匱庋樓上層其他所藏文

書可備其日纂修者亦各寫錄盛以鐵匱庋使卜齋則祖功宗德傳以無疑國家典章倣之不甚當嘉納之時太監李廣漸進左道親近用事先生因上疏陳時政之弊略謂漢唐宋世至百餘年後往往中微以至不可振起皆以繼體之君世道豐亨宮閤遊樂不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信任非其人用度無所節因循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取敗亡之歸向使其君若臣當其將微之時灼然預知其勢因上天之垂象汲汲反躬修省以祈天永命國祚豈止于此哉今災異迭見咎徵可畏宜釐弊政盡復舊規以應天意更願陛下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其好尚勿流于異端節其財費勿至于耗國公其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臣姦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幾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因擬上二十二條凡萬餘言大抵皆設爲矜咨之辭如云自今以後臣下有言佛道二教可延福祚者請折之曰古之好佛者無如梁武帝從道

者無如宋徽宗然武帝餓死臺城徽宗殞身漠北皆致酷禍效何如也有言工作之人勞苦當加陞賞者請折之曰國家于百工技藝有官者各有俸祿無官者亦有糧給其作勞成效皆其職分當爲乃欲一次畢工一次陞賞國家安得許多錢糧官爵餘皆類此上覽奏甚喜益加向用批答以爲切中時弊命議行之先生時年已髦其後上日英明頗遠近習而聽信內閣先生啓之也先生頴悟絶人無書不讀自弘治登極進大學衍義補即蒙眷注馴至內閣尤加倚任有言必聽有議必行然髦期多病乞休疏至十餘上不允惟免朝參專令內閣辦事生平著述甚多其爲己之學見于朱子正學的叢採朱子生平微言要義倣魯論而作其經濟之學見于大學衍義補至于世史正綱謂秦隋之末有未可遽奪漢唐之初有未可遽予之類以明正統之大義又爲家禮儀節考諸儒論說以補朱子所未備以立世教之大關明朝大臣中律己之嚴理學之正著述之富未有出先生之右者

先生生平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其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絕無爲中官之作其介慎二也歷官四十載自處一如韋布止置一區京城東私第始終不易其廉靜三也爲學以自得爲本循理爲要嘗誡其門生謝遷王鏊兩學士讀書循理毋狥飲廢事又嘗面檢修撰毛澄廷對策中多用小學史斷全無自得之處以故翰林後進亦多憾之其卒于位也家人治裝惟圖書數萬卷帝爲輟朝特進左柱國太傅謚文莊賜賻祭葬遣行人護歸官其孫尚寶司丞

後復以曾孫繼其官賜祠于鄉曰景賢

一代之中全人最難若先生者德言與功俱爲美備眞儒家之麟鳳垂光百世者

胡敬齋

先生名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六七歲時受學于家塾言動如成人及將冠受舉子業知無所得而厭之聞吳聘君講義理之學于崇仁里慨然徒步往從事於是一意以古人自期以斯道自任以記誦詞章爲不足事而專用心于內其學以主忠信爲本求放心爲要于書無所不讀于理無所不究存諸心者不以一時而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而或遺謂聖賢成始成終在于敬因以敬名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子如賓客雖在枕衽筵簟之細亦必區別精嚴不相淆亂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間躬衣簞食每有超然自得之意一切紛華勢利舉不足以動其心而隱微幽獨愈嚴愈密應接賓客終日儼然而性度寬和談論亹亹不倦人故往往樂從之游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辨

居家惟以悅親爲事執親之喪哀毀踰節三年不入寢室事兄甚恭有疾躬爲調藥家人化之篤宗族訓子姪不倦歲時祠薦悉遵古禮嘗曰堯舜之道不外孝弟夫子之道不外忠恕士之游情高遠者非也故其爲道必始于卑近以漸進于高遠循循有序家食有餘推以與人後益窘迫簞瓢飲食處之泰然或爲之籌畫先生曰以仁義潤身牙籤潤屋足矣四方來學及門甚衆于是築室梅溪山中聚徒會講語學則曰爲己語治則曰王道嘗曰學不爲己根本已失雖

有顏孟聰明亦不濟事又言人之爲學易偏苟無眞
儒爲之依歸則高者入于空虛卑者流于詞章功利
是以依乎中庸爲難又曰好高妙厭卑近好奇異厭
平定喜寬縱憚繩束學者之通弊又曰學者工夫寧
下勿高寧沉勿浮貴博不貴雜貴精而不貴悠又曰
以眞心行仁義是爲王道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
所又曰一日克已復禮此王道之本也又曰聖賢之
教雖多不出存心處事存心以敬而處事以義後人
處事多是智計才識未有義以方外之實學故獲禽

雖多而終是詭遇惟見得分明則王道霸術判然兩
途而不相混矣其立論大指如此嘗欲周游四方以
充廣其聞見于是與二三高弟適閩歷浙入金陵泛
彭蠡所至英傑相迎洛請其益以豪放之士易流於
曠蕩不憚反復使不逃于所向時學使李君齡聘先
生主教白鹿書院又嘗以諸生敦請講學貴溪桐源
書院並爲立學規使永遵守大率以崇正道斥邪說
爲首務一稟考亭成法自孟子後獨推二程朱子爲
正傳他不與焉所著居業錄論聖賢德業經傳指趣

學問工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而于異端
佛老尤深辨而詳闢之惟恐其陷溺人心而變亂士
習淮王嘗請講周易待以賓師之禮焉先生言爲學
大端不出存心窮理二事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
寅曰恭曰畏曰翼翼曰戒懼曰戰兢曰齊莊字雖不
同其實一也今人不去敬上做工夫只去心上捉摸
照管要求虛靜所以入于虛空不知敬則自虛靜不
必去求虛靜此心存便有主不是無心晦菴所謂靜
中知覺也聖學以此做根本存養省察皆由于此此

敬該動靜兼內外未窮理時當主敬以立其本既能
窮理又須敬以守之方幾不失蓋能主敬則惰慢邪
僻之心不生德性常得其養而天下之本在我由是
窮理修身可以馴至篤恭而天下平若管遏絕思慮
以求不雜程子所以說欲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有
意于坐忘即是坐馳敬則自無此患矣惟無事時不
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
得其宜乃動中之靜敬便是操存非敬之外別有操
存工夫也只致其恭敬則心肅然自存非是捉住一

心存在這裏也讀書論事皆推求到底便是窮理非
是懸空尋得一個理來也自正學不明名教無主學
者幾要心上用工便入于虛空纔有志于事業便入
于功利皆見道不明故以近似者爲真也又言天命
之性與生俱生不可須臾離故未與物接之時此心
未動此理未發然此心寂然在內則此理全具于中
故戒懼以存養之若果無心無理則存養何用惟有
物在內故須主敬存養也近日學者做工夫不得其
真多入異教似是而非蓋其高妙之言足以動人然

彼之存心適以空其心之體滅其心之用彼之見性
不過想像其形似非真見乎天命之性而萬事萬物
之理無所不該也故爲心學之害者莫甚于禪而今
之爲心學者多入之以其喜虛靜好高妙忽吾儒下
學之卑近厭應事察理之難而欲徑趨高大無滯礙
之境故也又有敬齋集海內傳誦萬曆中從祀孔廟
先生爲人嚴敬清苦力行可見其議論定由涵養
體驗中來故能廣大精微高明而平寔不爲名位
所動異端所惑而甘心蓬蓽足以羽儀乎一世昔

人謂明代理學之倡惟薛敬軒胡敬齋讀書居業
二錄粹然一出于正然敬軒身居館閣立朝事業
彰明較著敬齋以布衣終身而敦本尚寔有體有
用與敬軒誠可易地故雖與白沙同出吳康齋之
門而所造則迥乎各異云

朱備萬

先生名善豐城人九歲通經能文元末隱居纂述孝
事繼母高帝定天下設學校時豐城尚爲富州州守
請先生訓導南昌守復聞先生於朝授郡教授郡徵

赴京廷試第一除翰林修撰署院事兼知制誥後以
奏對失旨謫教遼東尋赦還鄉授翰林待詔時民間
婚姻之訟甚多兩浙江西尤甚蓋以姑舅兩姨子女
法不當婚故爲仇家所訟至有婚嫁已久兒女成行
有司尚爾逼奪使伉儷分離子母永隔冤憤難伸者
先生疏言尊屬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謂父母之姊
妹與己之身是謂尊屬己不可以卑幼匹之若己爲
姑舅兩姨之子而彼爲女門地相當長幼相若爲子
選婦爲女選夫寔莫先此此律不明獄訟繁興甚可

傷僩願下臣奏弛此禁帝渙然之明年授文淵閣大學士帝與羣臣論治先生言致治在任人擇衆賢爲耳目則視聽周任衆知爲計慮則澤施溥今天下太平迓任賢才克當聖慮他日講心箴家人卦皆稱旨後以疾告歸卒謚文恪

明初將略甚偉而相業未盡文臣之中金華青田其最著者矣求其從學中得力出處無當者則先生爲得正觀其奏弛婚律及與高皇論治之言固有裨倫常而知治要者

方正學

先生名孝孺台州寧海人父克勤明初知濟南府有異政先生聰穎絶倫雙眸炯炯如電讀書一目十行俱下髫時已善屬文見典冊所載聖賢遺跡輒欣然願慕年二十持所爲文請業於宋濂濂一見大加賞異曰吾儕位禁林數年閱天下之士多矣未有如子者後以薦召至京師太祖見其舉動端莊謂皇太子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毋而試來子輒視定高下計遷至先生獨不諱謂此與人者不能用當爲子孫光輔太平先生既歸杜門著述會有仇家牽累有司械赴京上立命釋之家居益窮嘗臥病絶糧亦處之泰然授徒石鏡若將終身其後復徵上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化謂今非用孝孺時乃除漢中府教授詔許水陸給舟車赴任

先生在當時卓然一代儒宗太祖大漸遺命必先名孝儒及建文嗣位卽召爲翰林侍講值文淵閣先生以周官輔君毋變更舊制時諸王以叔父多擁重兵難制而代王貪虐先生請以德化導之蜀王素以賢

著乃遣代王往四川侍教蜀王已而靖難師起燕兵大至其勢日逼建文戒諸將無使朕有殺叔父名燕王遂直抵南都先生言計不能行燕王卽位族滅諸臣下而先生特慘先是上發北平僧道衍密啓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天下好學者種絶矣上首肯之及師至金川門建文地道中遯去人皆不知傳宮中自焚先生卽衰服晝夜號哭鎖撫執之以獻先生不屈繫之獄遣人諭旨先生堅不從及議頒卽位詔召先生先生以

所衆見且號慟不止上降榻慰諭謂此吾家事先生
何自苦因授紙筆命先生作詔先生大哭擲筆于地
曰死卽死耳終不肯草上大怒乃命磔于市宗戚坐
死者至八百餘人先生學術淵源河洛文章大類蘇
氏而正論過之忠義之氣凜然蜀王嘗聘至蜀甚加
敬禮賜號正學齋故稱正學先生所著述甚多因時
厲禁皆毀惟遜志齋集四十卷成化初始梓行世而
永樂末年亦謂方孝孺輩皆忠臣後至天啓嘉先生
忠烈特予祭葬命所在有司新其祠宇

明太祖之于先生一見而重其才目之爲異人又
有吾不能用留爲子孫輔太平之語及其大漸又
遺命先名先生蓋開創之初方重刑賞而先生學
主教化觀其欲行周禮正繼世守成之相也不幸
遇燕王之變禍起家庭先生以死殉之至于百折
不回寧舍十族不肯少挫不惟報太祖知遇之奇
而所以立萬古綱常之正者蓋至今猶凜凜生氣
焉夫聖門之學莫大于求仁而求生害仁殺身成
仁孔子固言之切矣孟子生于戰國見人習爲游

說惟恐人自失其本心故亦特言舍生取義蓋孔
孟之旨無非所以立人之道者也但仁則慈祥之
意多義則堅決之情勝宋儒如濂溪明道慈祥之
意多者也至伊川晦菴則堅決之情勝矣當時賭
利之徒附和奸黨詆程朱爲假道學孰知質之孔
孟正吾儒所謂真道學也哉元儒雖多中亦有辨
有明一代真士大儒不可勝述而洪永與建文之
際余獨有感于先生先生早受知于太祖留之以
光輔子孫而先生卽安貧守困味道著書卒之萬

死不辭一心自矢先生之于君亦祇自行其志不
愧生平之正學而已厥後啓禎之世瑞鬪興災義
烈之士昭天揭日史不勝書大抵皆先生一人爲
之首倡也哉

周文修

先生生平卓犖有大志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
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嘗
析歷代忠節事爲書以自省覽名觀感錄更有論語
類編衍太極圖詩經集義邇言家訓進思集芻蕘詩

等皆建文時爲衡府贊善燕兵入城先生具衣冠詣
應天府學拜禮先聖畢即自縊於廡下時解縉楊士
奇金幼孜俱在朝約先生同死而俱不果惟先生獨
踐其言從容就義焉
從來節烈之事尚可激于一時而從容以就必由
生平之學問先生輯覩感錄所志固有定在矣況
又編論語衍太極邇言家訓芻蕘進思其本於正
誼明道者又豈一日之積乎紀言先生死後縉爲
之誌士奇爲之傳謂先生子曰當時我若與汝父

同死今日誰爲作傳夫先生之爲人恐亦不待解
楊之大手筆而後傳也

李時勉

先生名懋以字行安福人少禀秀異勵志顏曾永樂
初進士是歲額進四百七十三人上命解縉選其英
敏者二十八人爲庶吉士讀書文淵閣以應二十八
宿先生在選內與修太祖實錄書成自刑曹改翰林
侍讀値三殿災詔求直言先生同侍講鄒緝上疏略
言陛下嗣紹高皇統緒建立北京本所以爲子孫不
拔萬民尊仰之基然肇建以來工費浩大羣臣不能
深體聖心以致措置失宜百萬之衆終歲在官既不
得遂其父母妻子樂生之心使畊種失時農蠶廢業
猶且征求日滋所取無極至于輸東菓以供費薪剝
桑皮以爲楮料衣食已罄而官司征歛日甚一日率
費數萬貫不足以供一柱一椽之用羣輩工匠假托
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出屋宇已摧孤兒寡婦叫號
哭泣寒暑暴露莫能自蔽倉皇別徙奧突初置又復
重驅莫知所向此皆陛下之所不知而京師人民不

免怨讟夫京師天下根本而人民又京師根本京師
之民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今貪官汚吏徧布中外
朝廷每一差遣即是其人生計州縣官吏賄賂公行
逢迎恐後間有廉潔自守不爲承應還命之日即羅
讒毀無以自明是以在外藩司而下聞有差遣官至
望風應接剝下媚上有同交易小民所積幾何而內
外上下誅求如此今山東河南山陝諸處水旱相仍
老幼流離顛仆道路而京師之內聚僧道幾萬餘人
日食廩米皆百餘石此皆耗蠹以養無用又報效軍

士厚與糧賜使之就役游行往來恣行擾害是乃奸
詭之人懼還原伍假圖規避豈眞有報效之心可任
用者又歲令有司織緞鑄錢齎往外蕃買馬收貨所
出數千萬計而所收曾不什一竭天下所有以奉之
又入貢之人皆覘虛實以圖便利乃使羣居輦轂莽
馬弓矢牛羊衣服盛供帳厚賞賚以待之至于宮觀
禱祠蠹財耗國又其一端夫奉天殿者陛下正朝之
殿也災首及之自非省躬責已改革政化疏滌天下
窮困之人曷回上天譴怒夫國家所恃長久者天命

人心也而天命又視人心爲去留欲得人心必敦教
化必修禮讓必遂其生養必足其衣食使知父子君
臣之義惇道德仁義之風休養田里之間不見貪殘
虐害之政自將災沴不作而太平可臻更有沙汰冗
員清理刑獄賑濟飢荒罪黜贓吏罷遣僧道優恤軍
士及愼選將嚴考覈等凡十四事時上已決意都北
京方欲招撫外蕃疏中所陳已忤帝意然尚允行其
他事及先生坐謫下獄已罷職不敘後以楊榮薦復
職洪熙即位勑羣臣言事先生復上書條舉時政違

節帝怒縛至便殿命武士以金瓜撲之折其三肋脇
斷不相着及用梃棍而斷骨忽自接臥病一月而愈
人皆謂先生忠誠所感尋改御史令日問因一起言
事一章比章三上語復規切帝色大變謂夏原吉曰
時勉廷辱我吉言時勉小臣廷諫過激頗反見聖德
之大命下先生錦衣獄是夕帝崩宣宗即位命縛勉
見必殺之巳命即斬西市毋令入見使者傳命出端
西旁門而縛者從東旁門入因相左遂得見帝問爾
何觸忤先帝疏何語具數之勉數至六事少止帝曰

未盡胡止對曰天威在上臣不能悉記帝稍霽曰是
弟難言爾今草安在對曰已焚之遂得釋命與修兩
朝寔錄書成陞侍讀帝嘗至史館撒賜金錢諸學士
皆俛取先生獨正立帝命至前出餘錢賜之
故事中官送書文廟祭酒設茗延欵正統初先生爲
國子祭酒時王振用事先生不往候振已啣之及其
進書又能茗不設振心益憾使人廉先生事無所得
適彝倫堂前有大樹陰翳妨諸生班列先生令芟其
旁枝振因言先生擅伐官樹入私用取中旨與司業

並枷國子監前錦衣校至先生方閲課卽起免冠受縛徐呼諸生前品第其高下顧傒屬吏校乃去是時天方暑枷三日不釋合監生徒三千餘人周旋左右有石大用者見先生老願以身代枷奏已入適會昌侯生日諸公皆過侯家爲壽助教李繼雅嘗游諸公間因諸公以懇于侯太后正使人賜侯家物侯因附奏太后遂得解先生爲祭酒凡六年崇廉恥抑奔兢別賢否示勸懲倣胡安定教法隨才成就規條嚴肅而恩意稠至諸生有疾病或不能婚喪者扶持贍

給之後乞致仕合監生徒鼓吹遠送傾朝出餞商賈爲之廢市一時傳爲盛事及先生卒撫臣爲請贈謚尚書胡淡等以爲如先生者官雖不過四品而學行節槩出前臣上遂謚文毅成化時以先生先朝遺直改謚忠文加贈禮部左侍郎

明臣書奏多不朽者先生應詔之言字字切直最爲動聽而適非帝意故不見納至仁宗時金璞折劾仍復直陳已命立斬而由門一謀遂得見帝督威獲釋殆冥冥之中有以鑒其忠而巧全之其後司成太學秉正作人幾危闔怒而卒亦獲解致仕而歸如先生者我心實向往之

陳先世

先生名敬宗慈谿人永樂初進士選庶吉士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重修高廟實錄除翰林院侍講宣德中陞南國子司業進祭酒先生爲人高明力學教人以持敬爲主規條整肅倣胡瑗之政辨于朝常時有咸寧楊鼎者年二十餘舉鄉試第一聞先生嚴教卽求入南監閉戶讀書爨食朔作時禁夜燈國學尤甚

鼎穴小甕照讀爲徼者發先生特貸之時鼎尚未有室有郡守欲妻以女鼎曰遊學在外不告父母不敢從也先生聞而益重之第其德行爲國學最而鼎後卒顯

正統中先生考績赴京王振慕而請見欲致之門下以同㤗與先生同年托以達意先生言某忝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何以見諸生㤗乃爲振請先生書法極高以求書爲名先之以禮幣則彼將謁謝振乃具羊酒綵幣求書程子四箴先生走筆書成而歸其禮幣

終不往見錫士奇嘗請聞其過於先生先生直語之
士奇謝曰公真吾師
先生在職十九年以不附振終不遷轉士大夫益高其風節所教生徒多位卿貳而先生不調時李時勉為北監祭酒而先生南監人稱南陳北李焉生平動止有常一語不妄片章尺楮皆關名教景泰之初引年致仕家居不輕出入破其容接者莫不興起後卒諡文定
首善之地風教所關不得其人必乎人材之少國家不獲收其實用也有先生之品行幾堪楷模羣彥砥礪頹流至錫鼎者亦士林所希見宜其為先生之所重也哉

吳敏德

先生名訥常熟人自幼穎悟七歲能背誦五經及長博洽羣書力學尚義永樂時以儒士召入便殿奏對稱旨留侍闕廷洪熙初侍講沈度復薦先生經明行修擢湖廣道御史出巡浙江赫然有聲仁和縣庠有宋高宗御書九經論孟碑多委棄行路先生拾湊全楷置之殿廡李公麟畫聖賢像有秦檜為記先生令磨而削之表陸贄奏議修岳飛祠墓議論舉措有先賢風繼巡貴州恩威並著後陞至南左副都御史居臺中十餘年敬慎廉直先生之學由博入約自體達用以行詮為先為文根抵羣經波瀾兩漢嘗以淺學後進為韻府羣玉秀才著有小學集解性理羣書補註思菴集文章辨體等書守臣上言先生學行醇正著書立言深通治體宜徵赴禁密以備顧問其後在朝既久以老乞致仕宴勞而遣之周忱巡撫江南見先生環堵蕭然欲為新其第先生言某素不愛華偭用勞民傷財忱乃止年八十餘卒鄉人列于子游祠內追謚文恪

始余少時即久寓毘陵數登君山望海其後又游蘇者數月流連虎丘陟靈巖坐天山閣遙觀太湖蕩人胸臆思欲一至常熟訪言子之蹤而每因雨阻庚午仲冬滋兒與任城潘君徧覽吳下風景相與詣子游祠歸來詳述其事如身至其地親見其人焉敏德先生是真文學列之于祠可謂繼美矣

魏仲房

先生名驥蕭山人永樂會試一榜授松江府學訓導尊嚴師道教而且愛學舍諸生有夜讀者先生躬攜茶粥往慰勞之九載考滿諸生詣闕乞留復任三載會修永樂大典召爲太常博士後陞考功員外郎轉南太常少卿正統時官至吏部左侍郎先生爲人好分別是非或時面折人當官廉勤祇愼雖王振亦重之遇振于途不避車居官舍止攜一蒼頭一日帝御便殿問以事從容陳奏帝慰是之後嘗被命往南京

考察有所存俸金臨行莫寄遁匙中同年子爲刑曹郎先生便付之不加識鑰郎以爲請先生怫然曰何待前輩之薄也遂爲郎之皆竊窺如其數而贋易之比先生歸召工鑿金金則贋先生一歎息而已乃其工私語蒼頭曰向有某官舍人託我爲贋金蒼頭以告曰毋洩寧亾金豈可失歡已而郎出知某郡謁先生求教先生言君爲人練事何郡之難爲第須簡勅舍中雖在至親不可忽易郎毋念先生言已而舍中稍露其竊贋金事始大驚及入覲如數償先生先生

駭不受曰原金具在無易者其爲人長厚類如此後改南吏部尚書義內有瑞麥白兔之祥先生皆弗奏天旱命恤刑有一男子呼寃者諸司以其年少欲緩之先生反覆鞫獄詞曰是眞巨憝天旱正爲此何得姑息獄決果雨景泰元年先生至京引年請老大學士陳循爲先生門生詣請少需且以北冢宰處先生先生曰君位輔臣當進賢爲天下奈何私我竟致仕去乘小舫時阻于津關其子稍立伎舫頭先生曰藉此耶命去之居家二十年布袍糲食不別治生首笠

課田與傭竣雜處嘗至郡城謁衙官舟官舟問誰從人曰魏公也官未審先生曰弟應以魏驥仍未審先生曰應以蕭山魏驥終不言尚書年九十八卒就枕口占有云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光直上行遺書子完勿請營葬勞擾鄉里既卒而復言辭不亂良久就化時成化七年也先是御史梁昉疏先生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之因命禮部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給米三石勅未至而先生卒有司業得請如例祭葬營墳使至先生有老姿邇子完曰而忠父

言乎完即詣闕辭免帝曰老臣清儉身後尚爾可謂
其辭先生樸不勝衣而好學不厭孝友刑家信義重
鄉里居官為良吏典教為明師門生舊屬顯達者不
可勝計縣官為之請謚曰文靖
教士而盡愛養居官而抗權倖立身行已之大端
也若賡金罷不問冢宰去不居此等心胸又豈易
及

蔡虛齋

先生名清字介夫福建晉江人成化中鄉試第一後

成進士飭躬厲行動學古人自幼好學至老不倦溇
于仕進病告在家一意講學江南士多從之游弘治
初以母命赴選得禮部主事吏部尚書王恕稔其學
行奏改吏部司勳時與諮訪談論先生言今朝廷之
患在紀綱廢弛以至士風日弊民力日絀當大有以
振作之又薦引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
時照古十鄒智以論事下獄罪且不測刑部尚書何
喬新方在告先生請喬新强之出喬新即疏救智得
謫官嶺南未幾先生乞便養陞南吏部文選郎一日

心動遂乞終養至家兩月而父歿人謂孝感所致正
德初即家起江西提學時宸濠方圖不軌凡朔望藩
臬皆先朝見次日乃謁孔廟先生至力請僚屬同日
行禮先謁廟而後朝王宸濠生日令各官着朝服賀
先生曰臣子見君則朝服無見王者去蔽而入宸濠
怒一日宴藩臬濠嘲先生曰公乃不能作詩先生對
曰某平日于人無私蓋私與詩二音相近警之也濠
益銜之其後濠奏求護衛已得請矣而先生快快有
後言濠聞欲誣先生以非議詔旨先生正色對之遂

疏乞致仕濠猶佯善挽留且欲以女妻其子先生力
辭而歸家極貧雖至副使猶貸于人以給用先生體
素羸弱而色清氣和外簡內辨與論天下古今一以
禮義折斷其言剴切精深常帷燈臥榻旁或夜分與
諸生講論寢後有得亟起書記其淵軌貞風使人妄
消躁息嘗密為箴不以示人積久至五十餘條皆自
箴自砭之辭兢兢然惟恐得罪天地君親負慚師友
嘗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虛心涵泳切已體察八字
最為要訣又曰宋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子之

學不明則聖賢之道不著又嘗即其臥處自題云命
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天又
嘗自云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以一
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
時操名器徒以就其一己之私所謂入寶山而空手
回者也時璫方擅權欲引名士以掩人心先生歸未
數月復起爲國子監祭酒命未至而先生卒所著有
四書及易經蒙引皆推原朱子之意又有虛齋文集
四方學者宗之先生自以虛名齋因稱曰虛齋先生

萬曆中大學士李廷機爲之請贈禮部侍郎

先生淡于易學得其傳者同邑陳琛至今言易者皆
推晉江琛字思獻資稟明邁閉門獨學不苟同衆于
世無所倚涉正德時進士授刑部主事乞改戶部管
榷淮安舟稅毋正額足後輒大開關門恣商往來自
與賓客談學賦詩部主責其弛慢先生曰若充類至
盡鈔關之設不北禦人乎轉南吏部考功郎請告家
居嘉靖中起貴州按察副江西提學並辭不赴先生
之學得意在文辭之外常以詩酒自適于山巔水涯
之間有喟然與點之意所著四書淺說易經通典亦
皆推明朱子之旨學者宗之張襄惠公稱先生有遯
世之淡心而非玩世無道學之門戶而有實學世論
以爲當云

前朝至成弘時理學稀晦而虛齋先生崛起實有
獨得觀其自箴之意密密以得罪天地君親負衡
師友爲懼可見至于豫警濠逆不受其籠絡眞易
所稱見機而作者其授思獻之旨雖未盡見然觀
思獻榷關之公恕律己之高超亦可謂無愧于虛

齋者矣

周廷芳

先生名桂秦州人爲臨洮衛軍士戍蘭州年二十聽
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聞段可久集諸儒論學先
生時往聽之可久勖以聖賢可學而至教示其方遂
究通五經篤信力行存心眞至發言不妄見者稱爲
濂洛關閩君子焉諸儒尊之爲良友遂爲遠邇道宗
時恭順侯吳瑾鎮陝是爲本軍總兵延先生訓子累
請不赴曰本軍見役死不敢避若欲訓子則禮無往

教後始令子就學州有水泉先生移居其間浚泉爲
巾動必以禮成紀之人薰化其德遺風餘韻至今猶
在隴西焉
以戍士聞學而能慕至于篤信力行得諸大儒之
正爲學者之所宗又能以師道自任不枉俟家之
席眞矯矯自樹立者吾揚泰州自胡安定後至明
而心齋特著于海濱至有採薪業鬻亦知自進于
學者以先生視之則皆爲不可及云

劉崇觀

先生名觀吉水人正統中進士以疾告歸愈後遂堅
臥不起脫粟䊵袍質行終身每旦祇謁先聖畢即凝
坐一室養性讀書四方來學隨才造就學者稱臥廬
先生縣尹劉晟爲築書院虎丘題曰養中所居四壁
書儒先入德進道之方左右列責志恒心二圖爲誠
明敬義四箴以自警嘗言小學一書雖老不可廢又
言朱文公之言尊信之足矣不必他求也吉水先後
有三儒而先生尤稱篤行焉
正統時進士方進而以疾告歸遂堅臥不起想有
見于時事之變歟觀其質行終身一味力學尚信
朱子有人如此正不待事功之著矣

楊惟新

先生名守陳鄞人父爲縣吏有陰德景泰元年鄉試
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時帝宮中嘗以金銀爲豆
剪銀爲花撒地令宮人宦侍爭拾爲閧笑先生賦銀
豆謠京師傳之其詞曰尚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爲豆
驅良工顆顆勻圓出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
將十餘把琅玕亂灑金堦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

雨雹敲飛瓦中官跪拾多盈袖金璫半墜羅裳縐贏
得天顏一笑歡拜賜歸來坐清晝閧知昨日六宮中
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羊車不至愁烟
空別有銀壺薄如葉幷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銀豆灑
金堦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飱木皮與草根麥
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糴操瓢盡作溝中塵
明主由來愛一嚬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
粒活取枯骸百萬人情詞悲切如此讀者爲之下淚
先生丁父憂又復承重家居七年學益淵邃讀易尋

春秋三禮孝經四書章句多有更定天順二年授編
修尋命教習內侍先生辭不許成化時充經筵講官
嘗講武成至末因進言曰昔儒論稱舜無爲周公稱
武王垂拱而天下皆治後世人主有深居中禁委政
內侍者有高居無爲肆情縱寵者而皆以首藉則憂
勞之心先巽而安危利菑以自斃也此聖狂治亂所
以判惟陛下慎之後陞侍講學士先生素羸疾靜默
自守蒼髯鶴立若山澤之癯一官五品十六年泊然
自處舊時所教內侍多貴幸有欲爲貨賂者先生峻

拒之方弘治爲太子時出閣講學先生選日講預修
文華大訓陞少詹兼侍講學士先是修大訓事涉中
貴者率削去先生獨不肯在廷大臣數薦先生可大
用及孝宗即位論進宮僚官奏擬南京吏部右侍郎
帝手塗南京二字留之時王恕爲尚書劉絡與先生
爲左右侍郎三人協心和與凡人材忠邪平險先生
侃侃言之恕率聽信先生復以經筵禮法峻整早朝
侍衛森嚴難以盡羣下之情習國家之務請經筵之
外更開小經筵以講學擇端介博雅之儒侍班進講

偶或未明輒賜清問早朝之外更御午朝以聽政陛
下退朝文當常御文華前後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
政其說甚詳帝嘉納之會修成化實錄充副總裁仍
兼部事先生請解部務專務史職不允頃乞致仕命
以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史館供職如故後卒訃聞
帝爲嗟悼賜謚文懿已而實錄成贈禮部尚書
先生孝友天摯篤于信義平居和易至所執持莫能
撓奪喬新嘗以治大獄忤權貴幾中奇禍衆謂喬新
固執先生獨壯之先生之學自六經子史旁及九流

莫不綜探卒歸諸道其較淀羣書則抱遺經以求聖
人于言表弟守陞官至南吏部尚書爲文師昌黎學
師伊川莅官精勤嘗與先生對署南北翰林院事時
皆榮之

只銀豆一諸關于民生國計者不淺至于教內侍
而終不肯借徑于內侍端人正士孰有如先生者
孝宗爲太子時即已深知先生既即位而手塗南
字留諸左右亦可謂君臣一德矣至其經筵詳說
帝悉爲之嘉納也若其弟之文師昌黎而學師伊

川亦不愧為先生弟者哉

陳士賢

先生名選臨海人自少沉靜端慤不妄言笑天順四年試禮部考官任濬讀其文曰必古君子也力置第一及見貌頗不揚濬益喜曰聖賢不相既成進士授御史出按江西藩臬有過自紬者先生語之曰悅不以道過不願也成化初羅倫杖謫先生獨疏申救復劾奏諸大臣之不職者改南京提學先須冠祭射儀于學宮歲時肄習既至徐行絲視周旋磬折絃管並

登洋洋翼翼居宿學宮中夜以二燈前導巡行誦讀兩廡燈燭如晝吾伊不絕教人必本小學灑掃應對以至六經及通書西銘皇極經世太極圖其自為禮節東西階舉足先後造次不爽除卷廠糊名之舊同已不自信奈何信人提學三年變色之語不見于家縫折箠之笞不加于輿皂而人畏之如神明尋遷河南按察又改河南提學汪直被命出巡都御史以下蜿伏遡拜先生徐入但長揖直曰君何官先生曰提學副使直曰若能大都御史耶先生曰提學何可比

都御史但恭添人八師不敢先自詬辱詞氣嚴正舉止安詳直亦遜好語曰先生公務既無相涉後毋勞枉也其後仍轉按察河南首釋淹囚除罷諸弊之名舊規者為政一從簡易顧獨于賊吏無所寬貸聞母喪還士民哭送為之立祠服除擢廣東右布政由右轉左先生坐堂上令輿隸別之閒處分治生業不廢使令民以狀來告者予一票令持示所告家使自來詣立贊道振鐸以狥社村子弟捧鄉祭酒長者教之嶺南素苦鎮守中官先生嚴條約革和買減泛役掌市

舶太監韋眷揞尅供辦添採方物先生因詔書減省貢獻請悉停罷雖不盡行亦得減半眷又造私船通番為番禺知縣高瑤所發其貨鉅萬雖都御史不敢詰先生移文獎之其他沮眷非一事會嶺南地震水溢撫按藩臬殊不涉心先生獨從便宜發倉賑濟眷遂奏言先生比昵縣官和同貪墨擅賑侵欺朝命遣刑部郎李行與巡按御史徐同愛會勘同愛畏眷不敢異適先生有所黜吏張槃意必怨逕誘令誣證槃堅不從同愛執加拷掠乃枉判逮繫士民數萬要遮

校尉大用辟除乃得出行至南昌病發李行甫其猶
藥先生竟卒于旅舍時南昌有翰林張元禎家居爲
治先生殮畟以疏絡曰陳公淸儉絕衆殮服以是爲
定而張斆同逮至京從獄中上書畧言先生夙崇正
學一蕰孤忠于處羣邪之中獨立衆憎之表葦眷通
番敗露高瑤按法持之遂移文獎借誠爲監司激儒
懲貪之盛舉乃眷橫行胸臆穢皦淸高勘官頤指假
煉一時並無佐証臣本小吏註誤觸法被逮出罷遂
無他心臣甘沒齒眷意臣必憾遐厚賂陷臣臣雖胥

役寧敢欺衷眷知臣不可誘遂嗾勘官逮臣拷掠百
端恐死無異勘官乃依傍眷語文致遐罪俾官被逮
遐故剛正屈辱不堪憤懣旬日嬰疾而斃臣擯斥罪
餘秉耒田野百無所圖誠痛忠良之卽屈而慮盛世
之長奸冒昧披陳尚冀天日不報未幾而以他事罷
眷先生平生以古聖賢自待其學以克己求仁爲要
滑修黙會不求人知所服惟先人故衣每食飯一盂
韭數莖雞子半枚而已河南奔喪牛車一輛之官廣
東騎驢出都門道而提學南京時韓雍家居亦自減

其騶從焉弘治初工部主事林沂上疏追理先生冤
詔復其官禮塟之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謚忠愍

項山取士不以貌見已加人一等而先生居官造
士直已沮奸一一皆君子風範不負項山之賞識
至于廢吏張斆不懷私憾百苦備嘗必欲爲先生
辨冤亦流品中烈烈者哉林公爲先生追理亦足
以遂張斆之公心矣

吳康齋

先生名與弼字子傅江西崇仁人幼讀書鄉校卽嶷

然有立年十九讀孟子章句見朱子以程子繼統于
終篇歎聖道何寥寥至是又見伊洛淵源心慨慕焉
已讀程子少有獵心奮然曰大賢亦嘗有過人固貧
學于是盡棄應舉文字謝絕人事獨處小樓收斂身
心沉潛義理後漸有得父溥爲國子司業剛介自守
先生往省粗衣敝履人莫之識父命歸娶娶後共往
京師謁父然後同室人皆迂之先生父有友訶其父
曰與阿溺談有當其不淨貧賤不移之意今雖見迂
後必大顯先生强毅堅忍痛自流勵恆慮學之無成

道之不立至于中夜奮興展轉達旦其服膺孔子朱
子之爲人竊寐見之日進不已所讀書洞胺二處耕
牧之事皆躬親之開館授徒四方來學者飲食教誨
師道尊嚴或郤其束脩而惟取其志聖人之道其教
人也由涵養以及致知先據德而後依仁勿忘勿助
而勢無聲無臭之妙然窺其閫者蓋少矣正統中江
西按察臣上言自古有國家者必有懷才抱德不屑
進取之士如漢之周黨宋之邵雍孫復當時咸加褒
贈以勵風節竊見崇仁縣儒士吳與弼守素尚義好

古遁經上無所傳聞道甚早待妻子如賓客視財利
如鴻毛年過五十不求聞達弟子樂從鄉人敬式眞
儒林之淸節盛代之逸民乞勅取到京授以文學高
職如不願仕量與褒嘉亦足敎勵風操景泰中御史
涂謙郡守王宇先後列薦兩召不起嘗歎曰宦官釋
氏不除欲天下治難矣天順初年詔處士中有學貫
天人才堪經濟隱居高蹈不求聞達者所司具實奏
聞時石亨以迎復功恃寵專擅朝議不厭欲借寵賢
德以取衆望復以先生爲言上乃使行人曹隆賫勅

往聘與之偕來時先生年將七旬及陛見帝曰授左
春坊諭德朝士悚然以爲盛事先生疏辭並納還賫
幣不許命學士李賢引見文華殿從容顧問辭職意
先生自言老疾不堪又不許賜宴文華殿遣中使送
紗羅羊酒薪米至其寓舍帝顧謂李賢曰此老非迂
者必令就職居數日名講中唐有御桃之賜先生再
疏辭職請以儒冠入侍復請稍待疾間一接秘閣羣
書以益開見帝皆不許先生益以薦出石亨非其本
意尚幾左右顧問有所發明而帝必强之就職用是

堅辭帝又命賢諭意欲祿之終身先生亦終不受乃
復遣行人送還故里賜銀幣命有司月給米三石先
生上表謝恩條陳十事而返表中首舉程頤言人便
以聖爲志言學便以道爲志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
願陛下斷然以堯舜自任雍熙自期勿疑勿二次言
願博訪儒臣知此道者講而明之其餘皆切時務先
生生平共讀朱子書也嘗夜無膏至傷髮火之光或
任田間或在枕上默誦精思暇則彈琴詠詩鳥鳴花
發有鳶魚沂雩氣象嘗于軒中讀孟子甚樂有云天

地自濶日月自長邵子謂心靜方能知白日眼明始
會識青天于斯可驗又嘗于月下詠詩獨步綠陰時
倚修竹好風徐來心中甚是平淡更無昔人所謂至
樂攻心之事嘗值家中窘甚饑寒餓死不敢易其
初心焉又嘗一夜值大雨而屋中漏無乾處先生之
意泰然嘗于冬月單衾徹夜寒甚腹痛至以夏布帳
加覆亦無厭苦之意眞一代之人豪也先生爲人嶄
然峻絶郡邑藩臬有司深爲加禮先生一切辭避迨
朝命臨門官吏師生皆來會集鄉里聚觀驚詫先生
亦不震矜既還山後惟念一時遭遇用賜金墾田就
山之下以爲祖墓祭資年至七十九終鄉人稱曰聘
君沒後百餘年所居之鄉男女有別不相授受下戶
民家皆巾衣端拱有聘君之風焉

先生學力既深性情復曠眞下學而能上達者既
遇主知終甘獨善觀通紀所載與李賢反復語亦
似過于高自位置者然余知先生當時實以石亨
之薦不樂因之一出也及門之中敬齋白沙所造
各異白沙名獻章新會人幼讀孟子至達可行于

天下而後行節自矢曰爲人當如是其從康齋學
也于古聖賢垂訓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歸
而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於是舍繁就約
惟事靜坐久之渙然自信以爲聖功在是因游大
學試和龜山此日不再得詩祭酒邢讓爲之驚歎
以爲眞儒復出颺言於朝由是名振一時羅倫莊
昶皆與之游歸而從者日衆爲之朝夕講學優游
自足無外慕凡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講而
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非見聞之所
及者則待人之深思而自得之後以布政彭韶薦
召至京令就試吏部懇乞終養特授翰林檢討放
母篤孝每在外母念之心輒爲之動歸而果然嘗
言人子事親苟能使親至於適雖聖人不能有加
其足於天者無所事於人又非但事親一事蓋其
旨趣與敬齋之始終一敬有不同者故敬齋嘗曰
亦嘗之爲禪而楓山整庵諸公亦皆有所不滿焉

陳剩夫

先生名眞晟漳人也年十七八即能自拔於俗人退

衾山中專心致志學舉子業或薦於有司間試事防
察過嚴曰此非所以待士士亦不容以此自待遂棄
歸一意爲聖賢之學初讀中庸覺無統緒繼讀大學
乃知爲學次第執以爲據又讀大學或問得朱子求
敬之說曰此大學之基本也求所謂敬則見程子以
主一釋敬無適釋一遂推尋此心動靜求一以爲持
養工夫曰養一於靜則客念不生持一於動則外誘
不奪大學誠意一章乃學者之鐵關而主一二字又
此章之玉鑰也又曰人於此學誠眞知之則行在其

中然而氣質有偏勝嗜欲有偏重此聖門論學學問
思辨之後又必加以篤行也嘗作程朱正學纂要首
採程子學制次採朱子論說以補正學工夫次作立
圖一著聖人心與天運一著學者法天之運次言立
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天
順初詣闕上之爲當事者所寢歸家讀提學憲臣所
頒勅諭教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正學廸正道
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旣崇正教則科舉
分定正考因採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

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欲定考德並考
文之等纂爲條例告之當路當路亦漫不之省先生
旣無所遇聞吳聘君學名欲往質之乃貨其家所有
僅得五金攜其兄子一人以行且戒之曰我死卽瘞
於道題閩南布衣陳某之墓足矣行至江西翰林張
元禎方家居留先生宿叩其所學大加稱許曰先生
學得其眞雖不見聘君可也乃還自以嘗布衣上書
闕以布衣自號旣沒郡守彭公爲立石道旁表之曰
泉南布衣陳先生之墓

先生之學旣正所著大有稗於名教而不遇於時
至齎家之僅有者遠質聘君終且不顧先生之志
不亦卓哉乃元禎之言有云如聘君者不見可也
似有不滿於聘君者而觀元禎之晚出不終則終
有遜於聘君者矣

元禎南昌人自幼聰悟博涉羣書潛心性學探綜
經傳多有獨得一時相與講論者各樹門戶而元
禎拌然中立所著多未脫稿學者稱東白先生官
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仕籍者四十年而

退居家者三十載天下之士想望風采晚年以薦
修再出爲時所忌訴以營求入閣遂卒於京邸則
何如知止之爲高也乎

羅彝正

先生名倫永豐人莊重嚴毅居喪甚謹踰大祥始沾
酸鹹之味成化二年試進士先生策對萬言不屬草
極論人主當崇正學因引伊川言一日之間當接見
賢士大夫之時多而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從旁
見之欲其截去下句先生不從時中貴人往來洪間

趣納策先生日正及公等既奏上天子以爲第一授
修撰居數月大學士李賢遭父喪上用奪情故事使
內臣持詔諭賢先生詣賢所告止者三賢不能用時
賢父八十有七賢自入仕違其父者三十五年先生
乃上疏極言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天下後
世所瞻望今欲正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夫孝者天
經地義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親而能忠
君者也爲人君者當與先王之禮以教其臣爲人臣
者當據先王之禮以事其君請仰以宋論仁宗嘗用
故事起復富弼弼之辭有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
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
宗嘗用故事起復劉珙珙之辭有曰身在草土之中
詞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
亦不抑其情二君未嘗以故事强其臣二臣亦未嘗
以故事殉其君然而功澤加時名聲垂後蓋君既教
臣以孝故臣有孝以移之於君自是而後無復禮義
史嵩之王黼陳宜中賈似道之徒卒皆援例起復而
生靈以困社稷以傾貽禍當時遺羞後代蓋君不教

臣以孝臣亦無孝可移於君也陛下誠於退朝清燕
之時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聞之賢講聖學之
要圖明君道之急務論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
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諮風俗之盛衰詢邊
防之緩急見衆人之所見知衆人之所知察佞順之
言而容抗直之諫則衆賢萃策豈必一人何待違先
王之禮經然後天下可治哉臣願陛下斷自聖衷令
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其未起復者悉許終制則綱常
正而倫紀明風俗厚矣云云疏上賢怒謫先生泉州

中舶提舉御史陳選奏倫所言皆天理人心之不容
已者乞宥之以彰聖朝孝思之治不報吏部尚書尹
翔編修尹直諸賢所請如宋文彥博救唐介故事以
留先生賢謝不能用先生雖見斥直聲振一時至是
始著令令百官終喪而士之不言以養忠厚者亦爲
之一變踰三年召還復修撰尋改南京未幾辭疾隱
金牛山中與相牧往來授徒註經一切餽遺供不受
時欲飯客瓶無宿儲妻子貸於鄰家乃得爨進賢令
某聞其困分眗以堂食錢先生並却之居數年卒學

者稱一峰先生章楓山謂其氣魄大剛毅不可及又
謂其感動得人可正君而善俗焉先生自少力學非
聖賢之說不講動靜語默一循乎禮惡衣惡食不以
爲羞與人子言依孝與人臣言依忠與居官者言民
所疾苦如其自身慷慨樂善遇事無所迴避楊文貞
相時以百官俸薄得受與隸折薪錢遂以爲例獨先
生不受道旁嘗遇死屍至解衣覆之其立心皆義毀
譽欣戚死生禍福皆所不顧所交皆一時傑士無舉
於前而所立卓然嘉靖時以御史唐龍言贈左春坊

諭德諡文毅

先生立心制行誠不愧乎古人觀其對策之言遂
得程朱之正其欲李賢終制負切者明大禮彝紀
何李賢之不能聽也宜其建父者至三十五年矣
市舶名逃隱居著述甘貧施教先生之風槩不賢
於李賢之事業也哉、

章楓山

先生名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初舉禮部第一除編
修與羅倫黃仲昭莊昶諸人爲同榜以名節相激勵

是時倫爲修撰仲昭編修昶檢討其冬命詞臣預擬
明歲元夕烟火花燈詩先生與仲昭昶同上疏曰陛
下卽位之初首下溫詔赦田租絕貢獻蠲逋停不
急之務與民息肩天下欣然頌因災異敕諭羣臣同
加修省目擊耳聞拜手稱頌以爲陛下眞游心經術
遵跡堯舜今觀烟火花燈諸詩樣式繁多燕安鄙褻
之詞臣等復賦諒不出此輒相私語聖明必不留情
或以歡宴兩宮助孝養之萬一然大孝在乎養志豈
以煙火爲樂臣又伏見兩宮母后恭儉慈仁久著中

外方今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邊域之情尚寬江西旱
數千里其他災傷之處未能悉數雖蒙詔卹公私匱
之殊可寒心此正陛下宵旰焦勞兩宮母后憫憂之
日臣等論思爲職若以燕安鄙褻之詞進之君上是
不以堯舜仁義之道望之陛下也伏願採務堯之言
端耳目之好移此視聽爲文王之視民如傷爲大舜
之江河若決省此冗費以活流離之民以賞勞役之
士則干戈息百姓安奉養兩宮莫大於此書曰不役
耳目百度惟貞惟陛下深思力行書奏上怒謂元賓

張燈儒臣應制歷代故事朕取上奉兩宮何致妨民
害政命加杖謫調外縣職先生降臨武知縣刑科毛
弘等言三臣初出草茅不顧其身敢言直諫實盛世
事乞復其職以慰人心特旨俱改南官先生爲大理
左評事是時三人除官幾四十日京師稱三君子而
維倫以論李賢坐謫至是亦召復編修又通稱翰林
四諫焉先生考選福建按察通商便民救荒除盜賊
泰寧有盜假托行部至縣先生使知縣招諭既降其
脇從數千人立時解散同僚有言於部使謂先生儒

學不知兵願自行勦部使使其僚往盜則已平乃怨
滅招降者要功先生與之爭絕口不道考績赴部
以親老乞休吏部尚書尹旻慰留之曰君年四十有
一爾不犯罷軟不犯貪酷不犯年老倏然求退以何
爲名先生曰古人正色立朝某可考罷軟古人一介
不取某可考貪古人視民如傷某可考酷又某年未
艾鬚髮早斑可考老疾旻憮然驚歎爲奏得請焉先
生平生學問尊稟程朱無敢悖異於鄉郡前儒何基
王栢金履祥許謙深所仰企既歸杜門讀書求忠自

得弟子執業者四至餉之儀有蔬飯家居二十餘年
屢經論薦弘治中謝鐸爲北祭酒召先生於南先生
時遭父喪力辭詔增司業員虛席以待終制赴官一
時南北祭酒蔚然相望先生作率南士開示近裏見
若無奇至其論說理道探幽索隱經史儒書一舉成
誦談天下古今事若身處其間而辨其紛成然後知
其於書無所不讀於天下事無所不理會也祁寒暑
雨衣冠終日六館之士儼然畏之正德初上言治道
五事再疏乞休未允及滿三載引年不待報而去前

後入疏始得請時朝政日紊劉瑾擅權公卿多遭斥
辱惟先生知幾早去後起南京太常卿辭不就再進
南禮部右侍郎亦不赴南京禮科給事徐文溥上言
邇來儒學不明巧僞險怪詆毀先儒闕惑人心變制
巾服標張門戶竊見致仕禮部侍郎章懋精深純粹
誠心正學不求表異海內學者翕然宗師先朝吳與
弼陳獻章皆以布衣大臣論薦崇之殊禮今如懋者
皇上用之太常擧之禮部亦不爲貶臣謂宜舉先朝
崇儒之禮遠倣三代養老之政或遣使存問或安車

徵起以聘異數以光聖德巡撫御史亦以爲言詔懋
學純行正望重齒高有司時加存問以稱朝廷優禮
耆宿之意先生自幼潛心大業慨然有范文正公之
志書無不讀身體力行涵養深至或勸爲文章先生
以爲小技弗暇又有語當著述者先生曰先儒之言
至矣盡矣刪其繁蕪可已先生登仕籍五十餘年居
官不過數載立朝僅四十日難進易退城府不見其
跡者四十年天下高其節嘉靖初位時先生年八十
六特陞南禮部尚書致仕詔服闋存問學者稱爲楓

山先生有語錄及劉然子集行世卒贈太子少保謚
文懿金華知府王某奏先生清修苦節遺孤貧困不
能自存命月給米二石

余幼讀先生文在諸先輩中固卓然雅正與諸大
家並美者及後觀明史見其奏疏及以親老年甫
强仕即乞休其用心何如也知幾早退隱居教人
卒受世宗之優渥完名全節先生又有之矣

邵二泉

先生名寶字國賢無錫人以古文古行知名成化時

進士初知許州以禮教爲治諭諸生義利公私之辨
及忠孝大節人皆感動嘗改曹操廟以祀漢獻帝又
從昭烈之封不曰獻而曰愍尤急民事躬課農桑倣
朱文公社倉法爲備荒計弘治中提學山西崇尚道
義以身爲教遠邇向慕正德中累遷右副都御史總
督漕運劉瑾擅權先生一無所通瑾數令人危言撼
之先生不爲動乃捏旨勒令致仕先生少孤力學弱
冠著名性度端雅謙虛和易雖公務叢委而條貫整
飭臨事講學未嘗疾言遽色人悅而歸之如川之赴

滂嘗曰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於聲色貨利塲
戲之事絕不之及惟潛思著書開拓古今淵邃自出
一家名重海內暨璀誅起爲禮部侍郎以母老乞終
養嘉靖初復起禮部辭不就所著有容春堂集極研
欲言而無冗長艱苦之色李東陽稱其所作蓋欲進
於古人幾於口無擇言言必有中者矣先生紬繹經
史欣然有會日記月載名曰格子以附格物之義經
書所得載之簡編名簡端錄卒贈太子少傅謚文莊
先生篤行若此可謂一代全人其願爲眞士夫不

願爲假道學二語尤爲名言足以警世蓋近世所
謂道學者往往類於堅僻心口未必相應惟言與
行自求其相顧乃不失爲眞道學也先生之言爲
功不淺矣

楊方震

先生名廉豐城人父崇受業於吳康齋之高弟胡九
韶先生漸濡其學蔚爲儒者成化中鄉試第一試禮
部第三選庶吉弘治初授南戶科給事中留心於世
務凡民隱吏治賦役兵政等莫不究論後補刑科因

地震劾奏大臣首薦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鏊並備
日講復請復禮吏部尚書王恕叙復因事彈議者薦
引御名上劉大夏謝鐸林俊等可備任使屢上時政
多見采行後求便養改南兵科陞光祿少卿嘗書張
天覺監司竹監舉家不食筍十二字於屏入賀千秋
節上言輔導皇太子須留意四書愼選宮僚日與游
處庶可得傅德保身之助正德初陞太僕少卿環滁
諸生執經門下先生爲之剖判同異開引指歸謹尚
廉恥敦崇風化莫不感服後補南通政陞順天府尹

弊政罷行倖私屛息皆前尹所未爲者陞南禮部侍
郎聞駕將南巡上言極諫嘉靖初陞南禮部尚書取
大學衍義撮其切要進之經筵屢疏乞休給驛廪輿
夫以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恪先生留心伊洛之學
居敬窮理老而不懈才智幹局綜世達務其文章言
議推理明法足以決疑定是爲人淸簡嚴重就之則
言溫氣和愛人好士出於誠意著述甚富而所輯國
朝文臣及理學諸臣言行錄尤行於世

以正學而更留心世務旣居敬以窮理復愛人而

如士深已爲賢敦崇風化諄諄於輔導太子愼選
宮僚先生之於學不皆得其大要哉

王子衡

先生名廷相儀封人弘治時進士選庶吉與李夢陽何景明崔銑號四傑授兵科給事條論時政不避危忌正德中爲御史巡鹽山東旋爲巡按革弊振憲鎭守內監械之及提學京畿中官納賄囑事先生又峻拒遂合力以搆先生下獄貶謫後乃僉事四川又副使山東皆提督學政先生敦士節振萎習諸士翕然

化服嘉靖初陞副都文巡撫山東歷陞至兵部尚書改左都仍兼兵部領十二團營以臺政分條類奏帝皆允行扈蹕承天加太子太保賜玉帶廐馬歷事三朝以忠誠不欺爲先遇事當爲毅然必行博古通經究諸實用諸書靡不該貫所著甚多自言仰觀俯察二十餘年言積數萬其於仲尼之道衛守甚嚴不敢以異端雜之

直言時政不徇權闇此猶前賢之多有者至歷事三朝而忠誠不欺難矣且其爲學仰觀俯察二十餘年其中之自得者可知而又嚴於衛守不雜異端眞得程朱之正者

何廷秀

先生名喬新廣昌人剛介簡重自秀才時不妄交人布衣蔬食父文淵官至吏部尚書成化時先生既舉進士銜命淮西淵有門人尹巢縣者寓金帛壽淵先生力卻之尹曰以壽尊公非爲足下也先生曰附人可耳不宜附子使還授南禮部主事後改刑部選員外先生執案律比精審無所寬貸同官皆自謂不及

陞福建按察爲民興利除害時大學士彭時從弟彭華爲翰林學士先生與之同年移以書曰古之觀人國者不觀其國之强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用人賢否愚不能知但見陞一官進一秩士論輒譁曰某以親舊當道得之某以通書政府得之某以納賄權門得之幾始聞時以爲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則亦不能不信也夫平居之時既以徇利而進身至多事之秋焉肯捐軀而報國愚謂當崇獎廉退抑遠奔競振名教於風頹俗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

芬合者君子柔媚易親者小人於此察之十得八九果君子則拔而用之不必親故不必識面也果小人則黜而退之親不可私嫌不可避羣言交屬不可獨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招之不來揮之不去之人出矣閣下職號論思時政之得失人才之賢否知之素矣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豈徒發揮經義而已哉尊兄少保先生寶秉國鈞古人有云政將及子可不豫慮而熟圖之耶後轉按察河南時值大水流民艱食先生發粟給布全活甚多爾觀

京師儆車以行所携惟朝服圖書陞湖廣布政荆襄大水巡撫檄先生賑濟先生撫恤如河南民懷吏畏清徹湖襄陞右副都巡撫山西兼督三關兵備山西連年旱歉賑救復如河南奏勅理獄未減甚多所治爰書疏奏明簡帝覽而善之召爲刑部侍郎時大同兆靖朝議以先生久習山西請勅以往先生築城堡集精銳守衝要而歲復大飢帝復命賑所活者三十萬人招還復業者十四萬召爲刑部尚書京師雨水爲災下詔求言先生言臣備位司寇請以律對夫大

明律一書高皇親定諸條事例列聖所推廣情理輕重可謂至備乃官吏講解往往未明害辭害義夫衷者中也不輕不重之謂請勅都察院大理寺會議講明律意務求厥中當事者劉吉嘗憾先生輕已因格不行先生爲人望所屬時相萬安輩不欲其在朝爲往南京以遠之時司禮懷恩言行素卓嘗有外廷無一人之歎一日詣內閣言君新即位如何令喬新歷去南京萬安默然先是大理有闕先生舉用所知屬官而御史鄒魯怨先生不以薦已遂誣先生爲外家

訟事行賄吉取中旨下先生及諸根連錦衣獄或勸先生愬先生曰愬已則自文愬人則涉訐吾有解印去爾項之錦衣治無驗予先生致仕廷臣奏請起用並求中害皆不行而魯卒爲仇家罹兩目犯罪論戍士論快之先生博學嗜古聞有異書輒從人假錄卷軸至二萬餘多自較讐箋註與丘瓊山以文學相善而氣節過之彭韶蔡淸墓其爲人皆自納爲弟子年七十餘卒巡撫林俊言先生歷中外始終全德致仕十餘年足跡不入城市聲色貨利素不攖心著書

立言老尤造妙可謚爲文史部覆奏有旨令其喬新致仕緣故吏科吳世忠言喬新學行政事莫不優長忠勤剛介老而彌篤因被御史鄒魯私憾受誣喬新一辭不辨歛然退歸杜門著書人爭奠援喬新之名充滿士大夫之耳讒人雖死人皆訓殊慶之公今正陛下大伸勸懲之時也乃事亦竟寢正德中廣昌知縣張潒復以爲言乃贈太子太傅謚文肅廕一子入監

甚矣世間公道之難也以先生之廉介睛背平刑廣賑讜論格於私憾薦賢致啓釁端幾於公道淪喪矣乃先生甘心退歸置誣不辨卒之論者被譴士論交伸而邑令上陳贈謚蔭子卹典備至公道又何嘗不在世間哉

羅整庵

先生名欽順字允升江西泰和人性稟端慤不好游戲初入塾即循守規矩異於常兒稍長篤志於學識者知爲遠大器弘治五年鄉試第一明年殿試第三授翰林編修先生閉戶下帷謝絕交謁有挾贄求見者亦納初見禪家證道歌以爲其理神妙莫有加者既而取五經四子及濂洛關閩諸大儒書潛玩既久乃喟然歎謂二程朱子早歲皆曾學禪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又力排之益見之審也因自悔從前所見乃此心之虛靈而非吾性之實理於是研求體認於道心人心之分與盡心知性之說窮極奧旨以庶幾於不惑後陞南國子司業時祭酒久缺監規積弛先生爲之釐正士習六館肅如已而祭酒章懋至察先生所爲大敬服每事必諮訪而

後行正德初先生考滿時劉瑾擅權朝士悉出其門或謂先生宜一通意先生不可曰是辱吾生平而類之也瑾聞果怒削籍爲民瑾誅復職上疏言修德勤政作士氣審時宜四事累遷吏部右侍郎嘉靖初轉左先生上疏言久任良法而並及超遷之說大意以爲超遷與久任相爲流通超遷於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遷於後罔無負其前之淹時雖未能用而識者以爲確論先生攝部事甄別精濃有貨絲內監媒進者先生必論奏付法司治罪銓政爲之一清陞南吏

部尚書以父年踰八十乞休終養後服除起補舊官
又改吏部尚書皆力辭致仕先生自言早年受學不
遇為祿仕計年幾四十始有志於道而官守拘牽士
夫未能專一致力辭冢宰之命不拜自是家居杜門
掃迹以著書明道為事足跡不履城市者二十餘年
潛心體究而後渙有以自信天人物我內外本末皆
一以貫之而無遺嘗言此理誠至易至簡然易簡而
天下之理得乃成德之事若大學者則博學審問慎
思明辨篤行廢一不可循此五者正所以求至於易

簡也苟厭學問之煩而欲徑造於易簡之域則是好
高欲速為斯道之害甚矣先生一遵程朱以上溯孔
孟又集諸佛書博窮其指辭而闢之使不得以其似
而亂吾真嘗謂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
性相似而實不同吾儒之有得者固是實見禪學之
有得者亦是實見但所見不同使誠有見於性命之
正自不至於猖狂妄行矣所著困知記六卷深明性
命之理及古今學術儒佛朱陸之辨蓋無所不用其
誠巡撫都御史張岳上言先生攘斥異端有功聖門
宜隆尊年之典使縉紳學士知共以正道正學見優
朝廷士趨民習莫不率厲乃詔撫按及門存問年八
十三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

先生志趣恬淡蹈履婷潔身雖早退而憂國懷君未
嘗少忘聞朝政得失動關欣戚家居絕造請謝門徒
每旦整衣冠登學古樓子弟入序揖畢端坐展卷誦
讀雖獨處無惰容居無臺榭宴無音樂微言細行無
纖芥可訾議鄉閭則之而化於禮讓子姓僮僕守其
教而弗遷昆弟怡怡以道義相淑至於辭榮之決進

退之嚴可質神明而貫金石四方士子無問識與不
識皆以為當代之儀型焉

先生之時白沙陽明自標宗旨先生獨師程朱深
思力踐不為空言其於學問之原出於苦思真摯
涵養本原以進於經世宰物無一毫越於聖門宗
旨者在明儒中真薛文清公之流矣豈多得哉

崔子鍾

先生名銑安陽人弘治時舉於鄉就業太學與馬理
呂柟諸人同志相勉後舉進士選庶吉士正德時授編

修遇劉瑾史館長揖而已他日諸史館旅見先生與
何瑭長揖如前瑾詬翰林輕薄崔銑尤甚會修孝宗
實錄成瑾僞傳旨降俸別調及瑾誅召還史館先生
上書李東陽勸其及時悟主救民薦賢理財強兵毋
以文章自好尋告病去嘉靖初擢南監祭酒開誠善
誘明教條正文體日衣冠坐集諸生問難會大禮議
起先生疏言皇上求備禮於本生至孝也然當詳稽
禮經大順人情今獨任己見曷有極已疏入罷歸臨
行不役官夫囊無江南一物惟攜古書數篋公卿及

諸生送者千餘人退處十年四方來學教以研經飭
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學者稱後渠先
生後因立太子慎選宮僚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尋
進南京禮部右侍郎卒賜塋祭贈尚書謚文敏

清操勁節偉然一代名臣其勸李東陽語所見正
而且大至言道在五倫之語則尤盡學者之要

魯振之

先生名鐸景陵人弘治時進士第一授編修謝絕交
游沉潛學問以清節著聞正德初爲國子司業適李

東陽生日僚長趙永約先生往壽先生問何將曰兩
方帕耳先生曰足當如君又索帕則無有躊躇久之
門記有枯魚卽令取魚往時家人已食其半先生竟
攜半魚與永俱東陽欣然沽酒煮魚與飲三人大歡
乃罷尋以父老乞終養旋丁艱邑有犬而角者先生
曰是殆兵象已而劇賊果大起嘯聚劫掠傾相戒無
犯魯公家鄉里人依之存活者甚衆後起復職歷官
南北祭酒虛心約己端飭自勵清愼教士亟力行抑
競進而憂時濟世尤爲惓切又復請告嘉靖初刑部

尚書林俊言先生志尚貞純道足以鎮雅興浮學足
以訂頑起懦一時撫按臺省先後論薦五推卿佐皆
不應作一小園亭卑隘至礙巾幘居於其中非稔交
淡莽不得至惟與童子俱讀書賦詩以自娛卒詔諭
祭謚文恪文臣四品舊無謚先生以清節得之辭華
養正而令節休風足以激昂貪鄙焉

持半魚而壽東陽因未有之僅事乃卽煮魚歡飲
令人想見高風觀翰修已復而能謝絕交游沉潛
學問則清操之著有自來矣

魏子才

先生名校崑山人爲諸生時每春秋朔望入謁孝廟肅容瞻拜如親承之弱冠舉於鄉弘治時進士遷員外郎自以爲少年從仕人情物理或未曉暢每訊重獄必虛己求教於前輩或反覆思維寢食俱廢有怨不平者雖甚宵旰必盡其辭省視囚人疾病飲食必爲調劑暑月頻使薰滌會審監刑滲服素食慘戚顏面持平秉正直己行志後爲兵部職方郎稱疾家居究心學問言今之學聖人者聽其言則賢聖考其行實凡夫當將一切名利之心斬絕淨盡立志如天之高而循序用力跬步皆在實地乃可至於聖人之域家居簡重不以事物經心羸病杜門聞一善士亟疾求見貌恭色溫而出處取舍審之至精執之至確嘉靖即位起督廣東學政先生首德行與小學以校士聘賢士以爲人師禁火葬斥淫祠取曹溪故傳衣鉢毀焚之簡紬科嚴請謁道絕粵人有爲言官者嫉譏其短先生德器森孚終莫能抑後督學河南祠伏羲於蓍卦臺立經祠以祀子貢漆雕開請封孔子後爲

世博士以守微子廟尋以桂蕚薦轉國子祭酒時張璁爲相卿佐入謁皆踧踖偶坐惟待先生爲上客酬對每心服之尋薦爲經筵講官明年致仕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動遵古禮友於兄弟與士大夫尺牘往來皆刻責修治之語其篤志聖賢真如飢渴之於飲食李夢陽嘗過先生論學先生勸以沉潛深造夢陽因問平生之病痛所在先生曰公才甚高但虛志與憍氣害道之甚者也夢陽歎曰使吾早見公二十年焉得有此先生爲人畏天以終身卒謚恭簡

少年筮仕不以自多而審於罰刑職兵稱疾究心於學問斬絕利名之私終身以畏天爲心志高而履實如先生者能不服膺

馬伯循

先生名理三原人弘治時以春秋魁鄉試游太學與呂柟崔銑交相切劘文章德義名震都下正德時登進士授吏部稽勳改文選與郎中不合引疾歸三年復任與黃鞏等諫南巡被杖歸授徒講業嘉靖初復起率同官伏闕爭大禮再被杖歷考功郎中時考察

外官內閣冢宰各挾私忿欲去廣東魏校河南蕭鳴
鳳陝西唐龍三提學先生力爭曰是三人者有數人
物若欲去之請先去某旣考察京官有附勢者先生
輒首黜之遷南通政復起光祿卿皆謝病後復薦起
引年致仕先生嘗言身可絀道不可絀行可則仕惟
孔子能之下此惟當守經以故屢進屢退自筮仕以
至謝政無日不從事學問一以窮理居敬為主四方
學徒轉相授受自搢紳士子以至田夫野叟無不欣
慕雖遠裔亦聞其名安南貢使至問部郎曰開馬公

道學名所願一見今何不在仕列曰朝廷不溥馬公
馬公自高尚也又高麗使至亦問馬主事聖朝第一
人宜加厚遇乞頒賜所為文使國人矜式其見重如
此年八十餘夫妻同居土窖中以地震覆壓而卒隆
慶時贈右副都御史賜祭葬

名震都下至於四遠皆聞從前亦敵有之但文章
德義未易二者兼并乃貧居土窖以地震卒天之
報善顧若此歟然而年踰八十已登上壽而遐方
使至亦推其為聖朝第一人則壓之不正以揚之

也哉

張維喬

先生名岳惠安人曾祖茂仕桐廬縣丞清介絕俗家
藏書數千卷父慎知英德縣有聲先生成童盡讀家
所藏書宗尚程朱正德時闈試第一謁鎮守太監先
生止長揖旣第進士與同郡陳琛林希元儼居荒寺
閉戶講易人多竊指以為泉州三狂生先生沉毅樸
古以道學文章自命後以事功顯先生歷仕時為相
者張璁夏言嚴嵩皆秉權勢先生頡頏不為下獨徐

階知而交好之始授官行人正德寢疾豹房先生疏
言自古未有人主寢疾獨侍宦者宜令大臣經筵科
道官輪直起居太醫院日呈藥方內閣庶關節通透
可備意外之患不報車駕南巡與同官諫止罰跪廷
杖謫南監學正嘉靖登極盡還前諸諫者先生復職
吏部欲選先生科道先生不應惟念母老乞南陞武
選員外轉祠祭並在南便承重祖母及母憂先生居
家結茅於其縣之淨峰盡讀書其中時陽明之學甚
盛先生持程朱說渡江與辨至三日不合歸立學則

二十餘條以自勵曰居敬窮理希聖賢所指以教人者王氏諱言窮理專任良知安知無或指人心為道心認氣質為天性者生平讀書晝夜皆有課程至於天文兵法等亦每旁涉手校以致博學窮理之義聶豹以御史行部未祀事輒先過先生先生補主客郎嘉靖方定大禘禮下相張璁議璁求始祖所自出之人實之禮官郎非是強從其奏侍郎李時以問先生先生曰國姓德祖而上高皇帝所不能詳也上明聖首議大禮而舉大祭肯恬然祭非其祖哉如執政

議不可時以告璁璁竟以初議上內批如先生所言璁乃大駭亟欲致先生館職先生謝不見出為廣西提學時行選貢法璁主其議無論廩次輒取年少有文者先生不如璁指入賀聖壽改提學江西又不謁璁謝是時江西正尊王學先生約士守程朱毋徒口良知卒以貢事謫廣東鹽課提舉御史行部至潮會先生病足致書守巡使者請奸謝御史下官病足未任庭參也御史不懌檄署南海縣先生又因辭御史因劾奏同官請先生謝先生曰吾無罪於御史何謝

為御史罪乃追還劾疏會報先生守廉州御史乃言所以待先生者出璁意廉邊交南吏往但苟歲而已先生省禁令減繇役督民耕種有藥地廣衍先生令開墾不知取水法先生教之車戽堂上無事坐讀書與諸生意分為師友廉人遂皆知學先生屢以招降安南及征瓊州叛黎功顯陞俸級賜銀幣不一而足陞右僉都御史未幾巡撫江西江西士大夫言西土貧困望公善治先生言吾無他才能獨思用民一錢如針刺體血爾時相夏言治生塚使司議費於廣信

七縣縣措千金先生曰是將範金為椰耶縣百金帝又賜相塚嵩第名其閣曰迎恩命官治之所司請費於先生先生批牘與千金皆相顧嫌少則益以五百再請不復益因貽嵩書曰閣迎上恩亦訓恭儉俗情不察張將侈其輪奐而吾仰體相公德意節裁之二相亦無以咎乃反賜為謝先生有所善友寄以告先生曰某爽骨稜稜死時止少馬革一張耳其他自分已定公毋念也其年陞副都提督兩廣兩廣督府故饒供億先生守儉不取用又不以遺權貴檄州縣吏

非名不得至轅門至者不得手一物明年討平封川
諸巢又征馬平諸獞等寨平之名爲刑部右侍郎巡
按御史言先生忠純果毅有古大臣風令督巡反側
未定不宜遽去有旨復留一年明年征賀連克之名
入爲兵部左侍郎尋陞右都入掌院事廣川貴州間
有由曰蠟爾諸苗相煽人保兩省守臣經畧不時定
至四年不克嵩子世蕃故銜先生言於兵部推先生
以原官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先生至與諸監司熟計
言貴苗不戢是爲湖苗煽端因劾奏貴撫奪其官而

前爲總督撫處苗者與嵩親復從中撓先生先生撓
令不得獨行意貴苗出大震動帝切責先生先生乃
圖上用兵十數事名勵諸將屬分兵入先生入銅仁
身督之擒斬俘獲巢砦窖藏發毁殆盡獨許保黑苗
跳匿林菁不可得有酉陽宣慰使冉玄者嘗殺官奪
印懼誅因賕黑苗曰張總督在吾與若不安席乘今
兵稍撤共奪一城總督受罪去矣思州城小而貧易
入乃合苗突之殺吏民百餘執守李允簡以去奏至
帝方以齋戒止封世蕃復言於嵩謂先生宜逮治徐

階持不可左都屠喬兵部尚書張經謂嵩嵩言先生
法當逮僑曰公寬之海內正人也嵩曰人安有正否
賊陷城孔孟不貰矣二人相視氣阻經寄先生書言
公生死懸嚴氏手旦夕矣先生曰要也安有立脚如
張維喬坐不與宰相錢死乎既而知故青沓至先生
曰自古刀鋸鼎鑊皆士君子致命遂志之地豈間迂
徑求免者旣帝齋畢封開乃不逮止奪一官以兵部
侍郎兼右僉都職銜戴罪任事先生捜賊急苗大震
擒獻許保自贖先生以聞嵩謂使者曰黑苗尚在須

勦絶俄得旨如嵩所語且令三省巡按御史具覈奏
報而冉玄思州之謀露先生上玄罪狀當逮治而玄
先使人挾萬金入世蕃所求輕旨先生又訐其事請
下錦衣捕玄所使人或謂當爲嚴氏諱先生曰正以
破其庇玄之謀何諱也疏入世蕃愈讐恨時先後推
先生尚書者再嵩皆阻之於是無敢有請召先生者
或謂先生苗黨安可絶嚴氏父子在公終不內徙曷
稍自貶先生笑指其髮曰種種矣吾昔少年張相屢
招不得我一見今乃入錢買官乎吾知捕黑苗應上

者而已未幾黑苗亦兢擒湖廣巡按當勘報令藩司
出班矣三千金送先生所聽其犒軍意欲先生轉行
當所以結其歡也先生盡貯辰州府謂太守曰吾死
取其中三十金具木為殮他毋毫髮動及黑苗報至
當擬旨下兵部覆議時聶豹為兵部侍郎言宜名還
否則當復故右都御史階言當尤力終不得階報先
生曰力請公召內不得奈公古執何豹亦言公於元
相太疏簡然先生自稱平生據經不能從諸道人拜
齋禁中且忝尚書郎不能自事宰相兒無內徙意也

其冬卒於沅州督府先生總督五年不攜家眷頭第
取村樸不解事者守巡兵備視殮閱其衣牀蕭褥皆
枝梧綻裂駭曰有是哉公之簡儉也喪出沅人迎哭
不絕聲明年三巡按疏報言功得旨復先生官贈太
子少保予䘏典及謚
當嘉靖時帝雖英明獨斷而嵩父子竊柄甚一時邊
臣為自全計償遺相屬先生獨不通一書故用兵有
功則蒲其賞微失利輒被譴然亦賴帝之明卒以功
名終徐階謂先生子曰嚴氏擅政二十年邊督臣不

入一錢而身名俱全者惟尊公一人而已所著有聖
學正傳更定禮記恭敬大訓及兵鑑諸書
曾祖為小吏不愛金而能著書至曾孫而能讀
且以程朱為主不尚虛高之說以養成剛大之氣
轟轟烈烈不逢君之惡不耗民之財登遺權相不
肯一賂以希內名而寧終於外浩然之氣殆千古
常伸者哉

何粹夫

先生名瑭懷慶人自幼好讀書至忘盥櫛未冠即博

通經史為諸生時即志聖賢之學嘗以許文正薛文
清兩先生為師法弘治時發解明年第進士選庶吉
改編修不納泛交不入要門時劉瑾用事諸翰林約
見皆長揖及入前有跪者先生在後厲聲曰何為背
約出即乞歸瑾誅起修撰先生負絳恬淡勵志躬行
外無僕從內無媵侍所居垣舍隘陋塵溷雖朝冠朝
服不尚鮮明正德初進講經筵上見之怒諭廷雄之
得楊廷和曲救調開封府同知兩疏乞歸隱居南[illegible]
四方從學甚眾嘉靖嗣位起山西提學尋改浙江[illegible]

試至紹興舟中望見岸上有夏屋渠渠者問左右曰其人何買乃起此宅曰宦宅也先生驚曰宦則安能然左右皆竊笑歷南太常卿歷吏戶禮工三部侍郎乞致仕已許御史毛鳳韶薦先生敦樸正大允宜邦禮改命在京調理然終不為上所喜謂其介而不通遂陞南右都尋致仕先生家居與呂柟王廷相諸人究辨經書性命之旨行已教人切近精實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謚文定

師法前儒抗禮闕侼是真能勵志躬行究辨經書性命之旨者乃以真率簡樸見怒於上終不大任甚矣得君之難也

呂仲木

先生名柟高陵人少時即志聖賢之學危坐莊誦昕夕寒暑雨不越戶樞居母喪哀毀骨立弱冠為提學楊公一清所知既舉鄉貢就業太學與崔銑友善同邑有為戶部者訓諸詞林曰吾鄉有顏子弘治賓天諸生哭臨具禮爾先生獨大哭出涕衆目以為迂正德初舉會試廷對第一識者皆喜曰此真狀元也劉瑾以鄉人致賀先生峻卻之疏請帝入宮御經筵親政事瑾惡其言又以不通問欲中以禍先生遂引疾歸瑾使校尉尾之至真定無所得而返及瑾誅乃起舊職上疏勸學乾清宮災應詔言六事一曰逐日臨朝聽政二曰還處宮寢預圖儲貳三曰郊社禘嘗欽承祇肅四曰日朝兩宮承顏順志五曰遣去義子與番僧邊軍六曰取回天下鎮守內臣又累疏勸帝舉直錯枉不報復引疾歸值父病晝夜視湯藥步履不敢離一年鬚髮盡斑及父卒痛哭至嘔血葬時雨甚僻踊泥中道路環觀皆為泣下先生自少窮匱及貴家居讀書守道一無所營嘉靖即位起入史館纂修實錄經筵當進講適仁祖淳皇后忌辰先生口奏宜存參服之禮罷酒饌之賜朝論韙之復疏請尊溫聖學以為新政之助必克己慎獨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衆志大禮議起先生意見與時不合未幾奉詔修省復以十三事上言自劾皆格心責難之論帝曰此大臣宰相職也呂柟忤慢乃引為己咎下獄謫解州判官會新守卒先生攝州事率其士民躬行禮讓州

希賢錄 卷之五

引道不拾遺行不相忤久之轉南吏部考功郎士民
哭送其聲震野渡河猶聞不絕相與立祠生祀之尋
擢南尚寶卿東南士來受業者益衆錯沓既考績擢
南太常少卿頃之太廟災乞罷不許陞國子祭酒躬
行率下取禮儀及爲詩樂圖譜令諸生講肄疾者删
而賢之喪者弔賻死者哭歸其櫬才者揭之教榜撥
歷獎之一切請托斬絕不行人稱其以道自立御史
薦其德行文章一代碩儒當今師表擢南禮部右侍
郎先生立身與人仁信自將時霍韜爲尚書與相夏

言相惡韜楊言過於衞先生諷之曰此告於天子者
公以語路人可乎及言詠韜短先生曰公位宰相容
天下之賢何所不可二人賴先生稍解然皆疑先生
有黨先生終不較自嘗過府太守守子讀書樓上守
遽令止謂恐傷氣既又戒左右時進食扶掖上下先
生曰公愛子至矣願推此心以愛百姓又過一府太
守餞之郊席近養濟院先生送餞院中謂守曰以公
住役公之無告先生爲人凝厚端嚴恪毅門人從數
十年者未嘗見其偷語惰容所在四方之士就而問

學先生教之以誠寧近毋遠寧粗毋精自日用以至
人情事變倫常物理推而遠之天道皇王之大一以
身體力行爲宗時有問及陽明之學者先生曰講其
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又
曰學而行之謂知行之不合無損也學而不行講知
行之合無益也在官父有書至再拜使者受而跪讀
其他親友書至受讀亦各有禮聞期功喪必爲位哭
莫卒之日高陵人爲罷市四方門人皆爲位哭提學
及郡守皆祀之正學書院海內人士無識與不識皆

稱曰關西夫子

關西地土既高且厚故其學者亦多傑出自横渠
以體一分殊之旨並美於周程而後馮少墟規模
朱子亦得其要而仲木先生則尤有獨詣者觀其
事親盡孝告君無隱教士以誠而言陽明之學則
心平氣和全無爭競之意而惟以身體力行爲事
薦者稱其爲一代碩儒當今師表洵不誣矣

張常甫

先生名邦奇鄞人也生而厖瘠苦學躭經籍十七舉

鄉試弘治時進士選庶吉授檢討非人不交非物不
取時然後言擇地而蹈時謂大雅君子正德時劉瑾
用事一時爭附先生乞告歸省食貧孝事父母舉足
發言率覘視容色讀書之暇時從田畯佃作當道勸
駕勉至京師力求便養出爲湖廣提學副使出教示
諸生曰學不孔顏行不曾閔雖文如班馬無益也與
諸生談學根極理要必人人曉暢乃罷先生奉親在
楚不樂久居復乞歸嘉靖即位起提學四川復以老
親遠乞休撫按奏移改福建歷陞吏部侍郎久之兼
學士掌翰林院事後以母老累疏終養皆不許尋以
原職掌詹事九載進禮部尚書終以母老數乞歸特
改南吏部又改南兵部以便之帝方時時欲用先生
而先生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先生之學以人性無
不善以聖賢必可師澄神一志以繹洙泗濂洛之旨
爲人仁孝切至臨政持大體不苛議論依忠孝每言
事必稱引天下長者功名之際恒自退抑不與時競
惟時時發憤曰賴天之靈髫齔有聞顛毛種種未有
所底人亦有言行邁屢稅胡然有迄是誰之咎人謂

端恭正直含弘寬厚博達通明清儉莊肅先生兼而
有焉
爲人而非人不交非物不取立身既正而又以孔
顏曾閔勗諸生勿徒工文字教人亦正生平舉足
發言必覘二親容色尤孝之所最難者其在楚
在京一以便養乞歸爲事也

黃伯固

先生名鞏莆田人以進士起家累官兵部武選郎中
時正德有南巡之命且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諸
大臣莫敢言者先生上疏畧言陛下臨御以來祖宗
紀綱法度蕩然天下亦知有權臣不知有陛下先儒有
言曰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又易傳曰吉
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聖人主靜
君子慎動陛下盤游無度流連忘反又無故自稱將
軍國公則誰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
將軍國公事陛下天下皆將軍國公之臣矣古天子
有號爲獨夫有欲爲匹夫而不得者臣切爲陛下懼
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流離奔踣爭先挈妻

子避去卽今江淮大飢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而又重以戚之幾何不爲盜賊速之死亡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臣謂急宜翻然悔悟下哀痛之詔罷南巡撤行宮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飢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使還其家且自古未有小人用事而不亡國喪身者江彬衍伍庸流兇狠傲誕陛下賜姓封伯托以腹心付以總督京營使其內擁外挾此騎虎之勢必亂之道也天下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陛下何惜而不以之謝天下況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無所寄而遠事游觀屢犯不測收留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豫建親賢計承大業臣謂陛下倒置矣伏望豫選宗室親而賢者養於宮中以待皇子誕生之後俾就外藩此宗社無疆之休四海之望也帝覽怒詔下鎭撫嚴治三加訊杖坐繫一月除名爲民先生歸杜門著述嘗貸米以留客日中未爨不以爲意嘉靖改元起大理丞尋病卒行人張岳疏言先生邃向至高學術甚正

有定心養性之功故氣節剛勁而不激有格物窮理之學故議論持正而不詭加以淸修之苦才具之優使天假之以年效忠有未可量者伏望博採公論量予卹典士氣民風必有所補詔贈大理少卿先生體質修羸沉敏好學疾病支離之際尚自手不釋卷識者以爲精金美玉焉

諫武宗疏言言危激眞不朽名奏也奈人主之不聽何張君之疏足以表先生學術之眞美玉精金非泛比矣

舒國裳

先生名芬進賢人正德時進士第一授修撰明年孝貞皇后崩帝未踰月卽欲往山陵文華一應擺路軍馬先生上言切諫謂陛下三年之內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猶儼然煢疚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又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逃匿未有輕身不嚴侍衞者又上車服疏言天子等威莫大車服而下同庶人非所以辨上下定禮義又言孝貞作配茂陵未聞失德而祖宗之制既葬迎主必入午門非乃以孝

貞太皇太后主從陛下駕入夯門使他日作史者以
春秋法書之則必曰某月某日車駕至自山陵迎孝
貞太皇太后入長安門則讀者之疑不解矣立明詔
中外以示改過二疏反覆數千言又明年車駕欲南
巡諸大臣莫敢言者先生與儀制郎萬潮考功郎夏
良勝庶吉士汪應軫約諸曹連章留駕上怒至嗣
跪午門者五日加杖謫先生疏謂今日之事有不忍
爲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
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桒局以華除

年間爲故事復剌閣臣謂一切安危之迹不若早以
救而聽主上之自壞言甚激烈杖後卧病院中掌院
權禍標之出先生曰吾官此即死此爾及謫福建市
舶先生裹瘡就道或勸待痊先生曰死吾分也安敢
少畱世宗即位起諸逐臣先生方以父喪服闋復官
旋以諫議大禮再被杖責會母喪歸尋卒先生風神
玉立負氣卓厲家無立壁端拱竟日未嘗晝寢夜則
討過自訟銳然志聖賢之道於五經皆有疏論而最
好周禮謂漢儒多附會之非宋儒有表章之功又謂

周茂叔爲吾道中興之聖人延岡爲書貫六經語孟
而一之圖學得之洛洛學得之濂正叔言伯淳得不
傳於遺經幾背師矣伯淳仲晦而下迄今亦䖍知茂
叔邪時方爭陽明之學先生謂必窮天地之高厚參
百王之憲章極禮樂之中和知鬼神之情狀與夫萬
變之所以應萬物之所以名然後可謂之道問學此
則有不可僞爲者今才智之士飾虛聲以鼓後進則
尊德性之說易於掩攖竊陸者特竊其一節與朱者
未覩其大全非心爲道者也卒時予跪泣請言猶以

未及表章周禮爲恨世名先生爲忠孝狀元

先生立朝危言讜論不顧時忌直以死爲分内事
惟其學有定見諸有庭地故確然不易如此此先
生所謂不可僞爲者也吾於先生益心慕之

方崧匡

先生名良永福建莆田人性至孝筮仕所至以廉介
稱初爲河南僉事不肯謁劉瑾遂求致仕瑾誅復起
臬官浙江左布政時正德方寵近習錢寧等導以崇
佛創立梵宇引番僧出入禁中寧本内臣家人尤見

倖至命爲義子賜以國姓以都督掌錦衣衛事怙寵
恣横黷貨無厭嘗以鈔一萬發浙江易銀三萬餘先
生疏言浙省諸郡鹽麥失收行喃之民嗷嗷千里朱
寧蒙寵賜予無算愧遺不貲饕餮之中必不少此此
盜負恩之賊伏乞陛下割偏愛之私下之詔獄明正
典刑仍急行浙江巡按御史會同鎮守三司等官將
已斂鈔銀急急還民怨猶可解不則日復一日尾大
不掉必有出於尋常之所不料者陛下是時悔之晚
矣疏入朱寧始懼委過下人遣卒追所發鈔而以銀

還民時寧怙寵恣横舉朝無人敢言獨先生攻之寧
心憾甚先生亦三上疏乞休嘉靖更化廷臣交薦先
生以母年踰八十懇乞終養吏部援例奏行有司月
給米三石以旌其廉孝累起副都兵部侍郎及南刑
部尚書皆以終養辭不就先生嘗言近世學者務爲
宏闊之論自謂出天入神超詣獨到而以聖賢教人
次第爲小子鈍根之事其妄如此而中實未然其識
之精卓如此

　學本庸常原無奇特只爲妄談超詣故實行反至

歛然松厓忠孝之節廉勁之操精確之見養親爲
　事顯秩不居完名全德豈非一代偉人哉

熊悅之

先生名浹南昌人博學精易正德特進士授禮科給
事宸濠將反錮先生及御史熊蘭之親爲質二人以
其反狀密付御史奏聞嘉靖時奉使四川疏其地之
副總兵江彬內援行惡者殺其職人皆快之大禮議
起出補參議未幾召修明倫大典擢右僉都尋轉左
掌院事會有誣告大獄刑部覆審改坐東敞執奏先

生如所改再疏帝疑先生有所徇庇革職閒住其後
車駕謁山陵帝與近直追論舊臣論吏部起用陞南
禮部尚書尋召入兵部踰年改吏部先生以母年九
十求去帝固留之賜粟帛存問帝嘗箕仙臺先生上
疏極言仙妄帝大怒批示嚴嵩嵩爲婉解乃罷然帝
尚念先生加官太子太保會加陶仲文伯爵予恩蔭
先生復疏爭疏留中先生遂稱病求退帝怒奪職爲
民命押回籍先生篤好程朱厭術數之學居官恒以
不保晚節爲慮歸田十年足跡不入城市間朝政失

體四方災變輒憂心形色隆慶登極乃復舊官卒謚
恭肅

甚矣哉左道之惑人深也而人主尤甚秦皇漢武
皆一代英主明之世宗亦復不殊二帝顧乃蔽於
奸相而篤好神仙先生直諫力爭以至震觸帝怒
先生亦無如之何矣

唐荊川

先生名順之武進人嘉靖時會試第一與王鏊瞿景
淳薛應旂稱明文四大家歷官春坊司諫以抗疏奪

職家居二十年杜門著書力行聖賢之學爲海內推
重嘉靖中倭寇江南起爲職方郎視師江浙與撫道
日夜治戰守之備提援師狥帥躬擐甲冑率諸將搗
寇日擊來船一艘擊去船十艘來者多真倭去者多
脅從也若擊其去雖勝不武數出奇策斬獲甚多以
功陞右僉都巡撫鳳陽時歲大饑先生捐俸又請餘
鹽截運米爲粥以賑民賴以活者百萬時疾已甚猶
巡歷海上核戎旅考荒政執掌盡瘁卒於泰州之婺
賑淮揚之人德之建祠以祀

先生文體既醇事功復偉在四大家中尤爲傑出
余嘗從毘陵友人得其全傳後因播遷失去心甚
疚焉然即其備倭賑乏二事觀之亦可想見其力
行聖賢之實矣

蔡伯瞻

先生名偉宋蔡襄之後總丱受學已有孝弟稱後見
程端禮家塾日程皆宗晦翁教人法歎謂學當如是
即手抄服行慨然有求道之志嘉靖時領鄉薦不謁
有司占耕爲養既十年就授羅田學所以教士者即

舉業之中默誘以聖賢之學擢德安令一以節愛爲
本每退食取小學近思錄及伊洛淵源本朝薛胡王
子粹言覽誦即升堂亦必袖出以當嚴師良友遷杭
州府判入覲事竣即乞終養冢宰李默雅知先生命
考功固留歸署錢塘印一月民甚稱頌擢撫州同頗
著治績丁艱葬畢以泉中倭棘築建寧有考亭遺風
遂移居之先生學尚程朱而重躬行其所置力惟在
飲食衣服男女起居動靜語默辭受取予之際其自
治甚勤或間點少懈過失復生輒撫膺流下長跪自

謂作日曆以自識平生名考德錄居嘗服膺晦翁之言所云世間事須史變滅不足置懷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者著有四書折衷易經聚正云

學不務貫萬言炫奇非慥慥之行也觀先生用力之親切責己之眞誠就舉業內而誘人以聖賢佩晦翁之言以窮理修身爲究竟只此已盡吾儒之要正無俟更有所求也

又有蔡毅中河南光山人四齡便能搦管弱冠成名研心實學不以世味少嘗其志萬曆辛丑進士起家庶常天啟時爲經筵講官陞國子祭酒進字學要嚮爲經筵日講諸臣講讀之用計經書八卷會編八卷廣覩三卷共二十四萬餘字謂皆生於包羲之一畫羲皇以一畫生八卦堯舜演爲危微精一十六字字學百千萬億音韻意義點畫相從皆肇於是是中之一字堯舜禹湯文武相傳皆是物也孔子言君子依乎中惟聖者能之則知一中字包涵天地之道收盡百千萬字之繁眞萬古帝王傳心之要臣在成均日誦高皇監規皆執中之訓而演其義爲廣覩皆鑄明一中之學以收百千萬字之本源云云其著述擅名海內而又兢兢奉職以屛私奉公獎勤勵惰爲求已之事後以諸臣推薦爲察僞不阿權璫遂乞歸其學自五經以至百家天文樂律河清兵餉無不窮究所著六經解四時志以及火攻書皆刻行笥中尚存多種不勝淵博凡有解會樂與世人共知共見必思上獻當宁下禪後來公勤一念始終不渝焉

天下萬理不越一中此則從一畫中推出百千萬字可謂自本暨末博說反約者矣若其著書盡舉則皆美而可傳者偉人也

鄭中孚

先生名世威福建長樂人方總丱輒題其齋曰志樂顏瓢貧甘范饘弱冠舉於鄉旣成進士會臺臣闕詔從諸進士推擇衆競趨之先生曰纔脫章句躐司耳目耶授戶部郎後改刑部出爲廣西按察尋改廣東後復除江西貴溪夏言再召入相諸司往賀闕門延入先生卻退呼閽者曰相國固尊然奈何令邦大夫匍匐趨還吾刺去閽門者開中門乃入時言未

有子巡撫汪某偕言有事上清宫祝釐先生從諸司
往拜觀祝詞乃爲言祈子佛然不拜出後轉浙江布
政言以再相過武林先生復不與諸司郊迓轉江西
按察時分宜嚴嵩代言相族黨誕縱吏張於言先生
輒用三尺繩之有抵重法者獄已具巡撫儲將改論
先生持之不能奪有熊憲副者嚴姻也以輕值占廢
寺田千餘畝先生齎以賑飢熊持嵩手書求解不得
遷四川參政念嵩終必釐已遂投劾歸歸而薪米不
贍耕鋤自力且十年嵩敗起湖廣參政陞南右通政

隆慶初擢右僉都轉左副都華亭徐階爲王氏學廷
議舉守仁從祀先生言守仁治世能臣謂其紹周程
宗孔孟則有不足者且其率天下徑趨直行使聖門
講學明理之功屏棄不用將有毫釐差千里謬者後
轉刑部侍郎會有詔採珠及珍石先生疏言當納忠
諫崇節儉不報遂乞歸耕鋤如故里中不知有侍郎
云

先生任江西時議請贖鍰以備庾賑且謂升斗而微
之筐篚而藥之是奸門法也取盈於公廥而尾閭於
權門是奪民命也灑灑乎言讀之恫切有錚以傳者

先生通籍數十年在朝在野參半自對大僚臨下吏
與農民處一本至誠其學一以濂洛爲宗取六籍及
儒先語日誦繹之錄其精者獨証於心曰心嚴師屬
師心直諒爲友展也宋儒實獲我私年八十有二卒
禮官言其歷官權貴之鄉媚竈是耻辭榮寂寞之野
杜門自高人謂盡之賜祭葬贈尚書謚恭介

志道樂貧秉正尚實一心以宋儒爲歸本乎至誠
不媚權貴卓然君子人也

鄧汝極

先生名元錫南城人少時博覽經史即有志爲己之
學十五喪父哀毀如禮事嫡庶二母至孝家門凜肅
十七時倣古社倉法行之鄉里里民耆而貧婦寡而
節者咸聽其貸不取息人其人死並以所貸爲助葬
登十九爲邑諸生徧謁其地之先生長者講求學問
久之領鄉薦念母年高不赴會試杜門潛修邑令送
行資勸駕先生謝不受居三年母氏力促行至吉州
就郡守益學會有閩越寇復馳歸侍養又三年母後

強之不第孤邃遂堅執不出授徒講學於天峰山時
學者方重証覺而九容九思四教六藝皆以為多先生
曰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慎是無心也及門者
皆彬彬有造居母喪一準古禮廬墓三年南城之人
皆稱為吾邑之孔子所著有紬繹函史闡衍聖賢蘅
萃今古南城令以薦萬曆初祭酒復以為言徵詣京
師辭疾不赴當道先後薦聞以翰林待詔徵之有司
敦促就道未幾卒

孝毋而不求仕進以愛人為心其教及門也九容
九思身心交治前有吳聘君後有先生後先輝映
矣

顧涇陽

先生名憲成無錫人生而沉毅異常兒十歲讀韓文
諱辨即請於師曰親名當諱乎師應曰然自是每遇
父諱輒宛轉避家貧就讀鄰塾歸必篝燈自課常至
達旦自書其壁曰讀得孔書纔是樂縱居顏巷不為
貧萬曆丙子鄉試第一會試二甲第二授戶部主事
與同志者交相切磨調吏部汲汲以澄清為務會京

朝人計時都院左都司計是非皆與時忤先生上言
為持平之論謫桂陽州判先生至桂陽士人皆進而
問業後司理處州專務教化大有惠德復司理泉州
値大計舉吏廉先生公廉天下第一尋擢吏部考功
主事明年內計考功郎趙南星一秉公正略無瞻徇
計典出輿情甚愜而先生與李元冲實左右之政府
票旨切責南星降調去先生與元冲上疏謂臣等與
南星生平以道義相期許及在同部又以職業相切
磨惟茲內計之典始而咨詢繼而商確臣等皆與參
南星被罪臣獨何辭以免伏望皇上念南星自誅則
拙誅國則忠還其原職以示任事者之勸倘終以為
專權結黨乞將臣等一並罷斥無令南星獨蒙其責
不報未幾先生司選益以進退人才為己任一切推
用頗與政府異議政府大不悅遂以會推冢宰閣臣
事削籍歸

先生嘗謂天下事君相同心方可有為其次閣銓同
心亦得一半今皆無之止有三十巡撫十三提學可
以選擇而使若盡得人士習民生庶可小補方日汲

汲與司官留意而銓部堂司又皆賢者一時人心蒸蒸不變然中貴人之干請不行柄國者之妒忌相左遂相繼罷去自先生去而隄防盡決矣

先生會諸同志論學時論方尚空宗而陰壞實教先生謂佛家三藏十二部只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而已七佛偈了然可見取要提綱力剖四字其說甚詳具所著證性篇中

無錫縣中故有東林書院為宋楊龜山講學處後廢為僧舍先生聞於當道葺楊祠構精舍會吳越士友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為教要在躬行力踐以救一時學者虛高之弊先生嘗曰孔子所謂工夫恰是本體世之所謂本體高者只一段光景次者只一副意見下者只一塲議論而已其後詔起南光祿少卿先生以年衰不欲仕進遂乞骸然與時局忤甚朝議紛紜動以東林為口實而黨論且大起矣已而微疾逝贈太常卿謚端文著有大學通考質言還經錄證性篇等書行世弟允成亦以學行風節名於時先生而其庶幾能見大意焉

明儒之學多入於二氏先生一遵洛閩不參異見而議論醇粹足以宣明聖蘊眞有功於大道者至於居官盡職司銓矢公本正學而見之躬行余於先生蓋無間然矣

馮少墟

先生名從吾長安人萬曆己丑進士謂士人即釋褐不可忘做秀才時以庶吉應館課直抒己意不事詞章嘗曰文人何如聖人著做人說訂士篇及疑思錄等書時朝會多飯中貴家先生獨自攜茶具不往疏斥權貴人皆斂戢以直道紬歸下帷林卧圖書四壁後起至掌南都院改工部尚書推吏部辭致家居杜門著書四方從學者至五千餘人其學以心性為宗誠敬為務天地萬物一體為量出處辭受一介不苟為守與秦中人士講明聖賢之學者二十餘年著述日多不營產業不畜妾媵不赴宴會不事飲奕謂異端本非是不得謂之似是深懲末學虛談無實在朝則著直節居鄉則施教化門人出而服官者輒以廉吏顯人推其學為橫渠之後一人焉

交人何如聖人一語喚醒末學之夢至其直已教人力闢異學大端固已可見矣究其節要一編又深有合於朱子者乎

鄒南皋

先生名元標臨江人萬曆時進士觀政刑部首輔張居正丁父憂奪情視事編修吳中行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沈思孝交章劾其忘親貪位居正大怒上方倚眷命各加杖先生憤甚視四人杖畢即上疏辭更切至越二日亦命杖謫戍貴州後歸謝絶一切

惟事學問至泰昌立召起太常寺卿天啟時陞左都御史疏論輔臣方從哲及李可灼進藥之罪泰昌登位僅一月而崩可灼進紅丸故也泰昌仁政比美堯舜先生言乾坤所以不毀者恃此綱常綱常所以植立者恃有信史請早登光宗皇帝一月之政以垂信史焉嘗會三法司審經畧熊廷弼撫臣王化貞熊言職起田間原議駐扎山海並無廣寧字樣先生以爲失地喪城事同一體難辭其責及覆疏中言熊才識氣魄睥睨一世往年鎮遼而遼存去遼而遼失關係亦非小可料事多中遠過化貞獨是剛愎之性牢不可破一聞兵敗先奔卽有蓋世之氣不足贖其喪師之罪矣先生之論持平如此

先生嘗疏請理財言安石在宋急急以理財爲務衆皆詆之不知此迂見也戰國富強故孟子以仁義爲富強今國家衰弱又當以富強爲仁義然理財而舍屯田鹽法水利三項卽桑孔無可籌矣

先生上言今之急務惟在朝臣和衷時科臣朱童蒙疏論憲臣開講學之端恐啓門戶之漸宜安心守分

愛惜精神以東林爲戒先生疏辨曰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邪正係於學問法度風俗進退人才舍明學術其道無由若以臣等講學宜斥亦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太淺矣今學者止知青紫之榮惡聞講學益未知不聞道卽位極人臣了不得本分事此臣所以自少至老不敢頹墮者也時馮從吾亦辨國朝以理學爲重昨因東事暫輟經筵旋因言臣又復舉行人皆稱快然臣子望君之講而自已不講是欺也童蒙欲臣等修職業惜精神然講學正講其職業如

何修精神如何偕耳上供溫旨慰諭謂朕留心學問
豈禁臣下講學且仕學相資何可偏廢其後先生乞
休四疏始允旨云卿耆德負儒忠誠端亮方賴總持
憲紀表率羣僚乃屢疏控陳情詞懇切特從雅志准
馳驛回以需召用仍加太子少保以示眷懷先生臨
行猶上去國情深疏灑灑三千言皆一時藥石
先生生平忠厚正直以理學自命觀政時即劾首
輔奪情謫伏多年至泰昌時復起天啓間用建首
善書院與楊貞復諸公共相闡發既見時事之非

有東林黨之目力辨旋歸晚節尤善先生之學亦
難窺較觀其生平言行相符立朝忠誠不變蓋從
義利之關得力者讀其義語一編亦可想而見也

高景逸

先生名攀龍無錫人少有異稟言動不苟萬曆中領
鄉薦從同里顧憲成講學讀大學或問知入道之要
莫如敬遂以程朱爲學的已而成進士謁選授行人
適四川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請改易傳註頒行所
司爲書於天下先生奮然曰小人無忌憚至此遂上

崇正學闢異說一疏得旨程朱正學崇尚已久豈可
輕議近來士習玄虛何裨實用高攀龍所言有關世
教張世則勦襲浮詞來奏姑免究未數月復上今日
第一要務疏欲帝法祖操心講學勤政發帑理財薦
賢數千言言甚愷切留中不報論者謂二疏關係學
脈紀綱甚大先生素所蓄積見其梗槩矣
先生奉使還京時太倉相王錫爵當國與銓部相狀
將小人有附閣攻部者先生憤激上君相同心惜才
遠佞疏下部院會議謫先生揭陽尉先生赴謫所自

[illegible]心[illegible]證覺心氣澄清有塞乎天
地氣象又憩小樓悟明道萬變在人實無一事之說
自謂出門至此學力凡三轉手眼
先生假差歸構水居於蠡湖會蘇常諸友辨學觀聽
者踵至又與憲成修復道南祠爲東林書院與同志
講習其中自敘進道之序則曰吾至丙午則信得孟
子性善之旨丁未方信得程子鳶飛魚躍與必有事
焉之旨辛亥方信得大學知本壬子方信得中庸之
[illegible]之旨蓋先生自癸亥去國至是凡三十年學益進

而望益重天啓初起光祿大夫明年晉少卿署寺事綜理微密耗蠹爲清又言外戚中官家皆奸細窟宅請誅某某以銷隱禍又宗伯孫愼行追論紅丸事下九卿科道會議先生謂舊輔交結鄭戚不知有君持論甚峻蓋指烏程方從哲也時諸貴戚近習皆側目先生恐中傷之未幾轉太常少卿有恭陳學要以正治本疏疏內復及方鄭遂傳旨重處福淸相葉向高力持罰俸而講學之禁起左都鄒元標副都馮從吾皆講學歸先生曰講學何罪頓空法紀之臣講學何

名欲行聖明之世力請移疾不允明年乞差還里貽書給事王志道論兩朝事大要言人臣爲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爲亂賊脫罪爲君父種禍君讐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奈何諱之加以誣謗也無何起刑部侍郎疏辭不允比入都而副都楊漣疏論魏璫二十四大罪疏中及枚卜蓋指南樂魏廣微廣微恚甚與璫合而外廷諸臣以事權相倚其機漸惡會左都缺廷推首先生時趙南星爲太宰先生以舊出其門爲嫌力辭不得臺省急推先生甚以爲

天下事不得引嫌廢至公命下控辭不允先生既入臺激揚風采發崔呈秀巡按淮揚時贓賄鉅萬褫職逮戍天下快之然呈秀潛伏京師急走魏璫求洩憤而廣微又以僨遂益恚恨遂與內合謀以傾正類借會推晉撫事爲一網打盡之計而先生與南星俱罷去矣明春詔獄起緹騎四出逮楊漣左光斗等六人至京各坐重贓先後拷死又欲坐先生賴錦衣中有力持者至三朝要典成坐移宮一案削籍追奪先生忻然曰非此異日無以見諸公地下

先是京師議毀鄒元標等所建首善書院削元標等籍至是議盡毀天下書院而東林尤所最忌首毀之而東林遂爲瓦礫區先生屏跡湖上玩易不輟斷橋以謝客者逾年至是復逮繆昌期周宗建等先生自度不免先一日肅衣冠謁龜山祠作別聖文歸而有傳吳門信者先生微笑曰其然乎吾視死如歸爾是夕聚家人酌如常無一言及家事第曰鬻田可得千金足完贓稍貲俟天明蕭然就道矣因就寢至夜半復有傳信先生整衣起從容入書齋作字二紙復之

内寢欬語半晌取所封紙置几上指示兩孫勿先發
明日以此付官旗隨命兩孫出有頃聲寂然諸子推
戶入見榻上楞然杳無踪跡急啓几上封視之則遺
表與別友人書也表中云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
受辱則辱國矣故北向叩首從屈平之遺書中則云
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游矣一生學問至此亦得少
力諸子大驚急趨視池濱則先生已赴水死矣崇禎
登極瑺伏誅詔褒邮東林諸臣受禍者贈先生太子
少保兵部尚書賜祭葬謚忠憲錄其子焉

先生之學以程朱為的以復性為主以知本為宗以
居敬窮理相須並進為終身之定業四方從游者至
先令讀小學近思錄等書次即令靜坐以養深厚之
氣

先生嘗言學有無窮工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有
無窮工夫敬之一字乃大總括千聖萬賢只一敬字
做成又言佛氏一切平等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綱紀
得世界聖人因物付物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我無與
焉所以能開物成務其闢陽明無善無惡之說謂道
性善者以無聲無臭為善之體陽明以無善無惡為
心之體一以善即性一以善為意也故曰有善有惡
意之動佛氏亦曰不思善不思惡是以善為善事惡
為惡事也此何可言明善先生為學教人總不出此
欲學者進則以此施之天下退則以此修之吾身宛
然程朱家法生平於書無所不覽尤深於易著有周
易孔義乾坤姤復諸說又輯朱子節要一書與近思
錄相表裏其餘著述甚多皆有關於世教

先生於學所見至醇所詣至粹毫不參以異見眞

程朱之的系也是時國事日非璫禍將熾先生正
色立朝究其為羣邪所忌借東林為一網之計先
生之不為楊左諸公者一間耳然而豫搆水居讀
書體道從容赴死學守兼全余於幼年日聞時事
心已竊慕先生後在常鎮憲署屢晤先生猶子葉
菴令甫指計之倏忽五十年矣

金正希

先生名聲休寧人初就外傅時讀論語忽問其傅曰
孔子何人答曰聖人也問安在當往見之曰孔子久

歿今二千年矣遂大哭衆皆笑先生父獨異之自幼
凝重簡遠目不邪睇早補弟子員其爲制義本理抒
文軼今鑠古名著海內尤篤性命之學於書靡不究
覽崇禎元年登進士授庶吉時承平既久翰院故濟
華館中往往任達競慕風雅以書畫游藝爲事而具
文一切先生毎正襟危坐同官有怪問者先生曰釋
褐事君憂方劇也已而京師被圍天子御平臺召廷
臣條上方畧問所以退敵者先生慷慨言事謂同官
劉之綸及武臣申甫可用上即日召二人入對以綸

爲兵部督師甫爲副總而劾公爲御史監軍是時敵
勢旣大甫戰殁於蘆溝綸轉戰死於永平於是言者
劾先生書生誤國上置不問欲還先生爵職而政府
尼之仍以御史巡西城已而覃恩封父母先生亦因
疾告歸癸未年流賊大亂先生與郷邑長練郷勇守
禦時劉遼總兵唐龍方以勇畧爲上信任龍素知先
生因召對極言先生賢上遂特命簡用部擬僉事閣
擬庶常皆弗聽手詔擢翰林修撰命即入陛見先生
行至淮丁內艱疏請終制未報而闖逆已陷京師先

生痛哭累日月夕謀舉兵而士英已奉弘光於南京
先生知士英必銜之貽之書謂當急大讐毋以一人
而府天下疑毋以一郡而散天下勢士英不懌明年
士英等果誤國南都陷徽且納欵先生懸洪武像於
明倫堂率諸生父老哭三日夜而前所訓習郷勇咸
感憤畢集遂起兵會隆武立於閩加先生兵部右侍
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兵恢勦於時諸義師起
者皆倚先生爲動時有二王至徽少年喜事者爭附
自以爲功而二王亦顧帝制自爲公致以書曰春秋

之義國有君而敢私立名號者謂之僭今新天子撫
有七省顧欲以數村落不逞之徒分土而王實以劫
爲資一旦敗隳則若葦鳥獸散耳誰復爲王左右者
二王乃沮又有共郡丞欲奉楚宗人先生亦斥之兆
聽未幾諸路師皆敗先生督兵益力大學士黃公道
周率師援徽道中士卒病莫能進而所守要地俱陷
先生知不可爲乃戴方角巾披褻衣緩騎出召諸軍
上相與訣謂來師曰我實誤徽願以一身家受僇毋
他及來師因以兵擁送先生至舊識入見內院洪洪

故崇禎朝賜尚方劍督師者先生呼其字而詰責之
以爲必非亨九亨九殉節多年先皇帝設九壇素服
哭祭海内莫不聞豈其再生乎洪慙𢢽令出次目加
僇先生猶肅冠望孝陵拜哭曰嗚呼臣力竭矣今死
敢告從死者四人而先生門下中軍江天乙聞先生
就縶追及之麾之不肯去願從先生死過山谿猶相
與賦詩又先生初起兵籍諸義士名甚衆及事敗懼
其受害以語記室王世德世德曰某幼孤幸得從公
義所獲多矣請爲公訴帝言訖抱籍入水死是歲黄
公亦敗死先生歿後故吏科都給事熊開先爲先生

上疏請勅贈禮部尚書謚文毅焉
先生忠義於時窮勢極無可下手處知其不可而
爲之爲前朝三百年養士之報是時殉國者甚衆
史册紀載自詳而余尤於先生獨慕者盖前朝之
誤人多謂在時文而先生獨以時文稱大家第一
東鄉艾千子論文甚刻所選文定文待僅以先生
與震川並稱而又專刻歸金合稿以傳世
幸備義死節仰答朝廷爲先日月先生之

希賢錄五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朱顯祖撰顯祖號雪鴻江都人順治丙戌副榜
貢生其書載自周至明諸儒言行各繫以論斷其
意蓋欲仿伊洛淵源錄然去取多不可解退邵子
司馬光於朱子後升張栻呂祖謙於范仲淹前未
免輕於予奪其列明儒以薛曹邱胡爲冠配宋之
周張程朱邱者邱濬也斯則更屬異聞矣

洛學編四卷

〔清〕湯斌輯

雲南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樹德堂刻後印本

洛學編續編一卷

〔清〕尹會一輯

雲南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年懷澗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洛學編四卷》提要

癸丑冬湯子荆峴洛學編告成索老夫一言以弁其首余惟洛爲天地之中嵩高聳峙黄河亘延自河洛圖書天地已洩其秘而渾穆醇龎之氣人日由其中而不知是道寄於人而學寄於天至程氏兩夫子出斯道大明人知所趨舍學者於日用倫常

至庸極易之事當下便有希聖達天路徑是道本於天而學寄於人益洛之有學所以合天人之歸定先後之統所關甚鉅也厥後廢而復明絶而復續學問淵源天中尤盛宋興伊洛元大蘇門至有明而兩河八郡各有傳人余移家夏峰每懷往哲悵

微言之未泯喜絶學之當新湯子少負遠志壯歲即以病請致以斯道爲己任十年以來余見其學日進而心日虛洛學之興端有所屬因念斯道在人求之即得表前賢以勵後進如射者之趣的必揣於度舟子之涉海必操其舵所謂呼之使靈叩

之使覺千載上下南海北海心同理同又何有於洛與濂關閩耶葢學以希聖爲諸而其最初發志一直便向希天上至其中道路之迂曲識見之偏全自不能强之使同迄証所歸川流者以此敦化者以此自不得有異也我輩生諸賢之後教澤在望

蘋藻常修誠屬厚幸聾瞶老生睹此編之成不禁喜躍爰題數語以識湯子興學之功云

康熙十有二年歲次癸丑季冬既望九十叟孫奇逢拜題於夏峰山房

凡例

一關學編首列聖門諸賢按七十二子中宋衛陳蔡約得十有六人因系統聖門不敢以方域論故前編斷自兩漢正編斷自程子

一漢初經師多出齊魯修明周禮惟有猴氏至戴聖删定禮經王弼注疏大易俱有功聖學一以治行不檢一以祖尚老莊並罷從祀故不敢與猴氏諸賢同列前編

一横渠世家大梁父知涪州卒於官諸孤皆幼遂僑寓郿縣則横渠實中州產也藍田呂氏原籍汲郡

因入列關學俱不敢附入河洛正學收薛西原考西原原籍偃師生長亳州亦猶藍田呂氏也槩不敢泛入

一薛文清公本貫河東發解中州平生師友半在河洛實中州明儒之宗故詳列其傳使學者有所考焉非敢扳附名賢以自增重也

一此編原爲論學而作非同史傳故雖勳業炟著節義凜烈不敢泛入即編中諸儒有功積纍重者亦不能備載以自有史傳可備採覽也

一事實俱本原傳間取門人紀述不敢妄加增刪恒

失實也

一平日聞見寡陋又屛居荒野典籍闕略搜羅未廣有生平仰止最切而全傳未得止採通誌數言殊覺寥寥至語錄文集兵火之後訪求爲艱有家藏善本倘肯惠教總成全書亦善與人同之意也

一

昭代崇重理學名儒輩出中州嗣續濂洛定不乏人因時日尚近著述多未行世俟事久論定另有編輯

洛學編目次

前編

漢

唐

宋

正編

宋

元

明

洛學編卷之一

睢州湯斌潛菴輯　男　沆　較刊

前編

漢

杜緱氏先生

杜先生子春河南緱氏人治周禮漢永平初年已九十猶能誦識時賈逵鄭衆往受其業二子爲發明其說著周禮解後衛次仲賈景伯馬融鄭玄亦作周禮訓詁皆祖子春云

鍾次文先生

鍾先生興字次文汝南人也少從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重復以授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于官

鄭仲師先生

鄭先生衆字仲師梁人也從父興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

世建武中太子及山陽王荊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
縑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
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
遂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
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荊聞而奇之亦不强也及
梁氏事敗賓客多坐之惟衆不染於辭永平中辟司
空府以明經給事中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是時
北邊遣使求和親顯宗遣衆持節往衆至逼令衆拜
衆不爲俯困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
誓乃止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遣使報之衆上

疏諫不從復遣衆衆不得已旣行在道連上書固爭
之詔切責衆遣還繫廷尉會赦免後帝見北使來者
得衆爭禮之狀乃復召衆爲軍司馬拜中郎將遷武
威太守左馮翊建初六年爲大司農以清正稱受詔
作春秋删十九篇八年卒

服子慎先生

服先生虔字子慎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
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若干卷又
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漢靈帝
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客行病卒

唐

韓昌黎先生

先生名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生三歲而孤隨伯兄
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
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
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先生從喪出不四日
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
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
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山陽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
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拜河南令遷

職方員外郎坐事復爲博士旣才高數黜官又下遷
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
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
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案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
宰相議不合先生亦奏言淮西連年四向侵掠得不
償費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
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
喜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
西奏爲行軍司馬先生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叶
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往鳳翔迎佛骨入

禁中王公士人奔走膜唄至爲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先生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内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謝帝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攺袁州刺史初先生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爲民害爲文祝之其夕暴風震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隷過期不贖則没入之先生悉計庸得贖所没者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

隷召拜國子祭酒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聞者相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轉兵部侍郎鎭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先生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令度事從宜無必入先生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先生大聲曰天子以公爲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前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先生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

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先生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旌節劉悟李祐皆大鎭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先生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讙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先生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亦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先生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先生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曰人所以畏鬼

者以其不能見也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先生性弘通與人交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人孟郊郡人張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先生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榮於經仕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隙則相與談讌論文賦詩如平昔誘勵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名敎弘奬仁義爲事常以爲自魏晉以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

不復振起矣故所爲文務返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新唐書贊曰唐興承五代王政不綱文弊質窮拙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樸剗僞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楊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鶩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楊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

謀排難恤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子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没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朱

穆伯長先生

先生名修字伯長汝南人師陳摶傳其易學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先生得之後以授李之才之才授康節邵先生而易學遂大著宋初學者方從事聲律習爲駢儷搥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先生獨倡爲古文河南尹洙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遂以古文經學名天下其後歐陽蘇曾相繼文章上接兩漢者由先生倡之也性嚴少合有題其詩于禁中壁間者真宗見之深加賞歎問侍臣曰此爲誰詩或以穆修對上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以不薦丁謂曰此人行不遜文出是上不復問先生與謂有布衣舊謂赴夔漕先生猶未仕相遇漢上謂意先生當

先致禮竟不一揖而去故謂銜之登進士第爲潁州文學參軍故當時稱曰穆參軍云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丐于所親得金鏤板印數百帙攜入京師鬻之有儒生數輩至肆其取閱先生奪取怒視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全部相送遂終年不售而世亦以此知習韓柳文云

洛學編卷之二

睢州湯斌潛菴輯　男　沆較刊

正編

宋

程明道先生

先生名顥字伯淳河南人高祖羽太子少師父珦大中大夫先生生而神氣秀爽叔祖母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未能言以手指示隨所往果得之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强記過人十歲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十五六時與弟伊

川以大中公命從周元公受學慨然有求道之志遂厭科舉之業已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得之二十六舉進士調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疑於事未習也易之而先生折疑獄如神令大奇之有稅官負怙倚力自謂能殺人監司州將未敢發聞先生至輒宣言外人謂某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懼竊必殺人先生笑曰人之所言一至于此食君之祿詎忍爲盜苟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然私償所盜卒以善去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守令莫敢禁止先生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再調上元主簿上元田稅不均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攝邑事訴訟日不下數百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禀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

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顥非至夜不敢釋也一時相視無敢除者茅山龍池有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塗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人遂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始至見人持竿粘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使勿爲自是邑民不敢畜禽鳥移澤州晉城令廉右書視民如傷云某常媿此四字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

五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姦僞無所容凡孤煢
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
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
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
俗始不知爲學先生擇弟子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
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
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
無强盜及鬬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扣門稱有殺
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
之果然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改著作佐

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
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前後
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上嘗使
推擇人才先生所薦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
頤爲首常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時王安石日益信
用先生每進見必爲上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
嘗及功利上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
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
上歎賞以爲得御史體又嘗曰任人與做那御史只
是要格君心凡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辨于早而戒

于漸一日上從言及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惟當務
爲急辭命非所先也所作章疏不飾辭華推開陳詳
說欲以誠意感悟上心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
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
也安石浸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
之間章數十上安石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
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安石多爲之動嘗被
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
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
愧屈又曰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民心今

參政若要做不順人心事何耶安石初議改法攻之
者至有肆詈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藁
曰揚已矜衆吾所不爲又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
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
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介甫性
狠衆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旣去所用皆
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不與之爭
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
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天下以爲知言又云新
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

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既而除京西提刑改差鎮寧軍節度判官爲守者嚴刻多忌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于朝命以八百與之天方大寒昉肆虐衆逃歸州官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納論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于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于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一夜馳至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衆皆感激自効數日而合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遂求監局便養監洛河竹木務用薦改太常丞神宗猶念之不置會修三經義語執政曰程顥可用執政王安

石不對有自洛入對者問程顥在彼否遽言佳士後以旱變應詔論朝政益切還朝差知扶溝縣事會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司農視貸籍戶同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貧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諸邑供帳競務華鮮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于民法所禁也今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餘歲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吏捕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哲宗即位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也年五十有四文彥博表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

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于道不知所向則不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又言先生資稟旣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于金石孝弟通于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行已內主于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於已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爲學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于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闢百代未明之惑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偏實則外于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于此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衆矣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

如羣飲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叙病世之學者捨近趨遠處下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至于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于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得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謚純公從祀孔子廟庭

程伊川先生

先生名頤字正叔年十四五與兄伯淳同受學于舂陵周茂叔年十八上書闕下述王道黜世俗之論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因遊太學時海陵胡瑗主教事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文大驚即延見

處以學職呂希哲與伊川鄰齋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舉進士不第遂不復就試以明道淑人爲己任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學不足不願仕也哲宗初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絳各疏其行義於朝授西京國子監教授再辭尋召赴闕除秘書省校書郎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於是召對命爲崇政殿說書念上春秋富當豫養成德疏經筵三事其一謂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從容訪問不獨漸磨道義至于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于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臣十人伺上在宮中動息必使經筵官聞之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故事暑月輟講又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略如此乞令講官朝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先生每進講必宿齋

預戒冀感動上心而講讀官以祿薄例得兼他職並判登聞鼓院先生曰古人以蒲蘆喻教謂當以誠化也若營營於職事紛紜於訴訟時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以頰舌感之不已淺乎辭不受所論說常於文義外反覆推明務歸于啓沃帝在宮中行漱水避螻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此惻隱之心也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帝忽起憑檻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一日所講書有帝藩邸嫌名中官以黃覆之講畢進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請自今舊名嫌名勿復避時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遷流慕思彌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請張樂置宴先生又言除喪即吉因事用樂而已矣今特設是喜之非古人不得已除喪之意乃輟樂諸以德禮匡輔類如此先生謂司馬公經筵中得范淳夫爲善也公曰淳夫今修史進用有階矣先生曰非謂然也顧自度少溫潤之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尤可開陳是非悟主心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侍經筵終日儼立不少懈帝諭以少休不去而先生入侍容色甚莊或問曰君之

嚴視潞公之恭孰善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
禮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勸講不敢不自重也在職
累月不請俸吏亦不致諸公俛知之俾戶曹特給郊
廟霈恩不爲妻求封或問之曰頤起草萊被召再辭
職不獲而後受命顧爲妻求封乎經筵承受張茂則
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
識畫竟不往文彥博嘗與呂公著范純仁入侍經筵
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眞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
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
避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

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
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由
是大臣多不悅而翰林學士蘇軾以文章名世好狎
侮見先生端嚴以爲不近人情者僞也於是黨論起
差管西京國子監以丁大中公憂去官服除除直祕
閣仍判西京國子監辭監察御史董敦逸劾其疏有
怨望輕躁語罷奉祠紹聖中黨禍作放歸田里編管
涪州謝良佐曰聞此乃族子與門人邢恕爲之耳先
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赴涪渡江
中流船幾覆舟中人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已

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危無怖色何也先生曰
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
生欲與之言徑去不顧在涪注周易與弟子講學不
以爲憂赦歸不以爲喜自涪還洛容色髭髮皆勝平
昔自謂學之力也元符末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
監先生欲引疾既而就職尹焞疑之先生曰上初即
位被大恩不如是何以承德意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受一月之俸然後惟所欲耳崇寧中言者論其因奸
黨論薦得官雖嘗正罪罰而敘復過優今復著書毀
朝政有旨追毀出身文字所在監司覺察所著書於

是先生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
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大觀二
年九月卒於家年七十五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
所學要於今日用先生氣已微張目曰道要用便不
是言訖而逝嘗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
四十五十而後完今年七十二年校其筋力無損也
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先生嘿然
曰吾以忘生徇慾爲深恥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
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
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先生天性端嚴學

造純愨自知自信中立不倚始甚愛表記中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之語守爲學要其修身行法莊重有體肅如也蓋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則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凂伊川爲作行狀乃不載其事明道謂青苗法可且放過而伊川乃于西監一狀校計如此可謂不同矣但明道所處乃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胡安國曰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

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何如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爲有不通處後來再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昔鮮于侁嘗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見伊川見處極高游酢楊時來見一日伊川瞑坐二子侍立不敢去久之伊川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有後日事矣

邵康節先生

先生名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祖德新遷衛漳父古徙共城後徙洛爲洛人先生少以才自雄欲樹功名于當世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卽堅苦築室蘇門山百源之上李之才挺之攝共城令自造其廬問曰子何所學曰爲科舉進取之學耳挺之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物

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於是先生盡受其學嚴事之卽旅宿飯必襴坐必拜也彌刻厲自進蔬素不厭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席數年道旣通慨然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及四方可乎於是走吳適楚周流齊魯梁晉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結廬洛上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浩然樂也名其居曰安樂窩講學于家未嘗强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先生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清明坦易不事表襮不修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汗接人無貴賤親疏之間燕笑

終日不取甚異于人也故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大夫過洛有不之公府而必至先生之廬者病畏寒暑當大寒大暑時輒不出常以仲春秋乘小車行遊洛城中隨意所之士大夫家聽其車聲爭倒徙迎致雖兒童僕隸亦歡愛尊奉以爲我家先生來也或留三五宿或至經月忘返與人言依於孝弟忠信以風諭於道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才者多矣文潞公彥博富鄭公弼皆以元老碩望不尊重作洛見先生尊禮之與倡和游居程純公每見之退輒太息以爲內

聖外王之學也遠近學者從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間與深知論天下事雖宛心世務者不及也端明殿學士司馬光兄事之而純德篤行具爲鄉里所嚮慕鄉人至相與語曰毋爲不善毋使司馬端明部先生知其畏慕如此會新法行監司承風旨爲嚴切吏州縣者苦操切不可爲爭欲投劾去先生勉之曰此賢者盡力之時新法誠嚴第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徒投劾何益時州府以吏法故家食貧至經月無酒不能餉客爲薄粥代之好事者時載酒以濟其乏年六十始爲隱者之服曰病且老不復能爲從事

矣熙寧十年夏感微疾笑謂司馬光曰死生亦常事張載嘗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堯夫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載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堯夫曰無可主張者伊川又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堯夫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人傳有新報堯夫問有甚事曰某事堯夫曰我將爲收却幽州也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生於太平世死於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

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明道誌其墓曰自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元祐中韓維尹洛請謚於朝常博歐陽棐議曰雍少篤學有大志久而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爲學者之患在于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于所好而不得其眞故求之至于四方萬里

之蓮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淳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易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按謚法溫良好樂曰康能固所守曰節謚曰康節先生所著皇極經世六十卷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有擊壤集二十卷自爲之序

呂原明先生

先生名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先生然教之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

坐也焦千之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少有過差千之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服方略降顏色時先生方十餘歲即從之遊故德器成就大異衆人旣又從胡安定於太學後遍從孫復石介李覯遊始與伊川俱事胡安定先生少伊川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而明道橫渠皆與先生遊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先生亦未嘗專主一說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簡徑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內者其於經書平直簡要不爲辭說以知言爲先自得

爲本躬行爲實不尚虛言不爲異行以恩補官元祐中除兵部員外郎充崇政殿說書日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爲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爲本紹聖初出知太平州坐黨謫居和州徽宗初復官知單州召爲光祿少卿直秘閣知曹州尋奪職知相州邢州奉祠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處之晏如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沉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確得失久之方罷嘗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仲父舜徒守官會稽人

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又云後生初學自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又云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即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政和中卒年七十八子好問資政殿學士孫本中字

居仁少從楊時游酢尹焞遊紹興初特賜進士累官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謚文清所著有春秋解童蒙訓師友淵源錄各若干卷行於世孫祖謙祖儉南渡後寓居婺州世有中原文獻之傳

尹彥明先生

先生名焞字彥明一字德充世為洛人少孤事母陳氏至孝為舉子時教授蘇昞一見奇之謂曰子以狀元及第即學乎唯復科舉之外更有所謂學耶先生疑之一日昞因會茶舉盞以示曰此豈不是學先生有省遂往見伊川受學伊川告以敬問敬曰主一之

謂問主一曰無適之謂自是服膺終身紹聖初年十九應進士舉策問詠元祐黨籍先生嘆曰吾尚可以干祿乎不對而出告於伊川曰某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汝有母在未容廢祿仕也先生歸白其母母曰吾但知汝以善養不知以祿養先生喜出告伊川伊川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復應舉四方學者及伊川門必令先詣彥明開誘之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伊川既沒先生授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洛人士以事伊川者事之大觀中諫官范致虛言程頤倡為異端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乞錮勿用

先生深自韜隱而聲聞益盛靖康初种師道以德行可備勸講薦召至京師梅執禮呂好問邵溥胡安國合奏乞特擢用先生度時不可為力謝病歸賜號和靖處士次年金人陷洛家盡覆先生死復甦門人舁置山谷中而免建炎四年劉豫卑辭厚禮聘之不從以兵迫之先生夜為赴水自沉者得亡去徒步奔蜀至閬止於涪因先師之所嘗讀易也闢三畏齋以居人罕識其面紹興五年侍講范冲舉以自代召赴行在再以疾辭帝曰焞可謂恬退矣張浚力請召至七年授崇政殿說書勅有司敦遣乃就道會諫官陳公

輔詆程學先生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生事之二十年沒守其學又二十年矣使焞厠經筵所敷繹不過其師說使舍所學以言則欺君父也留不進於是大臣言焞拒劉豫有不可奪之節其所養可知詔趣行既至召見曰朕思卿久矣俟卿以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退而喜曰聖主也道其有行乎乃敢職每進講前夕必齋沐以來日所當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次日乃入侍講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敢不敬乎又曰人君其尊如天吾所言得入則天下蒙其福不入則反是安敢不盡誠敬八年除秘書少監頃之乞歸

田里不允上諭參知政事劉大中曰尹焞學問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中得老成人領袖亦是朝廷氣象冬時講筵初開講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先生曰此实而有之上語中書舍人呂本中曰此尹焞受用處朱震疾亟薦先生自代趙鼎亦推先生可以繼震九年除先生左通直權禮部侍郎是時秦檜力主和議先生在病中上疏力諫以爲不可又以書切責檜檜大怒先生力辭乞歸得觀祠而去次年乞老寓會稽十二年卒方赴召時祭告伊川墓而後行曰能行所學則未也不辱師門則有之高宗嘗稱曰觀尹焞所

行盡一部論語可謂知焞矣疾革督門人問學曰有疑便問病亦何妨其純至如此所著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行世年七十二

謝顯道先生

謝先生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習舉業已知名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二程之門號四先生初良佐往扶溝見明道受學甚篤明道謂之曰賢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曰且靜坐良佐質小魯然誠篤每理會事求深徹其類有泚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良佐初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明道曰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於淵向下更有淵在於是良佐恍然於何思何慮之體也曰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耳語浩然之氣曰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明道許之曰是子展拓得開將來可望從亦業伊川所伊川問所造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有是理賢發得太早在於是良佐孜孜於省克甚力作籍自

記日用言動禮與非禮以自繩嘗曰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與伊川別一年來見問所學對曰惟去得一矜字曰何故曰仔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因語在坐同志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良佐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試於太學對曰蔡人尠習禮記決科之利耳伊川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以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于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

此心而後可語也良佐乃止是歲亦登進士第宰應
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頤
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士
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禀學焉良佐語之曰游子皆問
某一切外物能放置得下否某對之曰實皆從此上
措功來安國問何也曰物無根者易拔樹木有根故
難拔雖枝條剪落盡已復生人諸欲皆有根能於欲
根淨洗所從來痛克之令無所繫則無事矣建中間
召對除書局忤旨去監京西竹木場坐飛語詔獄廢
官嘗言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

面下工夫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
勸之曰彼安能陶鑄我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
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
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又言舊多恐懼常於危
階上習之得善筆愛之欲書令壞乃已伊川自涪歸
見學者多從佛學惟良佐與楊中立不變曰惟謝楊
二君長進曉益乎質或問敬曰於儼若思時見之問
矜持何如曰矜持而過則病也太學博士朱震請教
良佐曰待與賢說一部論語震私念今日暑迫舂何
從得欽侍說論語乎已飲之酒數行起居游語如常

已忽擬舉曰聽說論語舉子見齊衰師冕見二章曰
聖人之道無微顯內外一以貫之由灑掃應對進退
便上達天德一部論語盡於此或問良佐色慾想絕
多時曰伊川則不絕某則斷此二十年矣問於勢利
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故做工夫揀難
捨底棄却後來漸漸輕今日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為
合要用並無健羨心所著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世
謚文肅

張思叔先生

先生名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讀

書為人傭作一日見縣官出傳呼道路先生頗羨慕
之問人何以得如此或告之曰此讀書所致耳先生
始發憤從人受學執勞苦之役教者憐其志頗勸勉
之後能文入縣學被薦以科舉之學不足為也因至
僧寺見道楷禪師悅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恭
叔行已官洛中先生亦從之恭叔謂之曰子他日程
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為空祝髮也及伊川歸自涪陵
先生年三十始從之學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
士不忘喪其元慨然有得益謂守此則無不可為之
事後窮理造微伊川甚許之妻以族女學者從之漸

衆尹焞嘗謂伊川曰張繹每聞先生語往往言下解悟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恐繹不及焞伊川以爲然伊川嘗言晚得二士又言張繹俊尹焞魯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先生長於爲文又善辨事伊川沒一年先生亦沒和靖被召嘗曰思叔若到今日當召用必能有爲於世嘗記伊川言行一編名曰師說

劉質夫先生

先生名絢字質夫河南人髫齓即事兩程先生受學明道語人曰他人敏則敏矣然未易保也斯人之志

吾無疑焉以祖蔭爲壽安主簿遷潞之長子令邑俗故淳古而先生又誠心愛利丁母憂父老數千人遮道留久之乃得去富鄭公歎以爲古縣令也元祐初以侍講韓維薦授京兆府教授侍御史王巖叟正言朱光庭言春秋學廢已久絢治春秋深通試太學博士先生明粹温恭孝弟樂善不爲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內日加重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既病謂李端伯曰吾病每眩瞀但正心端坐氣即下平居持養氣可忽乎治春秋專以孔孟之言斷經意將歿尚以例類質與士大夫啓手足自盥頮安然而逝先生在程門與人但有所知惟恐不與人共程學之興先生及端伯有力焉伊川曰質夫沛然又曰明道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謝上蔡云向見程先生言春秋須廣見諸家之說其門人惟劉質夫得先生意旨誠多

李端伯先生

先生名籲字端伯洛陽人才識穎悟舉進士元祐中爲秘書郎闢肆開發伊川謂其才器可大受與劉質夫相繼卒伊川哭之哀悲傳學之難焉又云明道語錄只有李籲本無錯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或

脫忘一兩字便大別李籲却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錄得都是朱子曰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諸公所造尤深所得尤粹時洛陽有孟厚字敦夫從伊川學獨處一室糞穢不治伊川曰學不在此假使灑掃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一日伊川曰子何不見尹焞張繹朋友間最好講學敦夫見和靖曰先生令厚來見二公若彥明厚所願見如思叔莫不必見否和靖曰只不必見思叔之心便是不必見焞之心也後伊川之葬門人畏黨禍莫敢至獨敦夫與尹張范棫邵溥送焉

朱公掞先生

先生名光庭字公掞河南偃師人舉進士調萬年簿是時純公主鄠縣簿關中舉以並稱元祐初以溫公薦入爲左正言入對首辨大臣忠邪繼請天子燕閒與儒臣講習輔聖德諸進退大臣損益政事論奏甚虛日宜仁甚咨納焉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黨論作補外數月復召劉丞相摯罷政封駁還落職知亳州有惠政人尸祝之畋濰州鄰境饑流民載路勞來安集日爲飲食之至不暇食遂病卒先生少受學於胡安定已從孫復受春秋已又從二程先生於洛服行

所聞造次不息見善如貴育惟恐不及見不善如避水火惟恐及之後謁明道於潁昌退謂人曰光庭於春風中坐三月矣愈益渙然歸坐臥一室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而中以思無邪無不敬二語揭之意以敬一天人貫上下也父喪廬墓側三年事諸父盡道御諸弟友家人悖睦無間言爲人方正望之可畏而卽之謙恭處已常若不足也常謂釋氏爲世教大患高明之士旣沉溺於性宗中下之材又總縛于因果故力排異端以扶聖教家素裕自奉甚薄仕至朝列猶糲食不厭其沒也正公祭之文以爲篤學力行至于沒齒不渝蒞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可質神明貫金石雖尚論古人難其比也其信許如此

邵伯溫先生

先生名伯溫字子文康節之子入聞父教出與司馬君實呂晦叔二程子交故所聞日博而尤習世務以薦授大名府教授調長子尉初蔡確罷相邢恕自河陽詣確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詣闕恕召之先生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先生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之必貽異

日悔康竟往恕果勸康作書詞確有定策功爲他日保家計康遂作書如恕指益以康爲光子得其言世必見信旣而梁燾以諫議召恕遂力言確有定策功且以康書爲證燾不悅康始悔之紹聖初章惇爲相惇嘗事康節欲用先生不往會當赴吏部銓明道謂曰吾危子之行也先生曰豈不欲見先公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與論及康節之學曰嘻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子文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之理盡矣其信也則人之佹怨反覆可忘矣惇方與黨獄故以此諷之惇悚然出監永興鐵

監時元祐諸賢方南遷士鮮訪之者先生見范祖禹于成平見范純仁于穎昌或爲之恐不顧也徽宗卽位上書辨宜仁誣謗解元祐黨分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除知泉州請罷歲輸瀘南諸州綾絹絲綿數十萬以寬民力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賊史斌寇劍門先生與蜀帥盧法原合謀防守賊竟不能入蜀人德之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康節常語子文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子文載家使蜀故免於難先生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奸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嘗爲宰相當

以宰相待之范忠宣知國體者也故欲薄其罪言旣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用心也劉摯梁燾劉安世王巖叟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卒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先生游及相始贈秘閣修撰嘗表其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建言廢崇寧世以此三言盡先生出處云所著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辯誣辨惑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近百卷

程沙隨先生

先生名迥字可久寧陵人避靖康亂南徙餘姚登進士歷知進賢上饒數縣嘗曰令與吏服食者皆民之膏血也嘗不是思而橫斂害民鬼神其無知乎故政寬而明令簡而信綏強撫弱導以恩義積年讐訟一語解去猾吏奸民久而悛悔欺詐以革暇則賓禮賢士從容盡歡進其子弟之秀者爲之陳說詩書疑義隱德潛善無問幽明皆表而出之以勵風俗或上官所未悉者必再抗辨不爲苟止所著有古易考春秋傳文史評經史說等書宰官朝奉郎朱熹以書告先生子絢曰敬維先德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人非獨章句之儒而已嘗不一試而奄棄盛

時此志士所爲咨嗟而不能已者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是亦足以不朽也絢巴陵尉能理冤獄孫仲熊亦有名

洛學編卷之三

睢州湯斌潛菴輯　男　沆較刊

正編

元

許魯齋先生

先生名衡字平仲號魯齋懷之河內人也父通避地河南已巳生先生于新鄭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即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稍

長嗜學如饑渴值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得尚書疏義避難徂徠得王輔嗣易說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先生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人曰世亂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自是出入經傳泛濫老釋下至醫卜諸子百家兵刑貨殖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究既而往來河洛間從姚樞得程朱易傳四書集註或問及小學書益大有得謂從學者曰吾今乃始聞進學序矣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從事于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爲進德基本篤信力行以其身先之嘗與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之如神明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及樞被徵獨處蘇門遂慨然以明道爲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于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者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徵于禮以倡其鄉人從學者寖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不熟雜糠覈菇食之處之泰然歌誦之聲傳戶外如出金石有餘即以分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不義弗受也居姚樞雪齋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家人化之如

此甲寅元世祖出王秦中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新罹兵火欲學無師聞先生來莫不喜於是郡縣皆建學世祖即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先生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奏以爲太子太保陽爲尊用實不使數侍上也先生曰禮師傅於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今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五辭改命爲國子祭酒未幾謝病歸至元二年復召至京師命議中書省事先生上疏論立國規模用人立法爲君難敎養信法令五事帝嘉納之四年歸懷五年復召還六年命

與姚樞等定朝議又與劉秉忠定官制歷考古今分併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側置者為圖上之帝甚悅時阿合馬專政以子忽辛有僉樞密院先生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除中書左丞固辭不許因謝病帝召其子師可入謝旨儿命皐自代者先生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曰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帝久欲開太學會先生請能益力乃以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先生謂蒙古生質朴未

散視聽專一苟置之善士中涵養數年將來必能為國家用請徵弟子耶律有尚姚燧王梓劉安中等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先生待之如成人愛若子弟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按之白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其教人也因其所明開其所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稍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揖讓應對進退或投壺習射負者罰讀書若干遍每說書不務多惟懇欵周折或未甚領解則引詁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曰敬敷五教在

寬今學中大體固須嚴密然就中節目必寬蓋人之品不同有夙成者有可成其大可成其小者難一律強也且不止因其材又當隨其學所至漸進之夫教人與用人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略其所短漸摩成就故其教諄煦懇至而從學者尊師敬業日改月化雖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先生自詣學不問家事賓客皆謝絕曰學中若應接人事業必妨外人怨謗是已事諸生學業上命也故業專而效成十年以權臣屢毀漢法乞罷還懷十五年詔王恂及郭守敬等定新曆恂言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

理宜得衡領之命以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先生以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與太史令郭守敬等製儀象圭表其法視古較密悉去諸曆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十七年曆成名授時曆頒之六月以疾乞還懷皇太子請以其子師可為懷孟總管以便養且使諭衡曰公毋以道不行為憂也公身安則道行有時矣惟勉自愛先生既歸絕人事居山中課耕自治誠切不嚴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廷十八年三月病革家人祀先先生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于祖考起奠

獻如儀既撤家人餕怡怡如也顧語其子曰我平生爲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愼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遂卒年七十二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但爲位而哭有數千里來祭弔者人服其教金科玉律聽其言雖武夫悍卒無不感悟也有未嘗及門但傳其緒論而折節力行卒爲名世丞相安童一見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王磐氣蓋一世少所許可獨曰先生神明也諡文正從祀孔子廟廷

姚文獻先生 附敎菴

先生名樞字公茂其先永平柳城人遷居洛陽幼力學志期甚高識者稱其有王佐之略元太宗時與楊惟中北覲太宗重之賜錦衣金符以行臺郎中從軍至德安得趙復與語異之挾與俱臥起時復閔門遇難不欲生伺先生寐熟亡去先生覺遽乘月馳馬走積屍間號之至水際復已被髮徒跣號泣欲自沉先生手挽之而歸委曲勸免從與俱北所謂江漢先生也是時洛閩學未行于北方獨金儒張文舉稍以程易敎授未廣也至是復以所記憶程朱諸經傳註手錄出之先生與楊惟中首受其學會先生與行臺長

不合棄官攜家蘇門誅茅爲室作家廟祀四世堂龕宣聖像以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配讀書其間竟日危坐四書傳註及小學鏤版傳之四方以化民成俗自任風日清佳則鳴琴百泉之上邈世樂天若將終身許平仲聞先生得伊洛之傳盡室來蘇門相依以居世祖在潛邸以禮聘至數陳治道數千言世祖奇其才使授太子經二年以爲太子太師不拜改大司農四年拜中書左丞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十三年拜承旨後二年卒年七十八諡文獻從子燧字端甫生三歲而孤育于伯父公茂年十三見許平仲於蘇門十八始受學於長安時未嘗爲文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爲之人謂有作者風稍就正于平仲平仲曰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至元七年平仲以國子祭酒教貴胄奏召舊弟子十二人端甫自太原驛致館下元貞初爲翰林直學士修世祖實錄拜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仁宗居藩邸開宮師府端甫年已七十遣正字呂洙如漢徵四皓故事起爲太子賓客未幾除承

旨學士尋拜太子少傅辭謝曰昔臣先伯父楫嘗除
是官尚不敢拜臣何敢受授承旨知制誥得告歸再
召不赴卒于家年七十六謚曰文端甫先在蘇門讀
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于逐年不能一覽而得其離
合之槩至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若干卷年經而
圖緯之如史記諸表將附朱子凡例之後其學有得
于平仲由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爲世名儒云

洛學編卷之四

睢州湯斌潛菴輯　男　沆較刊

正編

明

薛敬軒先生

先生名瑄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先生初生肌
膚如水晶五內皆見家人欲不舉祖仲義聞啼聲曰
非常兒也卜之吉乃育之自幼讀書史目輒成誦端
重不爲兒嬉年十二能詩賦時元儒魏希文范汝舟
諸公以御史謫戍父延與講學皆結爲小友不敢以

師自居退謂人曰聖門有人矣既壯讀宋四子書歎
曰此道學正脈也遂焚所作詩賦專心性理之學精
思力踐言動必質諸書一有不合終夜不寐尋父司
教鄢陵故事庠無舉者謫教官戍父乃强先生應河
南鄉試遂舉永樂庚子河南第一明年辛丑登第學
士楊文貞欲延訓諸子先生固辭居父喪服闋會宣
廟思振風紀擢雲南道監察御史時相三楊欲識其
面令人要之先生辭云職在糾劾不敢見也一日於
朝班中識之曰薛君見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乎尋監
湖廣銀場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晨夜玩讀

潛思有得卽秉燭疾書深探奧旨或通宵忘寢正統
改元初設提學憲臣郭璡薦授僉事山東先生欣然
就之曰此吾事也首明理學以朱子白鹿洞學規開
示諸生俾先力行而後文藝諄切誨誘隨其才器成
就之諸生感慕咨呼之曰薛夫子時中官王振專政
思引一正人以鎮衆議一日問三楊吾鄉誰可大用
者皆薦先生因召爲大理寺右少卿諸生泣送數百
里爲位而尸之尋轉左三楊以用先生出振意欲先
生一見振不往再使語之又不往振先遣餽則又却
之一日振問薛卿安在三楊爲遜謝以李賢故及門

令道意先生正色曰原德亦爲是言乎安有受爵公
朝拜恩私門耶振聞慽甚一日振會議東閣諸卿皆
拜先生獨立振知其爲先生也遽揖之中實啣焉會
御史臺有寃獄振從子山實主之先生爲辨其寃三
覆三反臺臣王文謟事振又曲庇御史奏先生出入
人罪振又嗾言官劾先生受賄故庇死獄請廷鞫先
生呼文字曰若爲御史長當引避文怒奏强囚不服
問理振曰是固當死竟坐辟繫獄待決人皆危之先
生怡然曰辯寃獲咎死亦何愧手持周易曰玩誦不
輟冬月臨刑門人皆奔走哭先生神色自若曰吾道

固然兵部侍郎王偉申救之子淳等三人願代父死
振有老僕是日伏廚下哭振問故對曰聞今日薛夫
子將刑故也振意少解既而三覆奏得旨戍邊尋放
歸田通政李錫嘆曰眞鐵漢也先生家居六年山杜
門學道弟子從者甚衆造詣益邃正統乙巳以言官
程信等薦起爲大理寺丞景泰初乞致仕學士江淵
薦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守備中官與安袁誠
時無抗禮者先生至安曰此與王振作對者何可屈
耶午節餽扇先生曰此朝廷禮不敢受蘇松饑民貸
粟富民不得遂火其廬竄海中王文卽訊坐謀叛論

死連數百家先生抗章力辨之獲免者衆文謂人曰
此老倔強猶昔中官金英過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
先生獨不往以此重其爲人予[illegible]言於衆曰南京好
官惟薛卿耳御史劉孜薦先生粹學飭躬進無所求
退無所累誠君子之儒宜召供館閣親勸講不報壬
申秋召爲大理寺卿復乞致仕不允裕陵復位用楊
善薦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李賢迎
賀曰先生道其行乎先生慨然曰某自外臣驟進誠
意未孚殆其難哉一日召入便殿上方燕服先生望
立不入上遽易法服召乃入語及平日誠意正心之

學訓切動上意左右太息曰此正薛夫子也于謙王文坐極刑先生曰陛下復辟天也今正月陽生乃天之道二臣罪則陛下用刑宜體天乃詔減一等時有矜迎復功者先生曰許魯齋不陳伐宋謀凡事取必於智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道也舜令主會試錄首序以正學復性為言或請易曰平生所學惟此事故轉左侍郎上留心致治日召見會議道徵稱於西番持不可不聽又曹石專用事徐有貞李賢等皆落職乃嘆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遂引疾乞致仕石亨來視疾曰仰先生不留當為請勅即家塾王

教事且以為養先生曰昔元世祖賜許魯齋敕令[illegible]設教魯齋懸之屋梁終不以示人若敕以為養何若不辭官耶亨嘆息而去得命即發在閣五閱月耳舟至直沽遇風雨之糧日中未舉火吟咏不輟子淳慍見先生宴然曰身困道亨庸何傷居家八年南陽當國每以書候終不答或問之曰昔溫公居洛未嘗答政府書固退居之道也終日儼然隨其所寓圖書儼規常在左右接人無大小貴賤以誠敬人有扉其言平易簡切不事穿鑿歸于精微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自悟者嘗為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

此心惟覺性通天為學專務體驗躬行不務論說嘗曰聖賢千言萬語皆說人身心上事惓惓以復性為教居敬為功所著讀書錄河洛集行於世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忽遘疾衣冠危坐而逝年七十有六贈禮部尚書謚文清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有所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弘治九年科臣楊廉言讀書錄粹然一出于正請刊置太學并賜祠額曰正學隆慶五年辛未從祀孔廟

曹月川先生

先生名端字正夫澠池人天資穎異讀書靜專坐下足兩磚處皆穿永樂戊子舉於鄉事父母最孝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苫枕塊始終不易既葬廬墓六年不用浮屠巫覡詣縣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存活甚衆父好善信佛及聞端言聖賢之道即從之於是作夜行燭一書與論之其言曰佛氏以空為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為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其言甚精為霍州學正十餘年日事著述教人務躬行實踐士子皆服從郡人亦皆薰陶而化方岳重職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之凡考校諸庠

生必請端王其去取後調蒲州學正霍庠弟子上章
願留之蒲庠弟子亦上章爭之霍州先上得允後竟
終於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其德化感人
如此所著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
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存疑錄等書宣
德九年卒後謚靖修薛文清贊曰質純氣清理明心
定篤信好古距邪閑正有德有言以淑後人美哉君
子光輝日新陳達曰曹月川學行在吳康齋之右楊
方震理學錄乃載康齋而遺月川豈薄其爲校官耶
正德中大司馬彭澤稱月川爲本朝理學之冠又舉

從祀孔子廟庭

閻子與先生 附同邑白堯佐良輔喬廷儀

先生名禹錫字子與洛陽人負氣自許不肯脂韋世
俗亦不事邊幅與物無忤童時頴敏讀書日記萬言
長博極羣書性至孝九歲喪父哀毀過人正統甲子
年十九領河南鄉薦明年授昌黎訓導丙寅以母喪
從步歸廬于墓終制有強暴見化白蟻出集之應有
司以聞詔旌其閭既而聞河汾薛文清公講明濂洛
關閩學遂謝舉業從之遊得其大指而歸以考功員
外郎紀振薦爲開州訓導遂以其所得爲教四方從
者日衆學舍幾不能容州之民無少長皆化之曰無
爲閻先生所刺也稍涉不義卽相誡曰毋令閻先生
知之一時洛人至比之司馬端明云天順丁丑李文
達王忠肅姚文敏相繼論薦爲國子學正尋陞監丞
諸生事干謁者悉不得行不遂者或以賈怨癸未謫
徽州府經歷諸生詣闕奏留者至再甲申陞南京國
子監助教復轉監丞掌京衛武學事世祿子弟悉知
讀書由禮登甲科者相望而中外擁貂蟬握虎符號
稱儒將者亦多出其門四典文衡尤號得人久之聲
望愈隆起拜御史提督畿內學校勵名節敦士風抑

詞章之習明本原之學取周子太極圖說通書爲士
子講明之一時人士皆粗知性理又疏陳場屋數十
弊皆賜施行世方仰其有爲無何無疾而逝公卿大
臣多惜之士子如失怙恃宦遊三十年囊無餘貲死
之日環堵蕭然門生屬吏賻而殯之著述甚富有自
信集晦菴要語二程全集薛文清公讀書錄河汾詩
文司馬法吳子註解孫子選注武學詞範行于世時
同邑有白先生名良輔字堯佐初請業薛文清公不
許良輔乃束修爲贄跽其門至日昃而色愈恭文淸
以其誠置弟子列居歲餘受其業而歸登景泰辛未

進士拜監察御史按桼晉俱有名歷官太僕卿所著
有太極解律呂新書釋義中庸膚見行於世喬先生
名縉字廷儀少穎敏師事薛文清成化壬辰舉進士
授兵部主事累遷部中出補四川參議時馬湖府知
府安鰲殺叙南衛千戸曹明獄久不具御史檄先生
鞫治一訊卽服未幾苗蠻叛王師出討檄先生督餉
苗蠻平上賜文綺寶鈔以旌之仍晉階二品弘治初
致仕卒所著有性理辨惑諸書行世

王疑齋先生

先生名鴻儒字懋學南陽人聰悟天成書過目成誦

作字端勁有古法里人有爲府史者嘗致先生佐書
府中知府段堅見先生書頗奇史對曰史里人王
生書也堅卽召見曰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中人卽留
讀書府中續食授衣遣入郡學爲諸生提學副使陳
選異其文曰此高才生文章經世者非直舉業也未
幾鄉薦第一成化丁未成進士筮仕南京戸部出納
倉庾榷舟督稅皆有條式聲績遂著弘治九年陞僉
事提學山西十五年進副使提學如故在晉九載敎
人以涵養爲本文藝爲末正己率人簡約條束生徒
請益因材開發竟日不倦敎之不率至再三益懇惻

得敗悟輙喜士以故益信嚮孝宗勵治思賢嘗召見
劉大夏論人材曰藩臬中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
夏曰誠如聖諭正德改元乞致仕賜告四年家拜國
子祭酒不數月憂去七年又家拜南京戸部侍郎十
年召入吏部歷左右侍郎嘗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
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時吏部尚書陸
完有才名顧與宸濠通先生亟稱夏忠靖王忠肅二
公賢可師法感動完完意不說十四年三月陞南戸
部尚書是歲六月宸濠反完敗先生出督餉留都至
九江聞變遡流欲入武昌約守臣起兵討賊又聞康

陵南巡益憤懣疽發背卒謚文莊先生博聞多識學
有體要宏裕奥衍文發互溢尤明國家故事凡祖宗
設政任人及先輩立朝行已歷歷能言皆有按據至
論時務要決成敗可否通窒援証今古如探囊指掌
待物開誠和而有禮不問人私人亦不敢以私問也
所著有凝齋集若干卷

許函谷先生

先生名誥字廷綸靈寶人襄毅公仲子十歲善屬文
弘治乙卯與弟讃同舉於鄉已未成進士授戸科給
事奉命清理延綏倉塲有苗中官者督三邊負縱罔

法誅具狀劾之直聲遂著正德初以舊德遺老起襄
毅公爲大司馬大臣子弟例不得言路改翰林院檢
討逆瑾欲納交先生痛絕之瑾怒矯詔黜襄毅公籍
罰邊儲三百石先生謫廣西全州判官歷險冒瘴與
魑魅伍終無戚容會奔襄毅公喪服除即絕意仕宦
遯迹潛修受徒講道若將終身久之當路交薦稱其
探賾研微見道淵遠可備顧問時有詔凡守正不阿
爲逆瑾所斥者皆錄之起尚寶丞復以病請告里居
十餘年嘉靖改元復起南京通政司參議時講學者
北稱函谷南稱陽明先生入南都人士成就席問難

輔臣薦宜充經幄改侍講學士爲經筵講官上緝熙
聖學四事　一曰則圖書以明道原二曰主聖經以求
道是三曰辨諸儒以祛道惑四曰屏雜說以防道害
進講剴切古昔興衰治忽之際如指諸掌帝皆虛懷
聽納益加眷注尋擢太常卿掌國子監祭酒事獎風
節抑華競以經世爲士筌尊德爲學軌人士翕然化
之太學生有遐方旅櫬者幾三十人先生購地葬之
復賙給衣食不給者數十人奏罷教職不稱者二人
及劾勳戚習禮不律者一時成均肅然先是文華殿
左室列三教師像帝欲從古易以木主先生以所著

道統書上之帝悅即撤其舊像立皇帝王師八主南
向周孔二主東西向命輔臣與諸九人贈拜主前面
諭之曰朕奉先聖先師於此庶起敬慕以遜志於學
卿等其罔朕棄先生衍喜怒哀樂章入講帝謂諸欲
以一人之情通天下之情所言良是尋擢吏部右侍
郎時天下入計先生門戶清肅人無敢私謁者乃具
奏以戒諸司帝從之復上疏乞休帝不允擢南戶部
尚書省揚經費多所裁省復上疏乞休帝以留都國
計非諳不可不允會將入朝疾作卒年六十四先生
天性孝友敦重人倫以身率世不數數於人其學本

諸實行達之世務嘗曰聖賢所傳心法六籍所遺識
典要在用世殺人耳苟無益於時文將奚爲所著有
通鑑前篇圖書管見道統源流詩考易恭春秋易見
中庸本義太極圖論性學篇等書諡莊敏贈太子太
保學者稱爲函谷先生儀封王肅敏論曰函谷論太
極曰氣理兼備不涉於無論性曰理氣渾全本無支
離俱不可專以理言卓乎命世之見矣

孫鍾元先生曰莊敏公立朝風裁難進易退便是
聖門家法至其所學以踐諸實行達之世務爲主
尤爲緊切眞是有體有用余嘗論學有其解有獨

解言前人之言行前人之行衆闘而安之耳目不
驚此共解也言前人之所未言行前人之所未行
羣起而攻之翻駁成案此獨解也獨解非深造自
得獨闢心霧未易言函谷與陽明並峙南北而陽
明與紫陽異同公形氣性理之論亦不蕁宋儒成
說益學求自得總期不謬於聖人耳固不願曲循
之皆議也

何栢齋先生 附門人周大經道書子萌樞劉炊 山涇

先生名瑭字粹夫懷慶衛籍武陟人生而端凝不事
嬉戲人謂爲癡兒七歲時入郡城見家有彌勒佛塑

像抗言請去之十九以聖賢之學自勵聞許文正薛
文清一言一行或得其遺書則欣然忘寢食曰二先
生世未遠而居甚近志所師法學其謂何弘治辛酉
河南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改編修
不納泛交不入要門能勤愼職事士論重之劉瑾竊
政一日贈川扇於諸翰林有入而跪見者先生獨長
揖瑾怒不以贈受贈者復跽謝先生正色曰何跪而
又跪也瑾大怒詰其姓名前對曰編修何瑭瑾大恚
出即乞歸謂崔子鍾曰吾兩人不可易節子鍾曰某
安義命久矣瑾誅擢修撰先生直亭恬淡勵志躬行

外無僕從內無媵妾所居舍塵穢恒積雖朝衣冠不
尚鮮明以進講經筵觸犯忌諱調開州同知修黃陵
岡堤岸成晉東昌府同知即乞歸隱居南村四方從
學甚衆既遭父喪值武宗崩輟講授哀毀骨立嘉靖
改元擢山西提學副使不果起再擢提學浙江敦本
尚實士氣丕變未幾晉南京太常寺少卿轉正卿與
湛甘泉郭杏東修明古太學法學者翕然宗之閣臣
薦先生可大用始入京相晤輒面數其十二愆衆爲
愕然改工戶禮三部侍郎乞致仕上已許之御史毛
鳳韶薦先生敦樸正大堪典邦禮改命在京調理及

再乞休遂陞南京右都御史尋致仕家居與關中呂
涇野儀封王浚川靈寶許松皐諸人簡札往來究辨
經書性命之旨行已教人切近精實涇野以比之聖
門由賜爲文浩瀚暢達陰陽律呂以及醫卜術數亦
皆通究所著有儒學管見陰陽律呂管見醫學管見
諸書學者稱栢齋先生素有足疾遭母喪袒跣至廬
坐立二十二年癸卯九月卒年七十一先生性淳氣
剛涵養和粹雖世局變推而獨不受染臨事毅然不
可奪難進易退有高世之節門人請梓文錄曰聖賢
之道昭在六籍如日星後學愧不能知而行之自宋

以來儒者之論方苦太多此吾之所深懼也儀封張
許東曰關諸先生有言明興一百年惟河東薛文清
爲篤行醇儒然克守文清之典型者粹夫也關中林
對山曰當柏齋時以學名者皆務爲高論以爭相陵
駕惟柏齋不言而躬行關中馬谿田曰公家居時東
南學者入于達磨之門更相傳習柏齋力距而闢之
合三說觀之先生之學可知矣門人周道要樞劉涇
俱懷慶人道字大經嘉靖丙戌進士擢御史巡按宣
大特大同逆黨成擒人情洶沸道請戮元惡餘罔治
軍民帖然駕南狩選科道四人扈從道與焉途次劾

大將軍等爲璫人所擠樞字子靖嘉靖乙酉領鄉薦
會朝紳議禮不相下又議陽明之學且爲洛蜀黨樞
著克伐怨欲論四章爲陸祭酒林司業稱賞擾廣宗
令劉巡撫籍民兵樞謂擾民上鄉兵議劉商從實心
御之適樊御史問安民去貪之略樞應以所令勿反
所好作去甚論刺之樊大恨以事褫職廣宗民肖像
祀之涇字次山嘉靖丁未進士由庶吉士改御史歷
知鳳翔登州兩郡官至副使嘗刻柏齋集能倡明師
說

崔後渠先生

先生名銑字子鍾一字仲鳧河南安陽人父陞四川
參政歷官廉慎有古循吏風與僉事曲銳齊名蜀人
爲之語曰崔參曲僉屹如雪山先生天資穎敏誦覽
絕人弱冠舉鄉試入太學與四方知名士秦偉馬理
呂柟寇天敘馬卿張士隆友務明經修行毋慕高虛
毋溺訓詁一以洙泗爲師弘治乙丑舉進士改庶吉
士授編修纂修敬皇實錄正德初逆瑾竊政卿佐皆
往謁先生遇之獨長揖瑾怒他日史官旅見又與何
瑭長揖如前瑾益怒謂張綵曰翰林後生多輕薄崔
銑尤甚綵曰北方賴此人倡古學挫抑之不可實錄

成瑾矯旨以練達政務爲名出翰林諸臣於外調南
京稽勳主事益約同志講論經史部有積儲胥役易
以惡米先生治之尚書曰公謫仙也何爲此對曰何
勤非忠何忠非分五年庚午瑾誅還職時武宗以逸
豫棄萬機而時事大棘輔臣方以文藝奔走士大夫
漸爾成風先生上書茶陵勸以及時悟主徵民厲賢
理財強兵毋徒以文藝自好懇懇千餘言時論韙之
九年御史王廷相下獄瀕死亟詣執政曲救出之經
筵進講以納諫爭去讒頑戒逸豫爲勸時權倖錢寧
輩在側大賢之十一年丙子考績陞侍讀明年丁丑

以疾請告梁儲素重先生國留之值同考會試時宰
託私其子拒不許遂力疏歸作喩問見志搆後渠書
屋董耕授徒意泊如也嘉靖改元起修纂武廟實錄
仍充經筵講官二年癸未擢南京國子祭酒開誠心
崇正義明經學正文體獎雋懲惰日衣冠坐講堂諸
生朝夕問難嚮答不倦且周貧拯急問疾賻喪多士
悅服三年甲申議大禮有欲引先生爲助者恥於黨
附拒之時江南北大饑人相食乃抗疏勸世宗勤聖
學辨忠邪以回天變且言近者張璁等以獻議超遷
蔣冕汪俊呂柟鄒守益等以異議罷斥段續薛蕙等

下獄皇上求備禮於所生至孝也然當詳稽禮經大
順人情今獨任已意亦曷有極自分得罪已報致仕
歸囊無江南一物惟圖書數篋而已諸生送者千餘
人多從渡江泣拜而別歸田讀書洹上遠近從學者
衆教以研經飭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愼獨
又曰日誦六經不力行則得其字耳心無定靜之力
則行乃迹耳家居十六年杜門著書以闡道翼經爲
志朝臣多引薦者愈自晦約或勸通問當道曰有義
命十八年己亥東宮立愼選宮僚召補少詹兼侍讀
學士一時想望風采比至咨政講學無虛日尋轉南

京禮部右侍郎時都御史王瑋言句容朱家巷爲常
祖鄉墳址具在宜表揚先生獨持不可曰興王之基
難可臆斷失實爲罔事竟寢明年庚子署戶部清耗
蹙弊秋入賀聖節時値風霾之變上疏自劾溫旨慰
留過家疾作遂乞致仕欲續十翼解春秋注孟子刪
定宋元史病劇未克二十年辛丑卒年六十四贈禮
部尚書謚文敏生平端嚴抗爽無世俗依阿態素鄙
瞬然出處無玷鄉人擬之程伊川㓜恒攷正經史折
衷羣言咸有確論文章追琢入古世稱宗工所著松
牕寤言中庸凡大學全文政議十翼讀易餘言郡志

沮誦及刪定二程遺書中說考晦菴文鈔文苑春秋
諸書行世學者稱後渠先生先生研極六經尤深於
詩於易謂好奇者汝義於象流爲鑿而尚占之法入
失不傳夫皇羲畫卦文王周公繫辭孔子作翼一也
謂易道加詳焉可矣乃曰有羲易有文王周公易有
孔子易支矣哉作周易餘言於詩謂毛之說關雎也
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無傷善之心美哉訓乎周之
后妃廣於求助精在得媛未得而求之已得而樂之
協衆善以事一人志在相夫忘其躬也樂乃有與君
子色也是關雎之義也後之說關雎異焉曰宮人樂

得淑女以配君子則宮人當於何屬之豈文王未納
室先畜嬖御歟今六經之文缺譌有間矣近古者猶
得其音塵君子無輕乎變古焉又言詩大序微粹非
卜子不能卽小序猶之不可廢也作詩解論二南曰
文王之詩謂之雅則文王未王也非王朝天下之故
謂之風則文王王業所基非列國可同也故異其稱
曰南論豳曰周王業太王基之文王康之武王周公
成之周公以人臣而有功於王業故繫之豳不得于
君故爲變夫子序詩首二南曰始基之矣終豳曰旣
成而昌之矣故反十二國之變冠檜曹之思開小雅

之治非豳其孰能之論衛風曰夫子存衛亥而下四
詩於變風首二南之化也周得后妃而致二南衛失
莊姜而召狄禍故詩首國風本性命而正人倫也禮
始冠婚明基兆而防來變也鄘桑中衛之淫那矣鄭
溱洧鄭之淫昭矣必曰諸篇皆淫風也夫子胡然而
累載之乎論魯頌曰聖人以著變也風雅皆有變焉
曰頌美其功何謂變曰周頌用諸廟魯頌用諸燕周
述先魯禱君周王也魯侯也周之詞典魯氣溢而辭
誇非變而何夫魯頌文之極弊也不繼以商則幾滅
質矣故受之以商魯無風何也曰治春秋之例也有

所諱故遜詞以盡臣恭有不能諱焉故不泯實以垂
戒南山猗嗟著之齊桓莊之內政泯矣故三桓始牙
魯駟不競以亡其深衡類此論尚書曰孔子刪書爲
百篇今存者伏生二十八篇傳信可也晉人晚出之
書傳疑可也書錄事之大與變者平世小節無與焉
堯典禪也甘誓世也湯武伐也盤庚遷也大誥攝也
顧命防也呂刑衰也文侯之命亂也王熄而伯典故
秦誓終焉書始堯典谷于四嶽終于秦誓榮在一人
其聖道之要乎論春秋曰春秋以王律伯將以復書
之政焉故知書與春秋之旨可以裁世變識本末又

曰唐虞禪夏后繼湯武放伐世久而道降物豐而變
起然代天理民不以富已其道一也春秋王威奪而
侯攻伐無能任湯武之事者伯乘其隙假名義以王
盟天下幾欲改物伯又衰則舉一世胥盜而已夫子
刪書與詩又作春秋標前之盛著後之衰申王之絶
正伯之詐定是非垂勸戒而說者求奇競博刻核於
一字末哉來哉以爲至哉程純公之學也經無故訓
所明者意行無枝蔓所存者性仕不以能見諫不以
直著讓知而任咎亡已而教衆警者贊其忠信碩者
說其德義有宋以來斯人而已約哉正公之學也釋

經不泥見奇不閒敬者合內外之道也理性即命至矣一天與人也是故可貴賤可患難矣非君子其孰能之朱文公性旣高明濟之沈毅邃探於淪淪細入于絲毛發道指諸掌闢邪如抉其肺肝然每讀一篇輒心目開朗或解而志奮也其篤信程朱如此退處相臺作樓儲書取詩經四書易書詩春秋儀禮周禮小戴禮曰此本言也取程易傳程志程文略曰此幹言也取左傳溫公通鑑朱元綱目文章正宗陶詩選詩曰此支言也韻學與焉曰數卷樓其論學曰天生烝民物必有則故學躬修九容行采九德心不強操

而存守不徑趨而約矣曰讀經見諸行事因事驗其經旨是故卒至不駭可以御變矣邇言不狎可以出令矣小物克愼可以舉大矣僕婢服義可以使民矣日常情閒毀則憂而思思則勉於善矣聞譽則喜喜則矜矜必放是毀益而譽損也學者不聞規過之直寧受毀可也無觀善之朋寧遠譽可也曰覺心之放即求也知我之病即藥也矜己之是即非也妬人之長即短也曰克己者猶御敵進而無却養德者猶水漬物漸而不驟愼思者如渫井汲其泉而愈新辨疑者如解絲理其緒而自整曰天道恒進故人心好上

天運有常而人則躐等故思窮於微眇而行忽於淺徐辨徹乎宇宙而心荒於日月是以切己求要之爲貴其論之精如此然性剛毅志在衛道闢邪多詆訾或未盡得其情云

王浚川先生

先生名廷相字子衡儀封人十三四歲時即以能賦詩古文名弘治壬戌登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與大梁李夢陽信陽何景明武功康海東吳徐禎卿鄠杜王九思以古文倡天下先生於國朝典章時政機宜尤究心焉以直忤時謫亳州判識薛蕙于稠

人中親授以成其學尋知高淳晉御史督學北畿有權閹三王二劉者以賂干先生引使者於庭杖其書王劉銜之及按陝西時權閹廖鑾山鎮朘削無度先生嚴禁戢抑鑾誣奏王劉協力相搆逮繫詔獄九卿科道抗章論救謫贛榆縣丞歷陞提督四川山東學政自御史歷茲蓋三督學政皆正學術嚴考校在蜀會何景明督學關陝共約爲條教行之至今教人養士之道尚尊爲成軌晉湖廣按察使數决疑獄平李見寇亂以山東布政居母憂著喪禮備纂起巡撫四川沙保向信猖獗三巴震撼率兵勦除悉降其衆績

奏賜璽書褒嘉晉兵部侍郎督修邊功清查騰驤邊
腹宮府賴之晉南兵部尚書謂祖宗根本重地守備
重權不宜久屬魏國專司請如各處文武推代上嘉
納之守備更置推代自先生始召掌都察院事仍原
職提督十二團營一日肅皇帝諭羣臣欲令太子監
國以便頤養人心錯愕不知所出先生奏太子春秋
方幼知識未定一旦御事恐事失分別且壅蔽將自
此而生後雖覺無及疏入其事報罷尋加太子太保
上將南幸承天累疏懇留上皆溫旨慰答卽命廷相
斷行掌軍務及行在兵部都察院事一日上問沿邊

勞費具以實對裁省甚多有玉帶廐馬之賜先生位
九列弟與子猶布衣所親嘗聞以爲請先生曰以吾
之竊厚祿而載高位亦足庇弟子矣彼學旣無成强
冒朝廷名器其將謂何與人處凡可濟人事無不爲
之而不自以爲德至於一字許可必愼一介取與必
謹好集書老不釋卷以身心爲體驗凡有益國事有
裨聖學雖負天下之謗不恤肅廟初建稱親之議諸
臣聚訟張文忠引先生所著論以證之大禮尋定自
世儒轉相傳襲爲致良知之說或幾以禪定亂德乃
力辯之謂嬰兒在胞中自能飲食出胞時便能視聽

此天性之知神化之不容已者自餘因習而知困悟
而知因過而知因疑而知皆人道之知也剖析甚明
嘉靖中嚴嵩秉政貨賂公行先生慇變自陳疏言大
臣法小臣廉刺嵩甚切其守堅定不避權焰類如此
所著有溝斷集台使集近海集吳中稿華陽稿泉上
稿家居集愼言雅述諸書共六十卷奏議公移歸田
集共三十卷卒年九十一隆慶初贈少保謚肅敏許
文簡公讚謂先生持守類洪洞韓忠定參贊類青溪
倪文毅掌憲類安福張簡肅若方之古人宋李沆之
忠義魯宗道之骨鯁二陸之理學蘇黃之詞藻皆可

擬也可謂備悉其形容矣

王蒼谷先生

先生名尚絅字錦夫郟縣人五歲讀孝經七歲就外
傅日記數百言或謂曰子後當及第應之曰讀書肯
止爲榮進巳耶比長盡通五經諸子尤邃於三禮年
十八以儒士舉於鄉壬戌成進士授兵部主事調吏
部歷稽勳驗封兩司尚書張綵依阿逆瑾勢焰薰灼
每有私囑輒以正對且反覆理論綵不堪甚銜之不
閱月綵坐瑾黨伏誅楊文襄公爲尚書先生議論亦
多不合遂乞補外出爲山西參政疏請侍養家居十

九年樂道安貧養親教子於蓍山谷中築讀書臺養
粹凝虛脫落瀟灑起四川參政不赴再起陜西以母
命就道時陜西值邊警文襄起爲總制見先生喜曰
吾今日乃知王錦夫也即以兵柄付之不閱月奏捷
文襄特疏以薦未幾聞母喪奔歸終制適歲大饑奏
救荒十三事復除山西參政遷浙江右布政使巡按
御史李佶傲寮擠論列先生曰御史爲朝廷耳目
之官乃怙勢凌人尚可仕乎遂棄官歸吏部奏李佶
職在激揚論事不實復移檄起先生於家督促再三
次年始入浙卒於官所著有蓍谷集十二卷薛方山

曰務俗文追秦漢詩逼蘇李一時藝林咸稱作者然
實非先生之所尚也先生平生每右兩程而左三蘇
崇理學而鄙詞翰使假之以年當必有繼往聖而開
來學者而世顧以功名事業期之又豈足以知先生
哉

孫鍾元先生曰當時推理學者必以公與何文定
爲首稱謂王浚川李崆峒何大復孟有涯諸公乃
文章氣節之士夫文章何妨於理學而理學不專
在文章如耽於文章則一文章士而已矣氣節何
妨於理學而理學亦不專在氣節如耽於氣節則
亦一氣節士而已矣公生平立節固其所長而文
章非其所短終不肯以一節著者則學問之所得
深矣知廉勇藝而文之以禮樂判文之之時豈復
有知廉勇藝之可名夫子所云禮樂即夫子所云
好學歟

尤西川先生　附門人李子仁士元謝仲川
　　　　　　江陳道徵體董收化堯封

先生名時熙字季美洛陽人嘉靖壬午登鄉薦見王
文成公傳習錄讀之豁然有契於是厭棄詞章一意
聖人之學除署元氏學事教士端趨向重躬行聞姚
江宗旨而不徒以文藝爲課丁艱服闋復除章丘諭

章丘亦如諭元氏也陞國子學政徐文貞公時爲祭
酒特重之每令六館師生以先生爲準年四十念古
人道明德立語因自詰曰我今道明耶德立耶不覺
淚下已慨然曰學無師承終屬懶散夙志之謂何乃
介寮友項漁浦師事劉晴川晴川文成高弟也先生
自慶不及事文成猶及事文成門人乃以體驗於心
洎一切見聞悟入者悉請質焉無何晴川以言逮獄
則筆所疑契時時從狴犴中印正不少輟又因得切
磋于朱近齋錢緒山何吉陽唐一菴周訥谿諸君子
陞戶部浙江司主事管滸墅鈔關所權僅足國課職

毫不以自污至奉巳澹泊人所弗堪先生處之恰如也年四十五以母老乞終養歸洛二十餘年足跡未嘗濡公門終身蓬華布素常至空乏居常獨坐小齋見後進來學者喜動顏色與之言終日無惰匹氣其言曰士不講學久矣人苟不順流俗肯來講求道理不必所見皆同即是同志但當虛心切巳共求精一耳又曰講學是解縛之法有世俗縛有賢傳縛有聖經縛有師說縛有意見縛皆是名利做根解得此縛纔是學其答問也隨人淺深誘各不同有欲向靜處收放心者曰放者心也靜須心靜若身靜治其末耳

却恐或爲外道所攝聖門一貫只指本體若忠恕便就應酬上說則曰本體無物何一何萬應酬是本體發用就此處用工問致知則曰飲食不知滋味必有寒熱之病身體不知痛癢必有痿痺之症人心不知好善惡惡必有偏私之病病去則本然者復自知方便成天下之蠱弊矣其爲說大抵祖文成致良知而要歸於提省人心使知所向往不容自巳晚年有慨於傳文成之學失其眞至謂良知上還有一層者喟然曰良知無終始無外內安得更有上面一層於是令學者只於見在職分用功而曰道無淺深職分固

道之實地也且孔門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論學也曰主忠信謂終身可行者其恕乎此非文成宗旨而後學所宜遵耶其立教平實易簡使學者循之可以入道而不至以虛見爲實際可謂有功文成矣所著有擬學小記聖諭衍行于世門人洛陽李士元謝江陳麟董堯封能崇師說新安孟化鯉尤著云士元字子仁弱冠時即有志聖賢之學會西川先生講業洛中即首爲依歸初授如皐教諭常進諸生語之曰性命之理只在人倫日用間故其爲教獎行檢析經旨一時士風翕然丕變後晉國子監助教端軌彰志一

若在如皐時擢慶陽府通判督糧靖邊嘗事遷代州知州諸所興除爲民永賴者不可枚舉後以絕無餽遺致怒當道中傷罷官時牛生素善黃白術慮子仁歸無餬口計願以其術售答曰三十年所學何事竟笑而郤之居里日以尤先生爲觀型篤信不移未幾以疾卒尤先生泫然曰斯道孤矣江字仲川嘉靖丁未進士初授行人奉使南陽邵唐藩餽聲名赫起以望擢工科給事會山陵興工往督其事條便宜裁冗費省帑金數萬計工竣例應遷秩時分宜當國嫌仲川不附巳止增俸一級值世宗議進香仲川獨陳不

可忤旨廷杖未幾遷禮科都給事中尚書趙文華受詔南征作威福流毒上下仲川率同官疏其奸擿執政意矯旨再杖罷爲民怡然曰以直道實罪非名教所棄絕令而後講學素志庶可慰矣穆宗繼統召還罪譴諸臣撫按交薦仲川杜門日久與長安諸老不相聞問同年有作宗伯者遺之書曰道之顯晦雖由命而通情達志未可盡廢也仲川得書不答後亦無報謝以故同時得罪諸臣俱被登用惟仲川止復冠帶所著有岷陽諫草岷陽詩集與滋心語錄行於世麟字道徵素厭博士家言謂與理道無當後念家貧

親老乃稍稍俯就之遂登嘉靖癸丑進士嘗語人曰吾雖以此取科第然詞章記誦殊非心得之快也筮仕河間推官謹廉隅絕餽遺屬吏無敢干以私莅任初夜止小寺聞哭聲尋聲覓之得婦人屍廉知張姓奸逼狀遂坐之法民有兄弟爭者積誠感悟皆泣下請罪相友愛如初蒞拜禮科給事中甫七日建言廷杖削籍聞尤西川倡道里中遂執弟子禮有按部使者及門輒引分遜避父母卒鄉人有以誕辰致賀者作永慕詩以卻之所著有歸田漫錄行世堯封字淑化嘉靖癸丑進士擢御史按四川值三殿採木蜀民疲

於兵命淑化極力調停公事畢而民不告病世宗每稱御史而不名尋陞都御史撫江爲江陵所銜奪官江陵敗起撫甘肅累官戶部侍郎謚恭敏贈尚書子定策萬曆甲辰進士擢御史疏曰古人以講學爲實今人以講學爲名臣鄉曹端尤時熙孟化鯉三賢皆以孝弟忠信爲踐履以杜門却掃爲闇修出爲眞經濟處爲眞學問蓋確論云

魯惺菴先生

先生名邦彥字鄭卿號惺菴睢州人七歲失怙家貧甚出就外傅稍知經義即以聖人爲可學被服造次

不離儒者嘉靖己酉省試第一庚戌成進士官行人司行人奉使唐藩王享以厚幣辭曰天子親兄弟之國使某備特節焉交擯而退君之賜也無所辱大禮勞以筐筥曰受餐館人已宿飽矣敢辭滿一考當遷備侍從不且拜曹郎無遷故署者時嚴嵩柄國先生素不與通故事選郎貴倨用事諸曹無敢鴈行進者先生獨與抗禮以是遲久不遷先生念母老遂請終養以歸杜門卻軌潛心經術時海內學者多宗陽明先生獨專主程朱曰從來論學皆主敬濂溪獨曰主靜一字不同便成岐路今師心自用以聞見爲支離

以踐履爲義外夷考其行眞聖人之徒也與哉隆慶
改元搜訪遺逸臺省交薦起吏部主事改光祿丞皆
不拜上疏陳十事首言聖學以敬爲主次請諒闇之
內停罷游讌三請大臣輪對便殿四謂言官當崇大
體大臣當略小嫌勿使吾君輕其人並疑其言五言
內臣宜近正人六言大臣當有匡輔之實不宜專以
擬票題覆爲事七請倣程顥奏開延英院之意儲眞
材備用八請躬行節儉風示海內九請祀薛瑄胡居
仁曹端諸儒并刻小學困知記頒布學宮使人知趨
向十言近日文法日密忠信日薄宜敦渾厚以回風

尚皆鑿鑿可施行時執政內隙先生疏偶及之鄉人
留不果上見者以爲有經世之具先生經學旣深留
心世務聞朝政得失憂喜形於色辭對朝貴大夫多
危言忠告人私相語曰魯君論太高宜其不調也楊
襄毅掌銓貽書曰海內以公出處卜世道耿楚侗曰
臨大節不可奪吾信魯君矣所著有河圖洛書說大
學講中庸解就正錄皆平正精實多前人所未發嘗
語人曰中庸不可能也學之從狷介始通方之人不
足與議矣平生細行必矜非禮弗履萬曆二年八月
卒年四十有七巡按御史疏請從祀大梁愬祠報聞

孟雲浦先生

先生名化鯉字叔龍號雲浦新安人年十六七時慨
然以古道自任嘗曰古人爲學必正心修身無愧怍
而後即安豈沾沾舉子業哉聞尤西川先生倡道洛
陽往師事焉讀擬學小記曰濂洛眞傳其在於此凡
西川所言手自記輯成帙曰西川要語以貢肄業太
學與郭青螺黃愼軒孟我疆聯會講學以道義相砥
礪萬曆癸酉中河南鄉試故事同年具呈坊價先生
瞿然曰吾輩方將起家淸仕路抑奔競乃先行請託
耶獨不列名庚辰成進士授南戶部主事時相欲致

先生爲重終不往謁丁外艱服闋補戶部江南山東
大饑先生奉命往賑全活無算尤厚賚善士改驗封
主事丁內艱前後喪制一準家禮斟酌合宜可爲法
式居喪不茹葷不入內不妄言笑起復補稽勳歷文
選往例銓法先白政府然後具疏先生以用人爲朝
廷公典無先白大臣理中璫請託毫不假借都給事
張棟以建言國本謫先生特疏起之忤旨削籍蹻蹇
出都行李蕭然家僮徒步歸家設會講學寒暑弗輟
四方之士聞風負笈所著有尊聞錄文集讀易箚言
諸儒要錄行世呂豫石曰先生之學以無欲爲宗其

欲人則專以孝弟忠信慎獨為要不為高深懸寞之
論至平至實至易至簡至純至粹門人王以悟自稱
卅師先生信先生尤篤其贊先生曰仕以達道學本
無欲知言哉

呂新吾先生

先生名坤字叔簡號新吾寧陵人離襁褓即不妄言
笑不與群兒嬉戲初讀書苦訓詁家言雜亂乃一切
棄置默坐澄心體認本旨久之了悟年十五五經皆
通讀性理諸書欣然有會作夜氣鈔拓良心詩立論
專主躬行作省心記以自檢嘉靖辛酉舉於鄉隆慶

辛未成進士丁毋憂萬曆甲戌對策授襄垣令襄垣
劇邑治尚嚴明鄰境清濁二漳河隄潰漂田廬無算
先生設法積穀立河倉以備修築民不知役餘學宮
設學田時進諸生講說經術期月政通人和明年調
大同培植柔良裁抑豪橫政聲如治襄時先是襄垣
土豪某被先生大創幾斃去之日追數百里及之曰
某蒙明公創誨因知悔悟今而後不復犯法矣知大
同時山陰王家屏以大宗伯服闋赴京過大同其姊
夫以人命坐抵向先生言之答曰獄已成不可反矣
嗣家屏任冢宰向僚友曰天下第一不受請託無如

大同令也特疏薦之戊寅陞吏部主事故事新曹郎
尚緘默卑伏不敢輕有可否先生獨崢崢不少畏避
在部十年當轉京卿為忌者出為山東參政分守濟
南先生曰學者通籍以來無往非行義之日何必京
堂哉單騎就道時山東旱荒先生建議平糴緩征全
活者以萬計創冬生院以恤殘疾境內泰山海內香
火雲集奸民偽為山神搜盤攝人財物先生發覺其
奸狂誕頓息庚寅陞山西按察使辛卯陞陝西右布
政使壬辰陞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先生謂吏治無
良未有不自大吏始者凡事皆自責自任餽遺贖羨

盡杜絕之知天下將多事更嚴邊防養將材募勇略
造戰具嚴馬政密間諜計軍費所轄邊垣延袤千里
經理晝然具有成績朝廷倚以為重癸巳擢晉都察
院左僉都御史協理院事明年甲午陞刑部右侍郎
尋轉左在京四年與董范之議朝鮮之議石門之議
堅守一說屹屹不少動是時天下多故國是日非災
異疊見先生草憂危疏數千言上之惡之者中以奇
禍舉朝為危先生不痛引疾乞休家居遇邑疾苦輒
身任之如修城力主其議地畝錢糧差徭多所調停
邑人至今賴之福清當國嘗薦於上都門相知囑令

致謝先生曰宰相爲國薦人公也若致謝是以謝爲求矣竟不應權璫某齎書帛至先生曰大臣交結內侍律有明禁況素未識面乎原函付回其守正不阿類如此林居四十年自奉儉約不置生産惟日與門弟子講論不輟有負笈自千里而來者稱沙隨夫子云先生嘗謂六經簡易明切諸儒因之聚訟而裂道深文而晦道拘泥而隘道遂失其旨六經者天地萬物之史天地萬物者六經之案也而總寄之聖人聖人之心道之府也聖人之身道之輿也聖人之言道之輪也天地以道鑄聖人聖人以道鑄天下又曰世

道任自然聖人立世教而約之以當然禮法者維持世教之善物也國之存亡民之死生於是乎係彙由披卷佛老莊列決禮法之防而潰之近有念不及民物學不本誠敬心不存惕厲變勤拾瞿曇餘唾開方便法門以自適其猖狂恣睢之意薄庸言庸行爲土苴覷三百三千爲桎梏世道名教蕩無畛域宜自吾儒經史外諸清奇高遠窈冥支誕之言悉付諸火作道脈圖又曰一身罪過都是我心承當五官百體無罪兩間罪過都是我身承當天地萬物無罪作呻吟語實推理欲生長極至之說以警世復爲圖以廣之

謂凶人之與衆人其初非與聖人遠也潛滋已久不覺自移故舜跖只爭一念年八十三卒于家臨終作返魄歌自餞自撰墓誌銘曰述性直不委婉嚴毅少溫煥居官持法而清涼居家義勝而恩薄當事過激涵養功疏奉先人天理二字於膺堂不敢失墜遺命勿用風水陰陽家言所著有家禮質疑去僞齋集閫範實政錄交泰韻等書贈刑部尚書賜祭葬湯斌曰余居近先生之里見其邑之城郭井野里甲賦役之法與夫冠昏喪祭燕饗豐約之儀皆先生手定數十年無敢改易者兒童婦女至今猶稱

呂夫子也其實政錄所載如鄉約保甲義倉社學編審丈量養老字幼種種俱有成規周詳通變而無繁瑣難行之患余涖虔之政實奉先生爲師至呻吟語性命理欲之辨天道人事之宜言之痛切令人讀之如冷水澆背眞體用兼備之儒也其子孫守其遺教周旋步履俱有常度居官清白能世其家先生之學眞非可以聲音笑貌爲之者矣余每過寧陵必瞻拜先生之祠低佪留連不能去也

楊晉菴先生　附楊述復

先生名東明字啓昧號晉菴虞城人萬曆庚辰進士

授中書舍人考選禮科給事中神廟靜攝深宮君臣睽隔先生具保安聖躬一疏又請立東宮又請預教太子並留中又請崇重孝經論劾樞臣疏凡數十上轉刑部萬曆三十年河決大祲齊梁淮徐間數千里人相食先生繪流民圖上之神宗惻然傳示兩宮聖母中宮皇后省覽遂出帑銀二十萬往賑全活幾千萬人巡視京營因日久法廢軍耗於占役馬疲於僱倩切禁冒濫督衛改觀旋掌吏科乙未分校禮闈稱得士因抗疏左遷陝西布政司照磨光祿御極起太常少卿晉大理光祿卿始建首善書院與鄒南皋馮

少墟名賢數十輩相與羽翼聖學後轉南京通政使卒贈刑部尚書所著有性理晰疑金臺會語山居功課青瑣藎言諸書行世同時有楊先生潤字湛加一字述復商邱人萬曆壬午舉人師楊復所以正心爲則與里中孝廉王國幀以道學自勵初仕興化縣置祭田數百畝以祀范文正公又立講堂興學課士如大學士吳甡大司寇解學龍皆出其門後知霸州時內侍居霸者多擾害地方先生攜印抵都謁司禮監痛陳其狀司禮遂戒其下不得犯楊知州法一境肅然致仕後霸鄉老來問訊者嘗數十人涕泣不忍去

徐涵齋先生

先生名養相字子存號涵齋又號近恒睢州人少工舉子業研究經傳解悟疑竇爲文雄沛自得取法先秦兩漢復潛心性理之學曰爲學不宗濂洛非學也嘉靖己酉登鄉薦丙辰成進士筮仕餘姚時倭寇猖獗創建南城民免鋒鏑表章陽明之學與多士朝夕講習三年興起甚衆轉兵部車駕司主事以守正不阿忤時相罷歸遂以明道淑人爲己任日聚生徒講解經書性理辨晰幾微窮極淵奥遠近從學者常數百人馳岡錦水之間比屋絃誦也平生事親極孝父

病侍湯藥寢食俱廢治喪一遵古禮不用浮屠不識乎客緇衲家多取法焉弟養大進士早歿撫其遺孤成立萬曆丙申卒年七十六所著有四書說略禮經輯覽近恒文集藏于家

湯斌曰先生孝友篤行孚于門外平生以講學爲事余少見鄉之前輩傳先生緒言蓋得陽明之心傳者也當令餘姚時去陽明卒未久僞學之禁尚嚴先生獨聚諸生於講院闡明陽明之學以此忤當道意中蜚語罷歸家居開講生徒來者至堂不能容蓋數十年所未有也

王惺所先生

先生名以悟字惺所陝州人萬曆甲辰進士授邢臺令陞兵部主事歷官山西叅政先生童時聞孟雲浦之賢卽裹糧求爲弟子誠苦備至旣而引見西川喜謂得人稱之曰王生其貌口休休耳其氣日充充耳其心日空空耳旣成進士澹泊若寒素在邢臺刻復古論俗諭士諸約適邢大饑條上利病二十事設廠煮粥雖窮鄉山坡必躬親嚴稽民沾實惠或置綿衣或以俸錢代贖鬻妻子者㸦中與撫兵曹咸時事請罷內市嚴禁衛杜異端皆關切大政不報時有閹門

毆御史者具疏論遣置鼎新會與士大夫論學出叅山西政蕭然行李單車就道甫三月卽告歸與張抱初張春字呂豫石諸人倡明師說於正學書院嗣會於分陝龍興寺又會於甘棠學者如歸其言曰自道學不明世往往薄躬行爲無奇其上者溺情訓詁藉口翼道下者以文人援懸虛要妙之說自列於儒林此皆吾道之蠹耳夫躬行豈易言哉終身體之不能盡堯舜之猶病文之望道未見孔子之何有未能皆學不能盡處又與張抱初論學詩云自昔由來說克艱立心只在危微間男兒事業參天地合下先須透

此關又云終日紛紛何所求幾人知向此中修孩提一念通天地翻棄寶山學北丘嘗曰須迴顧此擔子如何擔究竟如何結果歲月不多恐碌碌過去分校順天鄉試鹿忠節善繼出其門

張洗心先生　附申子淵

先生名信民字孚著澠池人因讀易至洗心藏密語有契遂自號洗心童時嚮慕月川言動奉以爲程間新安孟雲浦倡道函關往從之毅然以斯道爲已任以明經知隴西士鮮知學爲建社學刻洛西三先生要言訓蒙要纂等書啟迪多士任事不避權貴謫檢

校與馮少墟商訂學問日夜匪懈歸田後秦晉及汝潁睢陽之士雲擁川至室不能容臺使者李日宣請于部陽會過其廬恨相見之晚建正學書院日與王惺所張春字孟宇鍵呂豫石諸公講太極周易天啟之季學遭厲禁就小東山下建靜室養晦其中崇禎初撫按交薦結雒社發明致中和之義且疏請爲太學師所著日抄理學彙粹剖疑講學會解月川年譜訓蒙要纂四禮述一噱錄仰止集洗心錄行世

申志深字子淵延津人歲貢攻苦力學坐臥一室者四十年繩牀木几當手足處皆痕深寸許著有

時習語錄一卷子如塤萬曆乙酉鄉試能世其學嘗慕伯玉寡過未能之意有塾蘧譚一卷孫紹芳拔貢性孝友重行誼閉纂無閒言著貧治說約數萬言孫徵君爲序以表著之萬侍御泰有傳

賀景瞻先生

先生名仲軾字養敬一字景瞻獲嘉人少近癡嗜讀書無他好遊色茹淡萬曆癸卯舉於鄉庚戌成進士知醴泉縣俗刁悍里胥作奸先生力清諸弊以外艱歸服闋補靑浦靑浦冠紳之藪書牘無虛日先生壹不以法假人監司臺使者至不浚民膏以飭廚傳士

子季有考月有課漕粟官民屯悉貯于倉粟雖糴責在民加耗抑勒責在軍軍民兩得其平修海忠介祠爲文以見志陞刑部主事具疏奏父鳳山先生之冤先是鳳山先生爲繕部郎經營乾淸坤寧兩宮力塞漏卮杜絕請託爲忌者中以考功法先生奏辨得旨公論以明陞本部郎中湯道衡以誣逮訊先生具疏申救道衡得釋出爲鎭江知府丹陽姜志禮以忤璫罷歸一日部劄下都爲冢宰趙南星獄辭劄尾書姜志禮三字巡撫行提勘先生曰志禮爲四品京卿不奉旨誰敢擅提巡撫厲色曰不行提必得罪先生曰

固知得罪然不敢辭若今日奉時局異日以擅提京卿責狀將何辭對擇禍莫若正巡撫無以難也丁卯陞陝西西寧道副使因璫私人劾奏鐫級遂拂衣歸癸酉起補武德兵備杜餽遺絕竿牘所屬營衛勵精操練嚴沙汰利器械信賞罰清占役以其清汰餘糧銀爲買馬置火藥後敵薄城所賴以制禦者卽先生所備也御史袁化中與楊左諸公同死璫禍先生捐俸葬之丁繼母憂歸甲申三月寇氛橫逼所在納款先生撫心太息曰人臣大節難虧讀書貴有實用爲官到縣先生欲詈賊死好行素因伯父無官守可不

死不如詣闕直陳死君父前先生恐路梗不能達死小盜手無益僞官要先生入城先生大怒曰賊敢見我乎謂弟姪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此入彼再無中立一生功力視此一日吾家自先典膳公以來世受國恩國家一旦有急不以死報何以對吾皇何以見吾祖考況河北千里名區豈可無一殉義之臣乎妻恭人王氏妾李氏張氏王氏余不忍手刃有願從死者隨吾入墓不願者吾亦不强也卽登樓取酒與弟姪輩飲弟姪出卽扃戶自盡妻王氏妾三人俱相隨以死縊於梁間是日天忽晝晦烈風折木發屋

人以爲忠憤所感云先生孝友忠義本于天性生平學問於春秋爲多作春秋歸義悉破諸儒牽强遷就之例以求合先聖筆削之心首嚴春王正月之辨而於弑君篡國中外名分考據詳核辨駁明切後之君子有志春秋者不能不取衷也又有柏園初草冬官紀事八卦等集共八十餘卷議論多出獨見不依傍前人亦不存道學名目眞近代豪傑之士云

呂忠節先生

先生名維祺字介孺號豫石河南新安人父孔學有隱德以孝稚先生爲諸生時卽毅然以聖賢自任登

萬曆癸丑進士授兖州推官以孝弟感民民爲之化擢吏部郎謝饋遺絶囑託冢宰某爲給事所彈公在考功覆奏不徇冢宰意冢宰大怒公曰不公安足服中外口可鉗耶不如是有挂冠神武門去耳冢宰尋亦悔謝曰我過矣房師魏南樂倚璫執政求遷弟某官先生持不可曰吾誼不知師之介弟敢朝廷之制吾不敢私也當熹宗初正位人心弗定諸閹導之幸小南城鹵簿已出先生先請見于慈慶宮門約省臺抗疏調護聖躬近侍不得干預政事防微杜漸不可一步輕動旋予假省親八年家居立芝泉書院修明

濂洛之學時天下方以講學爲諱先生與鄭南皐馮少墟曹貞予往來講論不輟河南會城建魏璫祠公以書詞諸紳曰鬚眉丈夫豈可效陰狐令士氣凋喪耶甲子推考功郎魏璫矯旨另用烈宗御極起尚寶卿轉太常上保泰防微八事授南戶部侍郎清覈侵冒以百萬計任五年餘餉可支三年庚實不苦竭授南兵部尚書汰冗登勇兵實不濫復羣多士立豐芑大社講明正學未幾以父病乞歸集郡士立伊雒社以守先待後自責與王恒所張泰宇李虛齋王文苑孟守鍵許松麓劉澄遠諸人大會於正學書院講太

極周易發明致中和之義嘗述象山之言人不可以無學猶魚不可以無水賦人之形而不求盡乎人之道虛生浪死其在富貴者適足以播惡遺臭戊寅流寇詭撫當事者議安置河汝人心洶洶如沸維祺力爲挽止冬十二月賊勢猖獗侵窺河雒率家人分守北城縋家丁殺十餘賊次日西城忽潰諸子以無守土責爲言維祺曰受國深恩與城存亡義無可逃况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賊至被執曰非呂尚書耶稔知公善當謀出維祺艴然賊遂掖出城門賊渠曰呂尚書今日請兵明日議剿何逼人太甚維祺厲聲罵曰

恨無兵馬殺汝狗彘事至此止有一死時福藩已被賊縛公顧之曰綱常爲重萬萬不可跪賊賊令之降先生曰世寧有屈降吕尚書哉北向拜闕曰聖恩未報臣心已竭西向拜父母從容就刃而死維祺嘗言一生精神結聚在孝經二十年潛玩躬行未嘗少怠每論孔曾相傳得力於戰兢十二字故曾子易簀示門人曰吾知免夫非謂免于毀傷蓋戰兢之心死而後已嘗疏進孝經請頒學宮所著有孝經本義或問大全存古篇明德堂集奏疏音韻日月燈行世

湯斌曰吕明德先生之孝經大全賀景瞻先生之

春秋歸義張湛虛先生之易經增註俱有功聖經可領置學宮

劉湛六先生

先生名理順字復禮一字湛六杞縣人幼孤奉母至孝稍失意輒啼泣母悅乃已事兄如嚴父弱冠舉於鄉久之不第以風教人倫爲已任恬澹自持而常病語人曰學貴絶欲吾生平困於病然其所得卒亦不出此也崇禎甲戌成進士爲廷試第一人莊烈愍皇帝喜甚顧左右曰朕今日自擢得一德行者老蓋以先生歷十試且策語多危論也授修撰司起居注管理六曹章奏纂修大明會典先生皆與焉繼爲經筵講官開陳詳切上每嘉納之太子出學復選任焉嘗入侍東朝一宮僚以體豐滯几帽太子忽笑衆皆笑先生挺立端視手秉隱然太子笑爲頓止上聞愈益眷之矣兵部尚書楊嗣昌議奪情忽中旨內用中外駭然相繼論劾嗣昌力詆言者曰君綱在父綱上戢圖分裂誼固可逃天下一家無可逃也先生深疾之繼而易吉入閣先生大痛卽歸草疏曰陛下立賢無方輔臣自處失宜嗣昌果有嘉謀卽在兵部儘可入告如劉大夏戴珊故事以俟服闋入侍未晚豈有政

本之地先忘其親乎且嗣昌只宜引罪豈宜罪人君綱父綱之論悖道極矣嗣昌殆病狂喪心者耳嗣昌見其草深啣之已而館中皆謁賀先生又不往復向所親曰文弱不能滅賊可謂進退失據矣於是嗣昌大怒嫉忌者奪其講席轉展書先生不起久之上念其名遂畀經筵兼知制誥其在制誥也雖撰予不一率皆端士勞臣鼓忠褒勤之詞至于宦官恩倖爲上所寵注者終不得邀其一語故每當其視草競相詡曰此劉公語也持之以爲榮是時闖寇躁躪中原先生習知寇形且以請將無辦寇志不過輦金錢集都

門分賄權貴爲蔽隱計而秉銓司樞職封駁者亦憑是爲予奪獎勸感憤隱憂義形於色每於衆中論天下大勢以爲積薪厝火禍將不救亟圖急復議援勦之策請分屯河北聯絡死士如李抱眞澤潞故事以圖恢復當事率以爲狂不能用也繼而賊破潼關入三秦先生嘆曰事去矣遂遣其長子歸留妻妾處京師自分必死甲申三月賊薄都城先生括所藏得百五十金送城上犒守者翼日黎明入朝欲請上發帑金募死士爲背城計抵長安門警衛散落親班寂然遇一宦者曰大家已不知所在尚欲誰謁也是時城

中賊騎已充斥矣還至寓有門生來謁請所向先生曰既及吾門須辨一忠字客去送之如平日儀歸杜門具袍笏北面再拜起書一紙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既占科名豈敢苟全三忠祠內無愧前賢筆勢端勁無異暇時寫已正冠自盡妻萬氏妾李氏皆死甲申諡文正

國朝改諡文烈與祭田春秋致祭先生生平學問以誠爲主一言一動必準於禮造次顛沛未嘗偶違親戚子弟無少長每見必正容揖讓即密友終未見其嬉笑無惰之色人有過必婉曲導之請改方已有餘困疾病瀕于死者設法救濟保全人骨肉倫理者甚衆至遇時事有關則痛哭流涕披露肝膈雖觸嫌犯忌弗恤也卒至國變從容殉節以死非誠之所積而能然乎所著有文集十二卷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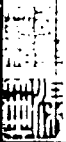
王獲嘉先生

先生名慕祥字承休睢州人原籍獲嘉故因以爲號云性至孝八歲母病晝夜號泣侍藥餌經月不懈母憐其幼令之睡乃解息假寐才微動輒覺勵志讀書以大儒自期二十四歲始入郡庠端莊凝重履繩蹈矩對妻孥如賓客以移風易俗爲己任於北城設壇

一南城設壇二集里中子弟講孝經小學風雨寒暑不愆期又立質對會取質人對神之義凡存心行事朔望條書一疏相率焚於神前纂釋聖訓五冊憲使遍行各屬令老儒朔望登講遊其門者百餘人嚴立課程先德行而後文藝稍軼則嚴訶之人所行非義有潛自改悔者曰慮爲王先生知也後生子弟嬉戲見先生來至有踰垣避者金忠節公父題名爲郡學博忠節建言削籍省親至郡見先生嘆曰伊川之流也令其諸弟皆從學焉所著有艮明山房文集聞見錄諸書皆根極理道頗多發明云

自古聖賢不擇地而生而未始不依山川之靈氣以發昔尼山垂統於洙泗之間亞聖見知於百里之近中間顏曾子思遞傳聖學皆生長於兗州之境故千古之言學者莫不以鄒魯為宗云洛居天地之中擅河嶽之勝賢哲代生淵源會合是亦學者之鄒魯也洛學編者睢州夫子承其師孫徵君鍾元先生之命而作也徵君本保定容城人隱居衛輝之蘇門山體認伊洛之學積三十年嘗作理學宗傳一書以明天人之歸嚴儒釋之辨於是睢州夫子已通籍矣謝病歸田從學先生之門乃益務躬行心得而會通夫千古傳心之要與其作洛學編也上書徵君曰其近當經書訓註不一欲定為一編非數年工夫不能草草脫稿今奉先生命暫輟經書從事洛學又云義例體裁必求明示稿本觀夫子之言則知是編所係不後于經書而徵君與夫子繼往開來之心先後同揆矣中州學正自子貢子夏而後源遠流分唐昌黎韓子闢佛老崇仁義得聖道之大端至兩程子出溯振濂

溪之心源窮理盡性接千古不傳之秘故程子者儒學之大宗也若許文正姚文獻講學蘇門佐興元太平之運而明之曹正夫倡道靖滙居一代理學之冠其後尤孟絡述于洛西魯呂振興于宋郡此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雖所至或有淺深氣象不無少異而中所自得心心相印針芥不爽辟如高曾祖禰譜牒昭然而旁流支派不敢與大宗同抗然則洛學編之本于理學宗傳猶通書之本于太極無二道也夫子傳伊洛之學發明居敬窮理之旨辨別空虛頓悟之非聖賢近裏著已之學于是益精純而無弊猗歟盛哉洛學昌明與嵩高並峻矣廷燦浙水末學忝受業睢州之門墻將錄是編以垂諸無窮而謹識其高山景行之志如此

康熙壬辰九月望日受業王廷燦跋於崇川之敬修堂

續洛學編序

曩聞孫徵君既輯理學宗傳則以北學編屬魏蓮陸先生而以洛學編屬湯公文正余監撫豫疆既得讀洛學編心嚮往之遂援釋菜國故之義祔於大梁書院既又商榷續祔自徵君文正二先生外復得耿逸

庵張仲誠張淸恪竇靜庵冉蟫庵諸先生俱洛學編以後之遺獻也既敬其人奚可不臚其事余固弗及文正公之蒐採該博紀別精審然竊有志焉弗能已也今夫洛自出書以迄於今坱圠苞荇權輿槀籥繼繼承承數千百年間天不變道亦不變綠

督爲經造車合轍後先相望厥義維均自洛學編板於癸丑又六十六年矣此六十六年中雖僅得七人抑亦未可云不聚也七人之內沈潛高明指趣不必盡同各履其實以要於一致淵源有自何多讓焉乃質之衣縫掖者或張口呿呿弗克寘辨並

且憒其里居爵謚嘻亦太甚矣先哲之就湮後學之寡識悠悠歲月遂熄薪傳是余之大懼也敢弗承文正公之志而續其後哉抑考徵君北學編序以遺海樵子七篇而憂之若余之寡昧爲憂滋甚有能諗余以所遺者則以似以續昭茲來許豈惟余

首懸被奇冤自非有胷無心誰不扼腕維桑與梓固浮邱舊履地也遺愛在人不止門墻之士與歌黃鳥昔盧次楩一舜男子耳謝茂秦以𥘵布衣行哭於燕市謂元美等曰諸君子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邃菴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激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邱鄺園之品固當直躋獻吉何次楩敢望某無能哭訴尚負愧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邃菴憐才扶世之感稍一引手且有出德涵上者况諸君子以道義臭味之雅受知於閣下最深且久豈無意乎孫公得書輙具疏

請入覲面陳闕門機事忠賢聞之遶御床而泣謂將淸君側熹宗詔止於途遂坐左魏以贓各繫千萬榜追之先生與鹿正張果中謀醵金輸納炎蒸酷暑一驢奔走數百里外各得金數百齎送都門而兩公已俱先斃於杖越一年周公又以檻車被逮擬贓五千先生復爲謀畫得數百餘金而周又杖斃矣是時逆璫方張諸公素所交游皆揺手鍵戶噤不敢發聲獨先生忠義所激奮不顧身人皆爲先生危之而卒免於禍三公遺骨藉以歸里是以海內有范陽三烈士之稱先生與鹿正張果中也保母客氏與忠賢表裏爲

奸其弟光先藉勢傾結士大夫一時蟻附者恐後屢招致先生不得介所知饋名馬先生固卻不受孫公將薦先生於朝其客茅元儀爲先生言之先生固辭而止御史黃宗昌禮科給事中王正志咸薦先生可大用俱不赴歲丙子兵薄容城先生率兄若弟及族黨俱入城鄰邑相依者數十百家有司紳士分城而守而先生獨領西北隅雉堞久圮未築而兵突至先生䟎槃䟎築鄰邑多陷而容城巋然獨存巡撫都御史張其平上其事詔優秩擢用會南都大司馬范公景文亦以軍務馳聘先生俱辭不赴時烽烟四警城

壘殘破先生率子弟門人入易州之五公山族黨相依者愈衆先生飭戎器練鄉兵厲人心儲糗糒爲守禦計暇則敦詩習禮於干戈搶攘時隱然有太平揖讓之風　國朝定鼎以病瘍屢徵不起因田廬充釆地僑居於衛慕蘇門百泉之勝遂家焉率子孫躬耕自給弟子日進而睢州湯公潛菴出其門先生講學不立門戶能通朱陸兩家之畛域又樂易近人不繩人以難行之事故見者服其誠信聆其議論無不信聖賢之可爲上自公卿大夫以及田氓野老有就先生相質先生披衷相告弗吝也天性孝友讀父書覵

手澤輙潸零逢忌日慘容蔬食終身如一故凡子弟之
貧不能自存者推解無倦色而成人之美完人之節
力持風化老而彌篤所著有四書近指讀易大旨尚
書近指理學宗傳家禮酌歲寒居答問孝友堂家規
畿輔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取節錄諸書行於世卒時
年九十有二葬輝縣子孫五世遶膝者三十餘人
尹會一曰先生之學或以兼通陸王為疑然考其
生平隨時隨事體認天理而功歸慎獨遊其門者
高明沉潛成德達材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蓋有
非一曲所能測其涯涘者至周旋左魏諸公之難

壹似氣節之為而卒遠於禍觀其在白溝邂逅浮
邱語閭閻心氣和平雖緹騎環伺莫能乘其隙毋
亦見其大則心泰而誠至則物自無忤焉者乎然
則先生之養可知矣

湯潛菴先生

先生諱斌字孔伯號潛菴雎州人八九歲時就里中
耆儒王慕祥講小學退即習儀節徵實行慕祥異之
年十六就傅郭外值流寇陷州城母趙氏罵賊死先
生痛徹心骨益自刻苦後避亂三衢山中每中夜讀
書忽有所觸輙痛哭悲號聲振林谷哭已復讀山中
人咸哀之亂定歸里門順治戊子舉於鄉己丑會試
中式壬辰成進士館選庶吉士扃戶無所造謁甲午
授國史院檢討時方議修明史先生疏言宋史修於
元至正而不諱文天祥謝枋得之忠元史修於明洪

武而亦並列丁好禮普顏不花之義前明抗節死事
諸臣似未可槩以叛書　詔嘉諭之乙未簡翰林科
道出任監司先生得陝西按察使副使備兵潼關於
是王師方下滇蜀潼關當孔道征調旁午民率竄走
山谷先生與帥約資糧屝屨供如部符外不得稍濫
帥肅隊帖然過境李廷玉者贛州巨寇也贛為四省
上游崇山深箐賊伏戎於莽有年先生自潼關擢江
西參政分守嶺北設計擒獲而地方以寧後以父老
乞歸里昕夕色養益沉酣性命之學渡河至夏峯受
業於孫鍾元先生所學愈益日進居家二十年踐履

篤實涵養純粹炙然推一代巨儒當湖陸稼書以先
生不欲詆斥陽明致書辨論學術甚力後得先生書
語人曰余書是孟子好辯章意潛菴來書是孟子反
經章意終亦不復有所牴牾云戊午　詔舉博學宏
詞魏總憲金副憲交章共薦　御試甲等授翰林院
侍講尋轉侍讀出典浙試稱得士還充明史總裁官
既又直經筵每入講必沉思積誠以感動肯於書義
之外推明時政都無忌諱同列爲先生震恐先生自
若也甲子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遂以右副都御
史巡撫江蘇蒞任後正己率屬問民疾苦禁侈靡興

教化凡諸便民者皆奏請行之見屬吏必反覆丁寧
告以持身行政忠君愛民之義歎月劾其不奉令者
由是吏治肅淸月吉講　聖諭又定期集生徒講孝
經小學習俗爲之一變丙寅春　特晉禮部尚書掌
詹事府詹事以輔導靑宮先生聞　召即行吳民送
者十餘萬人其轉移風俗成效畧具毀淫祠一疏中
疏曰臣才具庸劣奉　命撫吳　陛辭之日蒙我
皇上諄諄誨諭以移風易俗爲先務
聖駕南巡又諭以敦本尙實使民還淳返樸臣仰承
德意月吉齊士民講解　上諭十六條又定期至學

宮講孝經小學使人知重倫常而敦實行一年以來
風俗亦漸改觀竊以吳中之俗尙氣節而重文章闡
關詩書以著述相高固天下所未有也但其風俗淫
靡黠者藉以爲利而愚者墮其術中爭相傚傚無所
底止如婦女好爲冶遊之習靚粧艶服連袂偕院或
群聚寺觀裸身燃臂戲體誨淫至於歛錢聚會迎神
賽社一擧之直可數百金刻造賭具編作淫詞流傳
天下壞人心術婚喪不遵家禮戲樂參靈紙服送喪
仁孝之意衰任卹之風微矣而無賴少年教習拳勇
身刺文繡輕生好鬪名爲打降如此之類不可枚擧

臣皆嚴加禁飭委曲告誡今寺院無婦女之跡河下
無管絃之聲迎神罷會艶曲絶編打降之輩亦稍稍
斂迹若地方有司守臣之法三年之後可以返樸還
淳且浮費簡則賦歛足禮樂明則爭訟息固吳中之
急務也然此皆地方官力所能行不敢上煩　諭旨
惟有淫祠一事挾禍福之說年代久遠入人膏肓非
奉天語申飭不能永絶根株蘇松淫祠有五通五顯
五方賢聖諸名號皆荒誕不經而民間家祀戶祝飮
食必祭妖邪巫覡創爲怪誕之說愚夫愚婦爲其所
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西十里有楞伽山俗名上方

山爲五通所踞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騖牲牢
酒醴之饗歌舞笙簧之聲晝夜喧闐男女雜遝經年
無時間歇歲費金錢何止數十百萬商賈市肆之人
謂稱貸於神可以致富借直還債所報必豐里諺謂
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耗民財蕩民志此爲
最甚更可恨者凡少年婦女有殊色者偶有寒熱之
症必曰五通將娶爲婦而其婦女亦恍惚夢與神遇
往往羸瘵而死家人不以爲哀反艷稱之每歲常至
數十家視河伯娶婦之說更甚矣夫蕩民志耗民財
又敗壞風俗如此

皇上治教如日中天豈容此淫昏之鬼肆行於光天
化日之下臣多方禁之因臣以勘災至淮盜肆猖獗
臣遂收取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炬土偶者投之深淵
撤行有司凡如此類盡數查毀撤其材木備修學宮
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繼而疑以爲從前曾有官長
厭其妖妄銳意除之神即降之禍殃皆爲臣危之數
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師巫最
黠而悍誠恐臣去之後必又造怪誕之說箕斂民財
更議興復愚民無知必復舉國若狂不可禁遏請
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巔令地方官加意巡察有敢興
復淫祠者作何治罪其巫覡人等盡行責令改業勿
使邪說誣惑民聽　天威所震重寐當醒人心既正
風俗可淳更通行各直省凡有類此者皆行禁革有
裨世道豈渺小哉　上嘉納之蘇松兩府賦役繁重
自有明已然實爲三百年以來之痼疾先生額請寬
減另定科則格於部議未及准行至於改徵積欠爲
分年帶免蘆課版荒捐前明神廟所加九釐餉減准
揚徐諸州縣水災正供寬延丁貲驛困諸事不憚再
三入告當先生之內　召也　上眷注愈隆先生思
所以報主者愈切凡會議大事上必問湯斌云何先

生正論諤諤不顧利害天下方仰望風采而忌之者
亦衆旋調工部尚書丁卯卒嗚呼以　仁廟之聖先
生之賢君臣遇合千載一期雖傾軋者百端而終不
能搖動豈非大儒之效歟所著有洛學編四卷睢州
志五卷明史稿二十卷並詩文二百餘篇藏於家乾
隆元年　賜諡文正遣官致祭復
御製碑文樹於墓道以表之

尹會一曰先生忠孝性成篤志聖學反躬實踐不
慕高遠或勸之著書曰學貴日新今日之所是與
日未必不以爲非何敢妄作有味哉先生之言也

士不剛健篤實而先耀其采何乎所著諸書皆不得已而後言若其居官奏疏乃先生經國訏謨以布優優之政者忠肝古誼余嘗莊誦而如見之

耿逸菴先生

先生諱介字介石號逸菴登封人初名沖璧一日讀北山移文至耿介拔俗之句遂更今名順治辛卯舉於鄉壬辰成進士由檢討出爲福建巡海道時海洋多奸宄出沒先生相度形勢壘築石城一道以防寇盜除積弊革冗費戒貪墨恩威大著康熙壬寅轉江西湖東道因改官制除直隸大名道直隸旗逃之案株逮者多一案率引至三四十人先生在任將及期年計三百餘案不肯蔓延無辜一人民咸感之丁內艱回籍遂絕意仕進詣蘇門執贄於孫夏峰先生篤志躬行慨然以倡明絕學爲己任興復嵩陽書院適長洲張壎如爲登封令合志振興來學者衆士風蒸起嗣以宗伯湯潛菴先生薦授少詹任輔導未幾疾作乞休歸里復理書院之業日孜孜以講學爲事湯文正稱先生賦質剛方踐履篤實服官氷蘗自矢家居淡泊自甘潛心經傳學有淵源老成夙素罕見其儒君子之道人善寧有溢美哉所著有理學要旨孝經易知中州道學編敬恕堂存稿行於世

張仲誠先生

先生諱沐字仲誠上蔡人登順治戊戌進士授內黃令爲治重農桑務敎化自正供外裁革羨耗壹意與民休息令家各書爲善最樂四字於門以相提警詰六諭敷言皆戶曉之朔望集諸生講學於明倫堂懇切諄復環而聽者罔不聳動在官五年以事去有薦之者又起爲四川資縣令治資悉如治內黃一載告歸與夏峰孫徵君遊潛心默悟力任斯道主講游梁書院學規釐然門人循之有實效晚年闢白鹿圖以敎授四方學者所著有五經疏畧圖書秘典學道六書學者稱爲上蔡夫子云

張敬菴先生

先生諱伯行字孝先號敬菴儀封人康熙乙丑進士官中書丁外艱家居越三年建請見書院於邑之西郊與鄉人講明正學己卯夏大雨儀封北關堤決水淹城先生募人夫囊沙土填築得無患總河張鵬翮薦赴河工以勞績屢著遷山東濟東道值歲荒上詔加賑卹需檄猶未及下先生遽動倉穀數萬石給汶上陽穀等縣饑民將挂彈章先生怡然曰爲民鐫官吾何愧焉恐山東官吏皆以某爲戒矣事亦旋寢還江蘇按察使丁亥

聖祖南巡以先生爲江南第一清官超擢福建巡撫至則置社倉毀淫祠褒廉吏糾貪墨訪猾隸奸胥寬諸法敎化大行閩故爲理學藪乃建鰲峰書院列學舍百二十楹祀有宋諸賢選士肄業親爲諸生以明體達用之學在閩三載政聲日上遂移撫江蘇是時兩江總督噶禮氣燄赫奕性更貪橫先生不名一錢直已守道凡有興革舉劾動輒齟齬因以疾辭不許辛卯秋江南鄉試科場弊發先生廉其實具奏

聖祖遣重臣二人鞫之詞連噶禮禮力持其事使者畏縮不敢問先生毅然上疏劾督臣噶禮平日營私

壞法穢迹彰聞及通同考官爲奸利相庇護狀請節
行解任一併研審噶禮亦誣先生他事馳奏先生遂
與噶禮俱奪職對簿案歸獄於先生擬褫職治罪噶
禮得不問下部議覆亦如之
聖祖別遣兩重臣覆按按如初下部議覆又如之
聖祖特下詔曰張伯行居官清正天下兒童婦女所
共知也此議是非顛倒着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矢公
確議具奏於是九卿不敢主前議猶兩持之
聖祖復諭曰治天下要於至公朕臨御五十年諸事
以公心處之張伯行清廉天下所共知也噶禮操守

朕不能信微伯行在彼江南朘削半矣語云文官不
愛錢武官不惜命然後天下乂安朕自幼讀書研窮
性理如此清官朕不爲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而
凡爲清官者何所賴以自安乎朕初遣官往審爲噶
禮所制再遣亦爲所懾汝等既係大臣知張伯行清
廉當會議時何竟無一言及朕有諭旨方言其清晚
矣汝等體朕保全清官至公之意使正人無所畏忌
則海宇長享昇平之福矣翼日有命先生復任噶禮
革職其黨正法有差先生之解官也江南士民如失
慈父母奔走號呼遮道請留者以數萬計及命下
歡動若雷各勝其門曰聖明天子焚香以祝篆焰凝
結衢巷間先生建紫陽書院集諸生講濂洛關閩之
學其規模次第畧如在閩時已而詔遣使者審海
案使者劾先生狂妄自矜請褫職嚴訊疏七上乃許
議成擬大辟封章至京　聖祖曰此人朕固當用之
命署總督倉場侍郎尋管理錢法授戶部右侍郎仍
兼倉場事　世宗即位遷禮部尚書乙巳以疾卒於
位追贈太子太保諡清恪所著有困學錄二十四卷
續困學錄二十四卷正誼堂文集四十卷續集十卷
居濟一得五卷行於世至於纂言之書凡數百卷其

五十餘種皆以朱子爲宗不稍或於異說先生嘗論
朱子曰韓昌黎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朱子
之功不在孟子下也蓋當孟子時邪說詖行溺於人
心如楊墨之害仁義告子之食色言性鄉愿之同流
合汚皆背先聖之道而馳者於是乎距之息之距之
放之辭以爲好辯勿恤焉若朱子時則世學不明異
端之蠭起尤甚學老氏者談道德而遁於虛無學浮
屠者談心性而流於寂滅他若王蘇之誇誕險詖陸
子之頓悟近禪凡爲吾道之害者幾幾乎淪肌浹髓
不可救藥朱子辭而闢之日有孜孜心良苦矣朱子

之功直上躋孟子之列者也其崇信朱子如此嗚呼
先生之於道可謂不遺餘力者矣

竇靜菴先生

先生諱克勤字敏修號靜菴柘城人康熙壬子舉於鄉與耿逸菴湯潛菴兩先生講正學任泌陽教諭泌邑小而僻兵燹之後民鮮知學士習不振先生倣朱子白鹿洞規而擴之分立五社各置勸善規過簿月朔稽善過而勸懲之又立童子社少者讀孝經小學稍長讀五經性理人皆興行公餘擁書自娛饔粥不給晏如也戊辰成進士改庶常以內艱家居執經者接踵因念宋有四大書院中州居其二西曰嵩陽東曰應天耿逸菴已葺嵩陽而應天湮沒無可問深以

爲憾爰相基於柘城東門外創朱陽書院躬親課業悉踵泌陽之法士崇實學者日衆服闋授檢討以疾作乞假歸里殫力書院增其式廓爲經久作人之計晉士重集新學匯至先生於侍親寢膳之餘優游訓廸有終焉之志未幾卒所著有理學正宗孝經闡義事親庸言尋樂堂家規泌陽學條規等書行於世

冉蟫菴先生

先生諱覲祖字永光號蟫菴中牟人康熙癸卯舉鄉試第一雅志好古不汲汲進取而殫精著述潛心理學登封耿逸菴先生特延主嵩陽書院先生昌明道學著爲學大指十八則及天理主敬一圖以示生徒問業者雲集一時稱盛辛未成進士改庶常官檢討旋乞假歸里翛然寂處鋭意實學時儀封張孝先先生方闢請見書院延先生主教事相與闡明洛閩之學壹遵程朱粹如也年八十有二卒於家所纂有五經四書詳說及詩文雜著約二十種　朝廷遇有纂修或就其家採擇云

洛學編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湯斌撰斌字孔伯號潛菴睢州人順治己丑進士官至工部尚書謚文正是書述中州學派分爲二編首列漢杜子春鄭興鄭衆服虔唐韓愈宋穆修謂之前編次列二程子以下十三人附錄二人元許衡以下三人附錄一人明薛瑄以下二十人附錄七人謂之正編各評其學問行誼蓋雖以宋儒爲主而不廢漢唐儒者之所長後耿介作中州道學編乃舉唐以前人悉删之則純乎門戶之私所見又與斌異矣

續表忠記八卷

〔清〕趙吉士　盧宜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七年寄園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續表忠記八卷》提要

序

談常山之忠節尚豎鬚眉讀厓海之詩歌且揮涕淚唯地下之精英不死貫星斗以爭光斯篋中之姓字常新走風雷而未散何況丹心碧血照耀塵寰白骨青燐蒼涼宇宙父老之眼覩纍纍子孫之口述津津有如續表忠記者哉嗟鍾山之氣盡歎燕市之塵汚地坼天傾攘臂猶爭門戶日煎月削袖手而棄山河始也寵宦寺之金貂禍生張讓旣也碎封疆於銅馬慘甚黃巢一時殉難忠臣舍宛義士或則骸裹血衣

或則屍橫馬革或仰天路絕痛酷吏之覆盆或挽日戈殘冒兇徒之白刃或死甘閉戶尚指腹內文章或鬼號斷頭猶舞手中旄節或攀龍髯而莫逮七尺捐生或履虎尾以爭先全家致命以及紘驚鴻雁媜百戰之弟兄綴結鴛鴦作九原之夫婦歷覩麥秀黍離之代無茲英魂毅魄之多雖勝國激勸深恩已經騁郵卯

本朝寬仁大典業荷褒揚但井底殘函金匱豈能徧載而塚中斷竹石渠未必全收留眼睫之烟雲竊胚胎

於星宿當此五十年之近不求問見之眞茲從千百世而遙誰辨是非之確上扶元氣下振頹風此漸岸先生旣蒐羅乎陳簡而黔江大令爰彙輯爲新書始自東林惠水之英迄於北闕煤山之烈忠甚表也何妨掇遜國之幽芳紀可續乎不徒作傳家之至寶嗚呼燈前夜雨把一卷而神飛紙上陰風聽三更之鬼哭珠殘玉碎不急收於帷蓋滕葉物換星移必漸消於寒烟劫火杜鵑有血啼恨何窮精衛無靈塡冤不滿慰精忠於千載端賴文人留浩氣於三光允勤正史新安後學汪灝紫滄拜序

序

元之吳立夫輯宋祥興以後忠臣志士遺事作桑海餘錄求之海內藏書家僅存其序而書究不可見好古論世者每深惜之余嘗有感於勝國之際一時士君子以身殉國者在在有之而其事不必盡傳思廣搜博採裒集爲一書又苦耳目之尠淺野乘之駢駁不足恃以傳信故歷久未就止據見聞最確者筆諸寄園雜錄而已丁丑夏四明盧公弼抵
輦下攜所撰述示余曰此某罷對公車以來倣錢相國士升遜國表忠記義例朝夕采輯審之又審斷而存焉者先生其正之余詳加翻閱見其書上自天啓改元下迄崇禎甲申諸君子之死闖禍死國難者或一人獨立一傳不厭其繁或數人共立一傳不嫌其略記事核而論斷精肆力可謂勤矣惜乎所載尚多罣漏而一事異辭者之鮮所決擇也因出余寄園雜錄相與參考而增損之名之曰續表忠記誌不忘所自也嗟乎士君子成仁取義絕脰捐軀當時百折不回之槩豈皆爲立名計然精誠所結固有歷千百歲而

不可掩者忍聽其終於泯滅乎昔韓退之聞張籍述于嵩語而詳書張許二公及南霽雲事歐陽永叔既傳王彥章於史及見畫像又補前所未及益甚慮一人之失傳一事之偶遺耳余與公弱幸生勝國諸君子後相去未遠今就筆以傳其生平敢承訛襲謬不加之審慎歟嘐城陸翼王爭光集番禺屈翁山成仁錄實先得我心余此刻未敢信爲一無罣漏亦止竊附立夫桑海遺意而已

康熙戊寅冬日浙岸恒夫趙吉士撰於寄園之新又堂

續表忠記目錄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續表忠記卷之一

漸岸恒夫趙吉士纂編

四明公弼盧　宜蘗輯

顧端文公傳

附弟禮部郎允成內閣王家屏又客氏魏忠賢崔呈秀始末

有明萬曆間黨部之目起是時顧憲成與郭正域講學於京師之演象所閣臣申時行亦與其會繼而憲成歸與高攀龍錢一本及其弟允成會講於無錫東林書院葢卽楊龜山祠堂舊址而修復之者一時名流共趨之四明沈一貫爲首輔當初登翰苑時不肯曲附江陵屢被摧挫以志節稱及宅台揆懲江陵之失務遠權勢杜苞苴以清慎自守因議處楚宗與正域語不協正域方典秩宗持其說堅不移値妖書事起語連宮禁及國本人情洶洶四明心疑出於正域而并與憲成忤臺省中羽翼四明者勢張甚於是各從其類而畛別塗岐此東林浙黨所由始也衍東林之緒者爲鄒元標馮從吾趙南星孫丕揚再傳爲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又傳爲文震孟姚希孟馬世奇倪元璐黃道周劉宗周諸君子皆與東林相終

始者也若浙黨之流變自山陰而後又有宣黨崑黨
之目皆脫胎於浙黨者再變爲魏黨與東林讐更甚
他若齊黨越黨楚黨又皆從魏黨中蜎爲旁門矣魏
黨亟而烏程韓城遞接四明之衣鉢江左與而貴陽
懷寧仍鼓逆奄之濁波皆始終與東林爲仇是則甘
禍人國而不之恤者也東林之中亦多敗類初則李
三才以豪侈招尤攻東林者指爲戎首後若假箕仙
而杖母倚貪相而賈權或率先投鬬而修表勸進或
清宮輸欵而蒙面黃屏彼猖末路漸滅名教者亦不

可勝紀然溯諸剏始之日領袖東林者寧得謂非君
子哉故續表忠記而首顧端文憲成以明君子小人
消長之幾爲一代理亂與亡所繫使後之論世者知
所裁焉憲成字叔時號涇陽無錫人幼端敏聽塾師
講養心章請曰愚謂寡欲莫善於養心心爲主欲爲
役主强則百物退聽矣里中目爲神童由鄉舉第一
成進士授戶曹江陵病傾國禱羣望憲成拒不與同
官代署名馳往削去其剛介如此調吏部丁亥大計
糾工部尚書何某語侵內閣落職判桂陽州稍遷處

州泉州司理壬辰大計清廉第一仍入吏部銓曹地
望清華一遭譴謫不能再踐獨憲成出而復入無敢
訾議者以輿論素孚而亦未肯佹得之也三王議並
封憲成爲四司倡力爭疏言祖訓東宮原不待嫡元
子並不封王貽書責輔臣輔臣自劾三誤議遂寢癸
巳佐冢宰趙南星司計盡黜要人子弟姻婭衆大譁
而門牆高峻無可指摘於是借淮撫以傾之淮撫李
三才字道甫臨潼人年少早貴與南樂魏允貞允貞兄允中弟允孚皆舉進士稱三魏允中與同年顧憲成劉庭蘭俱鄉試第一稱庚辰三解元皆不附江陵者

長垣李化龍以名世相期允貞爲吏部郎抗論政府
不當蹈江陵轍以甲第私其子得旨切責左官三才
方在戶曹疏救亦謫外自此得時譽歷山左藩臬大
盜巨猾剪刈無孑遺民歌思之再遷漕督撫淮十年
奄寺方出筦礦稅陳奉在淮尤無狀三才獨能捕其
爪牙悉心力相搘拄明神宗卒用其言撤奉又疏言
朝鮮不必加兵各省稅璫皆當亟罷時論偉之第有
才而無守多取多予收採物情用則如流水又挾縱
橫術好與異已者爲難一日憲成過淮上三才設飯

常蔬三四而已詰朝百咏具陳訶而詢之曰昨偶忘卽寥寥今偶有故羅列因此不疑其侈而爲之延譽料三才者乘間中之三才盛氣辯憲成又力爲洗雪羣小借以玷東林而元黃日起矣（後東事亟經畧乏人中朝復思李之才畧以戸部尚書起用未上而卒）甲午頒選汲引才望非執政意執政欲用其私人復尼之又貽書首揆言近日輔臣以摸稜爲工遂致賢否混淆引張禹胡廣爲戒有執政語憲成曰當今所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憲成曰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由此滋不合適起閣臣王家屏中蜚語上怒削籍歸後起南光祿卿不出而卒憲成前後宦績皆在吏部惟孜孜人才以澄清爲已任所與天子宰相爭是非可否者皆國本重計社稷遠猷至其學高邑爲神道碑吉水爲墓誌錫山爲行狀甚詳大旨祇二語曰本體惟性善二字工夫只小心二字心不踰矩孔子之小心也心不違仁顏子之小心也而其嚴辨者則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而已又言辯四字於告子易辯四字於佛氏難辯四字於佛氏猶易辯四字於姚江更難

以告子見性粗而佛氏見性微也佛氏自立空宗猶顯而易明吾儒則陰壞實教更隱而難別也又言中庸云道不可離是人眞念頭上一點過不去的所在若在事上背理而不安則應用有時於須臾之義尚疎若在心上違仁而不安則體道無間於須臾之義爲尤密耳逆璫時追削原官崇禎改元贈吏部侍郎謚端文弟允成字季時號涇凡癸未進士對策及宮闈國本甚切直執政不敢進呈置三甲南總憲海瑞爲貪婪御史所汚允成與同榜進士彭遵古諸壽賢合疏攻其欺罔旋授禮曹與郎中于孔兼等爭三王不應並封再具疏請冊立與同官岳元聲詰輔臣於朝房又與通政使魏允貞禮部郎陳泰來爭考功郎趙南星不應去位與允貞等俱謫外允成得光州判竟不起允成生平深惡鄉愿而以狂狷自處曰今日之中行夫子之鄉愿也疾革語諸子曰吾弟凝神定慮俟吾天機若攙入他念便屬暴棄我爲身計則身非我有若爲子孫計則人一乾坤於我又何與曁憲成兄弟皆卒於萬曆時故不與奄難而東林之名實

出。憲。成。起。故。舉。目。爲。黨。魁。而。黨。禍。亦。竟。與。有。明。之。國。
運。相。終。始。

林時對曰王相國家屏號對南山西人與歸德沈文端鯉素負直聲四明謂其凛凛有剛氣入不合當國本論起時惟家屏與吉者合力請不允會禮科李獻可疏請豫教削籍家屏封還御批上怒給事鍾羽正等中救蒙譴家屏三疏乞休許之歸德亦拂衣去後因會推閣臣有不拘資格之旨遂以家屏等名上得嚴旨家宰陳有年爭之謂家屏爲相有名若宰相不廷推將來恐開捷徑乞休去家屏卒不用選郎顧憲成論救亦削籍論者謂王沈二公雖入綸扉而有志未伸人咸惜之

趙吉士曰明亡於闖獻而實兆禍於朋黨蓋本根先撥而後枝葉隨之也若涇凡之惡鄉愿固已厭其辦而有味乎言之矣

附記

魏忠賢者原名李進忠河間肅寧人父日

魏志敏母劉氏娶妻馮氏生一女嫁楊六奇少孤貧好酒色能右手執弓左手發絃射多奇中日不知書而猜狠自用惟以賭博爲事人以傻子目之久而落魄遂自宮將妻改適萬曆十七年選入隸司禮監孫暹名下派與御馬監劉吉祥照管復本姓後改名忠賢中官舊例本官者視甲科之大主考照管老叔者視房考皆如師生亦若父子然其日同官者猶之同門也孫暹名下又有徐應元與賢爲同年而神宗時四川稅監丘乘雲乃暹之掌家又徐貴者亦暹之名下於賢爲前輩乃乘雲在京之掌家也賢因貧困詣乘雲任希乞徐潤徐貴早悉數其無賴狀於乘雲賢不之知也丘一見大怒鎖賢空室中絕飲食者三日意欲斃之僧秋月力爲解釋丘怪給路費十金遣之歸僧爲致書所善內官馬謙囑其厚遇賢馬謙方爲總理其鄉貴妃名下林廷官女謙之所倚如古所稱對食者方用事凡賢困乏謙每資之適天啓生母才人王氏後封孝和皇后者缺人辦膳賢爲繼承應其引進者魏朝則王太監安之名下也朝初與天啓乳媼定興縣民侯二妻客氏通賢亦乘間暗通客氏客氏厭朝而意向於賢天啓即位數月兩人爭擁客氏醉罵喧呶請將內夜直達御前天啓問曰客奶你要隨那個我爲汝主張客氏既心向逆賢王太監安亦惡其名下人穢行敗露遂批魏朝煩勒令朝告病辭御前逆賢始得專客氏天啓惟二人言是聽而尾大不掉之患成矣司禮監掌印王體乾實黨逆之元兇秉筆李永貞李朝欽復羽翼之凡文武科劾忠賢者共七十餘疏梁罷不報逆賢從此放手爲惡南昌蒲州去而崑山南樂進崔呈秀首贊奄幕廷臣又有五虎之黨惡廠衛吏有五彪之助逆南樂取縉紳便覽一部以己意標識不附奄極重者三點次則二點一點葉向高韓爌等共六七十員其附奄者三圈二圈一圈阮大鋮又進點將錄傚水滸演義羅織天罡地煞一百八人崔呈秀進天鑒錄李某進同志錄凡遇陞遷查錄中有名者即行罷黜其大僚削奪則傳特旨行之或

令逆黨具疏糾參正人君子盡納鉗網中無一武道者因而緹騎四出人皆重足初尚疑皇上何以知其係邪黨某係門戶某係熊廷弼之姻家某係劉鐸之宗族久之逆賢與奄黨公然指出某錄有名毫不之諱也七年八月廿二日天啓崩信王於廿四日登極逆賢猶掌司禮監御史楊維垣於十月十七日首參崔呈秀阿媚廠臣以嘗上意賈繼春繼之亦彈射呈秀然猶未敢指及忠賢也十月二十三日兵曹陸澄源二十五日武選錢元慤二十六日御史吳尚默皆直攻忠賢而嘉興貢生錢嘉徵且開列惡款上命內臣朗誦諸疏令忠賢跪而聽之窘惜失魄竟不能出一語伏地哀泣而已進予告病十一月初二日降淨軍發鳳陽初六日行至阜城縣夜半與其名下心腹李朝欽同縊於南關旅店崇禎元年二月十一日御史卓邁奏有燮遲逆屍梟示河間府之西門客氏九月初三日奏歸私第五鼓宮門開衰服赴仁智殿天啓梓宮前出一小函將天啓胎髮瘡痂及累年剃髮落荷

焚化痛哭而出十一月奉旨籍沒步赴浣衣局差乾清宮管事趙本政答死發淨樂堂焚屍揚灰人心始快忠賢死時年六十歲客氏四十八歲先是忠賢初直東宮有道人歌於市曰委鬼當朝立茄花滿地紅蓋先兆云

天啓時有貼匿名於宮門列奄罪狀并其黨七十餘人奄怒疑出皇后父張國紀并及逐諸人所爲奄黨欲因此興大獄盡殺門戶諸臣借國紀以動搖中宮事成則立魏良卿女爲后先誆言后非國紀女乃盜犯孫二所生爲國紀乞養者又募朝臣能參國紀即優擢操江以酬之奄黨構成疏稿屬一御史上之御史故雖投奄門下慮日後禍必烈又不敢忤奄意遶廳事走履聲橐橐莫知所出天曙乃得脫卸計貽一曹郎曹郎成進士時暮矣浮沉郎署聞操江可立致熱中甚因應之疏上得嚴旨國紀住作回籍而上待中宮意終不移張皇后又賢明憤忠賢亂政多所規諷一日帝幸后宮見几上書一卷問何書對曰此趙高傳也上默然

奄益怒天日伏壯士數人於便殿後上御殿搜得之懷中挾刃帝大驚送廠衛拷問忠賢將誣國紀行刺謀立信王爲株連計奄王體乾曰主上凡事憒憒獨於夫婦兄弟間不薄脫有變吾輩無噍類矣忠賢懼乃殺之以滅口然天啓亦竟忘之不再問也奄黨頌忠賢功德如醉如狂豐城侯李某請封魏上公爲王監生陸萬齡請祠忠賢於國學李映日頌忠賢爲周公輔成王宗伯某頌殿臣功德與皇帝並稱而不名尚書周某連上三十九疏請爵封忠賢子姪爲公侯伯尚書郭某連上四十疏請給莊田蘇米尚書薛某連上四十七疏請給第宅鐵券荸省中或呼忠賢爲九千歲或頌上公閭出名世或頌上公帝簡篤生或稱元老應運華典奄竟處之恬然不以爲怪及楊忠烈二十四罪之疏上始暴其惡而忠烈旋罹慘禍繼之者俱罷詔獄崇禎改元忠賢正法醜類芟除其曹郎以參國紀職京堂者爲詞臣倪元璐所糾法司引子爲父妌律斬而世界始清

崔呈秀薊州人由進士以御史觀鹺維揚贓甚回道考核高攀龍糾其贓濫已問擬遣戍遂投奄幕事奄曲謹如父奄亦竟以兒子畜之相得甚懽驟與工部侍郎督三殿大工奄每至工所必向殿門屏人密語移時乃去奄性甚猜忌呈身門下者多致隙末獨呈秀始終無閒恒云崔家兒我惟其言是聽旋晉兵部尚書弟凝秀閫府東南爲全浙總兵官子鐸場中文僅三篇半已經黜出旋復中式呈秀初與三河縣娼妓蕭靈犀暱納爲小妻寵冠後房濫屬其兄蕭惟中爲密雲兵道中軍都司呈秀母死竟以殿工奪情觀顏朝列及崇禎改元奄黨自先反噬不敢竟劾忠賢姑借呈秀發難呈秀自知不爲朝野所容乃疏請終制竄伏於家聞忠賢敗逆料必及於禍中夜盡出其寶玉盃斝與靈犀痛飲每飲一盃輒擲碎之漏盡與靈犀同縊後奉旨剖棺戮屍凝秀革職問遣崔鐸从悲駭荷試日若籍其塊者竟不能成一字與蕭惟中同罷刑書伏其辜呈秀死時年五十五歲

盧宜致點將錄日宜嘗讀倪文正公元璐所題元祐黨碑而慨然三歎也文正之言曰此碑自靖國五年毀碑遂稱傳本今復見之猶欽寶籙矣當毀碑時蔡京屬舉日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烏知後人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公而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氏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今觀阮大鉞所撰點將錄一百入人自葉公向高而下錚錚在人齒頰間者亦不過數十公餘不槩見舉績令皆指而信之日此君子也甚有人品不純臣節不終者彼時亦得竊附於君子之林豈非此錄有以成之哉故表而出之使人知明之天啓猶是宋之崇學皆所以種亡國之禍而宋則授權於奸相明竟操剖於膺尹爲江河日下耳他若天鑒錄同志錄選佛錄姓名大約相同奄黨有正氣錄乃其自名者亦一百零入人皆在崇禎所定逆案之內又逆案以七等定罪自客魏而下凡奄寺道尊以及文武各官

共二百五十八人今皆置而不錄亦包荒之意也
黃釗鍔曰阮大鋮初負風雅名而喪心病狂誣織
善類乃至於此鍔以乙酉春在鍾陵見其上戎政
尚書任勢張甚短髯且種種矣至馬士英退朝出
西華門則黙然一於思也及左良玉討君側之奸
黃澍檄大布馬阮但知聚兵力以防上游而明社
屋矣

趙忠毅公傳

銓。曹。爲集。羶之地。亦。爲。叢。鏑。之。區。以。百。煉。而。化。繞。指。者。往。往。然。矣。若。四。操。其。柄。始。終。以。公。忠。體。國。乃。卒。投。荒。而。死。論。古。至。趙。忠。毅。南。星。不。禁。慨。然。於。主。聽。之。不。聰。而。正。人。君。子。之。必。不。容。於。羣。小。也。南星字夢白隆慶庚午井陘令鍾遐齡在闈中夢大鶴夜空垂翼而至旋得南星卷甚奇之榜發語南星期之甚厚因字儕鶴本貫真定高邑人甲戌成進士初理汝寧理署固豪猾窟胥史磨牙搖毒噬齧所轄官吏恒縮氣不敢息南星廉得其狀悉屏之所抨擊皆神明獨運柄不旁落郡以大治擢戶曹江陵病朝士徧走羣望南星與顧憲成姜士昌二三同志戒勿往爲紀事詩曰二豎能憂國千官爲祝年傳播人口以清望轉吏部具剖露良心疏規切時政再引疾一丁艱入吏部者凡四陸莊簡光祖將去位特疏起之且貽書敦趣復任考功癸巳大計佐孫太宰鑨激揚不少借每靜坐篝燈精心參酌有蟲巢於耳藹成而不自覺援筆註考覈於要津而怨於散秩過權勢姓名當斥者輒谷

乙之三政府各有所庇皆不免以此見忤嗾科臣詆之李總憲世達言鑣之甥星之姻家亦在黜中人情咸服二臣實無他不聽落籍歸田幾三十年鍵戶著書布衣蔬食怡然自得也天啓初起列卿大理卿周其知其柄用郊迎結歡益鄙之歎曰吾入山三十年不意士風至此尋總西臺癸亥內計去癸巳五察矣計典混淆愈甚南星作四凶議與張冢宰問達獎鯁直側邪佞一與癸巳等羣小滋不悅尋代張爲冢宰益以澄清爲任謂長安交際殷繁士大夫朝氣皆疲

於應酬亭午入署已儽儽不支請以全力盡職業率子部大夫昧爽而入著爲令甲自神廟靜攝以來銓政日弛候選者有坐缺討缺壓選挖選之弊四司官陞轉請告皆引下首自代有項首之謠徑竇旁岐恐謗全集南星具再剖良心疏且云小民皆在水火之中而可以救民者莫過於巡撫其次則知府最急知府賢則州縣不敢害民而坊之又必自懲貪始嗣後蹤跡昭彰者撫按具奏追贓正法貪風漸息則仕路自清又上嚴杜干進疏謂面皮世界書帕長安士風

如此公道泯沒雖使臣有返老還童之術與執簿呼名之吏何異適足敗其生平而無補於國家請飭諸司毋循請託嚴杜苞苴於是以高攀龍爲總憲楊漣左光斗副之魏大中長吏垣袁化中掌河南道鄒維璉司文選皆南星所茹而進之者羣小側目愈甚時天啓以沖齡踐祚喜馳馬演武劇且酷好營造手操斤斧不輟逆奄凡有啓奏必乘其解衣磅礴時俱漫無可否而太阿在奄握矣先是奄知南星爲海內第一流欲收人望囑其甥傅應星介某中翰贄於南星

揮之不答又每於公所見奄必正言是規奄久銜恨政府附奄同譜內外交煽其父允貞與南星舊好稱通家子薄其行不之禮背語人曰魏見泉無子人鬭後走謁南星三及門矣鬭者勿爲通怒曰擯我耶人可擯宰相不可擯也遂索原刺以歸恨彌甚及副憲楊漣劾奄二十四罪總憲高攀龍劾崔呈秀貪污南星爲攀龍會試舉主羣小遂指南星爲黨魁且謂不去南星害必支蔓借會推晉撫事矯旨與攀龍並罷此甲子十月事也明年大興詔獄許顯純曲煅汪文

言峨南星扶同受賄黨庇熊廷弼奄黨迭起而犁吠
遣戍大同髦年例應得贖中旨不許予清衡外孫王
孫龎皆以追贓荷校遠輸城旦清衡得陝西韭淚孫
龎得雲南永昌南星坐短轅以殘書一篋自隨臨岐
執孫龎手仰天祝曰汝兩人往戍所宜閉戶讀書彼
蒼不終憒憒也至代蹴居一小樓顏曰吉祥又掃除
土室顏曰味蘗齋開卷拈題蕭然自得史韻一書其
絕筆也當難作時夫人馮以予清衡收繫故側室李
以父子同日就戍故皆痛噎而死骨肉之慘無踰南
星者而怨尤胥泯亦可覘其生平之定力矣崇禎登
極已經肆赦巡撫乃奄黨故行留滯不遣其歸踰三
月卒於戍所年七十八贈少保諡忠毅制詞有云朱
崖夜夢英爽遍人犁竹冬生精忠動地於南星非誄
云

姚希孟誌銘曰夫之孚號其危乃光也女壯
不可與長也泰否芋茹乎陂互藏也純剛爲用爰
缺其斯也老臣何卓楯衣戍邊九扇宵惕悦也黃
雲漠漠白日荒荒也魂之歸兮射虎既靜麟鴞乃
翔也笭牀用奠同穴允藏也琴瑟既御巾櫛在旁
也茂柏深松生氣旁皇也過而式之奸回休懼也
我銘永垂與短檠漆燈千古同煌煌也
趙吉士曰忠賢一腐豎耳韋死善類如刈草菅公

以三朝元老年幾八十杖策投荒九重如不聞考
武侯之歎息痛悼乎桓靈直有以也

鄒忠介公傳

有明理學之傳莫盛於江右能維持名教以道事君而身任天下之重者在江右莫若鄒忠介元標元標字爾瞻號南皐吉安府吉水縣人萬曆丁未進士觀政吏部江陵丁外艱科道疏請奪情翰林吳中行趙用賢刑曹艾穆沈思孝疏糾之得旨廷杖元標方懷疏傷覘諸人受杖畢疏即上指江陵薄行喪心且曰居正才雖可為學術則偏志雖欲為自用太甚當是時江陵以師相輔幼主操生殺柄炙手障天上疏者

已蹈不測而元標以新進小臣攖鱗觸忌置死生禍福於度外朝野傳誦其言直聲大振亦廷杖八十謫戍貴州都勻衛貴州古荒服地明時乃設郡縣自陽明子遷謫龍場建書院於會城人始知有學問都勻尤僻處萬山中苗夔雜糅語言侏駃又被譴之官多借詩酒自娛元標獨創書院以講學為務敎化大行苗童夔婦咸敬而愛之元標亦自謂此心此理之同果可行於蠻貊也巡方使者至衛撻罰元標必鐵帽戎衣持戟負弩雜軍伍中巡方知而謝之元標曰此君命也敢隕越耶在都勻者六年江陵敗召為吏科給事中內庭火災條陳修省忤旨降南刑部照磨浮沉郎署假仰林泉者又二十餘年學益進望益隆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焉泰昌初起大理卿轉刑部侍郎言今日急務惟在和衷朝臣一和天地應之何今日論事論人者各持偏見偏生迷迷生執執而為我不復知有人而禍且貽於國又言經撫不和由中朝之議論愈棼則經撫之神情不固三軍之視聽不肅惟任彼指揮無復遙制則廣寧有警山海豈能坐視

而經撫不得不和又言因客氏譴言官在諸臣以抑恩必怙寵慮有陰借客氏而不知者所冀收回成命作天啓元年盛事繼轉總憲劾首輔方從哲濫賞李可灼定王化貞失陷廣寧熊廷弼輕棄右屯罪人服其公先是元標里居時創仁文書院聚徒講學至是與憲副馮從吾建首善書院於京師謂天下治亂繫於人心人心邪正由於學術迫阜比既啓君子尊而信之小人忌者益衆兵科朱童蒙先發難糾書院講學之非元標疏言隆慶時徐階當國手書識仁定性

二書與諸士人商度今未嘗小其相業萬曆時臣等
亦每月集於演象所執政諸臣多與其會若謂講學
惟放廢諸臣消其磊磈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也一語
爲濟窮救苦之良方而非盡性至命之妙理亦視道
太輕視林下諸臣太淺矣逆奄陽以優詔答之奄黨
隨糾其後元標五疏乞休又溫旨特留即移家出城
予告馳驛去瀕行復上去國情深疏於君德封疆減
餉發帑諸事不憚諄切言之蓋其憂時戀主之心不
以一去而遂懃然也元標門牆高峻顧粹然藹然人

人咸得至其前而持論亦復平恕有追論江陵相業
者元標獨曰江陵過在身家功在天下絕不以一已
之嫌怨忿也然遇軍國大政人才消長之際輒意氣
坌涌目光電射又確乎不可拔疊再召時奉母夫人
以行至彭澤母夫人舟已出大江元標坐後舟泊邑
取夫不時至恐母舟野泊急欲得夫呼尉至厲詞詰
之夫始集家僮喜謂不如此則舟不前元標深自愧
悔復呼尉至以好語勞之遣以所著祥刑集退又自
訟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彭澤吾桑梓地奈何以尉

而忘恭敬心萬一有陶靖節其人者束帶而去豈不
爲世僇人其省身克已如此歸卒於家奄禍日烈削
職追誥命崇禎初復官階加贈太子太保諡忠介

臺山葉向高首善書院碑記畧曰鄒先生之學深
參默證以透性爲宗以生生不息爲用境地所詣
似若幷禪機元旨而包括於胸中馮先生之學反
躬實踐以性善爲上以居敬窮理爲程其識力所
超又若東林下笠乾而悉驅於教外要之於規矩
準繩倫常物理尺寸不踰與世之高談性命忽畧
躬行者大相徑庭則二先生師世淑人之模範又
無不同

趙吉士曰公少以氣節著後投荒萬里家居三十
年涵養陶鎔歸於自得獨於邪正之介辯之甚嚴
常日學問中一段機權詭譎之術先儒必無此家
法觀其生平之踐履亦可謂知之明而守之固矣

惜乎不竟其用也嗚呼是豈公之不幸哉

盧宜曰嘗讀公理財疏云戰國富強故孟子以仁
義爲富強今國家衰弱又當以富強爲仁義然
屯田鹽法水利而外即桑孔無以籌矣此誠救時
之言也誰謂儒者之經濟必迂闊不可行哉

明紀編遺曰吉安有三羅先生一尚書整菴欽順
一修撰一峯倫一贊善念菴洪先在成化正德嘉
靖間皆篤行明道之君子而氣象畧不同整菴精
邃從困知下手似曾子一峯剛大從養氣下手似
孟子念菴沉靜從克復下手似顏子究其踐履處
皆是冰鐵不是近日士大夫仍帶官情世情也三
先生已壁立千仞得忠介起而紹明之其守先待
後之功鉅矣

馮恭定公傳 附鍾尚書羽正　縉紳程紹等

明天啓初馮從吾爲憲副與總憲鄒元標僉憲鍾羽正一時稱西臺三正人從吾字仲好號少墟陝西長安人甫髫齔卽深契王文成人心有仲尼句口誦心維嘗以文人何如聖人廣厲同志爲德淸許孚遠所契重舉進士由庶常改御史巡視中城有中貴投刺者必峻郤之當是時神宗臨御久經筵几席塵封從吾具疏特請朝講且謂今當入覲之期萬方畢集咸欲一覩淸光而不可得則必疑而相議不曰皇上困於麴蘗之御而懽飮長夜必曰倦於窈窕之娛而晏眠終日雖近頒勅諭謂聖體違和冀可借此自掩不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天下人心豈可得而欺哉況皇上每晩必飮每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忤輒斃杖下旣非靜攝又廢朝政恐不足以服天下而信後世望皇上勿以天變爲不足畏勿以人言爲不足恤勿以目前之晏安爲可恃勿以將來之危亂爲無虞上大怒欲杖之以長秋節獲免又疏逐相門狎客胡汝寧出督蘆鹽復忤要人削籍不出門者九年

不踰戶者六載燕寢三楹竟日危坐親朋罕睹其面惟問學者至一稱子肅而入坐久碾來年前葵韮爲供更端問難亹亹忘倦遠近從遊者日益衆天啓卽位與鄒元標同赴召適有遼警京朝官爭遣其孥從吾獨盡室以行無何廣寧陷經撫攜手入關從吾具疏昌言謂不遠治何以易守關將吏時論韙之又謂國家無事士大夫不知節義臨難抱頭鼠竄者踵相接宜亟起親上死長之心非講學不可因與元標倡立首善書院集同志相切劘羣小咸側目而逆奄方竊柄亦不樂天子近士大夫於是兵科朱童蒙疏劾建壇講學之非元標上書自理從吾亦疏言二祖開基表章六經天子經筵講學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二字實爲本朝令甲昨因東事暫停經筵言者以爲不可令復舉行豈天子宜講士大夫反以爲諱乎臣等將以講學提醒人心激發忠義童蒙欲臣等修職業惜精神正講其職業如何修精神如何惜耳上雖優答之而奄黨又吠其後元標與從吾五疏乞休各予告回籍繼而起從吾總留臺不赴卽家拜工部尚

書疏辭奄禍益烈尋遭削奪泰撫亦奄黨借從吾以媚奄曰以窘迫爲事毀書院擲夫子像於城隅從吾痛切剝膚吁嗟病榻趺坐二百日不就寢飲恨而卒崇禎改元贈宮保諡恭定自浙撫首請建祠於西湖省直聞風而起者共四十所有上樑迎像行九拜禮呼九千歲者有赴祠上樑值三王之國竟不迎送者有以至聖至神爲祠聯者延綏祠則借用琉璃瓦薊州祠則借用冕旒金像又有以沉檀爲體眼目口鼻手足一如生人腸腑則實以金玉珠寶髻上空一穴

四時以花簪之獻媚無所不至西江疏請雖後值崇禎登極不允而先賢澹臺祠已被拆毀惟陝西一省紳衿無一人請者給事中閻可陞疏言皆馮從吾廉恥之教所漸摩深也他若東省鄉紳程紹謝啓光恥於列名而峻詞堅拒道府中爲建祠掛冠者則有梁廷棟王堯民揚州則有王徽來復皆錚錚可紀又兵備耿如杞胡士容以不拜逆像而買禍陷辟黃汝亨以君子之澤議逆而被毆殞身此尤頹波之砥柱於今爲烈矣鍾羽正字叔濂益都人貞操潔履歷官有

聲先爲給事中萬曆時與同官李獻可等疏請豫教李膺諸逐餘奪俸羽正奮然曰余實倡此議而獲譴反輕將靦顏交戟下耶再疏祈同罪上怒謫邊方雜職即日策蹇出都門一以讀書講學爲務安貧閉戶幾三十年竟無一刺入長安泰昌即位起官議轉副都從吾先已爲僉憲羽正力謝曰馮公僉署已久使後入者先之是長競也柏府何地以是風有位可乎卒辭馮於副而以僉自安暇則講學於首善書院及見鄒馮被議去國上疏求罷得旨報聞進工部尚書

內官冬衣銀兩令歲乃支去歲之銀忠賢得志變成憲許令本年支領羽正執不從羣奄喧嚷部堂上羽正封印出城竟以不附逆奄引退

趙吉士曰恭定之學首嚴似是而非之辨嘗作善利圖題曰聖狂分足處善念是吾眞若要中間立終爲跖路人其精嚴如此在關中時有一細民與公講會從此口不二價是亦公誠能動物之一徵也

杜武壯公劉忠烈公合傳 附總兵王宣趙夢麟遊擊喬一琦劉招孫

自三路敗衂而遼事終於不振與其難者則總兵杜松劉綎爲烈云杜松號鶴林原籍崑山其先以武功世襲榆林衛遂爲榆林人少負膽決精騎射軍中目爲飛將萬曆間火落赤糾套騎吉能屢爲邊患松從總兵官麻貴爲前鋒屢破走之積功至坐營中軍二十三年領兵出常樂塞先登陷陣論功最進實授叅將繼敗火落赤於安定又敗鐵雷於磚井威名日起請告歸松在軍能與士卒同甘苦而紀律甚嚴凡師

行頓舍雞犬皆寂又驍果善戰西部畏之松去邊四年舊隸帳下者咸思松百姓保亭障聚畜牧者復引領望松西部乘間入犯烽火傳寧塞督撫交薦詔起原官協守延綏東路炒忽攤衆寇孤山之紅崖堡松率精騎直前搏之斬其部長十二奪駝馬鎧仗無算追零其二旗炒忽子素驍悍以爭旗中矢死號慟而去松屢破諸部諸部屢入塞輒失利畏之比爲狠以其面赭號曰紅狠由是不敢窺邊論功進都督僉事掛征西將軍印專守延綏三十四年大敗火落赤於安邊塞捷聞告廟加松級廕子予銀幣吉能邀王封不得大舉寇邊又勾東西部入犯松分馳應禦成重創去松自總旗起家積功至開府佩將軍印歷行陣幾三十年大小數百戰每戰必陷陣逐北所向莫當諸部入犯望松旗幟輒怖曰紅狠至矣皆徬徨退走多棄其所掠人畜輜重去西陲倚爲保障第賦性伉爽恒與文吏左文吏或詘其功不敘亦未嘗有所介介而孤立行一意故自如復告歸四十六年

大兵破撫順陷鐵嶺中外大震言官爭薦以原官起

駐瀋陽破家募士及蒼頭廬兒得數千人疾馳出關至潞河軍民聞其來遮道懽呼如堵墻爭欲一望顏色松免冑示之曰松武夫不識字但不學書生貪財怕死耳軍民望其頭面創痕斑斑然多泣下者四十七年春兵部奉旨咨經略楊鎬分四路出師松與總兵王宣趙夢麟等爲一軍出南路經略原期三月朔諸道並進松自負夙將輕敵先二日三鼓嚴裝出撫順宣與夢麟阻之不聽

大兵所忌惟松與劉綎聞松先出亟簡精銳三萬騎

悉力禦之松越五嶺渡渾河已焚克二柵半渡忽萬騎遮擊軍衝爲二車營鎗炮在後水急不能即渡林間伏四起自午至酉血戰力竭全師殲焉松及王宣趙夢麟俱死松尤碎首洫沒寸骨不存松素與李如栢不相下誓師日李謬語松日吾願以頭功讓公繼又訛傳李自清河進兵已獲全勝松怒李詐已奮而前遂陷伏中如栢實遷延左次未嘗徑前聞敗全師而退楊鎬劾松貪功輕進以致喪師廷臣咸雪松寃請誅如栢以謝松而如栢之誅竟不行

劉綎號省吾南昌人父顯號草堂爲大將負重名綎束髮從征臂有神力能舞大刀盤旋空際因號劉大刀其以功名顯也始於征九絲蠻繼則征倭而大著於播明萬曆時九絲蠻阿大等叛綎父統兵進勦綎爲裨將九絲處萬山中轉餉甚艱逆舟而上水勢直下如建瓴有避本二灘尤險惡長年循高崖牽引多墜若谷死至泒倂夫數千人猶不足成都知府陳大壯鳩工鑿灘梅雨漲漂沒甚衆綎布恩信蠻多降者乃得因糧於敵率土司脊效忠等深入巢穴詰旦爲重陽蠻俗以是日賽神天大霧又恃其險陡謂漢人必不能至皆盡醉不設備天更大雨半夜銜枚攀緪而上斬守關者蠻大驚自相殘殺蹈籍綎師奮擊大破之執阿大於鷄冠寨斬阿二方三先後下寨柵六十餘獲諸葛銅鼓九十三面他蠻聞之皆慴服日具牛酒獻軍門當是時綎父子威名震於全蜀九絲平而朝鮮之倭難起倭與朝鮮接壤朝鮮世爲中國外臣萬曆癸巳倭陷朝鮮酋長清正等分踞其支郡朝鮮日告急乞師而樞臣狃於封貢爲倭所賣終不就

乃大發兵征之綎獨當其西圍結樓船鼓而前破其順天寨諸倭初甚猖獗有輕中國心惟畏綎莫敢抗者會倭王平秀言死乃棄朝鮮去倭平而播州楊應龍反官兵分五路進討綎得綦江由東溪入並峻嶺茂菁楠木山羊諸峒素名奇險爲賊目所盤踞力戰克之應龍子朝棟統苗兵迎敵綎身自陷陣諸苗大驚曰劉大刀來矣朝棟潰圍走僅以身免賊胆益落進逼海龍囤海龍賊倚爲天塹飛鳥騰猿亦不能越綎集各路兵咸趨囤下先登克其土城應龍闔室自

焚生獲朝棟并其愛妾田雌鳳敘鋌功冠諸軍戊申
調征雲南又督陝兵征火落赤婁創百戰所向皆捷
四十年征倮倮得級三千三百有奇忌其功者中以
蜚語罷歸嘗乘畫舫之旁郡岸上有少林僧自矜拳
勇索敵無敢偶者鋌船尾一老嫗呼僧曰吾船上第
七娘子來忽少婦帕首袴褶面微紫年可十八九纖
足登岸與僧周旋者三僧舒左臂從後高舉少婦聚
觀者大譟婦曰可少下僧如其言婦曰再少下語未
畢忽旋身以足尖蹴僧喉僧仆地幾死少婦神色不

變鋌在船中憑几大笑放船去有識者咋舌曰此南
昌劉大刀也門下多畜異人禿鶖乃敢將虎鬚耶戊
午遼左難作詔徵天下兵廷臣多知鋌者共言鋌可
當一面亟起原職仍爲總兵官初鋌之破楊應龍也
所用皆川兵又素練遇有緩急如臂指相使故所向
有功及鋌罷皆不願他屬散而歸農迨鋌驟起川間
疏請諭蜀父老招集舊隸戲下者而各路兵已動勢
不能稽時日惟欲亟於出師以紓遼困疏上不報乃
自遣人疾馳召之未至卽嚴督鋌出關由東路從寬

馬佃趨寬奠而
大兵已預知師期得早爲備又偵杜松兵最勁先設
伏壅沙以斃之西路馬林亦敗鋌獨領所部深入三
百餘里連進十餘寨忽望見杜之旗幟若來會戰者
亟馳赴之既合乃覺其非
大兵揮鐵騎四面蹙之鋌與養子劉招孫俱死鎭江
遊擊喬一琦身陷重圍力竭亦投崖死事聞各邀卹
贈加謚是歲司天占火星逆行京師風霾晝晦黃塵
四塞有頃赤光射人如血又鋌出師日五星鬭於東

方松垂發牙旗折爲二白氣竟天二匝自此東方遂
無寧土原四路之舉本欲分道合圍彼此呼應期於
必勝也詎意兵動而師期既已先洩兵敗而各路杳
不相聞連喪兩大將所失馬械軍資無算神宗光宗
相繼賓天而奄禍烈流賊四起矣

趙吉士曰四路剋期出師而師期何以先洩出師
既有定期而南路何以獨先揚鑣爲總督而無以
齊進止行軍法此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

潘節愍公傳 附通判董爾礪

明萬曆己未遼東四路出師。大將馬林亦一路也。林以左次而潰。監軍道僉事潘宗顏死之。宗顏號士讚北直保安衛人。工詩賦。通天文兵法。由進士官戶曹東事亟。疏言援遼調兵用間之計甚悉。旬日間章凡六上。下部議。漫不省。部發遼餉需監督者。諸曹皆展轉規避。或語宗顏曰。遼東危地也。董餉任重也。公初爲主政。尚可力辭。宗顏曰。遼人望餉。如枯苗仰甘雨。刻不可緩。若皆力辭。如封疆何。遂叱馭行。時宦遼者

甫涖任。即托故潔身去。會開原道引疾。銓部就便推宗顏。往。宗顏申嚴軍令。尤禁淫掠。犯即正法以徇。聲采肅然。時馬林爲大帥。分汎開原。宗顏與同事。深知其怯而無紀。未出師前。曾上書經略楊鎬曰。開原重鎮。馬林何堪獨當一面。乞易他帥專閫。而以林爲後繼。庶其有濟。否必僨轅。匪爲國家計。亦爲制府計。非爲一身計也。經略叱其言。己未三月。議四路出師。宗顏監林軍。從靖安堡出開鐵。翼日抵二道關杜松已敗於渾河

大兵乘勝向林軍。林軍聞杜敗而譁。將斂衆以退。大兵猝乘之。死者枕藉。宗顏與通判董爾礪斷後。督遊擊竇永澄守備江萬春等。返鬬力竭。俱死。林先乘間遁去。果如其言。事聞。賜祭葬。再贈大理卿。廕錦衣世百戶。諡節愍。立祠。永澄等亦賜䘏如例。

明名臣言行錄曰。公嘗言用兵謹候太白。戊午八月以後。太白西向。利先起。利深入。明春太白在東。則不利用兵。然能知用兵之不利而不能使兵之不出。豈非天哉。論開有催戰之檄。閫外無執一之權。公明知其敗而義不返顧。竟與兩大帥俱死。嗚呼難矣。

張忠烈公何忠愍公崔大理公合傳 附袁經略應泰內姪姚居秀僕唐世明武臣尤世功等餉臣陳輔堯等土官秦邦屏 何妾高氏金氏 張夫人霍氏

有明天啓辛酉遼陽破經略旣以身殉巡按御史張銓監軍道何文魁崔儒秀皆抗節而死固人謀之不臧亦天心之有屬也銓字見平山西沁水人弱冠受知於魏介肅公允貞成進士初任保定府推官入爲御史出按江右咸有聲績嘗言解墨吏之組甚於推廉吏之轂故出而行部抨擊貪殘不少假借人咸畏

之還臺而遼事潰撫順失守銓條上方略糸楊鎬非禦變之才薦熊廷弼有干城之器咸中機宜庚申遼報日亟戰守之議紛如築舍銓疏言塞外之山川險易諸將未能悉諳懸軍深入保無抄絕之虞且突騎野戰我之所短以短擊長以勞赴逸以客當主非計之得也爲今之計竊以爲不必徵兵各省騷動天下但就近調募益以遼兵俟經略分布要害修復城堡多製火藥練習行伍且以固吾圉而厚撫北關多行間諜然後乘虛抵隙謀出萬全若徒加賦選丁紛然

四出恐變不止於遼左者不報又言李如栢杜松劉鋌以宿將並起宜責楊鎬嚴加約束以一事權唐九節度相州之潰可以爲鑒及後師敗悉如銓言萬曆四十八年夏疏言自古國家之釁未有不由於民窮財盡者今自軍興以來所司創議加賦每畝增銀三釐乃三釐未已而至七釐七釐未已而至九釐地方止此財賦民間止此物力正賦尚逋何況加增一加已難何況再加今縱不能減於七釐之內斷不可加於七釐之外譬之一身遼東肩背也天下腹心也

肩背有患猶藉腹心之血脈滋灌若腹心先潰危亡可立而待今竭天下以救遼遼未必安而天下已危爲今日計惟在聯絡人心以固根本豈可朘削無已驅之使亂現今內庭積金如山以有用之物置無用之地與瓦礫糞土何異而發帑之請叫閽莫應加派之議朝奏夕可豈財爲陛下之財而民非陛下之民耶若使民窮財盡盜賊蜂起將民非陛下之民豈財終陛下之財耶迨至土崩瓦解方思變計而勢已無濟臣愚竊爲陛下深憂之疏上亦不報時廷議避才

識練達者按遼銓臺資巳十年例不當行乃臺中諸
御史多魂消風鶴無敢膺其任者銓獨慨然曰臣子
以身許國東西南北惟君所使耳遂攬轡而東開經
略袁應泰方受降投秩日遼禍在此矣抵任力爭弗
能得袁固循吏由永平道陞遼撫適廷弼被論代爲
經略刑白馬誓神甚壯第熊之紀律嚴副將巳下稍
不當意輒以賜劍從事每一令出無不寒毛變色故
在遼一年戰守之具頗集袁則坦衷疎節期以至誠
感人於熊所布置亦稍有更張葢長於撫綏而短於

戢定亦其才有不逮也先是熊在遼時凡來自徼外
者悉置之廢城一所而不用爲兵其私自關出者立
斬以徇有自稱生員回鄉者擒一八歲小兒與俱熊
收置親近用藥餌啖之詢得其隱窮之乃前在開原
作內應者擒小兒使人不疑也及袁蒞任西人絡繹
來奔總兵李光榮拒而不納尤世功童仲揆涕泣力
諫皆不聽天啓元年三月瀋陽破監軍欲誅降者巳
就縛矣袁見其背負重創慰遣之而罵縛者銓言之
不聽兩監軍言之亦不聽方以受降爲得計而外間

巳充牣一城兵科蕭基聞之策其必敗亟疏言西人
居沙漠噉腥羶是其本性若行如許牛羊車輛何不
往彼駐牧乃遠來投我據報西人五六千此非一日
一夜悄悄而來豈無知覺尾而殲之易於反掌今縱
之使來乎抑胎藏叵測乎即降者眞矣而能保無他
慮乎彼旣窮而歸我必須給以衣食今兵餉尚爾告
匱彼且何時得餉能信其必無反覆乎纍纍數千言
直抉其隱詎意經略身負重任置籌策如充耳竟執
而不悟也天啓元年辛酉二月十八日

大兵渡渾河臨遼城銓與經略分城而守始議遷降
人於城外勢巳無及袁語銓曰泰不才微上方寵靈
誓以身許國按臣無關外責尚可收拾餘燼爲退守
河西計銓曰不然吾世受國恩豈有城破身存之理
未幾叛將斬關出迎城中降人四起如鼎沸三月二
十三日薄暮小西門火發內應者開門城陷經略登
樓拜疏佩印刎自裁內姪姚居秀從之僕唐世明撫
屍大慟焚樓而死
大兵入擁銓出署責之拜不可欲殺之引頸待刃送

之還署銓拜闕遙辭父母乃自縊見者咸歎曰忠臣
忠臣殛棺而殮之先是保定有兩是亭祀楊中丞繼
宗許忠節達及銓爲郡司理時夢入此亭兩公起而
揖曰方虛席待公果符其夢贈兵部尚書卹典咸備
祠額昭忠特擢銓父五典至兵部尚書經略以妥收
降人輕信叛將致失遼陽恩卹中格久之乃予贈蔭
銓旣與經略同殉而一時抗節者又有兩監軍副使
何廷魁僉事崔儒秀
廷魁字汝謙大同人生而慧絶博極羣書成進士爲

涇縣令發奸摘伏老吏袖手與邑中大僚忤調寧晉
入爲刑曹出守歸德兩調衛輝河南以福藩就封衛
輝爲孔道而朱邸建河南府中涓宿衛瓜距新脫非
賢守不能彈壓也轉副使備兵遼陽遼事亟拜命之
日盡室而行時長星竟天日光如炬廷魁素習象緯
之學履任即申請防遼云變徵天象有兆必先今以
三月缺糧之兵形枯似削半年無料之馬骨立如柴
糧料之支持幾貴緜而糴穀牛車之搜索直竭澤而
焚林萬一變生不測是內與外皆危機也察形審勢

關係匪輕乞申飭城守嚴加戒備經略漫不省又與
爭納降事亦終不悟瀋陽陷同事者咸遣其孥廷魁
曰吾不敢爲民望聞濟河之報請於經略乘半渡急
擊勿聽薄城未合請盡銳出戰又勿聽城陷從容歸
署懷印綬自投於井二妾高氏金氏從之婢僕六人
俱死贈大理卿諡忠愍廕子賜祭葬
儒秀字儆初陝州人生時母夢神人抱持以授幼即
峻整如成人成進士爲掖縣令掖劇邑也又多豪猾
素難治儒秀鋤擊不避嫌怨數月令行禁止再令絳

令翼令文安皆與邑中要人忤憂中考功法而强項
猶昔公餘究心奇門遁甲之學由戶曹陞僉事備兵
開原辭墓而行日觀天象遼禍未弭經撫在上非監
司所得專惟以身殉耳納降議起力諫不聽叛帥有
異圖覺之陰縻其妻子爲質經略常憂兵馬甲仗無
足恃對曰恃人有必死之心耳遼圍急分守東城矢
集如雨不少却頃之經略所統精兵先潰降人競起
城開有欲挽之潰圍出者正色却之慟哭戎服手刃
叛將妻子步至都司廳事自縊贈大理卿廕卹典與

何廷魁並祀昭忠武臣尤世功等餉臣陳輔堯段展等土官秦邦屛並得䘏典從祀輔堯揚州舉人由縣令歷知膠州性廉介有傀以山繭紬者却之不得懸之庫中後陞永平同知展涇陽舉人山縣令歷自在州輔堯轉餉出關與展同駐瀋陽天啓元年日暈異常展移牒經略言天象示警宜預飭邊防踰月而瀋陽陷展死之輔堯方奉命印烙左右以無守土責勸之去輔堯曰孰非封疆臣子何敢逃死望闕再拜自剄忠烈家在沁水東北名竇莊父五典所築以防亂

者後流賊點燈子自秦入晉犯之忠烈子道濬道澤皆官京師衆將棄去忠烈夫人霍氏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不保等死死於家不愈死於野乎躬率僮僕固守殺賊甚衆賊不能克四日而退冀北道王肇生表曰夫人城

盧宜曰張公之易名副其實矣惜爲經略所悞徒以死爲報稱耳崔公當城破時猶手刃叛將妻子强項之槩今猶想見之若張夫人智勇兼備使爲男子以紓國難雖烈丈夫何以加焉然經略祭及小兒精神大於身矣西市之死天耶人耶

高忠節公傳

附羅參將一貴義僕高永武弁盧升遊擊張世顯

大兵徇沙嶺廣寧望風先潰死疆事者文武各得一人文臣則參政高邦佐也邦佐字以道襄陵人以進士由壽光知縣入爲戶部郎出守永平稅監高淮橫甚獨裁抑之屹不爲動歷陞大參分巡廣寧當是時遼瀋初陷人情崩駭所恃惟經撫而戰守各執一見經則剛愎護前其筆鋒舌刃所向辟易人咸怨而忌之撫則敢爲大言自謂布聯絡法得六萬軍卽可蕩平遼陽而內寔恇怯無膽略本兵積與經忤中朝士大夫多袒撫而抑經紛紛聚訟皆成築舍反置疆事於度外識者已知廣寧之陷可翹足待矣邦佐欲調劑經撫而勢不能因病告休已得請天啓二年正月二十日

大兵渡三岔河撫臣聞報股慄愴惶走閭陽邦佐策騎疾趨右屯謁廷弼曰城中雖亂亟提兵入斬一二人則人心自定公卽不行請授邦佐兵孤城尚可守也廷弼不納邦佐仰天長歎曰經撫俱逃大事去矣松山吾分守地當死此人多勸邦佐馳入關謂身已

請告在事外可無死邦佐曰吾一日在事則一日臣子也偷生入關何面目見天下士乃作書與母楊淑人訣親揮硃批令家僕持信入關略曰本道奉命分巡廣寧家有八旬之母泣別出山抵任來脈脈勵勤飲食俱廢意圖仰報君父不意天不厭亂三岔失守惟有一死以殉封疆耳除西向叩闕南向拜母自經公署以明臣節外所有隨任家僕二名道遠原籍報信誠恐關津阻滯合給印批呼僕高永高厚語曰我受國恩誓以死報好收吾骨歸見吾母汝輩各自逃

生毋相累也沐浴冠帶以印綬自縊於松山官舍永謂厚曰吾不忍吾主獨逝無給使令於地下者遂抱邦佐屍哀號仰就其綬跪而自縊勢且迫經略命舉火并二屍及公署焚之而經撫遂相繼入關高厚年僅十九有武弁扈科感邦佐德棄家護厚到京事聞贈大理卿謚忠節義僕高永優恤都中勅建山右三忠祠祀邦佐與張銓何廷魁而武臣一人則參將羅一貴也初一貴受知於巡按御史方震孺從戎伍拔置參將守西平堡

大兵渡河攻之堅守一日夜復佈十面雲梯盡力環攻一貴隨方應之竟不能下有降將知守者爲一貴遣使招之一貴在城上厲聲曰豈不知羅一貴是好漢肯降人乎亦陞招降旗火藥盡乃自刎後贈都督同知外有分守遼海道顧顒値寧海之變力屈自縊後贈太僕卿世廕本衛副千戶又有遊擊張世顯則死於戚家堡者也世顯大同衛人倜儻有大志不修小節幼孤業儒爲同儕所輕不勝憤激遂棄去究心左氏及孫吳兵法中武進士授烏龍關守備有威名

天啓元年陞遼東戚家堡遊擊明年正月

大兵渡河世顯提兵逆戰出入於陣者凡三所向皆靡繼而洄至他部皆走家丁控馬請暫避之世顯喝曰有軍法在誰敢退者血戰重圍刀劍頭顱之半死於陣其文臣與邦佐共事而逃者一時蓋有五監軍而邦佐獨死

陳濟生曰天啓元年三月二十日遼陽陷死者經略一人巡按御史一人臬副僉各一人而武臣倘臣與上官之死亦十餘人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廣寧潰經撫相隨入關卒伏國法其死者惟參政高公一人武臣則一參將而已國士日蹙而人材愈下論其世者不亦悲夫

鄒漪曰人以公投屍烈焰不得歸葬爲恨者是大不然首鼠乞命生而若死雖經溝瀆死而徒死乘箕化碧死而不死何必牛眠馬鬣若封若堂之爲表樹耶

趙吉士曰公已得請又有八十四歲之老母在堂而膝下尚無子嗣他人處此皆依回不能引決者也公乃視死如歸以忠成孝非烈丈夫其孰能之

張烈愍公傳

附教諭劉希文 張夫人錢氏 女叔安 叔慶 僕顧美 嚴榮 劉夫人白氏

四川苗酋崇明反。與其難者。則有興文令張振德云。振德字季脩崑山人幼負至性長爲諸生授徒糊口十年一破綈針紉之痕紛如襪綉恬如也以選貢授興文令縣故九絲蠻地萬曆初設縣治密邇土司酋崇明竊穴崇明拐竊漢丁積以千計前令置不問振德至流配窩拐奸僧以清禍源招回縣民被拐者三百餘人崇明以金遺振德嚴拒之執法不少貸天啓元年八月崇明以朝廷徵兵援遼而叛振德方供事蜀闈九月十六日夜半還縣十七日土把樊龍等反於重慶人情洶洶興文居民不滿百家。土牆不踰數尺。典史劉承澤問將若何荅曰督率吏民乘城死守。事不可爲吾行吾志而已。時又兼署長寧篆二十一日長寧簿以騎來迎振德不可請迎錢孺人與眷屬避之振德曰兩邑皆吾守也避將何爲復不可抵暮持兩印巡城意氣自如晨興檢匣中得白金一兩有奇付其次子緄曰吾爲遊令五年上不得罪於朝廷

下不得罪於百姓今欲守而無可守之民欲戰而無
可戰之兵惟有手兩印以身殉國而已汝若得全勉
力爲善以畢吾未竟之志他無所囑書竟左右皆失
聲振德言笑自如自是出入皆吉服刻刻辦一死矣
二十三日賊薄城振德手劍跨馬率弓快數十人戰
不敵賊衆擁入巷戰死傷幾盡疾馳入署左手持兩
印右手握匕首正色危坐堂上夫人以下人持一利
刃環坐後堂積薪堂側賊不敢犯日暮賊縱火焚民
舍振德曰此吾授命時矣向闕叩頭舉火遂同夫人

錢氏女淑安淑慶俱自刎投火中僕婦蘇氏沈氏長
幼同焚者共十一人家人頤美嚴榮先以巷戰死明
日賊首至火所於烟熖中見振德鬚髯怒張面色如
生兩印在手堅不可取皆口呼忠臣忠臣羅拜而去
事聞贈卹咸備謚烈愍制詞有曰生吾所欲刎一十
餘日赴義如歸國猶有人蓋二百年來養士之報致
祭歲時立睢陽之廟世官環衛字羽林之孤讀者哀
之錢孺人故德化知縣春沂女家海上年十三歲聞
有倭寇從母登樓約曰寇至則自投樓下孺人敬諾

剌繡自如其堅定如此振德殉難後又有教諭劉希
文華客人貢生署篆甫半載賊復至誓死不去妻白
氏亦慷慨有丈夫氣從容語劉曰君爲國死妾安得
不爲君死乃盡遣其家衆夫婦同罵賊不屈死而振
德之婿顧推官咸正後二十餘年亦死義於南京

趙吉士曰公既闔門殉節而復有劉華客夫婦視
死如歸荒徼外吏先後同心豈非明禮義識廉耻
所趨者一歟若顧公者則又聞公之風而起者矣

貴撫王公傳 附副將秦民屏同知梁思泰等

貴州苗叛新撫王三善提兵解貴陽圍復勦苗深入爲降苗陳其愚所殺三善字彭伯河南永城人由進士初授荊州節推以高第入爲吏部郎風采炳然歷太常少卿天啓辛酉貴苗安邦彥叛聚衆圍省城安氏世襲宣慰使雄長水西役屬諸苗凡土目土把見安氏必披氈膝行長跪白事傳至安位童而憨諸務皆決於安邦彥邦彥性驁鷙素負不臣心結婚奢氏遥爲聲援及奢崇明以徵其兵援遼不樂行而叛邦

彥見西北多事有輕中國心且與崇明姻婭爲脣齒內不自安壬戌之春亦舉兵反圍貴陽城貴陽名爲省會而城中山多烟戶少民貧儲蓄素匱一旦變起倉卒人心皇皇無固志圍且十月外救不前糧盡掘草根煮皷甲爲食舊撫李檼與巡按史永安誓以死守與僚屬將領盟永安作飲血歌見志城且旦夕下三善新受命爲貴撫屬以楚蜀兵星馳援黔迄冬十一月兵不盡集三善召諸將語曰貴陽待救如頭燃曾不能須臾待吾輩失黔則死法進黔則死敵奈何

不以忠義自奮於是分三路兼程而前而自從中路當賊鋒十二月初二日進毋猪洞三日次新安是夜訛言賊至營中驚擾議退兵三善叱曰退則虀粉耳吾以死捍之堅壁不動卒亦無賊四日命劉超爲先鋒抵龍頭營三善身尾其後相去不二里聞礟聲衆股慄三善曰前驅遇賊我當爲後勁以張其翼策馬而出未一里捷音至初超兵遇賊而却超下馬斬二人以徇持刀斷賊一標賊首阿成最驍勇超與步兵張良俊直前馘其首賊遂披靡三善兵適至勢益振

奪龍里城時貴陽之圍飛走俱絕邦彥度外援難遽至城中食盡勢且自潰去貴陽十里有關名油榨險絕懸天半三善巳奪龍里與貴陽相去僅四十里寂無知者第見諸苗紛紛解圍去城上人竊疑之須臾五騎奮策疾馳抵北門城下大呼曰新撫院領救兵巳大破賊越龍里而來矣城上聞之歡聲雷動及三善抵貴陽迎之入城不可曰賊去未遠軍心未定吾大帥也豈敢卽安壁於門外設帳大雪中賊遠遁陸廣河外三善疏元兇未擒當用勦爲撫而總督一意

王撫議不合遂決意自將渡烏江次黑石屢破賊兵進向漆山三善每戰必朱衣裴冠示士卒必死軍心益奮傾左山頗峻壓軍據其巔賊下柵來爭定番州卒龔鼎發勁弩仆一賊目陣動揮長刀直前死士十餘繼之兩軍堵牆而進賊大敗焚其營屢戰斬馘無算賊不復能軍我軍安行渡渾河直抵大方大方險遠阻絕爲安氏千年窟穴前此漢兵未有至者諸苗膽落三善駐宣慰宅遣人誘安位出降欲執之以購邦彦而安位終不出邦彦畏三善兵鋒亦不敢出戰乃密遣陳其愚詐降冀乘間殺三善三善信之不爲備駐兵既久糧不繼乃焚宣慰宅還貴州陳其愚隨行忽傳山後遇賊三善勒馬回視其愚故縱轡衝之墮地三善大呼罵賊伏發賊割其首去副將秦民屏死之同知梁思泰等從死者四十餘人總督同籍聽勘後監軍御史傅宗龍獲其愚臠分之三善贈郎有加自三善解重圍抵大方焚宣慰宅大創諸苗後川撫朱燮元改撫貴州節制五省陣斬邦彦安氏終不復振而奢崇明父子亦竟伏誅

明名臣言行錄曰或咎公貪功失律者乃其焚賊巢解黔圍功在西南終不可泯至以裴經略並論尤爲不倫夫身失遼而甘同其亡與身復黔而擢象其禍天下後世必有能辯之者盧宜日宜歷龍里抵貴陽過一老人言公果於任事義不返顧得耶報亦罷而不發恐倒議紛紜徒亂人意也終以不合於制府掃臣援絕兵敗身殉然則公之死非死於降苗直制府死之耳此妨賢病國之臣所以貽禍甚烈也

總督朱公傳

王撫既陷大方之難而定蜀以定黔者蓋有朱總督變元變元號恒岳浙江山陰人魁岸奇偉望若天神善飲啖每食常兼十數人爲諸生應省試渡江携酒五斗行輿者嫌其重立飲至盡神色自若登輿竟去觀者駭異中萬曆壬辰進士積官至四川右藩蘭州奢崇明者以宣撫司世守其土天啓元年奉調征遼崇明有子寅性皆悍桀不循漢法漢有司亦寬其銜轡羈縻之與倖無事崇明益輕漢人儒柔妄意天下

騷動希割據兩川甫出兵乘釁殺巡撫監司據重慶反省中大僚惟變元在亦以入覲就道矣蜀王率士民遮道乞留變元慨然以討賊自任治兵繕守二十餘日而崇明薄成都變元內誅奸細外用間諜乘賊懈遣死士斫其營賊鋒稍戢二年正月數千賊自林中大噪而出遠望有物如大舟一人披髮仗劍上載羽旗中數百人各挾機弩毒矢牛數百頭運石轂行旁翼兩雲樓如左右廣俯視城中老稚婦女皆哭變元曰此呂公車也破之非礮石不可礮石者巨木爲桿柱置軸柱間轉索運桿千鈞之石飛擊如彈丸苗車不得近城又募敢死士以大砲擊其牛一牛中砲而仆則旁兩牛牽掣不得行中者漸多牛益擾亂所載數百人弩矢無所施死士乘勢奮擊城頭老幼敲銅器呼噪以助其聲賊遂大敗有裨將劉養鯤與賊將羅乾象善導之來歸變元方臥戍樓呼與飲乾象裹甲佩刀變元不之疑卽令臥帳前酣寢達旦乾象感激誓以死報絕而出火賊營火四面起崇明父子徐徨脫身走成都圍凡百二日而解擢僉都巡撫四

川專委討賊定敘州復重慶賊乃退加兵部侍郎總督川湖陝西三年七月入藺州淸其巢穴拓地千餘里先是藺賊誑諸苗謂已得成都諸苗轉相煽惑水西安邦彥挾其侄宣慰使安位同反黔撫王三善爲賊所刺朝議晉變元兵部尚書賜尚方劍改撫貴州兼制貴湖川雲廣五省軍務變元先授計降苗斬奢寅首來獻變元謂崇明新敗膽落餘黨不足慮遂專意討水西將進兵而以丁艱去閱二載黔地未靖崇禎二年仍特旨起撫貴州總督如故於是選將練兵

合滇黔蜀三省進勦陣斬安邦彥并誅奢崇明安位懼而納欵要以四事一貶爵一削水西六目之地一獻殺王巡撫者一開畢節等驛路位弭首聽命乃爲奏請詔許之復移師誅五洞苗剪水西之羽翼黔中遂定自貴陽上下六衛及楚之清平偏鎭四衛一千六百餘里設亭障通商旅咸就疆索矣方藺州初定諸將欲郡縣其地變元不可惟以外四里歸永寧衛而以內之磽瘠者分給降苗使各守其土因疏言制苗之法必先固本水西自河以外六目九司之地已

悉入版圖沿河要害復築城堡近控苗地外連滇蜀如指臂相使諸苗必不敢復起爲亂而諸將新經百戰皆願得尺寸以長子孫宜卽新疆授之使知所勸從之未幾安位死無嗣朝議又欲郡縣之變元終不可疏言水西有宣慰公土有各目私土公土宜歸朝廷私土宜俾世守乃召將吏集議以爲衆建土司使其勢少力分則易於控馭各欲保土傳子孫則不敢爲逆乃上疏曰臣按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藺安氏反水西而黔之定番彈丸小州爲長官司者十有七二三百年未有反者非他司好逆而定番忠順也蓋地大者跋扈之資而力小者保世之策也今臣分水西之壤授諸渠長及有功漢人俾其世守仍革除苛政參用漢法可爲長久計制成報可敘功加官保廕錦衣二人戊寅卒於官天子震悼祭葬優䘏蓋黔蜀之亂終變元在內歷十餘年方定

趙吉士曰公分裂土司私土俾世守其職遵奉聲教蓋以苗治苗不可謂非計之得也迨
國朝定鼎藺州旣就戎索又取水西之地立爲威寧一府大定等三州改諸衛爲縣所存土司皆削弱不振奉冠帶祠春秋之恐後矣蓋因時制宜自是川黔之苗患始杜者公之功在西南者偉矣

漸岸恒夫趙吉士纂編
四明公弼盧 宜彙輯

熊襄愍公傳

成天下之大功者負天下之大才者也然負才而遂謂有天下之才皆莫我若則人必競妒其才一蹶而身名俱喪於國家又何賴焉讀綱年而深爲熊襄愍廷弼惜之廷弼號芝岡江夏人軀長七尺餘望之嶽立音吐鐘動目若電光閃閃少骯多膂力十指如懸

槌能左右射年二十九領省試第一成進士初理保定入爲御史承勘寬奠新疆劾巡撫趙某棄地內徙罷旣而巡按遼東事竣視南京學政執法嚴士子就試雖盛夏若負霜雪又持身廉屏遠膏賦一時名冠西臺然稜稜露崖岸不屑與人申欵曲巡撫荊養喬交相訐解組歸先是廷弼按遼時條上機宜請畫地界僞營伍急撫北關爲外衞人莫之信市十年萬曆己未杜松等三路敗衄撫順清河陷沒驗若左劵上思其言召廷弼仍以御史渡遼安慰軍民隨超擢巡撫兼兵部侍郎代楊鎬經畧持尚方以便宜從事當是時承平久畏言金革大帥惟知冒糧虛伍攫金錢奉朝貴一旦變起倉卒鋒刃未接已膽落背奔藉府功罪混淆人無固志廷弼出關至十三站而鐵嶺失瀋陽逃眾騎疾馳入遼陽誓師即斬逃將劉遇節以徇建壇躬祭死綏將士麾下攢眉聳聽壁壘旌旗一時改色修築頹屯廢堡爲堅守計嚴飭兵丁不得私渡三岔河逃者始定常布衣小帽雜卒伍中遠出偵探不專寄耳目於間諜遠近望風畏之乃進理虎皮

驛又進理瀋陽移兵守之乘九月深雪瀋陽合操遂赴撫順鼓吹直前一路四顧無人烟撫順城中惟存關廟馬神廟廷弼大哭隨行軍士皆哭耀兵分隊返駐奉集相度形勢擬移撫順於代子河南據河爲險先經理奉集以衞遼陽再議恢復開鐵日夜造車營開窰燒磚令毋兵採木一株四兵合備一鑼一鍋以聽後令蓋將以間築撫順城也會萬曆泰昌相繼賓天天啓即位方幼沖廷弼與中朝議多不合上遣給事中姚宗文閱遼姚故同列臺省一旦脩特簡稱闕

科持內府體統廷弼心易之甫開燕幕吏傳有外警
廷弼介而馳命屬吏欸姚姚色動未幾廷弼還笑曰
老掌科毋恐此邊關常事耳燕挺姚偵得外實無警
意廷弼戲之恨甚又議以四千金西借兵力金入兵
不出廷弼復貽書諷之凡翰札相遺故置之不甚裁
答總觀爲書生不諳大計彌相失臺省李希孔毛士
龍方震孺疏攻宗文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疏攻廷
弼舉朝譁於五都之市徒以左右袒互相訴誶於遼
事茫無濟也廷弼亦引疾乞休命袁應泰代之計廷

弼在遼不及兩年而東障無虞西堠無烟遼左之顏
城如新喪膽之人心復定奉集瀋陽二空城儼然重
鎮不可謂非廷弼之有造於遼也廷弼去遼時疏言
廟堂不知軍情第憑塘報緩輒閧言師老馬上催戰
及敗又愀然噤口不敢言戰守比見收拾幾定而愀
然者又復責戰矣言雖戇實切中時弊第自視過高
才情氣魄推倒一世鄙薄朝紳皆睥睨不足掛齒眼
對大吏叱咤風生兩司白事不敢平而視士芥將帥
動輒旋鞭扑持三尺不少假凡有興作刻期鳩工紳

袍子矜役無一免嚴逐遊客不令遷延地方稱容闕
說而勝心過激所向護前雖府怨招尤而不恤劾科
朱童蒙言官吏軍民遮道代訴數萬生靈皆倚經略
所留而功在存遼罪在任性亦定評也廷弼謝罪僅
五月而瀋陽陷遼東破經按諸臣俱死廟堂追咎去
廷弼之失益思其言乃降馮三元等而削姚宗文籍
仍授經略專守山海關敦趣就道輔臣劉一璟上議
也廷弼聞命即起仍賜尚方假便宜令九卿祖餞都
門外以寵其行本兵張鶴鳴復設餞三十里外與有

所私廷弼岸然曰今日且不必言邊事鶴鳴由此恨
之逆奄新竊魁柄殺太監王安廷弼蔑視之無加禮
而廷臣與廷弼角者皆隸奄門下日夜媒孽其短特
以封疆任重倚毗方專毋敢頌言攻之然皆眈眈視
也本兵張鶴鳴撫黔定亂負盛名自許知兵又以前
郊餞故與廷弼不相下王化貞新任遼撫氣甚銳化
貞兵十三萬治廣寧近而逼廷弼以五千人守右屯
去廣寧差遠化貞大言必能靖邊廷弼堅謂廣寧必
失河西必危其乞留臣言以券一疏允爲先見然朝

論向化貞者蓋意其戎可成功而恨廷弼之傾人過
甚也廷弼亦素自詡以爲舍我無可獨當一面者間
化貞遽以此自任意不平復以爭毛文龍功罪互詆
之章日上廷弼意在愼重主畫關以守而不欲戰化
貞意在過河主戰而不欲守且欲用西人又輕信內
間廷弼屢貽書言之化貞終不省本兵張鶴鳴亦主
化貞議而撫樞與經畧如水火鶴鳴自請行邊亦欲
調劑經撫而經撫終不和廣寧遂陷初化貞於辛酉
十月進師所恃惟西兵旣以重資購之壬戌正月二

十一日沙嶺一戰陣方交西兵先遁師大潰
大兵尚未至鎭武廣寧間之化貞帳下將有爲內間
者疾呼於道曰兵敗矣百姓爭奪城門走部將江朝
棟急入化貞臥內告變化貞方視案牘茫然未知聞
朝棟言趣出廐中馬已被盜去倉皇覓騎奔至閭陽
驛廷弼自右屯至化貞向之大哭廷弼笑嗤化貞曰
六萬軍蕩平遼陽今竟何如化貞慙議守寧前廷弼
曰晩矣此時氷解之勢誰與爲守惟護難民入關勿
使失所足矣廷弼意化貞之敗可以自驗其言且已

在關內王在廣寧妙書專令守關關以外非其專轄
與可倖免不知經撫之責功罪一體廣寧雖失寧遠
尚可守也委而去之烏得無罪哉言者並以私逃論
奉旨化貞逮問革廷弼職聽勘廷弼亦自詣法司識
者平心論之廷弼再任經畧不取一錢不通一餽連
章屢揭終日焦脣敝舌與人爭國事如家事且逆奄
盜弄威福士大夫拔髖骨一望茅靡設令稍事委
蛇仰可生出獄門而終不改其強直之性以致獨嬰
顯戮乃化貞棄地脊斧反得延晷福堂甚有以其名

入薦牘者此忠臣義士所以拊心而泣血也法司會
審時上命問廷弼廣寧可復否曰可復則不失又問
何以不可復曰以平章如是之主張以樞部如是之
調遣以經撫如是之籌畫以臺省如是之議論而謂
廣寧可復乎不可復乎此言上聞而一時廷臣爭欲
殺廷弼不可挽矣與化貞俱坐大辟在獄四年會楊
漣劾奄二十四罪黨人疑出廷弼手有將應聘者故
廷弼部下將及下獄代爲投揭自寃時入監左右之
攜有遼東圖畫爲廠衛所緝獲坐妖言棄市牽涉廷

弼五年八月四鼓中貴捧駕帖至廷弼洗沐整冠登堂曰我大臣也死當拜旨提牢主事張某見胸前懸謝恩表曰爾不曾讀李斯傳乎因安得上書廷弼曰此趙高言也盛世安得有此遂死西市傳首九邊絕命詞云可惜復可惜報國寸心赤幾度事戎行九死袓金革雖無衞霍奇三驅逍聲跡掃蕩直需時笏銘瀚海石人事一朝變頓成芻狗吞緊獨余數奇實惟國家厄蒼蒼天蓋高微誠何由格萬憤結中懷塞兌坐焚炙我心已死灰我骨已枯腊我燐騰火靑我血

化水碧月冷烏啞啞欂危樹摵摵孤魂依故骸羣蠅作弔客嶽嶽高岡松矯矯秋旻翮目燗掣電熒氣轟巨靈擘衝口倒峽流信手奏刀書左握靈蛇珠右搦雄狐戟顛倒萃策斧叱咤千夫辟只今赤白囊晝夜飛羽檄婦人冠赤幘將軍服巾幗援枹思麾揚含我其誰適試叩囊底餘猶令風飈息云何剪敵忌甘心快毒螫長城萬里壞將星中墮墬他日倘鼓鼙安得起死魄絕筆歎可惜一歎天地自行刑時挺立不跪强項如故廷弼死而遼瀋廣寧竟不可復識者咸惜廷弼才不竟其用亦不自善其用坐爲樞撫所掣肘身死名僨悲夫長子兆珪束身砥行有聲庠序間見其父與朝貴牴牾每乘間泣諫不從及坐贓十七萬勒限嚴追久繫囹中出而告貸莫措迫而自刎崇禎改元乃免遺骸尚未收次子兆璧詣闕泣請御史饒京以爲言不許輔臣韓爌力頌其寃乃准歸葬南渡贈官追謚襄愍有後廟堂每追思廷弼而化貞至崇禎四年亦死西市

林時對曰公以遼東傳刑書戮衆借此先罹重辟闘傳乃僞撰者閹臣袖以進呈附會成獄未幾貴

池與行長安道白日見公歸寓腦裂死本兵卸罪於公得歸故里流賊破頴身首俱碎亦天道也崇禎時輔臣韓爌錢龍錫揭請葬公有不死於封疆而死於門戶語公道始明焉

明名臣言行錄曰宋室不競欲殺岳武穆剪敵忌而壞長城者獨一秦檜耳今舉朝皆檜欲求公之不死遼事之克振其可得乎讀經畧奏牘未嘗不服其才悲其遇而恨小人之誤國也噫

趙吉士曰公生乎敢於任事議論經濟皆卓卓可見諸施行固一代偉人也封疆一案罪在不守寧前與王撫斷騎入關耳然而公罪究薄於王也使三方之進退盡屬指揮經撫同心以紓國難或不足而守可無虞奈何袒撫抑經而謠諑紛如終僨國事諺曰孤埋之而孤搰之則廟堂之操戈木者不得辭其責矣若其死於圖讖與死於遼東傳總皆死於黨人也悲夫

葉文忠公傳

老臣歷相三朝始則調護東宮後復維持危難者今
猶追頌福清云福清者臺山葉向高也幼稱奇童就
縣試許令夢熊大奇之閩邑有俞氏女未婚召俞令
婿向高即在公堂拜花燭如徐華亭受知於提學御
史聶豹事萬曆癸未成進士入詞林歷中允泰昌在
東宮出閣向高主對句寫倣指次明切音語近侍曰
此飛鬚先生也向高鬚長恒被風披拂故云當是時
四明柄國不協於江夏妖言起向高為南少宰貽書
規諷四明大忤其意以此在南不調者十二年品望
益重四明歸乃入閣萬曆久不視朝宮中共晨夕者
惟鄭貴妃與左右大璫數人羣臣章奏槩不批發京
朝官缺者槩不點補大僚乞休者竟出國門不復候
旨而監視四遣民怨沸騰甚且譁擾激變四方紛起
向高隨事具箚揭以進上或從或否外廷或聞或不
聞亦惟匪躬自靖而已繼而朝政日頹東宮不講學
枚卜不行起廢考選諸邊兵餉吏部察典兵部軍政
皆罷寢擱內閣朱賡卒李廷機去惟向高一人調旨

部院大臣現在供職者不過三數人科道初亦上疏
請之請之不得咸歸咎於向高以為焉用彼相非不
知其心力費盡無可如何第拑諭交加庶幾上聞或
得所請而上終付之不問屢疏乞休又不聽其去向
高之地益難而心益苦矣臺省又遺書責向高不能
率九卿伏闕向高曰伏闕事我朝凡兩見未嘗一聽
皆杖死數十人大損主德況正嘉間止爭一事今之
事多矣將何所指乎毋論上不聽也即幸而聽一二
事矣其他之不聽者又將伏闕乎久之則亦為故事
矣宜該部連疏苦請而躬於文華門候旨衆咸服之
黔國庄丁收租橫索向高奏歸之有司民乃得安西
北東林浙閩之爭調停必軌於正癸丑典會試特命
即闈中票旨且增額示眷向高感恩深重於東朝調
護尤力皇太子生母貴妃王氏薨向高力持喪葬咸
得盡禮鄭貴妃寵既專夕而母愛子抱上意獨眷福
王幾啓奪嫡之嫌矣羣臣屢請之國門期屢易而未
有行意向高婉轉調停得旨造福王府第人心乃安
妄男子王日乾效妖書故轍撼及宮闈詛呪訊皇太

子語多涉貴妃通政司叅疏上向高隨具揭付內臣
告之故且曰上問方進上果覽疏震怒莫知所處擬
翻御案左右辟易曰此大事閣臣何以無言璫應聲
以揭進大約謂小人奸計當靜以處之毋爲所動上
覽之威頓霽緘疏不問皇太子取揭稿對以皇上既
置不問殿下亦毋庸更覽太子深是之向高遂揭言
東宮輟講八年福王之國無期致啓羣疑實難家喻
上又以聖母稀齡爲辭向高請上豫慶即遣王行所
撥土田四萬項向高疏減其一又請王自辭其一漸

有次第次年二月聖母崩撰遺詔明著婚封定期并
釋楚宗又蠲稅額之半中外懽呼一日貴妃遣人來
言曰先生全力爲東朝顧分少許惠顧福王向高正
色曰此正老臣全力爲王處人稱萬歲千歲及吾輩
云百歲者徒虛語耳皇上壽登五十不爲不高趣此
寵眷將啓行貲賄倍厚宮中如山之積惟意所欲若
時移勢改常額外絲毫難得況積年口語可畏王一
之國百口氷解更得賢聲老臣爲王何所不至耶貴
妃心動乃如期行先是禮部定儀注王之國別皇太

子四拜坐受無他語向高密啓皇太子必當加意太
子深然之欲下座答拜福王固辭乃立受答其二握
手泣別送至宮門福王過望帝與貴妃皆大喜太后
山陵題主例應次輔上特遣向高亦異數也襄事畢
遂請省葬不允固請乃加少師坐蟒馳驛又令留數
月毋即行向高疏勸舉政用人并薦名臣鄒元標等
有旨褒答且遣內臣齎藏經賜其邑黃蘗寺并閟其
山川以歸張差事起上歎曰葉閣老在事不至此泰
昌即位命召向高天啓復趣之入時南昌在閣與老

璫王安同心輔政向高入南昌遜之居首揆朝政一
新未幾王安見殺南昌以言去國逆奄勢益橫以向
高耆碩未敢失禮向高亦曲加調護朝士倚之文震
孟以言事忤璫欲杖之向高力爭謂此乃今上首科
狀元且文丞相孫也奈何得罪神明益燕俗敬事信
國遂得解他如救章允儒帥衆周宗建之廷杖高攀
龍劉宗周之重處向高力居多嘗曰昔年事神廟以
手代口所請多允今日與內臣執辯以口代手所處
益難閣中一片地幾成口舌場矣後卒如向高言欲

人汪文言者故王安客出入向高門下亦與楊左諸
君子往來羣小借以傾諸君子而向高亦不安其位
矣當副憲楊漣劾奄二十四罪時九卿科道疏連上
冀向高為助應曰閣臣與廷臣所處不同廷臣主發
奸不憤激則不盡情閣臣主平章若附和反致僨事
因具密揭言忠賢之勤勞朝廷寵眷已隆盛滿難居
宜聽歸私第善全終始楊漣一人之言容有過激未
幾而諸疏繼至矣又未幾而臺省九卿復有公疏矣
留都各衙門公疏疊至矣舉朝閧然即臣等亦被其

指摘甚者疑為忠賢畫策當與焦芳同傳矣揭上大
與奄忤又言內操一事祖宗朝所無聚數萬甲兵於
肘腋間今時雖無可慮他日終成隱憂止之便奄拂
奄意已而向高甥御史林汝翥以畏廷杖潛逃羣奄
圍向高第大索向高疏言中官圍閣臣私宅搜索朝
官二百餘年來所無臣若不去何顏見士大夫奉旨
慰留向高決意引退恩禮有加嗣後南昌蒲州皆遭
削奪向高歸二年甲子卒於家贈卹獨優向高初去
國疏至六十二再去疏至六十七始放行蓋前所處

者在骨肉之間後所處者在豎媼之際其艱難倍於
尋常萬萬讀向高傳而論其世亦可以諒其心矣

趙吉士曰公之相業善於因事就功此正學問經
濟大過人處豈小儒淺見者所得而測其涯涘哉
易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其公之謂歟
盧宜曰公在綸扉用多所補救而請止廷杖功尤不
淺此皆公之妙用也廷杖與東西廠錦衣衞皆前
代所未有而殺人甚慘舉大小百官之命反懸於
二三旗校之手此外又有囊頭之辱以宣廟之明
主而獨創此刑御史嚴愷等三人雖曰此三人
者沉湎酒色久不朝參故與衆懲之然此例一開
迨正統而辱及尚書侍郎以祭酒李時勉之剛方
正直抗顏為胄子師而忤中官王振之威禍尤為
可歎其後死於廷杖者更不可數計故事凡杖者
以繩縛兩腕因服逮赴午門外每入一門門扉隨
閤至杖所列校百人執棍立兩旁司禮監駕帖至

坐午門西墀下之左錦衣衞使坐於右其下趨走
者皆服緋須臾縛受杖者定左右厲聲喝擱棍則
一人持棍出擱於應杖者股上喝打即行杖杖至
三則喝令著實打或伺上意不測喝令用心打則
必無生理矣五杖則易一人喝如前每喝環列者
羣和之喊聲動地聞者股慄凡杖承以布四人舁
之杖畢舉布擲諸地幾絕者十恒八九世宗朝刑
部尚書林俊遣表切諫畧曰臣見成化時廷杖三
五人皆容其厚綿底衣裹以重氈疊帕猶臥病數
月淤血方消正德時逆瑾始令去衣以諫止南巡
杖舒芬黃鞏等一百三十人死者陸震等十一人
嘉靖三年羣臣爭大禮聚哭左順門杖豐熙等一
百三十四人死者王思等十七人此其最酷者矣
神宗時爭首輔張居正奪情杖翰林趙用賢吳中
行主事艾穆沈思孝鄒元標五人天下寃之其後
神宗益厭言者疏多留中廷杖浸不用至天啓四
年太監王體乾奉勅大審復開其端杖戚畹李承
恩以媚忠賢又杖斃主事萬燝御史吳裕中以威

脅廷臣公特疏言以數十年不行之敝政而三見於旬日之間萬璟已亡林汝翥汪文言亦將就斃廷杖之事萬萬不可再行以全好生之德其後雖殫諸君子於詔獄不復廷杖則皆公疏之杜其機芽也

又曰聞廷杖者杖畢負而出亟劉去腐肉割黑羊股肉以補之肉雖聯合而羊毛終不落天陰則刺痛宜里中楊文懿公守陳曾受杖亦用此法而行杖時覩受杖者之足如箕張則可生如靴尖一斂不可救矣

劉文端公傳

有明萬曆庚申歲一月三朝宮闈事變叵測其扶危定傾奠宗社而翼幼主者在閣臣中首推劉文端一燝云一燝號是菴南昌人父曰材官布政兄一焜官巡撫一燝與仲兄一煜同舉進士門第高華號爲三劉一燝嚴氣正性樂善持公丁巳京察有欲中繆宮允昌期者一燝方爲翰林掌院力持得免泰昌即位召福清於家而進一燝宗伯入東閣與蒲州並命一時慶綸扉得人不及一月上不豫一燝受顧命次日

晏駕羣臣進將哭臨爲守門內侍所阻楊給事漣厲聲叱之乃入舉哀畢一燝即問皇長子安在太監王安曰李選侍匿禁煖閣中要封皇貴妃一燝大言誰敢匿新天子者安曰徐之公等愼勿退趨而入上見安呼曰伴伴來救我安軟語選侍皇長子不出諸大臣不肯退第一出見羣臣即還選侍初領之既而悔攬上裾不釋手安直前擁抱皇太子趨而出英國公張維賢捧右手一燝捧左手升寶座呼萬歲事乃定選侍猶趣呼皇長子還閣一燝不可請暫居慈慶上

喜顧語安曰伴伴今日安往得髯閣下伴我乃無恐
一爆髯修故云翌日周冢宰嘉謨楊給事漣左御史
光斗疏請選侍移宮首輔方從哲議展期一爆不可
曰有先朝故事在今處慈寧暫耳新天子不居乾清
將誰居選侍即日移噦鸞宮上乃入居乾清而移宮
之葯起矣當是時首輔以人言去福清召未至一爆
內與老璫王安外與同列韓爌同心輔政收召名賢
人以爲太平可致而釁孽漸萌有不得竟行其志者
內侍李進忠田詔等盜內庫金寶上傳饒死羣奄疏

辯一爆引例執奏封還原本而內侍恨逆奄援陵工
邀敘一爆引祖制抑之又與福清救言官之劾逆賢
攻客氏者而客魏恨謂遂事鑿空東江不足恃西援
未可信議棄廣寧者三尺不可貸而島帥寧撫與逃
將恨遼瀋失陷一爆念前經畧熊廷弼固守經年臺
省交章構陷坐撤長城遂於經筵面奏廟堂提掇中
外精神全在用舍賞罰各得其當不慮邊臣不用命
疆宇不寧謚因擬諭令查究論劾廷弼諸姓名法司
治罪得旨處分仍起廷弼爲經畧人心大快而言路

之側目護黨者交恨於是合謀逐一爆先造蜚語謂
一爆不欲福清入政府給事某疏殺王安隨即例轉
其黨指一爆爲王安報仇而謀翻移宮者復詆讕萬
端一爆去志遂決抗疏至十二上乃得請陛辭疏勸
皇上延見儒臣留心經史復爲王安熊廷弼聲冤累
累數百言痛切明快直道大昭逆奄與攻廷弼者恨
益深一爆去後身受削奪而大獄煩興衣冠塗炭祖
宗二百餘年培養之元氣銷磨殆盡士運厄而國運
隨之然後痛恨於羣小之貽禍也亦已晚矣削奪後

風波時起常從容語所親曰吾孤生餘年命如懸絲
仰賴九廟神靈與一腔心血耳彼以三案殺我則與
應山同日以封疆殺我則與經畧同科持忠入地復
何所憾讀書樂道危坐竟日坦然若無所與者崇禎
登極詔復官階遣行人存問至九年乃卒訃聞輟朝
優贈謚文端

趙吉士曰公進則以道事君退則樂天知命身履
端揆而屋廬如故僮僕數人門庭如寒素蓋有學
問行乎其間而非功名之士可同日語也黃宮詹
道周詩曰二十年來塵土裏無人更說南昌劉鳴
呼所感深矣

大學士韓公傳 附姪孫歷城知縣承宣昭宣

明泰昌朝顧命大臣以忠清正直著者推南昌與蒲州皆爲逆奄所擠抑蒲州後雖再起亦不竟其用而去復死於闖賊之難云蒲州者韓爌號象雲由進士入翰林歷官至禮部侍郎泰昌登極進宗伯拜東閣未幾上不豫首輔方從哲奏進李可灼紅丸次早上崩諸臣方咎用藥之悞從哲請賞可灼銀五十兩於是指摘交加禮臣孫愼行疏引許世子以責從哲比於弑君盈廷大閧爌獨言國家有大體以光皇聖明

而目之曰弑筆之於史何以示後且諸臣皆受顧命不能奏止均之罪也安得獨坐首輔請諭告中外使議法者勿以小疑成大疑編年者勿以信史爲謗史則先帝高明之令名與皇上光揚之大孝正終正始永世有辭爌疏出而戍可灼以成獄從哲得以善去即愼行等亦不以異議爲嫌也福清召至爌與南昌三人同在政府天下引領望治而逆奄與客氏漸竊朝柄導上佚遊副憲楊漣二十四罪之疏上僉憲左光斗吏科都魏大中繼之司寇王紀臺省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等章滿公車南京部院大臣陳道亨等國學祭酒蔡毅中等公疏抨彈天啓皆置之不問爌屢進揭帖亦抑而不省福清知勢不可回先乞休去爌與南昌竭力支撑奄勢益橫朝政益非冢宰總憲皆踉蹌去位爌力言一日而去兩大臣軍民失望且御批竟發不復到閣而高攀龍一疏經臣票擬又蒙御筆改移大駭觀聽旨復切責爌乃上疏自劾略曰臣以謭劣承乏中書詰戎宜先營衞而觀兵肘腋無能抒宵旰之憂忠直尚稽召還而擠掠朝堂無能挽

雷霆之怒以至先後多官之黜諭旨中出之變在聖明祗肅紀綱乃中外懼與黨禍既不能先時深念有調劑之方又不能臨事挺持爲封還之懇亟請褫官治罪旨又切責寻告去封疆獄起摘爌票擬輕庇矯旨削籍坐贓二千兩家人韓三拷死獄中爌悉變田宅以償因棲息先墓勢方岌岌天啓崩得解崇禎立召爌復相逆黨力爲阻執不聽既陛見慰勞甚至旋取禁中凡羣臣媚逆章奏槩行發爌以六等治罪案成疏言彼重處者知媚逆之不可爲即寛政尚從褫

創此量懲者幸身名之未盡辱縱槁項亦屬恩波頒行天下咸服其公一日上以汰兵裁驛二議問熿言汰兵當清占冒及增設浮兵若衝地舊額固不可汰驛遞疲累當責按臣核減以蘇民困其所節省者當即覈之本處地方以示德意上深是之經略既刑遺骸尚未收次子兆璧泣請熿力以爲言上感動乃許收葬時廷臣齮齕東林者爭摭逆案糞援引一二人以漸更置熿堅持之羣小耽耽力請致仕乃賜銀幣命行人馳驛送歸十七年闖賊渡河入晉破平陽陷蒲州時熿已病亟繫其幼子以肩輿舁熿去受驚而殂子得放還熿姪孫承宣中崇禎甲戌進士爲濟南歷城知縣戊寅冬城破正衣冠自縊殉節而死承宣弟昭宣最勇徙由熿廕官至青州兵備道甲申四月大兵定燕京棄官歸戊子起兵戰歿於陣

文秉先撥誌曰韓三之獄奄黨欲牽陷蒲州崔呈秀等復從中主之王體乾李永貞等先宣言世廟時夏文愍故事逆賢已有成心幸韓三至死不肯妄承雖追贓而得免奇禍云

盧宜日野乘贊公家居幾二十年無求田問舍之事無梯山駕壑之舉無喣嘔骫骳之態無崖岸嶄絕之容擬之古人殆李文靖一流而所遇又不同矣

楊忠烈公傳 附郎中蘇繼歐

有明三百年相臣前有三楊曰楊榮楊溥楊士奇最後楊一清能翼逆奄劉瑾於死爲尤著諫臣亦有三楊曰楊爵楊最楊繼盛最後楊漣首攻逆奄魏忠賢以死爲尤烈而一代盛衰之概約略可見矣漣字文孺號大洪湖廣應山人萬曆丁未進士初令常熟劇甚政廉明豪猾懾服縣大治俸薄不足贍家口其兄破產資之以高等優擢諫垣漣之在諫垣也章數十上如叅經略熊廷弼兵部尚書黃嘉善皆侃侃中機要而功莫大於移宮節莫壯於劾奄萬曆寢疾久皇太子希得進見漣告首輔方從哲當直宿閣中每日率百官候安如宋文潞公故事不必見上亦不必令上知第令內侍知大臣在門足矣又傳語東宮伴讀王安皇長子當力請入侍遲明而入日暮而退以備非常及泰昌即位甫十日不豫先是鄭貴妃新集女樂十人將進萬曆因病調攝而停至是即以進賀帝體素羸一夕連御二生二旦次日得疾御藥房內侍崔文昇用大黃泄之遂洞下不止漣抗言藥悞請召

皇長子入侍且寢鄭貴妃封后命未幾傳錦衣宣漣并閣部大臣咸疑上怒且予杖閣臣咎漣言過戇漣不爲動執之愈堅既入上目注漣者久之慰諭諸臣出辛未再召上顧皇長子曰科臣楊漣說渠宜常在朕左右極是又諭封李選侍爲皇貴妃者再甲戌上大漸復召諸臣及漣入受顧命顧命大臣事也漣以七品官得之益感激思報上崩諸臣將哭臨內侍守門持梃亂下漣厲聲叱之乃入先是受顧命時選侍披幃立呼皇長子入復趣之出啓上冊立爲后上不應至是復擁遏皇嗣於內司禮監王安詒之出羣臣呼萬歲選侍召回皇嗣者三漣厲聲格之遂登文華殿羣臣禮見畢擁皇嗣歸慈慶而選侍猶踞乾清儼然以母道自居漣與冢宰周嘉謨御史左光斗連疏請移宮首輔方從哲議稍緩其期漣面折之復呼選侍內使責以厲辭聲淚併咽上顧內侍曰鬚子官真忠臣也於是宮乃移選侍亦卒不得封皇貴妃當是時漣以一身奪人主於婦寺之手外戒金吾內防宮掖坐宮門外五日夜不交睫頭鬚盡白非漣識力堅

定事且不可知雖不自以爲功而忌其功者多矣宮既移言者分左右袒互訐不已漣復疏言臣於當日即語諸大臣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列宗之大寶始安先帝在天之靈始安即本日緝獲盜寶罪璫只宜殲厥渠魁毋滋蔓引大抵宸居未定先帝之付託爲重平日之寵愛爲輕宸居已定既盡臣子防危之忠即當體皇上如天之度臣之議移宮者始終如此伏乞皇上於皇弟皇妹時勤召見於李選侍酌加恩數庶幾仰體先帝遺意疏上報聞漣持論本平終爲羣小所側目適孫如游入閣漣出孫門忌者指漣爲之地於是屢疏求退乃予告御史高弘圖深惜其去特疏請召漣陞副憲魏忠賢與客氏謀殺王安漣家居時見宮府可駭事不勝憤惋輒推案起曰吾必誅此竪以報先帝其出也託少子於執友而御老母以行意如受顧命時得行其志不知羽翼已成豐節見斗而莫能摧也既而忠賢逐老成冐恩廕創內操用立枷稔毒愈肆漣疏列二十四大罪盡發其奸忠賢惶恐泣訴御前客氏與奄

黨王體乾曲爲彌縫溫旨慰賢且責漣尋端沽直然自漣首請上方而攻忠賢者疏且捆至矣會推冢宰漣以註籍不與矯旨責以規避褫職而恨漣刺骨必欲殺之苐移宮名甚正難以坐罪復逮汪文言搆熊廷弼大獄廷弼者漣垣中所推也熊爲臺省排搆漣疏直之謂議經略者終難抹煞其功憐經略者亦難掩飾其罪功在支撑辛苦得二載之倖安罪在僨衰莫振悵萬全之無策熊得解任聽勘漣持論實平奄黨迎奄意誣漣與左魏等納賄故縱遣緹騎逮漣先

酷拷汪文言逼使引漣文言仰天笑曰安有貪贓楊大洪乎有甥見其受刑慘毒悲失聲文言叱曰孺子眞不才死豈負我哉而效兒女子泣耶死不承漣至許顯純迎奄意酷刑坐贓漣惟呼太祖高皇帝不少屈卒斃於獄時年五十有四漣之死土囊壓身鐵釘貫耳慘毒萬狀暴屍六晝夜蛆蟲穿穴僅以血濺衣裹置棺中畢命之日白氣貫斗襯歸無葬地置於河側天下寃之諸君子在鎮撫司而黑如墨頭禿如僧用尺帛裹之衣服上膿血如染漣鬚髮俱白更爲可憐皆坐贓而死發撫按追比家屬漣素貧家旣破老母妻子寄居譙樓上親戚恐禍及無敢留者追贓限急瀕死忠賢殛乃免當就逮時士民團聚洶洶道府委曲開諭不散勢且激變漣帶刑具向士民叩頭哀懇乃解起程之日哭送者數萬人所過市集扳檻車看忠臣炷香設醮祝生還者自荊達豫綿亘千里送至黃河者以千計販夫菜傭亦爭以數錢投縣令匭中代爲輸贓八十老母及三子僅出城永訣旗尉屛呵不許隨行至河南許州鄉紳郎中蘇繼歐與漣爲

舊識送飯一席被偵探削奪蘇懼後禍自經崇禎改元乃膺卹典特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諡忠烈廕其子之易爲郎已追在官贓銀三百兩給還贍母繼歐亦贈太常卿從優予祭葬漣與左光斗爲同年生同貳憲府同劾逆奄同以七月二十五日死故天下稱楊左如漢李杜云

李遜之三朝野記曰羣小計陷六君子初擬移宮以止局楊左與顧大章無預且苦於無贓封疆止周朝瑞爲熊廷弼顧大章同奄黨爭辨與楊左同人又無預於是合兩案爲一局而首倡封疆之說以定殺人之謀又獄中通王安之說俾殺之者[illegible]而諸君子一網盡矣

趙吉士曰公處危疑之際居政府者錯愕不敢發公獨毅然任嫌怨而不恤方請呂端之鎖閤韓琦之撤簾何以異焉追後身罹璫禍九死不回於諸楊尤烈矣

左忠毅公傳 附阮大鋮始末

容城孝廉孫奇逢

皖城兩進士並列臺省一爲左光斗以抨擊逆奄而死於正命一爲阮大鋮以黨附逆奄毒螫清流且延禍江左而究死於非命光斗號蒼嶼生時月皆大斗故以命名九歲能作粥賦長老競奇之由進士授中書陟御史風裁卓犖視北直屯政請倣漢力田科以屯入多寡爲殿最使人自爲田又請置屯學設博士弟子因屯糧置餼詔俱報可屯功大舉鄒元標道過見之嘆曰往三十年都人視藁秸猶扶桑也今畝棲若此人苟有才天氣地力皆可得而變也萬曆不豫內璫劉朝矯東宮旨索世廟戚畹絕庄光斗還封不啓曰尺地皆殿下有今日御史受命巡田安敢私自進奉乎又糾巨璫陳登奪子粒爲屯蠹當按憲紀肅然一時稱眞御史隨改督學獎才絕倖倣古弓箭社教士習射及山東白蓮教起奏功者半儒生泰昌升遐李選侍猶踞乾清光斗抗疏言內庭之有乾清宮猶外庭之有皇極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妃嬪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卽當

移置別殿非但避嫌疑亦以別尊卑也選侍李氏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乾清而殿下反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置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恐武氏之禍復見於今臣誠有不忍言者矣楊漣既已堅持復得光斗疏佐之乃移噦鸞上已正位言者葛藤不已光斗復言宮未移則皇居宜肅宮既移則大體當存若內侍盜寶株連輩亦應槩從寬典如田叔燒梁獄詞者其守正持平如此泰昌實天年號未定光斗曰今日以天啓存泰昌非以

泰昌更萬曆也當以萬曆四十八年八月爲泰昌元年議始定當是時言路初開光斗轉僉憲楊漣爲副憲魏大中爲吏科都羣賢茹進而吏科阮大鋮性傾險與光斗同郡臭味素不投又新以補缺與大中忤投身逆奄刑科傅櫆亦結奄甥傅應星爲兄弟大鋮嗾櫆借汪文言劾光斗并及大中奄矯旨下文言獄光斗疏辯發其冒認兄弟事而楊疏上奏疏內叩馬獻策語隱指大鋮因忠賢進香涿州大鋮途中獻百官圖（或云即點將錄）媚逆以殺人也楊疏光斗實贊之復具

專疏繼其後逆奄與其黨恨甚大鋮復簧鼓其間必欲殺此三人會推冢宰矯旨責以鉗制徇私光斗與楊俱革職去封疆獄起緹騎至光斗父母年皆八十餘一慟絕地光斗大哭曰兒不幸遺父母憂但不敢蒙面屈膝甘作奄豎乾兒正恐百世不改爲父所羞也行過白溝與孫孝廉奇逢月下相向柝聲聒耳緹騎左右環侍光斗舉止自若時客氏弟光先素不禮於士君子語所善者曰彼逮諸老囑我婉轉謀之庶必有濟孫以語光斗光斗曰我輩素具鬚眉寧可向

婦人女子求活耶下獄對簿文言已前死許顯純周殺其詞坐光斗贓二萬兩先是光斗爲北直屯院曾以十三塲籽粒爲定與開永遠之利鹿太公集鄉民告之故皆雨泣願計畝捐助又爲學院時廉而公所拔皆知名士通省諸生聞追贓急各願代輸甫兩日即得數百金先貲入都計且陸續運送而光斗已斃於獄矣時年五十有一死後徵贓盡籍田廬十不得一二并及宗戚財俱盡家屬繫獄者纍纍母周太夫人哭死長兄光霽累死兩弟光先光明幾死侍兒而

大鋮竟高陟京卿奄誅大鋮遣戍諸君子同遨卿典
光斗贈副都祭葬廕子弘光時加謚忠毅弘光者福
王世子以避難依鳳督馬士英煤山變擁至金陵即
位士英素與大鋮厚起用之舉朝力爭不得竟筦樞
柄士英雖居政府故疎鄙一切線索皆大鋮所提掇
大鋮日夜與其黨謀翻逆案且計陷光斗弟御史光
先濁亂朝紀左良玉以避闖南下聲言討君側馬阮
盡捕京口兵溯上游金陵遂破士英率黔兵假奉太
后南遷與大鋮至紹興僉事王思任上書太后乞斬

士英以謝天下臺省劉明孝林時對交疏攻大鋮逐
之士英窮無所歸依營帥方國安紹興又破謀挾監
國投獻軍前臨國光已脫走乃擁殘兵數千請入閩
不許士英遁至天台山寺獲之與國安大鋮皆降繼
獲閩中龍槓得三人連名請駕出關願爲內應疏在
已降後大鋮方遊山聞之自知不免投崖死仍戮其
屍士英斬於延寧國安斬於杭州

林時對曰阮大鋮者薄有才技而蕩軼名教爲鄉
評所不齒貧入吏垣投身奄幕專與東林爲讎凡
進死諸君子皆與其謀人以巨魁目之奄敗罪列
城旦每思乘間翻案賴威廟持之堅遂絕意仕進

流寓金陵廣買妓妾以歌舞自娛雅善塡詞有春
燈謎燕子箋諸劇傳播詞場馬士英者黔省世家
子爲宣府巡撫以罪罷職亦寓金陵相得甚歡大
鋮間以女妓遺之士英益喜成莫逆陽羨再召大
鋮延之新請甚哀周言逆案難翻廢籍中誰爲若
知交可用者以士英對時編戍籍忽起鳳督然
莫解既知大鋮薦其德之後擁立福藩晉於席破
格起用大鋮舉朝爭之馬怙權求勝密請召對超
擢江防兵部侍郎一時衆正相繼去國羣小連類
以進任意撤翻世界重興三案至欲斷楊左之棺
興同文之獄撤江防以禦左兵而宗社覆矣
黃宗羲作陳貞慧墓誌略曰周鑣沈壽民讀書句
曲貞慧與吳應箕諸書生村日皆好持清議裁量公
卿當是時烏程秉政八年以禁錮東林爲事而宜
興復相又思援手大鋮會壽民保舉入京劾楊武
陵並及大鋮貞慧與應箕因草留都防亂揭顧杲
爲首一時勝流咸列姓名大鋮杜門咋舌欲死崇
禎己卯金陵解試貞慧應箕舉國門廣業之社大

略揭中人也酒酣耳熱多咀嚼大鋮以爲笑樂馬
士英定策大鋮暴起逐廣揭中姓名造蝗蝻錄思
一網殺之鑣下獄死壽民應箕及沈士柱皆亡命
余與杲從徐署丞疏逮問而貞慧亦爲校尉縛至
鎭撫事雖解已瀕十死
附記　阮大鋮之投崖戮屍編年所載也再考錢
秉鐙所知錄則記馬士英方國安等斬於延平又
與編年稍異及見宜里中萬言所編阮大鋮傳則
載當錢塘分守時大鋮先通降表爲內間者一年
矣順治三年六月初
大兵渡江士英國安等皆走大鋮獨迎降以內院
從征方游暑抵仙霞嶺面忽腫諸帥慮其不任鞍
馬令少憩衢州大鋮詫曰我年雖六十餘騎生馬
挽強弓有何病乎上嶺羣帥皆按轡徐行大鋮獨
賈勇先登相去頗遠久之再歷五顯嶺見其馬僵
草路傍身橫危石上死矣羣帥駭嘆而去家僮下
嶺求棺不得三日後乃以一門屏蹐土人往畀之
已潰爛蛆蟲穿穴矣其僕云大鋮至嶺上即連呼

雷公僥我僕訐之大鋮指曰此非雷公聊語木畢
墜萬仞崖碎骨而死蓋大鋮先以私怨致雷演祚
於死人遂傳爲冤報二說不同姑並存之
趙吉士曰語云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其左阮
之謂乎忠毅殺身成仁而大鋮以七十之年徧地
流毒卒乃投崖戮屍猶洩神人之憤論世者猶恨
其晚矣

魏忠節公傳 附曹邸魏浣初

逆奄初竊朝命而先被其禍者爲前六君子嘉善魏
忠節大中其一也大中字孔時號廓園母薛夜半據
蓐壁棟間火光熒熒駭爲鬼燒緣棟上升至屋梁之
正中而大中生家酷貧父訓蒙村塾挈家相就歲輒
徙不恒厥居四歲善屬對八歲隨父塾徧授諸童子
誦稱爲小先生十六歲往候其叔病叔家素庶或曰
若叔無子病且革欲嗣若矣大中蹙然曰幸謝叔吾
父止予一子若嗣叔則父將誰嗣堅不許冠童子入
泮無錫高攀龍過嘉善深器之大中遂執弟子禮已
酉登賢書貧如故仍授徒賃屋三楹深不倍丈簷低
僂而入東楹作竈勢欲傾一木斜支之家人出入日
數十俯簷繩黑脆垂垂址又低窪晴霽亦濕悶悶細
民所不堪大中處之恬如也丙辰成進士授行人冊
封代世子鼎渭例有所贈不受同事者強之謝曰世
子與鼎涉爭立費金錢多矣須令知朝廷上原有不
愛金錢者再使岷藩擢工科給事中當是時天啓新
即位魏奄私客氏漸操大柄總憲缺部推鄒元標僉

意有所屬矯旨別推大中力持之又糾黜諸巡撫之不職者人謂大中每發必拔繫驢之櫫其實身犯衆怒而不恤也繼轉禮垣時郵典濫甚大中引會典裁之吃不可動甲子吏科都缺阮大鋮爲奄義子已先得之而忌大中不已冢宰衙資以大中名上刑科傳懙結奄甥傅應星爲兄弟大鋮嗾懙劾汪文言而羅織及大中汪文言者內閣中書有口辯每往來公卿間時或刺探意旨招搖於外事亦未可知然無跡可指也文言先已廷杖褫職未幾憲副楊漣劾奄二十

四罪大中復抗章極論謂漣疏未發票而忠賢疏先下念其勤勞錄其小心矣又明日而漣疏下沒其忠愛罪其沽直矣惡狀代爲任咎逆跡代爲分割自疏自票盡出忠賢之意恐漣疏尚未經御覽也懷冲太子何以不育裕妃何以革封皇上南郊胡貴人何以暴亡有其事未有不傳之外者皇上身爲天子而三宮列嬪盡懸於忠賢客氏之手危如朝露能不寒心宜納憲臣之言立斬忠賢驅除客氏爲宗社久長計奄大怒賴閣臣葉向高力救（或云韓爌）得從輕罰俸先是

大中將請假値計典方畢河南道袁化中疏留大中新旨禁餽遺霍丘令家人以書帕投於途廠衛番役滿長安不得已發其事適晉撫缺奄黨欲得之而趙冢宰以謝應祥上謝嘗令嘉善忌者以爲出大中意時閣臣魏廣微頒曆不至享太廟又後至大中同陪祀者糾之廣微慚憤其鄉人御史陳某遂摘晉撫事攻大中降調與楊左同出國門去乙丑大獄起奄黨聚謀非熊皆失陷封疆案不足盡死諸君子遂捏汪文言爲廷弼行賄許顯純酷煆文言文言辯甚力至

死不承乃代砌獄詞急斃之以滅口然朝審日有旨待熊以不死而大中堅不畫題固欲以國法死熊者反誣以受賍良可痛也四月十一日緹騎至大雷電風吼水立士民慟哭送者數千人闔縣百姓爲大中設醮請命於上帝盞以登籍後每事爲桑梓造福也六月十八日入詔獄受酷刑坐贓三千兩五日一比又切責顯純改三日六君子同被慘毒弛杻則梭弛鐐則夾弛梭與夾仍帶鐐杻受棍叠棍所中結爲黑丁黑丁漸陷爲深坎深坎上以膏藥累焉再宿復加

拷掠藥祟掛去棍棍擊赤肉肉敗生蛆淋漓零落獄卒皆酸鼻顯純則揚揚如也七月十九日楊左與大中俱用全刑全刑者一夾敲五十槓子一棱穿梭五十或一百謂之一套楊大號而無回聲左聲呦呦如小兒大中則伏地受刑竟同木偶二十四日復用全刑大中初聞痛楚聲已而寂然顯純令管事二人入獄諭獄卒葉文仲將大中與楊左俱昇至後監顧大章問故獄卒云莫問今夜三位老爺要壁挺了獄中諱言死故云壁挺楊左以二十五月報故大中以二

十六日終不知死期與死法也天暑發雷領埋旨故久不下三十日始借楊左從牢穴中出骸漲而黑面與鼻平圾圾有零落憂并穢蓐捲之入棺家屬不得憑而一哭也奄誅炎子學濂刺血頌冤六君子同邀䘏典大中特加諡忠節長子學洢祔葬御塋配食專祠贈誥云相分公媼當蔡京童貫之時士亢君宗開寶武陳蕃之禍以爾臣忠章為子孝位於箕尾識歸天傳說之星炳彼丹青表入地萇弘之血翰林倪元璐筆也六君子為副都楊漣僉都左光斗僕卿周朝

瑞御史袁化中副使顧大章暨大中而六皆同逮同死於獄者

盧宜曰宜司鐸嘉善得與公孫允枘交枘字交讓亦名下士即忠介以女字之者也因見公被逮北上時手書年譜悉公生平又讀錢相國士升序孝子集載里人先夢公今所御葬地忠臣孝子坊額金書煌煌嗚呼間氣所鍾兆先見矣

附記　臣鑒祭日魏忠賢欲招仕籍姓魏者為宗譜諸之者多避居弟姪行惟魏給事大中毀其帖以絕之助教魏浣初亦不通名籍遂除冷曹宜謂忠節公固壁立千仞若仲雪先生亦可云不辱其身以不辱其先者矣

周忠毅公袁忠愍公合傳

奄難作周忠毅朝瑞袁忠愍化中抗疏糾拜咸受屠酷皆前六君子也朝瑞號衡臺臨清州人由進士授中書考選吏科值泰昌初即位朝瑞入垣甫四日即上慎初三要指畫多危戇上勿善也又請停止金花上益怒嚴旨降級調外天啓初復官轉禮科左夙與楊漣善移宮事力贊楊爲防微杜漸計御史賈繼春言先帝彌留之日親諭羣臣以選侍有幼女欷歔情事臣子當調劑得宜毋使失所共言非不近情第繼春素反覆爲清流所不與意亦騎牆觀望朝瑞遂劾賈喜樹旌旗妄生題目互訐不已爲小人所側目又參輔臣沈某不避嫌怨遼事孔亟朝瑞請姑用熊廷弼於山海謂邊塞之所恃者特一廷弼而兵部之早夜圖謀思中傷之者亦獨一廷弼故反間廷弼之語皆兵部之所喜變亂黑白以眩觀聽只要害一廷弼不顧遺悞封疆語甚切直刑部員外徐某指朝瑞爲黨朝瑞特糾徐鴟鴞悞國謂臣之計用廷弼乃苦廷弼難廷弼想廷弼必不以爲德而某詆臣爲黨豈有

黨其人而置之危地者乎臣與廷弼從無一面實見邊塞不可不慎交代不可不嚴方恨言之不盡而某反謂臣言之多請留爲後驗幸而不中則社稷之福也奄勢益橫不樂上御經筵傳旨暫停朝瑞具及時講學疏謂經筵日講暫免之旨如出自聖意閣臣宜引義力爭如阿奉中涓豈不聞人主當接見賢士大夫況皇上沖齡志氣未定種種借叢皆堪覆國獨有朝講不輟諸臣尚得瞻覲天顏庶幾展引裾之忠猶可白指鹿之詐今常朝已借題傳免倘併經筵日講一槩報罷恐將來司馬門之報格不以奏呂大防之貶竟不及知國家大事去矣疏入客魏恨甚時甫竊魁柄謂不立威無以杜言路之口朝瑞前既請用廷弼督理山海因與徐某忤至是復脩隙媚奄指受賄庇熊舉封疆移宮二案爲一網清流之計楊維垣復從而和之禍遂燎原不可救矣朝瑞已請假歸里奄矯旨先逮汪文言下鎮撫司打問理刑許顯純承奄意拷掠文言極刑不服乃採用楊維垣賈繼春等誣叅語自爲獄詞與楊左五君子同逮詔獄嚴訊追贓

乙丑八月廿八日與顧大章同飯鎖頭郭元馳至云堂上請帶鎖杻將同出有劉鎖頭拽顧袖云且還房不干爺事內裏要周爺命堂上者許顯純也內裏者魏忠賢也郭元抑至大監用帛帶勒死

化中字熙宇武定人由進士爲御史不肯苟同時好以資望掌河南道會崔呈秀差回考察臓聲狼籍掌院高攀龍特疏糾之削職去化中實佐其啓事呈秀銜之又繼憲副楊漣特參忠賢謂忠賢之惡憲臣旣明以入告矣皇上即念潛邸微勞貸忠賢以不死而

彼且日日懼死懼死之念愈深將免死之術愈工其狗黨狐羣失足於中者或憂禍之心轉迫將挺而走險或騎虎之勢難下且教猱以升其毒不僅在縉紳而在朝廷矣深宮大廷之內何可使多疑多懼之人日侍左右而不急爲之處分乎若不及今裁抑直至事敗求如神廟時馮保之下場亦不可得今或倣王安例置之南海子或倣盧受例置之鳳陽祖陵至傳應星等付法司問擬庶快朝野之心洩神人之忿疏入奄恨甚必欲殺之晋撫缺會推太常卿謝應祥御史陳其迓奄意論應祥昏髦矯旨會勘吏部坐御史論人失實奄復矯旨以偏庇責部院而降吏科都魏大中等化中亦降級調外奄怒不解織入封疆案坐贓栲繫詔獄八月十九日子身在獄中關廟暗注大監夜半顯純令獄卒斃之次日報病故奄誅顯純亟乃邀卹典南京謚朝瑞忠毅化中忠愍

李遜之三朝野記曰楊維垣在羣小中最爲反覆逆焰燎原時爲之驅除正直伐異黨同不遺餘力及天啓崩崇禎即位忠賢掌東廠如故維垣於十月十七日首具朝野望治方殷權臣欺擅久著疏參崔呈秀阿媚廠臣且云祖制不許上言大臣德政何況內臣語侵忠賢又劾呈秀超遷吳淳夫受

丘志充金用腹心倪文煥蹶陛弟凝秀爲浙江總兵多所牽織思爲脫網計又忠賢曾以十萬金創一佛刹延僧洛光爲主奄旣敗平時往來者俱絕跡矣光獨延之飯維垣即疏參之人盡爲光危光挺身赴京維垣見之大驚即日郎師耶琉已上奈何蓉前此曾求光薦引於奄光却之至是色沮恐其叶實光殊無此意也含笑而已弘光時維垣復希進用及金陵破乃投罷三棺云與二妾俱死將假此遁去亦竟爲仇家所殺盧宜門媚奄而首與諸君子爲難者楊維垣賈繼春也乃後之首攻崔呈秀以爲倖免計者卽此二人思陵與輔臣語及賈繼春曰惟其反覆所以爲小人一語如見肺肝矣

顧裕愍公傳

經撫之獄起刑部郎顧裕愍大章秉讞持公遂罹奄禍云大章號塵客常熟人父雲程太常卿大章少負異才與弟大部孿生有二陸兩蘇之目成進士教授常州郡庠熊廷弼爲督學御史持體嚴肅稍不當意叱咤風生甚者或予杖大章執會典爭之至聲色俱厲監司郡縣俱在代爲悚惕大章屹然不動廷弼亦無以難大章反加禮焉御史某貪而恣按臨常州謁聖後例當講書大章執卷而前曰諸生止知訓詁不足入聽教官願爲代講遂講鄙夫可與事君章闡發曲盡舉座動色御史懾伏不能出氣陽羨方隸弟子員大章一見深器其文念其寒周之甚篤陽羨既貴見大章頗有驕色遂絕之不與通入爲國子博士遷儀曹郎與宗伯忤出爲泉州府推官移疾歸起歷刑曹明習法比手批口決迎刃輒解天啓初政府召福清未至南昌楉首揆有間劉於葉者葉頗介介及劉以言去國恩禮未周大章力言劉無他意得票擬從優遂滯之階也獲內間二百餘飢寒痍死莫敢問尚

存五十人公曰以一身易五十人命且甘之況一官乎即日研訊論一人頌繫二人餘皆縱遣以久次調禮部會有經撫之獄王司寇紀素才大章謂王讞非大章不可留之在部楊鎬王化貞皆藉重斯投津要希與未滅熊竟無所營求朝議咸欲辟熊而輕楊王大章謂誅心則廷弼難輕宥論事則化貞實罪魁不當同科應山諸公皆持此論奄黨大恤楊維垣遂出疏參大章受熊賄四萬代爲營脫大章疏辯謂行賄應行於議釋之人不應行於定辟之人力持之兵部尚書張鶴鳴行邊奏某內間事謂某遣家人交通降將詞連其族事甚具王尚書問諸司皆唯唯大章獨曰內間大事也主僕至親也豈有主遣其僕而姓名俱不知者況某已刑訊十餘次姓名終不能供甚不可解謂之信獄可乎王大笑蓋某實係無辜爲番役所誣也審畢王問降將之族當坐何罪諸司不能對大章曰據律應流後王奉諭侍郎楊東明署部事欲定讞以降將族當論斬大章直前曰降將之族不同謀不同居者止期親論斬楊作色曰謀叛誅及三族

何論期親大章曰章所執乃大明律老先生所述乃漢律也獄乃定後熊王案大章卒定同辟已爲祖王者所側目而王尚書前率同官伏闕請誅奄其疏出大章手奄銜之甚遂入封疆案以窩贓坐大章與楊左諸君子同下詔獄五人先後拷死大章亦以追贓備受極刑慘毒異常許顯純煅煉成獄乃移刑部定招語大章曰爾十日後還到此比較毋得妄言我之是非卽言我亦不懼大章至部九月十三日在城隍廟會審慷慨對簿曰章奉旨定罪若辯是抗旨也若不辯則欺本心欺天下後世且五人者皆前死矣借章以實五人之招章既自誣服又代五人者誣服何以見五人於地下乎諸公能昭雪此案則萬代瞻仰不能有鎭撫原招在夫復何言法司不能詰依舊問斬復責十五板還獄歎曰吾不可再辱矣呼酒與弟大夏從弟大武訣飲藥未絶雉經而卒天啓乙丑九月十四日也時年五十奄誅遂郵典南京謚裕愍

盧宜曰公入詔獄時獄中有黃芝生焉一莖六瓣燦然有光芝瑞物也而生於犴狴間失其地矣君子道消神告之矣

吳氏雙忠合傳 附御史夏之令後軍經歷張汶

逆奄魏忠賢矯詔杖殺吳御史裕中於午門又下詔勅房吳中書懷賢於鎭撫司拷掠死裕中字某江夏人由進士歷官御史素負强項聲時忠賢新用事閣部臺省多奔走其門次輔貴池亦入奄幕方進遼東傳於經筵殺熊廷弼蓋逆奄意以熊不肯附逆故又楊忠烈二十四罪之疏上盡發奄惡接踵彈射者章滿公車熊與楊皆楚人也忠賢遂與楚人仇不解吳御史又熊之姻家忠賢尤耽耽視貴池偶失奄意裕中叅疏適入惶駭失魄求救於崔呈秀呈秀督三殿大工奄至工所呈秀邀奄到中極殿西隅密語移時奄頷之去次日奉嚴旨於午門外着實杖裕中一百棍爲民杖畢舁至寓死矣楚人皆以目語無敢頌其冤者懷賢字齊仲休寧人故與裕中有宗誼見其死慘甚心竊痛之每入直覩奄逆狀輒憤悶不平及見楊漣疏註其旁曰當如任守忠例卽時安置適其族工郎吳昌期以忤奄罷官懷賢遺書稱之有事極必反反正不遠語頗流聞逆奄耳目偏長安纖悉咸報

名曰打事件嘗有四人飲於酒樓一人者痛哭罵忠賢三人者止之一人者更戟手罵曰忠賢雖惡豈能剝吾皮耶偵事者尾其寓夜半忽一羣獰漢排闥縛四人者去奄曰汝謂我不能剝汝皮耶姑試之命塗以瀝青自頂達踵用小鐵椎遍敲其身皮盡脫其人展轉叫號立致之死三人者皆驚仆良久乃甦各賜壓驚銀一大錠而出其殘酷如此奄甥傅應星誾懷賢語遽以告奄大怒徑遣校尉至寓綁縛懷賢及子道升亥丘氏送東廠懷賢茫然莫解比對簿串入東林宗內坐以謗訕朝政爲楊左餘黨懷賢曰使某得與楊左齊名亦復何恨搒掠備慘毒終不屈竟死詔獄同時有御史夏之令光山人進士天啓初巡視中城疏劾內草廠與犖奄閘事已解至是復窮治之下鎮撫司打問追贓後府經歷張汶亦疏參忠賢成被拷死奄誅俱邀贈邮

盧宜曰吳御史身爲進士又係楚人與江夏應山同遊地下可以不恨若吳中翰者雖於明哲之義未孚然視受國恩登兩榜而甘爲義子乾兒者相去又何如哉

萬忠貞公丁學士公夏太常公劉太僕公合傳

黃文忠道周於西湖作兩朝忠烈祠碑記載天啓中蒙奄難者前後六七君子外又得萬忠貞璟丁學士乾學夏太常嘉遇劉太僕鐸云璟號元白新建人由進士授刑曹調工部專司鼓鑄銅斤匱乏爐座所出無幾聞內官監貯有廢銅數百萬移文該監忠賢怒不報謂外官何得稽查內庫復疏請忠賢矯旨格之終不發泰昌慶陵爲期甚迫殿門銅樞紐冶鑄最艱諸璫皆規避璟奉命督其事甫一月而功成偶過西山見忠賢所自營生壙僭侈上擬至尊拊膺長歎疏發其奸并及廢銅事累五千言字挾雷霆而句嚴斧鉞謂忠賢性狡而貪膽粗而獰儈子姪則一世再世賞奴隸則千金萬金立枷士民斃至數十命驅逐大臣處置言官多至十數將近見忠賢所葬墳穴翁仲簪朝冠而環列羊虎接駝馬以森羅制作規模埒於陵寢前列祠宇又建佛堂踞東南之物力冠西北之旃檀曾不聞痛念先帝之陵寢未完曾不聞蒿目先帝陵寢工費之無措於臣所請廢銅一事僅一引手

之勢可立救燃眉之急而把握利權罔知顧忌纖悉不以假人盡內廷外廷之人止知有忠賢不復知有皇上浸假而狐假虎威螾噴龍毒王振劉瑾之禍尚忍言哉疏入忠賢大怒當是時副憲僉憲皆專疏糾抨臺省彈文幾滿納言之署奄以楊左諸公人望所繫不敢遽施侮虐姑先借曹郎以立威嚴旨廷杖一百奄令羣豎從私邸拉至午門陰燭金吾尉必致之死王體乾田爾耕喝令重打屢換打手尚嫌其輕杖畢倒拖而出又伏小璫於外梃擊錐刺遍體流血且

腫色如墨人咸不忍見閱踰四日死崇禎贈太常少卿予卹典且特諭曰萬璟冤死堪憐解到誣坐贓銀三百兩給還家屬以旌忠直南京追謚忠貞

乾學字天行號自庵山陰人附籍宛平成進士爲檢討甲子典試江西奄焰方張欲抨之念詞臣無言責而中外擊奄者多不勝憤激於中以試錄代彈文於第三程策內言中旨頻頒緹騎四出今且通國爭之而不勝天下事變寧可預料漢用曹節王甫而張角之兵起唐用仇士良劉季述而黃巢之亂與本朝汪直劉瑾之禍釀之有端去之有術其不可用罔明甚東陽之委蛇既未可爲劉謝之潔已亦豈得策而韓文之聲大義未可盡非乎顧何以如楊一清卒清君側之奸乎奄聞之怒甚矯旨與各省考官方逢年顧錫疇等於試題含規諷者皆削職忠賢猶銜恨不置而家在長安奸黨高守謙藉金吾勢恐喝索賂乾學叱曰我以忠直得罪死生惟上命肯以賄免耶諸奸揣忠賢怒未解忽擁數十人口稱緹騎掩捕悉掠家貲去已乃知其僞憤鬱而卒奄誅子聖聲頌冤下法

司嚴訊置守謙於法卹贈如例或云忠賢命守謙詐傳駕帖立時勒死聖肇妻山陰王思任女玉映爲詩紀其事

嘉遇字正甫華亭人由進士初授保定府推官以廉直稱行取授禮部主事素與鄒之麟善之麟後以忤亓趙去其黨諷嘉遇一至其門即擢臺省不爲動遂尼之不得與考選又屢疏攻首輔方某并及亓趙言亓某謂臣震撼正人正人今日豈無然亓某決非正人也未有正人而但識私恩不以格君樹人之道規

其師而以媚主蔽賢之術導其師以致天怒人怨喪
師蹙國正人之得名若是其提正人之收功若是其
舛亦無貴於正人矣時亓趙爲首輔門人主持東黨
其勢甚横嘉遇疏凡六上首輔不安其位去而亓趙
亦因此不振未幾改南銓高邑爲冢宰調北部以員
外君選事亦服其秉正不阿也而奄黨忌之益甚借
會推晉撫事與羣賢並去乙丑五月與六君子逮赴
詔獄許顯純酷刑坐贓擬以城旦旋鬱鬱發病卒嘉
遇自歸田後家酷貧賃一圜以寄跡卒之日饘無殮

衣榻止殘編咸惜未竟其用孫相國承宗有詩哭之
曰未刷鳳凰羽翻成鷹隼猜其爲名賢所重如此崇
禎改元贈太常卿

鐸號洞初廬陵人始祖剪官大行忤時宰遣使絕域
不屈遇害再傳文懿公宣忠愍公球皆以文章節義
顯鐸生而夙目賴顏聰穎絕倫門好書法繪事有神
童之目由進士初授西曹煑粥置藥以恤囚全活甚
衆賚帑金使陝西道遇劫鐸單騎直前賊遥望驚爲
關壯繆護持悉遁去蓋儼其儀表也俸滿出守揚州
心傷朝政賦詩有揚域君恩重陰霾國事非之句書
僧本福扇頭爲邏者所得邑紳倪文煥奄之義子也
居鄉恣侈憚鐸掣其肘嗾奄矯旨逮問鐸坦然不改
常度揚人以縑素乞書者應之不倦士民數百人悲
號叩閽刑部侍郎沈演謂聖朝不以語言文字殺人
豈可以將毋同之字跡成莫須有之公案讞上得釋
在京候補先是鐸下獄時與勳戚李承恩御史方震
孺善承恩者以擅用龍袍擬斬而震孺則以按遼擬
戍者也承恩當熱審期意冀申寃曾謀之鐸會鐸事

白得釋將仍赴揚州任途遇承恩之子復申前請鐸
託同年溫國奇轉懇尚書徐兆魁事覺爲廠疏所糾
罷兆魁國奇復逮鐸并僕劉富鐸在獄以青詞自禱
理刑張體乾知奄恨鐸遂誣與假官曾雲龍同謀倩
道士方景陽咒咀廠臣酷煅景陽誣服景陽實不識
鐸兩造亦未嘗面質皆空中羅織也景陽已斃獄底
刑部尚書薛某承順奄意竟擬鐸立斬景陽戮屍劉
富曾雲龍擬絞庭審時鐸再三折辯薛曰當此時只
管自己功名那管別人性命鐸曰一時富貴有限千

秋濤議難逃薛大恨之獄決張體乾各應還皆以緝
捕功受陞賞奄誅獲昭雪贈太僕卿定逆案薛某以
殺鍔媚逆辟抵并辟張體乾

趙吉士曰湖山蒼蒼湖水悠悠兩間浩氣何春何
秋爵尹操割正直是譽卓哉諸公碧化丹留
盧宜日觀灼中志所載李允貞籍没家産進過人
萬兩追交六萬兩又行賄王體乾王永祚王文政
三奄不敢收進之御前共十五萬兩其各項花費
亨家使吞屋下隱埋逃僕誆拐入獄彼騙者不與
一奄如此則忠賢之首惡不知尚多幾倍而舉
奄分婪者又不知幾何帑藏安得而不空民生又
安得而不匱耶深居九重而覩天夢夢良可歎也

附記張烈士者失其名字九也江寧諸生年將
三十力學好奇丁卯夏璫禍熾競傳僭帝矣烈士
自愧不能作徐翟又恥事羿莽狂吟江畔脫衣冠

入水死吳興茅元儀紀其事復爲詩弔之曰祖宗
累葉士風淳死國於君別樣新以爾白衣酬主意
補鍋未必受恩人

兩廣總督何公傳

語云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於何總督士晉益信
士晉號武莪宜興人宋丞相執中之裔父爲族讐掐
擊幾斃復陷之於獄甫輸贖而死士晉年九歲讐且
甘心殺之與杜後患繼母吳保抱維持備歷苦辛士
晉亦善體母意深自晦匿歲飢母躬親紡績爲鄰家
傭女紅每夜子母共篝一燈母織子讀漏必三四下
無間寒暑終不敢出一咿唔聲懼爲讐所覺也弱冠
登萬曆甲午賢書母隨病臨訣始出所藏血衣授士

晉當是時讐勢方張懼其跳軀倖脫復飲泣三載專
意揣摩戊戌成進士即乞假歸鳴冤當道卒置讐於
理稱何孝子初李寧波能治劇再調杭郡超拜給事
中萬曆在御久倦於勤鄭貴妃寵專夕日夜媒孽皇
長子與立其子後封福王者幸外庭持之堅方猶豫
未決而張差挺擊之變起提牢主事王之寀鈎得其
隱謂內侍龐保劉成使之而詞連戚畹鄭國泰并及
貴妃獄未竟越宿而張差中毒啞不能言人言益洶
洶廷臣亦有祖貴妃者亦有緘默持兩端者士晉獨

頌言攻之連上安國本消宮禁四疏謂皇太子自冊
立以來告之天地祖宗則天地祖宗式憑之矣告之
百官兆庶則百官兆庶翼戴之矣告之九彝八蠻則
九彝八蠻拱向之矣當此之時雖內有衽席之私恩
外有戚畹之依助叅以公孫傀之謀挾以中常侍之
黨日令荊軻聶政與東宮爲難天下人心其誰與之
祇足取赤族誅而爲萬世笑耳故東宮安則各宮安
諸藩安海內俱安東宮危則各宮危諸藩危海內俱
危今當東宮震驚之後人心覬望之時亟宜下法司

明正其罪以謝九廟之靈并諭東宮愼起居嚴侍衛
凡與椒房之列者俱令分任其責又請令鄭國泰自
具一疏嗣後凡皇長子皇長孫一切起居俱令國泰
保護稍有疎虞即便坐罪庶人心帖服永無他慮讀
其疏者寒毛起粟謂禍且不測幸帝諒其忠疏又切
直明快心亦動乃御慈寧宮召輔臣卿寺臺諫諭以
保愛東宮至意令速決張差并斃龐保劉成於內遂
以風顛竟其獄士晉已黜江西主考忌者乃倡元功
奇貨之說借中旨外轉督浙江驛傳而皇長子竟不

廢得立爲皇太子一時直聲震天下屢進巡撫廣西
粵人德之立生祠與王新建並祀再進總督兩廣逆
奄竊魁柄士晉爲正人領袖心猶忌之前主風顛者
俱起列要地且以黨護王之寀合謀傾士晉羅織封
疆案內擬與楊左諸君子同逮矣特以士晉握重兵
於邊方懼與晉陽之甲不敢遽逮遣緹騎而左光斗
獄中刺血作書縛於家僕股走粵東報士晉蓋光斗
與士晉交最篤自知必死馳書訣別也士晉得書悲
憤欲絕誓與俱死將奏請掛冠歸獄於京師而奄黨

御史梁夢環叅士晉門戶巨魁日謀翻局奄即矯旨
削奪得報疾馳至金陵聞楊左諸君子已同斃詔獄
知時事不可爲遂仰藥而卒猶列名三朝要典之首
坐贓嚴追逮長子繫獄崇禎登極知其冤悉蠲所坐
贓仍復官加贈兵部尚書祭葬蔭子恩典甚渥士晉
盡節時其所報讐家猶耽耽視士晉懼羅織没讐且
乘間覆巢不敢盡室歸里治命長君扶柩同宜興而
潛遣側室攜所育仲季兩孤託於嘉善之周宗文錢
士晉皆浙闈分較時所得士也兩人已成進士登仕

版聞變毅然以嬰曰自許急探小舟往迎如母而迭
奉之於家兩人又寄籌曰吾師留丹將碧而問尊未
剗而世兄年漸長矣不及時授室勉之成立吾輩一
旦隨朝露恐吾師之祀淪於若敖也何以見吾師於
地下因各以其女女兩孤當是時兩人者已稱丈人
行矣然不敢以姻婭故失師生之禮也每月朔望如
母在錢則宗文必具冠帶登堂肅揖問起居而退若
在周士晉亦如之終其身未之或間也兩人之古道
如此

盧宜日宜司鐸嘉善庠生何華元即武莪公之孫
周太僕之甥孫也爲宜言其始末甚悉惟公之卒
也華元獨云仰藥他書旣皆不載而公之家傳亦
僅云遂卒於難想當時諱言之華元諒不誣其祖
也并記之

巡撫方公傳

明天啓中諸君子死奄禍者前後趾相錯御史方震
孺與給事惠世揚皆奄所必欲死之者適有天幸卒
不死相繼出獄門而震孺尤稱元佑完人震孺字孩
未原籍桐城後移壽州母孔孺人懷娠時夢正學先
生至其家因命今名幼穎異舉體肌肉皆香萬曆癸
丑成進士初授福建沙縣令兩舉卓異入爲侍御史
震孺夙以經濟自許尤長於奏議愷摯似陸宣公明
快似蘇端明每一疏出長安爭傳誦之首請開門戶

之禁劾闖科講張險幻貽悞封疆言挺擊一案使張
差而果瘋人也何以不瘋於他所而手持棗梃敢深
入元子之宮先帝之危且在五步之內雖骨月間原
不可無調停之法但不當因調停而遂謂論奸者盡
小人使挺擊之奸他爲烏有也東林中原多依草附
木之徒但不當因不肖以及賢而遂爲竭澤之漁瓜
蔓之抄舉趙南星高攀龍劉宗周諸賢羅而錮之也
又言使乾清而久居選侍則至尊當避居於何地使
貴妃而久處慈寧則孝端必怨恫於無棲且傳宮闈

之線索豈盡虛空兼以佳冶之薰蒸慘於梃刃近以
中旨之傳宣恐蹈斜封之隱禍疏上名大起然奄黨
之銜恨者深矣遼左孔亟自請犒師言臣本柔脆書
生當此炎炎烈日之中猶有熱血黃砂之想凡以激
忠臣義士專心東向耳天啓元年六月命賫金幣出
關賞邮將士疏言河六不足恃遼十有可乘我以河
爲界則士氣先頹以撫順爲界則人心自奮榆關一
路豈能郎鎖薊門若靠三岔作家則人且聞鼓聲而
遁矣是時三岔以西四百里無人烟衆褁足莫前震

孺獨慨然就道當宁聞其丰釆遂命巡按遼東且監
紀軍事比受命日陳師對壘居不廬食不火臥氈無
人狀而意氣益厲相持七月感憤時事疏言廣寧情
形毋論戰不成戰併亦守不成守又言山海無外衛
宜駐兵中前以爲山海眼目今經撫心同手異疆事
必致大壞後皆一一不爽壬戌正月差滿候代同前
屯造册
大兵夜渡三岔河巡撫王化貞棄廣寧走大帥擁殘
兵駐覺華島尚存米豆二十餘萬人民數萬震孺痛

哭曰天下安危在此一着若媾島兵以攻榆關豈有
幸哉率都司張國卿親自航海責以大義挾之而歸
自杜松劉鋌三路敗衄後大帥擁重兵者風鶴入耳
即振策先奔廣寧陷沒堅城劇屯竹破草偃經撫不
敢駐寧前鼠竄入關獨震孺以一書生往來蛟宮鯨
窟中人皆爲之寒心而奄黨反摭白簡隨其後矣時
經撫互訐震孺右經而絀撫遂與奄忤奄黨劾其攘
差下部院議總憲鄒元標奮筆曰方御史保全山海
無過且有社稷功而科臣郭某遂借道學以攻總憲

鄒去震孺亦乞歸乙丑郭再劾震孺河西賊私黨庇
熊廷弼失陷封疆矯旨逮問緹騎至所居不戒於火
長安傳其死矣震孺慨然即詣坐贓六千四百兩日
一杖比弟震仲震鼎拮据誣金甫竣而揚州守劉鐸
之獄起株引及震孺并擬辟至秋決時次早當赴市
曹夜半忽傳皇長子生得免奄猶日遣人伺其動靜
震孺處之怡然踞一土坑日讀書賦詩獄卒某時佐
飲啜疑而詢之曰此我妻某氏聞公忠臣手治以獻
者也因賦羅剎成佛詩以紀之丁卯八月作易序年

譜以待駕帖會天啓崩得釋科道交薦而政府有索賄者笑曰使方子而肯行賄魏璫時九列矣拂衣竟歸癸酉甲戌間流寇攻壽州父老子弟環向而泣遂毅然獨任城守事萬衆肉薄攻城震孺冒矢石殪巨魁賊乃駭遁撫單史可法上其功僅補廣西叅議有叛將據廉州總督沈猶龍檄震孺單騎往撫叛者懾然曰此巡按遼東方御史也遂降晉巡撫廣西崇禎特簡云既而燕京陷南都立無意復佐震孺痛哭拜疏馬阮忌之病遽不起易簀時索筆題詩有麻衣如雪見先生之句蓋志實未伸云長子至樸仲子維馨維馨仕閩署瑞金篆上封事曰蕭王爲將而不爲天子此光武所以中興也宋高爲天子而不爲將此紹興所以終南渡也時以爲名言

大兵南下走南雄乙酉嘔血而卒子居易髮方覆額亦死之

趙吉士曰惠當刑部堂審時徐御史問曰汝常謂崔少老爲小人今果是小人否惠曰君等見地高明或以爲君子世揚愚昧到底只認是小人聞者大嘆嗚呼使惠於是時而五日不汗不且與方侍御同壽千載哉惜乎屈膝逆閹遂與武愫翟炳等同類而爲人所唾也不亦悲夫

盧宜曰奄黨以擴差誣公復誣公受賄庶熊又誣公望風先逃賄逃二案固不辯自明即以擴差論巡按之差人所擴也若遼東巡按之差不獨人所不敢擴方且百計求脫避之惟恐不速而公獨以此坐罪當事之黑白混淆尚可言耶

魏孝子傳 附鹿太公正　鄞人劉啓先

魏孝子者魏大中之長子也大中以奄死孝子以痛父不食死崇禎郵死禍諸臣建坊旌表於魏獨有忠臣孝子之褒尤焜燿一世云孝子名學洢字子敬幼穎異有至性書過目輙成誦年十六補博學弟子兼善詩古文名甚噪九歲時赴外藥爲貟布花者擠墜橋下右股折母錢氏病疽方劇告父曰當一意醫母勿醫我既接骨仰卧者數十日睡中有呻吟聲醒則愉愉如無病者日看陶詩自娛安父母心也大中既

貴廉於官仍授徒養母甲子大中長吏垣益以激揚爲已任時衆正盈廷天下想望太平學洢喟然歎曰無根之花其能久乎自里中奉書以閒居樂志爲諷大中得書歎曰豈不懷歸勢不能獨潔耳聞者咸服學洢之知幾不待璫焰之烈也及就逮學洢躃踊欲從大中阿曰我死分耳父子俱碎毋爲也學洢陽遵父命陰先檻車而馳告急於定興鹿太公太公者進士鹿善繼之父名正與容城孫孝廉奇逢於大中有舊好且皆慷慨尚義以俠聞善繼方佐督師孫承宗幕太公命孫化麟孫使弟奇彥走關門上書閣部閣部因廵視薊門請入覲冀於陛見時求貸諸君子逆黨懼閣部提兵清君側忠賢遶御榻而號夜半嚴旨阻之追躡益急太公與孝廉家素貧百計捐募學洢必欲入京伺動靜乃變姓名爲金子陶孫仲弟奇遇偕之入京師邏者如織暫留良鄉覲變使其僕過錦衣王滄民王曰令汝小主人自來是誠在我他任良鄉某處我盡知之但戒緝事諸役使勿洩耳學洢潛過王得料理橐饘先是大中被逮其鄰劉啓先灑泣

請爲家僕以從凡追比輸金皆劉摯以入學洢欲代其役一見父劉微以告大中急揮之以事露必無生理也七月二十四日劉入錦衣輸金大中不復能坐起桎梏仆堂下劉膝行而前見額帕垂覆面整之背半露掩之蠅嘬腐膚驅之氣半不續微曰捉我兒逸去劉不覺失聲哭隸卒呵之出學洢聞之痛絶而甦大中竟益死獄中學洢扶櫬歸途中晝夜哭不絶聲聞者無不泣下爭欲識之轉相告曰此浙江嘉善魏公子眞孝子也抵家家人進食拊膺慟曰我父獄中

誰爲進之食者竟不食死崇禎登極特蒙優郵祔祠
建坊以旌之
趙吉士曰明運百六柄授奄豎諂者有兒媼骨無
父而忠孝獨萃於一門烈矣若鹿氏一堂三世孫
氏兄弟三人誠燕趙之士哉至於捐金赴義而蹈
純宗族亦多與焉人心固不死也

續表忠記卷之三

漸岸恒夫趙吉士纂編
四明公嗣盧　宜彙輯

高忠憲公傳

君子之明道也必先明乎義利之介邪正之幾用則
行其道於天下不用則存其道於千古可進可退可
生可死而必非富貴貧賤所能移患難威武所能屈
吾於高忠憲攀龍而知其大本在闇明聖學其大用
在鋤擊奸邪其大節在不辱其身而合於古人屍諫
之義蓋自姚江遙接象山之脉以致良知爲宗旨學
者喜其直捷而從之然姚江性地高朗一了百徹若
下學豈盡利根而遽希頓悟其弊也始則援儒入禪
而不自覺繼且以禪篡儒而怙其非而一二門牆之
士篤守師說以爲依歸實則非有所信於姚江以上
紹象山之脉而并不能有所疑於紫陽以直探其異
同之介者也則雖理本一致而學遂殊塗矣惟攀龍
以性善爲宗以居敬格物爲要以躬行實踐爲主使
念念有所持循事事有所歸著而後學者乃得其門

而入焉譬之不辨東西南北者極目皆泱漭之區罔罔無所適從設辨其東西南北矣而非身歷其地則風俗之純疵山川之險易土宜之剛柔燥濕究且與耳食者等故知行雖有合一之理而必無偏重之功此攀龍之學所以獨探其本也萬曆壬午舉於鄉從顧憲成講學輒相悅以解欣然曰聖人可學而至也己丑登第出趙南星門授行人有疏詆程朱者力斥之先是內計去留必預白閣臣聽其更置定然後具疏上聞冢宰孫鑨功郎趙南星矯其弊政府不悅

科臣論計典不公冢宰奪俸功郎降三級調外通政司魏允貞禮曹陳泰來顧允成等爭之俱謫外遂削南星籍而罷孫鑨攀龍感憤時事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語侵政府謂臣自去冬奉差迄今復命未及一年而善類擯斥幾至一空大臣則孫鑨李世達趙用賢去矣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于孔兼黜矣近則李禎曾乾亨復乞歸矣選司又以擢用言官張棟空署而斥矣中外不日輔臣惡其不附己則曰近侍不利用正人皇上有去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得

行其媢嫉之私皇上有容言之盛心而臣下反重貽以拒諫之誚為聖德累不淺至於輔臣聲音笑貌之間雖示開誠布公之意而精神心術之隱實不勝作好作惡之私伏祈特諭輔臣深自省察疏下部院議處攀龍聞之坦然顧憲成謂只宜杜門待罪意若竟坦然亦為未得攀龍深旨之議降極邊雜職甲午赴揭陽典史過汀州坐旅舍一小樓甚適手二程書至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日得之矣乙未歸居湖上與憲成修復龜山東林書院一依白鹿洞規集吳

越賢士大夫講學其中泰昌即位召為光祿丞屢遷常少首陳務學之要以大學衍義進雖優荅之逆賢不悅也攀龍與人甚易而持論甚嚴疏論李可灼崔文昇用藥之悞以趙盾責首輔斥科臣請禁講學之非有云講學何事頓容法紀之臣禁學何名出自聖明之世天下傳誦其言疏入報聞而已再移疾有邪氣所干元氣大伐語以身為驗與有感動癸亥差歸復舉東林之會日宦情秋露學境春風是可決擇矣起刑部尋擢總憲時崔呈秀以御史巡按淮揚攀龍

過其地者凡四深惡其貪邪狠狽之狀及總西臺呈
秀同道考核臚列其實迹特糾之呈秀百計求解而
攀龍前無可緩頰者遂擬遣戍呈秀恨入髓乃投身
逆奄爲義子必欲殺之會推晉撫僉舉謝應祥逆賢
矯旨責部院含糊偏庇而降吏科都魏大中等攀龍
與冢宰趙南星引咎辭去大學士韓爌等力言不聽
皆相繼出國門奄猶眈眈視逆黨將迎其意悉李三
才指攀龍爲同黨削籍李實空印之禍起復加牽織
矯旨逮問攀龍聞旗校將至先一日謁別道南祠歸

坐後園呼諸子舉原無死生以示沐浴焚香手繕遺
疏夜半客起叩闕自投園池遺疏在案曰臣雖削籍
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稽
首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值立水中不仆
拱立北面肅若對君人咸痛而異之逆賢復矯旨詔
預知自盡誰爲漏洩逮公子世儒究問奄誅贈宮保
兵部尚書謚忠憲攀龍嘗曰艮知二字不若中庸二
字孝弟二字終日味之不窮終身行之不盡下學上
達在此又曰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體如是

用亦如是而工夫要在主靜主靜要在愼獨惟天理
至靜靜如是動不如是者氣靜也靜如是動亦如是
者理靜也理明則氣自靜氣靜則理益明觀其泰然
於死生之際則其生平學問之功可槩見矣文肅
震孟常語夏考功允彝曰生平只服一高忠憲事事
合道其爲名流推重如此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無錫
人與周順昌周宗建周起元李應昇黃尊素繆昌期
爲後七君子合前六君子建祠京師所稱死節最著
之十三人也

趙吉士曰世之所謂道學者敝衣角巾儼然有道
長者之容而世即隨聲附和羣奉一先生以爲趨
彼亦自以爲是居之不疑求其對衾影而無愧者
鮮矣公臨終別友生書曰一生學問到此亦少得
力蓋猶自覘欿然也嗚呼必若公者乃可當道學
之名而無忝哉
盧宜曰嘉善有卞伏生門下士也一日艤錫山作
公坐甫定時按浙御史亦公及門闢者報謁伏生
以治下諸生處左邊御史御史以未入境受[illegible]下
辰以公禮自居且同在師門當序齒辭之堅伏生
遂登首座辭而同飯公察伏生終席意態安舒深
加歎賞亦公推誠樂善之心所流露也

周忠介公傳 附諸生王節朱祖文等義士顏佩韋等

逆奄屠戮縉紳大都射隼高墉反遭噬嚙者居多若遠處里門不與朝局又素不立門戶而以忠憤所激卒死詔獄則周忠介順昌是也順昌字景文號蓼洲吳縣人為諸生即砥礪名行少善飲母夫人戒之終身不復醉成萬曆丁未進士理福州明習法比如老吏性又方鯁稅奄高寀在閩勢橫甚郡邑進謁者予板庭參如屬吏順昌抵任獨不往又廉其役犯法者輒捕治之積與寀忤不恤也擢司文選乞假歸蘇撫

周啟元以忤奄削奪順昌為文送之多所指斥繼之者奄黨也涖任後順昌以送啟元文示之新撫慍魏大中被逮過蘇順昌往慰之流連三日因以女字其孫諸校屢趣之嗔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歸語忠賢吾乃吏部郎周順昌也因呼忠賢名罵不絕口人皆咋舌奄黨倪文煥劾順昌不當與罪人連姻且誣其署選時賍罪矯旨削籍順昌猶向人刺刺罵忠賢不止前撫周啟元之獄起與御史周宗建等次第被逮順昌故廉吏慷慨敢言事既家居數與有

司爭論閭閻疾苦及他冤抑狀吳人德之甚故事緹騎至檄縣官自詣主名吳令陳文瑞順昌所拔士也叩門撫牀而泣順昌曰此意中事也毋效楚囚為夫人哭慟絕而趣者再諸子伏地哀號聲徹衢市順昌神色自若內兄吳爾璋曰范孟博囑子數語千古酸鼻公獨恝然乎笑曰毋事亂人懷也文瑞亦請稍了家事曰吾無家事可了旁有一素椾曰此龍樹菴僧屬題者先已許之乃一不了事呼筆書小祇園字大如斗體法遒勁投筆而起甫出門士民號冤聚送者

已數百人順昌因服小帽詣軍門輿夫周文元先聞被逮信連日夜泣不止將走長安自剄棋盤街上鳴冤是日亦隨往士民聚益眾撫按屬有司數易置順昌然遠近聞風至者愈多開讀日百姓無慮數萬諸生四五百人迎順昌於縣署日午至西察院撫按來百姓執香伏地呼號聲如奔雷瀉川轟轟不辨一語諸生王節劉羽儀楊廷樞文震亨殷獻臣等迎於門曰周吏部清忠端亮以忤權璫被逮士民怨痛萬心若一明公為天子重臣請雪其冤士民皆慟哭撫按

惶駭流汗滿面不能出一語旗尉文之炳等持械擊百姓且厲聲曰東廠嚴旨逮官豈容鼠輩置喙顏佩韋等譁曰衆謂天子詔耳乃出自魏忠賢耶旗尉曰速剜若舌旨出東廠將何如佩韋等大呼擊之炳從者雨集諸校武匿斗栱間武升屋走蹶李國柱以重傷斃矣餘皆哀號跪而乞命惟云罪在東廠我等皆爲東廠所悞此丙寅三月十八日也是日城中正沸他尉逮餘姚黃御史尊素者泊舟齊門登岸凌侮街市一人偏袒大呼擊者如蝟沉其舟始知城中有變

踉蹌逃歸由此緹騎不敢再出先是逮周御史宗建者廷辱二千石勢同狼虎人心久鬱至是乃快順昌自繫官廨中客引高忠憲諷其自裁謝曰昌小官也安敢援大臣不辱例乎此行必死死見高皇帝當請殛元兇以報天子耳中夜乘閒開讀於野次偕諸校去下詔獄忠賢銜之甚許顯純迎奄意拷掠順昌無完膚坐贓三千兩五月初六日京師王恭廠火王恭廠者貯置火藥局也是日辰時忽大震一聲天拆地裂塵土四飛棟樑窓壁紛飄如落葉人皆昏暈不知所出乾清宮窓櫺墜斃一小奄象房羣象狂奔石駙馬街石獅子重數千觔飛至四十里外墜於通州之大教場燬廬舍殺人民無算哭聲震天奄黨膽落獨忠賢以不殺順昌則威且中詘必欲死之順昌被拷必極罵忠賢如故同時入獄者語武稍遜即怒叱之顯純令以椎擊其齒齒盡落問曰能復罵否順昌噀血濺顯純滿面罵益厲竟益死獄中旨下領埋已踰三日天暑皮肉皆腐僅存鬚髮聞者無不流涕喪至吳大風拔木三晝夜乃止崇禎改元子茂蘭刺血頌

冤贈太常卿予祭葬特祠又加謚忠介崇禎愼重名器櫂奄禍諸君子九卿下不盡得謚惟順昌身在事外而橫被慘酷尤爲可哀故卹之倍渥與魏大中同擊校事閒奄矯旨下撫按捕佩韋等論死諸生王節等亦被繫幾成大獄佩韋等繫圄中聞順昌喪至曰吾輩死無所恨惟願侍相公左右耳臨刑皆談笑慷慨佩韋語知府寇愼曰公好官當知我等死義非死亂也明年逆賢顯純文煥等皆伏法蘇人合瘞佩韋等五人於虎丘山塘上樹碣碑大書五人之墓張太

史溥爲碑記楊解元廷樞題墓門以表之五人爲顏
佩韋楊念如沈揚馬傑周文元墓即撫按所建忠賢
普惠祠故址也而是時爲順吕死者又有庠生朱祖
文獄急間行走長安納橐饘輸贓無所出奔走於定
興吳橋釀金代輸復經紀其喪以歸亦憤懣發病而
卒祖文字完天學者私謚孝介先生

王貞明曰江都人言倪文煥家白日見忠介冠帶坐堂上旁有五人皆武裝侍煥家大怖叩頭乞哀或言公正人豈作厲然史記載灌將軍事則冤仇報復自古已然矣

趙吉士曰忠介以忤要人得請歸里素獨立無黨罔非逆奄所側目也而忠節盛時亦未嘗投契及就逮過吳知交縮頸蒙面撫軍素奉忠節惟謹亦不敢通一字公獨挺身周旋以女許字其孫復痛焉忠賢不已遂殺其身嗚呼當天柱將折地維欲缺時非得公等揞拄其間凡此人類不幾被猺猪噉盡乎逆璫齒盡落猶噀血奸面元城鐵漢於今再見矣若五人奮臂一呼而緹騎不敢復出障狂瀾而熄內焰爲功於世道人心豈淺鮮哉

張太史溥五人墓碑記曰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懸其首於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身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爲五人也賢士大夫者冏卿吳公默太史文公震孟姚公希孟也

李遜之三朝野記曰崇禎元年九月廿六日秋決舊例必以民犯强盜叛逆及眞正人命列於前候上勾決幾名而止若官犯則列名於後是年御筆獨將後開逆案倪文煥等五人勾決先是中宮以誕育元子大慶請停刑上曰生子固大慶事誅有罪亦大慶事當並行不停旨下政府揭救面救再三上曰不殺此輩則逆案爲無名政府曰此輩不過是患得患失之鄙夫耳上曰既是患失便可以無所不至政府乃不敢言時方久旱行刑後大雨

周端孝先生傳

先生諱茂蘭字子佩忠介公長子也年十九補博士
弟子有文名忠介死奄禍崇禎即位茂蘭與魏忠節
次子學濂刺血頌父冤疏甫就姚文毅希孟見之曰
疏中鼎湖勸進皆語忌也茂蘭請改之希孟曰子血
豈無盡乎泣曰父死之謂何正恐灑之無地耳卒易
其疏上爲斬御史倪文煥戍蘇撫論呂尚書輸鬼薪
優卹死禍諸臣允御史袁鯨請取死禍最著十三人
建祠京城追塑遺像於祠中又立專祠於其鄉皆緣
茂蘭與學濂之血疏而發也茂蘭又與同難諸子共
推學濂爲文設祭詔獄中門讀文未畢諸子狂號觀
者皆哭左右入告崇禎亦揮淚曰忠臣孤子甚憫朕
懷究始盡盡先是諸君子之下詔獄也逆奄乾兒許
顯純酷拷畢命及捕繫顯純即訊諸孤咸挾利錐刺
之拔其鬚髮盡擲庭如沸崇禎聞之亦不之罪也滄
桑後棄子衿杜門石隱妹婿文乘湛持相國子也爲

吳日生名易吳江人進士連染而死茂蘭養妹於家撫其遺孤甚篤康熙辛酉河南湯斌翰林斌典浙試歸過姑蘇叩門請見茂蘭以素不相知堅辭之翰林請愈堅不得已見之握手盡歡拜忠介祠定交而去未幾翰林撫吳扁舟間行至其家訪地方利弊官吏賢否茂蘭告之悉然皆公言之無私囑也撫軍亦諒其誠褒彈典革一如茂蘭言甫下車首祭忠介祠茂蘭隨赴轅門外叩首謝後遂絕跡終其任不再往撫軍每過訪之亦不再見也郡庠行鄉飲禮特介衆爲正賓堅卧

不出亦不往謝撫軍益高其節敬禮始終無間識者兩賢之晚年註參同契有得丙寅示微疾日今日方開脩然而逝時年八十有二學者私謚端孝先生

盧宜日宜於南雷文定讀先生墓誌獨不及雕州往還事在嘉善時先生之甥魏儒照爲宜言之甚詳其清風亮節於忠介公可云克負荷矣謚曰端孝豈溢美哉

又曰公既贈太常寺卿而先生又上書請封三代給誥命上諭禮部查例不可先生慟哭繙會典得一條云凡以死勤事抗節不屈身死綱常者其卹典一取自上裁即投揭於部覆上奉俞旨從優贈三代一時死忠者咸得援例邀恩實先生啓之也乙酉南京破蘇爲浙閩孔道先生守故廬恐罹兵燹命其弟携家人若溪齋諸軸以行道後故廬無恙入者反被剽竊失其二并黃文忠道周手書贈序亦失之先生日夜泣不止曰聖恩已全給而今反不全何以慰先人於地下耶未幾大兵自閶旋有騎徭復覓周氏廬甚亟里人駭愕先生挺身前問所由騎探篋出二軸與石齋序付先生曰此忠臣家誥命幸入吾手今歸而家世守之先生驚喜跪而受之其人振策去追問之曰吾夸藍大王得勝也先生因作寶綸行紀其事人以爲忠孝所感亦儒照語宜如此

周忠毅公傳

逆奄牙距初張即具專疏以抨之者則周忠毅宗建也宗建字季侯號來玉吳江人曾祖家宰恭肅公用在正德時爲諫官擊中貴人外祖顧太僕存仁亦侃侃啓事俱著剛直聲宗建幼有繩武志嘗問大父談楊忠愍事宗建日楊公之死乃不死耳彼嵩鷙安在大父深器之萬曆癸丑成進士初任浙之武康攝德清以能治劇調仁和天啓辛酉入爲侍御史首言遼事之壞不壞於無兵無餉而壞於大臣之無識旣起

熊廷弼於田間而閱科一遣徒亂人意秉國鈞者漫無主持隨人高下大臣無識若此尚可與言天下事哉況新造之勢其鋒甚銳而謂三年可以竣事臣不信也若去則遼言進戰來則復思退避其貽悞封疆非淺矣又言國家之治亂由於議論之公私而納言之銓除在眞品毋容夾雜以同升朝論在輿評毋輕出言以佐鬪國家要以邊事爲首務毋自起室內之戈今日先以君德爲大本毋徒爲將順之節蓋爲計典與三案而發也人咸傳誦其言當是時嗣君初政

臬正彙升總憲鄒元標副憲馮從吾講學京師建首善書院於宣武門內大學士葉向高撰文宗伯董其昌書丹縉紳同志者雲合宗建實董其役不日落成於天啓元年十一月開講已爲羣小所側目黨論漸興魏忠賢初用事結客氏狼狽爲奸人以壁鼠視之宗建獨曰虺已爲蛇乘霧將不可制會雨雹持疏內臣窺伺宜防曰如魏進忠者目旣不識一丁心復不諳大義一切用人行政墮於其說必且東西易面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矣進忠即忠賢時天啓二年

五月尚未改名也及後流毒縉紳禍延宮闈乃服其先見云天啓遣客氏出宮次日復召入又上疏力爭引王聖趙嬈陸令萱爲戒奄與客氏並銜之熊王之獄起宗建疏言平心以論撫臣侈口遼不足平者也經臣則苦口遼不可玩者也前者功罪一體之說自是激厲經撫正論然使畧無分別則經臣死不心服此又在廟堂處之務得其平耳疏入不省王將遣劉朝行邊又疏言魚朝恩童貫可爲殷鑒奈何以刑餘爲方叔以腐豎爲召虎乎力陳九害三不可疏上不

報然是時劉朝卒不遣則宗建一疏之回天也宗建歷與客魏忤奄黨在科垣者挺身攻宗建宗建言汪直劉瑾其人皆梟獍幸言路清明臣僚隔絕不久而敗今權貴之報復反借言路而伸言官之聲勢反假宦豎而重臣若不直聲其罪將內有忠賢爲之指揮旁有客氏爲之操縱中有劉朝等爲之助威而外復有蠅附忠賢者爲之驅除排解其貽害國家又胡抵耶時有吳江令以貪申計典謫由宗建所摘發甘心投逆合謀傾宗建削奪歸里丙寅奄復矯旨遣緹騎

逮入詔獄備受酷刑至肉節糜拆大呼二祖列宗共扶擊賊璫被箠楚偃卧不能出聲許顯純罵曰此時尚能說魏公目不識一丁否蓋塞宗建前疏語也六月十八日夜半被沙囊壓而死年四十有五奄誅贈卹典贈太僕卿南京謚忠毅

趙吉士曰公首先擊奄而卒死奄手視恭肅公亦有幸不幸焉然逆折其萌而揚於王庭實自公發之華宗伯既以首忠表其閭門而復書其坊額曰首揚忠烈於公誠副其實矣

盧宜曰泰昌初立王侯少德完請寬封疆失事諸臣爲魏忠節所糾忠毅疏解之一時同志幾成水火蓋忠節洗朝廷之法而公欲開使過之門要不害其爲君子之爭也

周忠惠公傳

逆奄魏忠賢勒取蘇杭織造太監李實空疏誣殺原任江蘇巡撫都御史周起元於詔獄李實者北直雄縣人選入內官監充正途讀書後爲泰昌伴讀天啓元年差督蘇杭織造實素愍疾惟聽掌家樊得和孫昇所提掇既奉命南來威福自雎欲令蘇州同知楊姜行屬禮往例惟織造通判以專轄用庭參同知於織監不相統皆客禮見姜性又強項執憲綱不相下實遂詆姜悞運啓元三疏直之言織監而干參劾大

權將置撫按於何地不特下逆輿情抑且上關國體姜職事修舉有賢聲而無劣跡不過爭照各監舊規不肯行屬禮被詆姜一小吏去之何惜獨惜賢奸從此混淆紀綱從此倒置耳又言袍船舊例八隻今指增二隻歲歲要加派修造之費驛驛要設處夫廩之費實不過借奸猾船頭些微規利而不顧有司加派之擾不恤萬里挽拽之苦不念漏關關萬千之稅言甚痛切至引仇士良爲鑒疏雖不行姜得削籍善去以此與實積不相能時有科員以年例外轉蘇松道

猶矜內府體統用刑嚴酷人多濫斃啓元具一夫憐
死萬姓憤激疏直抨之某遂竄身璫局以自解反矯
排擠正人之旨褫啓元職羣兇意猶未厭勒取實空
印奏本至京奄黨李允貞串同劉若愚孫昇牽織七
君子誣啓元擅滅袍價悞運又托名道學有東林邪
黨周宗建等附和干請亂政擾民矯旨都着官旂扭
解來京而七君子相繼死矣蓋實以他事失歡於忠
賢使其黨入京請罪永貞以爲必黎某某乃可解故
其禍益烈啓元字仲先海澄人解元進士初任浮梁

調繁南昌內召爲御史累至巡撫素以廉介自持被
逮之日士民醵貲爲助乃得行至京誣贓數萬拷死
詔獄崇禎初贈卹如例南京追諡忠惠先是啓元之
罷官歸閩也吳中故事諸縉紳應作一序以贈其行
時莫敢搦筆周忠介順昌獨倡曰削行如周公最榮
可無贈耶乃具稿略言夫以察吏忤璫故被讒以去
天子即奪公以官未嘗不予公以名公去而名益高
於公何悔惟是二載德政幾同雨露沾濡且歲値大
祲苦心調劑力請留漕粟之半加惠茲土議開三江

故道貽吳中永利公殆未可一日去者奈何竟以讒
去雖然公去而郡邑有所恃不肯以身殉人監司有
所畏不敢以刑快意繼公撫吳者終不能趨炎附熱
翻一成之案且使彼之曲徑而入媚竈而來因以得
美官者亦色阻心怵負世大詬而海內使節秉鉞之
臣猶或能以察吏安民之責挺持於震風淩雨之中
則公雖去所留於吾吳者正多而於以風天下甚遠
謂公以一去報天子可矣然則公雖以讒去又何悔
焉文成識者謂啓元之去榮矣而啓元與順昌之危
機亦自此伏矣

趙吉士曰公之禍李實啓之李永貞成之按劉若
愚酌中志永貞後見忠賢勢敗潛逃被獲思陵押
發鳳陽途中服砒不死絕食旬日又不死復逮至
京會審法司將永貞與劉若愚李實孫昇俱引奸
黨律斬平臺召對帝曰李實空印本是李永貞與
寫驗是硃上歷墨付閣臣傳看既而本官李永貞
着即會官處決劉若愚秋后處決李實充淨軍并
戍孫昇旨未下永貞自知不免又在獄中自縊而
死皆縋隨跌暈頸皮俱破不得死戊辰七月十六
日未時縛赴正義街臨刑尚跪向監斬官許寬人
皆唾之

繆文貞公傳

有明一代以詞臣而攖奄難者前則正統中劉侍講球迄後天啓又有繆宮諭昌期昌期字當時號西溪江陰人少時名甚噪顧偃蹇場屋至萬曆癸丑始成進士年已五十二矣拆卷時主考葉文忠向高見其名喜曰此人老於名場終被我收拾門下其見重如此選庶吉士同年有不得者以東林目之昌期不爲動曰顧涇陽先生知我以小友進我我負東林也葢昌期爲諸生時涇陽曾延之家塾欣賞其文章道義相得甚歡故云乙卯五月梃擊之獄起昌期語人曰一御史以風顛二字出脫亂臣賊子一御史以首功奇貨四字抹煞忠臣義士此語傳而主風顛者咸欲剚刃其腹矣移疾歸天啓初補原職時逆奄漸已驕橫殺泰昌伴讀王安逐宰相劉文端一璟昌期主試湖廣程文一論引趙高仇士良寓規諷犯奄怒顧以其久在名下陽收人望姑容之首輔葉向高會試舉主也昌期正告以內傳不可奉顧命大臣不可逐老師三朝元老當以去就爭之力遏其漸毋令中涓干

滑福清雖頷之然亦迂其言奧之省也奄營墓於玉泉山倩所知謂昌期曰魏公生墓告成必得如椽一言昌期正色曰生平恥諛墓況肯爲刑餘辱吾筆耶客曰身履虎尾不畏其咥乎壽寧事可監也昌期大恚叱曰壽寧曾困李獻吉今日壽寧安在奄聞益怒壬戌冊封河南之建德王癸亥歸里甲子復命遷左諭德應山二十四罪之疏上昌期密語桐城曰內無承外無文襄一不振而國家從之可幾倖乎左默不應疏上人咸謂應山令常熟時與昌期厚此疏實出其手昌期亦未嘗辯也過福清有客在座福清曰大洪此疏亦太容易此人在上前時有匡正一旦去之恐難再得昌期拂然曰誰爲此說以欺老師可斬也福清色變昌期趨出福清號於人曰西溪殺我或云福清因應山疏上曾具密揭勸帝聽奄退歸私寓優以恩典大拂奄意因借此自解而奄怒遂不可解矣左魏之被言也杜門閒寂昌期時時過慰之而高趨與楊左魏諸君子之逐也昌期咸送之出國門明知爲訓者所見勿避也推掌南院疏格不下有小璫到

續表忠記 卷之三 繆文貞

閹厲聲曰此人還留他在此送客越數日請告傳旨開住丙寅織入李實空印疏內逮入拷死年六十有五被收時邑令至遽執其手妻妾皆不得訣別惟鋃鐺聲薄板扉月期慷慨就道無戚容詔獄死狀秘不得聞四月二十九日槖饘中傳出片紙自此而絕五月初二日獄卒以死報終莫知何日也其殮也十指墮落捧掬置兩袖中盛奄以代楊草奏恨甚故令獄吏加梏拳焉其他楚毒可想見矣崇禎予䘏典贈正詹南京謚文貞

盧宜曰劉侍講以血衄葬公以墮指殮死無卑復殁無忌辰悽矣顧獄卒之襲忠愍者以憤恨死羅文恭作記之而奸黨之死文貞者毫不動念焉不特獄卒之不如竟與虎狼而同類矣

黃忠端公傳

蘇州一擊緹騎而後七君子中惟黃忠端尊素得免逼窄之擾然亦卒死詔獄云尊素字眞長號白安餘姚人性慷慨磊落以忠孝自許而天才超邁下筆輒數千言潘江陸海不是過也年至三十猶偃仰童試中自信益堅讀書神情益壯家酷貧授徒苕霅間意豁如也丙辰成進士初李寧國以高第入爲御史鄒馮二公創書院講學尊素進規於鄒曰京師非講學地徐文貞已叢議於盛世矣毋使小人得借爲口實也鄒雖善其言而不能用天啓初高邑以冢宰掌計調鄒維璉於考功爲羣小所側目尊素抗疏直之工部萬璟甫奉廷杖之旨諸臺省赴閣請進揭救止有羣奄叢集咆哮尊素叱曰內閣絲綸重地司禮非奉命亦不得至若輩何爲乃稍稍引去萬旣受杖尊素語應山曰可以去矣應山曰苟濟國生死以之尊素曰言不用何濟君子不顧死生不可不顧出處也南樂附逆奄以爰立高邑應山諸公屢以正論折之幾無所容尊素進規曰乾六龍一亢姤豕至矣姤一豕

躑躅元黃至矣今群賢之龍戰亢矣南樂其姤時也
不務用晦俟時而跡涉於用壯其能濟乎南樂助祭
後期魏大中疏攻之尊素曰此固失於敬慎然小過
也攻之急勢不返顧二憾交作勿可為矣尊素洞燭
事機所策咸中特賦性蹇諤好持清議臺省中咸倚
以為重羣小遂目為黨魁時客魏勢已蟠結外庭尚
相顧偭地處特疏言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
蕭墻之禍慘於敵國外患人咸咋舌副憲二十四罪
之疏上即具專疏繼其後謂忠賢與其黨植根既固

把持益密臺諫折之不足干戈取之亦難始猶與士
大夫為仇仇繼且以朝廷為孤注尚忍言哉又言廷
杖非祖制必權奸借以快其私而禍且移於國使後
世史官書之曰某年某月工部郎萬璟以言某事死
杖下豈不重為聖德之累語甚激切逆奄益銜恨彰
德進玉璽忠賢勅上御門受賀特疏言宋哲宗得璽
蔡確等爭言祥瑞改元祥符其後開朋黨之禍弘治
間陝西進玉璽止命取進祖宗故事當法其據經守
正類如此乙丑黨禍大作削籍歸聞楊魏拷死為位

慟哭是夕夢楊公曰大禍未解丙寅被逮緹騎過閶
門為市人所擊沉其舟駕帖俱毀諸校泅水得免又
閩周吏部開讀之變逃至浙江報明踉蹌奔回浙江
撫按疏奏官旂失落駕帖事奉旨黃尊素着撫按差
官解京自此緹騎不敢再出兇焰稍熄尊素聞報即
挺身投牒當道自赴都門就鎮撫獄全刑拷訊誣贓
二千八百兩同年門舊各為佽助甫完竟不免六月
十九日遇害賦絕命詞一章時諸君子皆已畢命惟
尊素與李忠毅應昇在而隔居各室不得會聚是日

尊素以拳槌壁遙呼忠毅與之別曰仲達我已先去
李曰兄先行我隨至矣聞者悲之獄卒以病故報越
五日方發領埋肌肉漲潰幾不可識別矣崇禎初贈
卿如例南京追謚忠端

趙吉士曰公以忠孝自許亦恒以忠孝勉人檇李
徐冢宰石麒會試出公本房每聚首即談古今忠
孝事公死於奄徐亦死於義師與弟兩相成矣

李忠毅公傳 附業師吳鍾巒

諸君子蹈奄難者蘇常二郡爲最蘇常諸邑中江陰尤最其繼繆文貞昌期而死者又有李忠毅應昇應昇字仲達號次見生時母夢日升於天故名應昇之姑卽昌期之室於應昇爲丈人行齒不相若同讀書砥行務以忠孝相期應昇性尤方嚴自名書室曰落落齋年十九學使者熊廷弼深加嘆賞取冠童子二十三歲舉於鄉主考則孫承宗也聯魁會榜人爭艷之惟業師吳鍾巒勉以竪立謂居恒視公車高第如

天上人今搖筆得之不過如是而已卓然自立從今日始應昇深旨之初授南康府推官甫任吏以積案六百餘進應昇剖決如流吏咸咋舌巡按沁水張銓臭味甚投倚之爲重在康五年洗冤釐弊止飲勺水自其家栽糈以往尤加意造士復修白鹿洞書院觸風者遠近雲集旬有小會月有大會親宿院中與諸生質疑問難行取擢御史以激揚自任尤長於奏議每一作筆灑灑數千言愷摯明快如陸敬輿蘇長公爭相傳寫時魏奄新用事導天子演內操傳免常朝

羣臣希復陛見創立枷以示威又以軍興加派無藝百姓怨咨咸具疏侃侃言之吉水鄒元標無錫高攀龍先後總憲皆器重應昇凡大政大議必與商榷有章奏必屬起草由是望重西臺而忌之者亦多工郎萬璟以忤奄死杖下應昇疏請念死諫之臣作敢言之氣且云璟六尺之孤遠膝八旬之母倚閭旅櫬無歸遊魂戀闕臣僚飲泣道路咨嗟咸謂此非皇上意也彼時羣璫横擊血亂神飛監杖張威傷痕甚重兼以倒拖逆拽蹴踏摧殘人非賤隷法非訊囚罪非死

刑命非草芥動杖一百尤不經見且以杖輕之故杖行刑之人是必欲衛士畏威立斃朝士於杖下而後快也爲左右計得矣聖德寧不重傷耶直俟宸衷悔悟平旦與憐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而後問罪左右卹死錄孤嗟何及矣非禁地失火天譴甚明部郎之杖血方腥祝融之烈焰旋作念此可爲寒心伏冀優容言官喜怒中節毋致積威所劫人與逝思人怒而莫之敢言天怒而莫之敢告而皇上竟孤立於上矣疏入深觸奄怒孟冬享廟南樂後至魏大中

糾之辯疏有此輩路馬等語應昇直叱其非訶廣微父允貞爲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閹臣以去聲施至今奈何比之路馬叱爲此輩伏乞嚴諭廣微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爲難庶可見乃父於地下疏上賴蒲州救得罰俸又專疏十六欵欲糾逆奄爲應山所先應昇遂繼之訓忠賢之罪千眞萬眞無可辯也千罪萬罪又不勝辯也而皇上反代爲辯則中旨眞可聽其僞傳乎閣臣眞可聽其爰立乎外庭眞可聽其交通乎老臣眞可聽其驅逐乎直臣眞可

聽其禁錮乎生殺眞可聽其自操乎爵祿眞可聽其掌握乎奸細眞可聽其深藏乎兵柄眞可聽其在手乎出入眞可聽其僭擬乎臣知非皇上意也無非爲其小忠小信所欺耳夫其不遠爲王振劉瑾者正其深於爲王振劉瑾者也末復切責閣臣謂君側不清焉用彼相一時之富貴有盡千秋之青史難欺不欲爲劉健謝遷者恐幷不能爲李東陽倘畫策投歡不幾與焦芳同傳耶時總憲高攀龍劾崔呈秀疏亦出應昇手呈秀莽夜叩邸拒之甚峻及被黜銜恨呈身

復起與二魏合謀奄黨應[illegible]劾應昇專爲東林護法援其大教主高攀龍號召羽黨黃尊素等得旨削籍奄怒不解勒李實空印疏劾應昇名與忠憲諸君子同逮邑令至應昇拜別父母攜手登舟不一入與家人訣見者皆爲墮淚而應昇之神情意氣無異也丙寅三月十九日晨抵常州郡城束身待罪業師吳鍾巒迎於道館殺其家候開讀賦詩論學吳師命其二子出見應昇曰先生幸語吾兒此後不必讀書吳曰書何必不讀勿學子眞讀書可耳應昇又笑曰還須

勿令從眞先生遊也翌日故人徐元修從江上來悲憤欲慟應昇止之曰元修何必然但他年史筆借重數語便堪不朽耳吳曰昔蔡元定竄道州晦翁餞之蕭寺坐客有泣下者晦翁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嘆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兩得之矣不圖今日親見此景眞一夕千古命酒共酌應昇浮大白自賞日飲酒恨不足今日足矣二十一日忽報府察院前有數千人聲言李官忠臣何忍見其就逮與姑蘇不約而同知府曾櫻即往曉諭與犇至院署士民塡街

塞巷馬不得前應昇下馬拜求方解散二十二日開
讀尚慮民情洶洶陳兵嚴衛應昇拜闕畢留宿署中
先是應昇從吳遊時假館此署者數月署中有清風
亭應昇恍然疇昔吳曰此行可謂不負所學應昇曰
差不令此亭笑人耳二十三日遂行索吳師所讀易
經袖珍本吳授之曰吾祝汝爲倖文清乎灑然而別
瀕行兒蓷婦女望其舟咸爲流涕或有勸效高忠憲
者答曰應昇如草草畢命陷吾親縲絏中死不瞑目
今歸死詔獄吾分也至京下鎮撫司拷掠追贓閏六

月初三日裂裳嚙血手書訣父又貽子以詩曰白雲
渺渺逝歸夢芳草萋萋泣路岐寄語兒孫焚筆硯好
將犁犢聽黃鸝遂死於獄卒顏紫之手蓋許顯純承
奄意也年甫三十有四崇禎登極賻䘏如例南京諡
忠毅子遜之字膚公立言砥行亦賢者

錢謙益曰江陰之東原里名長涇相去六十里牛
宮堵櫥几牀如櫛中有兩異人焉一爲文貞繆公
一爲忠毅李公忠毅奏疏辨奸指佞乞勞肌中理
如長垣之几首百足不能終自解免罔惜公卜裁
亦畏其舌鋒也
趙吉士曰公痛掃逆氛言言斧鉞惟知忠在朝廷
忠之至也逆知其身必死而不敢遺累及親孝之
至也視彼畏首畏尾患得患失者相去豈止霄壤

滿武愍公傳 附孫祖壽

明崇禎時三邊總兵官先以威名顯後以節烈著者
首推征西前將軍滿桂先世沂州人（初學集載滿乃西部降人）以
軍功隸宣府長身黑面超然行伍中天啓二年大學
士孫承宗奉璽書佩賜劍躬自行邊桂方爲寧前衛
指揮與各弁腰弓挿矢伏謁道左孫奇其貌召與語
凡諸部之强弱各邊之虛實與山川之扼塞險阻指
畫堦前如聚米印砂孫大異之即日拔爲本標中軍
司旗鼓事當是時孫以使相之尊操生殺之柄三邊

將校不下數百人每左右顧無足當其意者獨拭目
桂屬以旗鼓司軍中進止人咸駭異及見桂威嚴端
重儼若天神又自持廉無聲色之好與廝養卒同廿
苦所部皆樂爲用乃信孫之善於知人而桂之必能
不負其任也未幾孫代王在晉爲經略決策與版築
守寧遠寧遠孤懸關外諸大帥尤世祿等咸色動孫
方沉吟守者難其人桂直入帳中謁孫曰公所遲回
不決者非以守寧遠乏人耶公能築之桂能守之請
即以桂往矣孫大喜桂星馳赴汛招攜貳集流亡開

屯練兵不半年屹然成重鎮邊場當指無不知有滿
將軍者三年秋孫敘關外勞臣題桂署總兵官時遼
東新破難民渡河來者率爲他部所邀掠桂忿甚與
副將尤世祿襲擊於大凌河難民獲濟孫益喜以飲
午禮勞之
大兵破覺華島進攻寧遠桂與道臣袁崇煥悉力死
守慷慨誓衆曰今孤城援絕欲歸無所正我與公等
效命之秋也且寧遠城堅糧足器完械利攻必不拔
從而薄之可以得志又我與公等立功之會也衆皆

踴躍用命寧遠卒完論功實授平遼總兵官既而王
之臣代高第爲經略盛稱桂忠勇爲邊臣第一袁崇
煥以爲掩已勿善也移桂守山海山海雖去寧遠稍
近然爲京師門戶桂綢繆整頓威名大起中樞咸推
其將略佩桂征西前將軍印仍賜劍以重事權賜劍
異數也總兵官得之竟與經略等七月春錦州被圍
桂與崇煥協謀固守戰於笊籬山勝之益鼓而前時
大兵樹白龍旗設大帳綿亘數十里鋒甚銳桂至寧
遠城撤軍入濠少休望見塵起急督紅旗軍逆戰良

久桂馬中二矢忽騰他騎而上大呼馳之所向辟易
自卯至酉戰益力錦州圍解論者謂有邊事來以此
功爲第一下詔大發帑金勞將士進桂左都督加宮
保崇禎即位復推桂鎮寧遠追之臣罷桂亦召還會
他部數入宣大邀賞西北戒嚴大同鎮臣缺廷推桂
復拜征西前將軍鎮守其地時大同恃款武備久弛
視諸邊尤弱桂至遍歷沿邊八路七十二城堡悉郝
諸將傀遣華占役清冒糧整軍器再月而軍政大舉
己巳冬十月

大兵進薄都城亟趣諸鎮入援以所部五千人兼程
而進桂在行間久屢建大功威名震遠近朝廷望桂
尤急旦夕問兵部偵桂軍至否又豫發帑金二萬待
兵至勞之十一月十八日至德勝門城中懽呼載道
詔與袁崇煥互爲犄角桂躬率健丁奮鬭身復中二
矢氣益奮上聞桂傷使中官賚牢醴慰勞令入甕城
少休越二日裹創復戰上念其忠勇特進爲武經略
以示殊寵益感激圖報大戰於安定門下已而上逮
袁崇煥於理催戰愈急十二月十七日全隊應至宣

大軍不能支遂潰與裨將孫祖壽疾鬬而歿於陣死六日始得桂屍又三日得祖壽屍京師卒完贈上柱國太保謚武愍

盧宜曰自萬曆己未至崇禎己巳十年中連喪三大將中壘折矣其何能國良可慨也

侍郎劉公傳

庶吉士劉之綸以書生而自許知兵卒能捐軀報國功雖不成論其世者悲其志矣之綸字元臣四川宜賓人爲孝廉時遭土司奢崇明之變即以兵法部勒其鄉里子弟爲捍禦計地方藉以安堵人甚德之崇禎戊辰成進士選庶常詞林故事惟解讀書習典故專攻誥勅旁及詩古文翔步花磚備天子顧問而已惟綸與同年生金聲獨好談兵同館中多嗤之者兩人不之顧益深相結復有布衣申甫亦習孫吳製戰

車火器兼通術數與兩人相往來二年己巳元旦有黑氣起東北亘西方甫見之大驚趨語兩人曰天變如此公等知之乎今年當喋血京城下深可畏也時邊堠寧謐兩人雖異其言未之信迨十月果戒嚴金聲條上方略得召見因薦之綸及甫命以素服入對稱旨特擢之綸兵部侍郎督援勦兵而授甫爲京營副總兵改金聲爲御史監其軍募兵出戰然倉猝所募皆長安乞兒也都城外敵騎充斥烱焰照平臺勢不得不速戰以紓宵旰甫出兵得勝門營於柳林滿

桂爲總兵官節制諸軍甫自以奉勅行事不爲下桂
不悅桂部卒私掠民間甫軍捕獲桂輒取去兩人滋
不和及桂陷陣而殞都人震恐甫兵連敗於柳林大
井後結車營於蘆溝橋
大兵繞出其後御車者惶懼不能轉殲戮殆盡甫亦
陣亡之綸誓師前行距遵化城八里屯娘娘廟山
大兵全隊自永平至之綸嚴陣以待發砲砲裂營中
自焚力戰自午至酉矢集如雨度不支大呼曰死死
負皇上解所佩印授家丁間道上之飛矢貫顱而死

三年正月也屍回鏃深入不可拔金聲用齒嚙之乃
出以授其家聲又悼甫之陷陣而歿也疏言甫受不
世之知出師未捷安敢求䘏但甫受事日淺而冒死
直前義不返顧今觀其遺骸矢刃殆遍非喋血力戰
者不至此甫固以身報國矣帝亦傷之命予䘏典

盧宜曰解嚴後廷議侍郎䘏典講官文震孟曰之
綸以庶常倏爵三品恩已逾格死綏報國固其分
也何庸復加優贈乎遂中格甚是時之恤典猶嚴
而館垣之持正如此金御史曰嚙箭鏃不忘死友
又古道照人矣

張莊節公傳 附子薇

登州兵變鎮守總兵官張可大死之可大字觀甫其
先孝感人世襲南京羽林左衛指揮登萬曆二十九
年武進士歷浙江都司調守儀眞貢船被刼於帆山
計擒其魁陞陽電叅將征黎用黑番爲鄉導入其洞
平之調舟山修城禦倭築堰灌田兵民咸德之晋南
錦衣可大諳練韜鈐兼善詩古文公餘雅歌投壺一
觴一詠恂恂如儒者任陪京著錦衣志等書人稱雅
將陞山東總兵官時崇禎元年也會三方佈置之議

起登萊爲神京門戶主客兵雜處新舊餉兼支繁瑣
無緒可大至定經制汰冗冒外地立水營爲汛守內
地立陸營爲城守備禦嚴而歲省浮餉二十餘萬自
遼土淪喪議者謂恢復必先四衛而復四衛必先旅
順或議臨南關嶺或議築長城島可大以鹽塲口居
兩山間其隘可守外距木羊城二十餘里內距旅順
關十餘里首尾易顧更設鏡城於黃金山最高頂而
金州鞏於磐石矣遂決計城之城成議者乃服高麗
貢道舊由山海關遼陽失後改由登萊可大以麗船

往來內地奸究易生請從覺華島登陸乃由關門入皆未雨之籌也妖賊作亂衆至萬餘圍萊可大破走之二年冬京城戒嚴奉詔勤王三年還鎮至四年而登兵有吳橋之變先是毛帥文龍鎮皮島遼人孔有德等歸隸麾下文龍待之甚優有德等亦樂爲文龍用文龍處海外凡有奏報或恢張失實事亦有之然於國家形勢則屹然重鎮也及袁崇煥出督關門疑文龍跋扈難制殺文龍他將代者於有德等亦僅以老兵畜之有德等旣失所依皆落魄無聊又心憐文

龍無罪橫受屠酷恒怏怏每思投隙而起未得其會也四年大凌河告急登撫孫元化建議欲復遼土宜用遼人欲固遼心宜用遼將於是令有德等率兵千餘人赴援十二月行至吳橋天大雨雪以市民閉食物啓釁遂刼庫殺官而有德等家口皆在登城乃倒戈而回破所過州縣盡肆焚刼新城受禍尤慘可大聞變亟率兵往至朱橋驛値元化言撫局已定阻可大毋西行及登城被圍可大議遣徵各郡兵會勦而元化仍主撫議不聽欲乘其初集勒兵出戰又苦禁

之分可大汛耑守水關而令遊擊張濤禦之未及交綏濤兵反與有德等合脫回三十四人求入啓門納之次早有德等攻城詐所入三十四人擐臂大呼全城應焉五年正月城陷可大方守水城知勢不可爲解所佩大將虎符授旗鼓吳振姬間道歸山東上之殺其妾陳氏遂自縊於署內之太平樓後蒙優䘏而登撫等竟泛海歸天津可大子薇字瑶星宿學工詩隱居金陵構松風閣於棲霞之麓不下山者垂五十年甘於窮約鍵戶著書自號白雲山人當事高其節

造廬訪之非閉戶謝郤踰垣走終不得見也卒之日年八十八友人遺以美木薇聞之語其子曰嗟乎吾貧士也焉用此且先皇帝桐棺三寸先將軍藁菲孤城君父尚爾況臣子乎亟易之及易乃卒

趙吉士曰有明之季惟敗於撫之一字耳撫流賊者猶曰此飢民也至於叛兵而亦撫之不且教猱升木乎顧當事者必奉撫之一字如金科玉律焉前局敗而後復蹈之甘於連背入穽終不覺悟悲夫

徐忠烈公傳

登州兵變連破萊州山東巡撫徐從治死之從治字仲華海鹽人十歲讀陳琳檄而歎師問之曰恨不生當其時手檄老瞞耳舉進士知桐城縣性彊直不善事大吏請改武學教授陞部郎出知濟南府陞兗東道白蓮變作從治監軍出勦謂大將楊肇基曰兵法攻城爲下賊精銳聚邪紀城而夏店嶧鄒滕之中吾擊首尾則其中必兩救不如擣其中堅中堅破兩城皆瓦矣楊從之擒賊首赦脇從皆從治始謀也歷陞

右藩蓮妖再發巡按御史主撫與從治議不協中以計典去崇禎四年登萊兵叛仍起監軍道未幾即拜山東巡撫萊城被圍城中蒙頭而炊負戶而汲從治意氣自若棲止城樓守禦甚力先是登撫孫元化惑於撫議致叛黨翻城内應登庫火藥器械甚富皆前撫陶則先所貯以備不虞者悉爲叛兵所有勢益橫比贊畫王事張穀臣復奉撫議以出援師皆畏賊左次王者亦聽之以撫事成則萊圍自解更遣使爲之求撫從治齧指大罵抗疏自其狀曰穀臣以撫爲叛兵解而叛兵即借撫以爲緩兵急攻之計穀臣使每一至則外攻轉急穀臣曰我不當縱兵出擊以激其怒也則必使其任意攻我我拱手以萊授之如孫元化送登州已事而後可成穀臣之撫乎當叛兵之過青也舊撫余大成擁師三千追擊甚易元化貽書云撫局已就我兵不得往東一步以致壞事大成如其戒而止及至登城被圍則知張濤兵陰與相通又使濤引兵出戰是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也且信誑開門致登城數十萬生靈盡罹鋒刃今萊城被圍叛兵

視臣猶元化也乃穀臣公然爲之解曰吳橋激變有因也一路封刀不殺也一聞詔使遂止兵勿攻也吾誰欺欺天乎今元化入京已久又得穀臣僞報盈庭集議必以爲一紙書賢於十萬兵援師絕跡不來職此故矣臣當死爲厲鬼以殺賊斷不敢以撫而誤至尊淆亂國是陷封疆而殘生命也疏入中朝不以爲然時撫議方殷賊攻城益力四月架元化所遺西洋大砲攢擊城西南隅從治方簡閱丁壯指揮堵禦左右請少避之不可語未畢飛礮中其顙身赴血漭中

頃刻而死萊人大臨守陴者皆哭初兵部條上方略曰萊撫守萊東撫駐青調度從治謂東撫控壓全齊駐青不足繫萊人之心而入萊則可以繫全齊之命委一身於孤城示全齊以必死其見蓋已遠矣事聞贈卹有加賜額曰忠烈從治死時年六十有一

盧宜曰一時內外諸臣爭言撫者彼宜其謂撫之可恃而後必不敗哉不過爲苟且旦夕之計以塞責耳爲人臣子而設心如此求濟國事求保身家而不可得矣

郡守朱公傳 附知縣秦三輔吳世揚知州陳所聞等

登萊兵變與其難者復有萊州知府朱萬年云萬年字某黎平人萬曆中舉於鄉歷官守萊州有惠政崇禎五年二月叛兵旣陷登州乘勝來犯城中士民洶洶欲竄萬年下令嚴禁憑城固守被圍數月萬年飭守具給軍食未嘗乏絕外圍益急城中守禦益堅叛兵知城不可下又恐援師四面集數詭詞乞降當事信以爲然而不虞其詐也命萬年往受之萬年曰叛兵殘破郡邑殺朝廷命吏自知蹈不赦律必無降理

且未經大創其志甚驕往則徒損國威耳知府食祿爲王臣此身固不敢惜也不聽萬年毅然遂行果爲叛兵所執萬年詭之曰爾執我無益可以精騎從我呼守門者出降叛兵果以精騎五百擁萬年至城下萬年大呼曰我已被擒誓必死彼精騎盡在此可發砲急擊之毋以我爲慮守將楊御蕃猶不忍萬年復頓足大呼叛兵怒將殺之大罵而死城上人見萬年已死遂發砲叛兵所擁精騎死過半其鋒頓挫事聞贈太常卿賜祭葬有司建祠官其一子方叛兵之還

掠新城也知縣三原秦三輔訓導王協中禦之並死焉陷黃縣則知縣洛陽吳世揚以大罵死縣丞張國輔叅將張奇功守備熊奮渭以力戰死陷平度州則知州戢輔陳所聞以自縊死三人並起家乙榜俱邀贈邱餘亦蒙恩而登撫謝璉與萬年同往亦被執

趙吉士曰有明之代養廉之典甚優而酬忠之禮尤渥凡死綱常死封疆者皆贈官廕子賜祭葬或賜謚立祠婦女則建坊旌表前若靖難諸臣至累葉後尚被褒揚啓禎而降累累多人較前代為更盛報禮之重豈徒然哉

行取知縣張公傳

與登州之難者。鄒縉紳則有行取知縣張瑶。瑶字某蓬萊人天啓五年進士授開封推官爲治嚴明絕請寄抑豪強民敬之若神政聲冠全省撫按交薦崇禎四年與萊陽宋玫並行取人都時沂州宋鳴梧爲吏掌科舊制臺省雖七品官得風聞言事閣部大臣一受糾抨多不安而去人咸畏之御史猶轄於總憲惟六科無所統屬均稱内府體更尊吏掌科操百官賢否黜陟於六科中尤高自簡貴若外吏趨謁必勞門者錢乃得通姓名瑶往無所予門者有煩言瑶素剛直不能忍詈之鳴梧以爲褻其體也不悅援攻爲給事中而抑瑶僅授府同知瑶大怒撫攻行斯狀列疏上聞冢宰惡其使已也亦劾瑶饋遺奔競鳴梧復極論之遂謫河州判官未赴旋里五年正月叛兵逼登州瑶率家衆登陴拒守城陷瑶猶揮石奮擊賊擁至被執大罵不屈見殺妻女四人並投井死贈光祿少卿先是叛兵陷新城舉人王與夔張儆然死之其陷他縣者貢生張聯台蔣時行亦死之皆格于例不獲

旌禮部侍郎陳子壯以爲請乃䘏與夔儼然俱宛平
知縣聯台時行俱順天府学教授其後死難者皆如
前制

附記　陳子壯疏曰舉貢死難無䘏典舊例也然
陞登於天府恩獨厚於流官九泉之下能無怨恫
比者武舉人李調與賊搏軀已蒙贈卹武途如此
文儒安得獨遺乞量贈一官永爲定例制曰可
盧宜曰知縣朝廷命官也以命官而見抗於闖者
王人反謂褻其體而排之噫臺省之所以尊亦顧
其人之樹立何如耳若屑屑焉惟爭此體統則亦
無貴乎其爲臺省矣然而明季時固相習成風也

副使洪公傳

福撫熊文燦遣兵備副使洪雲蒸招海盜劉香老被
執不屈死之雲蒸字某長沙人由進士初任諸暨縣
由部郎歷江右藩叅再調廣東先是海盜鄭芝龍芝
虎同劉香老陸梁海中爲商民患凡商舶往來與居
民之入海捕魚者若與盜遇必縶其一於盜舟勒令
輸銀多者數百金少亦數十金縱其餘歸家歛銀往
贖踰期不至則將所縶者敲扑之或贖者往而盜艅
瓢忽無定反遇他盜掠其銀去爲盜所縶者多死官
司不能追捕乃設厲禁不許入海而沿海居民依海
爲生者益困時文燦方爲福撫招之降芝龍兄弟私
念囊橐已充仍不欲與官軍爲難且免風濤播遷文
燦復曲意詢之許其安插泉州泉州故芝龍桑梓地
得以高枕負嵎遂就撫而香老仍崛强入廣往來牛
用馬耳諸洋常犯小埕犯長樂及廣之海豐芝龍出
戰多失利香老益驕且滋横崇禎七年文燦欲以招
芝龍者招香老香老笑曰巨魚失水與鰍鱔同我能
海中望岸上不能岸上望海中也而故爲就撫狀文

燦不省其詐遽遣雲蒸往香老大笑留之不令返如是者一年上聞狀歎曰豈有招海而反蹈海者勅文燦戴罪而合廣福兵會勦於田尾遠洋八年四月香老逆戰大敗時芝龍以遊擊爲前鋒香老脅雲蒸出船頭止芝龍兵雲蒸出大呼曰我兵備副使洪雲蒸也將軍第來前賊窮矣急擊勿失賊怒殺之而自焚其舟死於火中

盧宜曰文燦之技惟知有招撫耳亦思虎狼之性昔一日忘山林哉使不許芝龍安插泉州便其窟穴亦未必即能革面也文燦之終以撫敗宜矣獨是廟堂之上究無人議及於此者其於閩事奚啻秦人之視越人耶

澤遼二州和平二縣諸忠合傳

明崇禎五年流賊入晉攻陷諸州縣紀官紳之抗節者張光奎澤州人進士仕至山東參政時流賊蹂躪山西監司王肇生知欽人吳開先有勇略假便宜署爲將使擊賊賊犯澤州開先戰於城西賊敗去從沁水轉掠陽城肇生率開先之兵躡之開先恃勇輕賊謂草寇不足攖其鋒渡沁戰於北留墩下擊斬數百人炮火盡後無援者賊衆大至欺其孤軍力竭四面壁之全師盡沒賊乘勝以八月再犯澤州光奎時里

居與其兄光璽千總劉自安等勵衆固守八日城陷光奎等並死之澤大州也烟戶如織且至富驟爲賊破遠近皆震他賊紫金樑等從沁州武鄉轉攻遼州州紳楊于楷饒於貲爲一州民望元年舉進士授行人五年奉使藩府事竣旋里十一月賊至于楷散家財募鄉勇與知州信陽李呈章鼓厲士民乘城固守已而力屈城陷兩人先後被執俱罵賊不屈死在籍刑部主事張友程舉人趙一亨侯標並死之六年四月賊攻平順知縣浮梁徐明揚設守或以彈九邑又

無備當避之郡城不可城陷不屈死其年四月陷和
順副使藥濟衆罷官家居被傷不屈投井死

趙吉士曰賊初起不過飢民嘯聚尚可撲滅而一悞于大吏之招撫再悞於地方之弛備遂致所向咸靡涓涓不絕流爲江河後雖全力禦之崩潰四出矣

陸忠烈公傳 附遊擊賀其勲石宗德

闖賊入靜寧州再破隆德縣固原道陸夢龍率兵赴援陷陣而死夢龍字君啓浙江山陰人起家進士初任刑曹梃擊之獄起曹郎同訊者三人成附瘋癲之說盡匿張差所供爲鄭國泰守庄及龐劉二內侍引進語第云差收積薪草爲鄰人李萬倉等所燬差憤赴朝聲寃行至東華門遇一人謂持梃入可當寃狀遂悞入東宮迫署印侍郎張問達速讞及提牢主事王之寀發其奸疏下部夢龍以典試廣東辭門籍問

達强起之令共事三曹郎不欲再鞫趣問達具疏請旨以疏入必留中其事可寢夢龍堅持不可曰已奉旨提問復請何旨今具疏欲提張差耶差已在獄又誰提衆曰提馬三舅等夢龍曰此皆細民一提立至堂堂法司乃煩天子詔耶問達曰將若何曰差所供內犯有姓無名此須訊實衆急曰此事何敢再訊夢龍曰此事何可不再訊他小事尚須覆鞫豈關涉宮闈可草草耶衆皆語塞問達即令再訊衆猶執不可曰倘訊而狂吐不軌謀奈何夢龍曰因慮其不承耳

今反慮其承耶及會訊司官七人惟傳梅與夢龍意合餘皆主瘋癲將訊衆猶囁嚅後堂夢龍曰法官乃畏囚若此耶衆曰訊終不便或把夢龍臂曰今不得已而訊止問兩內官及馬三舅李外父的名爾更問一語不得且曰訊亦不可加刑夢龍見諸人逡遽失色笑曰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倘得禍余自承之乃就坐夢龍呼刑具者三默無應者擊案大呼始具差長身駢脅睨視傲語略無瘋癲狀夢龍呼紙筆令畫所從入路衆笑曰令癲人畫圖君亦癲耶

圖成傳梅問汝何由識路差言我薊州人無導者安得入夢龍問導者誰供係兩內官且曰彼用金銀壺各一叅我三年矣問內官姓名衆急曰渠必不識不必問夢龍問使汝何爲曰擊小爺小爺者太子也衆即推座起曰此不可問矣遂罷訊問達將具疏夢龍稱病不出問達遣使四五輩趣之乃往見請再訊曰安有不得內侍姓名可即成信獄乎徐若別有發覺爲憂方大耳問達愕然乃從夢龍言命十三司會訊訊時衆語喧雜主瘋癲者故囂亂之差則盡供逆謀

與內侍劉成龐保姓名一無所隱主筆者聞供二監名徬徨不敢下比供至擊小爺三字益惶駭欲去之夢龍不可郎中馬德灃亦持之衆又曰頃某御史傳言不得入此三字誰敢入夢龍曰但道陸員外不肯匿誰敢匿當是時言路自何士晉刑官自王之宷傳梅馬德灃與夢龍數人外鮮不納鄭氏賄者夢龍持之尤力羣小恨次骨某御史復揚言曰已具彈章矣亟從衆則免夢龍曰吾不畏死寧畏彈章耶獄乃決萬曆四十五年出督廣西學政轉九江道亡命李瓆

者自宮入淮府王命署承奉出入王宮誘王蹈非法人言淮難將作夢龍捕得之王大怒夢龍往見王大言曰人言殿下反職謂殿下不反亦不能反王問其言驟面發赤曰僉事言何狂也曰臣言不狂顧殿下不能反而今有反跡何也王益怒詰其故曰大盜李瓆所在行刼皆以殿下爲名事急則入王宮僥倖漏網今瓆已弋獲事猶可解而殿下反怒官司之捕瓆者道路口語籍籍萬一臺省以殿下交結匪類具疏上聞殿下不特不能爲李瓆解又將何以自解王默

然久之日如僉事言爲之奈何曰殿下但聽職治瑣則事立解矣於王固無預也王敬諾於是遠戍瑣地方以安宗人養塙結無賴程鵬多逋草澤省中士民咸言兩人將反奔徙貌就巡撫啓角門延入問計夢龍曰天下無此反法縛之一步卒力耳日如宗人何曰但斬鵬則事立定矣果如其言再監貴州軍叛苗安邦彥犯晉定偕總兵黃鉞以兵三千人赴之偵者言賊大至曉行大霧滿山夢龍曰急驅之稍霽賊知虛實矣鉞不應夢龍遽引親丁直前薄賊賊奔鉞乃

拔營而進三山苗叛思州告急夢龍往援問知府胡楠曰君識獅子哨去賊巢幾里曰二十里夢龍卽夜遣中軍吳相進搗其巢奪苗鼓亂槌聲震山谷苗大奔潰焚其巢而還天啓五年謝病歸六年巡撫閔洪學復薦起監偏沅軍繼進廣東臬司會撫按議建奄祠夢龍曰鐫吾頭不與也徉中風移疾遽行奄黨誣以貴州任內舊案降一級删任崇禎五年起副使分守東兗撫按方有登州之役赴謁進曰諸軍本來攻賊今反列戍而守何也賊憑城用砲則勢在賊若出

而趨我此我用砲之時也賊守則不敢攻我守又慮其來犯相持旣久深秋將盡賊夏屋火食我軍露處風雪交至何以禦之馬日踏斃而日徵州縣之馬攻城將騎而上耶總監高起潛曰君不知攻之難待其食盡馬亦盡取之易耳曰攻城十月矣賊強而我力益困士氣不作城中芻粟未必可盡昨出城馬甚騤騤亦何時盡耶起潛語塞然卒不用其言夢龍還守東兗覽事卒壞又平汶上東阿諸賊地方迄以安堵夢龍先後兩監軍守兗東攝兗西窮搜諸賊皆以少

擊衆身先士卒屢蹈危地其運機最密好出人不意惜尼於總監又制於撫按不能竟其用也調陝西臬副備兵固原地寒俗窳山無草木貧者藏道裸而號多斃夢龍設煖窖收之日給粥三甌至明年二月散使歸農全活甚衆進右參政七年八月賊入靜寧州再圍隆德率遊擊賀其勳石宗德赴之猝遇賊數萬夢龍所領不及千人勢不敵欲依山阻險以待援兵之至而崗上伏發矢石如雨下有裨校呼其亟去夢龍曰我豈爲逃走兵道耶火藥盡兩將環抱而泣夢

龍曰何作婦人態死忠耳張目大呼馳上手刃數賊
而中刃一髮際中刃四右臂箭鏃如蝟北向叩首於
鞍曰臣力竭矣最後一矢貫頸而斃年五十九其勳
宗德皆死之越四日賊去獲夢龍屍顏色榮然氣猶
怒事聞贈太僕卿加謚忠烈夢龍慷慨好談兵客訪
之輒投石超距舞大刀以示勇毅然有廓清羣盜志
至是戰死聞者莫不惜之

贊曰公治軍倣俞將軍大猷雖僕隸亦教以兵法果敢善戰又精於智算使當時盡得其用何憂猱賊哉故撫其梗桀并逮當時怯懦無謀奄廾用事之禍為慨焉

虛宜曰忠烈見事明快其所辯論無不分肌中理迎刃輒解而張差一案保護東宮遂折奸謀尤功在社稷矣

隆德令費公傳

陝西隆德之陷也固原道既赴援而死其縣令費彥方亦以節著云彥方字爾英浙江崇德人以乙榜授江西上高令上高地瘠而貧歲不登彥方不欲以繭絲副功令輒漕殿謫隊幕崇禎五年再遷令隆德秦地自延綏竊發蹂躪無完土武臣莫肯用命失機則以賄免守土官率望風解竄營救於樞要天子亦以武備久弛罪不在小臣也而寬之多不死於是行間不戰郡縣不守賊益橫行無所阻彥方至招流亡繕城郭勸農設賑民困稍甦七年賊分為二支一走長平犯涇陽一趨邵剽盩厔衝突飄忽臨鞏平涼所在不支彥方聞報益募兵為固守計而防弁先逃賊破靜寧州閏八月二十九日賊抵城下彥方登陴設守流矢傷左頰不為動然城無兵衛遂陷彥方被執賊掠其署蕭然壁立詫曰窮如是其好官耶縛而不殺逼之使降死是彥方以九書乞援於固原道陸夢龍得報曰第堅守旦夕即親自提兵來而書為賊所得設伏六盤山以待夢龍至陷伏中戰歿賊怒其乞援

也遂害之彥方挺立受刃腰頷皆穿穴以死事聞當
僂郵而逃弁賄樞部謀卸罪議彥方城守謀疎久之
乃贈奉直大夫靜寧知州

趙吉士曰防弁棄城先逃而反歸罪於縣令之謀疎亦思兵之不存謀於何有然則守土者其將探囊奪胄白刃而即為謀之客耶其於國事果有濟焉否耶

盧宜曰賊因公之窮而信為好官信乎為賊吏者不特貽羞於正人君子即盜賊亦惡之負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矣

陝西八忠合傳　附董令父嗣成弟三元妻李氏 吉令子士樞士模鄉紳魏炳

明崇禎七年流賊亂秦中列城如破竹其同時死疆事可紀者亘一曰麗瑜字堅白公安人家貧力耕自給夏日轉水灌苗執書隨牛後誦讀聲與轆轤聲相和由歲貢授京山訓導崇禎七年陞崇信知縣瑜素善易精爻彖將之官筮得姤之革驚曰吾其沒於西乎驅車至縣縣故僻野無城郭頻遭荒旱居民死徙之餘所存止百餘戶賊警震鄰馳詣平凉請兵於監司陸夢龍夢龍標兵僅數千人方分出討賊無以應瑜

歸集士民流涕大言誓以身死職閏八月天大雨土垣盡傾賊掩至瑜急解印付家人馳詣上官而身坐堂皇以俟賊捽之下令跪瑜罵曰吾待死久矣狗賊何敢忍朝廷命官賊怒拔刀擬之罵益厲賊掠城中無所有執之郊外殺之剖心裂屍而去事聞贈固原知州一曰董三謨黎平人舉於鄉崇禎中授山陽知縣吏事精敏下皆畏服賊陷其城三謨與父嗣成弟三元妻李氏携子女皆死三謨多惠政百姓素感其恩及全家殉難賊退百姓羣聚而哭之後贈光祿寺

丞立祠嗣成三元並祀妻女建坊旌表一曰朱呈璀濬府宗室也居長治由貢生爲秦安知縣縣瘠素乏守備賊至居民望風先遁城遂陷執之詰寧羌郭外令賺寧羌城呈璀大呼守陴者曰我秦安知縣朱呈璀也不幸城破爲賊所執汝等須勉力固守我忍辱至此者欲令知我死處耳遂大罵賊殺之寧羌迄嚴守賊終不能下贈光祿少卿一曰吉永祚輝縣人輸貲入國學爲鳳縣主簿七年四月巳謝事將歸賊至知縣棄城遁武勒之去不可曰吾身在城中則此城

卽當與身爲存亡也乃倡義拒守力屈城陷北面再拜曰臣雖小吏旣已食君之祿不敢以謝事逃死見賊大罵被殺二子士樞士模皆死教諭李之蔚鄉紳魏炳俱不屈死一曰婁琇籍失考知涇州視民如子民甚懷之城陋而率土荒儉編戶寥寥無以資守禦七年閏八月賊至城卽陷不屈而死一曰蒲來舉籍失考知甘泉縣賊來犯守備孫守法等擁兵不救城破來舉手刃一賊傷六賊而後死一曰呂鳴世福建人由恩貢爲麟遊知縣性介特以風教自任地被兵燹鳴世曲意拊循甚著恩信七年八月賊陷其城被執賊問其廉而惠亦惜之未忍加害鳴世發憤絕食六日而卒事聞咸邀贈卹

趙吉士曰賊流毒秦中前後官紳死難亦最多此姑舉甲戌年考有姓名政績者已八人矣

夔州府同知何公傳

有明自崇禎元年十一月陝西白水王二反饑民嘯聚羣起爲盜轉寇山西支蔓於河南北及湖廣四川摧陷州縣以數十然未有陷大郡者至七年二月四川之夔州府破遠近皆爲震動而抗節死者僅一府同知何承光也承光貴州鎮遠人萬曆中舉于鄉歷官至府同知時流寇大起犯荊州者連陷遠安興山歸州遂長驅入夔門當是時承平久百姓不聞金革聲盜雖起而恃山川扼塞漫不爲備倏傳賊至官民皆震駭落魄守夔副使道與通判推官及奉節知縣皆望風而逃承光方署府事毅然曰身膺民社而鼠竄求生法之所不貸也與其死於法而辱及父母何如死於賊而上報朝廷遂率民固守而備禦一無可恃力弱援絕城陷承光整冠帶危坐堂上賊至大罵不屈賊殺之而投其屍于江後駢夔州知府賊他部自漢中西鄉來者亦以是月犯大寧知縣高日臨字儼若鄱陽人由恩貢生治邑有聲賊至見勢弱不能守嚙指血書牒乞援上官而躬率家衆及民禦之城北門衆寡不敵戰敗被執脅之降大罵不屈賊碎其體而焚之訓導高錫及其妻女巡檢陳國俊及其妻皆遇害次日陷巫山巡檢郭纘化禦之陣歿陷通江署事通判李基棄城遁指揮王永年力戰死之四月守備郭震辰指揮田實擊賊百丈關兵敗被執死

趙吉士曰蜀中稱天險必曰夔門劍閣又嘆當初起時尚未燎原乃賊之入蜀也如出無人之境賊之破夔也卽在瞬息之間各官奔竄者後亦未嘗明麗爰書不待智者已知有土崩之勢矣

續表忠記卷之四

漸岸恒夫趙吉士纂編
四明公弼盧　宜彙輯

曹氏三忠合傳 附總兵艾萬年

三忠合傳者傳遼東曹氏兄弟叔姪一門死於王事也兄日文詔與弟文燿姪變蛟本貫大同皆起自行伍深入敢戰崇禎初文詔已累官致副將矣二年白水王二反府谷王左掛王嘉引等相繼起三年嘉引殺孤山副將李釗六月以文詔代之羣盜皆饑民不

逞者嘯聚爲亂延撫楊鶴主撫不以聞盜益衆各自標置倏降倏叛全陝幾無寧宇十月嘉引陷河曲據之四年六月文詔率裨將文燿變蛟艾萬年叅謀袁廓宇收河曲追斬嘉引於陽城獲一千六百級軍貲鎧仗數萬計寧塞遺賊走唐毛山山陡不得上變蛟騰凌其巔賊渠應弦而倒斬數千級叔姪名由此顯八月晉文詔臨洮總兵敗點燈子於桑落鎮又敗之於霧露山文詔單騎至其營諭降賊目陳尚先等以七百人歸命九月擒點燈子於石樓縣之康家山點

燈子者清澗書生孟長庚於本處石油寺日則讀書夜則點燈抄寫鄉人訛言長庚如黃巢造兵書謀反長庚不能自白恐官司捕之遂倡衆作亂當是時諸賊初起王嘉引最强點燈子尤狡譎及二賊相繼就擒諸賊望風慴服文詔奏凱歸秦威名甚著十月同延撫張福臻馘李老柴於中部督師楊鶴逮問十一月秦撫洪承疇總制三邊十二月遣文詔同左光先等五路分勦文詔縱反間賊內自疑掃地王授首五年正月楊鶴論戍三月文詔同甘肅總兵楊嘉謨大

破賊於西濠斬賊目杜三楊老柴又率遊擊曹變蛟追敗之於張麻村再追至咸寧關得賊目紅軍友七月可天飛再圍合水焚東關左光先巷戰文詔以千八百騎往援至花園寺賊匿精銳山谷中用千人且鬬且引抵南原伏四起城上譁言曹將軍已歿守陴者皆哭文詔瞋目持矛匹馬入賊萬衆中殊死戰士望見歡呼氣百倍賊大敗僵屍蔽野初十日又同變蛟嘉謨勦賊銅川橋文詔身自陷陣賊互相轔籍投崖塹死者無算越日又合固原總兵楊騏再勦賊於

甘泉之虎兕四大破之追奔五十里斬首七百級八
月勦賊鐵角城文詔陣斬獨行狼李都司降白廣恩
齊一勲誅甘泉刼餉賊石耀十月乘勝逐賊至耀州
賊窮促共殺其目可天飛郝臨菴以降又追餘賊於
隴州平鳳界平之巡按御史范復粹上幕府軍功斬
級三萬六千六百有奇文詔功第一當是時殲賊幾
盡原賊之初起也匹夫死合倔强山谷間其獷悍鬬
狠者不過王嘉引等數人旋已撲滅中外大臣以爲
旣得禍首自可搜牢至盡豈意後之燎原遂至此哉

賊流入山西分七大股股萬人或五千殘破州縣六
年正月文詔奉合勦之旨再渡河抵晉率艾萬年李
卑遇賊萬衆過汾河奮擊破之又破賊盂縣獲首功
千級再追賊於定襄與別將猛如虎殲賊姬關鎖於
黑山又敗賊於西堰於碧霞村混世王殪又敗賊於
開府村斬級四百有奇又敗之范村斬級數千又破
之榆社太原賊漸平三月賊從河內上太行文詔破
之於澤州賊遁入潞文詔以兵四千赴陽城中途遇
賊棄之不顧民咸失望驍抵沁水延至薄暮倏旋師

奮擊斬級千餘如服文詔饒有方畧不徒恃其勇也
四月賊駐潤城文詔抵周村疾驅出賊不意斬一千
五百級又破賊於小河村遼城毛嶺賊目紫金梁老
狗狗過天星皆先後爲文詔所追殺賊聞文詔來輒
膽落六月調援河南解涉縣圍又敗賊於偏店村他
賊瞯文詔去復返晉官軍多敗卽總兵張應昌兵譁
而潰七月改文詔爲大同總兵其改大同也緣文詔
在洪峒時與其鄉紳劉御史相失及文詔在豫御史
適以巡按至懷慶時蜀師敗績賴文詔力戰大破賊

歸甫解甲馳見御史而御史以爲慢已也語侵文詔
文詔拂衣起面叱之御史据撫糾文詔廷議謂其恃
勝而驕因功大不能難姑改鎭以抑之未幾大同兩
縣失事遂致其罪論戍八年前御史吳甡按秦薦文
詔可大用比撫晉上書追頌其功洪督亦請貰文詔
責後効用自助上乃以文詔還之命爲援勦總兵討
文詔被罪不與討賊者二年賊益支蔓不可圖禍且
中於畿南三月承疇聞鳳陵變由秦入豫次汝寧令
文詔逐賊隨州斬級三百八十旣而賊瞯承疇出復

聚於秦承疇反顧根本乃部分諸將復檄文詔自楚來會令由雒南抵商州搗賊巢拊其背而遣之而身自入秦勦賊之流突西陲者文詔至商州追賊抵金嶺川賊據險逆我師叅將曹變蛟力鬬俘斬無算是時賊中聞大小曹將軍名益怖慴六月副總兵劉成功艾萬年勦賊於寧州之襄樂（一本作賊於亂馬川）伏發萬年敗歿萬年亦驍將也與文詔善承疇在邠州憂之文詔聞其死瞋目大罵拔刀斫地自請擊賊即以其所將三千人行遇賊眞寧之湫頭鎭變蛟爲先鋒直前

衝賊斬五百級乘勝窮追陷賊伏中賊四起合圍有叛丁識之曰此曹將軍也圍益急文詔勇氣百倍手殺賊數十人力不支乃自刎洪督哭之慟請於朝贈宮保廕與有加文詔與萬年並敢鬬文詔尤善謀有大將才大小百戰未嘗敗北隨州之邀擊商雒之窮追身不解甲者兩月尤爲賊所憚文詔死諸賊咸酌酒相賀三邊內地諸官軍聞之皆爲奪氣變蛟收集散亡仍隸洪督戲下十一年四月入蜀變蛟率張天祿賈成芳逐賊羌中大戰不解甲者二十七晝夜又敗賊洮河多斬獲上首功賊李自成奔潼關秦撫孫傳庭設三覆以待變蛟執長刀驅賊入伏亂相蹈籍飛走之路俱絕其倖免者棄刀與騎逬遯漢南山中百姓預奉軍令持白梃遮險遇即棒殺降者猶數萬委兵仗如丘陵自成妻女俱失從七人跳免時曹兵最強各鎭依以爲固賊聞其至即膽悑不敢進變蛟每戰輙不食與下同甘苦又能收降人爲之用咸名與其叔文詔埒十一月京師戒嚴變蛟已爲臨洮總兵從洪督入衛松山之敗不食死而文詔之弟文耀

先與文詔同收河曲亦陣殞忻州迄今溯戰績者於曹氏兄弟叔姪猶動色云

趙吉士曰曹氏之死綏烈矣若變蛟者未嘗讀書明大義而獨能勵節靡他名垂千古不且與松山並其高耶顧未聞卹典之從優何也

李進士馬布衣合傳 附盧氏舉人靳謙吉盧寶許燀等

明崇禎六年冬流賊入中州陷盧氏邑紳進士李中正力戰死之轉掠宜陽布衣馬足輕亦以捍賊被殺中正字共蔚曆己未登會榜至天啓二年廷試授承天府推官考最入爲兵部主事崇禎初謝病歸六年羣盗大起河北以十一月乘氷堅長驅渡河而南遂由澠池犯盧氏時中州承平久上下恬熙不修備縣聞賊至吏民惶駭知縣望風膽落棄城走賊遂以十二月二日入城中正感憤率家衆及里中壯士願從

者奮擊而衆寡不敵遂見殺賊縱掠城中執舉人靳謙吉抑使跪不屈大罵而死再攻宜陽布衣馬足輕豪邁自喜而性篤孝友弟惑婦言求析產而居足輕取瘠者讓其膏腴於弟人咸義之歲大饑出粟六百石賑貧者又盡捐夙逋焚券數千金人益歸之是冬賊渡河足輕挈家避之石龍崖賊踵至三女有殊色慮爲賊汚悉投崖下死足輕被執賊慕其名欲降之厲聲大罵賊怒并其三子殺之迄死罵不絕口家衆皆遇害惟存次子駿一人後登賢書時中州以布衣

死難者盧寶許燀幼習道家言爲賊所掠誓死不從大罵而死新安劉君培有義行是年冬賊渡河携子及從孫避難道遇賊欲殺其從孫君培曰我尚有子此子乃遺孤幸舍之而殺我賊如其言二子得免同縣馬山性剛直土寇于大中陷縣城獲山役之負米山叱曰我良民汝逆賊安有良民爲賊負米者大罵而死同縣李登英亦慷慨罵賊死偃師裴君合幼孤母苦志育之君合孝養惟謹寇亂聚衆保沙岸寨賊至攻圍十晝夜不克說之降大罵不從後寨破被磔陝

州張我正我德兄弟皆有勇畧嘗集衆保障鄉里一方賴之十四年賊掠其里率衆禦之馘三賊俄而大至衆悉奔奮臂獨戰賊愛其勇欲生之自刎死我德急歸恐妻子受辱驅一家二十七人登樓自焚孟津孫挺生讀書試有司不利學星術有奇驗預知十五年有寇禍編茅河滸以居賊蹤跡得之詣其妻梁氏曰此匹夫殉義之時也夫婦詬賊同死嵩縣傳世濟與兄世舟並爲土賊于大中所執將殺之兄弟相抱而哭賊心亦動將釋其一世濟即奪賊刀自刎世舟

獲免同縣李佩玉御史與玄孫也崇禎末中州蹂躪無完土佩玉聯絡遺民捍衛鄉井與鄰境數寨相犄角往往尾賊後奪其輜重賊憚之不敢出其境後賊影園別寨佩玉往救勢不支力戰而死里人聚而哭之王蔡劉時寵篤於孝行其父宗禮以年老不能行命之速避遂自殺時寵痛哭刺殺一子三女夫婦自剄其妹適歸寧亦從死一家死者八人後崇禎八年十月賊再陷盧氏知縣白楹亦自剄而死

南宜曰此中州被賊之始也其後屢陷名城殺將吏千里荒蕪無完土蓋始就六年初起時約略記之後皆以布衣死者所謂匹夫慕義者也故類及之

潁州諸忠合傳

明崇禎八年正月流賊破潁州一時官紳士女死忠節者爲獨盛云知州尹夢鰲雲南太和縣舉人也以廉惠得民正月方謁上官於鳳陽聞賊大舉來寇立馳還夢鰲以初十日至賊即於此日抵城下猝發兵未集偕通判趙士寬指揮李從師等率吏民登陴固守賊踞城外高樓擊城址傾陷數丈守者惴懼皆散走夢鰲爲長跪求協力衆徑去不顧夢鰲雖文吏故饒膂力能遏賊衝獨持大刀當城壞處手刃賊砲

神朱殿賊魚貫上夢鰲連刃十數賊身亦被數刀最後腕力脫遂爲賊所刃從師亦爲賊刃所中夢鰲闔門弟姪七人俱投水死王寬字汝真山東掖縣官生爲鳳陽通判駐潁州行法不撓備貴民成頌之當賊之犯潁也士寬亦以公事赴壽州聞報或勸姑遲遲其行以覘變者士寬曰食君祿而避其難將何面目見人一日夜行三百里疾馳歸潁不入署竟登城與夢鰲同設守甫入而闔合賊又以大砲攻城東北隅城崩賊乘以入士寬猶拔金鉾招死士巷戰力竭赴

黑龍潭死夫人崔氏與二女同縊僕王丹亦詈賊死
諸生韓光祖與子進士獻策協守甚力及城陷賊執
光祖脅之跪叱曰吾生平讀書止知忠義城亡與亡
誓不偷生也遂大罵賊怒殺之碎其屍妻武氏投火
死一妹一女與獻策妻李氏俱投井死妾李氏方有
娠剖腹刳胎死次子定策孫日職身被數鎗死惟獻
策獨在鄉紳張鶴鳴弟鶴騰子大同（另有傳）中書田之
穎知縣劉道遠光祿署丞李生白訓導丁嘉遇舉人
白精忠鄭三杰皆死潁州衛指揮王廷俊千戶孫升

田三俊百戶羅光慶田得民王之麟俱戰死諸生彼
難者劉廷傳廷石（另有傳）等一百三人有植之樾者賊
入城守母柩不去一賊掠其家之樾提石杵擊之斃
他賊繼至見其持杵反走之樾復斃之賊吞至連殺
數人乃中刃而仆賊磔殺之婦人死節有姓字可紀
者三十七人烈女八人闔城官紳士女無一向賊乞
憐者賊怒甚遂屠其城事聞咸邀䘏郵

趙吉士曰潁州死忠節者最盛亦慘潁州死忠節者尤慘而以慘成其盛此尤人之所不忍見聞者矣若諸忠者以身殉國雖石爛海枯而名垂不朽又何憾焉

潁州雙義傳

流賊破潁州張尚書鶴鳴闔門遇難其有兄弟盡瘁
而死者是爲諸生劉廷傳廷石云廷傳字惟中幼孤
鞠於叔父雲南布政使九光及長貌魁梧沉勇有智
略飲酒至一石不亂作詩歌不甚屬草多激昂語善
蹴擲尤喜談兵當萬曆末知天下將亂慨然以功名
自許遇他郡名家皆傾身與之交以此聲動四方諸
募氣節者多歸之座上客日以百數暇則用兵法部
署之與從弟廷石俱爲任俠於河南北間廷石者九

光子亦諸生也楊應龍反播州調諸道兵及潁潁兵
隸尺籍者不願行將殺護行吏爲亂廷傳廉得其謀
欲以計弭之若爲不知者携尊酒豚肩邀於闉門
外十餘里所其魁數人久習廷傳知其來必有爲也
徉待之爭下騎曰公何爲至此廷傳徉笑曰酒肉示
之曰聞諸君出師特來祖道且囑諸君好建功名爲
鄉黨增光耳諸魁皆謙讓意氣轉和於是羅坐披佩
刀割肉相飲啖酒酣廷傳徐起言曰國家多事此正
壯士立功之秋也諸君勉之毋令四方笑吾潁無人

數人者默不應良久乃曰當如公言廷傳知其意動
曰諸君亦念室家乎數人者聞言色悽然廷傳遽起
大言曰有某在諸君室家無憂凍餒也手觚自滿引
日保爲諸君任之衆且感且服皆匍伏泣下曰某等
知公意矣公貸生我我等豈敢復有異志耶是日微
廷傳救解幾至生變有羣盜大掠村市中將抵州州
守故文弱不知所出集紳衿士民廷議廷傳緩步至
州守某知其膽決指而問計廷傳仰面大聲曰此
狂賊子也今且走矣脫來薄城特成擒耳州守姑欲

藉其言以定衆志即謬曰劉生之言是也命廷傳率
衆調之盜果遁去潁賴以安當是時流賊起陝右蔓
延汝洛間潁當賊衝人皆倚以爲重崇禎八年春賊
攻州城城外舊有樓高於城數丈張鶴鳴弟所建也
當賊將至時先數日議城守州守與紳衿咸曰賊來
若據此樓以窺城中則城豈能守衆咸請張毀之州
守又哀懇再四張堅持不可賊至果奪而踞之俯射
城中人皆洶洶欲潰廷傳盡從其客入見州守曰事
急矣樓旁故多狹巷可縋下壯士百餘人誘賊使戰

別乘間焚其樓賊勢可蹙也時鶴鳴年老矣猶自詭
知兵格其議不行廷傳力爭不能得諸客皆目語相
繼引去明日城陷廷傳危坐於堂不動賊渠厲聲呵
問廷傳瞋目叱之遂被害年五十七初廷傳與廷石
同爲俠廷石少年使氣廷傳則恂恂折節下人廷石
誚爲迂儒廷傳笑不計也未幾廷石爲怨家所中上
官將捕治之廷石脫身他逃廷傳遣人招致於家陰
爲畫策得免乃大服廷傳死廷石先與賊戰身中大
創十餘輿至於牀猶口占數百言向鄰邑乞兵殺賊

不踰日死劉氏爲潁世族仕宦多然落任俠者至今
猶推廷傳兄弟

蓮吉士曰公兄弟皆潁州諸生非受國家高爵厚
祿者也而大義所激奮不顧身死於義猶死於忠
也兄弟同殺聲名豈偶然哉張尚書當賊臨城
而猶恃此一樓而謂知兵者責如是也耶予與潁
州劉劭功壯岡子方楷同入晉闈閱文之暇評論
及此未嘗不歎息痛恨也

張殷二公子合傳

醴泉有源芝草有根固矣然亦有慷慨蹈義幹父之蠱如張殷二公子所當亟爲表揚者張大同字同甫潁州人原任尚書鶴鳴長子太學生能文所交皆名下士又好謀人緩急不使爲然諾四方稱張公子乙亥正月流賊破潁州鶴鳴年已八十五避匿他所大同居本宅題其門曰張大相公書房在此賊入強之跪不屈問尚書何在曰要殺便殺吾父不可得也張氏僕導賊於民舍縛鶴鳴歸拷索藏金大同曰家財

皆吾所掌與父無涉賊不聽搜其室皆古玉及酎器遂縛鶴鳴倒懸諸樹引滿注鏃射其軀分之大同捨頭觸齒大罵賊併欲殺之旁賊姑爲好語曰既殺其父且留其子但令獻金贖命可也大同復罵曰死賊吾父以無金被殺吾室果有藏金先救吾父矣今父死義不獨生罵愈烈賊先去其鬚復砍其半面罵仍不絕賊支解之鶴鳴弟副使鶴騰年八十二亦罵賊死

殷淵字仲泓鷄澤人父太白以進士歷官至關南道帥楊嗣昌奏賜劍誓師時所斬以徇者也淵性至孝從父之任數年不一顧其家中衣廁牏恒手自浣濯初習舉子業奇肆不循繩尺屢試被放卒不肯爲尋行數墨之文隨其父往來川陝間多結遊俠少年舞矟擊劍常以數十騎破流寇傷餘賊中咸傳殷公子神勇不可犯獻賊叛殺拔總理熊文燦以招撫貽悞嗣昌自請督師赴襄陽調兵令勒太白監興安一路獨後師期嗣昌析太白號令諸軍淵被髮徒跣赴闕鳴父冤不報日夜飲泣必欲剚刃於嗣昌嗣昌適以

戰敗失其印劍喪襄陽又爲賊所陷聞報自裁淵不得竟行其志恒鬱鬱甲申二月縣城破勒諸生就選較不應者死或勸之叱曰好頭顱暫寄頸上耳賊必不可見也約山中義勇入城勦賊事露被殺年僅三十有八懸首城門父老過之多泣下者淵未娶事前數月其配岳氏病聞賊至祈速死卒以不近醫藥而歿

虛宜曰尚書抑經袒撫貽悞封疆死固不足惜監軍獨後師期亦自罹於法者若兩公子以死報父即以死報國其志皆可哀矣

萬孝子傳

附留守朱國相等　鳳陽守顏容暄　孝子父萬文英

身代父死而卒能免父於死斯可謂之孝子矣孝子姓萬諱元亨字爾嘉南昌人幼穎異年十五補博士弟子能默誦五經通其大義父文英司李鳳陽遭母喪已辭上官行有日矣因病卧解中孝子侍藥崇禎八年正月十一日流賊破潁州厝之其別部掃地王太平王即於十五日由壽州犯鳳陽鳳陽爲祖陵重地向無城郭所置班操各軍隷尺籍者半僞容名餘皆市井白徒也留守朱國相率指揮袁瑞徵等千戶陳

其忠等以兵三千逆戰於上窰山頗有斬獲俄而賊數萬湧至矢集如蝟遂敗國相猶苦戰手斬賊二十餘力竭自刎餘皆歿於陣城乃破賊杖殺太守顏容暄隨及司李署司李居官廉署中惟敝幃破几四壁立賊無所得孝子先已移父卧旁破舍內賊索李官孝子泣語父曰兒不得復事吾父矣急著青衫出大呼曰死賊索官何爲吾乃官也賊脅降孝子大罵賊怒嗾旁賊加刃孝子惟呼阿爹阿爹賊不知其鄉音若何以爲真理官也不復更索父竟得生方孝子出

而大呼時其師萬師尹倉徨出視賊并欲殺之孝子又呼曰若已得官何與渠事賊亦卒舍其師去計孝子死時年僅十六歲後蒙郵典賊殺守陵內監六十餘人焚享殿燔松三十萬株龍興寺高皇帝御書第一山亦燬闢高牆放罪宗掠陵監所遺孌子小伶十二人縱酒奏伎就其旁刳孕婦注嬰兒於槊以爲笑樂盡燒公私廨舍而去中都蕩然一空容暄漳浦人起家進士城陷囚服匿於獄賊獲之容暄大罵賊怒杖殺之血浸石堦宛如其像賊退滌之不滅士

民乃取石立塚建祠祀之一時同死者千戶陳永齡等四十四人舉人蔣思宸亦投繯自盡後給事林正亨錄上其狀咸邀恩䘏賊去孝子父病痊竟得歸故里乙酉舉兵廣信閩中授兵曹爲黃道周監軍城破舉家赴水死

盧宜日鳳陵燔松三十萬一抔集上悲麥飯西江夢杳暮雲迷魂遶慈幃剪不斷賊渠橫劍索理官孝子攝衣奔相見厲聲叱賊氣何雄但生吾父酬吾願吾願酬兮身可死全而歸之神燕燕問年孝子甫十六撑天拄地真鐵漢讀詩欲廢蓼莪篇爲展心誠香幾瓣

御史馬公知州黎公合傳

附學正康正諫訓導趙世選州判錢大用吏目景一高運判馬如虬生員如虹黎公母李氏妻楊氏等

闖賊陷和州州紳御史馬如蛟闔門死之州守黎弘業亦抗節而與城俱殉如蛟號訥齋壬戌進士與倪公元璐黃公道周俱出韓若海太史門初令浙江山陰清操自勵所食米咸自和輦致凡歷道路一千三百里見者驚異入爲侍御史首參魏黨之主持要典者落其籍直聲大起故事內廷正旦端陽中秋宴會皆商人供辦後乃給直重爲商困如蛟偕給事中鍾炌巡視銀庫力請及期先給從之又奏汰內府各監局官匠歲省俸銀二萬餘兩米二萬餘石巡按四川定斬臧安邦彥奢崇明功罪人服其公辛未監試武闈有武舉先以技勇聞於帝槪發遺名帝疑有意抑之也并提監試下獄落職歸歸而爲德於鄉和人感之八年論平邦彥功復故官弘業於崇禎七年來知州事甫及朞廬州鳳陽咸破賊不入境人有懈志弘業曰和爲高皇帝龍興地當吳楚水陸之衝一有不虞長江之險與賊共之彼能忘眈眈[illegible][illegible]諸

馬如蛟深肯其言時丁外艱在草土即與黎誓皆以身許國起而涕泣語衆曰州太守爲朝廷計蛟爲身家計爲桑梓計亦均爲朝廷計雖鬼號燹燬地沸天荒必與城存亡不返顧也於是散家財練鄉勇與弘業嬰城固守而學正康正諫訓導趙世選如蛟兒運判如虬生員如虹亦俱分城而守誓死不貳乙亥十二月廿六日賊薄城下駕雲梯環攻城上用砲擊死數百人賊復頂方桌掘城根擲火燒之賊多死者夜半怪風大作城上火盡滅守堞者不能支賊蟻附而登如蛟率家丁巷戰手持刀大呼殺賊血朱殷淋漓袍袖力竭而死兩兒及男婦死者十有四人弘業回署繫印於肘跪母前泣曰兒不肖負微官累母至此奈何母李氏曰汝勿以我爲意事至此有死而已遂自縊又視其妻楊及一子三女一妾皆縊乃書壁云爲官不負民爲臣不負君忠孝誠已盡死生安足論右手自刎不殊左手出其喉仍不死聲呦呦猶罵賊死於亂刀之下賊籍其官舍惟圖史數種而已州判錢大用偕妻妾子婦俱死吏目景一高被創死正諫

同妻汪氏子婦章氏投泮池死。世逆罵賊不屈被殺於南門城樓上。後附兩人皆太僕卿詹子同殉者咸郵黎字孟擴廣東順德人康字芸祁門人皆乙榜趙綏寇紀作趙光遠今從淮安府誌字韋所山陽人歲貢到任。。。。甫九日。

虞宜日余嘗讀和州人曾可深之失城記有曰人心未收關隘未守奸細未除亂民未靖嗟乎名藩大郡相繼淪陷以及京師之亡不出此數語也豈獨和州也哉

鹿忠節公傳 附通判薛一鶚

孫閣部當闕鹿忠節善繼爲軍中贊畫。其後在籍皆死國難云。善繼字伯順定興人祖久徵由進士初令息縣時詔天下度田分署上中下壤息獨以下壤報上官屢却之久徵曰度田以紓民乃病民乎執不移故額田二萬八千頃至是占隱畢出溢田四千餘頃則以現賦均派之閭邑民沾其利丙艱服闋補襄垣先是歲旱荒民多流徙以逋賦責現戶民不堪久徵請除懸額七百戶而惟徵現在者民獲甦而流亡復業擢御史出按蘇松條列杜刀訟禁火耗等十六事嚴行之吏民丕變萬曆十四年還朝值上以軍政事貶黜言官抗疏申救謫澤州判久之遷榮澤知縣未任卒父正以貴公子砥礪節概縣令宋繼登欲與相見方糞苗投鍤而往宋嘆息有加禮逆奄時傾身急諸君子之難所稱鹿太公者是也善繼履道坦坦惟義是求少時讀王陽明先生傳習錄慨然有必爲聖賢之志常過容城與孫孝廉奇逢肄脯酌酒定交於楊忠愍墓下登萬曆癸丑榜與吳郡周順昌吳橋范

景文讀書僧舍交甚篤授戶部郎當是時遼左用兵方亟邊兵缺餉至五月有餘勢且岌岌督師請餉之疏屢上部無以應又請發帑復留中不報大農蒿目而憂計無所出適廣東解金花銀至善繼奏記尚書李汝華曰邊餉急若燃眉與其請不發之帑何如留未進之金督部有留扣金花之議若仍進大內則部議終成畫餅欲竟解太倉則俞行艱如拔山莫若一面題知一面竟發遼左如干上怒願以身任尚書允之中官傳嚴旨勒令補還且馳問太倉庫此銀安在

管庫主事劉榮嗣曰發三日矣實未發也復傳旨速補善繼曰有銀安用借無銀又安從補但執善繼語回奏死生有命不敢易隻字中官嘆息而去遂降級調外泰昌即位復原官典新餉盡屏諸耗羨時外解不以時至嘆曰餉不以時士安得飽若派餉于民民窮又安能應抗疏請發帑不報再疏請又不報天啓元年遼陽陷推才望改職方爲尚書崔景榮草疏請速治逃將有御史庇其私人疏刺之詆爲小臣善繼憤抗疏曰臣等固小臣御史豈大臣乎二百年來御

史氣焰橫絕朝端而曹郎冒言常居其半人各有品不可輕也御史復有詬言善繼報曰天下不能爭者威焰不可奪者是非不敢避者艱危不可喪者廉恥御史好爲之郎曰乞休不許樞部以撫賞行邊請用廢弁之坐贓而敗者郎中耿如杞持之不肯覆奉旨司官不得違阻善繼上書葉輔向高曰封疆之壞皆由於債帥中外諸貴人入其賄請於職方職方不得不狥諸貴人之請今幸得一憂國奉公不狥情面之司官而反奉不得違阻之旨胥天下以職方爲市永

無不債之帥者自此一言始勿謂違阻之司官爲易得勿謂去能違阻之司官爲小失也福清心服焉天啓壬戌高陽閱關歸既而自請督師題善繼爲贊畫當關四年入而促膝密謀出而指使二三大帥實倚爲左右手禁餽遺絕燕會朝夕相對泊然兩書生也善繼又布衣羸馬出入亭障間延見老校廢卒與相勞苦每以稽察將士整頓營壘鼓勇敢拔斷跐錄寸長棄小過爲事二十年來遼關名將咸高陽所甄錄善繼贊之實多督師將渡河恢遼忌者議省餉減兵

以阻之善繼貽書部科曰今之言邊事者大端有二一曰愼重一曰簡汰夫進取則當愼重振刷則宜簡汰今之君子則愼重非爲進取而意在退怯簡汰非爲振刷而意在衆兵總以行其阻撓之計夫百計而鼓之進不能勝一言之退也三年而集此師不能供一日之衆也不征不戰而去將去兵垂成之緖既廢前日之禍復作忠臣義士惟有負戟長嘆而已吏部司官缺太宰堅以屬善繼高陽亦勸其得朝夕侍太公於京邸善繼慨然曰辭塞上就銓司此常人所不爲也而謂善繼顧之乎相公一日在師中某即一日在幕中善繼鬚眉如戟背回頭作吏部郎乎家大人范陽男子書來囑善繼好從公於邊老人爲汝加一餐矣相公以常人待善繼猶可而竟以常人待家大人乎卒不赴已而左魏之獄起皆平日道義交太公又伉俠仗義復得周吏部順昌手書爲魏公子學洢下榻并留僉憲之弟左光明於庄上而容城孫奇逢亦與左魏成莫逆交太公亟遣其孫化麟奇逢令其弟奇彥與白溝義士張果中走闕門上書閣部善繼

爲閣部謀借巡視薊門請入覲奄黨咸言閣部提兵清君側謀出於善繼嚴旨阻之獄益急太公爲兩人拮据輸贓或有危之者太公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二公急來投我而中道畏阻不獨褻朽不齒於人我子亦何顏立於天地間乎捐募共得數百金甫運至京兩人已斃杖下逾年而周吏部又至善繼已從關門歸里與吏部同年生臭味夙投借募四出復得數百金金入而吏部亦斃奄黨李朝欽與太公比鄰三君子之子弟親友居者行者絡繹於途逆奄耳目甚近禍且不測而太公之氣彌銳骨彌勁祖孫父子與孫氏兄弟奔馳籌畫心力俱枯卒亦無所連染天贊之耳崇禎初歷陞常少復告歸九年七月

大兵圍定興善繼念地處涿南保北背障神京遂辭丘墓留子化麟侍太公於庄上而身自授兵登陴守南門七日城破有挾刃索其衣者不應連斫三刀復中一矢而死家人奔告其父父慨然曰吾兒素以身許國今何憾明年正月公子化麟伏闕上書得旨優邮贈大理卿諡忠節賜祠額曰忠烈死時年六十有

二花麟先中天啓辛酉解元至是以哀痛卒善繼死後二年闖部亦闖門俱死同縣薛一鶚字百當性豪邁閎不平事必攘臂而起雖與有力者忤不恤也由貢生爲黃州府通判荆王姬妬誣他姬酖世子一鶚訊得其誣奄人傳太妃命欲竟其獄卒直之遷知蘭州州有田沒于番吏泒其賦于他戶其後田復歸爲衛卒所據民賠賦如故積三十年一鶚履畝清核竟除其害至是佐善繼城守遂與同死

趙吉士曰余讀乙丙紀事所載鹿氏一堂三世與孫氏兄弟三人皆以義動於中不避險阻是當於古人中求之而公之死節尤烈矣

隨州守王徐兩公合傳 附徐公子肇樑妻趙氏 王氏 判官余塙

隨州承天之後翼也承天爲興獻王弓劍所藏故守隨卽以護陵視他州任綦重又地處孔道賊出沒所必由視他州設守尤倍難其前守則崑山縣舉人王燾也燾字濬仲少孤貧負至性九歲當出嗣有從叔利嗣產謀擠之河燾忽心動奔歸後晰產悉以讓叔獨迎養嗣祖母及母惟謹叔感其誠更推資訣者益之終謙讓不受也戊午舉於鄉由教諭陞知解州丁艱去崇禎九年起復補隨州流寇方横於楚人憂之

燾日爲人臣者其敢擇地而蹈乎星馳赴隨爲守禦計甚悉土寇李艮橋等潛伺爲亂先計殲之不數月獻賊猝至身冒矢石且戰且守屢挫賊鋒賊有紙城變鐵城之謠相持六十餘日丁丑二月援絕力窮夜半烈風大作凜烈如冬守將先遁西城火熾知不能支馳歸入署冠帶北向自縊州治俱焚惟燾所縊室獨存燾屍危立如生望之駭走賊去所司查州印得之足下尺土中事聞優䘏南渡加謚烈愍建雙忠祠與同邑蔡懋德並祀越三年庚辰十月嘉興舉人徐

世淳來守是州世淳字中明南唐常侍鉉之後兵部侍郎必達之冢子也先爲永嘉教諭嚴正有師範陞重慶府推官再移隨州甫經兵燹瘡痍未復又賊正彼猖世淳輙叱馭入隨貽書長子肇森曰吾必以死衛獻陵不返顧矣韋州人欷於關壯繆之廟繕南城譙樓寢處其中慨然謂僚屬曰身與公等以此城爲存亡矣潰兵過隨索餉世淳授兵登陴而已單騎入其營執帥手曰軍食不供有司罪也請械我以見督師帥氣奪斂衆去十四年二月獻賊破襄陽勢益横

分其兵爲二一走應城將窺獻陵隨州告急三使乞援巡撫發一遊擊來巡道又勒之守郢四月賊至世淳不食者五日不解甲者三日再盟於壯繆大臨以告哀當是時隨人皆知城必破而感世淳忠義咸誓死無貳心二十五日賊薄北城入次子肇生肇梂從世淳急遣埋州印於東墻下勒馬巷戰賊脇世淳下馬矢貫於頰刃屬於肩眼鼻横斷既墜馬猶罵不絕口左手掣佩刀右手握印箱匙鈸刀交下斷股而死肇梂趨至撫屍頓踊哭且罵賊縛至老營殺之且死

疾呼州人告以埋印處世淳妾趙氏王氏婢僕十八人皆死賊驅趙出大罵不屈先殺其所抱幼女申姑截其八指罵益厲推土石墻壓之碎顱而死死三日異人石林求得世淳屍殮之趙氏與申姑相抱不解胸懸布囊貯金剛經遂併棺以殮而肇梂屍卒不可得事聞贈太僕少卿楚浙皆建專祠肇梂贈助教祔祠長子肇森以弟殉難讓其廕於遺孤弘曜隨自十年二月被陷知州王燾殉難及是再陷世淳闔家爲殉至七月復陷判官余塙死焉三陷之後城中幾無

子遺閭井爲墟

趙吉士曰按徐太守墓誌身不滿六尺弱不勝衣蓋樂易好修之君子也而成就乃如此按臣題疏遇賊而不下州官之馬生不辱身埋印而不畀賊人之手死不辱國誠爲實錄而王公與同烈矣

援皖諸忠合傳

明崇禎十年丁丑流賊老回回合曹操闖塌天長驅順流東下前鋒哨大石磯距安慶二十里安慶扼陪京上游爲應撫張國維分地烽火及安慶則陪京恇擾而震達瓜揚國維自提新募兵二千命永生洲副將歙縣程龍中軍守備陳于王等帥之救皖時軍政不修未浹月藍田汴梁亳州沙市兵四告變左良玉新有功不奉調遣徜徉自如王忠援河南稱病數月不進一軍譁而逃程龍與陳于王等雖起偏裨咸忠果自奮于王尤驍銳敢戰先奉應撫令同裨將蔣若來協守江浦賊攻圍九晝夜疾鬭得無陷名由此顯皖將潘可大老兵也常建功齊魯北援京師南援閩粵積功至遊擊賊入桐潛隨兵道史可法多方堵截不解甲者數月加參將至是與賊遇於酆家店龍與于王等將應撫新兵可大將皖兵分兩營齊舉大炮擊賊賊多死謀夜半盜我營覺之設兩伏以待賊中伏而傷氣益奪將遁去四月二十四日賊夥七營俱至勢復張賊步騎數萬壓我營總理所遣救兵逗留

不前我兵久戰而疲諸將欲潰圍出不得矢窮力盡程龍引火自焚陳于王亦自刎溽暑十日視其元如生潘可大取關防印襟袂數十處突圍而死求其屍卒不可得從征將領詹兆鵬觸石死王希韓力戰本營士卒皆盡乃死陸王猷力能扛鼎斬殺獨多賊衆合圍生擒繫分其內王弘猷鋸齒斷足罵不絕聲莫顯驊新中武科自請討賊陷陣而死唐世龍奮勇鏖戰馬蹶被砍周嘉方一月新婚力戰受刃少婦王氏絕粒亦死他若王定遠張全斌俞文夔顧應宗蔣遠皆同事死者事聞俱蒙贈䘏而尤烈者爲蘇州衛指揮包文達當國維援皖命文達從征即日整旅語所親曰受國恩三百年此身亦欲用之入內別母再拜而去既抵汎同程潘諸將進勦賊伏四起火器被雨亦不效諸將敗績從者引之却文達策馬益進脇中流矢墜强起拔矢揮刃再戰猶手刃賊十數人賊亦砍其左臂斷首而去笑且罵曰吾所至風靡吳兒何能爲乃奪螳臂當我惟此一將庶幾耳土人悲其死壯其勇立廟祀之而吳中士大夫吳公默張公世偉

咸為文罵之黃公淳耀復為詞哀之

盧宜曰應撫之成北軍也蓋慎選材武良家子冀以驅殪封豕長蛇紓上流之急乃一戰而盡宜其聞難痛哭而東南之勢不能再振也悲夫

孫文忠公傳 附公子鈐鉿鑰錀鎬孫之沆之游之淥之浩之蕙

大兵破高陽前少師大學士孫承宗闔門死之承宗字稚繩號愷陽當成童時即穿穴今古遍讀五經子史負盛名長為諸生修挺玉立鐵面劍眉聲如鼓鐘殷動墻壁慨然有經世志常仗劍遊塞下從飛狐拒馬間直走白登又從紇干青波取道南下結納其豪傑周行戍壘亭障訪要害阨塞相與解橐繫馬貰酒高歌用是通知邊事本末雖宿將老兵咸遜其曉暢會不知為書生也萬曆甲辰成進士出孫慎行門廷試第二授編修張差變起承宗為諭德語吳輔道南曰事關東宮不可不問事關皇宮不可深問龐保劉成以下不可不問也龐保劉成以上不可深問也獨皇上能了此但須閣下密揭啓之耳吳謝曰謹受教於是挺擊之獄定主試南闈發策問及之主風顛者恨甚丁巳內計議左承宗於外掌院劉一璟曰孫稚繩國之元氣誠不敢阿諛黨附得罪於天下後世也力持之乃止泰昌崩羣臣咸咎李可灼用藥之悞并責首輔方從哲引許世子為證承宗言於閣曰進

藥實出聖意當之曰弒非律令也庸醫誤傷人尚有
罪而況萬乘之主李可灼當論如律又平人父母疾
革誤藥而傷家人歸怨長子之失主張宜也從哲當
削去先朝所予恩蔭當長子失主張之罰論實持平
天啓大婚擇吉傳諭應穆廟榮妃而無寶鄭貴妃固
爭曰我有寶何故請榮妃我遂列於後宮采女乎厚
賂客氏及諸近侍皆爲鄭言司禮王安心勿與也而
難之謀諸內閣閣中邀講官共議承宗時充日講進
曰鄭所執以難劉者何也安曰以無寶故承宗曰傳

諭立后慈寧之事也其寶故在假榮妃之名而用慈
寧之寶其何辭以難我安稱善行之鄭卒無辭繼進
禮部侍郎仍充日講官承宗不造請權要不徵逐燕
遊惟以積誠悟主成就君德爲務經筵初啓內閣戒
講章宜簡講畢勿多獻替承宗謂同列曰主上冲年
全在六七講官開導聖聰若聽內閣刪改則講筵爲
無人矣內閣當擇講官不當擇講章卒勿改黨論之
興也或謂承宗當親桒桒爲君子承宗曰附小人者
固爲小人附君子者未必即爲君子吾輩當斬釘截

鐵自立大閒寧能蓬生麻死隨聲附和耶逆事急廷
臣咸推應變才拜本兵兼閣學辰入直而午入部憂
勞兄瘁不敢辭也逆奄與保和店之獄錄三皇親門
客僕隸各數十人下錦衣衛掌理刑事劉僑謂閤下
請若何處分承宗曰直明外家冤誣盡發姚節陰謀
此易而難也錄三家各一僕無連染無坐多贓獄曰
彼私爲奸利主人無與也此難而易也僑如言以獄
奄意解事得釋遂報曰亟招兵議起勳臣爭先奮臂
承宗請一切報罷曰勳臣總京營坐五府果能清理

虛冒則京營十萬衆莫非强兵若舍見在之稽核博
虛名之召募臣不敢信也今草莽布衣爭集闕下願
結死士一呼則數萬人可立致由來于部郭京之流
好以大言僨事不可不嚴杜其弊也自三路喪師而
疆域浸蹙險阻浸失兵將浸弱至廣寧失事而山海
以東竟成甌脫在逃諸監軍力倡棄河東畫關而守
之說經略議築重關於山海外之八里鋪關門僚佐
皆言其不可承宗請身往決之冒暑就道當是時閻
鳴泰主覺華袁崇煥主寧遠王在晉堅特不可主守

中前承宗欲便衣策馬歷覺華寧遠相度形勢疏言守寧遠者所以守關門也若退處關內則永平動搖必致京師震恐若以百萬金錢浪擲於無用之版築不如以築八里鋪者築寧遠之要害可以藩衛其門庭以守八里鋪之四萬人當寧遠之衝與覺華相犄角有警則島上之兵旁出三岔燒其浮橋而繞其後以橫擊之可以收四百里之疆土於關城之外累累數千言又條奏東西形勢薊昌諸鎮事宜及防守三鎮分轄衛邊凡十餘疏上遣中官賜金幣羊酒以勞

其還仍掌部事當宁雖不能盡用其言而八里鋪築城之議終不行在晉調南京代者難其人承宗自請赴山海督師以恢復為已任上大悅啓行日御門賜上方坐蟒給專勅便宜行事閣臣送至崇文門外以原官督理關城及薊遼天津登萊等處軍務承宗馳至山海治所閱兵名額七萬而逃潰之餘殘冗漫漶或將數百或將數千各自為行籍以冒餉甚有兵少將多一營兵幾百數而官有十七員者承宗選汰冗員定經制立營房五兵一房三千一營分十五營為

三部將以營部為署兵不離將將不離帥教肄分而稽核便商販日至市肆充仞民安而兵不復譁立六館招天下奇才異能集戲下抵關五月規畫初定三年二月出關按視寧遠抵前屯總兵趙率教以空糧買馬置牛燒土種秋屯練修舉承宗大喜即以已所乘馬予之自前屯一日馳至中右城中僅苫屋兩楹及破几一木鐙槃突兀叢冐中質明抵寧遠登首山望海遂跨螺螄山南望覺華島三山連絡為內護南則大海從東來以覺華灣環抱寧遠重山疊海天造

之以拱衛嚴關誠為必爭之地而深恨棄地者之自抉藩籬也上念久勞關塞使中官賚白金蟒衣賚承宗又出內帑十萬兩頒賞三邊將士承宗奏曰中使闖涉兵政自古所戒皇上不遣大臣而遣內臣雖使命既行毋容再議但恐或以創而成例且使天下謂皇上有不信大臣之心非國之福也是時逆奄方用事栩内操所遣皆提督大奄已寓中人觀兵之意故特疏逆折之在關門經營一年將與師大舉而逆奄勢益橫逮楊左諸君子下詔獄承宗甚痛之日上冲

年爲羣奸蒙蔽疏入未必覽覽亦未必省也往在講幄每進講輙心開今得奏對之間進其愚忠極論蒙蔽之狀萬一感悟死不恨矣遂西巡薊昌請入賀萬壽面奏機宜羣奸偵得其隱奄悸甚遶御榻而號上心動崑山擬諭兵部馬上差人止之午夜開大明門三道飛騎而往又矯旨諭九門守奄孫閣老若入都門便鎖綁進來承宗已到通州得諭馬首遂東奄黨崔呈秀等連章劾之至比爲王敦李懷光而承宗不安其位矣抗章求去以高第代之第疎而怯甫受事

即撤錦右兵驅屯兵入關邊防益壞畿南之建奄祠也奄意欲假承宗爲重承宗執不可奄遣人呵督撫曰不得孫閣老具呈不具疏不建祠可也督撫惶恐請之終不得奄大怒必欲殺承宗而天啓崩矣崇禎二年十月京師戒嚴朝議通州爲神京左臂守通以捍京非承宗不可即家起總督如故日暮聞命詰旦首塗抵近郊而召對平臺之帖下矣又命啓彰義門雖夜分亦令趨朝承宗至即詣直房未及盥洗而使內侍促其入對上慰諭曰邊警已半月備禦一無所恃所恃惟卿如何爲朕調度承宗條對方略且極言當備三河三河守可以阻西奔兼可扼南下西奔則擾都城南下則躪畿輔守之爲要而固結人心尤第一稱旨特留調度九門賜尚方劍朝退漏下二十刻矣通州告急命往防禦以二十七騎疾馳赴通隨復遵永四城京師解嚴遂命移鎭關門八月出關巡視還以八疏入奏一曰欲定封疆大計當先定封疆大臣二曰欲約束大軍當先選八部大帥三曰欲分戰守之兵當先分戰守之備四曰薊門之守備五曰遼

陽之戰備六曰合論薊遼戰守七曰防插八曰復城其大旨也承宗兩督山海支拄危疆奔馳數千里所上封事動輙數千言皆切中機宜而意則主戰力論講欵之害曰未服而搆之欵則心必驕有挾而要其欵則願必奢幸全而竣其局則費必大既欵而仍防與恃欵而弛防禍皆不可支其不肯主欵以此而揆樞皆主欵事每掣肘不得已十一疏乞休上命閣臣議去留俱不敢决上曰吾固知無可代承宗者遣內閣中書宣諭視事下不願其留而上又不聽其去跋

前甕後賻賭益甚踰年復以疾求罷疏至十七乃賜
金幣乘傳以歸已而邊有長山之敗坐以矯旨復城
大凌河致啓釁端得旨冠帶閒住蓋羣奸之文致而
非承宗之失着也承宗復條列薊遼事宜十六款并
以復城進兵二事再疏剖晰且曰臣願治臣進兵敗
績之罪不宜以兵潰卸罪於進兵使天下以進兵爲
戒也願治臣不能復城之罪不宜以兵困卸罪於復
城使天下以復城爲戒也得旨報聞承宗里居七年
戶無中人十家之產屋舍苟完器用粗給而已十一

月冬仲
大兵復南下攻高陽承宗部署子姓分堞拒守至矢
炮俱竭城遂陷勸之降不屈有索金銀者承宗曰若
眞無耳耶豈不知有孫閣老耶望闕叩頭乘
間投繯而絕營中皆相顧嘆息屬一老婦曰此孫宰
相屍謹視之拔營而去公子七人五郎尚寶丞鈴城
陷時解裘血戰力竭被縶於城下二郎舉人鈐戰敗
就縛逼之降徒跣牽曳荆棘刺足心蟲出跗上斫兩
臂終不屈而死二郎子中書之沆庠生之滂皆死之

滂刃出腰脅創甚伏地爬搔鐫平其額鼻而死三郎
鈴之子庠生之澋被執詬曰引我得見宰相以金帛
予汝曳至營中見承宗方踞坐不屈拜而起即援手
曰我得見老爺足矣寧有金帛予汝曷不速殺我揮
刃其首砰然墜於前承宗嘆曰此眞我家孫子也四
郎鈐之子尚寶丞之浩自河間反馬力戰劈腦斷胸
矢穴腹貫背而死五郎子之滹執使喂馬不肯沸湯
沃頭面糜爛死六郎鈽七郎鎬皆戰城下死四郎受
重傷臥積屍中僕侯果自任丘逃歸見之脇中三矢

鏃深不可拔口張不言果脫故衣裹之負歸城南莊
猶未絕見水半瓢灌之氣上而死果於城破四日後
求得承宗屍於城南圍頭橋告高奄起潛以其喪歸
治棺製一被以殮以次行求諸子孫屍乞於親戚松
棺柳槥殮以粗布而五郎七郎屍卒不可得合計公
之子五人孫五人從子孫八人皆死婦女童僕爭先
就義者三十餘人在高陽者止逃一六歲孫并其母
三郎鈴已先歿惟大郎銓爲高苑知縣長孫錦衣之
滂官於京得免歿後八日之滂馳歸改棺以殮又一

月銓自高苑來弇喪子孫所存者僅三人而已高奄疏聞上命優䘏韓城當軸以私憾格其事僅復原官予祭葬而贈廕易名皆未及南京乃謚文忠承宗抗節時年七十有六承宗常曰皇上以漢武鄉唐晉公擬我我則何敢但成敗利鈍非所逆睹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庶幾竊比於二公乎亦篤論也

趙吉士曰守關之役帝既知無可代公者便當信向而不疑矣乃試於謠詠委任不終卒致失國而公已先殞其身破其家此雖羣奸之悞帝實帝之自悞也若天啓者又何責焉

盧忠烈公傳 附僕顧顯

南人儒緩不習兵革惟解挾毛錐運籌帷幄若由科第起家手持長鎗大矢决機行陣間者惟盧忠烈象昇象昇字建斗號九台宜興人天啓壬戌進士身小而精悍音吐如巨鐘善騎射負膽决少讀史至睢陽武穆事輙起舞曰吾生得爲斯人足矣由戶部郎出知大名府盜魁馬翩翩白晝探丸斫吏象昇擒而斬之嚢槖翩翩者皆慴服莫敢爲之解遷山東副使崇禎二年京師戒嚴率兵勤王事定備兵大名六年流

寇大起先是元年三月全秦天赤如血連歲大旱延安尤甚府谷縣飢民王嘉引倡亂與白水王二等焚刼蒲州韓城間米脂李自成膚施張獻忠乘機起秦以延綏寧夏甘肅爲三邊自萬曆末至崇禎改元邊兵缺餉一百三十八萬譁而逃逃者去爲盜盜日多又邊事益急乏軍興廷議核兵以節餉被汰者無所事兵垣劉懋又請裁定驛站意謂可以少舒民力而河北游民向藉驛糈者益無賴飢民逃卒與被汰之冗兵驛夫交相煽全陝遂無寧土漸且及豫楚遍地

皆飢民即遍地皆流賊其勦也斬獲皆飢民而真賊
飽颺以去其撫也非不輸款稱降少者數千多者數
萬衆聚而糧不給仍出剽奪縱且拔去所過地方必
毀其村舍殺其老幼掠其妻孥即便棄去流而不守
所餘糧食即聚而焚之地方旣被殘破百姓窮無所
歸良民亦化而爲盜久之反以刼掠爲便不願復作
良民以此賊日益衆各自署置不相統轄不數月所
在颺發轉入畿南象昇邀於青龍崗破之又敗之邢
臺西流矢中於額又一矢僕夫斃馬下提刀戰益疾

賊趨大名府城又分寇滑象昇選精騎設伏而身自
鏖之斬級數千象昇每臨陣恒爲士卒先刃及於鞍
失馬以步鬬或督戰而酣旁睨他騎距躍上奪其刀
便以擊賊常獨將趨利瀕於死者數矣終不爲動賊
駭曰此盧閻王遇即死由此相戒不敢犯而南渡河
入豫畿南三郡得完七年以僉都撫治鄖陽所轄房
竹六城皆連山密箐賊出沒焚掠象昇令民據險立
寨無險者行併村法戰相犄守相助鄖復完八年改
撫湖廣屢挫賊鋒賊望見盧兵旗幟即遯獻賊乃東

走向淮南楚復完尋加兵部侍郎總理七省賜尚方
劍聞命部分全楚主客兵而自率三千人擊賊於光
山羅田或告以宜趨宛洛者曰賊大勢在豫而前鋒
皆在楚吾不能舍楚而示賊以瑕也楚氛稍定聞汝
雒急倍道而前連戰二日賊乃敗退葢泰督自亡曹
文詔艾萬年二將張全昌外叛張外嘉爲其下所殺
威望稍損理臣新受事馭羣帥甚有紀軍令一變故
所至輒有功因上疏極言督理宜有專兵專餉請調
咸寧甘固之兵屬督薊遼關寧之兵屬理所在撫臣

不得以一方有警輒求調援以分督理之兵餉臺諫
不得從中苛察俾督理得一意辦賊上是之九年正
月李自成圍滁州象昇從定遠來躬援枹鼓大呼直
前搏賊聲震屋瓦覆之淸流關下圍始解滁得完滁
人懽呼曰我曹更生微公救者至死矣又屢敗賊於
登封朱家橋楊家樓至七頂山一戰殲自成精騎殆
盡轉戰至南陽誓衆率諸將祖大樂祖寬等分路逐
賊使人告楚撫王夢尹鄖撫宋祖舜曰賊疲矣東西
擱截前阻漢江可一戰擒也兩撫漫勿應漢以南無

一兵陣而待者三月賊從光化之羊皮灘渡入鄖襄
象昇所將祖大樂祖寬二軍皆沿邊鐵騎又養曳落
河爲摧鋒摭闘而很戾飲食嗜慾不與中土同往者
官軍多秦人臨陣與賊以鄉舊相勞苦拋生口棄車
重卽縱之去惟邊兵不通言語交手卽殺穀熟集之
勝賊呼號而走曰何處來此鐵帽子軍其爲賊所畏
如此故常倚以立功然兵過處焚廬舍淫婦女恃功
不戢百姓苦之上初聞中州屢捷甚悅加象昇兵部
尚書旣知楚軍殺良抄掠下璽書鐫責樞部以豫之

士大夫苦客兵請練鄉勇代之象昇曰賊皆百闘惟
邊兵驍得僅能敵之若用土團皆販區病坊傭保小
兒毋乃驅羣羊而逐猛虎乎說始不行當是時郡邑
凋敝旱蝗穀涌貴邊兵久客思歸牢廩不給持矛相
訴謼言匈匈象昇外禦寇而內調兵艱虞況瘁不敢
告勞惟甘苦自知而已邊報警移督宣大象昇遂不
能專意辦賊識者以爲此南北勝負之機卽天下存
亡之機也再賜尚方劍疏請主戰不主撫與樞部楊
嗣昌忤先是嗣昌以墨縗起掌本兵廷議籍籍至是

直欲緋衣供事少詹黃道周廷諍遣遠謫象昇馳書
諷之曰變禮易制誠非細事但使相業曾昡無愧救
時亦或一道嗣昌荅曰某决不讓南陽李也象昇哂
之曰羅倫復官當在何日葢指道周云象昇旣受命
檄督勤王之師會戰適解嚴朝議重宣雲爲神京右
臂遂命象昇總督宣大山西等處軍務時邊民斗粟
千錢乃倣行趙充國屯田法丙子丁丑兩年皆有秋
得粟二十餘萬河氷合督師從狐踪嶺行氷雪中入
河套望拂雲堆問受降城形勝志欲銘陰山而鐫木

葉以一身爲萬里長城也十年丁外艱乞奔喪疏十
上乃允仍候代會京師戒嚴以麻衣草屨奉詔勤王
陛見面奏曰旣命臣督師臣意始終主戰上壯之命
與樞輔楊嗣昌議嗣昌意主撫象昇堅持前說益與
楊忤鎭守內臣復尼之楊擬宣雲晉三鎭屬象昇兵
不滿二萬尅期將戰嗣昌又沮之令赴通州就內臣
高起潛象昇歎曰樞輔欲撓我師期耳吾惟竭股肱
之力以報國而已適嗣昌赴軍中象昇厲聲責其沮
師貽患謂公等專意言撫獨不聞城下之盟春秋耻

之乎且某叨印劍長安口舌如鋒倘唯唯面從袁崇煥之禍立至縱不畏禍寧不念衰衣引紼之身旣不能移孝作忠以紓國難將忠孝俱失盡喪本來何顏面立人世乎嗣昌色戰奮言曰公直以尚方加我頸耶象昇曰尚方劍須從自己頭下過如不奏凱未易加人若舍戰言撫養禍辱身非某所能知也嗣昌遁辭從來無撫說象昇曰周元忠赴邊講撫通國共聞將復誰諱周元忠者目雙瞽常賣卜於邊多相識故嗣昌遣之而講約大事遣盲老公不信將見殺元忠

搏顙乞哀乃放生還嗣昌語塞而去象昇遂銳意進兵晨出帳四面拜曰吾與爾將士共受朝廷恩患不得死所不患不得生衆皆泣不忍仰視拔寨起率騎五千至賈莊兩軍相遇總兵虎大威戰稍却象昇大呼曰虎將軍今日正吾輩効用之秋也戰益力所向辟易身亦中二矢二刃呼不已曰嚴顏斷頭馬援裹革在此時矣馬蹶遂死於陣僕顧顯從死三軍皆爲流涕時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也總監高起潛懼得罪不以死聞千總張國棟報兵部嗣昌問戰敗故欲

緣飾退怯之狀以聞國棟不肯嗣昌怒用三木訊之者五國棟厲聲曰死則死耳忠臣而以爲逗留力戰而以爲恇怯何可誣也終不改口嗣昌復遣帳下督三人往驗歸言死狀甚確嗣昌痛鞭之其二人稍從模糊獨俞某曰盧總督實戰死吾小人忍沒其節乎竟斃杖下巡按乃駁加覆驗順德知府于潁日日者守臣從定州城外得其骸（公屍以白綱乃覓得之）雜中刀矢血淋漓蘇衣上殮時軍民環聚號慟敢不據實以聞乎上先中嗣昌譏謂大臣陣亡豈不可惜但恨其調度

乖舛僅予一祭後四年嗣昌敗天子乃思象昇言贈邮有加追謚忠烈象昇死秦晉楚蜀胥陷甫六年北京破崇禎殉國矣初象昇爲總理與秦督洪承疇分道勦流寇皆以邊警撤回不終厥績而象昇死爲尤烈云

附記 寄內書曰余爲官一十三載歷郡守監司以及治鄖撫楚未嘗有負君民不敢私于妻子家無長物治室鮮治容今督兵入關危若萬狀成敗利鈍聽之天是非毀譽聽之人頂踵髮膚歸之君父惟願爲吾室者體吾心以媳代子篤其婦規以母代父敎其家訓俾二親怡于堂四稺習于業吾願足矣寄訓子弟書占人仕學兼資吾獨馳驅軍旅君恩旣重臣誼安辭委七尺于行間違二親之定

省流氛未靖艱苦倍嘗此于忠孝又何居也願吾子弟思及父兄勿事交游勿圖溫飽勿干戈而俎豆勿孤矢而鼎彝名須立而戒浮志欲高而毋妄殖貨矜愚乃怨尤之咎府酣歌恒舞斯造物之僇民庭以內惻悁無華門以外謙卑自牧凡我子弟共佩老生之常談若我一身聽彼蒼之禍福而已

宜與縣志曰象昇本書生知兵善射常暴露野宿兩足淫濕生瘡纍而馳兩髀無肉天廄所賜戰馬凡十自爲十驥詩言身以馬爲足又以馬爲命也卒乃受制僉壬大厦莫支其死實關國運云

趙吉士曰流賊之猖獗猶漢時之黃巾也尚書方畧猶漢時之皇甫嵩也然嵩能蕩平張角而尚書不能殄滅闖獻後且灑血邊關懷忠入地益天子委任既不專而柄臣又掣其肘豈儒者果不能辦賊哉

老將張令女將秦良玉合傳 附楚將汪之鳳

楊嗣昌之奉命督師也嗣昌故楚人不欲使賊貽桑梓謀以蜀困賊故先以蜀委賊而多方以悅之凡蜀撫戲下兵先被調遣蜀撫邵捷春僅提弱卒二萬守重慶惟倚張令秦良玉爲左右手張令者蒯賊奢崇明降將年七十餘老矣而忠勇善戰能馬上用五石弩中必貫革軍中號神弩將爲賊所畏秦良玉則石柱司女土官宣撫使也夙負將略自萬曆末其兄邦屏邦翰皆以援遼死王事弟民屏又從貴撫王三善死大方之難良玉掌石柱印諸部便之請襲終其身常從貴督朱燮元定水西安邦彦之亂論土司功良玉第一崇禎七年闖賊犯夔州良玉統土兵出戰却敵先登賊胥畏之十三年二月左帥大破賊於瑪瑙山獻忠窮促走岔溪千江河令與他將方國安復破之轉入柯家坪其地崇牙錯峙菁薄綿亘賊彌山漫谷依阻其中令乘勝鼓勇直前爭利被圍於絕坂之內勇氣逾厲挽强射賊應弦以斃者甚衆而水遠士渴圍終不解秦督鄭崇儉深愛令語諸將曰張令健

將奈何棄之急分路進兵令方與賊鬬呼聲動山谷
賊見救至乃解去是戰也令以五千人當賊數萬相
持十三日所殺賊已數千雖救自諸將人服其勇賊
去而攻夔夔與石柱司壤相錯秦良玉守夔即以守
家乃自將援夔川撫邵捷春檄使駐近重慶與守將
張令爲聲援而復分其兵半撥重慶城知綿州陸遜
之乞休歸川撫委以就便按行諸壘秦帶佩刀出見
左右男妾數十人侍然軍行有紀能制其下視他將
加肅爲陸置酒觴行語次歎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

人受國恩死固不足惜所恨與邵公同死耳遜之詰
其故秦曰開府移妾自近去其所駐重慶三四十里
而遣張令守黃泥窪固已失地利矣賊在歸巫萬山
之上俯瞰吾營驅鐵騎建瓴而下張令破次及我尚
能救重慶之急乎且闔部驅賊入川無智愚皆知之
邵公不於此時爭山奪險使賊無敢即我而坐以設
防此覆軍之道也未幾楚兵敗於土地嶺楚將汪之
鳳苦戰久山行道渴飲斗水而臥血凝臆死秦良玉
偕張令扼賊於竹箘坪令侍勇輕敵有賊策一騎於

山呼其壘曰誰是張將軍令異之躍馬出賊曰若善
弩今用相報一矢中其喉殪三軍爲之奪氣石砫兵
亦覆良玉單騎見捷春曰事急矣盡發吾溪峒之卒
可得二萬我自廩其半半給之官足以破賊土官家
用一箸一帚調兵者最急箸以能飯者畢至帚則掃
境內俱出也邵知嗣昌與已不相能且川無見糧謝
良玉良玉哭而出捷春師遂潰嗣昌又疏糾捷春與
卸其罪捷春撫蜀有惠政其被逮也成都人巷哭蜀
王爲引救不得卒論死其後獻賊僭號四川京師亦

爲自成所陷良玉毀冠帶號咷曰吾兄弟三人皆死
王事吾以孱弱婦受國恩二十年今不幸至此其尚
以餘年事逆耶悉召所部約日有從賊者殺無赦盡
杜通漢路守以兵獻賊遍招諸土司用降人爲誘鑄
金印予之以易其官顧無有人敢入石砫境者

盧宜曰諸記皆咎張令輕敵以致喪身然視畏賊
而展轉規避者其相去又何如耶秦良玉以蠻婦
而終守臣節且料敵甚明一時衣冠大吏智識反
出其下則又可爲長歎息耳

穀城令阮公房縣令郝公合傳 附御史林鳴球 房縣遊擊楊道
選房縣主簿朱邦聞
郝公子鳴鸞僕陳宜

流賊張獻忠羅汝才降於總理熊文燦繼復叛去穀
城知縣阮之鈿房縣知縣郝景春死之先是文燦爲
福撫降大盜鄭芝龍再爲廣撫除大盜劉香老自詡
知兵其在廣也日以珠犀香象遺朝中權貴人遂交
口譽之上不之信也啇遣大璫以採藥爲名覘之文
燦厚待璫璫喜語次及寇亂咄嗟無人爲朝廷出力
文燦被酒擊案罵曰此行間諸臣誤國耳若令文燦

往詎至此璫壯之露其銜命意文燦雖悔失言一時
不能改口復要以增兵加餉數事璫皆唯唯文燦遂
無可支吾璫歸奏隨有總理之命文燦實恇怯無籌
略將復以招海盜者加諸流賊而不知流賊非海盜
比也盜初起如蝟毛後就擒獮其獷悍陸梁者稱十
三家內惟李自成張獻忠羅汝才爲最自成跳盪始
終不受撫獻忠部下一賊渠首輔韓成之子姪行也
日夜勸獻忠約降取富貴而獻忠爲列校時犯法當
刑總兵陳洪範丐其命今聞與左良玉同討賊獻忠

厚遺洪範洪範大喜亦欲因此成大功力言於文燦
許之獻忠計遂決十一年二月文燦受其降處之穀
城衆且數萬散布城內外居民洶洶欲竄新令阮之
鈿適赴任盡心調劑民獲少安乃上言愚臣辨賊有
心受事無地獻忠虎踞邑城其謀叵測所要求之地
實兵餉取道之咽喉秦蜀交會之脉絡今皆爲所據
而奸民甘心効用善良悉爲迫脅臣守土牧民之官
至無土可守無民可牧無賦可徵名雖知縣實贅員
爾今廟堂之上皆主撫議臣愚妄謂撫勦二策宜合

用未可分言致損國威而挫士氣也時不能用獻忠
既降文燦不能以威信相撫馭惟責其寶賂無厭獻
忠恒怏怏思叛獻忠初起時於崇禎四年冬曾就撫
於延綏繼復颺去葢其叛而降降而復叛此黠賊故
智也而文燦信之不疑既入穀城擁衆自衛不肯放
兵亦不受調遣部賊時出野外刼掠民奔訴之鈿執
以告其渠初猶少寘之法掠愈甚既皆不問且曰軍
門不給餉借餐耳得餉自止由是村民逃徙盡掠及
閭閻百姓稍與牴牾即迎刃相向被殺亦無可訴一

城眞然監軍僉事張大經奉文燦令來撫鎭其衆亦
不能禁屯據兩年反形盡露之錮往說之曰將軍今
幸得爲王臣當從軍立功垂名竹帛獨不見劉將軍
國能乎天子手詔進官厚賚金帛安富尊榮一身咸
備此赤誠之効也之錮雖不肯上書以百口保公朝
廷待公甚厚輓車輸餉繹絡在途有何疑忌而公乃
不戢其下自蹈於不義耶獻忠陽應之而終不改之
錮憂憤成疾題壁云讀盡聖賢書籍成此浩然心性
勉哉殺身成仁無負賢良方正之錮桐城人字實甫

優才行崇禎中有保舉之詔由同邑諭德劉若宰薦
以起家自知不免末書穀邑小臣阮之錮拜闕恭辭
自是臥疾不起五月初六日獻忠刼庫放囚之錮飲
鴆未絶賊索印之錮叱之不與旁兩賊揮刃刃之縱
火焚衙署之錮骸爲燼又脅御史林鳴球上疏求封
於襄陽鳴球不從遂殺之而獻忠之出穀城也直趨
房縣房當崇禎七年殘破後邑令郝景春字和滿江
都人以乙榜任鄖陽諸屬邑屢遭大寇城郭爲墟獨
房以景春善拊循召民收保邑聚粗完初羅汝才聞

獻忠降亦求撫尚在猶豫景春單騎至其營與汝才
并賊目揷血盟遂率所部輸欵即安揷房竹間解甲
耕屯徘徊觀望諸賊受撫而環鄖者九房居其三羅
汝才屯於東白貴屯於北黒雲祥屯於西而汝才尤
狡黠爲諸賊魁獻忠曰吾必約汝才同反然房縣不
破汝才反不決也景春子諸生鳴鸞力甚壯聞穀城
變謂其父曰吾城當賊衝羸卒二百何以守擐甲過
汝才營呼曰君當念香火盟毋從亂汝才唯唯鳴鸞
見其目動歸而語其父曰汝才終不可信授兵登陴

先斬賊前驅上天龍於城下遣間使求援於文燦十
四往不應五月二十五日賊騎大至守陴者見獻忠
兵白幟汝才兵赤幟俄而白與赤交馬語一從北逵
而攻西關一從東逵而攻南關獻忠諭降且逼景春
讓城景春斬其使曰吾頭可斷城不可讓也與賊相
持五日夜發大礮下礧石賊多死賊負棺穴城爇鍋
油灌之皆斃又傷獻忠左足殺其所愛善馬兵民益
奮乃用間入賊壘陰識獻忠所卧帳將設計刺之會
指揮張三錫夙與賊通守北門縱賊入景春與子鳴

鸞初相失遲明皆至父子抱持哭景春以手畫頸曰此亦不甚痛也鳴鸞收淚慷慨曰兒所苦父子不相見旣見敢不死有監軍道已降賊兒之心愧亦欲景春降嗾獻忠使汝才來說景春曰天下豈有降賊之知縣乎及見獻忠詞益倨獻忠問倉庫銀米安在景春大聲叱曰死賊倉庫有銀米城豈被汝破乎賊怒殺一典史一守備欲以慴服景春終不動被殺鳴鸞抱父屍哭且大罵賊手刃之僕陳宜亦罵賊死遊擊楊道選巷戰死主簿朱邦聞亦以不屈遇害事聞兩

令俱贈僕卿賜祠鳴鸞與文武各官並僕同祔三錫後爲官軍所獲磔死景春生平喜詩歌慕楊忠愍之爲人爲製年譜序益忠孝其素志也自兩賊再叛撫局大壞是年十月逮文燦伏法死西市

盧宜曰兩賊各擁重兵盤踞下邑雖有智者尚恐無以善其後而以疎鄙之熊文燦當之不待勢盡力詘而早見其敗矣諸公其亦不幸而覯此厄也

商城諸忠合傳 附信陽知州高孝誌光山典史魏光遠等

明崇禎十四年二月流賊破商城爲紀官紳之抗節者知縣則盛以恒也以恒潼關衛人由乙榜於十年冬來知縣事遇士民甚有恩信能以經術潤吏治雖儒者而秦人素習金革甫涖任寇猝來犯以恒登陴設守能以兵法部勒邑中子弟賊攻城不能克受傷者多乃解去嗣後不復來犯邑賴以安及張獻忠陷襄陽鄰境聞督師自裁咸震恐而賊之勢焰益張以恒已遷開封府同知方戒行李士民以其前此禦寇

有方略城得無陷羣起挐留以恒因士民之歸誠於已也遂慨然任城守事賊前雖受挫而退然商城大邑多縉紳俗又堅富必欲克之嘯聚其黨大隊雲集以恒合邑紳楊所修洪循衡馬剛中段增輝同士民堵禦甚力而雨雪大作守陴者寒凍不能支以恒猶環甲執弓督家衆射殪賊十餘賊益併力合攻流矢中以恒右額猶裹創拒敵賊留餘黨綴以恒而別揀驍悍緣北城而登遂陷以恒猶率家衆巷戰良久殲賊甚多而家衆亦盡於賊乃被縛大罵不屈爲賊所

支解其孫覺與典史呂維題教諭曹維禎皆不屈死
循衛萬曆中進士屢官陽和兵備副使分守北門力
戰而死剛中字九如吏部郎之圓子崇禎七年進士
大同知縣以最行取方居家需次賊勢迫或勸共出
避曰吾家世受國恩可臨難苟免耶幸而全國之福
也不濟則與城同盡耳賊入大罵被磔增輝字含素
爲諸生以學行題新令保舉有司薦之願就教未選
亦罵賊死所修傳另有賊既陷商城疾驅犯信陽奸人
內應城即陷知州高孝誌訓導李逢旭程所聞鄉紳

進士張應宿皆死之再陷光山典史魏光遠亦抗賊
被殺事聞照新令贈以恒副使孝誌叅政餘俱贈郵
有差

盧宜曰天啓中州縣長吏殉難者贈京卿廕錦衣
世職賜葬建祠崇禎初改廕國子生贈京卿猶如
故至是下詔曰比州縣不設守備賊至即陷原與
衝鋒陷陣持久力詘者不同如緊予贈廕何以旌
勸勞臣自今五品以下止贈監司四品及方面始
贈京卿餘贈外僚著爲令宜謂此豈思宗之吝惜
名器哉於甄別之中寓鼓舞之意理固不易也

太守傅公傳

梃擊一案舉朝皆左袒鄭氏其承訊司官持正不阿
者陸夢龍而外惟王之寀馬德澧傅梅數人梅亦終
死國難與夢龍同所歸云梅邢臺人舉于鄉萬曆三
十五年除登封知縣澹官有善政士民戴之中獄嵩
山隸登封治內公餘因撰嵩史十三篇以博洽稱入
爲刑部主事四十三年梃擊之獄起皇長子生母王
氏無寵惟鄭貴妃專席其餘妃嬪稀得進御帝與貴
妃于神前有密誓許立其子而帝生母李太后猶在

庭訓甚嚴堅主立長帝不敢背慈命外廷諸臣亦擁
護皇長子帝雖欲踐前盟而勢有不能是以依違久
不決內侍龐保劉成皆貴妃名下心腹賄搆薊州村
氓有猛力者張差持梃直入皇長子宮已踏守門二
老奄歷階而上一奄死持之不得脫差乃被獲發刑
部獄提牢司官王之寀鈎得其隱奸謀盡露貴妃兄
國泰行賄數萬金布置已定將以瘋癲蔽其獄梅憤
甚往見夢龍曰人情皆佐奸而甘心儲皇吾雖奉差
將恤刑山右誓必發此奸即以身殉亦不悔頃見君

承訊必欲竟此獄君固有心人也能與我共此事乎
侍郎張問達方署部事夢龍曰張公遇我厚遂上疏
何以爲張公地乃同見問達反覆備述其情狀且曰
今此若不訊其實日後爲憂甚大悔且無及堂印在
公手公可草草竣局乎問達旣心憐皇長子及聞兩
人言心益動乃命與原問官再訊張差直供擊皇長
子司官之祖鄭者卽推案起獄竟不具梅益憤已而
問達納夢龍與梅言再令十三司會訊衆皆集梅後
至衆問我部今有兩議君將何如梅曰奸人欲害皇

長子萬耳萬目所咸曉非他疑案比安得持兩議議
果有兩請立一標曰爲皇長子者左爲賊者右將左
耶右耶諸公其自擇之復有言當愼重者主事王發
坤面發赤亦厲聲曰何愼奸人欲害儲皇承訊官乃
不敢詰問耶何愼獄始成張差已中毒不能言比差
棄市梅慮其滑易躬請監刑益爲羣小所嫉尋以京
察奪其官天啓初御史焦源溥訟于朝起陝西布政
司都事都御史馮從吾推引之入爲戶部主事六年
奄黨劾其呈身從吾削籍崇禎初起故官歷台州知

府解職歸十五年冬畿輔戒嚴梅捐貲募兵與順德
知府吉孔嘉設守甚力孔嘉洋縣舉人幼時能白父
冤於御史以孝稱初授寧津知縣精明慈惠鋤煩苛
除盜賊治縣有聲遷順德府同知以才調眞定尋擢
順德知府
大兵臨城孔嘉悉力捍禦力屈失守與妻張氏長子
貢生惠迪次子婦王氏並死焉中書舍人孟晉鉢張
鳴鳳亦出貲佐守城破皆以死殉後均邀卹典鄉紳
里居者淸豐則吏部郎李其紀黃州府推官侶鶴舉

富陽知縣杜斗懸南樂則監正鄭獻書河間則襄陽
知縣賈太和永年則山東副使申爲憲其紀太初爲
憲皆進士鶴舉斗懸舉人獻書監生皆同時死難者

趙吉士曰明神宗許立鄭貴妃之子爲太子設誓于禁中大高元殿手書誓辭置銀盒中付貴妃爲後日劵及儲位旣定取盒于鄭封識宛然啓盒則紙存而字皆漫滅帝大駭信乎帝王自有眞彼梃擊之謀徒蹈赤族之險耳

虛寅曰公以爭梃擊一案見嫉于羣小致大計奪官乃焦公訟之于前馮公引之于後二公皆壁立千仞不因人熱者而獨推轂乎公則其人品行誼必有深契乎二公者矣

續表忠記卷之五

漸岸恒夫趙吉士纂編

四明公弼盧宜彙輯

呂忠節公傳 附弟知縣維祜

有明崇禎十四年正月闖賊陷洛陽福王被醢執在籍兵部尚書呂維祺不屈死之維祺號豫石文穆公蒙正之後世為河南府新安人祖母牛氏以守節獲旌父孔學事母孝捐粟千二百石賑饑兩旌孝義維祺成進士移居郡城初任兗州府推官歲旱蝗騎行荒賑粥全活萬計修保甲法以弭妖變舉最入為吏部郎廉狷不受私謁周順昌逮鏣郎署函稱之天啟未即位前二日內侍導駕幸小南城維祺率同列力爭鹵簿已出乃中止房師奄黨也為其介弟求改官維祺曰祺敢以私恩紊朝政乎卒不可房師怒絕其門籍不許通甲子奄勢大橫告歸豫省建奄祠募鄉紳助工維祺曰如此士風掃地矣終不與奄毀天下書院維祺立芝泉講會祀伊洛七賢講論不輟崇禎登極起尚寶卿遷太常少卿明年十月陳防微八事

言陛下初何嘗不勤批答近始有留中者留中多則疑慮起恐宮府有睽隔之形當防者一初何嘗不虛懷商榷惟擬旨不當乃改擬徑行內中固有當執奏者安得盡廢臣救當防者二初何嘗有心疑厭其可疑可厭者皆臣工自取乃扶同之見深偏黨之說復起將玄黃互爭共褻並進當防者三初何嘗不日御講筵近始有傳免者豈以君德成就無關啟沃乎當防者四初何嘗不寡嗜慾慎晏遊近日得毋偶涉養德養身不可不毖當防者五初何嘗不慎刑獄近則有下詔獄者且登聞頻擊恐長囂訟之風禁地濺血且啟輕生之竇當防者六初何嘗不重廷推近則有用陪者雖簡拔出自上裁而用陪終非常典當防者七初何嘗不樂讜言近則雷霆時震思效寒蟬或有大奸慝大利害誰復冒死廷諍當防者八俄又陳純聖學茂聖德熙聖治三事言陛下聖學未嘗不純然學不如堯舜非純也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不但美色當遠淫聲當絕宦官宮妾當嚴即喜怒偶僨意見偶執皆人心也願時醒此心嘗與賢士大夫講論

以涵養性情陶鎔意見則陛下之學一堯舜之學矣聖德未嘗不茂然德不如堯舜非茂也堯舜雖欽明濬哲猶必詢事考言達聰明目陛下天縱聖神羣臣莫及然愚者有千慮之得聖人採狂夫之言惟舍己從人尤見大公無我則陛下之德一堯舜之德矣聖治未嘗不熙然治不如堯舜非熙也今陛下急於求治留意富强欲事事綜核人人督責如理棼絲愈急愈結何不以擔當責政府以庶務責六曹以封疆責督撫加意親賢專心先務所謂任一人足領袖千萬

人行一事足包函千萬事而陛下之治一堯舜之治矣優旨答之三年三月由太常卿歷南京戶部侍郎督糧儲上以南糧逋欠日多特加專勅有侵欺者五品以下官就便提問維祺念上簡任重而南糧窟穴最深州縣催徵大抵急北而緩南又南糧多泒之宦戶豪猾包攬積逋至五六年無從鈎剔檄行州縣提解率以空文具覆甚有卧批不掣遷擱至十餘年者或有已解府司而又那移別欵不復補額者官軍先已呼譟侮及官司矣維祺乃悉心振刷又請開爐鑄

錢以佐軍需而嚴杜夾鑄私鑄之弊舊例糧米交倉必三篩三曬耗折滋多若交場給軍者免謂之水兌維祺燭其弊乃改倉爲場聽運軍隨便交納即以支給兵丁兩皆稱便又錢糧支解自置一簿而自銷之吏胥無從上下其手積弊始清因疏言今天下大可憂者非止一端而財用不足爲最甚夫不足而止求之於財用此所以愈不足也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不從政事清其源即日言加泒日言搜括何濟於事今出入之數溷而難稽欽奉之條寢而不報題

覆無專司會計無專職諸司之事雜出不經在外之差趨避惟意可謂有政事乎臣有六議稽出入以杜侵漁增比較以完積案設本科以重題覆時會計以核支收定差序以杜營私禁差假以修職業帝稱善即行之四年冬上遣中官監視四出維祺力言耕奴織婢各有司存堅冰履霜漸不可長所可惜者朝廷紀綱之體所當辨者治亂消長之機也再陞南司馬叅贊機務力行振刷職事修舉先是流寇從澠池初渡淮泗晏然維祺即憂鳳陵單弱勸上宿重兵爲衛

廷臣漫弗省及賊走鳳陽犯寶城折而陷巢廬北出陷潁維祺遣都督趙世臣禦之兵潰又維祺性方嚴多與時忤遂中京察拾遺致仕歸而講學里中立伊洛會後進及門者二百餘人尤研極孝經著孝經本義大全或問上之下詔褒揚之日芝生庭中十八葉若與孝經十八章合咸異之洛陽爲福邸分封地王乃神宗愛子當就國時海內全盛上所遺礦使稅使月有進奉廣南珠犀香象滇黔丹砂空青寶石南浙刻絲文綺番舶奇珍陝西異織絨毼豫佳磁蜀重錦

齊楚金銀礦其他搜括羸美無慮億萬計名大內私財入貴妃掌握凡精鏐瓌寶分天府之半又撥莊田二萬頃鹽引數千綱歲入復不貲十三年大旱蝗人相食維祺與守土官設法賑濟王惟封殖爲事不憂念百姓亦不喜賓客所好者娼樂婦女沉湎宮中軍中糗糒不給口語籍籍或詈道中曰王府金錢巨萬奴隸厭粱肉而令吾輩枵腹死賊手乎維祺聞而憂之具以大計動王欲王法漢時梁孝王故事散財募士以遏天下之衝王不省既而賊果逼洛陽維祺復屏人極論開曉萬端祈王發帑爲守禦計王雖頷之終不省總兵王紹禹領兵赴援請以兵入王簍阻者三不受命薄暮東炬燒土門詐云逐賊抵七里河與賊合反誨賊攻城王見事急始出千金募士而勢已不支紹禹兵竊竊偶語旦暮以城下賊爇王府而分其所蓄或以告且勸之去維祺曰吾固憂之臨難苟免豈儒者事耶夜半紹禹親軍反從城上呼賊相笑語執守道屬刃其頸口噤齗索餉紹禹從旁謬以苦語解之兵以手推之曰此豈老總兵當言時耶揮刀

殺守堞者燒城樓開北門延賊入維祺北向慟哭子弟牽其衣請避賊維祺曰我以一死上答所受內副所學義當如此去將何之天明賊大至有識之者曰公非賑饑呂尚書乎我能活公可乘間去維祺弗動擁往見其渠時福王匿民舍中賊跡而執之遇於道維祺已被反縛奮其首語王曰王綱常至重等死耳毋詘於賊辱國體見賊渠於周公廟曰呂尚書曰請兵餉殺我曹今竟何如維祺瞋目罵曰吾爲天子大臣恨無兵殄汝狗鼠今惟速殺我我死不愧天地不

愧聖賢復何憾賊捽之地不屈申脰就刃容色自若時年五十有五學者稱爲明德先生是日也福王亦遇害賊收王府珠玉貨賂裝縲囊負任以入盧氏山中前後數十里不絕又發王府中金及倉粟大賑饑民饑民赴之者百萬燒王宮火三日不絕事聞予優郵謚忠節弟維祜由選貢生爲樂平知縣解職歸十六年寇陷新安亦抗節死贈按察司僉事福王既殉思陵在宮中每愴念四方多難骨肉傷殘一日偶倦勤呼老宮婢使述宮中往事因言神廟獨鍾愛福王

當王之國時已出宮門而召還者三且約三歲當入朝主屈指日三歲一千日但恐父王不能待耳及後大漸猶顧視鄭貴妃哼哼以王爲念今何如矣上欷歔而起蓋是時河南諸王多被賊害幸而脫走者亦播遷瑣尾不克自振而譎賊破城之王紹禹後被獲檻車獻俘京師磔於西市

趙吉士曰夫子有言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蓋以死生之際最足驗人之學力也公云臨難苟免豈儒者事斯天地間乃有真儒矣

附記纂懋書湧幢小品日獻俘之禮先一日設御座於午門樓前楹正中是日早分遣勳臣告於南郊太廟教坊司陳設大樂於御路南之東西北

向文武各官朝服刑部堂上官及獻俘官吉服於御道外東西侍立上常服御皇極門鐘聲止鴻臚卿請上乘輿樂作內壝戎裝擁衛前後排列五鳳樓東西兩黃蓋護御舊登午門樓正中黃幄陞座樂止鳴鞭鴻臚寺卿招呼報捷獻俘官宣奏畢錦衣衛堂上官招呼拿俘來校尉擁俘至刑部請付所司行刑上曰拿去廷臣尚未聞聲左右勳戚接者二遞爲四乃有聲又爲入爲十六漸震爲三十二最下則大漢將軍三百六十人齊聲如轟雷矣押俘出羣臣稱賀禮畢駕與

洛陽諸忠合傳

闖賊破河南府在籍呂尚書維祺死最烈并紀死事諸官紳河南府知府亢孟檜（陳鼎留溪外傳作孟元檜）號似何臨汾舉人初授洋縣有惠政瑞王之國供應繁劇力請於王申飭從行宦侍與旂尉不得擅擾民間即徵及草木者亦罪無赦閭井晏然王以此得賢聲而官民歌思孟檜去後猶不置又開堰浚渠民享其利陞洛陽守闖賊陷府城各官多奪門出走孟檜不可賊至欲降之大罵不屈死後贈太僕卿福王既執承奉劉顯典膳錢福門正李彰雲等共三十六人外執事書堂官焦如薰良醫張鳴皋杜一經等十一人皆死監司則守道王引昌吳橋人身被重傷賊退數日死職官則通判白守文訓導張道脈亢官武職共九人爲賊所戕鄉紳則知縣劉芳奕郭顯星韓金聲行人王明同知楊萃推官常克念舉人苟良翰等皆死而舉人來秉衡死尤慘秉衡洛陽人天啓四年舉於鄉未仕辛巳正月李自成陷洛陽秉衡爲賊將劉宗敏所執令易服欲官之不從羈於南郊民舍顧見其友語

之曰賊勒我以官我義不受辱身必死我死不足惜但恨老母在堂幼子在襁死不瞑目爾賊鬨燒鐵索加其脛終不從遂被殺并殺其母劉氏及其幼兒芳奕慷慨饒知畧與秉衡同舉於鄉爲昌樂知縣有政聲解官歸值歲大饑人相食傾橐賑救賊氛逼集縣中義士爲干城社佐有司保鄉井及悍卒內叛城忽陷自縊於西城戍樓克念舉進士爲平陽推官寬厚簡重政持大體聽斷無冤民至是旋里遂被難顯星舉於鄉爲許州學正遷翰林待詔未赴抗節死金聲明皆進士金聲知邯鄲縣明官行人萃良翰皆舉人萃官辰州知府良翰未仕所轄各縣一時死於賊者宜陽知縣唐啓泰金谿舉人罵賊不屈被殺賊連攻永寧知縣武大烈臨潼舉人強敏有幹濟時安郡王府中人頗恣橫窩穴奸宄莫敢問大烈一繩以法無所撓寇掠境上城守計甚設而邑人張論爲四川巡撫罷歸佐有司數卻賊論殁子吏部郎鼎延繼之亦數有功至是獄囚勾賊來攻城守都司胥逋大烈偕鼎延及其叔父順天府治中讚固守三日賊於夜半

登城執大烈自成以同鄉故欲活之大烈不屈索印又不予乃燔灼以死鼎延匿智井以免讚及子監生祚延死之主簿魏國輔教諭任維清守備王正巳百戶孫世英並不屈死萬安王采鑑亦被害賊郎移攻偃師城虛不能守一日而陷知縣徐日泰不屈大罵爲賊臠割迄死罵不絕聲啓泰掖縣人日泰金谿人並起家乙榜

盧宜曰或謂福邸惟知謹守鑰牡不肯出金錢募兵討賊乃其門下有如許抗節之士不能向王折一語而徒以身殉何也雖然呂尚書痛哭請之矣而卒不用況他人哉

汝州諸忠合傳

河南汝州直隸大州也明崇禎十四年共附郭魯山與郟縣另有傳寶豐伊陽皆爲賊所破州守與四縣令亦皆抗節而死於賊州守則山東掖縣舉人錢祚徵字君遠魯山知縣楊呈芳則山海衛人也汝爲流賊往來孔道土寇又乘機竊發聚至萬人祚徵至欲先除之簡鄉勇牙兵得千人佯爲城守計且白晝閉城門示以怯又爲好言招撫之賊果不疑夜半忽開門從間道躡蹻踰山谷直搗其巢賊方縱酒大破之時又出沒行劫乃令民千家立一大寨有急鳴鉦相救一寨鉦聲起遠近諸寨競鳴鉦應之各守隘口聚而擊賊賊不得逞勢遂衰祚徵策賊衆難盡誅而膽已落乃釋其俘招之其魁魯加勤等果降汝人得少休十四年正月流賊圍汝祚徵中流矢力疾乘城二月初四日大風霾城上以礮擊賊風逆火反樓櫓盡焚城破祚徵被執大罵爲賊攢刺無完膚而死汝人立廟祀之呈芳爲令撫字有恩亦饒方畧有練總滑結無賴與進士宗遴諸生熊瑞等謀不軌呈芳捕斬之

至是城陷亦死焉寶豐知縣張人龍遵化人城陷不屈死妻年少家奴四人欲亂之妻飲以酒俾極歡而寄遣婢告丞尉勒兵捕殺之乃扶櫬歸里伊陽知縣孔貞璞曲阜人賊薄城以守禦堅解圍去他日有事汝陽道遇賊被執亦不屈而死有李得笥者寶豐舉人城陷得笥短衣雜衆中將乘間遁去爲賊小校所覺執之徙跣牽縛賊以牛金星爲謀主金星常舉於鄉勸賊重用舉人故賊所至即搜求舉人官之或勸得笥自言不可賊役使之又不從伺賊寐將刺之賊婦大呼賊覺乃被殺有詬賊者曰此舉人也賊懼得罪弃其屍後竟不可得又有劉恩澤者亦扶溝縣舉人慷慨能任事嘗以策干當事多見採納十四年十月賊抵扶溝衆議城守而縣令駭不解事恩澤在座中蹶起痛哭曰吾不幸乃從汝曹木偶以死自題樓壁曰千古綱常事男兒肯讓人明日城陷墜樓而死一時舉人盡節者南陽張鳳翔王明物洛陽張氏表永城夏云醇商城金容善光州王者瑨光山胡植蒿縣王翼明並以罵賊被難此皆有姓名可得而紀者

趙吉士曰古云士窮乃見節義使諸公而生於盛時其所樹立必有卓卓可垂於竹帛者惜乎僅以節義顯也雖然諸公以節義顯其所樹立不又多乎哉

郟令李公署尉事顧公合傳 附王昱顧國

李自成再攻汴不克退而陷郟知縣李貞佐署尉事汝州吏目顧王家皆死之貞佐字無欲山西安邑舉人早有志操受業同里曹于汴之門以學行著初選郟聞河南駿報亟星馳赴任土寇楊同錦雖爲闖賊所殺而餘黨猶聚焦家寨貞佐簡練鄉兵以資備禦雖軍事旁午時出近郊勞耕者以酒食月必課士曰四民復業乃太平氣象士爲四民首絃誦不輟爲四民倡不亦可乎邑有姊妹二人抗賊死拜其塚祀以

少牢細民王錫引有孝行造其廬而禮之郟數被賊民囂然不樂生貞佐以太平之治治之士民胥悅王家字翊明仁和人由鹽漕掾考滿恭汝州幕嚴保甲詰奸宄政聲起撫按聞其才委署郟篆貞佐至當代去而王家得民民不忍其去爭留之復署郟尉貞佐語王家曰汴梁周邸封地賊黯心久矣河南被寇禍必中於汴郟爲汴下邑能獨免乎亟議修備辛巳二月賊果攻汴挫衂而去貞佐曰今此寇不及郟者彼方欲集其全力向汴不暇取我也如賊再至克汴則豕勝捲郟不勝必移怒及之因與王家修備加嚴未幾汴果再被圍賊用火攻火發反中賊賊退果攻郟貞佐與王家竭力乘城百姓感其忠義願與同死至三日矢盡炮火竭城乃陷貞佐與王家俱被執賊恨郟民堅守大肆屠戮貞佐大聲叱曰驅百姓死守者令也令自死耳何妄殺我百姓爲也復罵不止自成怒甚褫其衣冠倒懸諸樹酷苦之貞佐大呼曰吾必訴之上帝誓爲厲鬼以殺賊賊斷其舌然後磔之母喬氏妻裴氏皆詈賊死王家見貞佐死慘甚叱曰賊

無道至此恨不能寸斬汝啖汝肉語未畢刀斧齊下與貞佐同時畢命事聞贈貞佐河南僉事王家亦邀卹典當城破時貞佐有友人王昱獨不去及貞佐遇害收其屍并殮其母妻葬於城南郟王家有子國能文兼工詩賦賊盡殲郟人將及國國紿以藏金所在賊喜同國往發之乘間以巨石擊賊賊支解之郟人收王家與國屍葬於蛾眉山蘇公墓側每清明日郟人必祭奠二塚至於今不替縣中舉人陳心學銓授知縣不謁選而歸爲自成所執欲官之不從被殺舉

人周卜曆知內黃以父喪旋里自成旣殺心學吏問卜曆如何曰吾以老母在此若欲仕何故里居自成曰汝不願仕何以官內黃曰爾時父在。母未老也。今母老多疾。安得舍之而官。自成曰爲我執縣官來可代汝死曰戕人以利已仁者不爲也自成怒亦殺之

趙吉士曰李公登賢書佩縣印爲百里侯以死報國理之正也若珊明以掾史邀一命微矣而卒與李爭烈觀其子爲父死成忠成孝豈偶然哉

南陽諸忠合傳

南陽爲中州四達之區。乃流賊所必爭。明崇禎辛巳。兩被圍。終受其陷。爰紀前後諸忠抗節而死者。其先則知府顏日愉也。日愉浙江上虞人。由乙榜授葉縣令。惠政及民。而强項與上官忤。被劾。部民詣闕訟寃者數百人。乃還職。歷知靜寧州。獮賊嘯聚馳請固原鎭兵合勦。先率壯士數人招諭之。賊弛備。精兵直搗其巢。大破之。遷開封同知。攝澠池滎陽二篆。大著聲績。立生祠祀之。撫按以南陽要衝。會舉日愉爲知府至則儲糧治械。民甚倚之。日愉益奮厲。十四年正月李自成陷洛陽。張獻忠陷襄陽。敗問至南陽。闔城震恐。文武共誓報國。儆備甚嚴。五月初七日。闖賊果至漏未盡。卽令賊黨冐雨登城。日愉督將士奮擊。士民羣助之。殺城上賊幾盡。餘賊引退。城獲全。而日愉手中一矢。項中二刀。遽殞於城頭。闔城莫不哀悼。後贈太僕寺卿。賊旣不得志於南陽。旁掠附近州縣。九月大破秦督傅宗龍於項城。勢益張。又聞顏知府死。大喜。十一月乘勝再圍南陽。其時城守者。道則叅議艾

銃初才監司也字孩如米脂人戶部侍郎希淳之曾孫舉辛未進士知內鄉縣銃初生長邊陲知兵習戰六年冬流賊來犯銃初令埋大砲滾地龍於城外而城內暗通火線故於埋砲處備禦單疎示賊以瑕賊果爭馳之燃線而炮發賊死無算乃解去歷陞至叅議分守南陽日愉之却賊也銃初亦有功至是自成用宋獻策計窺關中必先取南陽復驅大隊來犯楊文岳援軍至即引退甫退又復嘯聚使援者敝於奔命而城中援既絕糧復盡遂自潰銃初城樓自縊而

與城俱殉者一日總兵猛如虎健將也起自行伍旎很善鬬常隨曹文詔勦賊於晉手斬賊目姬關鎖於黑山後屢積功至開府每戰樂爲士卒先瀕死者數矣幸不死移鎮南陽賊合圍用大礟攻城如虎多方捍禦乘間開門搏賊賊避其鋒而盡銳陷他門如虎持短刀巷戰大呼殺賊賊死者不計手及袍袖濺血斗許過唐府闕門北面叩頭謝上恩自稱力竭賊剸刃出其背而死二日知府丘懋素廉吏也甫涖任即簡丁壯繕雉堞爲城守計甚悉常曰吾郡處衝途無

高山大川可恃又朱邸所建賊垂涎久吾懼與河南開封連臂入阱也及城陷賊知其得民誘之降大罵不屈死闔署長幼男女咸罵延頸受刃無一人乞憐者一日叅將劉士傑亦勇將也常逐張獻忠於開縣日暮雨作諸將以人馬乏擬詰朝而戰士傑恐賊之宵遁也大聲曰自瀘州逐賊馳四旬而後及之惟敵是求今遇賊不戰縱其奔突誰執其咎乎請爲諸君先舞刀直進連勝之至是亦以陷陣而歿遊擊郭開如虎子守備猛先捷南陽知縣姚運熙主簿門迎恩

訓導楊氣開皆死之賊斧麒麟閣刺唐藩於其宮中州之王封胥陷郡邑亦被賊蹂躪殆遍

趙吉士曰憶明史紀事載猛將軍爲張獻忠敗於開縣劉郭諸將皆死及綏寇紀畧則載猛與諸將死於南陽若以時考之是年辛巳傳汪二公先後俱死於河南不數月而南陽陷當以南陽者爲是蓋以其地之相去不遠也既死王事則在蜀在豫一而已矣又何必問其爲獻忠爲自成耶

副使張公推官鄭公合傳 附知縣李大覺遊擊黎民安鄭妻妾子女

獻賊詐破襄陽襄王遇害副使張克儉推官鄭日廣死之時崇禎十四年四月也克儉字禹型山西屯留人進士忼慨敦大節初令河南輝縣著廉能聲六年二月羣盜犯武安守備曹鳴鷄戰死轉而攻輝克儉乘城固守賊不能下屯百泉書院三日而去入為兵部主事有薦其才者召對稱旨十二年十月擢湖廣按察司僉事監鄖襄諸軍督師楊嗣昌之出鎮襄陽也克儉繕城池備甲仗儲糗糧諸務畢舉嗣昌深倚

之時推官鄭日廣署襄陽縣事李大覺遊擊黎民安文武協和各願捐軀報國日廣字居節番禺人丁丑進士居官有節操與克儉臭味尤投同心捍禦亦甚悉先是獻忠就撫於熊文燦文燦膺總理重寄性貪鄙既不能御以威信又日夜責其寶賂無厭獻忠憤而叛文燦得罪死文燦嗣昌所薦也故嗣昌不得已自請督師不鑒前車仍以納降為得策賊得免死脾莫肯歸農自擇便地連營數百里互為唇齒而河南比歲大祲饑民就食襄漢者日以萬計莫可縱遣兩人竊憂之克儉上書督師曰襄陽自古要區在本朝筦鑰獻陵祇前代尤重近者西河饑民雲集新舊降丁雜處一夫叫呼皆足致亂況秦兵以長武之變西歸鄖房軍府初立降營碁布何啻放虎自衛可不懼乎嗣昌報曰昔高仁厚六日降賊百萬擒阡能可法也監軍何怯耶不聽未幾有開縣之敗旗纛軍符盡為獻忠所得襄陽猶未知敗問也而嗣昌出師時凡軍資糧械咸頓於襄陽及用左良玉計大敗賊於瑪瑙山獻忠幾被擒倖逸去而獲其妻敖氏高氏并前

所執敖氏之兄及其養子惠二同禁襄陽獄叅將鄭嘉棟搜大溪坪又獲獻忠諜主潘獨鰲并繫獄中襄陽守年少慢薄悅敖氏高氏之豔每晚赴獄閱囚託以問賊中事笑語無紀獨鰲亦得乘間脫桎梏防守益疎嗣昌雖移文為戒守笑曰是詎能飛至耶漫不省獻忠既敗嗣昌輕騎一日夜奔三百里將抵襄陽先以二十八騎偽為官軍持所得軍符令箭日晡叩門曰督府調兵守者合符信啓關入處之承天寺夜半賊從中起承天寺火又燒襄府門烟焰漲天放械

橋納大衆獨鰲與敖氏高氏亦毀垈戶內外相應城立破克儉倉皇奔救襄府被賊執大罵不屈死曰廣奉檄核軍儲於荆州甫還任而難作亟登城率吏民捍禦身被五刃二矢妻譚妾李二子逢明逢泰二幼女俱死越七日家人鄺茂與於南門城上得其屍殮之大覺字寬之金谿人由鄉舉知穀城兼署襄陽縣事聞變繫印於肘縊死堂上民安亦金谿人城中火起率所部千餘人搏戰矢盡被縛抗罵死賊執襄王坐王於堂下進以巵酒曰王其勉飲此酒吾欲斬嗣昌首而道遠不能猝至今借王之命使其無所逃死王遂遇害嗣昌聞報亦惶恐自縊以連失二郡喪兩親藩自知法所不貸也克儉已陞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未聞命竟及於難乃張鄺諸人死襄陽守竟奪門而逃守夏邑人時河南亦大亂久遠不至不知所終

趙吉士曰武陵取高仁厚六日降賊百萬自擬舉趾高矣乃言甫脫口即以身殉趙括之母曰兵凶器也而括易言之何巾幗之不如耶

宋鑑曰嗣昌之自請督師原出于不得已其氣固已餒矣而姑爲大言以張之賊豈口舌所能讋服耶若襄陽一郡軍貲咸聚於此猶人之血氣乃軀命所關也嗣昌雖自刎于君父何濟于民生又何濟哉然而帝終憐之抑又何哉

尚書周公傳

附死事官紳子衿 鹿邑知縣紀茂勳 署虞城縣主簿孔堯

明崇禎十五年八月闖賊破河南商丘縣在籍工部尚書周士樸死之士樸號丹其由進士初知曲沃縣治行有聞泰昌元年徵授禮科給事中疏陳勤問學親郊廟恤宗藩正士風四事復陳敬天法祖崇儉恤民納諫五事皆荷褒納士樸性剛果不屑委蛇隨俗凡事與中官相搘拄天啓元年詔選淨身男子中官王添爵必入賄始收不與者多幾致激變士樸抗疏劾之御史欽賞邊軍中官劉尚忠鼓陵軍挾賞竟違例槩給士樸又極論之兩疏雖不行直聲大起逆奄漸用事欲竊兵柄導帝演內操士樸抗言內操之卒多非正身倘奸人混入其中蕭墻之憂甚大不聽逆璫繼陷五監軍皆望風先逃倚中官爲窟士樸疏言若盡從寬典槩置不問設後封疆有警皆可委之而去何以作天下忠義之氣乃命所司議處逆奄遣其黨中官劉朝等四人假賫送軍器爲名出行山海內外漸露觀兵之意士樸與同官周朝瑞咸爭疏切諫忠賢怒奪俸三月而劉朝等終不遣中官李實與

蘇撫周啓元互訐士樸言實侵撫按制有司虐機戶嚴疏兩劾之中官以索冬衣聚工部堂上侮尚書鍾羽正士樸言尚書者乃朝廷之大臣非中官可得而侮也部堂者乃朝廷所建之堂非中官所得而毁也侮大臣即侮朝廷矣今羽正去志已决天下後世謂中官逐一大臣而陛下不爲正法所傷國體匪小諸疏皆緬忠賢怒考滿當擢京卿故持之不下士樸遂謝病歸崇禎初起太常少卿五年歷陞至工部尚書帝命中官張彝憲監戶工二部出納士樸恥與共事

彝憲又專恣於錢糧多所那移士樸請四司出入各存其庫他司不得擅那彝憲恚疏陳不便帝命部臣協同批發士樸言祖制批發者不收支收支者不批發所以杜漸而遠嫌也臣若一時苟且廢祖宗舊制千秋名義其謂之何如必欲臣協同亦須酌其地酌其人而後可其地則朝房不必庫也其人則科道司官不得偕同內臣也因引罪求罷帝雖以和衷慰留而心甚銜之旣而以遂平長公主墳價不照例給發爲駙馬都尉齊贊元所訴帝怒遂削其籍十五年廷

臣交薦終不召其年八月李自成陷商丘與妻曹氏妾張氏子舉人業熙子婦沈氏同日自縊商丘爲歸德府附郭首邑科第人文最盛與其難者官則推官王世琇字崑良保定人丁丑進士已陞工部主事辦裝將行僚屬邀與同守慨然曰人臣義不辭難久官其地臨難而去之非義也遂與同知顏則孔經歷徐一元商丘知縣梁以樟致諭夏世英里居尚書周士樸等誓衆堅守賊攻圍七日夜有大紳之子舉人幸家衆斬關出奔殺傷守者數十人衆亂賊乘之以入

世琇則孔並遇害則孔女聞之即自縊一源分守北城素饒膂力殺賊最多城陷猶率衆巷戰罵賊死以樟中賊刃久而復甦妻張氏及子女僕從四十餘人皆死世英見賊入持刀力鬭死於明倫堂上妻石氏亦自刎紳衿則工部郞中張泌試主事朱國慶中書侯忻廣西知府沈仔威縣知縣張儒舉人徐作霖吳伯裔周士美等六人官生沈佖侯晙等三人貢生吳伯傮侯恒沈誠周士貴等八人國學生侯悰沈佾等四人諸生張淵劉伯愚等一百十餘人作霖伯裔伯

偕渭伯愚皆邑中名士尤有聲則孔沂州人一源海監人世英祥符人皆不屈死賊遂陷鹿邑知縣紀懋勛死之又陷虞城署縣事主簿孔兗亦死焉皆歸德府屬邑也後咸邀贈卹

趙吉士曰天啓誤于中官思陵巳監其弊矣未幾而仍執國命公力杜其漸事事相掊扗無如思陵之英察而終不一悟蓄以猜忌之心漸爲膠固之見諸奄遂得乘隙以中之亦思呂強張承業千古幾人哉

商丘四忠合傳

闖賊圍商丘舉人吳伯裔徐作霖貢士吳伯引諸生張渭協謀設守賊攻七晝夜乃破四人者皆死之伯裔字讓伯弟伯引字延仲少食貧父盲臥病奉飲膳滌厠牏迭趨而前俱以孝謹稱母舅曰孝廉劉格格長者饒於財心憐伯裔貧兄子畜之稍長爲娶儒家女程氏推與財千金令其專意習舉子業伯裔姿英上性復伉俠負大志藉其貲得與四方賢豪交伯引少其兄八歲美鬚眉善八法亦好讀書與裔等兄弟

自爲師友名曰起社郡有富人劉瀚格之族父也時聞格言二子當富貴心竊喜乃以女孫妻伯引而制其產之半贍之兄弟更得結客通聲氣自中州直走江淮吳越間引妻亦賢時出貲財佐其贍答而力勸引績學立名邑有孝廉徐作霖子矜張渭皆名下士故與吳氏兄弟善由此深相締課藝外恒以節義互相砥兩人時過裔引家父聞其笑語輒色喜以子所與交皆勝流也他有聲采若侯方域賈開宗輩咸洽水乳焉引早舉明經而裔則淹蹇至崇禎丙子乃列賢

書其所交。徐作霖者。先於崇禎庚午受知於南昌萬日吉。領省解額。好古深沉。一藝出。輒驚其魁。舊與伯爵連鑣上春官。傾動長安。道獨張渭。潦倒諸生中。渭貌奇。野鬚繞其面。毵毵。少年時戲騎劣馬。馬人立。墮左臂。折。跧曲。似鮑老。短舌無正音。醉後談天下事。滾滾。恒以屈其投冠攝上座者。為文開敏。日可得十數藝。若刻意淘汰者。渭實信手拈來也。蓋徐渭之為人。因名渭自呼狂士。人亦狂之。又使酒難近。獨推作霖。亦與伯爵伯引厚。

爵引既樂與渭遊。而作霖亦謂渭乃古之狂也。崇禎甲戌。作霖計偕。五策言今天下劇賊。虐秦蜀。蹂楚豫。百姓播遷極矣。不可不及時先收拾人心。若崇尚殘刻。密文網。恐天下怨禍。且燎原。主司傳冠已錄其七藝。見所陳時務。取示文震孟。共嗟嘆。署上卷。而烏程惡其切直。不收。伯爵亦報罷。伯引執一經。泛不第。作霖猶然稱鄉進士。而渭為諸生。且摧挫老矣。歲試渭卷在平列。自袖其文。爭之學使者潘曾紘。取熟視曰。子文誠善。吾失子。高拔之。後一年。他學使又毀其卷。

復爭之。使者怒黜渭。郡之縉紳咸言渭實名士。乃復其故。時流賊大起。蹂躪中州。勢必及商丘。新令梁以樟。順天人。鄖撫夢澤子也。字公廸。領京兆解額。成進士。抵任未久。心憂賊。縣故無兵。聞四人者能文章。又慷慨肯任事。乃折節下四人者。與之謀。聯絡紳衿。集鄉勇。籍牆堞為守禦計。惟渭知天下已亂。又自傷年踰壯。功名無所就。醉。恒罵座。或箕踞哭。座上客益以渭為狂。竊笑之。作霖忽起叱曰。若皆乳臭兒。徒肥腸滿腹。作易靡相。何知大計。吾輩且旦暮莫保。

而反笑渭為狂。何哉。舉座酒皆醒。爵引亦在間。作霖言泣數行下。時方修春社於伯爵家。皆慘沮不樂罷。不旬日賊已臨城。城上雖設守。皆市人。持竿木。遠望塵起。輒股慄。賊於所過地方。率先輸款者不焚殺。守一二日者殺十三四。或五六日不下。則必屠其城。無噍類。以此衆無固志。賊四面攀堞入。伯爵伯引作霖皆死。賊退。求三人死所。卒不可得。張渭當城破時。賊以刀砍其頤。張且斷矣。猶右手灑其頸之血。而以折臂手承其頤。聲已澁口。猶喃喃罵不止。

又一賊從後來復斫其頸乃仆而裔引之父兩目皆
盲者年已七十餘顧獨存伯裔婦程氏匿積薪下亦
倖脫賊去後程氏使人僞爲裔引狀立父前父手摩
之喜既乃審其非是坐土坑上拊膺而呼曰兩兒皆
安往乎老人安歸乎哭大號而無淚不絕聲三日亦
死程氏乞木爲棺手封樹焉賈開宗曰有孔尚達者
裔之同年生也見伯裔死時以目視尚達色不撓程
山人云城破賊疑伯引爲官繫而牽之伯引抗言曰
奴乃以我爲官我雖非官豈肯從奴作賊耶二賊疾

驅之去莫知所終金陵錄死事者贈作霖祠部郎伯
裔等俱邀卹典

趙吉士曰士之老死牖下者多矣其姓名何沒沒
祖三子死雖不知其所不已聲施至今哉張渭自
比青藤徐以狂死而張以兵死爲尤烈矣

、大梁客阮先生傳 附尉氏令暢一牋

先生諱漢聞字太冲京師人也初客汴梁落落不可
人意人亦無可漢聞意者第見其嶽嶽亭亭類有道
者不敢呼其字共呼爲阮先生時王孫西亭好客聞
其名延而館之邸中西亭門下凡能文善書騎射擊
劍彈琴蹴踘之流無不畢集西亭覩之沉沉耳獨於
漢聞有加禮亦呼爲阮先生西亭架上多內府秘書
人間不恒有漢聞日沉酣其中學益博大梁城中若
王惟儉 汝仲 張民表 林宗 皆饒才筆爲詩古文名走四方

胥折節漢聞日同唱和亦共呼爲阮先生當是時阮
先生之名幾傾天中西亭歿漢聞哭之慟曰吾不能
頻以涕淚濕西州門也乃徙尉氏閉門著述尉氏學
者聞阮先生來大喜爭執經問奇願爲阮先生門弟
子先生家故貧門下集者益衆飯糲茹蔬皆與門弟
子共之遇風日晴好出遊山水間門弟子競肩籃輿
以從賦詩論道恬如也漢聞雖儒者少年時又喜習
兵家之學著尉繚子解詁戎踐壘諸篇萬曆間出倡
援朝鮮敗於碧蹄館漢聞方弱冠附注度遼北望黃

龍東馳鴨綠從廢將老卒牧圉暎人訪問全遼形勢慨然有澄清志會東方解嚴挾策而返崇禎初徵遺逸巡按御史李日宣上其名卒不起流寇擾鞏洛漢間料賊情形并山川阸塞圖上當事多效見援勦諸帥驕蹇不肯辦賊乃取古來婦女以勇武見者集爲一編名女雲臺以媿之後賊攻尉氏必欲致漢間時已臥病據牀猶晝地指陳方略城破爲賊所得大罵而死年七十矣今大梁與尉氏學者猶追頌阮先生而尉令暢一鵬亦罵賊不屈死一鵬字圖南山西河津人舉人惠民愛士涖任甫數月政聲四起賊至堅守力不支乃陷死後民競哭之

盧宜曰唐人詩云曾爲大梁客不負信陵恩竊怪信陵何以得此於客也及觀西亭好客而客競歸之嗚呼何况信陵哉

傳忠壯公傳

其在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其在傳曰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其秦督傅宗龍之謂與宗龍號括蒼雲南昆明人由進士初任巴縣負能名入爲御史視浙江鹽政却羨金四萬函泰昌晏駕抗疏請誅內侍崔文昇以正用藥之惧再按貴州監貴撫王三善軍王被苗黨陳其愚所殺力擒正法以征安逆功加太僕卿繼而撫綫一年總督薊遼二年轉戶部侍郎建言忤旨革職十一年流賊逼成都起爲四川巡撫一年尋加兵部侍郎宗龍在行間久諳練形勢兢以老將目之十二年八月以才望繼楊嗣昌爲兵部尚書初見上諄諄以民窮財盡爲言上是之宗龍指天畫地言愈力上不悅十二月洪撫承疇請用劉肇基爲團練總兵總監高起潛又搆其恇怯下部議不卽覆上怒其抗藐責回話以戲視封疆下獄在獄閱兩載十四年寇患亟宗龍年老矣上素識其忠誠且以夙負用之必盡死力釋之出獄以兵部侍郎督陝兵討賊令其專辦自成卽秦軍在豫者李國奇賀

人龍二將隸焉又命保定總督楊文岳率總兵虎大威一軍與之合九月初四日次新蔡縛浮橋渡河趨項城兩軍畢渡走龍口自成亦過河將窺汝寧適相値覘官兵且至伏精銳林莽間陽驅諸賊西渡諜者還報賊渡河趨汝寧矣宗龍與文岳兩軍並進次孟庄諸將弛鞍解甲散行村落間求蒭牧伏兵猝起人龍猝棄軍走國奇勢不敵與虎大威亦奔兩督僅以標下親兵與賊相持二更保兵北隊走有副將挾文岳上馬馳去宗龍慷慨語其麾下曰宗龍年老矣今日陷賊中當與諸軍併志決命爲萬死一生計不能效他人捲甲走也乃召裨校李本實等穿塹結壘誓必死自成見秦兵無救於圍外穿兩濠困之十一日我兵糧盡殺馬十五日馬騾亦盡營中火器弓矢俱盡十六日二更潛突賊營潰圍出師大潰宗龍徒步且戰且走次日未至項城八里被執賊詭稱傳家將撫之趨項至城下賊呼啓門宗龍大聲曰此賊也身是傳督師不幸落賊手城上速用礮擊毋顧我墮狡計賊揮刃中其腦而仆復大罵賊抉其兩目劓鼻

礮聲起賊棄之去家人負入城項人殮之天吉寺祭而哭之後贈宮保諡忠壯予世廕人龍逃歸陝西密旨令孫傳庭斬之

趙吉士曰將必與兵習而後能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豈以兩載行伍之人一旦率不教之兵而驅之方張之寇其敗也固可翹足而待也何盈廷憤憤無卒無人爲帝言之用人不得其當而徒嘆討賊無人噫豈果無人哉

秦督汪公傳 附襄城知縣曹思正典史趙鳳才訓導張信

秦督傳宗龍爲流賊李自成所殺秦撫汪喬年代之
亦抗節而死於襄城喬年號歲星浙江遂安人由進
士任刑工二曹出守青州歷登萊道督學三秦爲政
勤敏而惡衣菲食刻苦自勵不携家室隨行止二僕
悉屛所屬供帳淸絕一塵凡讞決鈞會暨試生儒皆
出手裁無人幕賓案上亦無留牘知青州時節解費
杜羨餘著爲令甲行廊罝舘十餘所備薪水雨造自
炊待鞫是非立判又不取鑽鍰吏胥不敢索民一錢

有汪不解擔之謠以其聽受明允投詞牒者不須信
宿即歸也旱禱泰山雨隨馬首觀軍大瑞體伴督撫
府縣俱執手板庭參獨與抗禮瑞稔知淸操不之忤
也校士必焚香告天誓無所私故所拔俱一時寒士
後井姓者繼之時人語曰有學莫忙須待汪有錢莫
省須待井兒童亦傳頌焉又負才武膂力絕人念四
方多故常休沐里居輒馳騎習弓刀擊刺寢處風露
中不自暇逸十四年四月奉命撫秦謀報自成將叩
關西入急跨馬傳箭疾驅至商洛部署粗定而總督

傳宗龍亦至感賊勢彼猖與宗龍握手欷歔而別且
曰公破賊歸秦喬年且執露布爲公前驅也未幾宗
龍計至仰天嘆曰傅公死討賊無人矣繼聞總督之
命方簡兵儲糧未集而兵部催出關檄疊至曰兵疲
糧乏而當方張之寇我自知以肉餧猛虎然不容不
出以持中原心次郟縣誓師襄城諸生李永祺率父
老迎官軍入城自成方破葉縣殺劉國能而圍左良
玉於偃城國能之守葉也力戰不能支城陷自成殺
其令張我翼念國能幼同里習嬉戲稍長同學拳武

頗厚善又同起草澤有意欲生之乃好語國能曰若
我故人也何不服國能唾而罵曰我初與若同反今
則王臣也奈何從賊遂遇害良玉過臨潁殺僞官自
成怒盡銳來攻良玉避入偃城圍方急聞喬年出關
釋偃城遁之喬年初奉密旨發自成祖父塚米脂令
邊大受河間靜海縣舉人健令也詗得縣役孫姓者
實自成族屬酷拷之乃曰墓去縣二百里在萬山中
聚而葬者十六塚中則始祖也相傳穴爲仙人所定
有鐵燈檠然火壙中曰鐵燈不滅李氏當興如其言

跡而發之中一塚得螻蟻數石火光尚熒熒然剖其棺骨青黑色毛被體而黃腦後一穴如錢大中盤赤蛇長三四寸有角見日而飛高丈許以口迎日色而吞咋者六七反而仍伏乃函髗骨并蛇腊之以獻而焚其餘骨爲灰雜以穢棄之自成恒嚙齒飲恨及聞山師憤踊曰此發我祖塚者亟圖之喬年背襄城而舍交餒一軍盡覆斂餘卒入保襄城襄城先爲賊破未及修誓以死守登埤坐矢石間殺賊數百人賊憤甚攻益急左右泣曰衆寡不敵城必旦夕破盍自爲

計奮拳折其一齒曰此吾死所也五日而城陷猶率副將張一貴黨威等巷戰手刃三賊被創自刎不殊執至韓家庄罵不絕口賊割其耳鼻磔屍而去居民感其忠潛瘞庄後知縣曹思正持刀與賊鬬被賊殺死訓導張信罵賊遇害賊退收斂喬年遺官護櫬乘傳歸里勅建忠烈祠於襄城春秋祀之至今不絕同死者西安同知孫兆祿鹽山人材官李可從盩厔人襄城典史趙鳳豸守將李萬慶郎降將射塌天副將張國欽張一貴中軍黨威神木人常與趙大引等擊

賊於西雒峪擒賊首寶所姿者也自成恨李永祺因劓刖襄城諸生一百九十餘人永祺卒不獲居其宗櫬歸途中數遇賊從吏謂曰此死節淸官陝西總督都御史汪公柩也若輩欲屍祝之請留不然槖中無物可取也皆愕然羅拜去喬年前去靑時靑人塑其像與范文正同祠以所撰訓民書供案上民有吁籲立應庭中一槁木相傳郡有大慶則榮崇祀之歲忽垂實纍纍遠近神之後同邑余國禎計偕過山東執鞭卒訊及鄉貫輒訝曰公里有汪公者爲吾靑州太

守其公子遘疾吾靑士民登泰山代爲祈禳者以千計今無恙乎曰死矣卒拊膺泣下其得民如此嗚呼喬年竟無子

毛際可汪總制逸事狀曰當世所稱家乘墓表事多溢美失實今公死已數十年遺行罕所紀述而余所習聞則多得之老儒退校及行道素不謀面之人可以知公之大略矣

趙吉士曰自成祖塚發後卽矢着其目來大事無成雖天奪其魄豈非公之功哉而傳督之甘以身殉不效他人捲甲走何烈烈也劉國能李萬慶惜然歸正之死靡他洵足歆俎豆而無愧矣

太守顏公傳 附參議趙珽同知姚汝明知縣陳三接給事周而淳守備趙時肱

顏夫子有六十五代孫孕紹以河間太守攖城著節云孕紹號賡明世居曲阜少孤力學衆崇禎辛未進士初知鳳陽邑故凋敝孕紹加意撫綏期年而頌聲起以能治劇調江都已而內召將入都適上遣宦者楊顯名監鹾政令監司以下行屬禮諸長吏議未決孕紹厲聲曰何議爲寧失官毋失身議則終須屈膝耳即治裝入都累試當改詞林先是考選優者爲臺諫次部曹再次則府同知時新有詞林之命奔競益

甚其品題高下皆同鄉臺諫主之淮安武舉陳啓新落魄長安無聊甚謬作大言輿櫬上封事驟得給事吏垣孕紹深鄙之啓新投刺故久不報謁啓新怒具同鄉預擬翰林之疏帝令指實以孕紹及涇縣知縣尹民興歸善知縣陸自嶽對帝怒謫三人于外孕紹得經歷尋知邯鄲縣

大兵入關畿輔震動邯鄲值其衝城甚庳薄勢且旦夕下人皆爲之寒心孕紹甫聞命疾趨就譙門到任即日部署守禦又募得勇士千人擇邑人張執璁統之執璁故列校頗知兵勉以大義皆踴躍思奮開公帑給軍守者難之孕紹曰此城失守皆非我有也竟出千金犒士夜有兩生以索繫城堞將縋而遁邏得之諸生多爲丐免孕紹曰吾方治軍當行軍法即拔所佩刀斬二人頭以狥人心益固越三日兵至孕紹與執璁悉力捍禦留攻三日不下解而去時臨洺關沙河城皆破村堡被焚刼執璁獲數人比至縣則瞋目箕踞曰吾高總監部兵也孕紹曰吾治焚刼吾民者鞭之數百太監高起潛聞之怒適部將侯拱極敗

績起潛遂奏孕紹阻撓冀卸罪而歸獄於孕紹上震怒逮問百姓羣聚訟寃撫按力爲調劑始從薄罰鐫三級守城功竟不敘執璁被笞辱幾死將告歸而眞定西山盜起方受命還眞定府同知往捕之賊曰聞顏邯鄲且至今安在孕紹自指曰邯鄲至矣賊投戈下馬羅拜曰我曹恨不生爲邯鄲民公至必能活我相率乞降數日悉歪家子伯璟家居夜夢一人偃臥肢體糜爛不可識一人指曰此太守也及覺聞除書知河間府馳書極言不可往而已抵治所正色曰兒

葷欲我爲自全計其如君命何視事如故壬午閏十一月

大兵再入關攻城亟與祭議趙珽同知姚汝明知縣陳三接等協力固守援軍皆逗留不進知旦夕城必破預集一家老幼于室中而積薪繞其外身往城上策守禦外以雲梯攻城將登火焚之而風反樓堞燬城上人皆奔竄承紹見勢不可支歸署命舉火火烈衣冠北向再拜遂自躍入與家人同死珽慈谿人崇禎元年進士歷知南安侯官二縣陞遷河間兵備僉

事廉靜不擾一家十有四人悉被難汝明夏縣人天啓元年舉于鄉知蓋縣事寬徭賑飢施槥掩骼民歌頌之後官河間與承紹同死妻任氏亦死三接文水人崇禎癸酉舉人知河間縣事善決疑獄妻武氏有賢行封孺多故三接遣之歸答曰夫死忠妻死節分也我安忍去及三接巷戰死武氏亦殉珽贈太僕寺卿承紹光祿寺卿汝明三接並按察司僉事有周而淳者掖縣人初拜兵科給事中與同官六人分督畿輔諸郡城守事而淳甫至河間城即被圍竟與諸

臣同死贈太常少卿居庸路石峽谷守備趙時肱力戰陣亡戲下感其恩信求得其屍葬之延慶衛子孫遂入籍守其墓時肱貌奇偉饒膂力每戰必大呼單騎直入以此見殺人咸惜之

盧宜曰宜聞之林與菴先生云公生一子六孫皆不與難三孫俱貴顯公之忠節益行遠而有耀趙守府繼子亦復繁衍鳴呼天之報忠臣者厚矣

鍾祥令蕭公傳 附楚撫宋一鶴總兵錢中選等

承天者故安陸府附郭曰鍾祥縣明之興獻王陵寢在焉其地之重與鳳泗等令則南豐蕭漢也漢字象石丁丑進士除知縣事鋤惡詰奸不徇請託值寇氛熾增城堞建關廟儲軍食政務修舉已歷五載奉文將入覲聞闖賊破襄陽自誓曰士見危授命豈容委而去之遂以護陵保土請於督撫免行崇禎壬午十二月賊逼境時汴梁新破所摧陷皆蒞封重地勢張甚二十八日攻獻陵陵軍柵木爲城賊積薪燒之木

城穿有欽天監博士楊永裕者投賊自詡有異術能佐自成取天下勸賊發獻王梓宮比發大聲起山谷如雷自成懼而止除夕攻承天人洶洶無固志漢奮臂大言曰此正鍾祥令蕭漢効死日也入署拜辭家廟出絹帨付諸媵曰男忠女烈城破時各宜自盡吾不能庇城中百萬生靈尚能庇此三十二口并兩雛乎授甲登陴越六日賊薄內城相持五晝夜矢不俱竭漢向北泣拜曰臣力竭矣急衝闖奔陵曰吾以死衛獻皇帝也賊亦踵至挺身大呼鍾祥知縣在此不

得揎驚陵寢賊卒挾之前漢引頸就刃賊曰砍首應云即砍賊曰剝皮應云即剝時楚撫宋一鶴宛平人乙榜巡按御史李振聲米脂人進士副使張鳳翥宿松人進士總兵錢中選留守都司沈壽崇宣城人承天知府王璣扶風人舉人並以不屈遇害賊以漢賢而得民欲降之遣僞官元珪說之百端以管夷吾劉青田爲言漢叱之曰管仲不死以有母在我則白雲望斷惟知向日青田識眞人起從龍淮右賊則草頭鼠竊撲滅旋踵死即死耳何喋喋爲終不可奪賊批片紙令亂箭射死漢袒

胸以受乃幽之吉祥寺至則羅列美饌小賊一人主之漢大罵不食求死轉急覓死具不得偶於僧榻得剃刀藏之因取敝紙書椒山浩氣還太虛詩復書鍾祥縣令蕭漢願死此寺於壁隨對壁自刎血橫濺字淋漓滿壁時癸未正月上元日也自成歎息治櫬葬之寺傍後贈大理寺丞璣由戶部郎中來任已擢鳳陽兵備副使未行而與其難振聲初授郾城知縣禦寇有功擢御史出巡湖北被執自成以同姓同邑稱之爲兄且贈以金幣振聲不爲屈賊數置酒邀飲醉

即厲詞詆斥賊乃移之襄陽令部將劉體仁伺察之及孫傳庭出關討賊賊復移之裕州有言振聲通書傳庭者賊怒遣其將谷永殺之南門外時九月二十九日也死是振聲被執有傳其降賊者朝野共詆之後賊入山西榜列受職者姓名以誑遠近故相賀逢聖與振聲皆與焉二人實未受職也又有鍾祥人從所向者舉于鄉由玉山知縣歷刑部主事性恬靜解職歸以文史自娛與子士默亦皆不屈死

趙吉士曰以自成之猜忍而獨於蕭公乃百計誘降終不忍殺逆公自盡復治櫬葬之此必有深服其心者不然何以敬而禮之若此耶

河撫王公傳

附 參將陳治邦 遊擊連光耀 父子 遊擊馬魁義 僕劉璽 張金

叛將劉超刺殺河南巡撫都御史王漢漢初名應駿字子房掖縣人崇禎丁丑進士授高平知縣調繁河內設法賑荒全活甚衆聞則募民修城隍練壯士屹然一方保障巨寇劉二將攻濟源濟源告急於漢佯不應陰出兵不意赴之元旦登天壇山山陡絕賊所巢也漢持刀直上健兒繼之二遂就擒又乘大雪破妖僧智善再破賊楊六郎俱以奇險奏功李自成攻汴急外援不前漢率親兵至金龍口柳林諸處以大礮火炬爲疑兵遣死士入賊中聲言宣大各鎮援兵至賊所畏者邊兵而汴之城守亦固乃解圍去當是時漢威名動河北其用兵也長於用間不惜重賞購之得當又賚予無算故皆樂爲之死凡先後破賊皆縱間諜入賊中賊中舉動無不預知者齎賊圍汴時飛鳥俱絕漢之死士能達書於巡撫高名衡又盡得闖曹諸賊虛實以報漢一縣令耳而出奇制勝雖老將久歷行間亦自以爲不及也故都下稱知兵者必曰王子房十五年二月行取入京召對便殿陳撫

勦大略當上意拜御史監左良玉軍與督臣侯恂援汴兵部發援勦兵大半皆空籍餘悉市上菜傭漢欵曰以此兵遇賊直發蒙振落耳乃請自立標兵千人騎二百皆選鋒也八月朔夜半襲賊范家灘斬一紅甲賊酋乃以此千人者令一裨將督之隸於大軍漢自走襄陽督左兵救汴而巡方之命下先是漢有密疏言良玉兵事甚悉上留中不發第臨朝時每向輔臣太息謂河南巡撫安得如王漢者政府乃改漢按豫而汴城已陷督諸將自柳園渡河入汴追餘賊於

朱仙鎮連戰皆捷擢撫河南時各營缺餉兵易譁主者乃聽其搜牢而食民益窮皆去而爲盜盜日多漢深念久矣會萊蕪諸生李儲生以屯田策干軍門漢感憤時事謂勦流賊全恃邊兵而邊兵盡謀他部多逃邊兵全無可恃夫國家養兵不爲不厚而平日糜餉則有兵沿途淫掠則有兵及至大敵當前則無兵夫兵之謀謀非一人亦非一日其將領非不知之特以一渡大河身犯不測聆兵之謀惟恐不速然則將領之誅既不可逭而逃兵所過許地方官得勒兵捕

斬回籍者飭有司緝獲重處俾其無所於歸庶在伍不致生心且欲大興屯田聚民而散賊卽因兵爲屯勦賊而護民區畫未伸而叛將劉超之難作劉超者山西人父爲永城佔家焉兩中河南武舉第一與巢縣人劉澤清俱以褊裨從貴撫王三善征安邦彥於大方先敗之龍里追至六廣河超功爲多屢陞至遵義總兵官猶以功高賞薄忽上書陳功簿語多鞅鞅朝議以其怨望勒歸永城會河北土寇大起李自成攻開封募救者超應詔自招土寇六千殺賊乃起超

保定總兵同縣御史魏景琦素輕超超偶與之忤景琦詆超通賊超怒訴之舉人喬明楷生員王奇珍又復訐之超遂殺三家百餘口據城以叛漢疏請討之奉密旨以策授漢乃爲本兵所洩超得爲備十六年正月十九日率兵抵永城聲言招撫二十日邑紳練國事丁魁楚開北門納漢軍漢坐城頭發免死票超死黨猝發遂遇害叅將陳治邦遊擊速光耀父子及家人劉璽張金皆戰死遊擊馬魁胄死入城負屍以出棺斂於夏邑河南北士民皆失聲哭上聞嗟悼予

優郵超又勒練國事令草公疏訟言漢激變非超本意上燭其詐令鳳撫馬士英太監盧九德總兵陳永福討之且檄諸道兵悉會超始懼就士英乞撫士英邀超出見超長揖猶帶刀士英下與揖手脫其刀曰旣歸朝廷何用是也遂執超并弟越磔於京師傳首九邊超有才辯少就文試以寄籍不許乃試武及見討貽書士英曰文臣轇結成勢錮不可拔然而爲守令則驅民反爲督撫則驅兵反爲臺省則驅將反夫超非倜儻豈願棄功名捐頂踵冒不韙之聲蹈汙敗之行爲天下笑哉勢激之使然也其言亦切中時弊云

盧宜曰討逆大事也寄肯機要也而本兵已須渙之嗚呼思陵之朝政竟如此耶公雅號知兵而卒死於兵要未可以成敗論也

蔡忠烈公傳 附太守周二南舉人馮一第 僕淩閏俊 舉人唐德明等 義

明時一省黜陟之權操於巡按列郡賢否之任繫於節推故事巡按未涖任屬吏皆不得豫迎惟節推咸候於界上入境例有舉劾耳目不得周知亦惟節推是問故大吏咸加優禮溢常格而居是官者大抵由進士例任以威福自睢凡守上之責率委而去之而長沙蔡忠烈道憲則不然道憲字元白號江門晋江人崇禎丁丑進士年甫二十餘佐郡明刑務持大體吏民愛之長沙地多盜察豪民與盜通者推心任之一日盜方分所劫財物收者已至愕然不知所自有羣盜閉戶謀行劫謀成啓戶收者已坐其閾爭散去吏民驚以爲神長沙爲吉府封地宗人多放恣民有腴產輒誣爲藩庄割沒之宅舍佳者夜朱其戶迫使徙去得賄乃免無賴細民相率爲校尉橫行閭閈有司逮治必請之王王多不發民冤莫雪道憲獨先治而後啓王王怒責之抗聲曰民天子之民亦王之民方今四海鼎沸盜賊日滋王不思保愛其民一旦挺而走險王能獨與此曹保富貴乎王悟謝遣之自是

奸民歛手十六年五月獻賊陷武昌承天巡撫黃祥
基奔長沙道憲請王屯岳謂岳與長沙脣齒也併力
守岳則長沙可保而衡永亦無虞曰岳非我屬也道
憲曰棄北守南猶不失爲楚地若南北俱棄將何辭
以謝皇上乎黃語塞乃赴岳州及賊入蒲圻即揚帆
遁去人益洶洶無固志湖廣巡撫黃如魁遠住袁州
憚賊不敢進道憲亦請移岳州即以告祥基者告如
魁不得已駐岳數日即徙長沙道憲曰賊去岳尚遠
正可繕岳固守賊來犯岳猶憚長沙來援若棄岳不

守長沙能獨全哉不從署中有友三人道憲令其速
歸酌酒與別友曰何以報君家曰某義不顧家矣反
曰君未有子曰兄子即吾子也友曰如君母何道憲
忽仆地久乃蘇南向拜痛哭援筆作書曰事若可爲
宗社之靈老母之福也又與其兄書曰老母在家兄
善事之弟惟與此城俱存亡矣書畢吟文信國詩曰
我死誰當收我骸友與家人俱哭亟揮三人出城八
月賊陷岳州逼長沙先是巡按御史劉熙祚委道憲
募兵得五千人曾經訓練可用至是道憲親將之與

總兵官尹先民等扼守羅塘河如魁聞賊逼怯甚急
令道憲等還守長沙道憲曰去長沙六十里有烏道
可柵以守毋使賊得踰此亦不從及賊臨城如魁詭
言出戰遽率所部遁走惠王先以避難去荊州走依
吉邸兩王相見日憂賊顧不知修備道憲又勸王捐
貲守烏道請之甚力王亦不應惟堞其宮垣環柝自
衛事急將謀出奔會偏沅巡撫李乾德總兵孔希賢
自岳州敗回遂與熙祚奉二王走衡州時知府堵引
錫入覲未返通判周二南往攝攸縣事城中文武寥

寥士民盡竄道憲與舉人馮一第竭力捍禦常有詩
曰湘中司理濕青衫半日齋居十日馬其盡瘁如此
未幾賊傅城下呼道憲趣之降曰吾軍中知爾名毋
自苦道憲手注弩射之會鎮守總兵尹先民降賊八
月二十五日城遂陷道憲坐署中爲賊所執再四誘
降不屈置小樓中凡二十四日令降將尹先民說之
道憲以足踢其齒流血罵不絕口賊大怒寸磔之頭
顱巳斷兩瞳子炯炯不瞑賊咸駭愕死時年纔二十
有九當被執時有僕凌國俊隨侍不去賊初勸道憲

降園俊日如吾至可降乎去矣不至今日賊曰爾不
降亦不得生園俊日如我輩願生亦去矣不至今日
賊併殺之而心服道憲并義園俊瘞之南郊醴陵坡
下金陵贈太僕卿謚忠烈立祠西門內賈太傅故里
雙忠廟側以殉王義僕凌園俊祀迄今祠中香火甚
盛歲時奠其墓者不絕先是道憲涖任之明日夢宋
時長沙守李芾來謁心異之及殉難乃知忠孝之性
通於幽冥云二一第字根公天啓丁卯舉人夙負才名
爲長沙之望與道憲集士民矢誓堅守願捐軀報國

城破一第走湘鄉將乞師圖賊僞守聞之執其母兄
一第不忍母兄被戮遽趨歸就縛將斬之一老僧伏
地哭祈請甚哀賊乃斷其兩手一夕死而母兄竟得
免三南字汝爲雲南人由選貢爲長沙通判盡心修
職與道憲深相得道憲死二南力請于上官乃獲題
䘏優予贈謚後擢守岳州士民固留即以新銜守長
沙迄亦死於王事仝時唐德明永州東安舉人未仕
遇城陷賊所置僞官索之急仰藥死謝如珂衡州耒
陽諸生賊來犯如珂集鄉人拒敵力戰死張論永州
祁陽舉人方介寡合恒扃戶下帷不入城市寇亂避
地深山築土室以居親故罕見其面竟卒於土室中

盧宜日宜過長沙問屈大夫所沉汨羅江無能指
其處者儀舟入城求賈太傅故里石碣穹然後人
即其地建雙忠廟與屈大夫並祀庭前一方井泉
湧不竭尚以賈公名宜憑弔久之循廟而左不數
武即蔡公祠甚修整登堂肅揖公神主旁一龕并
祀凌僕懸有一額記公死節事甚烈第野乘載公
死在十一月且引謝獻庵之言爲証傾長沙之破
實在八月廿五日九月賊已破寶慶宜甲中李公
振毁爲太守不屈死乃知八月廿五日破長沙而
蔡公之死則在九月云宜揖公祠下口占一絕屈
賈星沙廟高峯孰與同一腔孤憤血獨許傍雙忠
時戊辰冬仲也

太守李公傳 附弟庠生振琎

四明以內臣死闖賊之難者爲御史陳良謨以外臣死獻賊之難者爲太守李振琎而李竟招魂以葬爲尤酷云振琎字詔枋號縝持世爲邑中鼎族振琎少負時名善書法精於易學入南雍讀書烏龍潭諸名士舉社課有瀛州之目振琎與焉戊午雍中科試白日閒恍惚火光四起主司以必有大物即宿館舍閱卷取高等二十人皆先後成鼎元冠鄉會振琎名列第七郎於是科中式屢試春官不售謁選得保安知

州州臨邊徼烽烟時警至則征繕固圉亦適有天幸終其任亭障咸保無虞入爲工部郎出知寶慶府時壬午之七月也岷藩建國武岡州治係寶慶所轄素不和於民奸人因之生亂王遇害振琎集義勇與知州譚文祐分道剿之渠魁授首沅撫方上其功獻賊已陷長沙癸初闖獻同起於陝而闖尤猖獗獻附闖爲聲援勢恒合及自成誘殺其黨羅汝才併其衆獻忠懼乘自成擾亂中州遂折而入於湖南郡邑兵備單弱猝聞賊至皆望風瓦解八月長沙破直馳衡州餘黨長驅入寶慶振琎涖任甫非値武岡用兵後倉卒登陴勢不支賊緣城上左右欲掖之下振琎曰此吾死所也賊執脅降不屈乃縛送衡州獻賊逼使跪罵曰吾天朝守臣頭可斷膝不可屈何不速殺我時通判何三近同被執賊屢勸降振琎大聲呼何曰身死事小我輩讀聖賢書不可貽臭名於子孫何日固也吾侍公長遊地下耳縛投衡江竟無收二人屍者弟振琎庠生從兄在任亦死於賊屍不可得長子志伊仲子志傳以袍衣招魂而歸倣陳恭愍故事設位

明倫堂而哭具衣冠加槨而葬之南京隨破亦竟未蒙䘏典

盧宜曰昔宜里中張毅齋瑭以刑曹死土木之難亦招魂以葬晉江王道思諱愼中表其墓正與公同今同祀鄉賢公之姓名雖海枯石爛同垂不朽矣然明英宗實錄載扈從死事之臣已遺毅齋之名而近時編年亦無記公與何判姓名者身居後學可不亟爲表彰也耶

劉氏三忠合傳 附道州守備沈至緒至緒婿賈萬策女雲英

於今毘陵人猶稱劉氏三忠云長熙祚字仲緋次永祚字叔遠季綿祚字季延祖純仁以進士官司李有聲績三人幼即刻自淬勵以兄弟爲師友名卓卓庠序間熙祚中天啓甲子舉人兩躓南宮選興寧令興俗刁悍地產斷腸草每茹以嚇人得所欲乃服解藥否則甘死不自惜爲所誣者家立破熙祚嚴禁之犯者死勿問又令民得輸草代贖鍰與絕其種或曰草可盡乎曰不然但使吾在事而草不爲毒繼吾者同

心行之勿懈則此風可革矣以最入爲侍御史百姓攀留者載道明之中晚甚重進士甲科若乙榜起家必銖累而升至藩臬副輒止與臺省津要梯級頗殊熙祚以乙榜得之亦異數也十五年春極論安慶巡撫庸劣僨事廬州副使道貪淫罪風采稜稜時要東復社之獄起先是熊開元爲吳江令壁舉復社課諸生邑庠吳倗等與郡中名士張采張溥楊廷樞顧夢麟楊彝文震亨等敦尚古學皆郡中眉目好澄別流品嚴持清議吳越人文景從雲附士以不與爲恥

二張先後成進士采令臨川去而溥讀中秘書臧否人物擯執政烏程怒乞假南旋采亦以養母歸里會蘇州理刑周某與二張不相能巡按御史露章劾司理竟以墨敗周疑御史受意於二張也謂已去官由復社諸紳詆譋所致因誣告溥等交結諸郡生徒共爲部黨挾持朝政而太倉劣衿陸某嘗附復社嗷名社中莫之許亦怒走京師望風訐奏言風俗之弊皆由於士子奉太倉州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張采倡復社以亂天下而二張又與侍郎錢謙益相得謙

益與烏程爭枚卜訐辯御前烏程已倖勝而怒猶未解遂以復社嗣於東林爲天子言之票嚴旨命南京提學御史倪元珙覈奏倪極言其妄上怒責元珙蒙飾降光祿寺錄事嚴旨勘議人情洶洶莫測牽連六七年溥暴病卒采同奏烏程已去位上念書生結社無他罪竟置勿問上怒解黨禍緣此亦解及熙祚爲御史與姜給事埰交章頌其冤言溥所纂修經史有功典學請徵遺籍備史館上命提學御史進呈天下傳而頌之尋命按楚獻賊蹂躪湖北癸未五月破武

昌縛楚王沉之江轉入湖南八月陷岳州謀過湖三
卜於洞庭君皆不吉投筊大詬欲千艘於湘潭將渡
風作覆其百艘獻忠大怒還岳連艂載婦女積薪
灌油投以炬延燒四十里夜中水光如晝遂騎而破
長沙寶慶再破衡州熙祚護吉惠桂三邸趨廣西而
以身當寇入永州拒守奸細內閒城陷被執見獻賊
大罵賊怒去其衣懸於竿首引弓示將發矢既復下
之脅其降復使降將尹先民說之熙祚志益堅罵益
厲賊乃縛其兩足繫馬尾曳而馳口鼻耳目皆敗血

模糊骨支出口不能言猶噀血作罵狀遇害於寧鄉
孔廟中剖腹刳臟而死子舉人晉蕃徒步至楚求父
遺骸遇寧鄉廟僧海月授以所瘞匣携歸并得其永
州詩有精忠血噴九霄空萬古乾坤終不老之句事
聞蒙卹典謚忠毅永祚兩中副車選得嵊縣邑故健
訟而多盜永祚加意拊循頑俗頓改時郡城劉宗周
負重望長吏與一見不可得獨引為道義交益其清
風介節素孚於正人君子也歷知興化府以疾乞休
養病仙遊丙戌六月二十二日聞

大兵入閩嘿取篋中藥一九吞之嘔血而卒綿祚中
崇禎辛未進士知永豐縣距贛百餘里有九連山界
江楚閩廣間賊倚為窟穴綿祚請於各撫合兵會勦
時已病猶身履行間以勞瘁卒天子特予優卹亦外
吏職典也湖南郡縣大都皆為賊破惟道州以守備
沈至緒力戰得全至緒浙江蕭山人住長巷里中辛
未武進士嘗死報國再戰馬驚仆地身殞陣中其女
雲英嘗呼持矛趨賊壘奪父屍還賊環擲之雲英左
右支格莫能傷而道州終不破湖撫王聚奎疏聞贈

至緒昭武將軍賜祠麻灘驛春秋祀之授雲英遊擊
將軍仍代父為守備領兵守道州誥詞有云求屍殺
寇不用城頹哭父捐軀如浮江出讀者偉之會其夫
賈萬策四川人為督師大勦營中軍鎮荊州分守南
門亦以城陷遇害雲英慟哭辭職扶二柩歸教授里
中兼以書法訓後學族有沈兆陽名士也亦從雲英
受春秋胡氏傳年三十八而卒於今蕭山人又稱長
巷沈氏有女將軍當賊破湖南時衡陽知縣張鵬翼
西充人由選貢除授十六年八月張獻忠逼衡州巡

撫黃如魁李乾德及監司以下皆走士民亦盡室奔竄鵬翼獨守空城賊至即陷脇降不從戟髯大罵賊怒縛而投諸江妻子亦赴水死賊之赴岳州也巴陵教諭桂陽歐陽顯宇時攝縣事死焉其陷臨湘也蒲田林不息抗罵不屈斷其兩手後殺之湘陰之陷知縣大埔楊開率家屬十七人投水死其丞賴萬耀攝醴陵縣事城破死之宜與莫可及爲長沙府照磨攝寧鄉縣事殉城而死二子若鼎若鈺在家號慟奔收骸骨亦遇賊害無一歸者衡州既陷屬縣衡山亦失

守知縣富順董我前教諭分宜彭允中並抗節死賊既陷長沙衡州遂陷常德同知鶴慶朱國治正冠帶而死府教授永明蔣道亨攝武陵縣事抱印罵賊死東安令陳道壽亦不屈死其他文武將吏非降則逃皆無足紀矣

盧宜曰宜觀仲緝先生殉難事錄宦紀載公守永州城陷被執而野乘又云護藩斷後爲賊所得二書皆出流緒手而不同後鑒錄與編年俱載入永州死守宜謂守永州則賊不能越永而前故三王皆得無恙若遂中被執則三王亦落賊手而不能脫公得謚以此而叔與季亦不泯其兄矣

續表忠記卷之六

漸岸恒夫趙吉士纂編

四明公弼盧宜彙輯

賀文忠公傳

附夫人危氏子覲明光明等蘄州守道許文岐大冶尹如翁等

有明崇禎十六年五月獻賊破武昌沉楚王於江予告大學士賀逢聖闔門死之逢聖字克由號對揚江夏人父亨陽先生以理學名家爲人倫師表終歲樂飢常以鷄豆易米度歲或禦冬以絺意恬如也逢聖禀承庭訓少受知於督學熊尚文愛之甚與熊廷弼

同被優眷或有問二生優劣者答曰賀生夏瑚商璉也熊生干將莫邪也其言卒不爽是科熊領解額而逢聖不售督學顧之太息令自爲三年膏火計逢聖改容謝曰生平未嘗以竿牘干人何可以下第故自喪所守若少分吾師清俸則不敢不拜督學益歎服癸卯列賢書屢赴春官又不售就教得應城諭日與諸生以道義相切劘師資皐比爲全楚冠常曰吾歛歷清華至入政事堂平章軍國無一事足報大官者惟寒氊七載實心實行庶幾免素餐譏耳丙辰以榜

眼及第逢聖里居時與熊廷弼素不協及遼左之變
祖王撫者將歸獄於熊楚紳梅之煥等出揭直之疑
其意有異同逢聖慨然曰此國家大事庸敢以小嫌
介意公揭具草請以屬某灑灑數千言曲盡情理熊
雖不能生出獄門人益服其雅量逆奄濁亂朝紀楊
忠烈漣首揭其惡忠烈故楚人忠賢遂與楚人仇不
解并殺熊司馬凡在朝列者擯斥殆盡循慕逢聖清
望故爲好語曰各省直爲某建生祠惟貴鄉實無功
德逢聖曰地方官爲此舉某實不知奄又言聞上梁

文出公手何云不知逢聖正色曰某爲天子近臣何
敢犯交結律毋爲小人所誑奄大恨矯旨削其籍奄
誅起南祭酒六年歷吏部左侍郎旋晉冢宰協理詹
事府崇禎丙子六月與孔貞運黃士俊同人內閣逢
聖務持大體容勿勵勤如救黃宮詹道周尤協輿論
致政歸歷陳道中所見災傷及郵傳困敝狀帝優旨
報焉居鄉惟以德化人布衣草屨徜徉山水間人遇
之不知其爲元老也踰年遣官存問又一年再召入
中書他相應召者盛賓從擁輜重挾寵妾歌兒舳艫

相望高燒銀燭如白日薰蘭爇麝氤氳遠數里郡邑
屏道左伏謁暮夜進黃白纍纍海錯山珍爭奇鼎俎
門生幕客四出招搖惟逢聖刺一紙舟挾蒼頭三數
人蕭然如賈客揚帆竟渡關津大吏欲物色江夏相
公舟不可得已知其去且久咸嘖嘖歎異上亦廉得
其狀心益向之入朝未久與同列不合壬午復乞歸
慰留不得宴餞便殿感恩悲泣伏地不能起上亦泫
潤動容賜坐蟒遣官護行瀕行疏謝因救尚書李日
宣等帝報曰克抒藎忱彌見忠愛朕當書諸座右用

爲箴銘癸未正月獻賊陷蘄州執守道許文岐文岐
字我西杭州人世族鼎貴成進士時獻忠適賈於杭
寓比鄰識文岐因爲好語道其居址門第并已所寓
主人姓名甚悉欸留賊營屢逼其降不屈乃殺之再
破蘄水疾驅至黃州乘大霧攻之城即陷賊勢洶洶
門人尹如翁大治人心憂逢聖趨三百里往謁持一
僧帽一僧衣爲諷答以見危授命知不可奪辭去不
復言五月獻忠向武昌城中大震議撤江上兵攖城
固守參將崔文榮不可建議守江議者不從賊果從

煤炭洲渡先是楚士大夫僕隷之盛甲於天下麻城
之梅劉田李不下三四千人其泰已甚寇禍作令其
糾率同黨爲里仁會意將藉爲捍蔽也而兇黠惡少
反炮烙衣冠推刃其故主以投賊故列城之下如破
竹賊急攻武昌楚府親兵開文昌保安二門納賊城
遂陷賊有識者指曰此賀佛也揮之令避去逢聖曰
我爲大臣不可苟活義當死整衣冠北向五叩頭投
滋陽湖王會橋下同日危夫人長子賀觀明死之仲
子光明鬬難來奔又死之兩子媳曾氏陳氏孫三人

皆死之僕萓命亦死之闔門就義者二十餘人閱一
百七十日屍始出面目如生上震悼命禮官優䘏未
及行南京謚文忠而尹如翁辭歸大冶城破被執亦
不屈死賊錄武昌城內男子十五以上二十以下者
爲兵餘皆連項就戮賊持刀者腕爲脫乃佯開漢陽
門縱之去門逼水人羃呼踐蹈鐵騎圍而蹙之江中
自鸚鵡洲迄於道士洑浮胔蟻動水幾不流踰月人
脂厚寸許魚鱉皆不可食一城所遺民不過數百皆
刖斷手足鑿毀目鼻無一全形者初賊下漢陽將渡

江攻武昌逢聖因長史徐學顏見楚王乞發帑募士
王出高皇帝所分金裹交椅一曰惟此可佐軍需他
何有矣逢聖慟哭而出後獻忠見其庫中金鉅萬輦
載者數百車不盡歎曰有如此金錢不能設守朱鬍
子眞庸兒也縛王於所賜金交椅而沉之江

趙吉士曰賊攻武昌公以在籍老臣躬擐甲胄誓
衆固守及城陷闔門殉節尤彪炳千古視宋之宰
相江萬里後先爭烈矣若楚王者城破身死他果
何有哉

楊喬年曰有明之初甚重師儒之席若曹學士鼐
龔家宰驥皆由此發軔迨其後暮齒頹唐既無以
自重又何能取重於人公曰惟寒遁七載實心行
實政庶免素餐議以此爲師儒則師儒重矣

盧宜曰公束身祇行其學一本於靜及居政府亦
復恬淡寡營識者謂非勵勤多難才然其忠君愛
國之心可告皇天而矢白日視他相之挾數用術
保富貴而惧國家者相去懸絕矣公嘗與友人書
曰公門無一字之干本家無生事之僕錢糧無分
毫升合之逋欠馬遞水驛未嘗索一騎一舟山塲
湖地不計晉一尺一寸大江上下無營運裝載之
一船其或非意相加則力誡子孫閉門謝過而已
[illegible]公無[illegible]不愧此言

武昌諸忠合傳

武昌爲獻賊所破其時與賀文忠同殉國難者二曰崔文榮城守參將也世襲海寧衛指揮中武進士授南安守備崇禎初臨藍盜起討平之以功擢武昌參將十六年張獻忠陷黃州四月漢陽隨破武昌大震時巡撫宋一鶴總兵錢中選皆死於承天新撫黃汝魁未至省中諸大吏及府縣正官皆以入覲行不特禦賊無兵而且設守無官有議撤江上兵爲城守計者文榮大言曰守城不如守江團風煤炭鴨蛋諸洲淺不及馬腹縱之飛渡而獨守孤城是坐以待斃也衆議不協五月初五日賊果從煤炭洲渡江陷武昌縣城中空無人賊出營樊口待後隊畢渡旌旗蔽數十里捲甲直趨省城文榮以武勝門當賊衝偕故相國賀逢聖協力堅守賊攻之不能下而楚府新兵已開他門納賊文榮方出闘還聞變闘城扉不及躍馬大呼殺三人賊攢刃刺之洞胸而死一曰徐學顏楚府長史也字君復永康人性孝友父爲兵馬指揮忤要人下吏學顏嚙臂血頌寃乃得釋三登鄉試副

榜至崇禎十二年以拔貢授左長史性方嚴輔王必以禮王甚敬之楚宗素悍亦受學顏薰陶爲之稍戢十五年諸司朝覲委攝江夏縣事賊逼與賀逢聖勸王捐金募士王不省城陷學顏與賊闘左臂已殊右手猶持刀不仆賊支解之擧家二十餘人咸死於賊同時殉難者通判固安李毓英亦闔門自縊武昌衛經歷汪文熙巡檢戴良瑄及僧官一人皆詈賊死巡江都司武進士朱士鼎字玉節休寧人城陷被執賊喜其勇欲用之戟手大罵賊斷其右手乃以左手盛血灑賊賊又斷其左手幸不死歸用銀箍套其臂運筆如飛猶以書畫傳名又有馮雲路字漸卿黃岡人績學厲行年三十即棄諸生從賀相講學遂家於江夏閉戶著書御史林鳴球疏薦上其書未及召用賊將渡江貽逢聖柬曰在內以寧湖爲止水在外以漢江爲汨羅寧湖者雲路所嘗談經處也城陷乘桴入湖賊慕其名遣使聘之遙應曰我生平止讀聖賢書未嘗讀降賊書也躍入湖中死從遊諸生汪延陛亦死同邑熊雯字渭公亦以諸生移居武昌嗜古學尤

喜邵子皇極書言未來事頗驗十六年元旦盡以所撰性理格言大易參諸書付其三弟曰讀此可以保身立命矣城破前一日遺書雲路言當覓我於其樹下明日賊追至樹旁躍入荷池死諸生明睿江夏人城破賊獨不入其門睿慨然曰安有父母之邦覆而偷生苟活者語家人曰速從我入井否則速去於是妻子二女及婢以次投井睿曰吾今曠然無所繫矣亦從容投井而死後人號爲明井賊既破武昌遂乘勝陷嘉魚知縣霍山王良鑑再陷蒲圻知縣臨川曾栻俱不屈死皆武昌府屬邑也

趙吉士曰予叔時服號天醉兄承祖字格于遊學楚中賊破黃梅避至武昌予母舅汪應詔字伯宣留之郧中叔曰危城也將爲黃梅續可暫住不可久力疾辭歸舅竟爲賊蹩江中而死新安客于楚莽魚腹者萬餘人亦一大劫也哀哉

盧宜日酒酒江漢倏無祀百萬生靈浮櫟批田李梅劉全盛時客作盧兒擁如蟻一朝滄海湯流壓曲房阿閣化紅雲剩刃家翁肆居剖都是里仁會寞人呼嗟予維城赤社已將淪文昌門外賊手草老臣苦諫古欲短猶愛黃金不愛身身既死分金亦死夜夜啼鳥悲帝子可憐三百年來金交椅沉沉獨坐在江濱

盧州府別駕趙公參軍鄭公合傳附知縣高在裔等

獻賊破廬州府監司府縣俱逃惟通判趙興基經歷鄭元綬力戰而死興基雲南太和人舉於鄉崇禎間謁選得廬州府通判先是流賊賀一龍左金玉等五大部分據英山霍山抄掠遠近暑作而入秋高而出山城長吏挈其印視事舟中或濱江洲渚間邑聚荒梗無行人及闖獻擾害中原諸賊遥相嚮附十四年六月陷英山知縣高在裔禦賊死十二月陷潛山知縣李孕嘉典史沈所安及其子皆死十五年三月獻

賊攻舒城陷之改爲得勝州分遣其黨旁掠郡邑勢且及廬廬比歲不登民多菜色備禦全疎分守廬鳳道貪且戾民不附間諜滿城中亦不知五月提學御史以試士至賊遣其親信隨英霍游民佯爲貿易者先入又遣賊數百挾書卷肩襆被雜應試生儒中門者信爲散處試院左右漏三下賊捲甲疾馳内溝登城城中賊舉火轟大炮以應之各官徬徨失措並縋城而逃興基方守水西門聞變挺刃下戍樓直前與賊鬭斬數人被創而死元綬全邑紳參政程楷守南

門元綬力鬭死楷不屈死指揮趙之璞守東門巷戰死賊乘勢連陷含山巢縣廬江及無爲六安二州又陷太湖知縣楊春芳典史陳知訓教諭沈鴻起訓導婁懋儀並死焉廬州城既高峻濠亦深廣屹然江北重鎭兼扼晥京上游八年春賊全隊力攻知府吳太樸有捍禦才堅守不能下後雖屢犯終不得志至是賊以詭得之遠近郡邑皆震賊退太守與知縣懼罪委之與基總督史可法按問諸生胡來化教然而前日失城者守令非別駕也因共死而誣之何以慰忠

魂且何以厲生者來化與別駕生死異路無所邀結但青天白日之下良心終不能昧耳可法義之降楷長揖即以其言上聞乃治兩人罪而贈與基按察司僉事楷光祿寺卿元綬雖幕職勤而廉得民及殉難士民設與基元綬位羣聚而哭之元綬亦邀贈邮初賊之攻舒城也縣令適以憂去江都貢生楊廷鑒守荆璞爲教諭與在籍翰林編修胡守恒協力嚴守語人曰予職非守土然今日之事義不容辭萬一不守張許吾師也至三晝夜矢石盡城陷被執罵賊遇害子諸生濟之亦殉父死守恒字見可初授金華司李有治獄才舉卓異召對平臺稱旨改編修賊至率軍民固守賊以洞車穴城穿者數處守恒輒堵塞之力屈而陷賊執守恒刃其腹攢刺數十鎗以死賊相顧嘆曰胡翰林眞男子也金陵贈少詹諡文節

盧宜曰廬州城破大吏皆走獨一別駕效死不去直前與賊鬭氣何壯也若參軍幕職抑又微矣而卒與別駕同死彼守土大吏有靦面目將何所施耶而尚欲歸獄於死者不幾率俠氣而亦恬然俱盡耶

豫撫高公傳

闖賊凡三攻汴汴乃破也始終設守者高巡撫名衡
也名衡字平仲沂州人以進士由知縣入爲御史首
疏請開言路謂聽言宜廣然非奸民市猾得以惑聖
聽處士瑣流得以干朝議也惟以言責歸臺諫果
有大利害大奸貪他人言之而臺諫不言則治其罪
如無關大計借端攻訐者亦罪必不貸則紛囂杜而
言路自淸又請振吏治謂今日無一事不責之守令
然徒責守令而不愼簡大吏猶未澄其原也蓋督撫

均失人致懸價待沽因地索直考選大典亦視賄賂
爲高下使守令之精神不用以營職業惟用以事鑽
求吏治何由而振惟澄敘大臣無可營求則本源淸
而貪夫亦化爲廉吏帝採納之十二年巡按河南飭
戰守叙功罪條奏行間機宜甚悉劾詞林之居鄉不
法者以早請蠲田租事多施行期滿帝以其稱職命
再巡一年辛巳二月闖賊初圍汴汴周邸分封地定
王爲明太祖愛子自啓宇來世有恭德開東書堂圖
書文物之盛甲於他藩城中士大夫亦亟富蓄積充

物非他郡比豫撫李仙風因福藩被醢世子播遷河
北往慰之賊猝至闖城崩恐名衡慨然任守城事守
將陳永福及其子德猛善戰周王又出庫金一百二
十萬募人殺一賊者予五十金被傷者與殺賊同賞
賊攻西北隅最急名衡登城捍禦不避矢石賊負戶
穴城壞二十七處投以火被爇多斃又百道環攻賊
死者無算永福矢射自成中目又發巨礮殺賊渠環
甲四十晝夜守益堅賊不能下乃解圍去然終不能
忘情於汴也上聞汴受圍豫撫在河北大憂之及賊

退乃知名衡捍禦功卽授爲豫撫代仙風十二月闖
再圍汴復用穴城法凡賊攻城不用梯衝惟以取磚
爲事一賊取得城磚一塊者是日卽歸臥磚盡取土
成一穴過三五步留一土柱繫以巨絙萬人曳之柱
頹而城崩名衡偕陳永福於城上鑿爲橫道聽其下
有聲輒煑穢汁灌之著人立斃賊乃用放迸法放迸
者用火藥數桶傾於所穴內以火爇之頃刻立崩賊
卽凌騰而入汴故宋都城又金人所重築厚且十丈
所穴磚土積於外者若丘陵然火作內上堅外土浮

內未能猝穿火反外擊塵埃漲天數千騎俱殲自成
甫浴於大佛寺倖免乃駭而逝然終以汴爲中州都
會得汴即將僭僞號而并頓其孥仍眈眈覦也壬午
三月闖三圍汴以其人衆食寡圍而不攻俟其內潰
帝數趣諸鎭赴救率逗留不前六月特出侯恂於獄
命總督山東保定河北諸軍赴之總兵許定國軍渡
河夾沁水一夕潰去七月良玉軍大潰於朱仙鎭外
援旣絕賊圍益固周王雖復大出帑金鼓舞士心而
城中樵採斷糧盡人相食永福父子亦困然猶固守

不下自成前後攻汴者三賊死者莫計今復長圍坐
載兵老勢詘久懷灌城計顧子女珍寶山積不欲付
之洪流及聞秦督孫傳庭出師救汴方圖改算有汴
人獻計於名衡決河灌賊者時城外羊馬牆周王募
民所新築皆堅厚爲高岸而賊營直傅大堤河決則
賊可盡城中恃羊馬牆可以無恐名衡亦知計非萬
全特以城且旦夕下不得已冀僥倖於萬一因從之
已爲自成所覺我方鑿朱家寨口賊先移營高阜驅
掠民夫反決馬家口以灌城天又大雨經旬不止黃

河水驟漲兩口一時並決聲聞百里如轟雷丁夫荷
鍤者隨波漂沒賊營亦沉萬餘人河流自北門入直
衝東南門出汴人百萬戶皆死周王僅以身免名衡
永福及黃澍等棲於城樓絕食者數日同知蘇茂灼
通判彭士奇久餓不能起並溺死士民脫者不及二
萬將灌賊而反爲賊所灌事聞舉朝大震帝念諸臣
死守孤城且洚水天災不復問決堤事而名衡亦心
力俱枯乞回籍養病上允其請尋加兵部右侍郎給
事中陳燕翼論黃澍決河罪詆名衡主謀帝終以城

守功高不問癸未
大兵攻陷州城名衡夫婦抗節不屈死之而鬪賊之
初攻汴也退屠密縣陷登封以洩其憤其再攻汴也
退屠陳州陷睢州及商丘魯山郟縣寶豐守令多死
至是而汴卒破兵部郎進士佘爵禹州人初授撫寧
知縣果敢有吏才爲巡撫楊嗣昌所知歷職方主事
嗣昌督師請叅其軍後從督師丁啓睿於河南十五
年開封圍急監左良玉軍往援戰敗被執與其姪敦
華皆罵賊死

趙吉士曰汴三受圍周王發出庫金募人殺賊何不綢繆於未圍之先而乃懸募於危急之際王雖能棄財而終不能善用其財也悲夫

盧寅曰長圍援絕食盡人相啖城且旦夕下决河之策原於萬死中求一生乃廷臣在局外者紛紛歸罪於撫按帝皆置之不問可謂明於大計矣而卒無救於危亡亦獨何哉

總督孫公傳 附夫人張氏等

明崇禎時督臣討流賊而以威名著者又得孫傳庭云傳庭字白谷代州振武衛人才敏絕倫歷試必冠其曹耦成進士知永城調商丘入爲吏部郎陞順天府尹身長七尺有二魁岸多大略父爲邊將亦習行間事秦撫甘學濶不能討賊秦之士大夫譁於朝乃推遴才用傳庭崇禎九年三月受代傳庭蒞秦嚴徵發期會一從軍興法又清理屯地籍壯丁爲軍量徵屯課以濟軍需秦中士大夫惡其害已愛之不如洪督然其才自足辦賊賊渠闖王高迎祥最强柘養坤最衆非他鼠竊比傳庭設方略陣擒迎祥於盩厔之黑水峪及僞領哨黃龍總管劉哲檻車獻俘京師帝大悅爲告廟行賞養坤降而復叛亦追斬之諸賊望風兀解威名大起十一年二月楊嗣昌入爲本兵條上方略洪承疇以秦督兼勦務而用廣撫熊文燦爲總理分爲四正六隅馬三步七計兵十二萬加派至二百八十萬傳庭遺書力爭之謂用多而不用精非徒無益而部卒屢經潰蹶民力竭矣恐不堪命若必

欲行之賊不必盡而害中於國家匪淺累數千言皆切直嗣昌大忤部議秦撫當一正面卒萬人給餉二十萬以商雒一帶爲汛守傳庭知其不可用也姑緩其期諸撫咸報募兵及餉而傳庭疏獨不至嗣昌憤甚上章自劾謂軍法不行於傳庭請褫職以激帝怒傳庭奏曰使臣如諸撫裒集郡邑民兵籍而上之遂謂及額則前籍屯軍九千餘已及額矣今臣募兵購馬爲朝廷效實績事未就緒何敢虛張然商雒之汛百日之限臣不敢諉也已而議果不行嗣昌益大恚

會李自成與洪督相持於邊而過天星等數十部又犯涇陽三原皆內地傳庭擊之楊家嶺黃龍山大破之俘斬二千餘所散降且萬人賊引而北犯延安延安地瘠而荒不能久留諒賊反走之路輕重布伏賊折而南傳庭大張旗幟鳴皷角以邀之賊一日夜奔三百里至職田庄遇伏而敗復走寶鷄取棧道再中伏大敗折而走隴州關山道又爲伏兵所挫計無復之盡解甲而降無一遁者又逐賊邠寧間身自陷陣獲其渠軍聲益振豫賊馬進忠馬光玉驅宛雒之衆

銳張而西傳庭擊之賊還走又設伏於潼關原曹變蛟逐賊入伏自成盡亡其卒以十八騎潰圍遁秦中藉以少安傳庭力居多時文燦所勦之豫寇羅汝才等凡十三股屯聚淆函之間聯營數十里文燦尾其後招之降賊佯應之而故延時日傳庭投袂起提兵出潼關擊賊於河南之閿鄉山中大敗之賊以文燦手諭馳上且約旦夕降傳庭曰爾曹日就熊公言撫而日攻堡屠寨不已是僞也降卽解甲來更有何說有說卽非眞降吾明日進兵矣明日環甲而出將擊

賊途中得文燦檄若申飭有司者謂吾撫功已就毋姤吾功而害其成又數里文燦以本兵嗣昌手書至不得已撤兵而還文燦撫功卒不就身雖伏法而賊益橫無救於禍敗矣十一月京師有警召傳庭與洪督入援加兵部侍郎賜劍當是時傳庭獨提兵先抵近郊既與嗣昌不協以軍事得公譴又與中官忤降旨切責不得朝京師洪後至有詔迎勞且命陛見傳庭不能無觖觖嗣昌用洪爲薊督欲盡留秦兵之入援者守薊邊傳庭力爭秦軍必不可留留則寇勢張

而究無益於邊是代寇撤兵也且士卒妻孥蓄積俱在秦日以殺賊爲利必不能久留於邊非譁則逃且不復爲吾用而爲賊用後欲制賊何所取栽是驅兵從流賊也天下安危其機在此嗣昌不聽傳庭不勝憤懣耳遂聾帝移傳庭總督保定疏請陛見嗣昌大驚斥來役賞疏還之傳庭念嗣昌在事功必不就旣解嚴引疾乞休嗣昌又以欺罔中之議革職仍屬巡按御史覈其眞僞御史以眞聾上聞遂一併逮問下獄長繫舉朝雖知其寃莫敢一爲申理在請室三年

兵散而賊益横悉如傳庭言嗣昌自縊公論大白思陵亦悟十五年三月自成再圍開封帝聽宜興言出傳庭於獄親御文華殿問勦賊安民之計傳庭侃侃而語帝嗟嘆久之撫勞賞賚甚渥命將禁旅往援河南而禁旅之虛伍冒糧已久一旦集市人爲兵皆柔脆不可用傳庭曰我思用秦人秦帥賀人龍降寇也而心不爲國家用總督傳宗龍汪喬年皆爲所陷帝改傳庭督關中而密授計斬人龍人龍部卒萬餘無敢譁者朝議趣傳庭星馳救汴傳庭曰兵未訓練難

以決勝請稍展其期帝不聽不得已出師十月鬪汴城陷疾引兵至南陽自成西行逆之遇於塚頭先鋒高傑等大破賊後拒者左勷蕭愼鼎値賊羅汝才怖而奔大雨糧車不繼士採青柿以爲食凍餒不支汴旣先陷而援師亦敗所謂柿園之役也傳庭上書自劾詔令圖功自贖特賜上方以重其權傳庭歸陝力主固守潼關扼京師上游且以我軍新集不欲速戰而關中歲飢駐大軍餉告匱士大夫方厭苦傳庭之用法嚴也不樂其在秦役譁於朝曰督師翫寇糜餉

咸上書迎帝意催戰且傳危語恫脅之曰督師不出關收者至矣帝亦望其亟奏蕩平晉尙書鑄督師七省印授之催戰益急傳庭頓足歎曰吾固知戰未必捷然大丈夫豈能再對獄吏乎疏報師期識者危之十六年八月出師潼關旌旗兵甲連絡數十里次汝州僞都尉迎降再破賊寶豐斬僞州牧陳可新等遂擣唐縣賊家口盡在唐自成發精騎來援官軍已入城殺賊家口盡賊滿營痛哭轉戰至郟縣擒僞果毅將軍謝君友砍賊坐纛尾自成幾獲賊大懼謀降白

戍曰我殺王焚陵罪大矣姑決一死戰不勝則殺我而降未晚也時大軍露宿與賊相持天復大雨濘深數尺糧車日行不及三十里士馬多飢郟爲賊守攻破之獲馬騾數百割嗽之立盡雨七日夜不止九月十七日後軍譁於汝州賊騎大至我師飢且困流言四起不得已還師迎糧前軍旣移陳永福督後隊皆亂賊追至南陽我師還戰破其陣三重矣賊之驍騎死鬬我師陣稍動推火車者怖曰兵敗矣脫輓輅而奔傾輛塞道馬絓於衡者不得前賊之鐵騎凌而騰之步賊手白梃遮擊中者首與兜鍪俱碎賊空壁躡我一日夜官兵狂奔四百里死者四萬餘失亡兵器輜重數十萬賊乘勝破潼關華陰追及於渭南十月初六日傳庭與監軍副使喬遷高躍馬大呼而沒於陣從騎俱散傳庭屍竟不可得傳庭死文武吏民皆爲奪氣關以內無堅城矣初傳庭之出師也自念必死顧語繼室張夫人夫人曰丈夫報國耳毋憂我及西安破率二女三妾沉於井揮其八歲兒世寧亟去兒踰墻避賊墜民舍中有老翁者善衣食之長子世

瑞聞變重趼入秦得夫人屍井中貌如生老翁并歸其弟相扶還見者皆爲泣下孫年五十有一張年四十有二

吳偉業詩雁門尚書受專征登壇顧盼三軍驚身長八尺左右射坐上咄叱風雲生家居絕塞愛死士一日費盡千黃金讀書致身取將相關西鼠子方縱橫長安城頭揮羽扇臥甲韜弓不忘戰持重能收壯士心沉幾好待兒徒變忽傳使者上都來夜半星馳馬流汗徵轆寧堪似往年催軍還用松山箭尚書得詔初沉吟蹶起橫刀忽長嘆我今不死非英雄古今得失誰由算椎牛誓眾出潼關墟落蕭除轉餉難六月炎蒸驅萬馬二崤風雨斷千山雄心悵慨宵飛檄殺氣憑陵老賊鞍掃聳謀成頻撫劍量沙力盡爲傳發尚書戰敗追兵急退守嚴關收潰卒此地乘高足萬全只今天險嗟何及蟻聚蜂屯已入城持矛瞋目呼狂賊戰馬嘶鳴失主歸橫尸撐拒無能識烏鳶啄肉北風寒寡鵠孤鸞不忍看願逐相公忠義死一門恨血土花斑故園有子育書絕勾注烽烟路百盤欲走雲中穿紫塞別尋奇道訪長安長安到日添悲哽繭足荊榛見留井轆轤繩斷野苦生幾尺枯泉浸形影永夜曾歸風露清繹狀不化木霜冷二女何年駕碧鸞七姬無冢埋紅粉複壁藏兒定有無破巢窮鳥問將雛時事作使千兵勢運去流離六尺孤傍人指點牽衣袂相看一慟真吾弟訣絕難爲老母心護持始識遺民意回首潼關廢壘高知公於此非逢蒿沙沉白骨魂應在雨洗金瘡恨未消渭水無情白東去殘鴉落日墓田樹青史誰人哭蘚碑赤倡銅馬知何處鳴呼材官鐵騎看如雲不降卽走徒紛紛尚書養士三十載一時同死何無人至今催

說喬參軍

馮雲驤詩潼關城下月如水潼關城上鼓聲死司馬北望拜神京臣報國恩畢于此萬塚寇馬跡沙

黃長戈大戟飛寒鋩彎弧舊將嬰城闘剛甲材宮
迸戰場孫公灑血潼關道鬼馬不歸嘶碧草花袍
玉劍委紅泥渭水飛鴉波浩浩氷心巾幗何蛸响
就義從容不顧身雞鳳王顏同日死千年石砌閉
青春幾隊蛾眉愁耿耿飛鳥輕身墜碧井綠鬟吹
爲夜雨苔紅彩化作流霞影有子蒼茫西向秦荒
圖遺跡訪蒿萊昔時夾道紅旗陣今日空衙動野
燐愁雲覆井寒烟古秋風蕭蕭黃葉雨玉骨曾傳
葬此中鬼神常護埋香土承來素𦄂古龍驚莊容
衣佩宛如生觀者萬人共嘆息方知天地鍾幽貞
重向戰關淚沾襟青山一帶愁何極元戎戰骨碎
刀痕魂魄茫茫招不得更有遺孤已二年父老指
點私相憐破巢漫說無完卵趙女嬰兒自死全同
時飲劍有喬公呼天拊膺氣何雄腰橫寶帶眼顏
㻺手撕頭顱向晚風眼見山飛滄海立銅駝霜冷
荊蓁濕寧武孤城再合圍餘者降旗拜寇入吁嗟
乎悲哉國家之亂誰爲基英雄數盡際艱危異虎
巳分鶉首蒐趙卒長平大聚時一門仗節古來少

日月飛光同皎皎青楓夢斷麒麟圖香閨血化鴛
鴦烏有臣死同歸死夫高風大義勵頑愚鳴呼其
形往矣神未徂鳴呼其形往矣神未徂
趙吉士詩天險潼關開六扇黃河南繞波如箭從
來扼賊重咽喉豈在疲兵貪淚戰天傾明社悲將
終調兵轉餉紛無功老將死盡孫督在赤手空支
賊火紅呼吸軍機變形勢朝廷豈合從中制橫驅
饑卒冒兕鋒忠魂午夜先流涕大河血戰尙莫當
蚩尤欲散妖星亾泥濘風雨不解事偏教日月銷
光芒吁嗟乎哥舒大夫楊無敵馬上紅旗催戰急
誰憐宗社三百年一朕厌飛天地泣戰壘茫茫咽
渭川青燐碧血化枯烟冷雨三更熔似豆陰風獵
徵吹殘編
吉士又評公初迫於秦中搢紳之口跟蹌出關幸
而所向皆克矣乃天以淫雨困之致功毀垂成未
可爲人謀之不臧也英雄豈必以成敗論哉

陝西西安諸忠合傳

三秦天下之脊也西安三秦之首也西安陷則賊據
建瓴之勢不特三秦覆而有明之天下遂終於不振
其時死難者巡撫則馮師孔也字若敘原武人初授
刑曹恤刑陝西釋疑獄一百八十餘人咸頌其平出
知眞定府遷兵備兩以艱歸崇禎四年侍郎謝陞署
吏部事舉監司才堪督撫者十人師孔與焉服闋再
補懷來移密雲中官鄧希詔出鎮勢張甚師孔不爲
屈希詔摭他事劾之逮下吏終不爲動抗疏言臣待

罪邊疆志在報國徑情直行不解附會中官自當獲
譴但與其傴僂于奄人不如慷慨於斧鑕遂削籍歸
師孔才優肆應諳習金革特以賦性伉俠多與物忤
一廢十年無人推轂之者至十五年四月詔舉邊才
兵部侍郎張鏡心始以師孔應詔吏部嚴核者再吏
部亦亟稱其才十一月乃以原職監通州軍事時方
戒嚴勤王兵集畿輔剽掠公行又殺良冒功甚有混
以婦人首者師孔嚴置之法并令諸營自核其實冒
者抵死自是良民獲保首領師孔凡六領兵備咸在

衡邊兵益練名益起給事中沈宸荃等交薦冢宰鄭三俊舉天下廉能方面官復及師孔騐月遂擢僉都御史代蔡官治巡撫陝西當是時總督孫傳庭方奉新命大舉討賊師孔助調兵食拮据勞瘁傳庭出關盡以西安之卒行師孔方募兵修備而傳庭為大雨所詘敗報至賊於十六年十月初七日長驅入潼關不數日直抵西安師孔厲將士率吏民分城拒守而自守東門天寒勸秦王給兵士人一棉衣勿聽城守者傳餐皆結為氷不可食半多僵卧城頭勢已岌岌

王恭將內應城遂陷秦王被執師孔投井死時十月十三日也師孔後邀贈卹同死者按察使黃絅字季侯光州人與兄袞先後舉進士歷仕籍咸有聲絅由南宮知縣再遷紹興知府丁艱歸七年流賊破光州絅以廬墓在山獲免長子諸生幾如率家僮悲戰力屈罵賊死丁丑備兵臨鞏大破賊於河西陞陝西按察使絅生平清介自矢讀書至忠孝大節輒呼浮大白擊節嗟嘆及膺寇難誓以身許國西安破義不受辱自沉於井妻王氏同殉後贈太常卿諡忠烈秦府

長史章尚絅會稽人聞城陷投印井中冠服趨王府端禮門再拜自經後贈按察司副使西安附郭兩縣一日長安一日咸寧咸寧令從賊受偽職後為賊所殺長安令吳從義字裕強浙江山陰人由進士初授謁選者率營善地從義獨曰避危疆不就豈臣子分誼且吾貧若稱貸營之後不剝民以償耶卒得長安時流寇充斥詔三邊督師孫傳庭移鎮西安兵十餘萬糗糧芻茭咸取辦於令秦府宗室及縉紳佔業者居十之四名為寄庄無他役役獨累小民從義不憚

強禦令豪族均輸無一倖免民獲稍甦而兵亦無譁舉卓異督師陷陣而歿長安勢如累卵從義佐撫軍誓死不貳繼娶胡至著家人以合巹請正色曰此何時也而為此決二旬終不一顧分汛南門賊攻城西門先陷衆扶之下神色不變吏請攜印出走從義曰城亡與亡吾將安往見一僕在側曰吾當以死報國汝素忠謹可奔訃吾家新聞人尚未成禮仍歸其母言畢入關帝廟卸戎服易冠帶望闕叩頭亦投井死年四十有三賊知從義死戒其下毋犯其羣家人得

全從義為童子時夢一長者拊其背曰歲寒松柏其在斯乎瘖而誌之至是果驗後贈按察司僉事西安右衛指揮崔爾達投井死亦邀恩卹有丘從周者都司吏也長不滿三尺彊直敢言見自成暴虐乘醉直至其前戟手罵曰若一貧賤細民今妄踞王府將僭偽號而逆天背理所為如此吾見汝屍之萬段也自成大怒立砍殺之而布政使陸子奇以下皆降賊乃署置百官以甲申正月朔稱王西安偽國號曰順更其名曰自晟改元永昌造甲申曆三月直抵順天京

師破僭即帝位聞

大兵入關自往逆戰敗於一片石歸而席捲西奔以疑殺其黨李巖（巖黨尚書李精白之子原中舉人即民間稱為李公子者）賊知西安不能守由商州走武關以入襄陽偽宰相尚書牛金星宋企郊等道多亡去過武昌通城縣之羅公山自成單騎卜於元帝廟被村民以所荷鋤碎其首腦漿布地而死僭偽位甫數月而滅獻忠隨亦伏誅闖獻二賊皆無子

毛奇齡後鑒錄曰自成營羅公山輕騎掠食村民方築堡屯守代鼓合圍共擊之自成揮左右發副積雨馬陷泥淖中揮鋤碎其顱腦漿狼籍布地捕尸剝甲見龍衣金印眇左目箭鏃猶在方知為自成也獻於湖廣總督何騰蛟因祖其首祭思陵

附記　闖賊屢陷名城大吏未有降者自子奇始賊大喜授戶政府尚書縉紳亦多殉難其從賊最著者乾州進士宋企郊以吏部郎家居首出降賊為吏政府尚書從陷京師賊惡其多用親故鎖項屈辱之久乃得釋貞寧縣進士鞏焴為河南學道罷歸亦降賊用為禮政府侍郎自成建宗廟將致祭焴倣古制為山龍袞衣以進自成服之忽寒慄索火賊黨嶽疾於位禮卒不成大怒曰焴故為兩山於肩以壓我立旒其衣將加戮告金星力救獲克金陵以六等定從逆之罪子奇企郊入首等凌遲焴入二等斬然皆在賊廷迄未嘗正法

蓋昔日秦地百二河山戰國時開關延敵六國之師所逡巡而不敢進者也獨至李自成以十月初七日破潼關至十三日而西安陷七日之內唾手得之天險名城無一足恃數君子若支多難於震

風凌雨之中雖天心不可挽人力不能濟然而綱常名義所以常留於萬古而不敝者不重有賴於此數君子也耶

西安搢紳焦南二氏合傳

西安門第之盛曰焦氏與焦並峙者曰南氏焦籍三原兄弟兩中丞皆以清節著兄曰源清號湛一由進士歷官至宣府巡撫年七十始舉一子賊入西安勒源清往見不屈自經弟曰源溥號涵一以進士由知縣入爲御史歷撫大同甯溥之爲御史也天啓新即位舉朝以三案分左右袒勢同聚訟溥疏言光宗乃神宗之元子爲元子者爲忠則爲福藩者非忠孝端孝靖乃神宗之后爲二后者爲忠則爲鄭貴妃者非

忠孝元孝和乃光宗之后爲二后者爲忠則爲李選侍者非忠貴妃三十年來之心事人誰不知今即厚待貴妃始終恩禮而鄭養性必不可不奪職崔文昇必不可不正法也李選侍不過一宮人耳更非貴妃比如聖諭阻陛下於煖閣加聖母以凌虐爲臣子所不忍言今即爲選侍乞憐止可求曲宥前辜量加優典而移宮始末必不可抹殺盜寶各犯必不可寬釋也正論危言舉朝側目又請召還爭國本忤稅璫諸臣畿輔俵馬疏請輸直以甦民困旣而巡撫眞定忤

要人年例外轉崇禎時撫大同未一年終爲要人所中罷歸癸未冬闖賊入西安召諸邑縉紳受僞職源溥爲賊黨所劫執見自成授以總督銜源溥大罵曰爾爲賊吾乃大臣吾恨不能手刃賊乃欲汙我耶自成閉諸空室罵益烈鬚髯皆上指背盡裂賊稍近舉手擊之復厲罵不輟賊拔其舌支解之同死者渭南吏部尚書南師仲號弦蒲進士起家年八十三矣罵賊不屈曰老臣何惜此餘年報國不食兩日死公子進士禮部郎居業不屈死從子進士工部尚書居益

初授刑部主事歷陞至福建巡撫海外有紅毛彝者紺眼赤鬚髮猜狠善鬭俗亜富國名賀蘭自昔不通中土閩商貿易大泥咬𠺕吧者其人就二國轉販焉奸民潘秀賈大泥始引其人據彭湖求市前後巡撫皆不許遂入犯內地濱海大擾及居益履任設方略討平之天啓五年遷督河道晉工部侍郎時逆俺竊柄惡居益敘功不及已寢賞格不行俺黨迎逆意劾居益倚傍門戶削籍去福建士民詣闕留之不聽乃立祠以祀豎碑于彭湖平遠諸山紀其績焉崇禎元

年起督倉塲時陝西四鎮欠餉至三十餘月貧卒譁
起爲盜居益爲鄉土憂疏請以陝賦當輸關門者留
三十萬紓其急報可二年畿輔戒嚴居益在通州爲
城守計甚備再代張鳳翔爲工部尚書以疏救曹郎
帝怒其徇私再削籍及叙守城功乃復冠帶城破自
成誘降不屈罵賊被炮烙而死其他縉紳亦多死節
者賊既得西安妄與王業可成又故鄉桑梓所過村
鎮慰諭父老戒淫殺禁剽掠以籠絡人心念舊家皆
民望所繫羅而致之百計誘降不遂加殺戮及衣冠

視死如歸爲其所脇者十不得一怒而肆行唱噪秦
民遂被其毒云

鄒衍曰秦地山河百二讀無衣小戎諸什猶想見其慷慨激烈之槩焉觀焦南諸公大節磒磒雖謂與華嶺北高涇水比潔可也

趙吉士曰焦氏兄弟以髦年死南氏父子叔姪以闔門死其英風烈節已越數十年猶令人慷慨激昂而不能自已嗚呼忠孝之感人者深矣

盛宜曰按三朝野記崇禎十四年重修太學八月車駕臨雍祭酒南居仁坐講臯陶謨而不與西安之難並誌之以見南氏科名之盛云

僉事王公傳 附兵道來復 署道喬遷高 知縣楊暄 朱新㙈 朱一統 朱迴梵等

秦中縉紳死闖難者焦南二氏外又得王僉事徵
號葵心涇陽人由進士除廣平推官白蓮之獄起株
連者數千人徵悉其枉成理出之落清河水闢溉田
至千頃丁憂去補任揚州三王之國護從者多所株
求徵白其禁戢民以無擾天啓中徽州富民吳養春
與弟養澤爭産弟赴東廠首其兄佔黃山獲利無算
奄提養春拷問又遣主事呂好問追贓變產激變徽
民事連巨室數百人下徵按問徵據法爭之力所全
活者甚衆各省建祠媚忠賢揚州祠成大吏咸往叩

首賀徵與淮揚道三原來復力持不可竟不往一時
稱關西二勁父憂服闋補僉事監遼海軍兵變登州
破徵浮海歸赴廷尉遇赦不復起自徵爲舉人垂三
十年布衣疏食足跡不入公府以名節爲重及後歸
田却掃著書依然一經生也流寇大起徵創爲連弩
活橋自行車自飛礮以資捍禦癸未闖賊入關羅致
縉紳徵已先期自題墓石曰了一道人之墓又書全
忠全孝四大字授其子永春曰吾且死死豈爲名欲

汝識我心耳賊果遣使趣徵往見引佩刀自誓乃絷
永春去徵遂絕粒越七日而卒里人謚曰端節徵素
爲德於鄉當永春被絷時鄉人不避賊鋒請以身代
者數百人賊乃舍之永春竟得不死來復字陽伯三
原人進士天啓中備兵淮陽璫勢正熾有胡劉二奄
據揚郡搜括欽賦橫甚復正色不爲禮二奄恚以惡
聲相加復不少挫忠賢敗乃免於禍又善治兵信賞
必罰海上有大盜復縱反閒離其黨巨魁就殄淮陽
人至今思之其外郡抗節者又得華昌知府喬遷高

渭南知縣楊暄中部知縣朱新堞蒲城知縣朱一統
白水知縣朱廻梵云遷高山西定襄人（山西誌載喬遷高綏寇紀略紀事本末咸作喬元柱今從省誌）由進士歷知府署潼關道事監總
督孫傳庭軍孫於河南失利退守潼關遷高分捍南
城城陷挺身巷戰大呼曰我監軍道喬遷高也力殺
數賊而死子諸生象觀同妻史氏俱自縊暄山西高
平人由進士初授老成厚重得民和歲大祲畢力拯
救奸人乘機行劫斃之杖下民稍得安賊兵抵渭南
暄已擢兵曹未行與學官蔡姓者同守會舉人王明

詰開門迎賊暄被執罵賊死暄自矢狷介佩服飲食
咸從節儉自諸生至作令不改其素葢廉吏也新堞
汾州府宗室以十四年恩貢選授中部潼關破賊傳
檄至新堞方巡城手碎其牌欲效死守而邑新殘破
人皆骨慄乃集父老告之曰封疆之臣有死無貳汝
等可各爲計吾自盡吾節而已未幾賊至妻盧孺人
妾薛氏馮氏皆請自縊馮猶未合巹揮之去不可垂
泣願從有女幾數歲拊其背而勉之縊書表封印馳
上京師冠帶向闕拜又望拜其母遂自縊邑人葬之

社稷壇側妻妾與女咸殉一統平度州舉人初任蒲
城西安破屬邑多降一統獨曰吾家七世衣冠至我
臣賊豈不墜我家聲或言他州縣甲榜皆已納欵矣
一統曰此事寧論資格耶體素肥令家人擴井口以
待會衙兵叛奪印趣降一統瞋目叱曰吾一日未死
印不可得也日暮左右盡散從容赴井死縣丞姚啓
崇亦死焉廻梵濬府宗室由宗貢生知白水明習法
律吏不敢欺賊潛入城猶手弓射賊與學官魏篋史
劉進並被難先是賊既破孫傳庭軍長驅入關時兵

備僉事楊王猷叛降於賊潼關衛教授許嗣復分守
上南門城破持梃格鬪罵賊死妻女被掠亦皆自殺
盧宜日閩氣漲天天地閉百草離披蘼草死惟有
青松顏色閉青與繁英逐流水正氣由來百不磨
亭亭獨立嶠堪伍君不見二月狂風捲席起桃花
亂落如紅雨

陝西三邊諸忠合傳 附都司吳繼武副使段復興等

榆林寧夏甘肅陝之三邊也西安破賊分遣其黨四
出掠地三邊皆陷被闖禍最酷文武將吏與士大夫
死節義者亦甚多王氏一門八元戎世國世臣兄弟
也尤世威（尤世祿山西誌作尤世威一本世祿乃世威弟）世閎閎亞王而老將
在行閒久與侯拱極罷閒家居皆榆林人也李昌齡
亦西涼勳舊以故總兵僑寓其地聞賊破西安三四
公者日夜聚謀思起兵雪國仇且料賊兵必及亦圖
爲桑梓計兵使者都任字弘若祥符人進士性慷慨
風負强項聲數被貶謫然持之終不變爲晉臬時晉
藩權奄假威福箝制監司多曲意爲之酬酢任獨遠
之朔望監司當朝王任不往諸司强之任舉會典曰
朔望朝王惟布都二司不及按察者祖宗以其明刑
肅紀如有不法事按司得而糾察之不令與二司同
朝防微杜漸之義也朝廷之所無任不敢有卒不往
巡按御史與學道袁繼咸搆難御史身染贓濫性復
恣睢任醜其行心直繼咸繼咸方杜門候旨諸司未
敢一顧任獨時過袁慰問不絕瀕行復厚贐之爲御

史所中降級歸後任榆林道榆林爲勁兵所聚號天
下雄鎭而歲歉民貧軍餉又久缺兵民交困任至益
加拊循皆欽其風望令行禁止無敢忤者又好談節
義念闖氛日熾願以死報國十六年九月巡撫崔源
之罷去新撫張鳳翼未至未幾賊遣僞制將軍李過
徇地至榆林李過者自成兄子賊中所稱一隻虎也
都諳尤王諸人曰公等世受國恩忠勇著聞今逆賊
猖獗正疾風勁時草也倘有意爲國某願執戈爲先
世咸曰吾老矣豈能臣賊世忠世臣與劉惠二將咸

嚙指血瀝酒中李昌齡拔劍砍地曰有貳心者齒此
劍督餉員外郞黃岡進士王家錄已陞關南道未行
亦與焉謀甫定賊傳僞牌至乃焚牌斬使大修戰具
衆推任主盟任率劉惠二將推尤爲帥而與王李諸
人同設守當自成之遣李過也固知榆林兵甚勁且
多世將不易下特令辯士延安舒君脣先侈張形勢
自成又爲手書謬指禍福持五萬金犒城中將士與
以誘降任等叱之去賊遂盡銳環攻城上强弩持滿
競發燃巨礮擊賊數開城出戰老稚皆擊銅器呼呼

殺賊無算家錄又率婦女運水灌雉堞結爲氷城賊
望之氣阻第以不下榆林則三邊皆制梃而起志在
必克復穿地道仍用放迸法城遂破諸將巷戰力盡
任被執賊帥曰若固好男子苟降無憂不富貴也任
怒罵不從遂遇害（綏寇紀作引刀自裁）鬪門雉經侯拱極劉將
軍（失其名）大罵不屈被醢王家錄自刎惠顯被縛過神
木飲酖至二升乃絕都司吳繼武山西稷山人由武
舉累至今官亦死之城內原任總兵副將下逮偏裨
計三十餘人皆延頸受刃無一乞降者賊盡屠其民

而執二王尤李四人去未至西安四十里日回軍店
四人沐浴更衣曰將以下見祖宗也對自成皆挺立
仰而視天賊欲跽之不屈自成曰吾虛上將以待四
將軍奈何固執不相與共功名耶四人罵曰我大臣
也汝草頭賊滅且不久毋汚我至死神色不變賊初
犯寧夏官軍出戰三勝之殺賊精銳數千賊遁歸西
安關中羣賊聞之多有出關散入河南者及榆林陷
乘勝復來攻鎭守總兵爲賊所誘出降寧夏遂陷轉
攻慶陽副使段復典鄉紳麻僖皆死之復典字仲方

陽穀人崇禎七年進士由部郎出爲陝西叅議道分
守慶陽十六年十月闖賊踞西安傳檄諭降復與倅
其檄集衆固守踰月賊至城上砲石雨下賊積屍滿
濠而攻不退復與勢不支拜辭其母聚妻妾四人及
一子一女於樓貟薪其上復乘城督戰十六日城陷
猶歸火其樓母亦赴火死乃持鐵鞭走北門擊殺數
賊自刎士民葬之西河坪立祠祀之同時死者慶陽
推官靳居聖安化知縣袁繼登居聖字淑孔長垣人
戊辰進士陞刑部主事未行佐復與死守被執罵賊

死繼登南畿人選貢生涖任未浹歲即遭變見賊求
速死乃殺之再陷寧州知州董琬亦抗賊死麻僖另
有傳賊別將賀錦犯蘭州州人開門迎賊賊遂渡黃
河涼州莊浪二衛亦降進逼甘州甘肅巡撫林日瑞
由進士歷廬州池州推官行取授戶曹督御馬倉權
關許墅所至有聲出爲河東道破擒妖賊累遷陝西
布政使十五年六月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聞賊
急方訓士馬修戎器而廷議以日瑞不勝任遣楊汝
經來代次年十二月汝經未至賊已來犯日瑞率副

將郭天吉等扼諸河干賊踏氷而過直抵甘州城下
日瑞等入城且戰且守賊使諸生說降斬之以徇値
大雪寒甚士有墜指者賊乘夜坎雪而登城遂陷執
日瑞詰錦誘以美官日瑞大罵遂磔於市天吉與總
兵官馬爌中軍咎維新姚世儒監紀同知光山藍臺
里居總兵羅俊傑趙宦皆死之殺居民四萬七千餘
人初李自成在楚與其下謀所向牛金星請先取河
北直擣京師楊承裕欲據南京斷漕運獨顧君恩不
然曰先據南都勢居下流難濟大事其策失之緩直

擣京師萬一不克退無所歸其策失之急莫若先取
關中據百二山河建都立業旁畧三邊資其兵力攻
取山西後向京師則進退無患方爲全策自成從之
於是西安破三邊陷秦地悉入于賊

太常少卿麻公傳

麻僖父永吉中進士由庶吉士改御史至按察使以
清操聞僖登萬曆三十五年榜亦授庶常改兵科給
事中代王長子鼎渭許父廢長立幼僖謂代王無君
鼎渭無父並劾之僖生長西陲習知邊務慼疆圉多

故疏陳切要機宜一重武科之選一復比試之規一清納級之途一汰家丁之濫一恤班操之困一急邊軍之餉雖奉優旨終不能用遼撫楊鎬請用故帥李如梅僖抗言如梅當蔚山敗時墜馬傷臂已殘廢不可復用并劾鎬徇私咸服其當黔國公沐昌祚稱疾乞令孫啟元代鎮撫按周嘉謨等慮其並建二府爲滇中患疏乞止之僖因請改設流官不報四十五年京察忌者中以倚附東林降調屢遷太常少卿逆奄用事落職崇禎即位復原官致仕家居布衣糲食未嘗涉足公庭十六年冬賊陷慶陽不屈死

汪紫滄曰唐家中葉鶯鞞鼓鐘簴恢復因靈武一鎮猶翅萬國心連城何況誇天府甲光耀日揚旌旌歷年三百雄邊兵婦女乘城都鼓勇男兒肯與賊俱生何爲天心不悔禍三邊忽忽同時破滿城流血不見人笙歌帳稱觴賀從茲虐焰更滔天全無肝腑生憂煎百二關河巢穴穩安行泰晉入函燕我讀此編氣嗚咽誰家亡國無忠節未聞殺晚如斯冬日月無光天地裂腸斷行人弔戰場一門更搞屯與王月蒸慘昏鬼莫哭千秋朽骨幾人存

處宜曰泰山巍巍半天盡太白終南侍地軸上風凋勁產偉人棱棱鐵骨甘屠酷關來孰筆紀諸忠墨瀋未濡淚簌簌更有捐軀報國者名字無傳誰與告崆峒三鎮擊河山榆林寧夏與甘肅更有慶陽亦雄城摧枯拉朽踵相續傷心君父痛難酬地斷天荒鬼不哭

鄢陵令劉公傳

四明以外吏死闖賊之難者又有鄢陵令劉振之字而強號氷壺慈溪人劉氏邑中鼎族自其曾祖祖父及兄皆由進士爲名臣振之雖貴介而恂恂自下生平讀書尤留心聖學事繼母毛以孝聞先世皆廉吏一第一瓢泊如也庚午鄉試爲黃道周所取士三上公車不售就教東陽諄諄舉聖學訓其及門月有課季有會不屑以寒氊冷署頹然自放也東陽僻處山陬俗多鬬狠振之加意浹濯積習猶未盡鋤及陟鄢陵將去語人曰東陽士風濆矣不久將有變起甫去而許都之難作人咸服其先見治鄢陵惟以恤民爲務時流寇大訌將驕而士悍一日有客兵過索犒不遂竟挾振之去父老聞之呼號奔救願斂民貲賂豪弁始釋歸其得民如此十四年十二月李自成陷許州殺知州王應翼自許以南無堅城邑中有奸民通賊者倡言城小力不支不如降之便振之正色叱之未幾賊大至城破趨謁先聖秉笏坐堂上賊索印不與逼降不屈罵曰吾劉氏世以忠孝傳家豈至我而

爲狗鼠所汙耶惟有一死仰天罵朝廷入地見祖宗耳縛置雪中三日夜罵不絕口賊砍之十餘刀乃死時年五十有六事聞贈太僕少卿黃道周題其門曰忠孝大儒振之自己未歲書片紙藏笥中每歲加紙護之至是家人啓其封則不貪財不好色不惜死三語也典史杜邦舉富平人當振之叱奸民時邦舉即曰公言是城亡與亡人臣大義豈可偷生以辱祖宗乃與振之協力拒守及許州被屠人益洶洶有縋城逝者邦舉捕得立斬之衆爲股栗城陷被執自成知

其素得民心欲降之大罵曰朝廷臣子豈爲賊用自成怒抉其舌邦舉噀血噴之仍大罵遂與振之並遇害時開封屬城多陷其同時殉難者通許知縣費曾謀鉛山舉人費文憲宏之裔孫涖官僅四旬賊猝至城無備禦力不能守乃召邑中父老告之曰我死若輩可免屠戮端爲北向再拜投井死太康知縣魏令望字子野武鄉人舉進士初授商丘調太康信賞必罰邑大治賊至誓衆固守衆感其威德之死不貳賊力攻乃拔屠其城令望闔門自焚死洧川知縣崇薦

應江山舉人賊陷其城逼降不屈大罵死新鄭知縣劉孔暉邵陽舉人治邑有廉政大寇臨城力不支自縊而死民追思其德祀之子產祠商水知縣王化行城陷不屈被殺代者姚文衡涖任未幾賊復至攜印赴井死

楊喬年曰公鄉試受知於黃文忠公迺文忠題其門曰忠孝大儒公固不愧此言而文忠亦即以此自命蓋早有水乳之融燈影之合矣

盧宜曰仕宦而解不貪爲寶者亦不易覯也蓋貪則好色貪則惜死亦復何所顧忌哉若公在明季時闇室同之星矣

太原諸忠合傳

山西巡撫蔡懋德與中軍應時盛既殉太原之難其時文武官紳抗節不屈被賊殺於晉府端禮門外者共四十六人布政使趙建極河南永寧人由進士授知濬縣舉卓異以部郎出爲沂州道再遷至左轄清絕一塵所至咸有聲績家居范王寨爲李自成所屠建極慨然日食君之祿久矣有官守者家與國不能兼傾也十七年二月初五日賊臨城偕巡撫蔡懋德諸監司毛文炳藺剛中畢拱辰太原知府孫康周長史范志泰等分門堅守越三日守將張榮通賊城遂陷建極危坐公堂不動賊擁至晉王府見自成迫之跪不屈搜其卧室既無妾媵亦無囊橐蕭然四壁立僅得三絃子一張自成曰爾清吏藏此何爲曰吾老且無子以此自娛何害吾清勒受僞命叱曰我天朝方伯寧仕賊耶復加桁夾大呼曰萬歲臣死矣自成喜以爲求已也再引問曰若既畏死呼萬歲何不受官建極厲聲曰吾乃呼今上崇禎皇帝豈肯呼爾賊耶自成怒取箭射之洞胸而死既而歎曰使吾陝西

官盡如此吾何忍遂反耶先是建極五子在永寧既被害後生三子皆夭建極死趙氏一門俱盡毛文炳號夢石鄭州人進士初令壽陽以才調榆次行取爲吏科給事中丁艱歸流賊來犯登陴協守城獲全服闋補原職楊嗣昌出督師調及州縣民兵文炳言民兵可守不可調往見驅民從兵百不一全蓋由官兵善避而民兵不知避官軍快馬善走而民兵不及走也今以大將統重兵尚不能一戰豈糾合什伯鄉勇遂足以辦賊哉時當大計言今天下之弊莫大乎官方混淆如懲貪之明旨嚴矣而貪風何以不息薦章之廉吏多矣而民生何以靡寧由主計諸臣以奔競爲有才以廉靜爲無用也乞嚴勅撫按毋以萬姓之深仇爲庶司之上考庶幾吏治可清帝皆採納其言久之出爲太原兵備副使因守禦賊城陷被執脅之降不屈授以官不從抗罵被殺妻趙氏妾李氏投井死子兆夢甫數歲爲賊掠去士民以忠臣子贖而歸之剛中陵縣人由進士授太常博士擢兵科給事中十二年有詔起廢疏請嚴舉主以核眞才又陳保護

留都六事優旨報焉又劾甘肅寧夏河南三巡撫冒濫京堂皆落籍去成服其當山東洊饑廷議救荒疏言二東不幸遭此鞠凶蚩蚩小民非不知爲盜必死且冀苟延旦夕遂走險不顧其僅存萬一者不過數家廉恥自好之良民忍死不移爾然人死而丁猶存田荒而賦尚在有司迫于功令拘生者以代死者或一人而承一戶或一戶而代一里小民不堪鞭扑相率爲盜否亦遠徙他鄉丁賦逋欠愈甚終無補於國課祇迫民以死亡卽日議招徠開墾何人願歸故鄉

今惟清戶口併里甲俾生存者不代死亡之賦庶流民自歸則荒田自墾帝納其言十六年遷山西叅議道督理糧儲賊逼分守東門時調陽和兵三千協守剛中慮其內應移之南關外及賊攻城果叛降張榮又引賊入剛中不屈罵賊死首既墜忽躍起丈餘賊皆辟易拱辰字星伯掖縣人由進士授鹽城朝邑二縣歷部郎謫浙江按察司知事拱辰工詩嗜讀書積書至萬餘卷務總大綱不屑屑細事又不善事上官故官久不達歷遷至冀寧道分守西城猶不廢書及被執賊適得新刀欲以人試之見拱辰睨視賊曰睨此何爲拱辰曰欲得此刀砍頭爾賊卽殺之康周字魯侯安丘舉人由遵化令陞部郎出知太原府賊旣入猶率死士巷戰被執說降不從見殺志泰虞城人以明經爲晉府長史署陽曲縣事協守東城城陷不食死撫標副將惠光祚罵賊死撫標都司張弘業忻州人賊攻城急度不支豫懷一繩登陴禦賊城陷出縋縊於城樓妻趙氏縊於署內子凝秀死於陴晉府典仗官樊子英先見賊帥大罵不跪乘間手提一大

磚擊中其面幾死擁見自成罵如故勒殺之同知李一清指揮韓似雍千戶王德新司鼎俱不屈被殺此皆四十六人中有姓名可紀者

趙吉士曰嗚呼諸公視死如歸強項稜稜碧血入地秋風不捲春草不生紙上寫此筆墨欲鳴嗚呼諸公千載遐矣如見其形如聞其聲

山西巡撫蔡忠襄公大同巡撫衛忠毅公宣府巡撫朱忠壯公保定巡撫徐公合傳附應時盛徐有聲朱家仕李倬李若葵朱敏泰姚時中朱孔訓牛勇等

西湖忠烈祠所祀外臣三人皆巡撫也爲作三公傳而以保撫合之山西巡撫蔡懋德字公虞號雲怡崑山人七歲讀大學即立志學爲聖賢年二十一舉丙午鄉試時方娶婦人以爲榮嗛然曰士人立身有大於是者何足榮哉自下究心先儒語錄以求聖賢之道務身體而力行之已未成進士授杭州府推官以

廉平內召鄉袞將擬詮部冀投其門下卒不爲動抑罷儀曹逆奄建祠宗伯率曹郎往賀懋德獨與同官翁鴻業托疾不赴督學江西親蒞阜比務崇實行常登白鹿洞講孝經大義士風丕變遴選恩貢取揭重熙第一陳際泰次之皆名下士而重熙卒殉國難稱得人備兵嘉湖海寇劉香遊鯮及鹽官而湖泖大盜居阿丑遥爲聲援議合勦懋德曰可計擒也奚重擾吾民爲廉得盜窩皆濱湖巨室客致之曉以利害曰若輩爲盜窩罪當死吾今貰汝亦不責汝鉤捕但

吾遣人至彼者汝陰留之勿洩耳盜魁擒汝等仍爲良民吾無所苛求也皆懾伏惟命於是散遣健兒襲商賈醫卜之流分布其地阿丑聞風而遁有部卒爲田祇者值於隘抱持之共陷泥淖中追至而獲餘黨悉平幕府上其功懋德遂以知兵名丁艱服闋補井陘兵備方久旱懋德行禱即雨他邑民爭迎懋德禱又輒雨民大愛之甫三月以遼東巡撫方一藻薦調寧遠寧遠孤懸塞外懋德內撫軍民外飭備禦咸有方略災异求言疏陳心學之要言自心學不明人皆

執一自是多偏黨而不歸大中天下禍亂實原於此皆規切君相而一時咸笑爲迂會楊嗣昌不喜懋德言其清修弱質不宜邊地乃改濟南道濟南新經失守大吏缺人懋德攝兩司及三道印招流移安反側諸廢畢舉十三年陞山東按察使尋遷河南右布政使時田荒穀貴催科無以應賊布流言先服者不輸課百姓日望其至懋德曰此時急催科是驅民爲盜也檄州縣停徵上疏自劾詔鐫七級仍視事浙江山西二撫缺兩省士大夫各欲得懋德而山西危疆浙

內地非奥援不可得有將代賂政府者力謝之卒得
山西壬午春馳赴任九月京師以邊警徵兵即日誓
衆旋奉旨防龍固二關癸未五月方撤防回省闖賊
陷河南將窺晉地懋德亟馳河上禦之當是時秦督
孫傳庭戰新敗而賊在河南時晉地所防止垣曲芮
城平陸三四百里及西安破而平陽告急汾州與賊
爲鄰榆林又逼近太原南自芮蒲北迄保德延袤二
千五百里惟恃一河爲界河又隨地可渡加以嚴冬
冰合車馬通行如平地中朝亦以山西爲憂廷臣請

防河者甚衆而無兵可援懋德不得已獨力支吾以
三千弱卒當數十萬方張之寇日往來奔走於二千
五百里之間惟以至誠激厲將士猶敗賊於大慶渡
再敗之風凌渡吉鄉渡堅守四閱月迨賊破榆林太
原震動晉王手書促懋德歸守省城賊偵懋德甫離
平陽即布間諜訛言賊已渡河平陽道將聞之皆棄
城走三日賊不至懼罪乃遣人迎賊平陽始陷懋德
大集城中士民誓以死守而罷官聽勘之命至或勸
其因此解任可出境候代懋德毅然曰吾學道多年

死生之際久了然矣封疆大臣應死封疆奈何當危
亡呼吸時藉口規避乎縱新撫至吾亦與之同死太
原士民皆知城不能守而感其忠義願與同死盟廟
之日哭聲震野迄城破無一人叛者甲申二月初五
日賊薄城下夙知懋德賢遣使招之曰撫軍若降吾
且大用懋德火其書斬使人頭懸之城上遣驍將牛
勇朱孔訓出戰孔訓砲傷牛勇陣死城中奪氣初八
日大風晝晦角樓砲燬賊乘勢登城中軍應時盛扶
懋德上馬率衆巷戰欲衛之出城懋德遽躍下曰封

疆大臣應死封疆吾早有成言矣汝等自去毋庸顧
我諸將紿懋德前有大井可死復擁之上馬至西門
望見城闔大呼曰汝等欲陷吾不義耶復躍下時盛
已出城同顧不見懋德更同材官段可達斫賊而入
見懋德在地下不肯起亦下馬曰死則同死耳扶至
三立祠令可達去曰汝非命官可無死他日收吾屍
也遂南向自縊軀輕氣未絕時盛解鐵甲覆之候氣
絕亦東向勒死諸標丁王永魁等十餘人同時自刎
時盛遼東諸生負勇略慷慨尚氣節爲懋德所識拔

誓死同守賊帥有舊交至城下勸將盛降將盛發神鎗擊之賊帥衷甲不傷嚙指而去將盛退見懋德草遺疏郎歸家殺其妻妾幷十四歲幼子曰無爲賊辱與吾同作厲鬼殺賊也卒踐所志自成恨懋德不降親驗其屍加刃斷頸棄其首於水溝可達遵前命收而掬壻土掩之十指盡腫賊去乃與旗鼓周文郁買棺殮於泰山廟顏色如生南京予贈廕諡忠襄公子方炳方炌馳往扶柩晉人醵金賻贈白衣冠垂涕以送者數千人

趙吉士曰學必講而後明固聖賢分內事也顧講學非難踐其學爲難踐其學因難而踐之於死生危急之際尤爲難若先生所講即見危授命一句可謂知之明而守之固其學已足千古矣盧宜日公盡瘁嚴疆以身報國顧宗伯錫疇議優䘏而馬士英柄國格不行至有謂公死節不足惜當問失守罪者是非顛倒至此國欲治其可得乎

大同巡撫衛景瑗字仲玉號帶黃韓城人天啓乙丑進士初任河南府推官以最入爲侍御史劾閣臣周延儒銓臣曾楚卿名籍籍西臺時流寇大起所在用兵餉不繼楊嗣昌迎上意議加勦餉景瑗力陳不可謂民之輸將易盡賊之蕩平無期恐年復一年累民

無已勿聽給事中傅朝佑李汝璨劾首輔溫體仁上方嚮之專體仁亦斤斤自守上惡貪婪而體仁謝絕苞苴上惡朋黨而體仁屏杜干謁上惡專擅而體仁每遇大事必取自上裁第性陰重不洩恒亦護前舉朝多與之忤無敢訟言攻之者及聞二臣言帝怒下詔獄景瑗出身强諫極言二臣從國家起見幸赦之以作敢言之氣帝惡其朋比左遷行人司正從陞撫大同甲申二月自成旣破太原將攻寧武守關鎮臣周遇吉疾呼求救景瑗命總兵姜瓖督兵往瓖已

懷貳心不用命先是總督王繼謨檄瓖拒賊河上瓖陰遣部將納欵於賊景瑗方邀瓖歃血死守瓖使人布流言謂衛撫院秦人也將應賊代王信之不與相見永慶王𤩽其僕於南門上會景瑗疽生於足不能時出城中軍務皆瓖主之瓖有兄瑄以昌平總兵失律繫獄久怨望遇赦出就瓖贊降賊瓖意益決三月朔賊薄城下瓖射殺永慶王開西門迎賊景瑗督麾下巷戰賊大至衆皆散賊擁景瑗入自成營自成命之跪叱曰吾此膝不屈第二人踞地坐大呼皇上而

哭脅之降瞋目罵曰吾仗節旄爲大臣期滅汝狗鼠而朝食豈從汝作逆耶顧見瓌在側復戟手罵曰賊奴萬段汝吾與汝朝盟而夕叛吾死當訴之上帝必不僥汝賊又曰不降磔汝矣景瑗曰不能守城當磔此天子磔也吾肉豈汚賊手遽起以頭觸柱頭裂流血被面仆地終不屈賊義之曰忠臣也不殺拘之海會寺令景瑗母勸降景瑗仰首視泣曰母今年八十餘矣幸自爲計兒爲朝廷大臣不可不以死報遂不語母出景瑗語人曰吾不罵賊者以全母也初六日

伺守者稍間自經而絕賊移其母妻子女於空室中無敢犯者督糧郎中徐有聲罵賊被殺兵備道朱家仕河州人進士雅好內典政尚寬平及流寇壓境有勸其出避者曰時勢至此生平參悟何事尚惜一死不以報國乎佐景瑗守城甚力及賊入同妻妾子女赴井死一家死者十六人山陰知縣李倬亦死之文學李若葵闔門九人自縊先書於壁曰一門完節南京贈景瑗兵部尚書諡忠毅與朱之馮並定爲正祀文臣賊破大同入都置瓌營中賊之不予官自成兵

敗西逃瓌繼降
國朝降後復叛竟伏誅

延安府推官顧咸正誌公墓曰綱目書劉公韐自經於金軍以爲金不能以威屈韐也韐自經云爾衛公有老母賊方陽慕公不殺人情易動而公持義堅決從容自裁可不謂之得正矣乎若夫封疆之故蓋難言之時邊兵缺餉已八月而鎮臣內叛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宣府巡撫朱之馮字樂三號勉齋大興人天啓乙丑進士初授部曹榷河西務稅羨餘皆貯公帑備緇額逆奄用事遣其黨督漕勢張甚之馮不之禮璫亦憚其丰稜歛跡去丁艱杜門讀性理曰爲聖賢之學者

舍此無由也歷陞山東參議道分巡青州巨室有被盜者株連無辜甚衆之馮設策獲眞盜大獄立解樂安土豪李中行冒竊衣冠以貲雄於里結有力者爲奧援之馮廉得其私通海寇獲硝黃數艘立抵於法有力者假聲勢撼之不爲動崇禎戊寅陞副使進表入京寄其家於濟南明年正月濟南破妻馮宜人屬其子於胥史家又藏其姑於委巷城破投於井姑聞婦死亦絕粒而斃之馮扶柩還京廬墓飲泣三年如一日也辛巳分巡河東以馮宜人節烈死不復娶亦

不蓄妻媵一室蕭然惟念流寇日橫秦豫挍壞尋意
為固圉計大猾朱全宇招納亡命潛通大寇大吏知
而不敢問之馮至訪得廢將謝鳴進與相善召而諭
以利害果執全宇殺之部內以寧壬午寇氛益急山
西巡撫缺上命舉知兵者廷議咸推之馮時兵餉久
缺司餉王事不得軍心一日露刃大譟之馮出撫衆
卒羅拜曰惟我公在我等不敢叛耳立與之餉而執
首惡數人誅之衆乃定總兵某貪橫無狀勢且跋扈
之馮特參提問文武將吏始知有朝廷法癸未十月

孫傳庭死於賊甲申二月蔡懋德死於賊之馮皆設
位而哭二十二日報寧武陷之馮露宿城頭分扼險
要三月朔大同逆鎮迎賊巡撫衛景瑗死賊鋒轉逼
監視宦者杜勳與宣鎮總兵已潛遣飛騎賚降表迎
賊矣而之馮尚勞苦登陴集文武紳士於城樓設高
皇帝位誓衆死守檢閱內衣被盡以犒兵惟留官衣
一襲授中軍日有不幸即以此裝我斂細作充仞城
中忽布訛言謂之馮疑宣人謀叛請兵屠城人心惶
惑且傳賊秋毫無犯賑貧蘇困有闖王來不納糧之

謠賊來尚緩兵民望賊反急而旱蝗頻仍疫癘大作
又以用兵加餉百姓益無聊與若引領沛上亭長太
原公子者勳欵語諷之馮同降之馮厲聲叱之勳竟
緋袍入騶郊迎賊於三十里外三月十二日賊將薄
城之馮登埤勞兵無一應者三命之咸叩頭曰願單
門聽兵民納欵保此一城生靈須臾左右皆星散惟
存七八人意甚叵測賊已從南門入滿城結綵或帛
或布無者以紙百姓胸前皆粘順民二字焚香跪迎
賊騎充斥街衢塵埃四漲之馮憤甚自起爇炮炮孔

牢下鐵釘不可拔索刃自盡亦為左右所掣意在擒
以獻賊居首功也家人欲擁而出走之馮曰離此一
步無死所矣南面仰天大哭呼二祖與皇上曰臣不
意人心離叛一至於此臣死必為厲鬼殺賊以報國
恩遂自縊城樓簷下遺表勸上收人心培士氣且云
仗節死義之臣當求於直言敢諫之中願陛下鑒察
賊恨之馮不降棄其屍於城濠中次早大掠去十四
日收其屍以殮濠邊很犬夥多屍經宿無不傷者惟
之馮歷三日夜面目肢體完好無恙百姓驚駭多泣

下者未幾而李鑑等義兵起鑑成都人進士先爲宣撫以之馮代時尚留宣城破賊擒紳衿大戶貫以五木酷索金銀鑑亦被毒四月杪紛傳賊被吳三桂請大兵殺敗鑑因人心怨恨糾集義勇於五月初五日昧爽圍各僞官署擒權將軍果毅將軍防禦使州牧等梟首刳心祭大行皇帝瀝血酒誓師隨奉之馮樞入察院改殮謂必腐敗擬用白綾纏裹及啓櫬顏色如生垂幕中堂次第哭奠三日後築坟葬之南京贈兵部尚書謚忠壯一時死難者督糧通判朱敏泰投繯死副將甯龍罵賊死繫獄總兵官董用文副將劉九卿及里居知縣申以孝並不屈死保安州有廩生姚時中讀書守禮持論迂古落落無與偶者聞闔州紳士儒衣冠而迎賊生亦效之紿其妻子人皆向南行生家在西乃折而東至先師殿題壁曰殺賊無權辱身不義妻子無知何足與計縊於殿楣上學博見之以爲不祥舁屍宮牆外路人歎息覓棺殮之鑑等亦置其主配享忠壯而葬於忠壯之墓側

逝吉士曰朱忠壯之慷慨殉國尚矣若姚生者以
子衿蹈義此固平日衆皆目爲迂古者也嗟乎忠
孝大節惟迂古一輩人乃能爲之耳若光時亨方
且以爲識時務者莫我若也而後竟何如哉

保定巡撫徐標號鶴洲臨清州人天啓乙丑進士歷官至巡撫建牙保定甫涖任流賊勢已支蔓且窺近畿癸未五月召標入對標曰臣自江南來經過數千里見城陷處蕩然一空即有完者亦僅餘四壁蓬蒿滿路雞犬無聲曾不見一耕者若不亟加寬卹兵燹餘民靡有孑遺矣帝欷歔泣下又曰天下以邊疆爲門戶門戶固則堂奧安其要在於脩內治重守令守令賢則政簡刑清而盜自息帝深善其言然是時遍地飢民聚而附賊勢已不支而賊之奸細滿城疫氣又大作九門一日而出柩數千人心瓦解甲申正月闖賊僭號西安投僞牒於兵部約戰二月朔帝視朝忽得僞封詞甚悖末云限三月望日至順天府會同館繳羣臣相顧失色大索其人不得又傳檄畿輔標斬賊使碎僞牌拮据危疆意氣益奮時眞定知府閆瞥豫遣妻孥出城標執知府繫之獄會標下中軍謀叛伺標登城晝守禦劫至城外勸標降賊不屈被殺放知府出獄知府遂檄所屬州縣先叛以待賊賊至

續表忠記 卷之六 李 巡撫蔡

州縣望風納款眞定去京僅四百餘里寂然無有言者帝竟不知

盧宜日三公皆得易名贈卹而徐公之恩典泯泯無聞不見於史冊然公死於逆賊死於賊也何軒輕焉

周忠武公傳 附兵備道王引樾同知吳鈇總兵馬岱李守鑅 周夫人劉氏

闖賊長驅破太原其從保德而渡者闖寧武關至二十日乃陷總兵官太子少師周遇吉死之踐巡撫蔡懋德之約也遇吉號萃菴錦州衛人夙負忠略由世襲指揮積功爲副將同總兵黃得功大破賊馬光玉於淅川威名大起崇禎庚辰八月陞總兵官賜蟒玉援鶴河南大破賊降安世王整世王明年敗獻賊於光山八月敗闖賊於羅山又敗其黨於生鐵舍九月敗賊於固始復敗賊於歸德共斬級二千餘山東賊

起擊之壽張追至棠陰戰於東平擒賊首李青來宋連等獻俘闕下餘黨悉平癸未敘功進左都督提督雁門三關駐節寧遠先是懋德禦賊於平陽汾州間甲申正月賊出潼關太原告急晉王手書敦廹巡按御史又邀之懋德不得已自率千人回顧省會倸親藩因貽書遇吉曰僕素悉公忠義鼠竄偷生公必不爲但拒河力恐不支倘天不祐國賊長驅北上願與公約公死守寧武以扼其北僕死守太原以障其東賊畏我二鎮躡其後或可牽制以俟畿輔援師大集

此雎陽之烈也遇吉慨然許之及賊勢漸逼遇吉請益兵朝議以一副將督兵二千馳援寧武副將叛而迎賊復至鎮說降遇吉怒立斬以狥時二月十二日也賊自破太原後乘勝席捲氣甚驕將鼓行而前直抵京師果憚遇吉威名恐躡之乃頓兵闗寧武遇吉指揮砲矢之下賊分爲六隊梯而上則奪其梯穴城則縱火燒其穴城堞傾則囊土補之復完諸生楊鼎勳兄弟善火鎗遇吉燕以酒親爲簪花士益感奮又選城中壯勇與標下健丁激以忠義出不意殺賊精銳不勝計賊恨甚雖挫不却遇吉日則列兵城外以戰爲守夜則收兵入城以守爲戰所殺賊無筭炮火既竭援兵不集勢益孤遇吉密令健兵巷伏開門誘賊賊一擁入城城門忽下閘伏兵四起殺賊無噍類賊又環攻四晝夜至二十二日城乃陷遇吉復躬先巷戰手殺巨賊百十人矢攢甲如蝟毛身中數十鎗垂死被執罵不絕口賊縛之演武場旗竿上亂箭射之共臠其肉兵民感其忠義雖兒童婦女無一屈膝者悉爲賊屠夫人劉氏蒙古色目人也家丁百人皆

其族氏聞遇吉爲賊執跨馬挽弓率家丁殺賊從辰至未所殺近千人復據山頭公署登屋而射每一箭死一賊賊不敢逼乃縱火環燒合署盡作灰燼寧武城内殭屍數萬遡賊渡河入晉攻而破者惟太原寧武二城寧武相持尤久自此長驅入三關大州巨鎭如雲朔眞定紫荆居庸等百十餘城皆望風輸欵直達燕都僅四十日而京師潰天子死社稷矣遇吉死四月材官侯效義等殮之八月葬東門外寧武人感其義立祠祀焉同時死者監軍兵備道王引懋霸州人進士以廉靜得民與遇吉嚴兵固守城破脇降不屈賊裂殺之妻楊氏投井死管糧同知吳鋐貴州人亦遇害南京僾郵特謚遇吉忠武方賊破寧武時聚而謀曰寧武雖破受創已深自此達燕京尚有大同宣府居庸陽和等鎭皆宿重兵使盡如寧武連袂受戮矣不若姑回陜休息相機再舉已決計來日西歸乃夜半忽收得大同總兵姜瓖降表自成喜甚傳諸賊渠酣飲坐甫定而宣府鎭亦至且以百騎來迎賊謬謂天與優答二鎭預加封爵一意長驅未幾居庸

各鎮并昌平文武相次乞降惟居庸關總兵馬岱自
殺昌平總兵李守鑅罵賊死比賊陷京師後多有手
面與失手足者乃攻寧武時所傷莫不嚙指告人曰
周總兵眞好漢殺我等數萬人倘再遇如此鎮將我
等皆鬼撲矣自成亦恒嘆曰使守將盡若寧武周將
軍吾安得至此

趙吉士曰賊自晉抵燕僅一周將軍挫其鋒耳朱
忠壯遺疏云臣不意天命人心一旦至此嗚呼自
神廟以來所由來者漸矣

盧宜曰按工科李清疏抄叅請祀周忠武公妻劉
氏云劉氏親率家丁憑墻射賊卒與合家俱燼以
視親執桴鼓之蘄王夫人勇矣而無其烈以視節
義成雙之趙昂發妻烈矣而無其勇知言哉

盧宸曰聞劉夫人勇過於忠武弓之强一軍莫能
挽城破時率健婦百人上一樓射死賊無算矢盡
郎舉火自焚死忠武以忠啓婦之烈夫人以烈成
夫之忠此尤節鉞中之僅見者也

續表忠記卷之七

漸岸恒夫趙吉士纂編
四明公弼盧宜彙輯

陳虞部調元建兩朝忠烈祠於武林西湖黃石齋先
生爲之記其殉甲申之難者京朝官十九人又附以
外臣三人而武臣勳戚不與焉
國朝定鼎特命各建旌忠祠祀於其鄉予以贈謚錫以
祀筵春秋二仲府縣正官致祭今遵守勿替後之論
世者讀列傳而想見其音容謦咳庶幾於廉頑起懦
之義不無小補焉 外臣謂蔡懋德衛景瑗朱之馮三巡撫也

范文烈公傳 附太監王承恩

大學士范景文字夢章號質公北直吳橋人父永年
起家進士仕至南寧知府爲德於鄉人稱范佛子景
文登癸丑進士初任東昌府推官持正不阿值歲饑
設法賑救身親其事全活以億萬計內陞吏部郎光
宗登極所推舉皆先朝耆碩四海喁喁望太平而鼎
湖再泣逆奄漸竊威柄義子乾兒占風承旨請托公
行景文疏請清仕路養士節以勵廉恥謂天地人才

當爲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當爲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當與天下萬世共之言甚剴切繼見諸君子逮赴詔獄力不能救憤悶欲絶移疾歸景文父方爲南膳部預告所知曰吾子決不爲中官作奉行吏已而果然繼以不拜逆祠亦拂衣旋里父子著清節人咸仰之周順昌被誣贓莫措景文洗橐代償又百計募助禍幾不測不之恤也崇禎初起太常少卿尋擢巡撫河南已巳京城戒嚴不待詔命率兵勤王加兵部侍郎移鎮昌平居二年以父艱去七年冬起南

京右都御史明年春就拜大司馬參贊留都軍務當是時闖獻蹂躪豫楚勢且順流下金陵景文綢繆戰守定營制治樓船練火器屹然保障賊卒不敢渡江楊嗣昌奪情廷議沸騰黃道周山身强諫已干宸怒景文又率留都各官申救并劾嗣昌且言道周等國家有數人物用之猶懼其晚乃共推碩果遂嗟抱蔓殊堪惋惜上震怒削籍繼而嗣昌不稱任使思景文言特起工部尚書癸未奉命祀十二陵甲申拜東閣入直因力主南遷之議同列以爲惑衆阻之諸臣議論紛紛城守迄無善策景文每中夜涕零謂身爲大臣不能殄賊死亦無益願舍此別無可以報天子三月十七日召對飲泣入告聲不能續十九日城陷傳帝南幸尚不知煤山凶問賦絶命詞有翠華迷草露淮水漲烟澌之句遂投龍泉巷古井南渡追謚文貞加宮保贈卹特優十九人並祀旌忠祠景文居首列云

本朝賜謚文烈　畿輔人物誌云公死於雙塔寺井中

趙吉士曰范公殉節最先他閣臣皆受賊屠酷哀憐萬狀後卒死賊手且有汚僞命拜僞闕而究不免者慷慨蹈義惟公一人冬嶺孤松獨秀千古矣其成者金二公皆北直人故連及之

李給諫清三垣筆記曰闖賊入京命各官俱於二十一日廷見是日各官畢集一衆仰視大內淚如泉注四彝館有囘囘使者六人亦召入不拜賊怒欲置重辟使者曰吾君知明朝天子不知易姓若歸告吾君以貢獻來朝則舞蹈何辭今無君命故不敢賊終莫能屈

附記　思陵在昌平州鹿馬山南距西山口一里先是崇禎壬午田貴妃薨卜地於此營建未畢都城失守賊昇帝后梓宮至州署吏目趙一桂同士民率錢葬之用妃墓內其門外之右爲司禮太監王承恩墓以從死祔葬焉

順天府昌平州署吏目事趙一桂爲開壙捐葬崇禎先帝及周皇后共歸田妃寢陵事恭照明陵生當昌平州天壽山畢職於崇禎十七年正署州捕遺際都城陷沒故主縊崩至三月二十五日順天府僞官李紙票爲開壙事仰昌平州官吏即動官

銀催夫速開田妃壙安葬崇禎先帝及周皇后梓宮四月初三日發引初四日下葬毋違時刻彼時州庫如洗監葬官禮部主事許作梅因葬主限迫亦再三躊躇甲職與好義之士孫繁祉白紳劉汝朴王政行等十人共捐錢三百四十千僱夫啓閉其壙中隧道長十三丈五尺闊一丈深三丈五尺督修四晝夜至初四日寅時始見壙宮石門用拐釘鑰匙推開頭層石門入內香殿三間陳設祭器中有石香案兩邊列五色細緞侍從宮人生前所用器物衣服俱盛大紅箱內中懸萬年燈貳盞殿之東間石寢牀一座鋪設裀褥擅上疊被褥龍枕牟件又開二層石門入內通長大殿九間石牀長如前式高一尺五寸闊一丈田妃棺槨即居其上初四日申時後故主靈到即停於祭棚內陳設猪羊金銀紙劄祭器同衆舉哀祭奠下葬甲職親領夫役入壙宮內仰將田妃移於石牀之右次將周后安於石牀之左後請崇禎先帝之棺居於其中田妃葬於無事之時棺槨俱備監葬官見故主有棺無槨遂將田妃之槨移而用之三棺之前各設香案祭器畢甲職親手將萬年燈點起遂將二座石門關閉當時掩土地平尚未立塚至初六日率捐葬鄉耆等祭奠號泣震天逾時方止復傳附近西山口地方撥夫百名各備掀撅筐擔舁上築完甲職同生員孫繁祉亦捐貲五兩買磚修築周圍塚牆高五尺有奇幸

國朝定鼎特遣工部復將崇禎先帝陵寢修建香殿三間墓牆一週使大明故主不致淪沒於荒郊古后升遐猶享血食於後世雖三代開闢不淪是也地宮剷書其帝之陵合以石板奉安梓宮之前時倉辛不及碧石以甄代之朱書大明崇禎皇帝之陵鈐之以鐵乃仁和龔佳育所書陵前祭殿祭器俱備香案五器全設神牌三石青地磚龍邊以金泥之上題思陵周后田妃諡石碑題莊烈愍皇帝之陵

甲申四月寇雲副將張琡率兵至昌平城下歃血書於城中於是生員孫繁祉同鄉官王廷授舉人

楊春茂等倡義殺賊縛賊渠李道春周祥同赴長陵祭奠磔之又以偽官劉愷澤等四人獻俘於崇禎皇帝之陵亦磔之具文哭奠焉

御馬監太監王承恩順天人大同告陷上命提督京營內外軍務居督府之上三月十八日夜承恩執鑰隨駕奪門不得出還至萬歲山從上對縊而死奄侍中死義者惟承恩一人焉

世祖章皇帝有諭祭王承恩墓文武以為王之臣武以為王之俊皆非也

成介愍公傳 附公父文桂母張氏

兵部郎中成德字京升北直懷柔人性剛介疾惡若仇崇禎辛未進士出姚希孟門又與文震孟善震孟被召入都德郊迎執弟子禮語刺烏程聞而憾之初令滋陽以廉能著兗州守泒餉脇廹有所私德力爭守亦恨之會巡方御史守之同鄉又烏程私人遂被劾逮問滋陽民詣闕訟冤不報德復抗疏力詆烏程章凡十上盡發其隱母張氏伺烏程出道詬之上怒下詔獄受杖坐贓謫戍德家寓順義崇禎九年

大兵南下破其城家人皆避入地窖中德父文桂曰豈有男女併處一窟乎雖顛沛不可違禮卒不入被獲不屈死德妹及妾童氏蕭氏皆自經後十日德出獄至家一慟旋赴戍所妻劉氏及女又以追賊故愁抑死在戍七年事卒自用御史詹兆恒薦補令如臯陞兵部德痛心時事以幼子夢來託同門友王重而行誓以身殉又見封疆告變爲吏者多隱忍苟活其養節義明廉恥一疏謂宋臣張栻言伏節死義之士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惟在朝廷有以養之而已今者廉恥道喪由於賞罰不明死賊者褒揚不亟則媚賊者服狗彘之衣冠而恬不知愧言甚激切上爲之動容闖賊犯闕即致書馬宮諭世奇曰主憂臣辱我等不能匡救貽禍至此惟有一死以報耳老母舍妹欲先引決弟止之以慷慨從容二義告弟志在爲其難者懼變起倉猝無以自明君常忠孝夙禀宜有同心故以此相商耳城破未知上音問旁皇聽事早暮哭不輟二十日至午門見司馬自賊所出德以首觸其胸幾死復痛罵之恩陵柩出德隨往東華門茶棚

下號慟觸堦流血被面幾死賊露刃脅之不爲動歸跪母張氏前慟哭母曰我知之矣入室自縊有妹年二十餘因家難未及嫁德顧之曰我死汝何依妹請先死德哭而視其縊德乃投繯而絕惟繼室霍氏與一妾一子留居金壇得免南渡時贈光祿寺卿謚忠毅

本朝賜謚介愍

鄒漪曰吾觀成氏中閨後先趨死如飴眞巾幗而鬚眉者哉然非是父曷生是子誰謂醴泉無源芝草無根耶

明名臣言行錄曰臣子之於君父非可以報施言

也然而知此義者鮮矣若公之正氣直節至受杖荷戈且家喪亡而身亟死久乃得補郎署國家之於公亦已徵矣卒乃隱難捐軀盡室隕命而無所瀕惜嗚呼難哉

金忠潔公傳 附母章氏妻王氏 弟鍊

兵部主事金鉉字伯玉北京留守衛籍武進人祖汝升進士南京戶部郎中父顯名舉人汀州知府鉉年十八領順天丁卯鄉試第一戊辰成進士釋褐乃歸娶人以為榮鉉英年取高第益銳志於學乞得揚州府授日與諸生闡濂洛之傳語默進止俱有規格比之胡安定陞國子監博士轉工部主事上方銳意綜核疑廷臣朋黨營私而度支告匱四方用兵亟餉不敷乃遣內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特建專署憲遂

憍慢檄司屬廷叅如部堂體鉉上疏力爭請罷總理不報又疏叅彝憲妄自尊大以皇上廸簡之臣子而屈抑刑餘之下臣委贄聖明不敢匍匐中貴之庭致干交結之律自鉉特疏昌言於是兩曹司官迄無一人至彝憲署者彝憲恚甚甫匝月即借驗放火器叅鉉奉旨切責尋榷武林南關稅移疾歸鍵戶研究性理之學與劉中允理順陳儀部龍正交相砥礪奉菽水以養親辛巳丁外艱甲申起補兵曹巡皇城聞賊陷大同上疏請撤內監謂大同既陷且逼宣府宣府

不守大事去矣撫臣朱之馮忠孝智勇可以率衆固守特恐監視內臣於中掣肘不無僨事之虞乞星夜撤回專任撫臣以一事權不報未幾內監率合鎮迎賊之馮抗節死鉉聞報與弟鋐皆大哭鉉曰今與爾哭朱勉齋不數日爾將哭我兄弟相對悽絕泣兵曹二十餘日賊犯闕母章氏迎養京邸年已八十餘鉉跪母前曰兒世受國恩義在必死今得一僻地可以藏母幸速往母曰爾受國恩我獨不受國恩乎事急廡下井是我死所鉉痛哭辭母供職三月十九城破

鉉入皇城門見內監奔潰再入大內宮人紛紛逸出始聞帝崩鉉在御河側解牙牌付家人四拜曰歸送太夫人餘無所言投入御河長班急挽之鉉怒以口嚙其臂急赴深處時河淺俛首泥滓中乃絕家人歸報母章氏即投井死妾王氏隨之其弟秀才鋐哭曰母兄死我豈獨生然骨未歸土未敢死也先殮母時賊踞大內人不得入踰月賊去見冠袍浮水上有內官指之曰此金兵部也而屍已無可識認家人幸以網環驗實獲鉉首奉之歸配以木身乃得成禮而殮

褻事畢鋐亦自縊而死初鉉以駕部巡視皇城每過御河輒流連其側嘗語其弟鋐曰吾一見御河若依戀不能舍何也後竟投御河中南渡贈太僕寺少卿謚忠節

本朝賜謚忠潔

盧宜曰公之死烈矣若其所傳難弟殊有不同然既已死矣死忠死孝同歸於是而已矣

馬文忠公傳 附妾朱氏李氏 門人進士龔廷祥

司經局洗馬馬世奇字君常號素修甫直無錫人祖濂進士桂林知府世奇少從學於顧憲成高攀龍之門負盛名操選政四方仰其月旦以定風氣所趨而浮沉諸生間久不得志天啓甲子始舉於鄉崇禎辛未成進士選庶吉士館閣中視爲祥麟威鳳時義興居首揆自其爲諸生恒願附其壇坫及主會試適出門下喜甚又見道氣嚴重益傾心向世奇常舉朝廷大政共相商確世奇必引大義明國體推獎同志愛

惜人才非公事不以告義興得其裨益甚多進編修崇禎勤政宵衣漏鼓四下輒御殿世奇造朝獨早每闕門未闢輔臣未至燈火熒然相對者世奇與劉理順而已時賊擾楚豫又塞上頻年不寧上督漕運急漕軍挾持驕恣橫行運河中世奇疏言漕軍不久且變軍變不過鼓譟雖燎原猶可撲滅萬一民不勝軍之暴而作困獸之鬬江南事有不可言者上深是之丁丑分較得吳适倪長玗等皆名士流寇大起奉命宣諭山東湖廣山西諸藩府賜予一無所受曰此行

與冊封不同以聖明誅親仁民至意而其邀之以爲厚實義之所不容亦心之所不安也已卯典江西試取劉渤頒解渤乃豫章魁楚丁卯倪元璐所擬第一者也江西學使者侯峒曾自負衡鑒言歲試黜劣卷四千人世奇大駭曰得毋過當乎孤寒不幸遭此無論絕進取路且永失館穀矣峒曾悚然曰然則奈何因語以覆試拔等於是收復者過半閣部楊嗣昌受殊眷專討賊上言臣當以天下之半救天下之半世奇嘆曰吾恐彼之半無救而此之半巳先敝矣給事

中章正宸疏劾閣臣王應熊將下詔獄世奇力爭謂使言官杜口何利社稷正宸乃得罷去丁外艱歸服闋奉母入都義興之再召也世奇方家居祖道時極言東南民力巳竭宜亟蠲逋賦以收拾人心爲亟當是時義興信之深遂援以入告而上向義興方專遂得旨允行又罷內監撤廠衛諸璫銜之刺骨而外僩聲譽頗起無如義興性好貨班聯中所親暱者惟吳昌時昌時倚爲姦利惟賄是圖御史祁彪佳等劾之并及義興上乃放之歸諸璫盡發其蒙蔽狀而臺省

攻昌時者益藉藉上自訊於中左門拷掠昌時至折
脛後詔逮聽勘比世奇入都已賜死門生故吏恐餘
波相及爭避匿世奇獨經紀其喪上亦不之罪也癸
未冬闖賊入秦晉獻賊破楚蜀中原鼎沸帑藏如洗
百姓怨咨附賊者日益衆又廷臣朋黨膠結執恩仇
貪賄賂者日益甚世奇因召對言用兵以收拾人心
爲本人心樂爲之用雖寡亦强人心不樂爲用雖强
亦弱今闖獻並負滔天之逆而治獻易治闖難蓋人
心畏獻而附闖非附闖也苦兵也一苦於楊嗣昌之

兵而人無城壘二苦於朱一鶴之兵而人無室家三
苦於左良玉之兵而居者行者皆不得保其身命矣
百姓恨兵甚於恨賊賊反借勦兵安民爲辭愚民遂
望風叛降而賊又散財賑貧發粟賑饑以結其心遂
視賊如歸人忘忠義其實賊何能破州縣皆州縣之
民甘心從賊耳故目前勝著惟在收拾人心而收拾
人心須從督撫鎮將申嚴約束令兵不虐民民不苦
兵始不然兵之所至民去之惟恐不亟方益堅從賊
之心尚可與勦賊之效乎又言泗陵顯陵被寇諸蔣

慘禍不一凡爲臣子皆有不共戴天之義而猶依違
兩可寧使敗壞封疆不肯破除門戶國家事豈容再
悞乎闖賊逼都門朝臣多假差出京世奇寓書於子
士玉曰吾鄉中內外人人思歸多至泣下小人罔未
易責以大義吾念汝祖母魂夢每夜至故鄉然此身
已委之於國矣時廷臣上下相蒙政府中樞揚揚得
意如平時三月初四日欽天監奏帝星移座十一日
上下詔罪己每日召對大僚尚挾持羣下使箝口不
言小臣猶有因召對與得顯秩者未嘗爲朝廷建一

議畫一策上見衆朝如此對罷未嘗不痛哭也世奇
每出朝歸邸弛冠帶輒淚下曰勢不可爲矣自十六
日賊薄都城起內外砲聲晝夜不絕至十九日辰刻
忽寂然世奇拊膺曰城破矣亟視之賊騎遍道路哭
聲雷動先是世奇所善兵曹成德以慷慨從容二義
爲詢世奇曰吾輩舍一死更無別法吾不爲其難誰
爲其難者上崩煤山共傳已南幸世奇沐浴肅衣冠
捧所署司經局印北面望闕再拜以印授僕曰上果
南幸速持此赴行在復南向遙拜太夫人曰兒從此

不能長依膝下矣僕泣告世奇曰主人盡節如太夫人何日正恐留此身爲太夫人辱耳兩姬朱與李盛服而前世奇曰若辭我去耶對曰主人盡節吾二人亦欲盡節拜辭已入室自縊李姬名玉潤年甫十七絕而復甦諸僕救之李哭而前曰妾死主手當使主殮妾妾義不後死復自經世奇命市棺三以二殯朱李指其一曰留此殯我作書别母起題壁曰馬世奇同妾殉此坐縊而逝年六十二南渡贈官謚文忠

本朝謚文[illegible]世奇修頤廣額揚眉大耳玉色皎皎如神仙中人與人交不以存亡貴賤易心尤好獎拔後進視桑梓利病如身受公論所在賁育不能奪誠一代偉人也及門中與龔廷祥（字佩潛癸未進士）最相得常語人曰能見危授命者必此子也南都爲中書城陷自投秦淮河死

趙吉士曰公爲諸生時嘗夢咏文信國詩日從今别却江南日化作啼鵑帶血歸其精神感召如此則公固日星河嶽之身也其生也不凡其死也又豈偶然哉

王節愍公傳 附子之栻

公諱章號芳洲武進人幼食貧性至孝葬父手自封樹著聲鄉黨少遊高忠憲之門以名節自砥戊辰進士初授諸暨母訓之素嚴將赴任受親友祖帳歸稍晚母呵跪予杖曰朝廷以百里付酒人乎宗老力解乃已邑雖僻壞悍而健訟章剖决如流民不敢欺甫半載以才調繁鄞縣暨民爭之逐鄞民迎章者久乃得去鄞際大海爲東南門戶海上劇盜出沒宿重鎮章調劑兵民地方安堵治鄞如治暨而鄞人德之一如暨民考滿遷工曹選授御史章感知遇屢陳江南旱饑請寬逋賦又劾內臣冒功者詞甚侃直明年廵按甘肅關外即西番所居不時入犯多規避此差章獨慨然叱馭由嘉峪抵天山崎嶇數千里番人聞風懷德邊境以寧訛傳西部寇莊浪廵撫懼急徵兵章曰毋庸此貧寇聚衆索食耳撫之便策馬入其帳果羅拜乞降洪化番者僧也其寺建自永樂時歷年久人商繁盛累以內釁搆訟諸將利其貲議兵之章曰彼隸於我即我民也以天子法吏不能平其獄而

反戕盈城之命於心何忍持不可遣官解釋之両河旱躬自步禱為文檄城隍神曰御史奉命西巡若枉受一錢賊殺一人致干天怒請神殛御史毋虐吾民爾神血食茲土不能上請於帝蘇此一方當奏天子易爾位檄焚雨輒大注人呼御史雨衙所官有所犯舊令輸餉贖罪所輸皆歸御史橐致貧者縈縈相踵章請於朝但嚴責治而免其罰邊卒素貧稱貸武弁一二十金償以賊首一級武弁即以此冒功坐是多開邊釁章著令非大衆毋得零級冒功釁端遂弭巡

撫貪而悄劾去之所部十道監司劾罷其四政績卓然當是時思宗宵旰勵精菲薄朝臣而委任中貴監軍四出臨敵各抽兵自衛敵退則殺良冒功兵民益解體為大吏者惟剝民倖餉以媚朝貴置地方緩急於不問宗藩差擾驛遞民不聊生章疏凡數十上皆軍國大計侃侃無所避庚辰讀禮歸起補河南道總憲李邦華薦章文武才巡視京營既受事按籍額軍十一萬有奇及閱視半係鬼籙餘多冒伍尫羸無生氣章頓足曰朝廷不惜金錢養士乃竟至此哉晨夕

焦勞義不返顧有南旋索家信者章曰國事如此何以家為援筆立書數字曰全晉既殘關門告急臣子不復問身家矣語不及他未幾賊越真保諸郡直犯京師各官分門坐守與給事光時亨同守阜城門自三月三日登陴衣不解帶目不交睫意氣益奮賊亟攻彰義門章手發二礮以擊賊項之各門礮聲絕時亨青衣而前曰賊入矣公守此待死乎章厲聲曰事至此惟有一死時亨曰吾輩死此與士卒何異不若入朝訪上所在死未晚也從之與時亨並馬行賊突

至疾呼下馬且持刃問曰降否時亨即下馬拱立乞降章不屈賊怒砍章膝墜馬坐地大罵賊益怒手刃之而去僕望見章怒目張口一手據地坐以為猶生也亟呼不應乃知遇害一力士負章抵寓與之金不受詢其姓名不荅而去賊多秦人過章寓輒曰此京營王御史所居也曾巡甘肅有恩在地方今竟死矣羅拜而去妻蕭氏在籍聞之一慟而至南渡贈大理卿謚忠烈

本朝賜謚節愍章宦轍所至頌聲訊起去必建祠其在

鄞縣者迄今香火甚盛子之栻字瞻卿閩中以職方主事監婺州軍兵敗被執有兵士索其金罵曰余安得金有金即招健兒與若鬬矣斷其兩手復斷其舌終不屈死於義烏迄今常州言父子死節者獨推王氏而光時亨以降賊棄金陵市曹正章廟祀易名時也

贊曰甲申王公守城不屈死死最先丙戌公子抗節不屈死死最烈公不負國爲名臣公子不愧爲名臣之子皆足千古矣

盧宜曰公之死與光時亨之死相去不過數月耳而一則廟食千古一則遺臭萬年一念之差謬以千里故曰死者人之所甚難而爲忠臣者必不自愛其死也

汪文毅公傳 附夫人耿氏

檢討汪偉字長源江南休寧斯干榜人寄籍金陵上元戊辰成進士令慈谿邑多縉紳其子弟相標目恃以聲氣作姦豪猾憑以爲奸利偉居官無赫赫名亦不善事上官而靜穆廉平執法不阿聲大起崇禎初政念國家多故朝臣從詞苑起家者儒緩不習吏事無以應繁劇禦事變乃改舊例取推知之卓異者入直金華偉名在高等授檢討流寇已大訌而偉以特蒙宸眷益感激圖報荆襄既破留都岌岌上江防疏

言金陵城一百二十里無守城之法止有守江之法賊自北來則淮郡爲之蔽賊自南下則九江爲之防故禦淮即以禦江而守九江即以守金陵今淮上有史可法九江亦當建一重臣而太平采石即令南京兵部侍郎出鎮則聲援接而金陵之門戶固矣南京兵部與操江事體素不相涉若曰城之中兵部爲政江之中操江爲政此則慨國之大者矣至于城中守禦責之兵部尚書而尚書於百姓尊而不親自古守城未有不連絡人心而能保其不內潰者則府尹府

丞之名亟宜重其權久其任下以聯百萬士民之心上以分兵部操江之責規畫形勢莫過於此帝嘉納之惜不能盡行而九江特設總督亦用偉議也帝申闖賊由秦入晉三關皆陷漸逼京師遺書友人曰平時誤國之人終日言門戶而不顧朝廷之門戶終日言聲氣而不問窮民之聲氣以致京師單弱不惟不能戰亦不能守一死外無他計也賊犯闕果日不食繼室耿氏年甫二十二從容語偉曰事倘不測願從公死偉矍然曰若此能成吾志矣城陷走問乘輿所在宮人皆逃出其傳上已南幸歸寓與耿氏呼酒舉酌大書宋忠臣趙昴發語於壁曰志不可屈身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又貽子孝廉觀書曰講讀之官既無事權可爲朝廷位卑言高一得之長亦不見用惟匿躬自靖而已以老母不能終養爲託且曰天下事有可爲惟忠與孝不可失也作兩繯於梁間偉因便就右耿就左既皆縊夫人復揮手曰止止雖在顛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復解繯正左右序而絕耿有子晉方襁褓匿之長班家得免南渡時贈少詹謚

文烈

本朝賜謚文毅崇禎所簡推知入詞林死節者惟偉一人而孟進士章明顧錢塘咸建劉南昌曙又皆以偉門人死節

趙吉士曰公自入詞林賊勢已猖獗即懸岳武穆像於中堂誓死靡他蓋其志先定也若耿夫人者雖顛沛而彌見其從容視來禮守義之君子寧有間焉

又曰予童年曾于先曾祖招公飲時呼至席前拜揖公目予曰小子後來之秀善教之甲申三月十九日公死國難報至値端陽道郭汝溪舘龍驟翰析波淳韻駛賞競渡者數萬人歡聲震天一時傳信至立刻奔放山川黯然日大年也余正系先生開公訃哭甚哀揮淚曰吾與長源同譜十七年昔無日不在長源包羅中今乃先吾作忠耶

許忠節公傳 附族子德溥

吏部員外郎許直字若魯如皐人甲戌進士初令義烏內艱服闋補惠來縣兩治巖邑皆有聲陞吏部主事清操若氷雪惟加意善類汲引恒恐不及常語人曰銓司進退人才關國家治亂非小吾自反生平不慣俯仰惟爲天地惜人才爲朝廷愼名器而已闖賊犯關直約同官爲死守計及京師破有傳上南幸者客羊君輔勸之從駕直流涕曰城外皆賊駕將安往國亂不匡君危無濟惟有一死而已繼聞煤山之變號慟欲絕客以直七旬老父爲解直曰今日不死復何面目見吾父耶即草家書報父言罔極至恩無可報萬一惟遵平日忠孝之訓不敢虧大節以辱吾父耳未及葬母教子外別無他語復賦詩六章更衣冠北向拜闕南向拜父母入內室自縊一手持練尾一手上握神色如生客爲貫錢殮之室中惟圖書數卷無長物也七月歸櫬已踰夏徂秋其父賓君名靖將易以杉木衆疑其軀已腐堅不聽啓棺顏色如生卒易之其族弟實夫名容云南渡予贈卹謚忠節

本朝賜謚忠愍

鼎革時直有族子名德溥平日喜談節義及聞烈皇崩大哭數日揚州陷又哭數日每獨坐輒慟哭食必以崇禎錢一枚置几上祭而後食又刺其兩臂曰生爲明臣死爲明鬼事露執見操江都御史不跪命捕其父乃跪曰吾爲父屈耳都御史感其義乃免其父惟以德溥聞刑於西市延頸就刃曰吾今日得見先帝矣

盧宜曰吏部之死亦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難也然忠烈祠中京朝官亦僅十九人耳至若德溥甘以身殉而克全其父猶不屈也叔姪同垂不朽不亦宜哉

倪文貞公傳

禮部尚書倪元璐號鴻寶浙江上虞人父涷萬曆甲戌進士官至二千石有能名元璐幼即穎異年十六舉於鄉與弟元珙同登天啓壬戌榜由庶常授編修時逆璫用事附之者立致貴顯元璐諤諤孤行奄黨請建祠國學與先聖並祀廷臣無敢昌言斥其非者元璐適典試江右以嶠嶠乎不可尚已命題同事爲之咋舌撤棘而璫已敗幸免於禍璫誅餘黨猶布朝列欲終錮林下諸賢借東林爲題創孫黨趙黨鄒黨

熊黨之目以一網清流元璐上疏力爭謂臣頃閱章奏見攻崔魏者必與東林並稱如以東林爲邪人黨人將復以何名加崔魏輩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攻擊崔魏者又邪黨乎夫東林固天下之才藪也大都稟清剛之氣而或繼人太刻抱高明之識而或持論過深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則不可也其援引爲朋者每多氣魄之儔幹濟之杰大約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諸名義士人之行已寧涉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若彪虎之徒連章頌

德匝地生祠而人猶覓之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充此心也將何所不至哉論者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見其悖矣當是時楊維垣力持璫局而阮大鋮又代草合算七年通內諸臣一疏謂天啓四年以後亂政者魏忠賢而翼之者崔呈秀諸人四年以前亂政者王安而翼之者東林也維垣大喜士之賴元璐此疏力斥其非又疏言維垣怪臣盛稱東林以東林常推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抑知東林中有力擊魏忠賢之楊漣首劾崔呈秀

之高攀龍乎以忠賢之窮兇極惡維垣猶尊稱之曰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知爲國爲民而何况乎三才以五虎五彪之罪刑官併擬削奪維垣不爲駁正又何誅乎廷弼維垣又怪臣盛稱韓爌夫含幾昭然忤璫之大節而加以詭情罔利莫須有之事已爲失平至廷弼行賄之說乃忠賢借以誣陷清流天下誰不知之而維垣猶守是說豈平且之氣亦盡梏亡乎維垣又怪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以忤璫削奪破帽策蹇人競稱之維垣試觀數年來破帽策蹇之傳枝

之超陞躐級之輩孰爲榮辱自此義不明于是畏破
惴策蹇者相率而頌德建祠希蟒玉馳驛者至呼父
呼九千歲而不怍矣維垣又怪臣盛稱鄒元標謂都
門聚講爲非當日忠賢之逐諸臣毀書院者正欲箝
學士大夫之口恣行不義耳自元標以僞學見驅而
逆璫遂以眞儒自命學宮之內儼然揖先聖爲平交
使元標諸人而在豈遂至此哉尋進侍講又請燬三
朝要典謂要典成於逆豎當事起議與盈廷互訟主
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

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機先
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本各有其是原不可偏
非也逆後二十四罪之疏上此輩門戶之說與於是
逆奄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復創爲
要典一書以固其柴柵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
誦德稱功於義父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
此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由此以觀是三案者天
下之公論要典者魏逆之私書翻即紛更改亦多事
惟毀之而已上特旨允行於是忠奸判然奄黨無可

藉口皆元璐廓清之力也又嘗謂神祖中葉以後三
四十年間朝局凡三變其始天子靜攝付之不理聽
臣工之自爲戰此謂鼠鬬穴中將勇者勝既而奄寺
擅權正人多戒心不敢言戰小人亦不曰戰直擒戮
之耳然其時正人雖嬰顯禍其心自喜曰吾君子也
迨後魁柄已振不敢言戰而陰制以謀其時氣戰者
敗謀戰者勝陽戰者敗陰戰者勝凡明主所箝鞬以
繩貪人者小人皆借之以阱正人正人既敗無可自
解則曰吾君子也在小人亦不借歸名於君子但使

無救於禍敗不敢言黨而黨愈熾國事愈不可問矣
時以爲名言崇禎四年帝特重武科始行殿試有舉
子以技勇聞而爲會試所黜帝疑試官有意抑之也
嚴旨下主試官并監試御史等於獄命元璐副諭德
方逢年再試事竣疏白無弊又申救詞臣黃道周請
召舊府尹劉宗周俱不納先是帝初政革內臣監視
未幾復疑文武蒙蔽分遣四出元璐極言邊臣之情
皆皈命於監軍無事則以稟成爲恭寇至則推諉百
出且曰有監軍在吾不得自出也皇上何不信賞必

罰以持其後而必委任近利之人反使邀臣藉口迄用無成哉八年正月鳳陽彼震及陵寢元璐言國家大辱已極皇上下罪已之詔不當徒托空言而民之最苦莫若催科今未敢冀停加派惟請自崇禎七年以前一應逋負悉從收折於下有益而上仍無損民之髓此猶湯火也及今不圖日蹙一日必至無地非兵無民非賊刀劍多於牛犢阡陌決爲戰場皇上安能執空牘而問諸兵燹之區哉上雖深是之亦終不能行也歷陞祭酒時陳啓新以武舉上書驟躐吏垣

武生李璡遂請搜括巨室佐助軍餉閣臣錢士升力言其不可擬下之法司上不從衛經歷吳化鯤訐奏士升弟士晉致士升不安其位去至是黃安學生安薦廷臣及元璐名朝廷紛若五都之市而市井無賴咸得挾持大臣之短長名器濫而政體傷元璐深痛而斥之烏程方在首揆貌爲恭謹其谿刻著於心時發於睚眦且善揣上意恒以一二語中人元璐上疏規切政府有恩怨勿橫於胸好惡必循其性毋以意見伉獨立之士毋以聲色拒來告之人皆深中當

旨遂不能容授意勛臣劉孔昭借封典事劾元璐言元璐正配陳氏尚存其侍妾王氏冒繼室復議下部議擬行勘體仁票旨登科錄二氏並列罪跡顯然何待行勘遂落職閒住元璐不辯竟歸然天子終思之不置也壬午以兵部侍郎兼學士名行抵濟寧忽飛騎傳

大兵至城中如沸同行者恇擾欲遁元璐矢志前進至一小堡聞砲聲甚逼慨然曰吾當以死守此堡耳次日復取道而前相去僅三四十里一橫衝即至元

璐不懼也到京入見陳制敵机宜帝甚喜即超拜戶部尚書浙人例不入計部特邀曠典固辭不許召至中左門諭曰卿志性才猷非諸臣比勉爲朕任勞五日間三賜對益天子知之者深矣有言利者進開採之策元璐疏言開礦有六害議遂寢癸未九月上發帑金買米元璐面奏折米給軍可省支放所積自多蔣輔德璟亦力贊之退復具揭而京商豪貴專以囤米召買爲利終尼其說徒嘆息而已冬十月闖賊破秦疏言賊既入秦則圖賊之策當先在晉晉備專而

後進可戰退可守請鐲沿河租稅取其半以資防禦、、、、、、、、、多築敵臺汰冗兵厚死士上嘉納其言而大勢已不、支甲申二月命解戶部仍還經筵三月十七日逆闖長驅犯闕上急救時政疏未下京師陷知龍馭上賓、、、、即紗幘緋衣束帶北向拜闕曰臣為大臣不能保國、、、、、臣之罪也又南向拜母乃索酒入書室獻所供壽亭侯三爵亦自浮滿盡三大白所親勸以效文丞相出奔舉兵圖匡復元璐指壽亭像曰使吾生存何面目對此君或言太夫人可念嘿然一淚及顴而止既而

曰老母八十四矣猶康健夫復何憾乃捉筆題案曰宗社至此死當委我於壑慎勿衾帷以志吾痛步至廳事南向坐方舉縷復大呼曰南都尚可為遂自縊玉箸雙墜幾尺舌藏脟斂神氣如生是午有騎來問已陳屍於堂矣愕然馳去賊傳令箭至寓曰忠義之門勿行騷擾予會單不忍違遺命俟先帝殮乃闔棺南渡時贈少保謚文正

本朝賜謚文貞

黃道周銘公墓曰公當昌啓間蹋虎探蛇得其要害故羣奸弭耳挈日月以走山澤不逢不若崇禎九年三疏其最著者矣

周銓曰誦定國是褒私書知先生之拒邪息詖也誦救與臣教人材知先生之衛正愛賢也誦省養六章知先生之孝也詩人所以歌陟岵也誦時政十六策知先生之忠也其言婉而不迫直而不倨居火之虞枕戈之義蓋兼有之讀先生書見先生人忠孝之事於是全矣

鄒漪曰古今易名之典以文正為難明興數百年惟餘姚長沙皆擬席也北都死節乃得公與劉中允理順而長沙遜正劉謝讓文公為尤慨云

朱國禎曰甚哉小人之愚也要典一書先列爭者之疏附以史斷極醜詆然後附以駁者之疏其人則楊維垣崔呈秀等五人也既藏於內府又散之民間人皆得而見之於爭者無不嘆賞於駁者無不唾罵而史臣數語段段可羞可恨稱天奪其魄自投網中沒頂而不可拔也

植吉上曰公會試與黃公道周皆出韓太史日纘之門一時號為雙璧迨先後仗節死國難而白首同歸君子得朋門生光座主矣

凌忠介公傳

大理寺卿凌義渠號茗柯浙江烏程人凌氏世族鼎貴公尤翩翩玉立脩髯清姿推烏衣第一流制義特標玄勝天啓乙丑舉進士由行人授禮科給事中三河知縣劉夢煒甫至任以境內失鞘自縊義渠疏言比年來兵與盜起文網益密以甲科縣令畏法而甘心引決何有於小民祈因此一官之不得其死而惻然動體羣臣子庶民之念人傳誦焉宜與溧陽諸邑不逞哨聚焚掠巨室獄訟繁興疏言國家所與立者惟此名分紀綱日者發奴之令方嚴告密之門漸啓藩國悍宗入京越奏閭閻小故排闥聲冤甚至僕豎可以侮家長厮役可以猾本官市儈可以持搢紳盜賊可以傲失主此春秋所謂六逆也苟决裂防維無復界限即九重之上安所恃以提挈萬靈役使羣動也哉給事中劉含輝劾溫體仁下部院議忤旨各貶二秩義渠言國家設部院以司表率復設六科以司封駁大小相維權無旁落法至善也其使七品小臣得上議如綸如綍之王言者重言路正所以尊朝廷

貴封駁正所以慎絲綸也若使諫官不得規執政之失部院反得操言路之權而臣等又唯唯諾諾一任其頤指于國家亦何利哉本兵溫敘廣東廢將爲給事中劉昌所駁昌反被斥義渠言今天下事事相蒙而疆埸之欺蔽爲甚官方在在濫狥而武弁之倖功爲甚中樞之不職已見於天下矣乃辯疏一入而進言者即被鐫責從此糾彈不及奸弊叢生臣竊憂之三遷兵科都給事朝鮮被圍疏劾島帥不救之罪且言東島孤懸一切仰給於鮮使鮮先不支島衆何所得食不惟外侮宜防兼亦內潰可慮揣摩情事甚悉居無何島衆果潰挾帥求撫義渠言叛卒鼓噪僥閒主帥廢置任意將踵唐時藩鎮故事請陽撫陰勦募死士以縛兇渠用反間以離叛黨同惡必至相殘而新帥之奉命出海者殲渠散黨宜速速則可以圖功遲則更釀他釁後皆卒如其言左良玉擁兵跋扈奉命援江北沿途淫掠特糾之而流氛如蝟起督撫皆稟承樞部事多中掣因極言爭在呼吸之軍机而旣俟成命又俟部覆復俟部咨曠日廢時比驅至行間

而面目全非先着已不在手矣山西總兵王忠奉調
援河南稱病數月不進一軍譁而歸嚴劾其罪得旨
逮問楊嗣昌初議以總理熊文燦兼鄖撫敕書已行
既而皖寇急總理移駐控皖於鄖撫又議留特疏駁
之曰鄖撫在熊文燦必不可兼鄖撫陳良訓必不可
不罷宜改總理勅書別選賢能爲鄖撫皆得旨允行
義渠在省中啓事屢上咸關切軍國之名奏議也當
是時鄉袞方柄國得君人爭依附門牆梯榮躐進義
渠獨無所附麗皁囊白簡皆自抒所見由此名重掖

垣磨勘癸酉試卷河南貴公子以賄中式義渠閱其
卷塗乙滿紙擬從褫革而吏掌科某於公子爲外甥
中以年例外轉閩臬義渠引分就職無一言同官不
平發其事上取卷入覽黜公子并落吏掌科籍稍遷
備兵三吳歷陞大理卿而國難作三月十九日召對
趨長安門逵旦不啓竟無人門焉者俄傳城陷返寓
門人進士李森傳帝煤山凶問義渠以首觸柱流血
被面淋漓襟袖李牽衣力持而泣義渠厲聲曰與若
道義交當共相勗勉何兒女泣爲李不忍見慟哭拜

辭而去義渠終身疏食無他嗜好性獨愛書命取火
焚所評隲及生平著述索冠服易緋袍設香案正笏
向闕拜復南望遙拜尊上人書曰盡忠即所以盡
孝能死庶不辱吾父筆墨熒然照畫不苟以書授僕
曰我魂先歸侍左右矣諸僕環跪號泣請後命曰死
後可蕁我柩云死節孤臣凌義渠之柩遂就縊時年
五十二南渡贈刑部尚書諡忠清
本朝賜諡忠介

蒼宜日苕溪之山蜿且蜒苕溪之水清且漣孤忠
嶽嶽度翩翩長身玉立綺莫前鼎湖龍去泣啼鵑

攀髯叱馭志何堅魂歸故國社已遷苕山苕水恨
綿綿背隨蔓草委荒煙雲車風馬在帝邊

施忠愍公傳

左副都御史施邦曜號四明浙江餘姚人萬曆己未進士由國博轉工曹逆奄竊柄縉紳多歸誠門下邦曜屹不爲動奄恨之詔拆北堂期以五日畚借此窘之也適大風拔屋幸免譙責又詔依嘉靖舊式作獸吻其式茫然方勾稽匠氏而神以夢告明日發地得之則嘉靖間所用之餘也奇浚文輔以中官監督戶工二部勒諸曹郎行屬禮心恥爲刑餘屈不赴又屢與大璫馬誠忤誠多方傾之邦曜隨機以應卒不爲

動陞漳州知府漳州故濱海去省會遠民皆倚海爲生驍悍者聚而爲盜又倚海爲窟邦曜皆廉得其里貫姓名遇有盜發輒曰此必某也遣役搜捕無或爽者盜咸畏之先是鄭芝龍名受招撫橫踞海島中豢養不逞時出剽掠商漁苦之至是李魁奇亂復援例請撫邦曜堅持不可曰果爾是又爲闖封殖一孽也贊巡撫鄒維璉悉力定之劉香繼起弄兵勢甚猖獗邦曜羈其母誘之香卒授首芝龍迄亦不得大逞邦曜所安攘實多屢進本省藩參入光祿歷通政司學

士黃道周以直言觸上怒諸生涂仲吉上書頌之邦曜批只可存此一段議論不爲封進仲吉劾邦曜阻遏言路繳原疏上見其批大怒責令閒住回籍從蕺山講學以其自得者參請皆歸實際蕺山深契之嘗曰學不可立黨立黨則必爭昔者朱陸之辯虛心求是也今日之辯朱陸私心求勝也言彌多而道彌晦矣逾年再召爲南通政出京已三日特遣中使召還面諭曰南京無事可在此爲朕幹些正務部擬刑侍上曰施某清執可左副都御史其去殉難時止兩月

也邦曜見流氛日熾人心瓦解賊所至地方非降即逃由官吏朘削早失民心以致臨事潰散因上實圖察吏安民疏而歸其責於巡按御史疏上天子嘉之闖賊逼京師邦曜慷慨自誓曰此正臣子効命之秋也又遺書戒家人曰吾業已許國脫有不虞不必過哀屢策司馬厲兵固守飛檄勤王司馬落落如不時邦曜怒叱罵而去思宗既殉社稷邦曜慟哭書几曰慚無半策匡時難惟有一死報君恩遂投繯僕解之少甦厲聲曰爾輩若知大義毋久留我卒飲藥而死

年六十南渡贈太子少保謚忠介

本朝贈謚忠愍生平不偭不阿介然有以自守人不敢干以私蓋三十年如一日也而忠誠體國見義必爲如徐仲吉之上書也帝下之詔獄掌錦衣者誚左通政馬思理庇仲吉致赴獄怒期帝怒并思理下吏罪至遣戍及公再召不以前嬰嚴譴爲嫌復爲思理訟冤請召用兩浙供億不在遣中官王坤借給事三人往督邦曜率同鄉仕于朝者請停遣中官毋擾民援疏多未行帝亦諒其忠誠不之怍也家居孜孜以講學爲務尤篤於內行周恤宗族曾置一妾比入門知爲故家女即育爲己女擇壻善嫁之終身不復再置爲川臬時有餽朱墨竹者姊子在署請收之以爲無損於廉曰不可若受之則令左右得以乘間而入亦人以可欲之門矣性好山水或勸之遊峨嵋曰上官遊覽動煩下司支應不知傷小民幾許物力矣其克已愛民又如此

黃宗羲銘曰姚江九折出海門英靈磅礴正氣存三忠之名孰不聞施公繼之血化碧朝不爲潮夕不汐帝座風雷通咫尺大厦欲焚烟模糊幕燕啁噍畢逋烏誰其聞之大聲呼乘龍冉冉帝上升前

[illegible][illegible]後無丞公獨攀髯桃袴繩虞淵不返寒日昏爲王作孽禦螻蟻自盡者心東流水罔既改兮家亦古蕭蕭蒭宮對野棠下馬無人拜夕陽道旁亦自有古童叟爲公培土深且厚石爛海枯名不朽

鄒游日大行之變公與倪文正殉難最早豈主臣間罔有精神默喻者耶慷慨從容兩兼之矣

趙吉士曰公僅一子名欽爲邑庠生未十年亦卒公竟乏嗣六人金氏寄食壻家歲炊不給一抔荒土叢草萋萋似天之薄於報忠也然而血食千秋行遠有耀豈必以似續之存亡爲欣戚耶

周文忠公傳

諭德周鳳翔號巢軒浙江山陰人父思觀刲股救親稱孝子鳳翔生有異徵聰頴絶倫成崇禎戊辰進士選庶常詞林故淸署第以文望相高鳳翔獨侃侃抵掌好論時事不爲首鼠兩端名曰起陞南司業靈璧侯家人辱諸生鳳翔將具疏劾之侯走謁先聖廟伏罪不聽必取其人付法曹責治乃已適大司成許士柔爲檢討時撰高攀龍誥詞閱十年猶未給張至發當國以新令誥詞不得用駢語劾士柔違令貶其官

鳳翔不平特疏申救謂詞林故事閣臣分派撰文或手加詳定或發回改撰未有竟自糾參者誥勅用寶歲有常期未有十年之後用寶進呈吹求當制者誥贈專屬中書乃崇禎三年所申飭未有追咎元年之史官詆爲越俎者也高攀龍純忠正學忤奄沉淵一旦毛舉細故彈文反汗若今之贈䘏爲非則昔之削奪爲是忠臣色慘於九原奸逆快心於一字非所以厲臣節示後世也疏上公論大白又憤權黨蟠結黃道周等罷斥草疏抗言直聲益著歷轉至諭德時國家多事鳳翔感上恩每一召對矯首昂言其言琅然嘗陳吏速化則治不成民重征則盜不息上爲傾聽又嘗論學曰學不可立黨立黨則必爭奚能見道昔朱陸之辯虛心求是也今之辯朱陸私心求勝也言愈多而道愈晦矣論史曰三代而後漢與外戚共天下唐與母后宦官共天下魏晉以下與骨肉子弟共天下宋與奸臣共天下元與宗族共天下皆名言也寇氛日熾軍需告匱朝議欲斂民財疏言今日事勢宜發帑以安民心不宜再加搜括致搖根本都城陷

得煤山凶問謂給事中吳甘來曰臣子義在必死然必一見大行梓宮縞素慟哭乃無憾矣然之三十一日赴東華門茶棚下舉哀欲絶即投金水橋下水淺不死乃歸寓遺書訣父曰國君死社稷臣子無不死君父之理幸不虧辱此身貽兩大人羞罔極之報矣之來生向闕再拜自縊絶命詞有碧血九原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之句蓋家猶其處云南渡贈禮部右侍郎謚文節

本朝賜謚文忠

趙吉士曰公之死傳記所載微有異同今以陳太僕濟生所撰公小傳爲據蓋太僕在都聞公死親往哭之所傳必不誣而編年又載有二妾從死亦傳聞之誤也

陳恭愍公傳 附公妾時備人傳

御史陳良謨字賓日初名天工鄞縣上庠廩生也崇禎登極思貢入北雍思宗虔事上帝詔羣臣名天者悉改之乃改今名庚午辛未聯捷授雲南大理節推大理居雲南西徼甲科鮮官其地良謨持法平允名甚起以高第徵爲侍御史己卯按蜀指贖鍰郄饋遺上察其廉留任二年蓋異數也癸未還臺甲申初正夢拜文信國於堂下信國揖之起曰公與余先後人品相同何爲下拜醒竊怪之仲春以疾乞假休沐卧邸中者四旬矣三月十七日闖賊直薄都城時細作充仞城中荷戈者皆市上菜傭人無鬭志砲聲日夜轟震然所發皆空砲無一賊受傷者良謨知勢不支謂友人同邑李天葆曰都城旦夕且破爲臣子者除一死外更爲別法惟是先君骨枯淺土老母日薄西山吾又乏嗣目妹未瞑相對嗚咽莫能仰視自後不復粒食矣十九日城陷居民咸頂永昌順民字於首設香案迎賊僕姚文者每由偵探亦頂之歸而未撤良謨平日無疾言遽色至是一望見文輙瞋目怒罵

曰汝敢作何狀見我汝欲汙我耶此地不能容汝汝亟去手攫而逐之文泣曰偵探非此不可非敢有貳心也意稍解呼具紙筆題遺囑隨賦詩云中天懸日月四海所畢照倏爾陰霧昏日月失常道仰觀我明明薄蝕一時變嗇至此忽飈風襲牖胡異哉此風隨續云電風自南來光復大心見大夫百執事其誰忘明君媿予沉疴久牀笫淹數旬背城孰盡瘁巷戰否無聲如何社稷靈愕爾順民形載舟亦覆舟古今同一轍順民即逆民參觀非一日蒼蒼不可問因言我

何存誓守不貳心一死報君恩未又題云爲臣爲子不能兩全慷慨從容同歸一死大明四川道監察御史陳良謨書於城陷之日書甫畢煤山凶問至撫膺大慟曰主上不冕服臣子敢具冠帶乎吾所頂毡巾褻安所得明中天葆有巾在袖適相合即取以進良謨項巾臨便服天葆曰先生訣矣千秋之事在後死者良謨曰臣子分誼應爾烏乎名復語僕周明曰干戈擾攘行路甚艱火吾骨歸先壟足矣稿尸自縊上立掛藍帕噴血滿地姚文破窗入氣尚未絕呼文曰

汝爲我高其懸汝送我終猶我子也文稍移之乃逝是日申刻也年五十有六柩歸設位明倫堂紳衿士庶哭而奠之者三日公既殉難乃知信國人品相同之夢蓋先兆云南渡贈太僕卿謚恭愍

本朝賜謚恭潔

盧宜曰公與宜同里燈火相照幼時猶及瞻其丰采晉悔悔盛德君子也公無子以見子久橛爲子未幾久橛亦不祿公遂乏嗣人事不齊天高難問悲夫

時孺人傳

時氏者京師人甲申殉難御史陳恭愍良謨之側室

也良謨年踰五十無子以禮納之甫百日京師破將盡節謂時曰我受朝廷恩分當死今呼汝兄弟來庶可相依耳時曰公以死報朝廷固當公死妾誰依與爲賊辱生不如死公惟自爲計不須及我家僮進朝粥良謨揮去時曰公但把捉定唉此何妨良謨起至書室命僕呼時兄弟來隨作書與母夫人訣并以後事囑其兄纔而入內見時方靚粧意不悅出語慕友李天葆曰吾將就死吾妾猶留心膏沐殊可恨也李亦悟之未幾僕反命曰賊騎滿街行人絕跡奈何良

謨置之不荅時粧畢出衣飾僉其紿詒姆遣之出郎
闔戶自經良謨聞之曰好亦完我一件不了事遂慨
然就縊其詳蓋得之天葆云後附焉人祔葬諭塋時
氏年甫十有七歲

盧宜曰甲申之變碩輔勝流蒙面失節者指不勝
屈而小星非偶儷之儔百日無衾裯之篤乃能從
容殉主視彼名縉紳而屈膝闖獻者顙眉誠不如
巾幗哉

海鹽吳忠節公傳 附様者包甲

太常寺少卿吳麟徵號磊齋浙江海鹽人與弟中丞
麟瑞先後成進士初任建昌司李丁艱補闕之興化
存心忠恕多所平反而亮節清操復升冠一省以高
第入爲吏科給事中崇禎六年春三月上耕籍田賜
從官宴問民疾苦麟徵奏對詳明上諦視良久明日
詰內閣諭所在屬辭恐如其言選郎某職汁當斥議
者欲出爲郡守麟徵言郎官所坐狼籍猥與大郡地
方百姓何辜豈堪被其漁獵竟褫之又吏垣甫踰月

特疏請罷中官曰臣聞內臣古用之以致亂陛下乃
用之以求治高皇帝惟恐其關預使功臣以牽制而
生嫌陛下又惟恐其不關預慮百官任使之不稱譬
之於奕此危著也陛下之爲此危著羣臣之不肯廸
之也雖然人無盡賢亦無盡不肖惟在上之勸懲何
如耳父之於子至親也未有舍子而信其僕從者求
家政之理其可得耶又言安民之本在守令而守視
令尤重守廉則令不敢貪守慈則令不敢酷守精明
則令不敢叢脞百姓有不受其福者乎請倣宣宗用

兇鍾等故事重以璽書假以事權撫按監司考其成
勞掣其肘而效可立奏疏雖中格皆名奏議也甲戌
春上御殿令羣臣各舉所知首輔烏程曰臣等名忝
政府不當以汲引自私若皇上下詢省掖諸臣何患
無賢上顧六垣無應者麟徵出班對曰臣所見與輔
臣異薦賢正輔臣事不當則糾彈隨其後若令糾彈
之臣雜至薦舉如吏部數郎官則國家論列短長更
屬何人上稱善又請整飭留都頓宿重兵假南樞節
制之權使各路兵將有呼吸指臂之勢一旦北方有

警飛檄四出勤王之師雲集闕下豈有勢孤援絕之
虞得旨優荅樞輔大臣謂其廷格不行給事中章正
宸疏糾新叅（巴縣）得嚴譴麟徵疏言古者宰相入閣必
使諫官隨之所以防壅蔽擴聰明也國朝之制內閣
與六科分時殿陛之側祖宗防微杜漸具有深意自
論思之職更為票擬密勿之寄托益隆所恃爭可否
別異同者惟二三臺諫耳今輔臣入閣諫臣入獄愛
股肱而疎耳目恐非計之得也言官以言為職當使
之無所不言矧事莫大於爰立得其人則舉朝相賀

而不失之私非其人則合署交攻而不失之激輔臣
應熊雖蒙特簡廷臣或有未諒正宸發一言而即指
為朋比萬一懲創之過習為唯阿朝宁之間寂無聲
采異日即有借叢豐蔀之事誰為皇上觸邪而止佞
者臣懼士氣之日靡而國是之漸淆深足慮也因省
葬乞歸里十一年補兵科左請邮故輔文震孟許之
得復爵命予葬蔭十二年因病又請告十五年再起
吏科都上望見麟徵在班行中瞻拜遲詳髭髮迥白
為目注者移時上召舊輔宜興日益親信麟徵再起

宜興所舉也怪其謁見遲戒門者勿為通復遣客以
溫語謝之再謁則延上座致殷勤察其無感恩語乃
呼其字曰聖生今以第一頁荷屬公公知之乎麟徵
遜席謝曰公不以徵不肖誤見擢序願申公義以報
私恩周徉笑曰諾初宜興舉麟徵因外為名高而陰
有所囑以市重及掌吏科都閣中有所諷托或薦引
私人麟徵持不可心益銜之麟徵固辭掌垣請補章
正宸自代上不許時天下多事上宵旰辛勤當軸者
不能體國多承望風旨而私門貨賂公行銓曹資格

盡廢屢疏抗言謂限年平配固銓政之弊然舍此無
以待中材亦無以彰豪杰今則遷轉如流盡罷資俸
品格不問巧者速化拙者積薪甚至鎖鑰重寄亦不
擇人而授徒開奔競之門何益軍國之計帝深然之
益爲權要所側目又新拜選郎吳昌時以謬巧爲首
輔所昵朝夕汲汲惟晰是圖置國事安危不問李賊
蹂躪畿輔奉詔求言給事中姜埰行人司副熊開元
先後糾首輔宜興已忤旨埰復以言事逢上怒於御門
日面縛二人下詔獄侍臣皆色噤不敢申救麟徵獨

出班從容奏曰小臣雖出位妄言無非忠君熱腸不
知禁忌耳陛下欲悉其意當使之盡言不當使之無
言上正容稱熱腸者三復諭誠如卿言何以輕訕大
臣麟徵左顧宜興曰臣聞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賢相
封疆事敗壞至此皆因委任失人豈得不責備首輔
上回視周周流汗被面伏地謝死罪上一時威嚴頓
霽論麟徵起由此眷宜興頓衰宜興欲起故相畏羣
情向背知麟徵爲首垣上所嚴重與其推挽特令事
掌六計因爲好語曰今以天下第一負荷授公公知

之乎麟徵謝仍曰不肖謬見擢敘願申公義以報私
恩宜興佯笑曰甚善未幾果諷有司敘故相守城功
麟徵封還詔旨大與宜興忤時値大計麟徵不郵嫌
怨同河南道祁彪佳力持正議凡他政府所庇私人
亦皆刊落殆盡其漏網吞舟者又盡罷拾遺中仕路
一清宜興從塞上還閱計册大怒與選郎吳昌時謀
更置不得輒足曰舉此人適所以自伐也宜興與昌
時朋比爲奸利久之事發上親鞫於午門拷掠昌時
至折脛文武相顧失色麟徵獨出班奏曰臣聞祖宗

朝刑人不於廷昌時一部郎卽獲罪無所逃宜暴治
司寇以明國體上曰如委之刑部萬罪俱解矣上雖
不允於麟徵言亦無所忤當麟徵之清計典也故事
計典竣吏掌科卽優擢太常麟徵獨爲政府所抑故
久不調至甲申三月初七日始陟奉常闖氛日逼公
卿有乘間乞假以出者郎客周生知外事不可爲微
言動之喟然曰匹夫定交杵臼猶不負叩門之急吾
侍幃幄有年豈一旦臨急難遂可委而去之耶客於
邑曰已矣事先生旦晚耳十五日奉命坐西直門是

日尚銘課應常十六日尚召對考選而出甲巳失守
闖賊奚至城下西直正當賊衝麟徵夜坐撫病卒忽
大砲破瓦落案前樣楹盡傾麟徵手撫如故士卒皆
感泣麟徵建議塞門親督土石塡堵守門皆奄監爲
政高掌青蓋徜徉城上而坐門諸臣反不得擅自登
城憤極奪路而上見賊已蟻集知大勢潰決即誓以
身報國是夕更深有大璫密遣二卒手令箭求出城
親詰之語塞厲聲叱之退已而從得勝門出矣十八
日赴西長安門將入朝告急遇魏藻德握麟徵手曰

朝廷福大何事張皇強與同出走訴李邦華相對飲
泣十九日彰義門內潰賊長驅直入麟徵聞報即欲
自經從者擁而泣麾止之曰毋亂我方寸作絕筆云
祖宗三百年社稷移於旦夕身居諫垣不能匡救法
應褫服殮用角巾青衣覆以單衾墊以布席足矣茫
茫泉路炯炯寸心所以瞑予目者又不在此也有同
官降賊已受僞職解說百端麟徵厲詞折之慚而退
同鄉祝孝廉淵來視引酒共酌麟徵曰嘗問道劉念
臺先生告予曰人之初念未嘗不善往往以轉念失

之授命予初念也因朗吟零丁洋裏詩抵暮孝廉哭
別而去即投繯復爲家人所抱持奮身而絕右手徵
曲握拳幾透背白鬚戟張含瞑如生城破八門齊啓
惟西直堅塞不能通至
大兵入五月初七日遣御史集氏夫發掘乃開方闖
賊之陷山西也議者欲撤寧遠守關門挑選士卒西
行過寇即京師猝警關門之援旦夕可至天子下其
議麟徵深是之輔臣陳演魏藻德力言不可謂無故
棄地二百里臣等不敢任其咎引漢棄涼州爲證麟

徵復爲議數百言六科多不肯署名獨疏昌言朝廷
漫弗省及烽烟徹大內崇禎始悔不用其言屢旨撤
督臣三月初旬出關從寧遠數十萬衆日行數十里
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方抵豐潤而京師已於十九日
陷矣不特重麟徵之抗節更服其先見云祝淵經紀
喪事俟帝后殮乃闔棺從麟徵遺命也有隸人包甲
者感其義自請塗所殮櫬從兵刃中求漆幾殆櫬賴
以整四月晦賊縱火焚太廟包乃夜起大慟自投背
井死從者收而瘞之麟徵生有奇質疎眉廣額屛髭

數寸勁且揭矜嚴有威容終身無怠豫之色而孝於親和於兄弟則又天性之過人也南渡贈兵部右侍郎諡忠節

本朝賜諡貞肅

趙吉士曰明思宗既分撥各官守城矣諸監乃禁之不得登城閣視豈授諸監以意耶抑諸監自爲之而竟不之知耶即此已成亂政都城剝難可平步而登諸臣雖守猶之無人之境而已矣

劉文烈公傳 附妻萬氏妾李氏

春坊中允劉理順號湛六河南杞縣人萬厯丙午舉於鄉潛心理學慨然有經世之志不以富貴禁心十上春官不第人咸以數奇爲惜理順志益堅學益邃自視廓如也甲戌始成進士廷試前一日閣擬策問外傳人多夙搆至期而制部中獨增一事乃上自發問也適理順對此條甚詳悉閣擬李焆爲首上善理順策拔置第一朝士咸稱帝知人帝還宮喜曰朕今日得一者碩矣鄉人爭榮之理順曰功名者讀書分內事也所以不朽者正不在此王沂公曰生平志不在溫飽今茲吾懼伊始何榮之有聞者歎服初授翰林院修撰晉中允兼侍讀十二年春畿輔告警疏陳作士氣矜窮民簡良吏信賞罰諸事下所司議行因竊畿輔山東被兵逋賦皆理順發之也入侍經筵兼東宮講官性簡默謙和而中實介然素不媚權貴吏歷楊嗣昌薛國觀周延儒諸相一無所附麗仰出溫體仁之門而言論多枘鑿不少徇也楊嗣昌奪情理順昌言詆之嗣昌怒奪其講席壬午邊警深入內地

闖獻二賊陸梁豫楚秦蜀間殺親藩陷名城所在見告理順雖無封疆責而深以軍國爲憂同官反有嗤之者曰此真杞人也未幾賊逼京師僚友或問進止正色曰存亡視國尚何商耶三月十九日入朝平旦門未啓俄傳賊入彰義門道上皆狂奔繼聞上崩於煤山撫膺大慟曰理順三十年老舉子荷皇上恩特拔狀頭列於清華侍從不能展一籌致國事至此萬死莫贖自書於壁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信國踐之吾何不然既授巍科豈可苟全三忠祠內不愧前賢

酌酒自縊妻萬氏妾李氏及僕四人俱殉理順精研理學尤嚴儒禪之辨蓋慥慥之君子也其言曰學禪最便於仕宦以愛之者雜也宮庭無論自勳爵戚畹武弁中貴靡不奉佛士大夫借叅禪徜徉其間無限穩便以佛理之圓言湛語誘人使悟輪迴禍福通人使進又有世法宦情爲之援引盤桓無入不得宜談禪禮佛無剩人無休時矣又曰宋朝呂中國公著喜釋其相業務簡靜士罕晉接躁進者多幅巾道袍隨僧齋粥假說禪學冀以自售時謂禪鎖夫以正獻之清嚴猶爲人所中信乎轉移風氣不在無位之君子而在有位之大人也素爲德維桑長子庚午登賢書偶向本縣關說一事理順聞而撻之亟反其物文詡公車父子重趼不恤也及中大魁鄉人書榜於門曰天從人願賊多河南人城破之日犨趙其寓見已就義驚相告曰此吾鄉杞縣劉狀元也居鄉厚德吾等求欲爲捍衛以報公賜何遽死耶數百人皆下馬羅拜涕泣而去南渡賜正詹謚文正

本朝賜謚文烈

盧宜曰懷宗六鼎元死節者二皆以受上特恩也彼魏藻德者四年前是一書生既占狀頭旋登揆席其受特恩更何如哉

孟忠貞公節愍公合傳 刑忠貞妻何氏 節愍妻王氏

刑部侍郎孟兆祥號肖形山西澤州人世籍交河成進士由廷評歷官通政使刑部右侍郎兆祥器長過腹古貌古心動必以禮在銓部時分考辛未會試後典選門人有以地方請者正色拒之曰纔入仕途便有趨避後將無所不至聞者懼然時西北苦盜東南苦餉愍皇帝枝梧多難日御青衣治事夜覽章奏或至漏盡卯盥漱視朝當路大臣惟專急門戶報復相尋置主上孤立不顧而江南縉紳與諸生方締鈎黨

以文字相高惟兆祥不附和聲氣不受請託不通知交聞問朝退掩關塊然獨處人以爲有包孝肅遺風子章明號糾宜幼稟趨庭亦以忠孝自許人謂其父子一爲蒼松一爲勁栢也繼而兆祥以事忤權璫爲所中降行人司副屢遷至今官崇禎持法嚴臣僚惟罪者挨踵兆祥濟以平允多所保持爲正人所倚毗章明亦以癸未成進士在部觀政時流寇日逼朝士皇皇有省郎爲兆祥所取會試門人乘間問曰萬一京師不守奈何兆祥艴然曰莫論甚各人自立主

意蓋其定識定力早已卓然於胸中矣守正陽門城陷或勸之還邸兆祥厲聲曰社稷已覆吾將安之仰天大慟冠帶望闕叩頭曰臣力止此矣大臣謀國無能死有餘憾顧語章明我爲大臣義不苟活汝未受職可無死對曰人生大節惟君與父君父既死何以生爲兆祥頷之遂自經於城樓下夫人何氏聞難郎刎投繯節愍覩父母殮畢謂妻王氏曰吾不忍大人獨死當往從之王氏曰君死妾亦死節愍以頭搶地曰謝夫人然夫人須先死乃遣家人盡出視其妻縊

取筆大書於壁曰有侮吾夫婦屍者吾必爲厲鬼殺之妻氣絕取一扉置其上加緋服又取一扉置妻左囑婢曰吾死置此扉上亦服緋而縊南渡謚兆祥忠貞章明節愍

本朝賜謚[illegible]

盧宜曰余考忠節錄所載十九人中公之父子乃居其二孟氏則山西一省爲無人矣是父是子居鄉鄉重在國國重矣

畿輔人物志曰孟公預製漆棺一具於邸中致身許國蓋其素志也

任暐臣曰忠臣何求孝子之門孝子何德賚父事君嗟彼袁粲今罕厥倫惟公父子奕世揚芬

朱彝尊曰天啓壬戌先太傅文恪公諱國祚充會

試總裁官是科得人最盛先後爲難死者自孟公外有田公景猷馬公如蛟王公國訓盧公象昇汪公喬年黃公紹王公徵衛公景瑗焦公覲龍黃公孫茂倪公元璐王公家彥吳公麟徵尹公洗龍公文光祁公彪佳徐公石麒華公允誠黃公道周傳公冠馬公思理張公國維王公錫袞李公兆共二十五人盧宜日觀此而明朝養士之報槩可見矣嗚呼盛矣哉

王忠端公傳

戎政侍郎王家彥號尊五福建莆田人慷慨有大志與人談忠孝事輒心開成進士爲開化令調繁蘭溪以卓異入爲給事中彈擊無所避權貴斂手時閩海多盜騷擾沿海郡邑撫鎮以兵勦之多失利議重加召募合力大舉家彥疏言舊制有衛所軍皆餘於官無別兵亦無別將而統於各衛之指揮每寨設號船連絡呼應又添設遊擊等官雖支洋窮港戈船相望今防禦之策莫若仍復舊制而惟在勤於訓練蓋練

則現在衛所之軍皆可爲勁卒不練則添設召募之兵猶之驅市人而戰徒糜餉擾民賊終不能盡也時以爲名言奉命巡青勤于其職所條奏事多施行隆慶初太僕種馬額存十二萬五千邊馬至二十六萬言者以民間最苦養馬而所納之馬又不足用若每馬徵銀十兩加草料銀二兩歲可得銀百四十四萬兩中樞楊博持不可詔折其半而馬政始變萬曆九年議盡行改折南寺歲徵銀二十二萬北寺五十一萬銀入冏寺而馬政日弛家彥極陳其弊請改國初

種馬及西番茶馬之制帝褎納之班軍舊額十六萬後減至七萬至是止二萬有奇更有建議盡徵行糧月糧免其番上者家彥時巡京營力陳不可且請免其工役盡歸行伍帝亦納之遵化鐵冶久廢奸民乞復開下部議家彥極言有害無利事亦止又疏科總河劉榮嗣耽情詩畫率作不先榮嗣獲譴人咸憚之屢遷戶科都軍興餉詘督臣盧象昇有因糧加餉之議戶部侯恂請于未被寇之地縉紳賦一兩者加二錢民間五兩以上者每兩加一錢已得旨允行家彥

言民賦五兩以上者大率百十家而成一戶非富民不可錙銖需索又請停止召買米豆輸至天津帝並採納焉崇禎八年以艱去十三年起吏科都給事中啓事屢上其關切時政爲人所傳誦者尤在重守令一疏當是時流寇大起家彥謂皆墨吏朘民致良民盡走爲盜盜日多而民生日蹙因上疏曰臣見秦晉之間飢民相煽千百成羣顧其始未有不起於一鄉一邑者當時守令若能早爲之所取周官十二荒政身體而力行之則民不至接踵爲盜盜且散而爲民未必潰裂至此論者謂此實功令使然催科急者考卓異督責嚴者號循良由是不肖而墨者以酷濟其貪而一二賢明之吏又爲法令所縛不得展布雖有召杜無從撫字即當鄭俠不敢繪圖秦晉之禍大率由此惟皇上稍寬文網俾爲守令者一意撫綏則盜之聚者必散而散者必不復聚弭盜安民之策誠莫有踰於此者矣十五年十一月屢遷至戶部右侍郎甫拜命都城被圍帝擇協理戎政大臣召見四人特命家彥受勅即日登陴布列守具每雪夜攜一燈巡

城堞守卒無知者明日奬勤戒惰將士咸奮初守阜城門後移安定門自閏十一月迄明年四月寢處城樓勞勩爲最既解嚴賜宴午門增秩一等十七年二月進推戶部尚書帝以戎政非家彥不可特留任顧戎政掌之勳臣監以內侍而廢弛日久侍郎徒擁協理空名而事權不屬家彥竭力振刷勢終不支三月十七日李自成逼京師襄城伯李國楨督京營帝又命中官王德化盡督內外軍務二人皆不知兵悉發三大營兵出營城外家彥爭之不能得由是守陴者

少諸軍出城見賊卽降賊卽騶之攻城城上人皆其儕輩益無固志廷臣雖分門守禦而號令進止悉操于中貴阻諸臣不使登城家彥徒頓足而哭亦無濟也十九日京師破家彥守安定門廹欲降之大罵不屈賊怒拔刀手刃之或云有勸其出亡者家彥正色曰國破身死吾何足惜北向叩頭辭皇上南向叩頭辭父母遂自縊南渡贈尚書謚忠端

本朝賜謚[illegible]

臣宜曰公所上重守令一疏雖一時救弊之言實千古不刊之論也若公之死所傳或有不同然既已死矣自經而死猶之賊所刃也又何間焉而死於安定門與死於德勝門更可不論已

續表忠記卷之八

漸岸恒夫趙吉士纂編
四明公弼盧　宜棻輯

李忠肅公傳 附子士閒

左都御史李邦華號懋明江西吉水人英才穎銳與父比部郎諫同舉萬曆癸卯父子自相砥礪布衣徒步赴公車人咸敬之邦華成進士令涇縣以治劇考最入爲侍御史風紀凜然所建白皆關時政之大者旣嚴杜門籍亦不干濕大僚福清常下朝房秉燭照其面曰不知李懋明眉眼何似敢言乃爾福王之國務足莊田二萬頃乃行邦華疏爭之力刑部郎沈應奎老人負直節持其疏詣福清曰西臺有人東閣可默然乎福清上疏極言鄭國泰疏亦入事乃寢巡視銀庫見老庫吏貯銀八萬兩大駭列上袪弊十事多中貴所不便格不行巡按浙江蠲除贓罰并一切公費謂巡方以察吏爲要於獎廉懲貪尤所加意歲當慮囚舊使者恒爲手版以記事邦華坐案頭隨日流覽決遣數百人不爽毫髮吏民驚以爲神時黨部之

目起羣小咸指鄒忠介為黨魁邦華與忠介同里又共門下高弟性好別黑白武勸其術事委蛇邦華曰寧為偏枯之學問莫作反覆之小人忌者益衆丁巳以年例外轉至天啓二年歷官巡撫天津時兵出東方節下單弱到任甫一日白蓮妖賊起陷景州邦華飛追東師返旆殲賊於前又選部卒千人潛躡賊後各戒以道里時日而不使相聞比戰兩軍前後夾擊之賊大敗一戰復景武再戰復鄒滕賊首殲焉是役也邦華不用大衆以為大衆則賊且烏駭獸奔未必

一時能盡彼瞰我東師已出備必弛我仍以東師殲之所以伐其謀而奪其氣也分遣我師而不使相聞使人自為戰於兵法為與之絕地也既而真定督撫攘其功得錦衣世職邦華僅加二級處之恬如朝鮮援兵潰還索餉撫之立定遼瀋新陷行間言東征輒諱邦華下令樹出關旗願者立旗下軍中感其恩信爭趨恐後身先士卒負土立營壘刻期告成練兵悉用戚將軍法高陽閣兵至天津歎曰嗟乎令九邊皆若是何憂疆事哉尋入為兵部侍郎遼倉席數諸君子高陽方督師請以巡邊入覲羣小狂奔譁言督師興晉陽之甲邦華為內主御史倪文煥劾邦華為東林死黨方移疾削奪隨之人皆為之寒心仍坦坦也崇禎元年四月起工部右侍郎總督河道五月旋改兵部協理戎政晉尚書時戎政大壞其弊莫甚於占役虛冒占役者有其人而為諸將所役一小營役至四五百人且有買閑包操諸弊虛冒者無其人而為諸將及勳戚奄寺豪強以蒼頭冒選鋒壯丁月糜厚餉而兵不着伍邦華下令嚴核退還占役以萬計清

出虛冒亦千餘人三大營軍原額十餘萬強半皆老弱故事軍缺聽人告補批行營將查核批百人則以百人應批千人則以千人應從無揀退者上下相蒙視為利藪邦華必親試非年壯力強者不收又慮其人僱倩則朱書其臂令營將驗實收伍自是軍鮮冒濫三營故有選鋒一萬壯丁七千餉倍他軍而疲弱不異邦華令每一把總統兵五百每月自簡五人年必二十五以下力必二百五十觔以上技必兼弓矢火砲月一解送以補選鋒壯丁之缺自是壯丁不費

一錢坐得厚餉咸踴躍思奮又廉其營中積蠹弊文作奸者置之重典諸奸爲戢舊例營馬二萬六千至是止一萬五千他官以公事出者例得借用諸將徇情即非公事亦多冒借而總督協理及巡視科道例有坐班馬不肖者甚且折錢入橐致營馬大耗邦華首減己班馬三之一他官借馬必經總督協理驗視若非公事營將不得擅發自是濫借遂希京營歲領太僕銀一萬六千兩屯田籽粒銀一千六十兩爲犒軍士製旂幟之需而各營之紙劄及總協巡視之胥

徒工食咸在焉乃各官任意取用總督有歲取三千八百兩者協理有至三千五百巡視有至二千五百者致歲用不敷邦華建議先從協理始歲取一千四百而止總督與巡視亦各爲節減自是營帑遂裕又行計日省成法每小營各置一簿簿載十二月月載三十日逐日親注而月終則總括之曰挑選驍壯若干淸汰老弱若干教成火砲手若干練集馬上箭砲手若干核出隱冒若干節省錢穀若干核實倒馬若干每月上之協理以定殿最焉舊制三大營外復設

三備兵營每營三千人以備正軍之缺餉視正軍而不習技擊益爲豪家所隱冒邦華嚴加査核一時退出者四千有奇又汰老弱千有奇而營馬舊額五百三十六匹者至是亦淸還四百餘匹乃疏請歸併三大營不復另設而戎政大釐先是軍隸於營餉領於衞司餉者不轄兵轄兵者不司餉奸弊易叢邦華一以現卒爲據人給一印紙令其赴衞入冊始送倉支糧而月支悉杜當是時帝銳意圖治知邦華公忠體國奏無不從邦華亦感知遇盡瘁矢報不顧後患而

諸失利者疾之刺骨怨讟紛然二年十月畿輔被兵犖小乘機搆陷流言達大內帝不能無動會滿桂兵禦敵得勝門外城上發大砲助之誤傷桂兵甚衆都察院都事張道澤疏劾邦華坐以廢弛營務遂落職閒住自是代者咸以爲戒率因循姑息戎政益不可問矣邦華前後罷免家居垂二十年父尙無恙讀書談道依然兩書生也邦華之學問益純而經濟亦益練顧邦華去而營務益不可問帝在經筵歎息李邦華做得許多實事亦深悔其不當去也已卯待起兵

部尚書參贊南京機務首定營制請戎兵遍歷所轄
地方繪圖分五疏以進欲帝知祖宗興王舊地山川
扼塞謂守江東不如守江北請於滁和全椒墾田數
千畝聚衆數千人且屯且練以固門戶守下流不如
守上江請於池陽之間開府采石置哨太平舟車並
制以固咽喉又謂徐州居四方適中水陸交會宜宿
重兵設總督一員有事片檄徵調備緩急而奠陵京
爲萬全之勢疏下兵部未覆旋丁外艱壬午起北掌
院初以貞襄貞老固辭及聞邊警奮袂歎曰此豈臣

子辭官日耶卽日戒塗爲文以告大江之神又告先
臨淮王誓墓訣子孫而出行至湖口値左良玉之兵
爲闖賊所敗避賊而東聲言糧盡且欲寄帑於南京
艨艟蔽江而下所過殺掠江流中斷留都士民一夕
數徙文武大吏相顧愕眙邦華歎曰海內安靜地僅
東南一角耳身爲大臣忍坐視決裂袖手局外而去
乎乃停舟草檄正告良玉曰本部院四朝大臣一生
忠孝討逆勤王義旅雲集仰望貴鎭與我同仇以成
偉伐項傳全軍南潰所過殺掠江流中斷陵京震驚

何輕舉若是以列聖英靈皇上神武羣醜遊魂稍稍
膏斧貴鎭不以此時枕戈厲劍與疾討賊乃甘自菲
薄貽悞身名本部院所不解也舊京文武足高喙長
倘不諒心跡飛章上告貴鎭其何辭以對十五國豈
無豪杰人各有心各鎭及麾下將領安保無從中觀
變者舉事一不當辱身家而汚青史爲千古笑端智
者所不出也當卽日嚴戢士卒疏通江路刻期還鎭
缺餉事俟本部院至皖別爲措置勿過安慶一步以
實流言本部院綿力可竭當爲朝廷弭此大事爲貴

鎭濟此饑軍其勉聽鄙言急圖後效否則義旗回指
將不得與貴鎭以玉帛相見矣累累數百言責以大
義良玉心折又飛騎貽皖撫發九江庫銀十五萬兩
補六月糧軍心大定運艘商船鹽槎銜尾安流頌聲
喧闐沸江上邦華具威儀入其營良玉帕首鞾袴握
刀挿矢俯立迎謁首邦華禮辭引見用師弟子儀良
玉請坐樓船大閱邦華慰勞諸將詢問姓名宣諭軍
中矢忠義殺賊報國取富貴一軍懽呼雷動良玉爲
邦華令於軍斬淫殺者四人以徇釋被擄男婦四千

餘人還漕商鹽船五百餘艘臨分牽衣號慟誓以餘生效頂踵帝聞之大喜陛見勞邦華曰潰兵事賴卿處分東南半壁無恙卿之功也跪奏移時數詔起立溫語如家人父子中官皆屏息遠伏嗣後召對百官林立帝目恆注邦華問其病遣中使臨視頻賜猪羊酒米瓜菜其隆禮如此御史出巡有回道考核例邦華謂待回道而後黜害政已多即論罷巡按御史一人巡鹽御史一人奉命考試御史黜其冒濫者一人有爲御史無顯過而先任推官著貪聲追而黜之又一人臺中始知畏法憲紀肅然甲申三月固關破帝召見羣臣泣下邦華退具疏請下明詔厲臣民固守急遣皇太子監國南京又請分封永定二王於江南帝袖其疏遶殿巡行且讀且歎袖已復出紙牘漫漶猶不去手宻諭內閣陳演憲臣言是演頗洩其語中允李明睿疏請南遷爲光時亨所尼不果併寢監國分封之議而大事去矣十八日外城破移宿吉安會館文信公祠下詰朝內城陷奔赴大內闕門堅閉不可撼歸館沐浴正衣冠北面再拜信公像曰邦華鄉

邦後學合死國難請從先生於九京矣取白緜書贊繫腰間曰堂堂丈夫聖賢爲徒忠孝大節誓死靡渝臨危授命庶無愧吾君恩莫報鑒此癡愚緜尾又書人生自古皆有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囑家人謹護總憲印繳還朝廷勿汙賊手勿殮吾屍須待皇上下落移席端坐持束帛繫信公座楣投繯而絕十九日辰時也陳尸中堂眉目軒舉如生賊見者咸咋指曰忠臣忠臣越三日乃殮從梓宮遵遺命也年七十有二邦華生而孝友篤誠以天下爲己任鄒忠介識之諸生時勗以萬物一體之學既登第詔曾同亨於南吏部署中同亨促席極論古今典章吏治人才世運且曰吾老矣報國微忱舉以屬子故學術淵源得之二公爲多皆同鄉先達也南渡贈太保吏部尚書謚忠文

本朝賜謚忠肅生六子長士開與次士國異母而特友愛以試事同行士國墮迅湍中倏忽失所在士開欲救不能亦號慟赴水兄弟俱死奉旨建坊旌表

趙吉士曰公四朝元老蹇蹇匪躬自監國分封之議不行公心惟辦一死爲結局而人品於斯有貞

局陛節於此有定局矣公與高陽皆萬曆甲辰進士一柄得兩名臣盛矣哉

續表忠記　卷之八　十

江西吳莊介公傳

戶科都給中吳甘來號和受新昌人與兄泰來先後成進士甘來由中翰授給事中博聞强記早擬魏科在垣中啓事屢登時大司農畢自嚴嬰譴下獄咸稱其冤弟上方震怒無敢批鱗以頌者甘來獨力爲申救十七年西北大旱疏言秦晉間人相食父子兄弟不相顧陛下旣發粟賑濟猶恐被澤者少乃山西難民半爲總兵官張應呂等殺之冒功中州諸郡畏曹變蛟之兵甚于流賊嗟此赤子陛下欲生之而不能

武臣且殺之而不顧臣實痛之又賞罰者將將之大機權也今封疆之罰武與文二內與外二士卒與將帥二彼受命建牙或逮或逐旣以封疆之罪罪之而跋扈之將帥雖罪狀已著參論頻加止于罷而已偏裨不能令士卒將帥不能令偏裨督撫不能令將帥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將聽賊之自來自去誰爲陛下翦此兇逆者帝納其言下令申飭逆案久定餘黨尚有漏網居津要者乘帝諭廷臣公舉冢宰遂及逆案中人以嘗上意閣臣又陰主之甘來力爲駁正并

叅閣臣逆黨終廢不復用直聲大起丁艱服闋掌戶科列上練兵足餉十事又疏陝開礦不便上皆報可時中外多故荊襄數郡賊大至而撫道諸臣率借護藩爲名爭先避去甘來揭脣曰是棄地方而逃也如此則城社人民將誰與守抗章上言天子衆建諸侯將使屏藩帝室故詩曰宗子維城今風鶴纔傳一朝委去上之不能設奇振旅圖討賊之功次之不能仗劍登陴效死守之義惟先去以爲民望而撫道諸臣反假護藩爲[illegible]其失地之罪是維城爲可留可去

之人郎名都亦可守可棄之土而撫道亦可有可無之官功罪不明賞罰不著莫此爲甚疏入上大嘉歎甘來感憤時事又疏其姻家漆嘉祉曰西北事日艱矣昔所憂在寇今所憂在兵民泰昔之失皆亂兵與奸民爲之今且及畿輔矣都門列戍登陴聖主焦勞兵餉而兵鬨賊奔民見賊喜人心先已不固則非關無餉也甲申三月闖賊逼京師兄爲禮部郎至備執手曰事勢至此奈何甘來曰有死無二義也城陷傳帝南幸甘來曰上明決必不輕出家人進飲食畢之

有勸其行遁者蹙然曰吾不能稱兵討賊乃欲苟全求活耶作書以後事屬其兄見几上疏草曰留此恐彰君過取火焚之兄子家儀奔至相持慟哭曰我不死無以見志汝父若死無以終養古者兄弟同難必存其一使皇上而在則土木之袁彬遜國之程濟皆可爲也否則求眞人於白水起斟鄩於有仍是我雖死猶生矣勉之冠帶北向拜者五南向拜者四引佩帶自縊初闖賊信巫汪檢討偉與甘來密訂同死後兩人果踐其言南渡贈太常卿謚忠節

本朝賜謚莊介

盧宜曰明制六科有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試給事中印纍纍而綬若若矣使非公之捐軀就義不且徒令賊臣光時亨遺唾千載耶公信秋空一鶴霜林一隼也

申節愍公陳恭節公合傳 附御史林蘭友趙譔 書傭徐起鳳等

甲申死節諸公邀易名之典者十九人而外又得其
二焉一爲申節愍嘉循一爲陳恭節純德嘉循號素
園北直永年人以進士令儀封有奸猾張甲把持訟
獄事前後令莫敢問循至立案其罪抵死境內震慴
霖雨河決親負土塞之舉治劇調繁杞縣時流寇大
起有掃地王者擁衆攻城循登陴固守手斬賊渠一
人乃退舉治行高等入爲銓部郎屢遷至太僕寺丞
以牧事出巡近畿闖勢漸逼京朝官多藉事引去或

勸循幸而在外當稍濡遲以觀變循慨然流涕曰固
知京師勢不支第吾君吾親在焉身爲臣子安危與
共之義謂何星馳入都時三月十二日也循自分必
死十八日爲次子煜行冠禮曰此宋尹衡州所謂冠
帶見先人於地下也臨書長子涵光曰行已曰義順
數曰命義不可背命不可違在朝在野無二道也天
下事壞於貪生畏死死於疾死於利死於刑戮死於
房闥鬬爭均死也數者寧死不惜獨遇君父大節反
縮首如鼎鑊且百計求生此眞不善用死者矣吾受

國恩義當死死得其所汝亦不須慼慼也時太夫人
年近七十迎養京邸左右以此爲解曰吾既以身許
國忠孝勢難兩全十九日城破左右請易服匿他所
曰吾來此何爲入而求避何如避而不入也已聞煤
山之變覘兩僕因守不去紿之曰往吾拜客將擇有
善地可隨行至王恭廠有井泓然僕知其意急挽之
斷袖躍入呼曰汝等歸報太夫人君亡與亡有子作
忠臣毋過慟也時年四十有二循既投井林御史蘭
友方謫冷署素與循善未就殮時家人遶哭忽一人

毘盧錫杖排闥入愕視之蘭友也拊膺而號曰公死
矣我知公必死公視我豈貪生保妻子者特以老父
在家圖一相見嘗亦與公攜手地下耳登堂請見太
夫人曰毋勿慼富貴子易得忠臣子難得也顧循次
子煜曰設位乎對曰未也索筆大書大明捐軀殉國
忠臣申公之靈復書柩曰死爲藎臣不負君恩於地
下生圖見父即就鼎鑊而心安擲筆大慟謂煜曰善
自愛從此永訣矣收淚去賊從闕上取回大肆焚掠
煜掖太夫人奪門出有書傭徐起鳳者從循已十年

哭而曰如背去柩誰與守獨留賊果焚民居徐叩頭哀請得免及新令徙民居於外城徐遍求同里得鍇工朱攀桂等二十餘人舁柩至天寧寺乃得全南京贈太僕寺少卿諡節愍純德字靜生零陵人由進士官御史督學順天方抵任以遵化警回京及城陷郎自縊楚人寓於湖南會館之側京山貧士秦嘉系訓蒙京師積館穀三十餘金買地於永定門外葬之立石表其墓後贈太僕寺少卿諡恭節同時又有趙御史譔字鎮所雲南昆明人舉人初選貴州龍泉縣王

午以禦土賊功入爲御史巡視中城捕殺賊諜及城破執誤械之瞋目大罵賊刀杖齊下殺於白帽衚衕以遠方乙榜竟無人爲之請卹者

趙吉士曰當時諸臣亦有被賊拘執拷掠而死者以視降賊而拜跪僞廷固有霄壤之殊矣然較范倪諸公又自懸也諸臣亦或蒙優卹而不能得諡若十九人而外得諡者惟申陳二公故亦稱二十一人而趙御史之恩典不及更可悲已　楚人秦嘉系字公緒與予都門訂交久譚當年陳恭節公殉難代其經營葬事每爲淚落甲午選吾杭海寧令政聲大著至今士民頌焉

盧宜曰按高承埏筆記崇禎庚辰科傳臚前一日召對諸進士於文華殿稱旨者二十五人授翰林科道部曹等官又拔下第舉人一百六十三人貢生一百人俱留特用授主事知州推官知縣等職

其後進士陳純德馮垣登張綍陳纁蔡肱明再奇祚舉人郟縣知縣李貞佐貢生戶部郎徐有聲皆以殉節著云

劉忠壯公鞏貞毅公合傳 附劉繼祖劉文燿黃尼麓申湛然

國家之有戚畹猶樹木之有枝葉所以庇其本根者也崇禎時周奎以后父寵幸無比流寇用兵久大農餉匱諭戚畹捐助奎僅輸萬金猶取盈於后及京師破闖賊勒獻至五十餘萬兩卒拷掠以死視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鞏永固舉家殉國者其賢不肖相去爲何如耶文炳字洪鈞京師人父曰效祖祖母徐氏生效祖繼祖兄弟二人一女爲崇禎生母後謚孝純皇太后而徐氏亦以太后故封瀛國太夫人崇禎甫誕

太后尚在才人列以失光廟意遽薨逝及登極悲哀甚每瞻遺像左右皆云不似乃命畫工赴瀛國第授意摹之數摹又皆不似瀛國念效祖第三子文炤年雖幼頗類太后呼之出持其縣損益之圖成乃勑具法駕鹵簿由正陽門警而入上親覽午門迎之既入懸像乾清宮呼老宮婢及素侍太后者來前使瞻視或曰是或曰否上泣六宮皆泣莫能仰視乃供於奉先殿然上意終以不得親養太后爲恨故待劉氏始終有加禮甲戌效祖病卒元配杜氏生子三文炳文燿文炤女二長適武清侯子李國瑞次適恭順侯子吳希彬文炳以長子嗣晉新樂侯文炳慷慨忠亮念世受國恩恒思得當以報夙與黃尼麓申湛然鞏永固相友善三人者平居過從文炳痛時事日非相對輙潸然淚下永固字鴻圖京師人尚光宗皇八女李選侍所生樂安公主爵駙馬都尉精騎射曾於萬歲山三發三中賞賚甚渥又工詩善書折節交名下士嘗抗疏請以建文帝入祀典救薊督趙光抃名籍甚公主又賢每值宴客餚蔬菓茗必親閱焉客或早散

必問曰今日奈何不歡也毋亦醴餌未潔乎以此客益集當是時稱戚畹之賢者必曰劉鞏甲申正月闖賊逼京畿兩人因請召對奏速遣永定二王一封山東地近足以屏翰神京一封四川地險足以藉爲後圖上深是其說而卒尼不行三月二日瀛國壽八十上雖處倥偬猶遣司禮賜金幣且進繼祖與文炳兄弟官階十六日繼祖文燿永固分守皇城門文炳與文炤在第中愁坐梨花樹下黃尼麓踉蹌入曰賊攻西直門甚急門且破府中宜早爲計文炳兄弟奔告

母母命侍婢檢笥中絲作數十緶於樓上命家僮積薪樓下傳以引火物急遣老僕鄭平迎李吳二女歸曰吾母女同死一樓母為賊所辱也時永固亦馳馬至白戎服懸弓矢哭拜文炳曰京師破在頃刻矣吾輩世受國恩誓為厲鬼以殺賊今與兄訣吾當就死所分汎地上即馳去十七日繼祖自皇城門至與妻訣亦貯薪所居樓下而與文燦往託太夫人於申湛然是夜永固與文炳復請召對上以手詔付兩人巡守倉厫然勢已瓦解不可支矣十八日集百官會議

竟無一二至者漏初下上復以手詔諭文炳命與永固速擁家丁來護衛文炳亟招永固哭告母曰兒以死報國不能侍母矣母曰兒好為之母忘孝純皇太后與皇上恩我與汝妻汝妹死瞑目矣文炳復牽文焰手曰汝幼可無死速逃去奉太夫人延劉氏後兄弟相泣拜而永固至同入大內見上君臣環泣上曰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同對曰臣等俱已積薪於家萬一皇城失守皇上當焚宗廟三殿臣等望火起即闔室自焚從皇上於非湖矣上泣而頷之文炳

永固與左右皆伏地哭失聲隨命二人出十九日文焰方侍杜夫人飯家人直入大呼曰城破矣文焰飯碗脫地直視夫人夫人即起登樓文焰從之文炳妻及夫人二女皆登夫人復下樓移二菊盆抵門而上文炳妻及次女首已入繯夫人撤其乘而氣絕文焰入繯氣急不能死抑繯下撫母背而號遂逃去杜夫人繯絕墮瀝血涔涔伏板上長女扶繯瞪目視母九縊不死杜夫人復起就繯至六縊乃絕長女見母死自開樓窓踴身倒撞而下樓高齒落臂折死而復甦

見蒼頭旁立曰汝非鄭平乎取金條脫付平曰掖吾登樓平指樓旁井女曰吾與母嫂妹有言矣魂魄相守死後焚樓勿使賊見吾母女屍今可違其言乎平掖以登遂入繯平束繯於耳後乃絕平縱火焚府第盡方焚時文炳永固坐崇文門見賊輒射之矢盡拾地下遺鏃以射賊皆走俄而大至文炳顧永固曰吾與汝畢命此賊黃尼麓在側曰守此何庸當速歸焚府第以盡臣節耳兩人各馳去文炳至第火烈不得入走省瀛國於申湛然家黃尼麓亦至曰鞏都尉已

焚府自刎矣文炳頓足曰鴻圖乃先我耶將投井顧影曰此戎服不可見皇帝湛然乃免巳幘與之幘小不可冠尼麓曰何不裂幘幘裂乃冠之投井死時年三十南京贈太師恒國公謚忠壯繼祖亦投井死妻左氏見大宅火起知賊已入即登樓自焚二女亦投庭內井中文燿見外城破馳百里至渾河聞內城亦破復入見閭門焚死帝已殉社稷撫膺慟曰燿不死以君與母在耳今生亦何爲急走拜太夫人遂尋文炳死所大書一板置井欄曰左都督劉文燿同兄文炳畢命報國處亦投井死年甫二十一南京贈太保謚忠果闔門死者四十二人鞏都尉之馳歸也遇一賊據鞍若有所待都尉引刃手刃之時公主已薨停棺內殿都尉豫積薪於棺傍至是盡取主冠裳并書畫玩器置棺側財物盡散家人見一蒼頭在曰汝留此何爲對曰侍吾主盡忠報國都尉手摘所服金頂與之命取酒至以一杯北面酹地拜皇上一杯酹公主自飲一杯曰此永固報皇上與殿下時也遂拔刀自刎年三十一白戎服上預書駙馬都尉鞏永固死

節九字南京贈少師謚貞毅都尉無子一女許字襄城伯李國禎子亂後歸李南下金陵破隨李歸旗李卒有悅其色欲娶之者令女伯父鞏永基往說女女曰昔吾父以女託伯父期城破即殺女伯父既不能今乃欲吾再醮以汚我乎吾先帝之甥忠臣之女未亡人忍死以姑在耳若脇我惟有一死即矜面斷髮終不能犯遂得奉姑終其身而文炳母背而逃時年甫十五後旅寓高郵號雪舫工詩一子爲射陵宋曹婿亦夭劉氏遂乏嗣宋女守志不久亦卒黃尼麓亦坎壈以死甫湛然大興諸生故名士文炳從學有年太夫人至其家執爨自匿爲細人所發賊執湛然拷掠甚酷堅不言賊怒乃置湛然於木杌上壓以碌石七竅流血死終不言太夫人所在後竟得以壽終

趙吉士曰余讀寧都魏叔子禧所傳二公事甚詳蓋叔子於淮上遇雪舫親得其槩也惟不悉黃尼麓爲何許人徒抱執鞭之慕耳若戚畹之親莫過周奎乃屢召二公而不至帝固已瞭然於中矣

盧宜曰甲申之難京師婦女殉節甚多凡未經考實者宜不敢遽錄必期信以傳信也時有劉誠意裔孫錦衣藝臣之女孔徽適榮昌公主第六子楊光龍聞闖賊破城即自投井中死頃見劉氏家譜載之甚詳誠不辱其身且不辱其家與國者特記之以表其節云

附記 公主舊例有遺念之進思陵諭駙馬遺念不必進其冠服冊及有龍鳳袍器則進因進公主金冊九翟珠冠禮服龍鳳襖龍鳳裙龍鳳綃帶龍鳳屏椅鳳牀鳳衣鏡等物疏言此係近例起於遂平長公主非舊制也向臣恭謁壽陽瑞安延慶大長公主墳園及親祠宇其金冊衣冠宛然在列子孫世守設共𡨋衣不啻圭璧琬琰蓋先朝之制未有進繳之例也思陵覽奏惻然因還其冠服金冊祇收龍鳳器物著爲令

御史金公傳 附金夫人王氏姪脩孫振孫姪婦陳氏

甲申三月十九日闖賊破京師至二十四日保定府乃陷城守御史金毓峒死之毓峒號鶴冲北直完縣人居保定郡城祖銓由進士官至司徒毓峒與從子肯孫讀書慷慨懷澄清志少舉于鄉積二十年至崇禎甲戌始成進士授中書以陳漕務稱旨轉御史當是時四方用兵亟度支告匱先加遼餉繼以勦餉練餉民生日蹙懦帥每與賊遇卽捲甲而遁或詭途巧避綮朝不發賊而日尋門戶之水火又官以賄進仕途如棘毓峒上寬征徭誅骫帥解黨錮慎銓法諸疏爲海內所傳誦出按陝西時孫傳庭治兵關中吏民苦征繕日夜望其出關稍得蘇息而天子亦屢督之毓峒獨謂兵未夙練未可輕戰抗疏爭之不納師果盡覆十六年冬期滿得代甫出境而賊入關甲申春召對便殿奉命往監李建泰軍馳赴山西至保定而賊騎已迫郡守何復會試同年生也方到任郡丞邵宗元尚署府印念國家多難相對涕流皆誓以身報國毓峒散家資千金犒士與兩人爲固守計紳衿皆

踴躍爭奮毓峒從子肖孫與其弟武舉振孫咸在署自咸過保定遣賊渠留攻而身則直薄京師賊圍急毓峒晝夜宿城樓涕泣鼓舞諸軍與太守手持銃礮搏賊振孫挾矢殪一賊渠毓峒配王夫人盡出簪珥犒士士益奮肖孫兄弟私誓曰一旦有變願從叔父於地下毓峒聞之謂肖孫曰死易存孤難汝勉其難者我以弱子爲托肖孫泣而受命賊環攻不下相顧指毓峒名曰此當時巡按吾陝金御史也將引去聞京師變賊射書說降城守者或有懈志毓峒厲聲曰

果爾正當爲君父復仇有異議者斬慟哭誓與城俱死懸金募殺賊者得級無數二十四日辰刻南城樓火起賊乘焰而登振孫躍馬巷戰大呼曰城上殺賊賊頭者我也手殺數人賊支解之毓峒裂眦大罵揮劍斬一綠衣賊歸署負印北面叩首曰臣力竭矣投三皇廟古井死王夫人自縊姪婦陳氏侍兒桂春皆投井死賊大索兩孤肖孫備嘗炮烙體刺劉無完膚終不言賊亦義之舍而去三日後肖孫收毓峒骸如生金陵贈卹如例

趙吉士曰時畿南郡縣皆望風降款尤可唾者真定丘知府聞警先遣其孥撫院徐公標執送於獄會撫標中軍謀叛執徐公殺之放知府出獄遂牒所屬州縣先叛以待真定稽紳亦未聞有死義者若保郡之紳衿誓死抗賊甘以身殉寧非公與何郡兩公爲之倡耶

又曰予與金虬亭肖孫及其子方箾崇於辛丑年同授節推訂交最厚譚侍御鶴冲公死事甚悉保郡文武官紳甘以身殉國忠勇冠千載南責侍御公爲之倡至今凜凜有生氣且問當年望風降款者安在哉爲之三嘆

附記崇禎十七年李建泰奉命出師思陵於正月二十六日行遣將禮先期駙馬都尉萬煒奉一特牲告太廟帝臨軒手勅代朕親征加勞賜龍節尚方劍一百僚皆侍班金吾備法駕警蹕御正陽門樓光祿寺置宴大合樂御製詩餞行建泰拜謝帝爲之起凭欄目送之良久乘輿乃起是日大風揚沙建泰行僅數武肩輿之左桿折觀者以爲憂

郡守何公郡司馬邵公合傳 附太監方正化

保定府守土之臣死闖難者蓋有太守何復同知邵
宗元（一本名宗玄）復字見元平度州人舉進士初授縣令
忤上官被劾遣戍後廷臣交薦十五年起知英山十
七年二月由部郎擢守保定宗元碭山人由恩貢歷
保定同知有治行李自成既陷山西即遣偽將軍劉
芳亮由固關東犯未至真定奸弁先殺巡撫徐標望
風降附人情洶洶宗元方攝府篆亟集僚屬紳衿議
城守復聞警兼程馳至宗元授以印復曰吾初任未

諳地方機宜且城守事皆公所佈置某若受印代公
是猶臨敵易將取敗之道也封疆事重吾欲暫且歸
印于公而聽公指揮我同僇力可也宗元諒其誠遂
諾而不辭復謁文廟集諸生講見危致命章講畢即
登城分門而守當是時賊勢甚張閣部李建泰受命
出師至保定逗留不敢進謀入城宗元等不許建泰
窮無所歸又慮賊猝至徬徨狼狽身自叩門大呼曰
我朝廷重臣討賊至此安得拒我因舉勅印示城上
人宗元曰既云奉命討賊便當仗鉞西征今反入城

避賊耶衆中有欲啓門者宗元曰偽賊詐爲之若何
或云城中金御史毓峒乃監建泰軍者今先已到家
推往視之信始得率麾下數百人入居公廨廿一日
賊大至呼速降城中守益堅巷皆樹旛民無老穉皆
持梃伺道左非有官符不敢行遇異言異服者即棒
殺之外圍益急建泰故疎鄙聞賊鋒鋭甚震慴失魄
陰送款於賊城中官紳猶未之知也京師破自成遣
偽將軍劉芳亮射書城上誘降具言京師已覆建泰
隱其書不發召各官計事從容曰諸軍亦聞京師之

變乎出賊所射書示衆衆方傳觀相顧失色多泣下
者宗元後至見之勃然曰吾輩受國厚恩當以死報
豈向狗鼠求活耶時府印猶在宗元所建泰又從容
語宗元曰吾欲得君印印文書爲一郡生靈請命否
則屠矣奈何宗元涕泣被面不應久之大呼曰宗元
一江北老貢生官不過郡丞碌碌無足比數然猶不
忍背至苟活汝爲名甲科受將相鉅任纔不自愛惜
獨不記出師時皇上親祖正陽門以武侯晉公相期
待耶乃喪心至此俯首捫心將何地自容耶建泰聞

言赧甚瞠目無以對其麾下士大譁欲加以兵宗元挺立不爲動曰我即死可見先帝於地下汝雖生有何面目立人間因取印擲建泰前曰任若所爲欲拔刀自刎衆抱持之宗元哭衆亦哭最後張光祿羅彦金御史毓嗣至共譙責建泰羅彦語宗元曰勿聽邪說當亟爲城守計仍取印授宗元捧而出兩人亦去建泰羞阻不自聊遶廳事前斜陽對影咄咄自語曰嗟乎我爲保定百姓計耳乃受辱至此獨夜縋其私人出降二十四日雉堞盡傾彈丸如雨城中負板而

走復自起爇西洋巨炮風反爲火爇死建泰中軍副將爲內應城遂陷宗元挈印投城下不死爲羣賊所執搜得其印欲奪之大罵固不與遂爲賊所殺手猶持印不解賊斷其兩指取以去方正化亦死而建泰竟率保定推官淸苑知縣同降於賊正化山東人初爲司禮太監十五年監保定軍務有全城功至是復命出鎮頓首曰奴此行萬無能爲不過一死報主恩爾帝亦垂涕遣之既至宗元等佈置已定正化一無所更即日登陴共守有請事者但曰我方寸已亂諸

公好爲之可也及城陷擊殺數十人賊問若爲誰厲聲曰我總監方公也賊攢刃砍殺之其侍從諸奄皆死

盧宜曰邵郡丞一老貢生爲朝廷出死力捍孤城觀其斥建泰語不與精金比鋭秋霜爭烈哉何太守兼程赴難早摽一死志何決也若建泰之旋轉誘降甘受大詬而不恥嗚呼爲名甲科者竟奄豎之不如耶使方太監於九原必唾其面矣

張氏五忠合傳

闖賊入畿南惟保定府堅守至五日聞京師破乃下鄉紳之抗節者首推張氏五忠父曰純臣由武進士官至神機營副將生六子長羅俊次羅彥羅士羅善羅喆羅輔兄弟咸具才勇皆昂昂丈夫也羅俊字元美雅敦義行娶替女終身不蓄妾媵鄉黨競高其誼聞忠孝兼節事必與諸兄弟交相勉諸兄弟敬且畏事之如嚴父次曰羅彥以進士授行人歷轉至文選司郎中崇禎時官以賄進權要請託公行帝稔知其

弊故待銓部持法尤峻選卒充仞其左右選郎歲屢易無終其任得善去者惟羅彥性清執無所汙染得遷太常少卿終以忤權要罹京察鐫級又同邑太僕少卿史莖坐贓瘐死復為忌者中以狗庇落職歸羅俊于十六年秋始成進士羅輔亦於是年成武進士成歸家需次十七年二月闖氛漸逼長驅入山西羅彥常從父塞上諳練兵事及官行人奉使旋里適鄉郡被兵佐捍禦有功嗣後被兵者三皆值里居晝夜防守城卒獲全最後戒嚴時給事中時敏奉使過其

地夜半叩城門羅彥卒不啓敏怒劾其擅操鎖鑰僨地方權羅彥舉漢邪都事以對帝不問至是與同知邵宗元集衆議城守而新太守何復亦疾驅而入城守總兵官馬岱素以忠節自許謁羅彥曰聞賊分兩道來一出固關一趨河間我當出兵駐蠡縣以遏其衝且先殺妻子而後往示我無貳心我不能兼顧城守事一以屬公願公與諸兄弟好為之此正男子報國之秋也羅彥慨然曰諾諾且岱果殺其妻孥十一人率兵竟去羅彥糾集鄉兵約二千人分陴列守羅

俊守東城羅彥西北羅輔等往來策應賊遣騎呼降羅俊對衆厲聲曰苟欲降者取吾首去衆益奮守益堅已聞京師陷天子殉社稷衆皆哭北向拜又羅拜重訂盟誓賊攻益急羅彥謂宗元曰小民無知非鼓以大義氣不壯乃下令人綴一崇禎錢於項以示推戴故主意忠憤大作人思致死羅彥兄弟皆盡傾家貲以犒士士咸盡力賊死傷無算賊知外援已絕攻益力李建泰私先投款其親軍內應城遂陷羅俊猶巷戰持刀砍賊刀脫兩手扼賊喉嚙其耳血淋漓口

吻。聞。賊至盞衆遂遇害羅彥急還家大書官階姓名于壁投繯死子晉與羅俊子坤並投井死羅善字舜卿爲諸生兩兄戒毋死羅善曰有死節之臣不可無死節之士妻高氏攜三女先投井死羅善亦投他井死羅輔多力善戰晝夜乘城射必命中殺賊甚多欲會羅俊突圍走羅俊不可曰旣與一城官民全守便當與一城官民同死人皆死而我獨生能不負愧衾影乎羅輔曰兄言是我當伴兄同死又射殺數人矢盡持短兵又殺數人乃死張氏兄弟六人惟羅士早

卒其妻高氏守節十七年至是自縊死惟羅喆從水關出獲存其妻王氏亦縊死羅俊伯母李氏罵賊死羅彥妻趙氏妾宋氏錢氏及子晉妻師氏當闔急時並坐井旁以待比賊入先羅彥共投於井獨趙氏不沉家人出之再投又不沉乃免羅輔妻白氏在女家聞變欲死侍婢勸止之紿以汲井推幼女先入而從之羅俊再從子震妻徐氏巽妻劉氏亦投井死張氏一門死者凡二十三人芳亮居兩日去留僞將張洪鎭守張洪之收諸下邑也馬倍在盞縣自刎勿殺洪

傳而致之以將髮得脫尋爲僧不知所終周遇吉傳載馬倍守居庸自殺今兩存之

趙吉士曰張氏一門男婦爭先致死若羅喆不從水關逸出竟爲若敖之鬼矣苟非諸兄弟平日修身齊家之化格及于卑幼婦女而何以能視死如歸哉羅喆之生蓋亦有默相之者不然豺狼叢中又豈能獨保其生也耶

屠孝義曰聞張公羅彥自經後有三犬守之不去一跳兒賊入其家噬之絕其擤賊大驚取羅彥屍埋之乃知忠孝之感能格及於異類也信矣哉

保定劉孝廉傳

明督師大學士李建泰以保定降於闖賊紳袍死其難者又得孝廉劉會昌字凝極清苑人幼負至性十歲居父喪哀毀如成人而英姿穎淬長於制義尤善詩古文推爲郡中祭酒崇禎三年舉於鄉會昌既以文章得名又具胆略能任大事甲申春闖賊陷京師秦晉畿南列郡殘破如振槁擣獨保定官紳誓死固守賊將劉芳亮盡銳來攻三月二十四日賊潰水涸隍雲梯直附城下會昌與諸當事及郡紳張羅彥

等隨機堵禦會天大風西南城樓爲火箭所焚烟焰漲天西北角樓下穿數穴城遂陷賊拽會昌至西關古廟曰京師已破列郡皆降爾何胆力乃敢抗拒兵鋒耶會昌裂眦罵曰我本布衣無官守責但恨天下無人致爾小醜淪陷神京恨不能臠食自成肉以報先帝耳賊怒叠夾三次然惜其壯氣百計誘降終不屈遂過害懸首西關街市過其下者無不飲泣及賊敗逃之日百姓環聚大呼曰此吾郡劉凝極先生生不肯棄城死不肯降賊者也共收葬之且立祠合保

郡諸死節官紳同祀焉又前邢州知州韓東明赴井死前平涼府通判張維綱舉人張爾翟孫從範不屈死舉人高溼負母避難遇賊求釋母母釋而溼被執紿以至家取貲賊防稍疎乘間赴水死貢生郭鳴世方寢疾聞城陷整衣端坐賊至持挺奮擊被殺諸生王之挺先城陷一日置酒會家人語以死難痛飲達旦城破偕妻齊氏三子二女入井死諸生韓楓何一中杜日芳王法等三十餘人布衣劉宗向田仰名劉自重等二十餘人或自經或自溺或受刃皆不屈于

賊而婦女盡節者至一百二十餘人他若都給事中尹洗貢生王聯芳以城陷之次日被賊搜獲亦不屈死賊摑其首于竿書曰據城抗師惡官逆子見者無不痛而哀之武臣則保定衛掌印指揮同知劉忠嗣夙具忠勇分守東城拒賊甚力知不能支召其女弟適楊千戶者歸令與妻毛氏媳王氏仝處一室俱以弓弦勒死復登城拒守城破被執奪賊刀砍殺二賊被劍目劓鼻支解死武進士陳國政赴井死守備張大同與子之坦力戰死指揮文運昌劉弘恩戴世爵

劉元靖呂九章呂一炤李一廣中軍楊儒秀鎮撫管民治千戶楊仁政李尚忠紀勳趙世貴劉本源侯繼先張守道百戶劉朝聘劉悅田守正王好善强忠武王爾祉把總郝國忠申錫皆殉城死呂應蛟保定右衛人官裔雲副總兵謝事歸總監方正化知其能延與共守晝夜戮力城破猶持短兵格鬭殺十餘賊而死一時殉難者不特冠于畿南諸郡且較之外省亦獨盛云

臨宜日易水如帶燕山如礪勁節芳名引之勿替
不寘於天不沒於地爲神斯靈爲鬼亦厲

御史王公傳

附妻于氏子士和從叔象復象復子與夔從子與慧與朋與朋子士熊士雅

東魯科名之盛推新城王氏而溯節義者亦惟王氏爲最作王御史與循傳因類及之循字百斯高祖樂善好施樹槐於門稱大槐王氏曾祖希議重光祖戶部侍郎之垣之垣子長曰象乾尚書總督贈少師仲曰象晉布政使循即布政之次子也自曾祖以來代登進士爲名宦循由庶常授御史已命督南京學政未出都疏劾債帥忤政府意謫歸不再起侍父承歡

翛然物外甲申聞燕山之變淒然泣曰吾家祖孫父子世受國恩義當死又恐傷老父心黙處家事自作誌銘會闖賊僞令賈三俊至循求死益力夫人于氏泣曰公義當死我不敢阻但夜臺寂寞我當伴公去夫婦甫投繯子士和驚痛欲絶亦自縊於旁及葬會哭者千人賈三俊亦來衆怒爭欲奮前執之三俊策馬走免金陵立東道梗迄無爲之表揚者先是崇禎中新城凡再破其前則五年十一月妖賊暴起循之從叔同知象復及其子舉人與夔部勒家人設守城

陷父子大罵不屈被殺其後則十五年十二月
大兵破城徇弟與朋從弟與玫及與朋子士熊士雅
登陴守禦死於兵稾復之從子與慧當五年城破時
守父柩不去執見其渠曰孝子也釋之歸頃之縱火
且及孝子廬孝子伏柩號慟有賊憐之斷其火道得
免賊退孝子行積屍中求得其叔及兄殮之競稱王
孝子科名之盛至今不替云

趙吉士曰甲申殉難諸臣在內大學士范景文等
二十三人或曰劉理順二公亦與其列在外山西巡
撫蔡懋德等五人內外俱蒙
國朝特恩祠謚而王公獨以左降家居不得與議者

予今惜之
盧宜曰王氏之科名節義冠於東省實由其祖樂
善好施基之謂忠臣孝子不必積善之家亦可
倖致邪而科名更可不論矣

長洲許秀才傳 附北京布衣湯文瓊

甲申之變長洲學生員許琰痛哭不食死琰字玉重
幼負至性刲臂以療親疾號許孝子母與內戚剳襟
爲聘後其家中落有富家欲以女妻琰時母已亡琰
甕然曰此母命也吾寒此盟不特終身負此女他日
先無以見吾母於地下人益重之甲申四月聞煤山
信即以死自誓五月初九日諸生聚哭明倫堂有御
史鼓樂導從披吉服謁文廟琰率諸生趨而前責以
大義御史慚懼謝罪去弘光立琰曰國已有君吾其

死矣始縊於家再於福濟觀皆以救而甦步至胥門
曰是胥江也吾其隨伍相國與波上下乎躍而入適
潞藩泊舟其地見之大驚不知其負何冤也亟呼善
泅者援之起詢得其故大義之一時聚觀者如堵墻
王命扶至其家善伺之琰遂絕粒五月十九日哀詔
至北向叩頭賦詩二首有一個書生難殺賊願爲厲鬼
效微忠之句大聲痛哭而絕先是帝崩煤山京師有
布衣湯文瓊感慨自殺書其衣曰位非文丞相之位
心則文丞相之心逆賊聞之亦歎其忠南京科臣李

清特題曰二人非膺孤竹之世封而甘於餓死非効
耋邑之强兵而決焉自經前擬夷齊後比王蠋得旨
贈五經博士文璵中書舍人並祀金陵旌忠祠

趙吉士曰人之取義成仁所爭只在頃刻耳若楮一遲延喪其所守者多矣不然當彭義門初破時楮欲以身殉恐者在上大夫豈僅二十一人而已耶況位不列縉紳身不膺民社能歷九死而不回眞奇男子也

晉孝義曰公與湯布衣皆可以無死者然可以無死而必不可謂其死之非義也死而合於義可以死矣[illegible]

蜀撫陳公傳 附守道陳纁知府王行儉巴縣令王錫

忠臣之愛國也甚於自愛其身雖當謝政之時猶矢匪躬之節若售蜀撫陳士奇者可以風世而教忠矣士奇字平人漳州籍鶩才夙穎十行立下成進士由中書轉禮部郎擢僉事督廣西學政丁外艱服闋備兵重慶再督貴州學政丁內艱崇禎十三年起贛州參議道居官廉攜眷在署日市肉一觔而已贛縣令才而墨屢訓不戢士奇怒欲論罷之令懼甚念士奇非貨可動又別無所好可以中其心乃覓其舊房牘

熟讀十數藝他日故挑士奇論文士奇曰汝亦留心於此乎令曰若公文則絕代所無令雖不才猶能憶念隨口瀾翻僟如宿記士奇不覺改顏禮之令亦由此自愛其坦中無我皆此類也明年進副使復督四川學政凡三典文衡而力杜請託鑒別精明當視學蜀中戒行時有通家子賦詩以餞士奇色忽不怡閱竟大言曰詩非不好此宦成之事秀才家便做他將何工夫去辦舉子業此即聖賢素位而行之學問也其汲引後學又如此歷官至蜀撫士奇本文人杼學

時好與諸生談武或以爲知兵及秉節鉞反以文墨爲事軍政多弛朝議乃遣新撫龍文光代士奇而以士奇爲南通政甲申正月獻賊破夔州或謂士奇已謝事可亟去不可目見賊而去何以對君父惟有與封疆共存亡耳趨抵重慶重慶下流四十里曰銅羅峽賊之由涪而上也江路所必經士奇宿重兵以守賊入涪分舟師溯流犯峽而已則登山疾馳一百五十里破江津縣順流下不三日奪佛圖關重慶山壁立而水環之惟南錦門通佛圖關一綫賊既得關則

銅羅峽反在其下兵民驚擾不能支六月十七日賊薄城士奇登陴與守令歃血死守二十日賊負民間凶器掘地窖於城角傾火藥數十桶於窖中以火箭齊射藥發地裂城陷瑞王自漢中來奔亦遇害士奇被執賊謬爲好語勸降叱曰吾大臣也恨不從先帝左右今死官守吾願也豈有降賊之顔乎原乎痛罵不屈支解而死忽迅雷暴雨飄瓦吹沙大木盡拔獻忠仰而詬曰我殺人何與天事用大砲向天轟之倏而雨霽乃行戮同時遇害者守道進士陳纁罵賊甚

烈而賊所尤恨受禍尤酷者則知府王行儉附郭巴縣知縣王錫也行儉字質行宜興人丁丑進士由戶部郎出守獻賊縱橫巴蜀惟重慶苦守行儉力爲多及聞京師變城乃破賊執行儉强之跪不應賊曰崇禎已殁汝爲誰守亦不應獻忠剉其肉縷析之肉盡終不出一聲默然若禪定者錫新建人庚辰進士時重慶數用兵錫勤事不懈土寇彭長庚起長壽隣水間殺典史爲亂巴與接壤錫督義勇殲其魁摇黃賊來犯力戰斬其渠馬超及獻賊負板穴城錫灌以熱

油多死至是被執厲聲大罵賊抉其齒罵不已捶其膝使跪終不屈明日舁至教塲罵益厲賊縛於樹上射之又臠而烙之既死復燬其骨令其無可歸葬見者無不流涕初賊怒重慶將屠其民錫厲聲曰太守與吾有封疆之責故以死相拒兵與民有何罪耶賊乃盡驅渝民殊其臂合三萬七千餘人又取丁壯萬餘剉耳鼻斷一手驅徇各州縣兵至不下以此爲令但能殺王府官吏封府庫以待則秋毫無犯由是所至軍民自亂無不破竹下者而獻賊即率兵直犯成

都

趙吉士曰野史有議公性傲率無他籌畧者顧人臣能以死報國抑亦已矣以覘間風鼠竄甚而翻城賣國者其賢不肖相去且逕庭而況公已得代而去者耶

盧宸曰公固廉吏也撫軍廉則監司而下皆有所觀感亦有所顧忌而不敢苛求於州縣州縣亦自愛其功名而不須箕斂乎百姓以媚上官是撫軍一廉眞通省萬間之廣厦所庇無窮也惜乎未堪多難終死封疆不亦悲夫

成都劉御史劉推官合傳

成都抗獻賊之難者蓋有兩劉公一則巡按御史之勃一則本府推官士斗也之勃字安劉鳳翔府寶雞人崇禎七年進士由行人擢御史風采清峻尤長於奏議時帝因寇亂頗崇信二氏之勃疏言頃聞聖諭謂三教一理在廷多疑之臣謂不然仙佛之道大約清淨慈悲而已陛下取其清淨者以治心九政事云爲無不行以清淨則性情理矣取其慈悲者以救世凡刑罰徵役無不副以慈悲則德施溥矣非眞向緇流羽客祈福祐也惟近傳營殿閣設齋醮臣乃疑之竊以爲仙佛嘗日於富貴功名皆棄而逃之何有于宮室之美供獻之豐且其視衆生阽危更切于已今值兵荒交迫流移載道饑無所食寒無所衣死無所瘞獲升斗之粟便可活一命施百十之錢便可埋一骸是土木齋醮之費以之養饑民固萬年根本之圖也即以之佐軍需亦一時騰飽之資也若費之無用之地豈不重可惜耶疏出時論韙之繼上節財六議謂國初馬以萬計草場止五六處今爲額漸少而草

場反增二倍可節者一水衡工役之費歲幾百萬請察可以停緩之工盡助軍興可節者二諸鎮兵馬潰敗時聞而餉額不減當嚴察隱冒可節者三光祿宴享賜賚既從儉約而監局官役額設如故日廩月餼不貲可節者四三吳與澤潞之織造以及香蠟藥材陶器之屬無歲不貢積之在內則爲廢物輸之自下皆是金錢可節者五監軍費甚之官不可數計平時則以一人而糜千百人之餉臨敵又以千百人而衞一人之身不惟耗食兼且耗兵可節者六優旨議行

十五年正月疏參諸督撫之溺職者御史徐殿臣兩疏論大學士魏照乘照乘力辯之勃言大臣被論便當引退照乘卒以此去二月請停東廠言陛下初政痛東廠之害而停其役萬民額手繼而百司奸弊多端不得已停而復用然廠衞之緝捕時聞北司之拷掠不輟宜乎奸宄屏絕而今日之治效何如也其弊大約有三五城及巡按御史俱有察訪之責刑部定罪大理平反此定例也今緝訪既歸東廠監察反有不能勾較之嫌初招既成刑部且爲承行之吏大理

吏屬贅員不便于官守者一律法越訴有禁一詞告二事不准非兩造俱陳不定罪今四方奸頑以所隸有司難售其奸悉赴廠投首道路遠隔數千姓名半多假捏一紙株連全家立破不便于民生者一從來尊卑相制四維乃張今緝訪所獲或以子弟訐父兄或以僕隸訐家主或以部民訐官府誰念加尊加貴之條竟成相抗相凌之世不便於國體者一帝即命飭行未幾命之勃巡按四川而士斗于崇禎四年成進士初授太倉知州忤上官被謫再起成都府推官

折獄鋤強深得吏民心之勃至見其僥有經濟特疏薦爲建昌兵備道十六年正月獻忠入蜀所至城郭皆陷三月城都戒嚴四月聞都城失守人益恂懼舉人楊鏘劉道貞等謀擁蜀王至澍監國之勃不可躍入池中士斗佐之勃力叱其非議乃寢之勃促士斗赴新任士斗毅然曰安危生死與公共之將何往八月賊逼成都新撫龍文光至分陴拒守賊斲大木長數丈者合之貯火藥於中外纏以帛向城樓城上人正疑懼倏而却二三里衆皆喜以爲將去也初九日

黎明火發西北樓陷木石與塵埃蔽天賊遂入城蜀
王率宮眷投井死之勃士斗等皆被執賊以之勃同
鄉欲強以官之勃勸以不殺百姓改邪從正輔立蜀
世子賊不從遂大駡求死賊酷苦之終不少屈臨死
語賊曰寧多剮吾肉無濫殺百姓縛於蜀府端禮門
外攢矢射殺之時福王立於南京擢之勃右僉都御
史巡撫四川除書至而成都已破之勃已死當士斗
被執時見之勃與獻忠語士斗大呼曰此賊也公不
可少屈獻忠怒命提之使前士斗復反顧之勃語如

初遂與妾張氏幼子晉及家僕二十餘人闔門男女
俱死士斗字瞻甫南海人

趙吉士曰讀劉御史奏疏侃侃真經濟才也惜其
僅以節著不克大展其蘊耳節推行事雖不槩見
觀其厲聲語御史曰此賊也三字真常山舌矣
胡德遺曰公疏言言切中時弊可謂發膏肓而狀
其細矣乃帝以優旨議行而部曹惟以一紙塞責
百官昔慕氣惰歸雖有奇扁亦不能下針砭而施
其補救也惜哉

兩川死節文武官紳合傳

獻賊屠酷兩川此天地一大剝運也而諸君子膺民
社守桑梓者亦遂陽窮於九一曰崇慶知州王勵精
陝西蒲城人由選貢生授廣西府通判仁恕善折獄
歲飢毀所繫銀帶以賑富民咸出粟多所全活及聞
成都陷士民皆驚竄其僕勸之去不可曰身受國恩
焉所逃死賊勢逼具朝服北向拜闕西向拜辭其家
從容書於甬壁曰為臣盡忠為子盡孝而今而後庶
幾無愧書畢登樓縛利刃於柱而露其鋒貯火藥於

樓下危坐以待及報賊騎渡江勵精身自舉火火烈
觸刃貫胸而死二曰仁壽知縣劉三策江西鄱陽舉
人崇禎十三年受職獻賊入川矢死守城每對邑中
紳士曰事急矣吾惟有不動心三字與地方為存亡
耳城陷死之後贈尚寶丞繼之者顧繩詒字敬承長
洲舉人賊再至人心崩駭賊遣奸細說降繩詒厲聲
叱曰逆賊汝不識顧知縣為何許人吾恨不刎刃賊
腹雪君父之仇耳姑寄汝頭於頸速歸語賊仁壽有
死知縣無降知縣也城破馳至學宮拜先聖向北叩

頭從容自縊崇禎十七年七月二十日也二日邛州巡道胡恒號補菴湖廣景陵人由舉人歷陞至泉副駐邛州知州王國臣素與賊通恒廉得其狀誚責之國臣恨乘恒攝建昌兵備事卽據城以叛恒子之驊巷戰力屈死曾雅州諸生傅元修說天全土官高躋泰出兵襲擊國臣敗走成都未幾為賊巡鹽御史與賊將艾能奇率大兵至雅州脇躋泰獻恒及宗室朱奉鉀等數人又取躋泰弟徵泰詭言攜至成都授職盡殺之其兇悖如此先是恒託婺源人汪光翰以保

撫遺孤及恒父子俱殉惟媳朱氏孫茂生潛脫民間光翰求得之多方保護朱得全節光翰復送之歸里奉鉀蜀府宗室舉進士歷官御史數有建白其崇廉恥責輔臣劾督師諸疏為時所稱至是里居遂及于難又資陽知縣賀胤選字繼登丹陽舉人嬰城固守城陷不屈幽之別營終不屈闔門死者十有七人南部知縣鄭夢眉江西人十七年賊至夫婦俱自縊榮經知縣黃儒福州舉人竭力戰守兵敗被執不屈磔死墊江知縣劉偉字元升丹陽人由明經任土賊襲

瑞等依山為阻數出剽略獻忠約為內應城陷不屈死通江教諭單之賓署劍州事賊至民逃罵賊死綿竹尉卜大經南直人城破與其僕同縊榮縣知縣漢陽秦民陽蒲江知縣江夏朱蘊羅與文知縣漢川艾吾鼎皆城破不屈死而蘊羅吾鼎且以闔家同殉武臣則總兵劉佳胤而下合州衛指揮羅大爵敘南衛指揮曾胤昌都司僉書李之珍雅州衛指揮阮士奇黎州宣慰使馬京弟馬亭黎州富庄千戶李華宇海棠衛指揮丁應選六香招討使楊之明俱先後死而

華宇年八十死尤慘

趙吉士曰士之歷富貴貧賤而喪其所守者皆以其心之易動也況乎死生之際哉正如處女一玷其節遂終身莫挽後且不復有顧忌是不動心三字雖劉公一人之言卽以此而槩諸公亦可矣

范從繩曰崇慶公素精書法相傳其書於壁者雖雨洗風凌墨痕不滅後二十餘年州人立廟祀之行禮甫畢壁卽頹觀者駭異乃知忠孝之靈爽雖歷年久而終不泯也

成都諸忠合傳

闖賊既由秦入晉長驅犯帝京獻賊則從岳陽渡江由荊門走蜀癸未八月初七日成都破成都蜀省會也兩川夙號天府錦綺百貨甲天下賊垂涎久自蜀獻王開赤社好讀書明太祖甚愛之呼爲蜀秀才賜予視諸王倍優相傳王得鴻寶之書於內府子孫咸善貲自洽化積而不用府藏益充流寇起官民恃夔門劍閣之險皆處堂而嬉蜀王亦漫不設備聞賊陷重慶執瑞王殺舊撫陳士奇勢日逼始戒嚴而兵衛

單微人無固志城中大僚惟巡按劉之勃在勸王捐貲募士戕累上王不省七月驟傳賊至王不知所爲將以其宮人遯於荒之勃不可乃止新撫龍文光與總兵劉佳引率兵三千徙川北來設守布置未定八月初五日賊薄城下王始出金懸之市募民爲兵民恨王莫肯應募金無所用攻圍三日城即陷蜀王沉於井文光佳引投浣花溪死之勃與推官劉士斗（兩劉公俱另有傳）華陽知縣沈雲祚（字子凌蘇州府太倉州人由庚辰進士）俱被執文光馬平人天啓二年進士崇禎初歷吏部主事以憂歸起貴州提學僉事遷貴平兵備副使以才進叅政分守川北十六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代陳士奇時道途梗塞龍光甫聞命賊已迫成都自厲慶疾馳赴之遂及于難先是賊攻夔門急雲祚詣蜀王陳守禦策不納城破幽於僧寺賊餽食誘降雲祚擲而罵曰吾有口食賊肉耳豈食賊米哉被賊殺死同知方堯相字紹虞提兵守城倘不繼請蜀王發帑不允投於王府之河救者挽之起次日城陷不屈遇害於萬里橋堯相早以死自誓題詩於壁曰時危節

見古今同取義成仁且盡忠江水茫茫祈借力此身飄蕩赴團風蕬黃崗團風鎮人也他若張繼孟（另有傳）任分巡川西副使爲賊所殺陳其赤字石文崇仁人崇禎元年進士歷衢州推官西安知府有吏才升守西道自投百花潭死家人同死者四十餘人陳孔教字魯生會稽人舉于鄉歷官按察司僉事不屈死子以衡奉母孔氏南竄孔教死匿不使知踰年母詰以衡書室見副使周夢尹請孔教邮典疏哀號頭絕罵以衡曰父死已二載我尚偷生不肖子使我無顏見

乃炙于地下取刀斷喉而死鄭安民浙江人貢生爲蜀府左長史賊圍成都安民分守南城城陷全節死而賊圍成都時城濠水涸賊將渡濠薄城下文光道郫縣主簿趙嘉煒（字景思世居會稽縣之華舍村由吏員任）馳往決都江（又名扮江）大堰水注錦江以益濠水未至先一日而成都陷賊執嘉煒脅降不屈射殺之而擲其屍於江

附記　賊入川過梓潼仰視文昌廟曰此張姓吾祖也乃上文昌尊號曰始祖高皇帝又自謂文昌子孫宜霸巴蜀以甲申十一月十六日稱王於成都自號西王國號大西改元大順以成都爲西京署置東閣五府六部官屬賊黃面長身而虎領人號黃虎彊不及自成而狡譎過之性嗜殺較李賊

尤無道恒醉求而醒暴一日不流血盈前即怏怏不樂詐言開科取士諸生羣集盡殺之棄積筆硯如阜又禁軍民私語犯者斬昏而燃燈者十家俱死列兵爲而道關留民之壯勇少女入營餘盡斬之以兵脇紳士不至者全家死禁民畜馬擇日考武生取營馬最獰者驅之騎既驕發巨贓合營大粱以斧之馬驚人墜蹴爲肉醬撫掌大笑集成都五衙官合赴僞兵部尚書龔完敬考選至日中盡殺之完敬伏地不能起以爲倦令也並殺完數聘井研陳氏爲后封其弟爲國戚不十日陳氏姊弟俱極刑僞官朝合拜伏呼契數十入班次有爲獎所親者不忠引出剖其心僞宮中夜爲鼠所撓漏三下怨令每兵殺一鼠詰旦交轅門無者代以首是夜毀壁穿竄投鼠轅門外成京觀次年乙酉以苟可旺爲平東將軍劉文秀爲撫南將軍李定國爲安西將軍艾能奇爲定北將軍謀乘間襲西安而盡殺川人以絕顧望凡一兵殺男子一百女倍之皆授把總以手足爲記兵以上較次進級不及數

者生以大逆即於九月十五夜分起會各路所殺除家口不計外殺衛軍七十五萬有奇兵二十三萬有奇又殺諸生釋道堪興醫卜有才技者凡二十餘萬然後推戶殺名草殺自成都起綿亘七十餘里積屍如丘山家口不勝殺者則引組而批之於水丙戌元日命四將軍分路草殺五月回成都上功數平東一路殺男五千九百八十餘萬女五千九百餘萬撫南一路男九千九百六十餘萬女八千八百餘萬安西一路男九千九百餘萬女八千八百餘萬定北一路男七千六百餘萬女九千四百餘萬營戕自領者名爲御府老營所殺自計之人不得而知也其餘各營總兵俱以報功數少坐夠繼謀逆剝皮死并斬其家口常居順慶其屬縣民閉賊令戶先閉向酒家貲酒鬨醉死酒家堆全錢如槊刃人名既而思之復大慟皆又子妻股以待所割兵或免者草殺既盡乃分兵燒毀城郭廬舍積聚有不盡者剝皮以猶用法移錦江而涸其流下穿數仞實以黃金球寶累億萬殺人大下

上有以蠟之然後決堤放流名日水藏又謂賊黨計吾初起帶澤從名五百人所至無敵若等所知也今至數百萬前年出漢中反爲貨珍所敗非爲將者不用命則爲兵者總妻子財物懷貳心也吾欲止留發難時舊人餘盡殺之何如皆唯唯乃殺新附者十餘萬役以所殺未盡詭召諸將於演武亭較五月所上功數將陞貫比至盡殺之於是發成都南漢川金當仕方綿竹而前日行百里屍連相接又立遣隊法使營中男女向已前魚貫過或三留一式五留二適單殺所留者賊本兒逮而佐川人尤其所殺既盡并欲屠川民之爲兵者賊將劉忠者所部長多欲執之而坑其衆語洩將守朝元關關之督驗適值大兵至門而歸命爲鄉導過獻忠蹤至界上賊尚以朝元無惡不爲備是日大霧前不見馬領賊方驍行間介馬營紓弓前至鳳凰坡劉指之曰此獻忠也發一矢洞脇急回走矢已叢於背大呼陛地賊將王尚總貫其死走既而棄去攢刃支雜之賊

嘗言我奉天討殺自始起迄今幾及十之七矣恨其三未盡爾至仲冬之十五日吾殺當止蓋是日賊伏誅爲賈盈之先兆計竊僞位一年有餘賊亂死其黨詐言賊老腳有遺腹將奉之以衆衆莫不再逆而獻賊實無子

盧宜曰是時成都死難大吏皆有姓名可記惟誤傳已死而卒不死者成都令也若微員末職身死而卒無人傳之者則道主簿亦其一云篇終備載獻賊之語詭亦以見其自絕於天爲神人所共憤爾

川西道張公傳

張繼孟字伯功陝西扶風人也明萬曆末進士初知濉縣天啓三年擢御史旋改南道繼孟新侍臺班不樂南去疏言錢神世界公道無權帝令其指實乃以風聞對詔停俸半年總憲趙南星疏言爲治宜調劑人情不使偏重今天下亦太偏矣進士之官重而舉貢輕京朝之官重而外官輕在北之科道重而南都輕甚則科重而道輕長奔競之風銷正直之氣乞因繼孟之言思偏重之勢敕下吏部極力挽回於用人之道不無少補繼孟又陳江防八要時逆奄竊柄生祠遍地南京疏請繼孟不肯列名附和斥爲東林邪黨削奪歸崇禎二年復原職劾駁冢臣疏語謬戾其一曰惡世揚借題當議夫世揚與楊漣左光斗同心同事但未同死耳今楊左已有定議何得重誣世揚謬一其曰高集史範發奸已驗特用宜先夫兩人之糾劉鴻訓也爲楊維垣等報仇耳鴻訓輔政此事殊快人意其後之獲罪非以兩人之彈論也今指護奸者爲發奸謬二其曰諸臣所擁戴者錢謙益李騰芳孫

慎行謙益在皇上自有鑒裁若李騰芳孫愼行之才品天下皆所推服會推時冢臣身主其議今又指諸臣爲擁戴謬三其曰欲諸臣疎一面之網息天下朋黨之局信斯言也則部擬張文熹等是爲開一面之網而陛下之嚴核議罪者反爲開朋黨之局乎謬四且冢臣爲御史李應昇所糾今又爲御史馬孟禎徐尚勳吳甡等所論而推轂冢臣者先爲崔呈秀徐大化今則楊維垣張文熹等其人之賢不肖可知矣疏上公論大白名亦大起而冢宰銜恨刺骨遂出爲廣

西知府廣西遠惡地從無甲榜任者繼孟慨然叱馭加意拊循名又大起阿迷土知州普明聲恃其强梗叛服不常適本委撫明聲繼孟甫意欲除之乃故爲好語稱明聲才武且有功地方有司不當摧毀以致變亂明聲聞之喜一日繼孟將謁兵備道於臨安先誡其下必取途阿迷見明聲將至故熟寐輿中其下不得請醒而問所次已踰其境數里矣徉怒責其從行者且曰我有事須急至臨郡往返恐後期可沿途置騎俟我我今回見普公盡屏輿蓋先行獨與從者

馳數騎趨阿迷明聲先有人偵繼孟聞其言益大喜迎謁語甚歡方持茶餉客繼孟戲曰嘗聞南中土司善藥人我不敢飲明聲驚蹶指天誓曰方德公無以報何有此公果疑明聲請先飲覓易盞飲之不知繼孟執茶時已預藏毒藥手中置茶內矣明聲留治饌辭以有事謁兵備急俟回當痛飲明聲已聞其途中言信以爲實因別去繼孟疾馳易數馬即夕達臨安明聲藥發始覺命其黨率兵追之不能及明聲死一方遂安士民立祠以祀稍遷浙江鹽運使以忤監視

內官崔璘又左遷保寧知府尋進副使分巡川西十七年八月佐新撫龍文光守成都城陷被執幽之僧寺獻忠將僭僞號欲用諸人備百官而繼孟等皆不爲屈乃被殺繼孟妻賈氏亦從死

宋鑑曰嘗聞張公除土酋普明聲事而未得其詳及見寄園集中所載而歎公能在項刻間除肘腋之患于談笑之中諸酋勢遂不振滇民稍得安堵公眞人傑也哉

盧遠曰成大事在於膽韓魏公未嘗以膽許人蓋鎭靜之難也然必識先定而後以膽副之斯可出九天入九地而人不能測耳普明聲雖跋扈而役久已在公掌握中矣

巡撫高公傳 附知府徐啓元降將王光恩

文臣而兼武事者蓋亦鮮矣若夫堅守孤城殺敵致果至廟社已淪猶保此舊國舊君之土地人民而不易所守若鄖陽道高斗樞誠一代之碩果也已斗樞字象先鄞縣人祖萃進士仕至知府以易學名其家斗樞年十九舉於鄉登戊辰進士初授刑曹己巳恤刑湖廣壬申出守荊州荊為惠邸分封地鄖奄盤王請以王官履畝斗樞執不可事得寢民咸德之流寇大起荊值豫楚之衝賊窺伺久以有備不敢犯升副使備兵長沙楚郡在河北者盡罹賊鋒勢且及湖南而臨藍衡湘間土賊蠭起斗樞繕城堡練鄉勇為守禦計終其任地方賴之崇禎十四年六月晉臬長守鄖陽當是時襄陽破督師聞報自裁全楚人心恇擾而鄖城僅六里半為賊脫居民不滿四千關廟俱燬所屬六縣悉被賊蹂躪滿目荊榛數百里中欲覓一椽一瓦而不可得郡城先受左兵淫掠斗樞至士民相見咸痛哭流涕不恨賊而恨兵斗樞噢咻拊循出以至誠而郡守徐啓元亦服其才略凡有擘畫咸受

裁於斗樞道府協和人心始定第戶既凋殘歲復荒儉欲設守既苦無糧兼苦無兵尤苦無將張獻忠與羅汝才降而復叛諸新附降丁聚於均州懼見討自疑又以獻忠強憂為所併會議至日中不決降將王光恩曰丈夫自立門戶耳今獻忠反我輩亦反是出其胯下也即公等能我恥之不能諸校皆憮然應曰諾頗左右坎牲盟光恩即嚙將指出血曰此不堪歃耶士國寧亦出其指血諸校以次從分汛守禦光恩為牘上制府明身等不反幸禁訛言分順逆其後亦有颺去者惟光恩始終無二心且布衣蔬食甘苦與士卒共善用其下下亦樂為之用斗樞察其誠因招光恩入郡同守顧守鄖之兵不及三千孱弱半之斗樞多方經畫閱三月而守禦之備具民得耕負廓田以自給然風鶴之警月必數至斗樞精神益奮葺城垣築女墻日無寧晷壬午十二月賊抵鄖光恩率諸將戰甚力賊肉薄攻城以火礮擲之焚死者無算而攻不止亦終不能登其分股攻城北者又為女牆內鳥鎗所中楚人至是始知城可守賊可殺皆踴躍爭

舊賊乃解圍去。癸未李自成已殺羅汝才併其兵又計除老𢌿𢌿革裏眼諸賊魁勢大振既破均州渡漢而北復攻鄖用均州淨樂宮門扉百餘縛爲木城作久任計我兵用火罐擊賊走盡撤其木城以入并奪其雲梯六十餘賊氣奪退而營于楊溪鋪宵夜聞漢江水石相擊聲大呼鄖兵至自相殘殺其畏鄖如此賊前後攻鄖凡五或親自合圍或分遣餘黨而斗樞與啓元善謀光恩善戰三人心力合併時而焚其陸砦或以大礮轟而搗其水營殺諸餘艘賊雖百道並進終堅守不能下朝廷亦終不知鄖尚爲朝廷守蓋

自襄陽陷後銓司議用李乾德爲鄖撫繼用郭景昌俱以路絕不能入鄖訛傳鄖城久陷罷鄖撫不推矣至癸未六月斗樞請援兵疏至京下部議諸曹郎大譁曰鄖之戰守何似乃至今尚無恙耶亟議優獎鄖撫陞斗樞爲巡撫而閣臣有修舊隙者乃以徐啓元爲巡撫而加斗樞太僕卿銜然鄖終隔絕未之聞也甲申四月有舊弁從京師伏行歸鄖始知部議而斗樞丁三月間遣使僞爲行乞狀潛往武昌求益兵至七月乃得楚撫何騰蛟手書始知京師之變暨南都迎立事于是集文武發喪哭臨又數日始知二月間已陞秦撫而地方久爲賊陷乃舍組而耕丁亥道稍通東歸至庚戌而卒啓元與光恩亦皆以功名終迄今楚中言城守者獨推鄖陽

趙吉士曰公治楚甚久洞悉山川形勢土俗民情又曉暢兵機其堅守孤城難矣而屬縣皆破則尤難賊屢攻圍難矣而聲援俱絕則尤難當獻賊破襄陽思陵在經筵流涕論大臣無備諸練知兵者乃有方略如公而不能用良可惜也

盧宜曰明季時守土官指拄危疆者多矣然未有勢孤援絕至三四年之久猶能守而不失者其純忠苦節可銘鐘而勒鼎矣乃猶臣猶以舊隙抑之於公固無損也而害中于國者可勝道哉

續表忠記八卷副都御史黄登賢家藏本

國朝趙吉士撰吉士字恒夫號漸岸又號寄園休寧人順治辛卯舉人官至戸科給事中是書記明萬歷以後忠義之士以明錢士升有表忠記記遜國諸臣故此以續爲名所載凡一百二十三人然前所載皆死魏忠賢之禍者後所載皆明末殉節者而參雜以葉向高顧憲成趙南星鄒元標馮從吾諸傳體例不純蓋其時去明未遠猶存標榜之風不知諸人致命遂志取義成仁其事自足千古正不必牽附東林而後足以爲重也